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四　文录、诗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四 文录、诗词

-01

C52
R09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饶宗颐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300-10904-6

Ⅰ. 饶…
Ⅱ. 饶…
Ⅲ. 社会科学-文集
Ⅳ.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616 号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648.25 插页 100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0 477 000　　**全套定价** 2 800.00 元（共 14 卷 20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录



选堂文集

卷十四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文录、诗词





目　录

钱 序

文集之名，昉自中古，前此无有也。刘《略》班《志》，惟列诗赋，著诸家篇数，初无集名。东京而次，文章朋兴，云构风骇，然范、陈史于文士诸传中，记其文笔，第云著诗、赋、碑、箴、颂、赞、诔、七、吊、连珠、书记、论、奏、令、策若干篇，不云文集若干卷，实斋章氏所以云："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曹丕《与吴质书》称道徐、陈、应、刘，谓"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此殆总集之嚆矢。陈寿于晋初定诸葛亮故事，奏上《诸葛氏集》，此殆别集之嚆矢。然观亮集目录内涵，诚如太炎章氏所云："若在往古，则《商君书》，而《隋志》亦在别集。"阮孝绪《七录》，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故实斋以为"集部著录，实昉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而一变，亦时势为之也"。

所谓古学源流者何也？请循其本。盖在先秦，文哲一体，诸子论道述事之专撰，寻其质，皆别集也。儒、道、墨、法，显学争鸣，自孟、荀、老、庄、墨、韩以迄吕氏，岂徒其学之六通四辟，"皆以其有，为不可加"而已，即其文亦高出于后代，并风格亦各异焉。孟之雄肆，荀之密栗，老之精约，庄之諔诡，墨之素朴，韩之刻深，吕之闳博，是皆专家之作，虽偶有弟子或他人附益者，要无害其为一家之文也。荀书且以美文《成相篇》、《赋篇》纳入矣，韩子之《内储》、《外储》，启连珠之先路，此其名为子部，与后世文章别集奚异焉。此诸葛氏法家之书，所以得谥为集也。至于刘《略》诗赋，更

属实斋所云“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者，厥初未尝裒而称为文集，而实即是集，然则所谓“文集之实已具”者，固不待东京而始然。文家别集之名既立，“后世应酬牵率之作，法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决，而争附别集之名”。“势屡变而屡卑，文愈繁则愈乱。”呜呼唏矣！

盖自昭明以沉思翰藻为文，“以文辞之封域相格”，唐以来变本而加厉。自宣公、昌黎、柳州、宾客诸集外，学与文歧而为二，无论偶体或散文，凡一家为一集者，往往以文为主也。宋儒见理邃密深沉，《晦庵集》选言雅驯，诚文以载道者之雄。《水心集》之言经制者次之。下此者黄茅白苇，治学者文不工，能文者中无实，一命文人，便不足观，别集云者，遂为博学高流所诟病，非无由也。曼殊一代，集部如林，张广雅《輶轩语》称其中有实用胜于古者，特举朱彝尊、方苞、杭世骏、卢文弨、戴震、钱大昕、孙星衍、翁方纲、李兆洛、全祖望、顾广圻、阮元、钱泰吉、武亿、严可均、张澍、洪颐煊、包世臣、曾国藩之撰，谓其或可为掌故之资，或可为学术流别之镜，或可考辨群书义例、古刻源流，或可諟正史传之差误。此诚可谓见其荦荦大者。而独以专集属之词章家，则隅见矣。刘《略》诗赋，固词章也，亦何害其为一家言之近于诸子也。广雅列举朱氏以下诸家之书以别于专集，而其书实皆别集，并明标集之名者也。歧学术与文章为二，宜其论之自陷于矛盾而不能中肯綮矣。

若论文质彬彬，融两者于一冶，则在胜国二百数十年中，殆无逾于汪中《述学》之美且善者。《述学》不称集，而实集也。其书既有平章子部之文，为清学创辟蹊径，复有美文，睥睨三唐，世尊为八代高文，独出冠时。斯诚别集之翘楚，上承先秦诸子暨屈赋之脉者。《定庵文集》亦其亚，则揭文集之名矣。晚近王国维《观堂集林》，允称独步，《海日楼文集》、《太炎文录》，亦名世巨帙，斯皆言其学之精兼文之美者。《寒柳堂文集》，时流所重也，其学淹贯中西，信为弘博，而文差不逮，持较乃翁《散原精舍文集》之雅言，则有间矣。此可知文质并茂之难也。

余今读选堂饶先生《固庵文录》，乃喟然叹曰：此并世之容甫与观堂也。抑又有进者，容甫生今二百年前，其学固不能不为乾、嘉学风之所囿。观堂生近世，精殷墟甲骨，考古史，通域内外于一杭，融文史哲为一境，世推为现代学派之祭酒与开山，良非虚誉。然观堂之学，究不能谓其为广大教主，无所不包，峻不可攀，河汉无极也。如释藏道笈，即非其所措意矣。沈、章巨子，殚精国故，亦探梵典，而不谙西国之文，则创新遂不能与观堂敌。今

选堂先生之文，既有观堂、寒柳融贯欧亚之长，而其精通梵文，亲履天竺，以深究佛学，则非二家之所能及。至于文章尔雅，二家更将敛手。斯录也，都俪体篇、散体篇于一帙，其赋十三篇，皆不作鲍照以后语，无论唐人。其余颂、赞、铭、序、杂文、译文，皆能以古茂之笔，抒新纪之思。所颂者如法南猎士谷史前洞窟壁画，所赞者如马王堆帛书《易经》，所序者如《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所译者如《梨俱吠陀无无颂》、《近东开辟史诗》，非寻常笃古之士所能措手也。俪体得此，别开生面。容甫如见，得毋瞠目。至其散体，所考释者，自卜辞、儒经、碑版以迄敦煌写本；所论说者，自格物、奇字、古籍、史乘、方志、文论、词学、笺注、版本，旁及篆刻、书法、绘画、乐舞、琴艺、南诏语、蒙古语、波斯语，沉沉夥颐，新解澜翻，兼学术美文之长，通中华古学与西裔新学之邮。返视观堂、寒柳以上诸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九州百世咸以观之，得不谓非东洲鸿儒也哉！

先生不以余不学，以《文录》序言诿诿相属。余反复循诵，有如《大智度论》所云："如入宝山，自在取宝。"不辞鼻陋，敢为引喤。盖将为当代学苑悬此鹄的，并为集部树中天之帜也。先生啸傲于红香炉顶，俯视海天，鲸波涬瀛，百灵狂沸，其将许我拍肩，逌尔一笑，以为若斯人者，始可与言集部也矣。

辛未季夏，钱仲联序于苏州大学，时年八十有四。

原刊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一卷，第三期，1991年9月；上海《文艺理论研究》，总第八十八期至第八十九期，1992（3）。

“上记”解

《潜夫论·思贤篇》、《巫列篇》皆言：“尝观上记，近古以来，亡代有三，秽国不数。”《吕氏春秋·务本》云：“尝试观上古记，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也。”高诱注：“上古记，上世古书也。”上记之取义，当与“尚书”相同。“尚书”本作“上书”，纬书之说皆然。

《艺文类聚》引《春秋说题辞》云：“尚，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尚书·璇玑钤》云：“尚书篇题。号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论衡·须颂篇》：“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释名·释书契》：“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也。”尚之为义，说者有上世、上天、上所为、尧为上始之殊；虽各异其辞，而读“尚”为“上”，则无二致。故上记与上书，其例一也。

《文心雕龙·书记篇》：“大舜之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记与书均以识事，知“上记”即《尚书》之流，所以记上代之事；谈古史者知有《尚书》而不知有“上记”，故为诠释如此。

卜辞中商义

卜辞屡见中商之名。武丁卜辞云：

>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前八，十，三）
> □巳卜，王贞：于中商。乎御方。（佚三四八）

于国都中商御方，即祈祭于四方，《诗・甫田》：“以社以方”，又：“以御田祖”。《传》：“方，迎四方气于郊也”；“御，迎也”。卜辞云：“乎御方”，即指迎气于四方；盖殷人于四方及中之五方观念均已具备。

古之立国，建都必择于地之中央。《吕氏春秋・慎势篇》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周官》开卷即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是其义也。周人之建雒邑，亦取土中为义。《召诰》：“王来，绍上帝（言继天也），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慎）祀于上下。其自时（是）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诰》：“孺子其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乱（治）为四方新辟（君），作周恭先。曰其自时（是）中乂，万邦咸休。”两诰均用“自时中乂”之套语。《召诰》云：“自服于土中。”土中者，《周礼・大司徒》以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此旧说也。汉人则以为中土者求道里之均。贾谊《新书・属远篇》：“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役，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白虎通・京师篇》：“王者京师，必择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谓居中以建都易于控制

也。刘向《新序·善谋》、《说苑·至公》其说皆同。成王亲政时器《𫊸尊》云："肆玟王受兹〔大命〕。隹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玗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域），自之辥（乂）民。"《逸周书·作雒解》："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召诰》述周公旦之言曰："其作大邑。"卜辞国都每称曰大邑商。大邑一词，乃殷人成语，而周公袭用之。

向来建都，无不自以为居天下之正中。巴比伦之建 Ziggurat 即认为居地之脐、天之顶。昆仑墟一名天庭，太帝之居，"去嵩高五万里"，亦称为"地之中也"①。

殷人自称为殷，义与中商不殊。《尔雅·释言》："殷、齐，中也。"邢昺疏："殷、齐皆谓正中也。"殷与齐皆国名，并取地中为义。《释地》云："距齐州以南。"郭璞注："齐，中也。谓中州为齐州。"阮元《问字堂集·赠言》称："泰山者，古中国之中也。……正天子之号，其必在泰山何？古中国地小，以今之齐国为天下之中，故《尔雅》曰齐中也。"齐之为训，与脐正同。《封禅书》："齐为天脐。"齐在山东，且自认为居天下之中；况殷在中州，其称曰殷，谓取义于土中，有何不可乎？故知国都所在，必以地中为义，此天下之公言。"自时中乂"，语出自周公，时训为是，谓自是都居于土中可以安乂，"时中"一词原义如此。孔子亦言"时中"，盖取自周公。今知殷人先自称其所居曰中商，即以时（商）为土中，则周公亦有所本也。

① 《水经·河水注》引《禹本纪》。

世本“徵作禓”解

宋本《太平御览》卷五二九《礼仪部·五祀》引《世本》曰：“徵作禓五祀。”注曰：“徵者，殷王八世孙也；禓者，强死鬼也；谓时难（傩）索宣驱疫，逐强死鬼也。五者，谓门、户、及井、灶、中霤也。”此条雷学淇校辑本作“微作禓本祀”。按殷契屡言鬼方昜，见于武丁卜辞如：“己酉卜，宂贞：鬼方昜（禓）。亡𡆥。五月。”[1] 亦见屯甲三三四三胛骨，卜人为内，同在五月己酉，与此为同事异人之卜。他辞云：“卜贞：鬼不𡆥。”[2] “贞：畏（鬼）其㞢𡆥。”[3] 鬼方之名见于易与诗，近人论之已详。其云鬼方昜者，昜当读为禓；宋本误微为徵，是旧说谓禓祭乃上甲微所作。

《礼记·郊特牲》“乡人禓”郑注：“禓、强鬼也；谓时傩索室殴疫，逐强鬼也。禓或为献，或为傩。”《御览·世本注》语乃出郑玄，惟宋本作“索宣”亦有说，或别本如此；宣亦室也。卜辞云：“丁巳卜于南宣，召。”[4] 为康丁时卜辞。《淮南子·本经训》：“破纣牧野，杀之宣室。”高诱注：“宣室，殷宫名。”《史记·龟策列传》：“（纣）自杀宣室。”徐广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汉因旧名，“孝文方受釐坐宣室”[5]。虢季子白盘有周庙宣廚；宣廚即宣

① 屯乙六六八四。
② 南北无想二二一。
③ 屯乙六六九。
④ 京津四二六九、掇一四五九重。
⑤ 《贾谊传》。

室也。据世本逐鬼之祭，即于上甲微也。鬼方为害，故禳之，此卜辞“鬼方易”之义。

《论语》“乡人傩”注云：“殴逐疫鬼，即《月令》所谓难阴气也。”则傩自为攘祭之名。《说文》：“禓，道上祭也。”考《急就篇》：“谒禓塞祷鬼神宠。”颜师古注：“禓，道上之祭也。”说本于许。又《九歌·国殇》王逸注谓死于国事者。又引《小尔雅》曰：“无主之鬼谓之殇。”殇与禓通。鬼无主则为厉，故曰强鬼也。禓，从示旦声，字或作裼，见《周礼·司巫》郑注云：“既敛就巫，下裼其遗体。”禓与裼，《释文》皆音伤。卢文弨记秀州有借鬼神附身为助之俗，名曰起伤。伤亦即禓，证之卜辞，本但作阝，乃易字；禓、裼、伤皆后来孳乳字。《郊特牲》云：“乡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先祖之神在室中。室神犹言庙主，朝服以临之，盖禓本殷之礼也。

《周礼·夏官小子》：“祈于五祀。”郑注：“祈或为刉，衅礼之事。”《曲礼》：“祭五祀。”郑注：“五祀：户、灶、中霤、门、行也。此盖殷时制也。”傅玄《五祀议》：“夫设祀者，非唯报功而已，亦神道设教，使民慎之幽冥也。臣以为帝之都城；宜祭一门正宫，一门正室，一户井灶，中霤亦各择其一正者祭之。”《旧唐书·归崇敬传》论五祀甚详。殷五祀之礼不可备悉，惟门户之祭极为了然，如：“己巳卜，其启庿西户，兄（祝）于妣辛。”[1]“庚寅门示，若。”[2]“丁巳卜，叀小臣剌目丏于中室；丁巳卜，叀小臣口目丏于中室。”[3]皆康丁卜辞。中室即中廇。《礼记·月令》“其祀中霤”，郑注：“犹中室也。”刘向《九叹》作中廇。王逸《章句》云：“廇，堂中央也。”故卜辞之中室可解作中廇。丏字异体从屈释；丏，祈求也。卜辞言小臣名曰剌（烈）与口者，祈于中廇之间，此殷中有室（廇）之祀可无疑也。

① 明续六七七。

② 邺中三下四十，十一。

③ 屯甲六二四。

蒿宫考

卜辞有蘽字。文云："贞：乞日既劦日，其蘽……雨不雨……"[1] 下文残缺，辞意不明。周原卜辞云：

祠自蒿于逗豈 [illegible]亡[illegible]（青）（H一一·二〇）
祠自蒿于周（H一一·一一七）

祠谓春祭。《尔雅·释天》："春祭曰祠。"蒿，地名，或指镐京。以《德方鼎》证之，铭云："征珷[2]禣，自蘽，咸。"此处蘽为祀武王之所在，盖蒿宫也。古明堂亦名蒿宫。《大戴礼·明堂解·卢辩注》引《晏子春秋》云："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为蒿宫也。"云以蒿为宫柱，昭其俭也。《宋书·符瑞志上》："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为宫室，因名蒿宫。"王子年《拾遗记》："条阳山出神蓬，如蒿，长十丈。周初国人献之，周以为宫柱，所谓蒿宫也。"谢庄《宋明堂歌》："蒿宫仰盖，日馆希旌。"[3] 凡此蒿宫之名皆后出，然甲、金文均见蘽字，则其远有来历可知矣。

《诗·大雅·文王有声》："宅是镐京。"蒿字亦作滈。《史记·封禅书》云："澧、滈有昭明天子辟池。"《索隐》："顾氏读为璧池，天子辟雍之地。"

---

① 菁华九，十，综类一八六。
② 武王合文。
③ 《宋书·乐志二》。

《秦始皇本纪》有滈池君。辟雍金文作璧雝，绕之以池，故曰璧池，明堂与辟雍相毗连，因蒿宫所在，又有滈池之称。滈、蒿通用。

金文葊，又借为高，眔尊云："用乍朕葊且缶（宝）彝。"葊且，应读为高祖。

附　说豈与滮

《周原卜辞》云："祠，自蒿于豈。囟亡眚。"豈即岂，《说文》："豈字从中豆。"豈为豆之繁体，豆读郖或浢。《穆天子传》："自寘軨乃次于浢水之阳，丁亥入于南郑。"《河水注》："浢津、浢水，在宏农县。"《说文·邑部》："郖，宏农县庾也。"段注："庾为陂字误。"地在陕州灵宝县西十里。

周原卜辞："于尚（上）"榩
口其口玗
㚇于滮（字似从虎）（H 一一·三〇）

《说文》："滮，水流貌；从水，彪省声。"《诗》："滮沱北流。"滮、滤一字。《水经注》："滤池在鄗池西，北流入于镐。"许书作滮，与契文合。

稽古稽天说

《尚书·召诰》曰："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①，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

周监于二代，稽天之德，惟恐失坠。其曰："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恤者，忧也。夫美无穷，恤亦无穷；得其美而不知恤，则忧患必及之。忧、乐相生，先忧则乐可以长保，不忧则乐亦难继焉；故休美无疆，而忧恤亦无疆，懔其义则必疾行敬德。召公以此谆谆为戒。《大诰》言"无毖于恤，不可不成"。《立政》云："休兹知恤，鲜哉！"亦即其义。周人兢兢于"休不忘恤"之教者深矣！

古者祭天有尸。许慎《五经异义》引《鲁郊祀》曰："祝延帝尸"，是也。《召诰》此文，于夏曰："天迪（导）旅保"。于殷曰："天迪格保"。保即神保，旅为祭上帝之尸，所以通天神之媒介。两言"面稽天若"，谓借神保之力，可以面考天若而得天之顺也。殷之颠覆，其民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天亦哀之，但眷顾有德者俾为民之主，视其能考天之若，顺天之则，得辅助之，周之所以能革殷，代天受命者以此。

《尚书·尧典》、《皋陶谟》、《逸周书·武穆解》暨何晏《景福殿赋》均以

① 即旅保，从曾运乾说。

"粤若稽古"起句，稽古之义即稽天，故《尚书纬训》"稽，同也；古，天也。"郑玄取纬书之义，纬书亦远有所受也。《周书·周祝解》："天为古，地为久，察彼万物名于始。"此天训古之证。故高贵乡公以郑义为长，而《尚书》孔疏非之，取《孔传》稽古为顺考古法，乃谓："书为世教，当因之人事；以人系天，于义无取。"过于重视人道。彼固知"圣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岂待'同天'之语而后得同之"。不悟《召诰》言"稽古"者再四，人之于天，安能外之？不以人系天，则人将何所依？是赤子之去襁抱也！书为世教，要必沐浴于天教，此《尚书》乃天道之书，非尽讲人道也。"尹告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1] 郑注读天为先，吕思勉取以解《祭义》之先古，谓先古即天古，乃为复语。[2] 案《祭义》先古一名，与天地、山川、社稷骈列，先古必指人，而非指天。先者，当即《封禅书》先炊、先蚕、先农之属，自非至高无上之天，乌得与稽古之同天并论。尧称则天，以其能稽谋自天也。稽之义有二层：下者稽我古人之德，上者则面稽天若。"粤若稽古"一语，可赅涵二者。故皋陶亦可当之。若之为言顺也，粤者发言词，若者美词。"王若曰"之语，已见于殷契，顺天则若，反是则为不若；古者纳于大麓、川泽、山林、不逢不若，斯得天助矣。《酒诰》亦云："兹亦惟天若元德。"《孔传》："亦惟天顺其大德而佑之。"故有所谋必稽于天，以神保之介；"面稽天若"，乃得天之大顺。则询谋佥同，天人合应；否则必坠厥。其在《盂鼎》曰："故天翼临女，法保先王。"《召诰》两言"坠厥命"，与周器正同。坠天之命者，必不获天之照临之扶翼也审矣。面稽天若之道，远肇于先民有夏，殷、周继之，罔敢陨越，此华夏之传统，以此垂教。若乎匈奴、蒙古之尊天，匈奴之撑犁，蒙古之腾格里，亦以立天之道为先，其皆出有夏"稽天若"之遗训乎？《召诰》以"无遗寿耇"为训，《秦誓》亦云"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周、秦之得天下，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胥以此。观戊戌之败，民国以来，老成人不在其位，人竞嗜新，留学少年以所学为政治之试验品，乱国之根，即萌于此，可不引为龟鉴！

夫天为至高无上之宇宙大神。"面稽天若"，是谓"天教"。"天命不可错"，三代以来，莫不惶惶汲汲于是。《周诰》于格知天命，语尤恳挚，载祀八百，自非偶然。而孔子乃以天道远、人道迩为说，天不远人，而人自远之。

---

① 《礼记·缁衣》引。

② 《读史札记》"稽古同天"条。

愚妄之徒，至欲以人灭天，焉得不蒙天谴也耶！儒虽不非天，而实远天。无宗教之国家，即无精神文明；今吾华已无宗教，宜恢复皇古之“天教”。日本以大直日神之御灵立教，见于《古事纪》。其儒者如本居宣长郑重著书，实为有建设性之至言，非如吾史家之抄袭尧舜抹杀论，而为肆无忌惮之词，国本焉有不蹶之理？故今日而言治史，必以稽古稽天，代替疑古蔑天。重建“天教”，我当效彼邦之宣长，以为前驱。作稽古稽天说。

王道帝道论

法国汪德迈君向治法家言，一九六二年来港，从余问字，乃上溯殷、周，穷其社会结构，所著《王道》一书，洋洋数十万言，马伯乐以后，欧洲言古史者，未能或之先也。

昔商鞅见秦孝公，先说以帝王之道，不合，乃与论霸道，公乃大悦，知卫鞅所操之术，又涉王道与帝道。《洪范》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王道以礼义为本，古者行乡饮酒之礼，由乡而及于国，于其长上，无不具敬慕向往之心。故曰：观于乡而后知王道之易易也。太史公述春秋事义之微旨，乃曰：“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大戴礼》述明堂为天法，礼度为德法。盖霸道求富强，王道重德礼，皆限于人之境界。若乎帝道，则上求与天同一。吕不韦即鼓吹同天之理者也。《吕览·应同篇》引《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曰：“同气贤于同义，同义贤于同力，同力贤于同居，同居贤于同名。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则薄矣，亡者同名则粗矣。”高诱注：“同气，同元气也；同义，同仁义也；同力，同武力也。”

帝者，同于元气，故居最上层，地位在王、霸之上。《应同篇》要义在说明统治之层次，最高是帝，其次为王，霸斯下矣。表之如下：

同元气	同义	同力	同居	同名
帝	王	霸	勤	亡（氓）

《黄帝》即《黄帝书》，不知撰者谁氏，当为战国时黄老学之著作。黄帝亦称黄宗，为天帝（道）之表征人物，尧则为人帝之标准人物。汉代纬书论帝与王之别，大抵以为帝者天号，王者人称。[①] 帝者根柢，王者英华。[②]《管子·乘马大数》云：

> 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

无为则事必同天，无不审谛。故纬书以声训解帝为谛。《礼记·曲礼》："措之庙，立之主曰帝。"郑玄注："同之天神。"孔疏："帝者天神曰帝，今号此主同于天神，故题称帝。云文帝武帝之类也。"此同天之事也。东汉延熹二年李云上书云："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是帝欲不谛乎！"李贤注："《春秋运斗枢》：'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统调阴阳，招类使神，故称帝。是帝之言谛也。'"郑玄注："审谛于物色也。"许慎《说文》："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以谛训帝，乃东汉谶纬家言之通义。其言"招类使神"，招类即吕览之"召类"矣。帝之义诂，孔颖达《尚书正义》解之至详。其言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帝也。大道既隐，各亲其亲，即王也。"是帝与王，以公、私区分。亲其亲者为王，故封建之制立。天下为公，则务去私，此帝道也。孔氏又云："帝者，天之一名。圣德无大于天，三皇优于帝，亦不能过天，但遂同天之名。五帝有为而同天，三皇无为而同天，三王亦顺帝之则，而不能尽，故不得名帝。然天之与帝，义为一也。"唐人综合儒、法、道、纬书之义分析渊微有如此者，表之如次：

同天	三皇	无为
	五帝	有为而审谛
	三王	顺帝之则而不能尽

要皆以"同天"为皇、帝、王者一贯之业。吕思勉谓："帝与柢同义。引《周书·周祝》：'正及神、人曰极。世之能极者曰帝。'《淮南·诠言训》：'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曰帝。'能使人系其统，其德及神人者，斯又有帝之

① 《尚书刑德放》。
② 《礼斗威仪》。

号。”[1] 此又可与《礼纬》帝者根柢一义相证发。《礼运》侈言帝学，即发挥《吕览》之旨，下至唐宋，乃有“帝王学”之说。唐太宗作《帝范》，宋范祖禹又著《帝学》，即春秋以来帝道之发挥。所以别于王道者，推原其朔，殆出于吕不韦帝道以“同天”为首义，其后大一统及天人相应实为帝道之核心思想，汉代董子又扬扢之，则与墨家尚同、天志之说又不无关涉矣。

---

① 《读史札记》。

大同释义

《礼运》别大同小康之异，天下为公谓之大同，天下为家谓之小康。

大同二字见金文《不嬰簋铭》："戎不同，永追女，女及我大辜戟。"同者，合也；谓大合其众。同有同天及同人二义，《尧典》"曰若稽古"，《魏志》引郑玄注："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易卦》有《同人》，可见同之为用，可贯通天人。

墨子著《尚同篇》，发挥其义甚精。其篇上云："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一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又篇下云："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何以知尚同一义之可而为政于天下也？然胡不审稽古之治为政之说乎！"此言能上同于天，又须审稽古之治，故知郑玄稽古同天一义，乃出于墨也。篇上云："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此非《礼运》所谓选贤与能者乎？

《尸子》云："墨子之兼，孔子之公，名异而实同。"故知《礼运》言大同，与《墨子》之尚同，正不无关联之处。

河图玉版说

《山海经》载黄帝乃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钟山之阳。《穆天子传·记县圃》云："天子于是得玉策枝斯（按卷四重䲡氏所守有枝斯、璇瑰等物，知枝斯乃玉名）之英。"又云："天子受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天子大朝于黄之山，乃披图视典，用观天子之宝器，曰天子之宝，玉果璇珠……，柏夭皆致河典。"《宝器》下郭璞注云："省河所视礼图。"《天子之宝》下注："曰河图辞也。"又《河典》下注："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图……"

是穆王与河宗氏柏夭礼河时，其图典谓之河图。疑当日之图典或为玉策，故后来纬书遂有"河图玉版"及"河图玉版龙文"之篇名。寻《河图考灵曜》云："秦王政以白璧沉河，有黑头公从河出，谓政曰：'祖龙来，授天宝，开中有尺二玉牍。'"此虽出方士所渲染，然尺二玉牍即玉策；合《穆传》观之，古祭河典册必有以玉书之，载其品物。《山经》言玉策投之钟山之阳，此又后世投龙玉简之滥觞矣。

玉上书写文字，渊源甚早。殷墟出玉符上刻三字，又一玉鱼上书朱文。近世所出玉简，沁阳玉简、辉县玉简，均脍炙人口。一九六五年山西侯马出玉石简数百事，简作圭形，朱书，文字有长达二百二十字者，考释者多家；余特注意其形制。由其作圭形观之，考王莽时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上圆下方即圭之形制，侯马玉简作上锐，亦为圭形。温县新获者亦如之。

《风俗通义》二："俗说岱宗上有金箧玉策，能知人年寿修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读曰八十。其后，果用耆长。"《史记·封禅书》："汉武封泰山下东方。封下则有玉牒书，书秘。"《吴志》孙皓天玺元年得石函石室，在所表为大瑞，封禅国山，明年遂改元，以协石文。《江表志》称："又刻石立铭，褒赞灵德，以答休祥。"今传世有《天发神谶》、《禅国山》二碑，后者第二十七行：

记谶文玉版纪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采明发者八，玉□玉琯玉璜。

文言玉版纪德。由上三事，知古时封禅必用玉策、玉牒、玉版明矣。

后世道教徒有投龙玉简之制，近年嵩山发见武后金简于峻极峰之顶，双钩六十三字。内有文云"投金简一道乞三宫九府除武曌罪名"云云。唐天宝中，北海太守赵君贞《云门山投龙诗》序云："居贞投龙环璧于此山。"《咸淳临安志》载汉元封三年创宫坛于大涤洞前，为投龙祈福之所。唐高宗时，岱岳观道士郭行真、马元贞等镌碑言投龙荐璧并称。今传世有吴越钱氏宝正三年投龙简，有玉简及银简。玉简见罗雪堂《金石跋尾》，今不赘云。

告田说

金匮室所得有牺首夔纹觥，带禁，为西周器。其盖有铭文二字曰“告田”，身二字曰“田告”。北京故宫藏一方觥形制相同。

考容氏《商周彝器通考》“铭文”篇，胪列告田之器有九，计觯二、罍一、卣二、簋二、鼎一、方鼎一，合此觥共得十器。

“告田”者，容氏以为族名。兹就十器加以分析，可分六类：

(1) 但镌“告田”或“田告”者，

(2) 告田或田告下系人名者，

(3) 称“女田告”者，

(4) 称“田告作”者，

(5) “告田”署于铭文之末者，

(6) 称“田告亚”者。

窃谓“告田”或系一字之分文。古文字例每有直排，将一字偏旁分写为二者，唐立庵举《父辛鼎》之“亚[illegible]”，即《古鉴父乙鼎》之“亚[illegible]”，[illegible]即“牧”字[1]以证一字可作数部分，直下排列。故“告田”原应为一从告从田之字，偏旁移置即以告田为田告，不碍其一文也。颇疑“[illegible]”即“部”字，其初只作

① 《考古社刊》六期《怀铅随录》。

"告"，继益"田"旁或"邑"旁。如"卯"与"留"同用，《史记·律书》："北至于留"，《索隐》："留，即卯也。"《诗》："维参与昴"，《传》云："昴，留也。"卯、昴一字。《诗》"彼留子嗟"，即周畿内之刘子国。"留"金文《留钟》作[illegible]，今以"卯"可作"留"，又作"畱"例之，告自可作"誥"或"郜"，"誥"或"郜"分书，则为"告田"或"田告"，实则皆"告"、"部"字也。

考部有数地：

（一）周文王子所封国。见《说文·邑部》。左桓二年传："以郜大鼎赂公"。杜注："济阴成武县东南有北郜城。"左僖廿三年传："富辰曰：'郜、雍、滕，文之昭也。'"其君子爵，见《汉书·古今人表》。《路史·国名记》："告，子爵，郜也。今登封有废郜城。"引字作"[illegible]"，与"告田"之告形同，字不从邑。惟以其地在登封。又隐十年："败宋师，取郜"。盖郜附庸于宋，为宋邑。《正义》云："刘君以南郜、北郜并宋邑；别有郜国，以规杜氏。"

（二）晋邑名。左成十三年传："焚我箕、郜"。箕与郜为二邑名。郜在今山西祁县西。

"告田"诸器，有父乙、父丁、祖乙、母辛诸号，卜辞屡见侯告之文，知殷时告为侯爵，入周降而为子爵。其地周初为文王子封国，后为宋邑。

其于"告田"上加一"女"字者，或如《书序》及《殷本纪》之女鸠、女房之例。而"女告田"应读如"女郜"。由是知"告田"可为"誥"之分文，实为郜之前身，或者于诸器铭文可获较圆满之解释也。

他器有告觚[1]、[illegible]鼎、告亚卣[2]，疑即告田之"告"，省"田"字，仅称为"告"。鄙说以"告田"即"郜"字，容庚氏颇韪之，因撰此篇，附刊于《金匮论古》云。

附　告田觥记

	器	座
高	三一·七五公分	一四·九二公分
长	四一·五九公分	二九·二一公分

① 《颂斋》续六十七。

② 《续殷文存》上，6、70页。

宽	一五・八七公分	一三・三三公分
重	五・六七公斤	四・三一公斤
出土	不详	
时代	西周	

盖：前部作牺首，厚唇，齿作三角形上下交错。中心有脊，后部为尾，向左盘卷。与首部相近处，左右各一脚，脚端作四爪形。中左大夔龙一，首向后，尾在盖后部。中右小夔龙一，首向前，尾亦在盖后部。

身：颈下夔纹带一道，阔二・二二公分。左右两边各作夔纹二，首相向；空处满填雷纹。

足：圈足处夔纹带一道，阔二・〇六公分。四棱；棱间各作夔纹二，隔棱相对；空处满填雷纹。

柄：上部作龙形，下部作鸟形而龙衔其首。

禁面：中心作椭圆形突起，高一・九公分，长一〇・一六公分，阔二・〇六公分。周向外倾斜。四周围以方形夔纹带，阔二・五四公分；作夔纹八，每边各二。空处填以不规则雷纹。

禁壁：

（1）左右两面、中作长方，一面作直纹三十七条，另一面三十六条。四周围夔纹带一道，阔二・五四公分。上下两边各作夔纹二，隔树形纹相对；左右两边作夔纹一，回首内向；空处均满填雷纹。

（2）前后两面、中间开长方孔四，中心十字形，作夔纹三，中一直：首上尾下；左右各一：隔中夔首相对。四周围夔纹带一道，上下两边各作夔纹二，隔树形纹相对；左右两边各作夔纹一，回首向内；空处均填雷纹。

按禁乃承尊之器，《礼记・礼器》、《玉藻》、《仪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三礼图》等，皆有记及。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卷上四五五页论之颇详。传世铜器之带禁者，惟陕西宝鸡出土之酒器群[①]中有大禁一及鼎卣之禁一。此外惟簋有之，皆与器相连，俗称方座；觥之有禁，惟见此器，乃陕西出土铜器之特征。

① 现藏美国福利亚博物馆，见《陶斋吉金录》、《商周彝器通考》。

铭：盖二字“告田”（图一）；身二字“田告”（图二）。


图一


图二

传世之器，可分如下三类：

（一）族人共作者；如：

（1）告田觯，铭云“告田”。

（2）田告罍，铭云“田告”。

（二）族人为某作者；如：

（1）田告父乙卣，铭云“田告父乙”。

（2）田告父丁簋，铭云“田告父丁”。

（3）告田父丁觯，铭云“告田父丁”。

（4）田告方鼎，铭云“田告作母辛尊”。

（5）告田簋，铭云“作祖乙𩁹侯叔尊彝，告田”。

（三）族人某为某作者，如：

（1）畾鼎，铭云“己亥、王锡畾贝，用作祖乙尊。田告亚”。

（2）告田父乙卣，铭云“女告田鸟父乙”。

上九器均见容氏《商周彝器通考》。此觥就铭文言，盖属甲类也。

金匮室旧藏楚戈图纹说略

金匮室旧藏战国楚戈，长二二公分，高一一·五公分，湖南长沙出土。戈两面嵌金丝，作神怪禽兽云气纹，精致绝伦。已著录于《论古初集》51、52页。兹重加摹绘如图一、图二。

戈之一面（图一），镂兽一禽三：

（一）戈尖，独角人面龙形兽，作游泳状，四足开张。

（二）戈中（援）处，为两角兽，角上光芒四射，双手微向上举，一足有蹄，似是夔状。

（三）近胡处为两目扁长，身蜿蜒左屈，无角无足之怪兽。

（四）胡身为一圆睛独角两足有蹄之兽，作飞腾状。①

（五）胡身下部为高冠尖嘴之怪鸟。②

戈另一面（图二），镂六禽一兽：

（一）戈尖为两禽，相俯仰，似凤凰。

（二）为龙形物，独角有髯，双足展开作腾云之象。

（三）援身近胡之上，为一小禽，作翱翔状，背有云气缭绕。

（四）胡处为一巨形长颈禽，状似凤凰，正张爪。

（五）其下为两小禽。

---

① 腿部及蹄，颇与彩绘长沙时占神物帛画中三首人形牛蹄之状相近似。

② 亦与帛画中凤鸟相似，特长冠作连蜷状。

戈之奇禽怪兽，果代表何种动物，颇难质言。长沙陈家大山周塚曾发见战国帛画，绘一细腰妇人，面左而立，两手合十。头上有翔凤，扬翎挺爪；前有双角似蛇之蜿蜒动物，或目之为“夔”。然近年学者细察原绘，知其非仅一足。按《说文》：“夔，神魖也。如龙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文选·东京赋》：“残夔魖与罔象”，薛综注：“夔，木石之怪；如龙有角，鳞甲光如日月。”准是以言，此戈上之人面两角单足兽，可定为夔也。至其上下之异兽，疑为蛟龙虬螭之属[①]，而中杂以凤鸟；另一面则于诸凤鸟中间以蛟龙。总之，是戈图纹，一面以夔龙纹为主，一面以凤鸟纹为主。试取陈家大山帛画参证，知龙、凤二者，俱楚人信仰之中心。既于绘画上表现为崇拜之对象，复制为铜器漆器之图纹，又或施于旗帜。《楚辞》中言龙凤者，不一而足，如云：“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逶迤”、“麾蛟龙使梁津兮”、“我令凤皇飞腾兮”、“鸾皇为余先戒兮”[②]、“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孔盖兮翠旍”[③]。兹不殚举。此戈纹上各禽兽皆有连蜷之云气相从，与漆器图案相类，真所谓“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云连蜷兮既留”，“斑陆离其上下”。令人对之，起无限飘忽炫惑之感觉；弥见楚人想像力之奔放，及其艺术之高度成就。

考蟠夔纹、蟠凤纹，于商代铜器已颇盛行，然图案皆规律化。德国Gustav Ecke《使华访古录》中之蟠龙盘以及父戊酉盘所见之龙纹，首作人形，有目及耳，与此戈蛟龙之作人面极相似；而其龙身蜷曲，外绕以兽、鸟、鱼纹，各相竞逐，已破除对称之形式；然不若是戈之瑰玮连犿，富于神话意味与浪漫情调也。

与是戈图案接近者，有战国鸟形鐏，其圆筒图案为金银错成，线条纤细，上镂一嘘气神龙，氤氲飘渺中，杂以羽人、翔鹤、啸虎、奔鹿之属，神态飞动。[④] 前山西阳高县汉墓出土嵌金银之禽龙云气纹戟金具[⑤]，与有鸟形戈鐏构图全同，而较为复杂精致。近年发见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前室于四壁门之两

① 《广雅》：“有角曰虬龙，无角为螭龙。”《说文通训定声》：“龙子一角者蛟，两角者虬，无角者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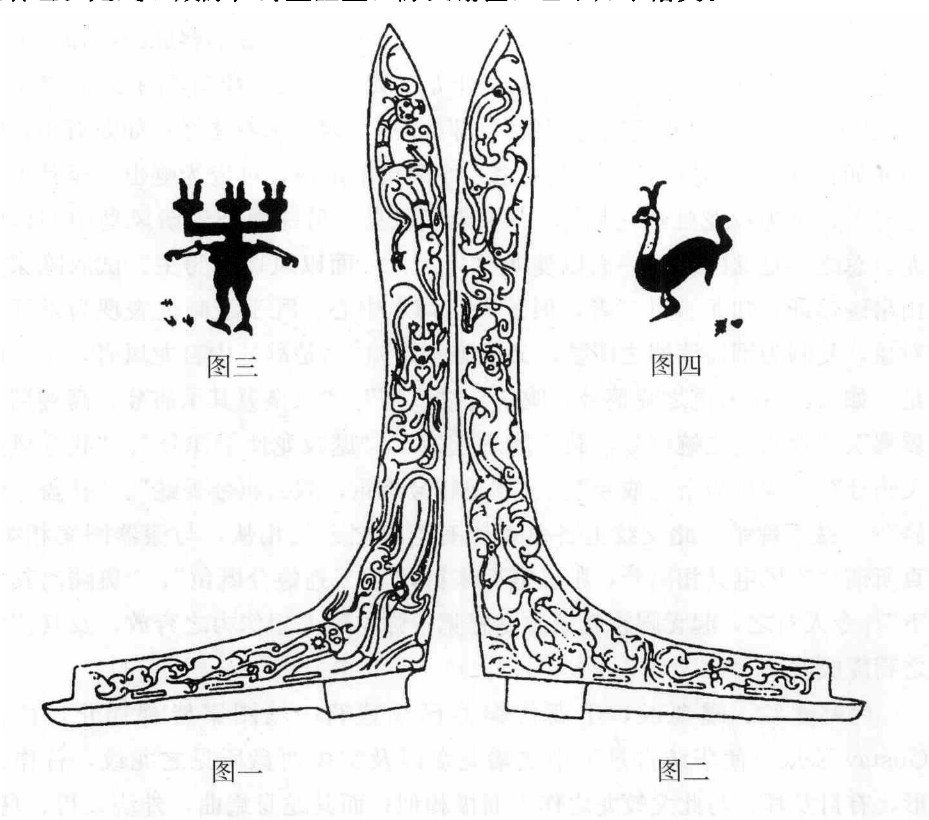
② 《离骚》。

③ 《九歌》，案孔即孔雀，青羽为翠。

④ 图见《文物参考资料》封面，1954（4）。

⑤ 图载《世界美术全集》七，彩色图二，日本平凡社出版。

旁，均刻龙凤怪兽及羽人纹①，益谲诡恣纵，蔚为奇观，又此种图案之变化扩大者也。是戈旧藏陈仁涛金匮室，陈氏谢世，已不知下落矣。



① 图见《文物参考资料》，1954（8）。

释 七

枚乘首创“七发”之体，后人称曰“七辞”[①]。刘勰《文心雕龙》有《杂文篇》，专论“对问”、“七”、“连珠”三者，谓皆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枚叔之文，举六事以起楚太子之疾。每段之末，辄有“太子能强起”之问句，因事而异。自至悲之音，至美之味，至骏之马，以至八月广陵波涛至怪异之壮观，皆不足以起太子之沉痾，而太子概以“仆病未能”答之。此“强起”者，即所谓“起废疾”之起，欲以起太子，故名文曰“七发”。发者，《风赋》云：“发明耳目。”七发亦言“发皇耳目”，是其义也。

李善《文选》注：“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辞》七谏之流。”七谏盖东方朔之作。自初放、沈江、至谬谏凡七段。王逸称：“古者，人臣三谏不从，退而待放，原加为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或曰七谏者，法天子有争臣七人。”此释七谏所以为七之旨。考诸子篇章，以七名者，《管子》有七法、七臣、七主。《大戴礼·主言》，论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王制》“明七教以兴民德”，《尚书》五教，此则演而为七。《左传》宣十二年言武有七德。《管子·五辅篇》论义有七礼。秦汉以来，著论者颇多采用七数，不特七发与七谏为然。《管子》七臣、七主篇，虽名曰七，而文中实论“六过一是，以还自镜而知得失”。所谓“七”者，乃包括“六过”与“一是”言之。枚叔《七发》之为篇，原共八首。首篇是序，而末为总结，中间所陈，

① 《太平御览》卷五九〇《文部·铭志下》，连珠之上，为七辞一类。

仅六事耳。李善谓“说七事”，必合序言之，方有七也。

向来解“七”之取义，可得二说。刘勰云：“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子弟也。”此以七窍说之。李善又云：“乘恐梁孝王与吴王濞同反，故作七发以谏之。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则以七为少阳说之。《庄子·应帝王》言，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而混沌凿窍，七日乃死。[①]《易·复卦》言：“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则七之数，在《易》有来复之义，此天道也。七发为太子起沉痾，以“七”为名，其有取“来复”之意乎？“七”于《易》数为少阳，《说文》“七”字云：“《易》之正也。”《易》占用九不用七，盖用变而不用正也。七为少阳，九为老阳，李氏以《易》数譬之，不若径以人体阴阳说之之为愈也。案《素问·阴阳离合论》，人身有三阴、三阳之离合。三者何谓？谓开、阖与枢。开者，所以司动静之基；阖者，所以执禁固之权；枢者，所以主动转之微；此可以脉搏见之。故少阳少阴，皆为枢；病者之转机，在于是焉。吴客为楚太子诊疾，“察其虚中重听，恶闻人声”。善注以《素问》，“精气夺则虚，黄帝八十一问阴病恶闻人声”解之。度枚叔必尝䌷绎《素问》之书，其于阴阳离合之义，庸有不知之理？则李氏所谓欲发阳明于君者也。人身之中，胃为阳明。《灵枢经》以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中身而上，名曰广明；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太阴指脾脏。胃在人身中，在脾之前，故为阳明。阳明之脉，即胃脉也，故“发阳明”者，谓胃气调和而百病可瘳矣。李氏之意，殆指此欤。

自《七发》、《七谏》而后，诗中又有《七哀》一体，王仲宣倡焉，曹子建、张孟阳赓作焉，俱载《文选》卷二十三。五臣吕向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欲而哀，鼻酸而哀也。”是其哀叹可谓原于七窍。刘勰称：“七窍所发为七发。”此说正可为其张目，不可谓持之无故也。西汉翼奉以五际六情说诗，以为“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与）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②]。此以情之数为六。然《礼运》谓：“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则以为七情，故七哀者，实通乎七情，亦汉人之说也。

《庄子·天下篇》：“其数一二三四是也。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其数散于

---

① 医书则以配九州，称为九窍。《灵兰秘典论》云：“生之末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灵枢经》：“地有九州，人有九窍。”

② 参连鹤寿：《齐诗翼氏学》。

天下。”古哲喜以数区别事物，七亦其一，故在天有七政（《舜典》）、七纬（《新论·思慎篇》），在地有七泽（《子虚赋》）、七赋（《法言·问道》指五谷桑麻），于礼有七庙（《王制》）、七体（《士丧礼》），于乐有七律（《国语·周语》）、七始（《汉书·礼乐志》）。自春秋以迄汉世，遽数之不能终其物。七复如三九，以指成数。《诗·大东》织文之数，曰“终日七襄”。《尔雅·释地》，言七戎六蛮，亦其例矣。有询七发之取义，因效汪中《释三九》，撰为是篇。若夫七发自汉而后，蔚为新文体，踵武者众。傅玄《七谟序》，及挚虞《文章流别论》[1]，叙述已备，不复多及云。[2]

① 俱详《太平御览·文部》引。

② 章实斋谓七体肇自孟子之问齐王，太炎则谓解散《大招》、《招魂》之体而成，似均未核。

说二八

《楚辞·招魂》云："二八侍宿，射递代些。"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又："二八齐容，起郑舞些。"《大招》云："二八接舞，投诗赋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王逸注："古者以琴瑟歌诗赋为雅乐，《关雎》、《鹿鸣》是也。言有美女十六人，联接而舞，发声举足，与诗雅相合，且有节度也。"傅毅《舞赋》："于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即用《楚辞》语。"二八"为周女乐人数。

《左传· 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①]，……歌声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②]，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此郑人以女乐赂晋也。"[③]《韩非·内储说》下："晋献公欲伐虞虢，乃遗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女乐二八，以荧其意而乱其政。"此晋人以女乐惑虞也。《秦本纪》："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称）戎王好乐，必怠于政，（乃）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悦之。"此秦穆王因内史廖之间，以女乐二八，使戎王怠政也。上举三例，二八为女乐可知。至二八之数，于义何居？考《宋书·乐志》："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义康于东府正会，促旧给伎。总章工冯大列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为未详此人数所由。唯杜预注《左传》佾舞云："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为非。夫舞者，所以节八音者也，

① 三人皆乐师名。

② 事在四年。

③ 《十二诸侯年表》在悼公十一年。

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人为列。……按服虔注传云：‘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义甚允。今诸王不复舞佾，其总章舞伎，即古之女乐也。殿庭八人，诸王则应六人，理例坦然。又《春秋》郑伯纳晋悼公女乐二八，晋以一八赐魏绛，此乐以八人为列之证也。”又宋大明中，以鞞、拂舞台之钟石，施于殿庭。顺帝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有云：“夫钟县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制，八佾为体；故羽籥击拊，以相谐应，季氏获诮，将在于此。今总章旧佾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异，推今校古，皎然可知。”盖其时鞞舞故二八，桓玄将即真，尚书殿中郎袁明子启增满八佾，古今杂糅，故王僧虔表论其非。自古代女乐，至后代鞞舞，均以八人为列，“二八”为两列，悼公以其半赐魏绛则为“一八”，故“八”为一列之基本单位。“二八”即两列，共十六人。《招魂》云：“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楚辞》之二八接舞，即罗列女乐，陈诗合节，故有钟磬之音。《论语》季氏舞佾于庭，被讥为僭。佾字《说文》所无；古本作肸。《说文·肉部》：“肸，振肸也。”王筠谓振肸即《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之振万。杜注：“振，动也；万，舞也。”八肸亦作八溢。《汉郊祀歌》“千童罗舞成八溢”，师古曰：“溢与佾同；佾，列也。”按昭二十五年《传》：“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此文“二人”句，向来皆谓“人”为“八”之误字，应作“二八”。中华标点本《史记·秦本纪》作“以女乐二人遗戎王”，则误“八”为“人”，应勘正。

《穆天子传》五：“饮于孟氏，爰舞白鹤二八。”《乐记·逸篇》：“师旷作乐，玄鹤二八，集乎郎门，舒翼而舞。”是古代舞鹤，仙禽翩跹，亦作二列，可证叔师之说。

说 零

按十进位值之命数法，在中国起源甚早。“十日制”为“旬”，周而复始。由甲至癸，夏人取为帝名。二里头之“卄”，或即七十之纪数。故不妨说十进法在殷以前经已确立。

“零”字见于《诗》：《东山》云“零雨”，《石鼓文》作“霝雨”，“霝”应是“零”本字。《广雅·释诂》：“霝，空也。”可见空位之零，本来是写作“霝”，“霝”字屡见于甲骨文。

至于以“○”及“·”，代表“零”，则见于“齐刀”。在其他资料，《熹平石经》以圆点为分篇符号。《般庚》三篇，每篇即以“○”号间隔之。分段分章本来可以用留空来表示，有时亦以“○”为分开记号；换言之，古人即以“○”表示空位。算板上空位，如敦煌之《立成算经》，即以空表示零位，如三　≣即四○五，一　≡即一○八。“○”号见于汉代文书甚多，如武威《仪礼》汉简，即以“○”作分章之标记，亦有用大“●”及小“·”点，其作用正是表空。

甲骨文“雨”字作“⼬”，下三○像雨点。《卜辞》云：“丙午卜韦贞：之十月，不其隹霝雨。丙午卜韦贞：之十月，雨其隹霝。”“霝”作动词用。“零”字古与“霝”通用。《说文》：“霝，雨零也。从雨㗊，象零形。引《诗》‘霝雨其濛’。”与《石鼓文》同。今诗作“零雨”。汉碑有时借“零”为“灵”，可见两字通用。又“霝”字，《说文》云：“雨零也。”《说文》：“零，余雨也。从雨令声。”“霝”训空。《广雅·释诂》云：“閪、霝、孚、孚、……

空也。”是霝字有“空”义。王念孙以为“霝”之意与“櫺”相同。《左传·定公九年》：“阳虎载葱灵寝于其中而逃。”贾逵注：“葱灵，衣车也。有葱，有灵。”即有窗有櫺。《楚辞·九章》：“舲船”，王逸注：“船有窗牖为舲船。”王氏谓：“凡言‘霝’者皆‘中空’之义。”是也。

《开元占经》：“天竺算法，用九个字乘除，其字皆一举札而成。九数至十，空位处恒安一点。”今本以“九口”形代之。以“·”代“〇”而旁注“一”字、“二”字……“九”字、“点”等。印度数学史“〇”号始见于公元八七六时之石刻。[①] 钱宝琮据此谓开元以前传入之印度算法，尚无“〇”号。又云：“中国数码之产生及‘〇’号之引用，始于何时，殊不可考。十三世纪中，秦九韶在江南，李冶在河北，二人同用‘〇’号为数码，可见‘〇’号于北宋时，自印度传入中国，亦未可知。”[②]

李约瑟举出以“·”代“零”，在柬埔寨与苏门答腊六八三年Saka朝之第六〇五年，以“~ɔ”“·”“+ɒ”表之，正以“·”代“零”。而六〇八则写作“ɕ”“〇”“ɫ”[③]。点，梵语曰“bindu”。可见印度化国家亦有以“·”代“零”之习惯。

陈良佐氏论我国笔算中空位——零——及其相关问题[④]，据中国古代刀币：

·)(即八十

卢工×〇即左工五〇

谓战国时已使用类似“零”的符号。所据为李佐贤之《古钱汇》，其资料尚待核验。

“零”字巴比伦作“仌”，南美洲马雅人零作ↈ，亦用十进；中美洲但止用于历法耳。

① 即Nāna Ghāt，及Nasik山洞石刻。

② 《古算考源》，83页，《记数法源流考校正》，1933年商务本。

③ 李书Ⅲ，11页。

④ 《大陆杂志》五四，五，150页。

附记

梵文“空”为 Sūnyà（void），后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作 as-sifr，ṣṣifr，古拉丁在算术上从阿拉伯语转为 zephyrum，意大利文作 zepiro，英语变为zero。

阿拉伯ṣṣifr
- *cifra*（西班牙文）乃从阿拉伯来
- *cifre*（古法语）
- *ciffre*（今法语）
- *cipher*，*cypher*（*saifer*）=0

格物论

罗君香林，以侯国宏君《格物解》见示。且曰：是篇训格为假，发千载之秘，世且有剽其说者矣，子意去何？予曰：格与假，两字通用，见诸古籍夥矣。假于物以为学，荀氏首发其旨，《大戴礼·劝学篇》同之，王符《潜夫论》亦衍其说。然郑氏不取者，以学之义有二：自内发者为觉，由外来者为敩。自格物而致知，而诚意，其义内通乎性，非仅谓自外物而得也，何待专假乎物。研经之法，莫如以本经证本经，或于古训较近，故格字不必取假借为解。且《大学》本子，从未见有作假物者，径以本文释之，有何不可。

《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记·缁衣》引是语云："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郑注："格，来也；遁，逃也。"格心与遁心相反，格心犹言归往之心，谓能以德化人，于是乎近者悦，而远者来也。《学记》论为学程序，而殿以语云："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注："怀，来也。"是大学之道，其效不离齐之以德，使人心悦诚服而来归已耳，而其道莫重于格物。格物之义，盖即《哀公问》所谓"不过乎物"，能格则不过，言物来而能顺应也。《哀公问》：

孔子言曰：古之为政者，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按：《易》言安仁敦仁），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按：《易》言乐天知命，故不忧。）哀公曰：何谓成身？孔子对

曰，不过乎物；又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视亲，是故孝子成身。

夫能事天，则能乐天，不过乎物，则无碍乎物，情中节，行中矩，无偏无颇，合乎天行，先天而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以天道帅人道，以人道尽天道。后儒所谓随处体认天理，佛氏所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其理未有二致也。无碍于事，斯能格物矣。物格而后知至，此知之至者，即大智矣。《大学》八条目，自格物以至修身，胥成身之事；成身之道，莫切于"不过于物"一语，故首言格物。是格物之义，非斤斤著力于一事一物之际，而必有合于宇宙真理之原则性，故《哀公问》论成身之要，必贵乎天道。其言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夫相从不已，则行健不息；不闭其久，则变而能通；无为而成，则厚德载物；已成而明，则大人以继明照四方。天道如此，人能弘之，要在"不过乎物"而已，是《易》道也。故知格物之义，通乎《易》，贯乎天人，非仅假诸外物而能得者也。此据天人合一之义以言之者也。

再从人与物之际言之。格物者，谓成于物，而动不失其正也。《乐记》云：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千古阐"格物"之义无如此段之深切。"格物"者，物来而应之以正。必也能化物而别物。化物者，乐之事；别物者，礼之事。是言格物而礼、乐赅其中矣。夫化物斯能和，别物斯能序。和，故百物不失节而合爱；序，故百物皆纳轨[1]而合敬。爱自中出，敬由外作，如是则物罔不格矣。《乐记》云："礼乐皆得谓之德。"德者，得也，斯即明明德矣。故曰教之以德，齐之以礼，

① 《左传》所谓纳民轨物。

则民有格心。以是立己，则物来无碍。[1] 以是化民，则民诚悦而有格心；是格物者，其事必先乎礼。《仲尼燕居》云：“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礼所以治事，物犹事也；事治则物格，物格固莫尚于礼矣。故曰格物必先齐之以礼，以《礼记》证《礼记》，则《大学》“格物”一义，可了然无滞碍矣。

古之道术者，其言应物之方，其涂多端：惠（施）曰历物，庄曰齐物，荀曰假物，而《易》曰开物。[2] 惠义不免限物而滞于物，庄则外物矣，而以天灭人；荀主后天，有见于外，而无见于内。惟《易》之义具积极性，为能含弘光大，以合“格物”之义，则成天下之亹亹者，于是乎在。举《大学》之道，无非开物成务之事；格而能开，则立人成物，无所不济。[3] 必以《易》义配《大学》，然后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也。聊因侯君之论，粗陈所见，以质诸高明。客中无书，惧未尽当，或前人已先我而论者，还乞有以教之。

---

① 格物之格之训来，犹庶民来子之来，谓不期而至，不期而会，不期而得。格物亦犹不期而有得于物，以本乎天道，循乎德性，故能如此。仁民爱物，物我之间，固一致也。益知郑注陈义之精。

② 亦曰利物。

③ 前人释格为除，从消极立论，其义殊偏。

说鍮石

——吐鲁番文书札记

《吐鲁番文书》二、一九残帐：

……

□归买鍮石

□毯百八十张，□诸将绵□（24 页）

……

该书目录说明：此为哈拉和卓九十号墓出土，年代排列在高昌时期。查同墓所出有永康十七年（482）文书。

又同文书一二，318 页：

翟薛畔买香五百七十二斤

鍮石叁拾……

此为阿斯塔那五一四号墓所出。

王明清《挥麈录》："高昌即西州也。……无雨雪而板热。……以银或鍮石为筒贮水，激以相射。"高昌使用鍮石，宋时尚然。

在佛教国家中，鍮石极受重视。劳佛（B. Laufer）谓：鍮，梵语作 tuttha。见于Suśruta，字汇称 tūtaka. 印度雅利安语系有 thō-ttha，tūtta 诸俗名，

皆一音之变，其义为 blue vitriol 蓝色矾石，作为眼的装饰品。梵语 kācaka，指玻璃（glass），藏语为 Čhim bu，亦有人谓即鍮石，在 Mabā-vyuttpati（五九七一）中 kācaka 相当于水晶。

佛国每用鍮石制作佛像和香炉。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十二《图像上》著录有：

林邑国献鍮石像记（第八）

玄奘《大唐西域记》七"婆罗奈斯国"（Bénarēs）云：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鍮石天像，量减百丈，威严肃然，懔懔如在。[1]

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第四"底补罗国"条：

西北境殑伽（恒河）东岸摩裕罗城，周二十余里出鍮石、水晶。

段成式《寺塔记》，华严院用鍮石造。以上都是著名用鍮石制造佛像之记载。《续高僧传》卷九《宝海传》：

往返言语，执鍮石香炉。帝曰：法师虽断悭贪，香炉非鍮石不执。[2]

时鍮石必已大量入华，故可用以制香炉。

王嘉《拾遗记》言"石虎为浴室，用鍮石珷玞。"西方学人每引此条，以为是较早之记载。《本草纲目》云："真鍮石生于波斯。"B. Laufer 以为鍮字初于隋时出现，但僧祐所记，已可证明其非。彼在所著 *Sino-Iranica* 一书中讨论引证甚繁[3]，并指出鍮石阿拉伯文作 tūtiya。复据 Watt 说，谓鍮字乃取自突厥语之 tūg。伯希和亦有相同之说，谓汉名之鍮，实取中古波斯语 tūtiya 之首音，阿拉伯文之 tūtiya（炉甘石）即法语之 tutie（氧化锌）。在汉籍中，鍮字《说文》所无。见于《玉篇》十八金部："鍮，他侯切。鍮石，似金也。"

---

① 《大正》册五一，905 页。

② 《大正》册五〇，492 页。

③ 511～514 页。

《广韵·十九侯》，音托侯切，与偷字同音，字又作鍮，云：“上同。”如伯氏等人说，鍮，当然是一外来语。佛典翻译上所见鍮字，以吴时月支国支谦所译《佛说阿难四事经》为最早，其言曰：

世人愚惑，心存颠倒，自欺自误，犹以金价，买鍮，铜也。[①]

此经文字极短，原本久失传。李约瑟（Joseph Needham）据此文以为鍮即是铜，乃梵语之 tāmra，不同意鍮出于波斯之说。

今从吐鲁番文书，知高昌时代，鍮石已被作为宝石，在市场贩卖。又南凉时，有人以鍮为名，《晋书·载记》二十六：

秃发利鹿孤，以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僭号河西王，其将鍮勾仑进曰：“……今建大号，诚顺天心。……宜置晋人于诸城。”[②]

《通鉴》著其事于卷第一百一十二，称为“安国将军鍮勾仑”。胡三省注：“鍮，托侯翻。”西儒谈鍮石者大有其人，惟此一事则为向所未闻。

《广韵》言：“鍮石似金，陶之则分。”《宋史·食货志》称民间用鍮石铸私钱。化学家认为鍮即是锌。王琎曾据古钱加以分析，谓从宋代起，开始有意识去用锌。[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篇》及方以智《物理小识》均详记炼鍮之法，自宋以来，工业界对于用锌，已十分熟悉。一般人观念仍很含糊。清代学人，如檀萃于《滇海虞衡志》云：“鍮石，铜之精者，出车里，有石杯，其家云石出外国，可炼成金。”桂未谷云：“石出波斯国，乃鍮石也。引水银可炼为金，惜未一试。”视鍮石为宝石，清代尚且如此。附记以当谈助。

友人安娜女士（Anna Seldel）在法文本《法宝义林》第五册[④]“chūjaku（日文）鍮石”条[⑤]，对于日本载籍上有关鍮石之资料，讨论至详，今不复赘。文中引《慈恩法师传》卷八：“虽谓不混于淄渑，盖已自滥于金鍮耳。”[⑥]

---

① 《大正》册十四，757 页。

② 中华标点本，3145 页。

③ 《科学》第八卷，1923。

④ 1979 年印。

⑤ 499～505 页。

⑥ 《大正》二〇五三，265 页。

谓此为讥评北魏天师寇谦之，其实应为永徽时译经僧明璿《答柳宣》之文。金与鍮为二物，混鍮为金，即支谦“以金价买鍮铜”之意，释氏每借此以为譬喻，成为常用典故。

《太平御览》八一三《珍宝部》有鍮石一项。引郭义恭《广志》云：“鍮石似金，亦有与金杂者淘之则分。”又引钟会《刍荛论》云：“夫莠生似禾，鍮石像金。”[①] 东汉末，佛典开始入华，故以鍮混金之说，成为美谈，可与支谦语相印证。《广韵》“陶之则分”句采自《广志》，陶应作淘。

唐时八九品官以鍮石为腰带。《吐鲁番文书》册五，236 页载唐残牍有云：

……贤信即欲作银腰带。……且带鍮石腰带，待□

……银腰带……署镇准、汝等……往西洲迎取……[②]

《旧唐书》四十五《舆服志》：“武德四年敕：‘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鍮石。’上元元年八月制：‘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并金带。六品……七品……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庶人并铜铁带。’”银带六、七品，鍮石带则八、九品，盖唐制如此。

① 影宋本 3615 页。

② 阿斯塔那 507 号墓。

说卜古

元虞集述卜古可罕为天光降树所生，见其所作《高昌王世勋碑》。卜古者，屡见于回鹘文献，旧为圣明可汗之尊号，人所共悉。

蒙古语之巫，与维吾尔语中之女巫，有共同之语源关系：

蒙语：男巫 b ⊖⊖

维语：女巫 udegen　　　女巫 bywi

说者认为 bywi，出自古突厥语之 bθgy，而蒙语称巫为 b ⊖⊖ 亦来自突厥语（即由 bθgy→bøge→bóe→b ⊖⊖）。在蒙语借用 b ⊖ gy 时，突厥语中用作男巫。① 亦有人谓 bθgy 于突厥蒙古语实互相借用，疑其语源来自古汉语之“卜”②。

余按辽太祖阿保机，或云：阿保之义为头，机为唯一，是犹殷契之称“余一人”也；然保机或与 b ⊖ gy 音近有关。维语女巫 b ⊖ we 与突厥之 b ⊖ gy，当出闪族语系。考之古阿卡得文（Accadian），占卜谓之 baru，其字于苏美尔象形文作米，与甲骨文之米或尞祭之米，于形相近，楔形文变

① 魏萃一：《维吾尔语 bywi 一语的源流》，载《民族语文》。

② 丁师浩、特尔根译《策、达赖：蒙古萨满教简史》油印本，上文引用。

作[楔形文字]，义为神断或占卜。barû 一字原指内脏占卜僧，即西方所谓 aruspice 或 haruspice 者。[1] 楔形文书中 bārū 正示占卜[2]，语头之 bā，与“卜”音义吻合，自出于偶然，不得谓其出于汉语，亦如 b ⊖ gy 之不能谓出于汉语之卜，其理正同。

世之研究维吾尔语者，仅溯语源至于突厥，而未能远稽古代闪语，故为补其不及云。

---

① 法语谓肠卜僧，古罗马指观察内脏从事占卜者。

② 参见 Jean Bottéro：*Symptômes*，*signs*，*écritures en Mésopotamie ancienne*（Divination et Rationalité. 1974，Paris）。

说亦思替非、迭屑、也里可温

元代通行回回文，镇海（Chingai）实主其事（《黑鞑事略》）。当时称其文字曰“亦思替非”[①]。翰林院益福哈鲁丁能通此种文字，尚书省臣因奏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以哈鲁丁设教。”帝可其奏，遂于至元二十六年设回回国子学。仁宗延祐元年别置回回国子监学，以掌“亦思替非”，官属归之（《元史·百官志》）。

“亦思替非”既属回回国学，其文字必为回文，非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莫属。韩儒林从《元史》记载加以证明，谓其“可能就是波斯文”[②]，然何以称为“亦思替非”，于义莫明。

现行波斯文印刷书体名曰 Nasx，其字母共三十二个，与阿拉伯文写法相同，皆自左至右。阿拉伯文字母区分日、月（sun letters，moon letters）二类，波斯文增加 p，c，z，g 四个字母。中古波斯文亦称钵罗谜文（Pahlavi），为珊珊王朝通用之文字。考钵罗谜文之 yašt 字，义为祈祷者。文字则称 wāz，“亦思替”疑即 yast 之译音，表之如下：

yašt-　wāz

亦思替　非

① 李逸友：《文物》，59～60 页，1977。

② 韩儒林：《考古》，63 页，1981。

worship　word
(prayer)

故“亦思替——非”，其义或即指祈祷者的文字。
元人称基督徒曰迭屑，试举二例如次：
（一）祥迈《辩伪录》卷三，帝对诸师曰：

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
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
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帝时举手而喻曰：“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大正藏·史传四》，二一一六，770页。）

（二）《长春真人西游记上》：

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屑头目来迎。

祥迈书中，迭屑人与达失蛮，灼然为两种人。考中古波斯文之Pahlavi（钵罗谜文）tarsāg训Christian（见Mackenzie《钵罗谜文简明字典》，82页），知迭屑即tarsāg之对音。至所奉之弥失诃，见于敦煌所出《序听迷诗所经》起句：

尔时，弥师诃说：天尊序娑（婆）法云：（下略）

弥师诃，叙利亚文为Mašhiha，即“弥失诃”，皆谓耶稣也。若达失蛮则指回教徒，林县宝严寺成吉思汗鸡儿年（中统二年辛酉）圣旨碑云：

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不拣那甚麼差发休当者，告天俺每根底祝寿有者。[①]

答失蛮即达失，亦作合失（《元史·文宗纪》），乃大食之异译，指回教徒

①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22页。

甚明，向来无有异议。迭屑一名，则波斯文以称基督徒者，中本钵文，已有此一专字。元人既习波斯文，迭屑一名，即当时习用波斯文之一例。

元代白话碑中，也里可温与答失蛮时时并举，陈援庵著《元也里可温考》，现收入其《史学论著选》者，所据为一九三四年之最后改订本。一九三六年，内蒙古发现耶律于成墓碑，陈氏有文考证。一九五四年吴文良在泉州发现元皇庆二年另一也里可温碑，为汉文与叙利亚文合镌，夏鼐有详细研究[①]，兹录汉文如下：

> 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里古八马里哈昔牙。（第一行）

明教即摩尼教，秦教为大秦教，亦即景教，由此题衔可见元代也里可温一职，可兼辖摩尼教及景教等。有人谓蒙古人呼基督教徒为 Arcoun，初专指聂斯托尔派之僧侣，其后为基督教徒之总称，今由此碑，知也里可温非专指景教徒。陈氏书第一章，也里可温之解诂云："阿剌比语，也、阿二首互混。阿剌比语称上帝为阿罗，《唐景教碑》称无元真主阿罗诃。《翻译名义集·一》曰：阿罗诃，秦云应供。故吾确信也里可温者为蒙古人之音译阿剌比语，实即《景教碑》之阿罗诃也。"其说尚有未尽。

今按闪族语系，自古以来，近东即称上神（dieu）为"也里"。阿克得文（Akkadian）작 ilu，ili 即其明证。其后：

> 希伯来文：Alah
> 阿兰文：（Aramaic）.ĬLh＝alh（god）
> 叙利亚文：Alāhā

以上皆是阿罗诃一名所自出。故"也里可"即阿罗诃。上列诸闪语，皆以 h 收音，"可"即是诃之对音甚明。

《元史》国语解析也里可与温为二，谓"应作伊噜勒昆，伊噜勒，福分也，昆，人也。"按《卢龙塞略》中蒙古语"人曰古温"，回鹘文人亦曰 kun。

---

①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载《考古》，总 172 期，1981（1），59～62 页。

陕西盩厔县重阳万寿宫碑称丘处机弟子李志常为“仙孔八合识”，其义即“仙人师父”①，仙孔即仙人也。此译蒙古语之“人”为“孔”，与“昆”正同。八合识借用突厥语，意为师父。满文之巴克什（baksi）亦出此。杨方兴天聪六年疏作“榜什”，皆其异译。

故“也里可温”即指拜上帝之人。

“也里可温”，原不限于基督教徒；元时称基督徒实为“迭屑”，乃取自古波斯言之 tarsāg。

频年颇涉猎闪族语文，时有札记。值《语文杂志》为纪念赵元任先生征文，因取数则，联缀成篇，以求教于博雅君子。

①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3页。

王弼老子注跋

沈寐叟称“古人著书，无无为而作者。辅嗣注老，盖有慨于泰初、平叔、叔夜之事也。忧患之言，其归往往近于平实”①。余于王注尝反覆读之，知沈说似是而实非也。

何劭撰《传》谓：“辅嗣先尝为裴徽、傅嘏所知。正始十年曹爽废，以公事免；其秋遇病厉卒，年二十四。”平叔与爽于嘉平元年春（即正始十年）被诛，辅嗣亦于是秋卒，相去仅三数月事耳。若夏侯泰初被祸，乃在高贵乡公正元初（即嘉平六年），时辅嗣已前卒。叔夜之死，本传云以（元帝）景元中坐事诛②，亦在其后，不得谓辅嗣注老有慨于其事也。

初，弼以台郎觐爽，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颇嗤之。王黎病亡，爽以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门下，何晏为之叹恨。辅嗣与晏二人均注老，晏注始成，见王注精奇，乃改其书为《道德论》。何劭评二人云：“其论道傅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其优劣可见，此可于王氏《老子注》征之。寻王注精奇所在，无如第四章之论道冲，第二十五章之论法地、法天、法自然诸义。第三十八章论舍母用子、弃本适末之失，于魏世循名责实之苛，尤多所针砭，洵一时之谠言。要其知自然而克自拔，去尘垢而免于祸难，其识自非何晏可企及。

① 《海日楼题跋》一。

② 干宝、孙盛、习凿齿皆云正元二年，裴注以为非。

傅嘏论泰初能合虚声而无实才，讥平叔好辩而无诚。考辅嗣注老言虚实云："心怀智而腹怀食，虚有智而实无知也。"又释刍狗晏云："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若慧由己树，未足任也。"明虚智而寡实，树慧以徇己，皆不足以任事施化；辅嗣早已见几及此，故不及曹爽之难。

王氏复论人与自然相资之道，谓："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故转相法也。道顺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所以为主，其一之者，主也。"第二十五章又云："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执一国之量者，不能成国；穷力举重，不能为用；故人虽知，万物治也。治而不以二仪之道，则不能赡也。地虽形魄，不法于天，则不能全其宁；天虽精象，不法于道，则不能保其精；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穷。"夫执家则不能全家，执国则不能成国，以其限于人事，而不协天、地与道也。诚如是，治者虽智，而不能致于至治。故治而能赡以自足者，必资二仪之道；二仪者，《易》言天地也。人法乎地，地法乎天，故地得全其宁，天得保其精；人与天地转相法焉，冲虚而用之，不以实自满，故不病于溢。久而不盈，形虽庞大，而大不为累；事虽辐辏，而多不至于满。以道主之，万物不离其宗，自厘然而有当矣。

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王者，"处人主之大者"也，故由自然而道，以至于天地人，皆循法以一贯之；其能一之者，唯人主而已。此王者南面所处之要也。正始之际，政在司马；二柄无主，畴能一之？此辅嗣所深慨，故云："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

魏自陈群定九品官人之制，刘劭作考课法，循名考实，纠励成规，傅嘏讥为治末，以为"本纲未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①] 故辅嗣薄法治，任自然，盖将一矫当日之弊。正始之初，何晏为吏部，以道德相尚，其风稍变。晏甚奇弼，及见此注，叹之曰："可与言天人之际乎！"[②] 以辅嗣言治，不限于人，必兼二仪之道故也。傅嘏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会所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实刑名家言。据何氏撰《传》，辅嗣注老，又著《道略论》，必当日共同讨论之篇，故以"道"为名。正始谈玄，多与言政相关；辅嗣注老，实有为而发，岂苟作而已哉。

① 《傅嘏传》。

② 《世说·文学》："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傅玄马先生序书后

——指南车补论

清厉樊榭撰《机神庙碑》，谓其神即《淮南子》之伯余，黄帝臣也。《史记》：黄帝尝制五兵，制指南车。[1] 晚近章太炎作《指南针考》[2]，称指南之名可见，肇于《鬼谷子・谋篇》。迹其所据，不出《御览》。[3] 案《韩非・有度》云："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则韩非以前已有司南之仪器，必用磁石为之。《论衡・是应篇》："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司南，即指南也。《鬼谷子》晚出书，不可信。

魏明帝时，扶风马钧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马云："古有之，未之思耳。"二子以白明帝，诏其作之，而指南车成。傅玄著其事于马先生序。[4] 秦朗者，明帝宠臣。顾问之顷，帝呼其小字阿苏，且为起大第于京师。《魏略》厕于《佞幸篇》。马于秦朗不少屈，且成器以备用，其言于古有之，自可信也。后世言指南车起于黄帝与蚩尤战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士皆迷路，故作指南车，实见于崔豹《古今注》。豹咸宁中博士，晋惠帝时官太傅丞，著《论语集义》，卓然大师。[5] 去马钧不远，知汉末已有此说。左思《吴都赋》："俞骑骋

① 《樊榭山房文集》六。

② 《文录续编》一。

③ 卷七百七十五《车部记》指南车共九条。

④ 见《魏志》二十九《方技・杜夔传》裴注引。

⑤ 《四库提要辨证》十五考其仕履甚悉。

路，指南司方，出车辚辚，被铼锵锵。”李善注：“指南，指南车也。”《卤簿令》：“指南车驾四马，正道匠一人，驾士十四人。”则晋初指南车已有定制矣。至韩非谓之端朝夕者，《墨子·非命》、《管子·七法》均言：“不明于则，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尹注：“立朝夕，所以正东西也。”《晏子春秋·杂篇》：“古之立国者，南望南斗，北戴枢星，彼安有朝夕哉?”董子《春秋繁露》：“正朝夕者视北辰。”是朝夕可从观测星辰以定之。《周礼》所谓：“辨方正位，以为民极。”此为政之首务也。立司南以端朝夕，比观星辰为进步矣。《鬼谷子》载文王恐迷路，问周公以作指南车。若尧之试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也者；其能不迷路，岂有指南之物为之助乎？磁石之用，起源甚早，惟欲托之黄帝，则不免于诞矣。

黄石公三略跋

《儒林传》言黄生好黄老之术。汉初黄、老并称；黄自指黄帝，或以为黄石公[1]，非也。传世兵书有《黄石公三略》，《隋志》题曰："下邳神人撰，成氏注。"唐、宋志同。注者成氏，未详何人。其书或名《张良经》，《隋志》著录之，称"与《三略》往往同，亡"。盖阮孝绪《七录》语。姚振宗曰："岂旧时《三略》在《张良经》中合为一书?"疑莫能明也。

《汉书·艺文志》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为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张良确曾论列兵书，而《三略》托言下邳神人，即本《留侯世家》圯上老父事而渲染也。《论衡·验符篇》云："圯桥老父遗张良书，化为黄石。"光武时诏报臧宫、马武，已引《黄石公记》"柔能制刚，弱能胜强"二语，实出于兵谶。纬书若河图，亦记张良为汉帝师[2]，知东汉初年此书已盛行。以用韵言，江有诰列于《先秦韵读》，然其书应是汉后期之作，不得如是之早也。《黄石公记》又见《初学记·天部》引。记复有序言："张良虑若源泉，深不可测。"是语《文选·蔡邕郭有道碑》、潘岳《关中诗》李善注俱引之。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魏勃围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后汉书·儒林·杨伦传》引此作《黄石公三略》，而

---

① 李长之说。

② 李康《运命论》李善注引。

今本不见。[1]《史公·春申君传赞》、《汉书·霍光传》亦引之。今马王堆出《老子》乙本，卷前佚书十大经两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二句，一见于《观篇》，一见于《兵容篇》。吕后卒后，齐相召平已引此语，可见其为汉初流行之道家言，疑东汉以后托为《三略》者，转袭用之。

北魏三关之役，元英策邢峦曰：“东关易攻，宜须先取。《黄石公》所谓‘战如风发，攻如河决’也。”[2] 魏时，敦煌大儒刘昞（延明）曾注《黄石公三略》[3]，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著录漏去“注”字，非。北朝之际，《三略》已为兵家必读之书，而延明所著，则最早之注家，惜书已亡佚，遂使洪武间太原刘寅之《三略直解》，得专美于前矣。

① 唐兰云：“李贤注引作《黄石公三略》，今本无。可能是‘黄帝’之误。”

② 《北史》十八《景穆十二王传》下。

③ 《北史·刘延明传》。

大人赋书后

或疑《大人赋》出于《远游》，细诵两篇，铸辞陈义，颇相径庭。《远游》言夜气，《大人》讥升遐；《远游》仍沿《离骚》句法，《大人》则蔓衍至九字、十字句，其为踵事增华，自出后起，无烦深论。汉武好神仙，西至回中，南陟衡岳，过彭蠡，东极泰岱，车尘马迹，几与周穆比伦。

自张骞通西域以来，《禹本纪》所谓昆仑，《大戴礼》言西王母①，并可作实地考察，非复神话地名矣。② 《大人赋》言："世有人居于中州。"大人者，《易》称其与天地合德，与日月齐明，非天子不足以当之。为天子者，欲望无尽，既得天下，思一统；一统矣，又思升仙。驰逐乎四荒，尝无一日之满足。则所得果为何耶？观《大人赋》言："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矐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列仙之俦，居山泽间，形貌清癯，非天子之所宜也；纵能长生不死，超无友而独存至于亿万世，如石室之王母，又何足羡乎？其讽深矣。汉武徒赏其文辞之美，以为飘飘有凌云之气，非真知相如者也。凡相如所摅陈，咸有深意存焉。哀二世失行亡国，所以儆武帝也。其卒后献封禅，则以兢兢翼翼之心，力陈兴必虑衰，安必思危之戒；推见至隐，要其归止于德义。史公赞之引申其旨，渊乎其可深长思也已。

---

① 《少闲篇》云："西王母来献白琯。"

② 《汉书·地理志》第八下："金城郡临羌有西王母石室。"后世沮渠蒙逊亦至其地，酒泉太守马岌具言之。

又记

褚少孙补《史记·孝武纪》："乾封四年，上郊雍，过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封禅书》文同。汉《铙歌》十八章，其一即"上之回"，云："游石阙，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汉武北巡朔方，至回中，今甘肃泾川县，其地有西王母宫石窟，屹立于宫山，宫山原名回中山。石窟中有宋天圣三年陶榖撰《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篆书）云："汉武之祷灵境也，祀雍畤，幸朝那，立飞廉之馆，以望玄圃，故乐章有上之回曲。"汉武所睹西王母石室，当在回中。陶碑拓本见《陇东石窟》一书。[1]

---

① 全文载《陇右金石录》。

报任安书书后

司马迁《报任安书》，每以刑余之人自贬，时迁正任中书令，颇与宦官为偶，故引以为耻。《后汉书·宦者传》云："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见亲幸。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汉书·佞幸传》言："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李延年盖宦者也。

李贤注引仲长统《昌言》云："至于武皇游宴后庭，置中书之官，领受军事。"迁宫刑而后出任中书令，与宦竖无异，故深自诟秽。其后成帝时之石显、元帝时之弘恭，皆为中书令。[1] 萧望之建白云："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师古曰："《礼》，刑人不在君侧，故曰应古。"此刑余之人，向为士大夫所轻。迁以腐刑而任中书令，察其言云："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非无故而然也。其言"同子参乘，袁丝变色"。同子指赵谈，避亲讳，故曰同子。《佞幸传》，"赵谈者，以星气幸"者也。

包世臣《复石赣州书》[2]，论《答任安书》，二千年无能通者。谓"书中推贤进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之。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盖是时任安以戾太子案系狱，终与田仁腰斩东市。太子之变，安为护北军使

① 《佞幸传》："石、弘皆少坐法腐刑，为中黄门，以选为中尚书。"

② 《艺舟双楫》。

者，受太子节而不敢出；田仁则守东南门。太子既败，由其逃出，武帝均责以极刑。任安以史迁为中书令，得亲主上，乞其讼冤。以李陵之事在前，而《史记》又未成书，故迁不敢有所触犯，不愿为少卿而再罹祸。此书所以阙然久不报，而又恐卒然不可讳[1]，故终不得不舒愤懑，以免他日安死之后，魂魄私恨于无穷者，为此故耳。慎伯之说，甚有可取，故乐为引申如此。

① 言安死也。

大谢诗跋

刘彦和云："庄老告退，山水方滋。"[1] 至沈寐叟遂有三元之论，以为元嘉以来，盛山水诗，谢客乃其不祧之祖。然支遁高唱，何曾不模山范水，非在谢之前乎？寻谢诗屡言成贷，义出苦县，缮性昭旷，皆本漆园；乃谓庄老告退，非实情也。

《易·大象》之言君子也，曰："君子以盛德辟难，不可荣以禄。"曰："君子以立不易方。"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谢诗云："恨我君子志。"又曰："忠义感君子。"诗所以道志，夫其君子之志，岂易为人知也哉。虽自言"贵不屈所志"，然在当日，已有"吾志谁与亮"、"拥志谁与宣"之叹。况千载之下，难以情测；然察其句，如云："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丝。"又曰："守道自不携。"曰："天鉴傥不孤，来验兹微诚。"忠义之悃，早置身度外，逍遥山水，非同高蹈；张天如谓其隐遁非陶潜是也。子房、鲁连、龚胜、李业，皆当易代之际，有其自处之道；谢客于此辈，三致意焉，其志亦可窥矣。终以反叛论罪！沈休文撰《传》，特揭其语，非无因也。谢既湛玄言，又耽内典，情之与理，每交战于胸，虽借山水慰情，以理自适。若云"理来情无存"，似能以理制情者；然其含禀至情，实出天性。今观其语曰，"爱深忧在情"，"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庐陵王墓下》直云"理感深情恸，定非识所将"。则情深之顷，难以理克，通人之蔽，固所不免也。阮嗣宗每屈情于理，故能

① 《文心·明诗篇》。

口不臧否人物，以全其生；谢客则有所不能，屡申情于理之外，无以自抑，终以丧元。斯两贤之异轨，有足令人低徊深味。谢既诵佛书，沈照终始。临终诗云："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以正觉自许。波罗蜜之安忍，早备于方寸，而乃怨亲同心；又悟众生平等之旨，《净土咏》言"弘誓拯群生"，含大悲愿，其语足与临终诗相表里，此则出庄入释，非上智孰可与此乎！抑其诗中每露自咎之意，如"违志似如昨，疲苶惭贞坚"，"负心二十载"，薄霄愧云，栖川怍渊，亦佛家惭愧之念。故知谢于山水，乃非本怀，直龙蠖之外物已耳。夫尺蠖之屈，所以求伸，龙蛇之蛰，所以存身；谢以山水为理窟，特蛰以存身，亦屈以求伸。然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是曰昭旷；谢之怀抱，深契于兹，山水仅其外形，随影幻灭，至人之所乘者，固别有在。故曰："浮欢昧眼前，虚舟有超越。"见道者深，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耶？自来山中，行箧惟携大谢诗，既和其句，念其志湮霾千载。戴密微先生于谢诗，寝馈至深，故略陈固陋，乞有以教之。"匪为众人说，冀与智者论"，亦谢客之意也。

饶宗颐识于法国之白山

北齐书跋

钱大昕跋《北齐书》，讥其中多钞撮《北史》之文，而失于检点。[①] 而杭大宗为《隋书·李德林传》后论，则极褒德林之文学，大为百药张目[②]，诸家颇褒贬异辞。宋晁以道说之有《读北齐书》云："唐中书舍人李百药《北齐书》纪传五十卷，成其父德林所作也。讥其书于显祖一日尽杀诸元七百人，及以刀画杨愔等事，德林父子皆没而不书，难乎为齐之良史。"[③] 按李氏父子两代皆致力于齐史，并有成书。德林之作曰：《北齐未修书》二十四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唐时与百药书并行，均藏于史馆。以卷数言，德林之书几占百药之半；百药固有取于父书，然唐时二书实并行也。隋唐之际为齐史而有成书，德林父子外，又有：

杜台卿《齐记》二十卷。[④]

许亨《齐书》五十卷。[⑤]

王劭《齐书纪传》一百卷。[⑥]

---

① 《潜研堂集》二十八。

② 《道古堂集》二十二。

③ 《嵩山集》卷十二。

④ 《隋书》本传。

⑤ 许善心父，见《心传》。

⑥ 《隋书》本传。

张大素《北齐书》二十卷。[1]

崔子发《齐纪》三十卷。[2]

诸家之作今皆不传，意百药必有取资于此。

① 见两《唐志》。

② 见《隋书·经籍志》。

文笔要诀跋

日本五岛庆太藏平安末期写本《赋谱》、《文笔要诀》一卷合写。《文笔要诀》纸共三枚，全长五尺二分，书题下署撰者杜正伦。此卷尝于昭和十八年印行，称为国宝。

杜正伦，新、旧《唐书》并有传。《旧唐书》云："正伦，相州洹水人。隋仁寿中，与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举秀才止十余人，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正伦善属文，深明释典。仕隋为羽骑尉。武德中，历迁齐州总管府录事参军。贞观元年，魏徵表荐正伦，以为古今难匹，遂擢受兵部员外郎。"正伦两兄，《隋书》并有传。[①]《正藏传》云："字为善，善属文，又著《文章体式》，大为后进所宝，时人号为文轨，乃至海外，高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是正藏、正伦昆弟，皆著有关于文章之述作。正藏之《文章体式》，行于高丽；正伦之《文笔要诀》，则存于扶桑。可谓一时瑜亮。

正藏《文章体式》一书，高丽现无传本，弘文馆纂辑之《文献备考·艺文考》[②]，亦未著录。正伦之书，日本传写非一，惟仅论"句端"部分。遍照金刚于《文镜秘府论》（北）亦全录"句端"，但不著杜正伦之名。印融之《文笔问答抄》、《眼心抄》均摘录之，与《赋谱》合写之本，颇有讹字。[③] 藤

① 卷七十六。

② 卷二百四十二。

③ 如商略误作尚略，洎于误作泊于，逮于误作逯于等是。

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收《文笔要诀》一卷，杜正伦撰，与此写卷正合。“句端”一名，《文心雕龙·章句篇》云：“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知六朝人已注意及此。此类助词，杜氏复称之曰“发端置辞”。

《新唐书·艺文志·儒家类》、《宋史·艺文志·杂家类》俱有杜正伦《百行章》一卷，敦煌石窟存有写本①，罗振玉已印入《西陲秘籍丛残》。其《上进书表》言：“臣每寻思此事，废寐休飧，故录要真之言，合为《百行章》一卷。”太宗时，太子监国，诏正伦行左庶子，兼崇贤馆学士，以佐太子。此《百行章》，或作于是时欤？

① 伯希和目三三〇六、三一七六六、三〇五三。

元至正本文心雕龙跋

复旦大学举行中日文心雕龙讨论会，王元化教授取上海图书馆所藏元至正本影印以分馈同好，余得受而读之。是本前有至正十五年乙未曲江钱惟善序。惟善字思复，号曲江居士，钱塘人，所著《江月松风集》，现有钞本。[1]

钱序云："嘉兴郡（守）刘侯贞家多藏书，其书皆先御史节斋先生手录。侯欲广其传……刊□郡庠，令余叙其首。"贞，字廷榦，号晦叟，山东益都人。至正中，为嘉兴路总管，擢授海道都漕运使、除浙江参政南台侍御史，（至正）戊戌辞官，号知止翁，隐居武夷山中。事迹详贡师泰撰圹铭。[2] 王逢《梧溪集》有挽诗，云"扬历四十年，进退符易象"，即其人也。贞卒于至正辛丑（二十一年，1361）六月，年七十三；《文心》此书刊于至正十五年，时六十七岁。刘贞于至正十五年又有《韩诗外传》之刻，亦钱惟善撰序，称其"先君子节斋先生手钞所藏诸书，悉刊置郡庠"。与《文心》此书同时刊行。贞父克诚，字居敬，号节轩先生，累官南台监察御史，嗜校古书，贞承其学，所刻诸书皆出父手录。

元本《文心》钱序之后有小字"霅川杨清之刊"一行，霅川即吴兴。又其书鱼尾之下刻工有杨青、谢茂（或仅刻"谢"字）姓名等。门人刘健威近时购得元至正嘉兴路本《吕氏春秋》，为朱希祖旧藏，顷携来邀余鉴定，书前

① 杨维桢有《送其归曲江草堂序》，见《东维子集》九。

② 见《玩斋集》，《四库全书》影本。

郑元祐序，后题“嘉兴路儒学教谕陈泰至正一”（下缺）一行。陈泰字志同，号所安，茶陵人，延祐进士。细审其书有“吴兴谢盛之刊”六字，又鱼尾有“青”及“谢”姓名。《吕览》，亦为刘贞在至正同时所刻，疑谢盛之即谢茂，杨清之即杨青，两人皆吴兴人也，两书镌刻均同出谢、杨之手。

刘贞至正本《文心雕龙》，日前于上海图书馆欣获快睹，今又得见其同时刊刻之《吕氏春秋》，同一月中，两元本均得寓目，可谓翰墨因缘，无巧不遇，因喜而书之，志吾眼福。

偶检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下嘉兴府刻板条，已载入元本《文心雕龙》，惟未加细考。又列举刘贞刊《大戴礼》、《吕氏春秋》二书，均系于至元三十一年，二书皆郑元祐序。今查元本《吕览》，卷前郑序，并无“至元三十一年”之文。蒋维乔、杨宽等撰《吕氏春秋汇校》，卷首板本书录，引证各家说甚详，皆称至正，不云至元。又“陈泰至正”一行，至正之下其字为十为六，殊难臆决。至《大戴礼》实为至正十四年甲午刊于嘉兴路学宫，为有注本，清季贵池刘氏玉海堂据以影刻者也。考（清许瑶光修）《嘉兴府志》卷四十二“名宦”，有《刘贞传》，称其“至正中，为嘉兴路总管”。又同书卷三十六“官师一”云：“刘贞，海岱人，总管。十四年任。”《文心雕龙》刊于至正十五年乙未，正在其莅官之翌年。《吕氏春秋》亦至正时刻，王氏云“至元三十一年”，必出于误记。至正十四年为甲午（1354），至元三十一年亦为甲午（1294），相差甲子一周，岂静安先生误推，故有此差失欤？

朱彝尊五代史辑注钞本跋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五代史辑注》九册，残，朱彝尊未成草稿，清初钞本。存《晋本纪》第九起，至《五代史》七十二《四夷附录》止。每卷前题："徐无党注，秀水朱彝尊辑注，汾阳田畿校。"间有朱笔，与薛史校过，并记"朱彝尊曰"[①]。《曝书亭集》有《五代史记注序》，略称："余年十三，即有志注是书，引同里钟广汉为助。广汉力任撮群书凡六载，考证十得四五，俄而卒于都城逆旅，检其巾箱遗稿，不复有也。予从云中转家汾晋，历燕齐，所经荒山废县，残碑破冢，必摩挲其文响拓之，考其与史同异。又薛氏旧史虽佚，其文多采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是编置之笥中，归田视之，则大半为壁鱼穴鼠所啮，无完纸矣。抚躬自悼，五十年心事，付之永叹。"竹垞盖为徐健庵子章仲（炯）《五代史补注》撰序，深慨彼以五十年排纂而未就，章仲乃以五年之力成书，时竹垞已八十一岁矣。朱氏注是书引钟广汉相助。广汉字渊映，籍槜李，先竹垞卒。汪尧峰为《哀辞》，称："广汉年二十余，囊所著书数千言，来游京师，介叶元礼三造其庐，论难逾夜漏四十刻犹不休，别之旬日，而广汉暴卒。"[②] 深致惋惜。朱为其遗诗序言："期予共注《五代史记》，既而予游大同，转客太原，广汉遗予书数百言。谓五代之主，其三皆起晋阳，最后刘旻三世固守其地，思览其废墟，考其遗

① 例如"出帝"下云，先正事略，竹垞著述有《五代史注》。朱笔不知出何人之手。

② 《尧峰文钞》卷四十。

迹。"[①] 又于《溪州铜柱记》跋云："余年三十读欧阳子《五代史》，爱其文辞，因与钟秀才渊映约分注之。"[②] 亦复叮咛其事。其所注《五代史》既未成编，彭元瑞撰《五代史记注》时尚未及见。嗣彭氏门人刘凤诰董理彭书，始获睹之。于《五代史记》注例述谓："得朱手稿千七百余条，大约采《通鉴》、《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玉海》、《文献通考》诸书，其小者不过《九国志》，《十国春秋》，马、陆《南唐书》之类，由其未见薛史，不足称备。又所采兼及元、明以后人书，亦无限断；惟闽、粤、云、朔间为朱游迹所经，金石尚存，堪资掇取。今悉入注，并他家金石有据者备采焉。"[③] 此本九册，乃经汾阳田畿手校者，与凤诰所见出竹垞手稿者似不同。朱书向无刊本，此虽非完帙，而尝鼎一脔，至可宝也。《五代史》之学，自宋陶岳、吴缜以后，至清而极盛，其已成书者：徐炯、彭元瑞、刘凤诰而外，吴兰庭、吴光耀、周寿昌辈，俱有纂误补续之作。然开山之业，实启自秀水朱氏，亭林赠诗谓"书能搜五代"者也。此段事实，治《五代史》者不可不知，故为表出云。

校者汾阳田畿，据《汾阳县志》卷七科目，乾隆、嘉庆间贡监之列仕籍者三四十人，其中有田畿、宝庆知府，殆即此人。[④]

---

① 《曝书亭集》三十八。

② 《未集》卷四十六。

③ 刘氏《存悔斋集》道光庚寅刊本，卷十一有朱竹垞《五代史注》识语，谓"将按魏博，出门日，有持是来售者，车中翻阅首尾一一，亟驰报芸楣师"。

④ 一海知义君代查此条。

感应篇书后

刘子健先生寄示《感应篇》序，余受而读之，其文盖真西山所作，见其文集卷二十七自注云："代外舅作。"又有一跋云："世谓感应之言，独出老佛，非也。《书》有作善降祥之训，《易》有积善余庆之言，皆此理也。"又云："仙游居士杨公刻《感应篇》以施人……故书之篇末，以告观者，庶不失杨公之本怡。"[①] 西山为《感应篇》撰文，序跋各一。

《感应篇》即《太上感应篇》，《宋史·艺文志》始著录之；今《道藏》所收，列于太清部者，题"李昌龄传，郑清之赞"，共三十卷。[②] 盖理宗在潜邸，国子学录郑清之缮以进呈者。清之以绍定六年端平元年为宰相，著有《安晚堂诗集》[③]，前有绍定六年太一宫胡莹微上表。昌龄，北宋人，官御史中丞，《宋史》二八七有传。《宋人轶事汇编》，李参政昌龄家女多得贵婿。参政范仲淹、枢副郑戬，皆自小官布衣选配为连袂，是昌龄辈分固高于范文正也。今观其《感应篇传》，多征述北宋人臣事迹，作为果报之应验，且涉道释经典与地狱，偶及南宋时事，谅多出道徒所增益，非李书之旧矣。

宋时，此书刊板于武林东太一宫，大儒真西山、丞相郑安晚皆为之序，故风行一时。[④] 元泰定间，钱塘陈坚君实举是篇劝善者二十六事，征恶者一百

① 卷三十五。

② 义字号上至退字号下。

③ 《四明丛书》第八集，又《南宋六十家集》。

④ 见《道藏》本卷首，绍定、端平诸序。

七十事，撰成《图说》，仇山村（远）为序。至正壬辰，君实嗣子恕斋从仁摹以上石，《图说》则清末丁丙刊入《武林往哲后编》。顺治十三年朝廷刊行《感应篇》以赐群臣，故惠栋为注，朱珪为序[①]；德清俞樾既为《金刚经注》，以为《感应篇》宜与儒书相表里，复赞翊惠氏附以经义，证以秦汉古书，撰《太上感应篇缵义》[②]。此书流传于士大夫，不仅民间。朝野盛行已久，既非纯为善书，亦非尽属道家言也。

其开卷"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此二句实出《左传》所载闵子骞之言，《后汉书·杨秉传》引之。李贤曰："《左传》闵之骞之词，是则出于孔门；其言太上曰，分明出后人假托。"又云："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即言感应之理。《孝经》已有《感应章》。《汉书·郊祀志》刘向上封事"皆有神祇感应"。《文选·应璩与岑文瑜书》："善否之应，甚于影响。"只言应而不言感应。神祇感应之义，西汉已有此说，至释氏而益盛。南朝刘宋时，太原王廷秀撰《感应传》八卷[③]，隋何妥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④]，王劭著《舍利感应记》[⑤]，唐释道宣有《住持感应记》[⑥]，并以感应名书。《法苑珠林》书中每有"感应缘"一项，略举人物以为佐验。唐人《雕玉集》有《感应类》。《感应篇》本为格言之鸠集，未知成于何代，以"太上感应"题名，则显出自道教徒之手，故宋人以列入《道藏》。李氏撰传，录故事以示感应，与佛家感应缘正出一辙；其为道家摹仿释氏"感应缘"一类书，以为劝戒，故后来复演变而为善书。为作注者复多儒家者流，三教杂糅，由来久矣。

① 有粤雅堂丛书本。

② 有春在堂丛书本。

③ 《隋志》史部及子部著录。

④ 《隋书·经籍志补》，《隋书》七十五。

⑤ 《法苑珠林·舍利篇》。

⑥ 《法苑珠林·鸣钟部》引。

王彝妫蜼子跋

“中央图书馆”藏《妫蜼子》钞本，六卷四册，题东吴王彝常宗。彝之先本蜀，父为昆山教授，遂卜居嘉定，少读书天台山中，曾著论诋杨铁崖，目为文妖[①]，以此震烁一时。书中有标签一纸云：“此明初人手抄，为叶文庄藏书，有叶伯寅印记。伯寅，文庄字也。”盖叶盛家藏，清季尝在蒋氏密韵楼处。

常宗学有端绪，识见在月初诸儒之上。集中《制倭篇》，其前若干首为条陈云：“太尉雄峙东吴，其等威经制，有加于唐镇倍蓰……遂条陈尤切于国，急于民若数件，上希纳而用之……末署至正丙午东吴布衣王某顿首。”则为至正二十六年，时张士诚已自称吴王，常宗将有所建白也。又《读洪范》、《读檀弓》、《读文中子》、《读南北史论篇》，皆有益之文。卷二《史约》名目，曰历、曰统、曰纂、曰述、曰记、曰注、曰略、曰尊、曰谥号、官、别、字、刑、战。“统”下云：“凡帝王有天命，以一天下者有统焉，其子孙世守之。或其统中绝，其子孙有起而续之者，某帝，某王，各载其一世之事，曰帝王统。孔子……儒者以为素王，故亦著统，曰素王统。”尤足征其史识。岂洪武三年，史局重开，预修《元史》之所撰乎？

其诗与高季迪来往最多，又为《高季迪诗集》序。《师子林》十四题跋云：“余既为因师以游师子林，复求咏此，遂书记后。师字如海，高昌

① 《明史·文苑传》。

人。……甲寅六月二日志。”知僧如海原籍高昌，与柯九思之为正臣写竹，正臣亦高昌人也。

《式古堂书考》二十九，有王彝泉州两义士孙天富、陈宝生传，其人营商海外，所涉异国，自三韩、阇婆、罗斛与东南诸夷，皆足迹所及。一时文士若高启、张绅咸有题咏。闽人自元季多远贾于东南亚各地，此卷资料，亦治海外拓殖史所不可忽者。

明杨德周编建安七子集跋

时至建安，自成一体，刘勰称其“以情纬文，以文被质”，钟嵘谓之“建安风力”，李善许其气质，白也夸其骨。皮日休云：“明皇世，章句风大得建安体”，而推李杜为之魁。[1] 建安作者，自子桓《典论》标七子之目，誉其“咸骋骐騄于千里”，遂成定论。其言“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实以北海为首。然谢客《拟邺中咏》八首，有陈思而无孔融[2]，则似以诗为主也。

明人汇刻《建安七子集》，乃有二途。陈朝辅云：“世未见《建安集》，吾乡范尧卿司马汇七子，从《典论》，冠以孔少府。杨伯翼太学撰有诗序，在《碣石编》。近吾年友杨南仲藏有秘函，因出以供赏奇析疑之适。”南仲者，杨德周字也，著有《铜马编诗集》二本。尧卿即天一阁主人范钦，其所刻《七子集》，依子桓说仍列孔北海，而杨德周所刻《七子集》共二十八卷，则以《子建集》居首，次徐伟长，而终以王仲宣；朝辅为之增订兼撰序，备论子建当列入七子之由。明人刻书，喜作奇瑰逴荦之论，兹正其一例。杨刻向有崇祯十一年刊本，乾隆二十二年重刊。德周又字齐庄，四明人。其《铜马编》，崇祯甲戌，黄道周尝序之。朝辅所称之杨伯翼，名承鲲，事迹见《鄞县志》。

---

① 皮子《文薮》七。

② 《文选》三十。

谈龙录跋

吉林奭良野《棠轩摭言》卷三“言文”内，论赵秋谷不似渔洋。盖秋谷服膺冯班，南游尝拜其墓，与渔洋冰炭积不相容。冯氏《钝吟杂录》之刊行，秋谷序之。秋谷为人好胜，洪亮吉《北江诗话》，记宋牧仲以渔洋《绵津合刻》贻秋谷，秋谷覆柬云：“谨登《渔洋诗钞》，《绵津诗》谨璧。”其轻视宋荦，尤不近人情也。

渔洋于秋谷之过信二冯，深致不满，讥其“铸金呼佛，殊不可解”。《饴山堂集》自序言：“若有阴中之者。”即暗指渔洋。二人构怨既深，遂互相攻讦，秋谷撰《谈龙录》纠擿渔洋之失，渔洋亦于《分甘余话》返诋之。[1] 姚惜抱手迹，述秋谷于渔洋，故持异论，不执弟子礼。然益都赵氏与渔洋皆交契，秋谷叔祖进美[2]《与渔洋书》云：“近世公安竟陵，排击历下琊琊，不遗余力，虞山指摘，并及何李，自今视之，公安竟陵虞山著作具在，又何如北地、信阳、历下、琊琊乎？此语独与吾渔洋道。”则颇引为同调。秋谷从弟执端，渔洋婿也，一生低首新城。渔洋没后，执端过其旧居赋诗：“突兀龙门群仰望，飘零宅相独徘徊。依然万壑朝宗去，不禁蚍蜉撼树来。”即责秋谷之无谓，可与《分甘余话》互证也。[3]

---

① 《余话》卷四“王稚钦”条：“今人不知视梦泽如何，而妄诋前辈，一钱不通。少陵云尔曹身与名俱灭，昌黎云蚍蜉撼大树，谅哉！”分明影射秋谷。

② 著有《进止堂集》。

③ 执端著有《宝菌堂遗诗》一卷。

秋谷好胜，似出于天性。试举二事言之。其为同乡（益都）冯协一友《柏堂诗》序也，秋谷为其姻家，于序中乃嘲谑百端。又其为《德州冯廷櫆舍人诗序》，亦故意与渔洋力持相反之见，嗤其知之未尽，立说无往不与渔洋相左。秋谷憾渔洋以声律自秘，发愤撰《声调谱》。然古诗中平仄，明中叶诗伯多已明其窍妙，李东阳《长江行》七字句，多作三平。其《怀麓堂诗话》间《论声律》[1]，谢榛《四溟诗话》亦言："平仄以成句，抑扬以合调。"及"作诗宜择韵审音"（卷三），具见声调之秘，人各有所得，非渔洋所得专，亦非秋谷始作俑也。姚范讥其改《边华泉诗》，乃点金成铁，谓："《谈龙录》卑之无甚高论，七古音响之说，亦形似耳！"又谓："秋谷诗律未诣彻，而夸诩特甚，诋其乡先辈尤剧，彼于阮亭境地尚隔阡陌，议论如此，盖婆罗门自我慢人之习。"[2] 其不见许于人，在当时已早有公论。

秋谷以洪昇论龙，故设喻而撰《谈龙录》。按以龙为文章取譬，王船山已先言之，谓："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真龙犹真诗也，龙非以金龙为贵。老子犹龙之喻，乃在于神明变化，方为真龙。秋谷责渔洋非为金龙，直赘语耳。金龙而非神龙，有何足贵？渔洋焉有不知之理？秋谷之谈龙，其造诣固不及船山之真龙也。惟船山谓意尽则止，殆无剩语；渔洋则主意尽而不可止，如琴之余韵，悠扬绕梁三日，故进一境。船山《姜斋诗话》提出"神理"，如云："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著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如物在人亡无见期，捉煞了也。"渔洋则易为"神韵"，盖袭用陆时雍《诗镜》中之名词耳。秋谷盛言："文章以意为主，言语为之役，主强则役弱。"按此说已见滹南《遗老集诗话》。盖王若虚舅氏周昂（德卿）之名言[3]，秋谷特拾其唾余而已。

清初山东诗派崛起，新城而外，任丘庞氏，德州田氏，各揭一帜。纪昀《镂冰诗钞序》云："任丘庞雪崖，与德州田山姜，不相攻击，亦不相附和。……雪崖以后，北土之续其响者，惟景州李露园、曹丽天，任丘边随园、李廉衣，献县戈芥舟，寥寥数人。"庞雪崖垲著书甚多，其《丛碧山房集》外附《诗义固说》二卷，以禅谈诗，推衍严羽之论，与渔洋未相水火也。垲诗

---

① 如陈公父论诗专取声条，诗有纯用平侧，自相谐协条，五七言古诗仄韵上句类用平，杜多用仄条。

② 《援鹑堂笔记》四十四。

③ 亦见《金诗纪事》。

学杜，渔洋不喜杜，故不甚称岂。[1] 田雯著《古欢堂集》，渔洋讥其好奇。雯与王角立，其弟田霡，独好闲适之作，有殊乃兄，著《鬲津草堂诗》，渔洋为之序。正如执信之弟执端，奉渔洋诗教，兄弟间互为枘凿也。故任丘、德州二派，远不若新城之盛。康熙之初，安丘刘正宗以大学士高位，自负能诗，然影响不大，渔洋不屑追逐其门，乃倚钱（牧斋）、吴（梅村）以自重。轻北统而趋南学，虽以刘氏为权奸，嗣亦罹罪，有所不齿，而渔洋取途之正，诚有过人之远识。故清初诗脉，北不敌南，而反与南汇合，此尤论诗者不可不知。

钱牧斋为王贻上诗序，称其友新城王季木诗赡而肆。（文）太清赠季木曰："元美吾兼爱，空同尔独师。盖其宗法如此。……季木殁三十余年，从孙贻上复以诗名鹊起，闽人林古度诠次其集，推季木为先河，谓家学门风，渊源有自。……其谈艺四言，曰兼、曰远、曰谐、曰则，沿波讨原，平原之遗则也。"[2] 余尝读渔洋祖王象晋之《赐闲堂集》四卷，盖晚岁所刻者，时年九十有三矣。各卷皆由其子孙分校，题名其间。[3] 就中《艳雪集序》云："论文词曰古、曰新、曰妥，三者合而后称当家。"夫"古"犹"典"也，"新"近于"远"，"妥"则"谐"与"则"可赅之矣。是渔洋四字，岂非夺胎于其祖"三语"之遗训耶？

纪昀为《冶亭诗介序》云："渔洋以清空缥缈之音，变天下之耳目。其实仍从七子旧派神明变化而出之。赵秋谷掊击百端，渔洋不怒。吴修龄目以'清秀李于鳞'，则衔之终身，以一言中其隐微也。……冶亭此集，大旨以新城之超妙，而益以饴山之劖刻。"与其《四库提要》立论相仿佛，直以为秋谷之实，可药渔洋之虚。一若二人诗学，真可以旗鼓相当者，王鸣盛遽推秋谷掩过渔洋山姜，尤为过激之论。故翁覃溪撰《神韵》、《格律》两论以纠其过。夫渔洋主持风雅垂五十年，海内能诗者几无不出其门下，秋谷何能与之比肩。观牧斋特赏其能追溯古学，而不沿洄于今学，称为能"深知古学之由来"。论诗宗旨，钱王亦有同契。渔洋所以能领袖一代，有非偶然者；秋谷之所讥弹，卑无高论。渔洋不以为意，终不免于蜉蝣撼树之诮，殆以此乎？

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钞本《谈龙录》等诗话四种，有道光十八年冯柳东（登府）题记称："以上四种并朱育泉大令亲毕，风怀诗为大令所注，中

---

① 《清诗纪事》五。

② 《有学集》卷十七。

③ 如士祜、士禛校第四卷。

多夹纸，杨注未及见也。大令少年馆曲阜孔府最久，与莊谷订交后，宰城固卒于官，遗书多归其女夫许氏，此本余从娱老轩拾得。”此朱育泉手写《谈龙录》，殊为可宝，故并记之。

癸丑岁末饶宗颐

洪北江怀人诗跋

《洪北江集》中言及章实斋之诗文有三篇：其一《与章氏论地志统部书》，实斋与朱少白尝辩之，有“不必回拳，彼已跌倒”之语，时实斋年六十矣。其一《入都偶占怀五友五古》[1]，胡姚合著年谱尝引述之。北江句云：“君于文体严，汪于文体真；笔力或不如，识趣固各臻。”不为左右袒，而于容甫至为服膺也。又一《黔中作岁暮怀人二十四首》中，有《寄进士章学诚》七律，则为谱所未及者。其诗曰：“鼻窒居然耳复聋，头衔应署老龙钟，未妨障麓留残癖，竟欲持刀抵舌锋。独识每钦王仲任，多容颇詈郭林宗。安昌门下三年住，一事何尝肯曲从（卷十五）。”似是乾隆六十年间事，在洪氏刻文集之前。[2]

实斋貌丑，鼻窒耳聋，句极写实。曾燠赠诗：“君貌颇不扬，往往遭俗弄；王氏鼻独齇，许丞听何重。”谢启昆赠人诗亦有耳聋鼻垩句，可以合证。此首自注云：“君与汪明经中议论不合，几至挥刃。”观实斋撰《述学》驳文，可见二人交恶之深。诗注又云：“君性刚鲠，居梁文定相公寓邸三年，最为相公所严惮。”文定即梁国治。据谱：实斋自乾隆四十四年秋后，馆座师梁国治家，课其子仲将读，至翌年冬辞馆。其《上梁相公书》云：“求一饱之无时，混四民而有愧。”其艰窘可知。以实斋性格，与文定恐亦不能相处愉快也。实

① 《卷施阁诗》八。

② 《卷施阁文集》刻于嘉庆二年，北江自伊犁放回之后。

斋性刚好辩，周震荣尝驳其《诗教》，于同时人往往讥弹逾分，至欲持刀以抵舌锋，褊浅之量，不免招北江之讥。使其屯蹇半生，未始不由性刚与貌丑。曾宾谷称其遭俗弄，殆记实也。

龚定庵集书后

定庵文于道咸间，异军苍头突起，比物错辞，自成馨逸。不特斠挹百子，亦复涵泳诸经。如《武进庄公神道碑铭》，“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言、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一段，即拟《诗序》鹿鸣废则和乐缺矣。摹袭之迹，尤为显然。定庵喜奇诡，故与王仲瞿友善。集中描述仲瞿行迹，不啻自道，亦性相近故尔。

定庵承二王段氏之后，治经但揭橥大义，不屑为皲积委琐之学。所撰《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可谓乾嘉学术之总结。其论《古文尚书》之不可废，谓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尤足为近世好言辨伪者之针砭也。

定庵之学，于江浙沾溉甚广。道咸以来，治西北地理风气，定庵有以启之。沈乙庵既为定庵撰传，又为其集书后。[1] 若夫粤士于定庵则颇致訾议，《五经大义终始论》[2] 兰甫评之曰妄。梁鼎芬于惠州丰湖书藏，禁龚著永远不得收藏，以示嫉恶屏邪，著之书目卷端。[3] 此固浙、粤学风久异，亦无乃有过甚欤？[4] 光绪十一年乙庵《拟广东公试笔问》，问及蒙古事，场中无能对者[5]，而李文田自粤反京，与乙庵善。粤人治西北地理，乃自李仲约始。《圣武亲征

① 《海日楼文集》。

② 文集下。

③ 《广东藏书纪事诗》，67 页。

④ 梁讥龚心术至坏，似无据。

⑤ 康有为《自编年谱》。

录》，盖文田与沈氏合为注者。

定庵治域外史地，殆始于二十九岁官内阁中书时，与和硕礼亲王昭梿[①]往来，多习当代典制，始撰《西域置行省议》。翌年，桐乡程春庐同文修《会典》，其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皆定庵为之校定。遂自撰《蒙古图志》，订定义例，为图二十八，为书十八，为志十二，凡三十篇。[②] 自程氏殁，孤学无助，书终不成。其诗集《祭程同文于城西古寺三首》："借书不与上天去，天上定省千缥缃。"自注："予与公辛壬间相借书无虚日。"《己亥杂诗》一首云："手校斜方百叶图，官书似此古今无。只今绝学真成绝，册府苍凉六幕孤。"自注即如上述，自云："是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之始。"足见定庵治边疆之学，程氏有以启之，此则读定庵书所不可不知也。

① 即撰《啸亭杂录》者。

② 《龚谱》，21 页。

书清史稿文苑传后

览钱默存旧文四篇，于林纾翻译之书，颇多纠擿。夫林氏作画、译书，皆资生之具，非其志业所在。南海以“译才”许之，无异调侃，故彼深为不怿。《清史稿·文苑传》，以闽人三贤为殿军，锡畏庐以“清处士”之号，但云：“所传译欧西说部至百数十种。然纾故不习欧文，皆待人口达而笔述之。”轻描淡写，而所言至公且当。

林译著之确数，门人马君泰来胪列至备，均是笔述，其文其事，不得以一般翻译条例绳之；与原作纰缪之处，口达者自任之，非畏庐之咎也。畏庐非译家，何来“译才”之称，南海可谓失言！责之誉之，均太过矣。

又《清史稿·严复传》云：“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沟通也者，以指“意”则可，倘以指“辞”则有未安，纾不懂西文，何从而沟通耶？又引《天演论序》，以牛顿力学三律比附《易系》，以隐显之义论内外籀，史迁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二语，实出《相如传赞》。《索隐》引《虞喜志林》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之明显也。”此与逻辑何与？又陵治古书，不涉训诂，不免皮傅。然以语译事，又陵自是导先路之人，不能以一眚而掩大德也。

重印黄河图略说

黄河之有图，渊源甚早。唐裴孝源撰《贞观公私画史著录》，已有魏高贵乡公（曹髦）之隋朝官本《黄河流势图》。是图出清人手绘，原物藏台北“中央图书馆”，惜画者失其名。据图内所绘人工渠之“中河”，描述甚是详悉，故知必为康熙二十七年靳辅治河时所濬之漕渠。又靳氏幕客周洽于康熙二十三年花四阅月工夫，历兖、豫、雍、冀四州之地，调查摭绘，与是图所叙述地理大体一致。故推知此图可能出自周洽之手。

《四库提要》称靳辅所著《治河方略》，书中冠以图七幅，其首即为《黄河图》。靳氏此书多出自其幕客秀水陈潢之策划，张霭生述陈氏之语，著为《河防述言》十二篇，其书之前亦有《黄河全图》。又杨士骧在《山东通志·河防志》之前，并冠以《黄河图》，凡此均远不如此图之精细工丽。

图之起点为壶口，夏禹治水自冀州始。《禹贡》所云“既载壶口”是也。汉人依据《禹贡》治河，清世经学隆盛，故所绘《黄河图》，始于壶口，仍是本诸《禹贡》。图于大河东西，记叙特详。龙门下旁注“司马太史”，康熙《韩城县志·康行僩序》云：“洪河吐吞，其南则高门司马子长之故里也”。高门在芝川西北梁山之麓，迁实为韩城芝川镇人。又三门峡备记鬼门、神门、人门，遗迹历历旧观，可以确指。

此图用大青绿设色，纯为北宗手法，村舍草树，细如毫发，而经营位置，甚为精密。西陬起西岳庙，迤东终于岱岳庙，东西遥遥相对。其间中条、王屋、嵩高诸山，极崔巍之致。自羽山、宿城山至五大河口，极于海澨，远则

鸭岛、鲁岛，圻岸曲折，波涛汹涌，有李昭道《海图》之妙，蔚为奇观。自非亲历山川，心追手摹，安得如此精绝，故必出自高手。此一带地域，多为余行踪游览所至，披图纵观，更有亲切感。图中城郭陂池湖泽寺观堤堰，无不精细绝伦，山川都邑皆备记其名，以之考核黄河自龙门以下至于海裔之历史地理，极有裨益。

总括是图之价值有二，其一可谓为现存最具体而微之《黄河图》，可以考见清之初叶大河所经各地人文地理之实况，此为历史价值。其一为绘图技术之精细，著色妍丽，布局巧妙，非徒只具画样与空间位置而已，是为艺术价值。二难既并，今得二玄社重制印行，定见不胫而走，洛阳为之纸贵。时下细笔画逐渐盛行，重新估定其价值，爱好中国艺术者，对于此图，更不可交臂失之。

1979 年 4 月于法京

题任伯年纨扇集锦册

近贤宝绘，平生惟山阴任氏之作，披览独多。忆十二岁时，从金陵杨寿柟先生学山水，其尊人筱亭翁，亦山水名家，最暱于任氏，酬赠至富。杨家藏任画，无虑百十数，皆供余恣意临写。

其后余客星洲，友人陈之初藏任画，一时无两，均得纵观饱玩；岭海之间，自清季与沪渎商旅往来，故任画最为易得。顷者源君则俭出此册属题，册集任氏不同年纨扇，为张石园旧物，累钤“钱镜塘鉴藏”印，起同治八年己巳，讫光绪十九年癸巳。任氏卒于光绪丙申，得年仅五十六，此册几囊括其不同时期作品，足为研讨之资。戊子己丑花卉、水墨离披，最为习见。其中临罗聘写冬心睡相，一望而知为少作。丙子一帧，亦少年之制，工细妍丽，尤见功力之深，早岁已成熟如此，其为人倾倒，非偶然也。余幼从杨师学，久而病其霸悍而弃之。频年重理绘事，临池无间，益有所悟，重获睹此册，回忆童稚之事，枨触今昔，垂老无成，而余年将七十矣。因源君之促，䙡缕书此归之。

甲子夏，选堂识

粤画萃珍序

粤画于国史中，非如吴蜀之大家辈出，蔚为承先启后之主流；有之，自晚清两居三高之岭南画派始。明时巨匠推林以善，其水墨翎毛鹰隼丛木，开后来青藤八大一路，泼墨写意，沾溉至今。永乐间，颜宗官福建，善山水，林良赏其天趣，传世惟一长卷，陂陀树石，仍沿郭河阳画法，此元代流行风尚；然粤人问涂于此，不多觏也。

明清易代之际，人才最盛，遗老如薛剑公之竹石忠贞册，播誉艺林，高望公山水之作尤精，朱竹垞论画诗所称为"岭南高俨歙黄伋"者也。至若陶苦子振采于寒塘，张铁桥奋辉于吴楚，并陶铸风月，追纵骠駃，不知老至，各擅胜场。维持缁流，工画者多：白水镜与石涛友善，诗亦幽异，时称三绝；天然和尚及门中今碗以古澹胜，其画存者得一便面而已；又有今诣者，有山水斗方见于郑邑侯册，《画徵录》未载，可补其缺。入清而后，黎简民、谢澧浦风格高峻，疏宕野逸，令人有出尘之想。余独喜黎诗，含商吮徵，谓工力之深，疑在画之上，以诗之高夐，得之于画，一致之理，固同归也。向于瑞士见半千名迹层峦幽涧，下有罗天池题跋长文。六湖与黎、谢及张墨池，在当日号称粤东四家，宜其鉴古功深，巨眼若烛，惜画迹不多见。稍后二苏如苍头突起，长春以刻镂之法入画，笔尤超绝，枕琴效瘿瓢，不免规随之习，非其匹矣。梁于渭时饶奇趣，博雅多方，其人实邃于金石之学，《麟枕簿》稿本犹存，曩尝见之。当谋之有力者为之刊布，以其戛戛独造在此，而不在丹青也。粤人能画者不可偻指，俱详汪《略》。中大文物馆藏品数亦近千，著录

已备。此戋戋者，以小幅为主，非谓撷其精英，能尽粤画之全；然枯毫残墨，吉光片羽，亦足使人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编者耳目所限，斟酌未安，徒挹清芬，但敬桑梓；涉海登山，倘逢良宝，惟有期诸异日而已！

不去庐集跋

往与蒙夫同客桂林，兵火转徙中，蒙夫持其先德《不去庐集》不肯去手，心甚佩之。及今余三十年，始得何耀光为之重刊；蒙夫既不负其先人之德之美，而耀光发扬幽潜之盛心，尤可钦也。邓文如论次清初诗人志业，未睹是集，仅以何不偕事附于迹删和尚之下。

今读是书，若《送刘鳌石之太原》、《将之循州留别张超然》等篇，足补邓书中《刘坊》、《张远》两传之遗。其涧上及华山访徐昭法诗，罗叔蕴撰《俟斋年谱》谅未言及。又宿离大师禅房，其人即释成鹫所从披剃之石洞西成离幻禅师也。超然于康熙丙寅（二十五年）偕不偕过白鹤岭，遂往潮州。梁寒塘（梿）有《送不偕之潮州诗》，今诵“驿叶行边落，篱花到日新”句，（《明诗纪事》二十九）为之神往，他日当补入邑乘《寓贤传》。蒙夫以集见贻，书此报之。

癸丑十二月选堂

洗俗斋诗稿序

满洲八旗子弟，自崇德时皆习儒书。顺治八年，复令与汉人一体乡会试，濡染既深，人习篇章，宗潢之秀能以诗鸣者，类皆有集行世，其事肇于鄂貌图。流风所被，暨于末叶，文人艺士，且复兼工，几与汉人无异矣。

杏岑果尔敏以贵胄謦惠，博涉好文，屡出使塞外；发为篇翰，风骧乌逝，陵雪犯沙，王元长谓诗史北流，非虚言已。同治八年，出任广州汉军副都统。光绪二年，授杭州将军，嗣官马兰峪总兵。行踪所至，流连山川，风土之思既深，雕藻之情弥涌，结纳名辈，酬唱益工。观何子贞于《永州赠联》有“万年老竹化为与可，大地春水尽是天随”，以丹渊、笠泽相期许，其胸怀倜傥野逸，可具见也。果岑诗曰《洗俗斋破愁集》，检《八旗艺文编目》，未见著录，向仅有家钞本。比者其外孙费君致濬将以授梓，用广其传。高君伯雨以稿本见示，幸快先睹。余读其广州土俗《竹枝词》九十首，视文昭《紫幢轩诗》中之《京师踏镫竹枝词》，有过之无不及，均足以备掌故，令人倍忆往日升平。其菊部排律，梨园往事，赖以有征，更为戏剧史无上资料，有不容忽视者。记同治之季，归安张应昌曾裒选清诗，可以道风俗、宣民隐者，辑为《诗铎》，网罗作者近千家，汉军广州驻防徐荣（铁孙）之什亦在焉。惜其书先成，于杏岑遂有遗珠之憾。然杏岑自署珠海狂吟客，其粤中诸作，述土宜、陈政教，衔春华而酧秋实，列之采风，与乐钧之《岭南乐府》，袁翼之《珠江乐府》，正堪比

肩；异时之留心乡献者，必取资焉。高君欲予序其端，不辞固陋，略陈所见，以为读此诗者告。

丁巳清和饶宗颐

说呋序

粤东自阮元督政以来，朴学之风稍被海澨，而曾钊、林伯桐、吴兰修辈实昌其绪。潮僻在岭东，罕与中州声气相通；当是时，士之为学者类沉溺于制艺，求能克自振拔实事求是慎然有契于古者，其惟澄海李镜依先生乎！

先生甫掇科名，即厌薄仕进，退居潜修，耽思旁讯，撰《说呋》十六卷。举古今事物暨当日朝政利病，有所扬搉，辄中肯綮，盖历十余岁而书成，其于乡邦文献，关切尤深，匡志乘之误，发礼俗之微，虚衷以求，归于至当，一洗乡曲固陋之习。惠潮嘉道张铣曾为之序。我粤著作自张萱疑耀外，殆罕见其匹焉。向余董理乡人艺文，论次其著述，尝谓州人之精于考据者，前有陈于煶《枕馀偶摭》，后则先生是书。曾几何时，陈书已散佚不可复见，而先生书历经兵燹，屹然独存。比者先生文孙拣尘丈斥产刊行，先生之学乃得襮于当世。昔人有言，莫为之后，虽盛不传，不其然哉！剞劂既竣，以张序已佚，乃属余弁其端，道先生为学之意。以余之陋，曷足以语此？独念朴学之盛，莫逾于乾嘉之世，惟时宇内清平，士君子燕居无事，翱翔于文史之囿，搜枝则极其本，沿流则溯其源，用能各臻绝诣，而流风余韵，降及同光之际，盖又未沬也。今则民劳板荡，方喘息须臾之不可得，求如先生太平寿考，优游问学，邈然莫及，乃知学术之盛衰关于时变，循览斯篇，缅怀往哲，不能无慨于今昔云。

阮嗣宗生活与作品题辞

侯思孟君著《阮嗣宗生活与作品》既杀青，是岁三月初，予抵巴黎，得先睹其校样，喜而为之序曰：侯君谓“史家月旦嗣宗，殊不多觏”。余见李贽《藏书》列阮于《诸隐传》中，别具卓见。独孤及为阮公《啸台颂》，称“公以全德，生于衰世，而逃礼逃用，晦德忘己”①。向读《通易论》，知阮公固湛于《易》，其说大人之义，以为“寂寞者德之主”，“明夫天道者不欲，审乎人德者不忧”。夫是之谓全德。故曰“潜身者易以为活，离本者难与永存”。“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② 虽曰逃礼逃用，实正“显诸仁而藏诸用”；此大人之至德，非于《易》旨深有体会兼能实践之，曷能臻此！岂辅嗣之辞才逸辩，士季之偏讥互体，其出处语默，不识物情；枢机之发，泥夫大道者，可同日而语哉？《魏志》载李乘《家诫》引《易》：“括囊无咎，藉用白茅，慎之至也。”称：“天下之至慎，其惟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者矣。”嗣宗之慎，终身凛薄冰之戒，非得于《易》而何耶？《世说·赏誉》：“王戎目阮文业（武）清伦有鉴识。”注引杜笃《新书》及《陈留志》：“武族子籍，武见而伟之。著书十八篇，谓之《阮子》。”③ 卢毓曾举武与孙邕。武语杜恕曰：“相观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厉，器可以处大官而求之不顺，才学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谓有其才

① 《毗陵集》。

② 《达庄论》。

③ 武书今无存，严辑其正论数条。

而无其用。今向间暇，可试潜思，成一家之言。”杜在贬所著书，即受武之启迪。阮武此说，殆魏时才性论之发轫。钟会之撰《四本》，与傅嘏、王广[1]辈所论，有离合之异，皆武导其先路也。武为嗣宗从父，其人喜论才性，而嗣宗父瑀，著文质论，亦以品人，而非评文藻[2]，一时播为美篇。今览嗣宗之言，若云“繁称是非、背质追文者，迷罔之伦也”。“故至人清其质，而浊其文。”夫其抑扬文质，盖本其家学焉。武与元瑜品藻人物，仍是东汉以来清议鉴识之旧学，至刘劭而得其总结。嗣宗与荀粲皆尚玄远[3]，绝口不臧否人物，自与陈玄伯、夏侯太初异轨殊奔，无意于立功立事。是以《答伏羲书》谓“人之立节，何暇毁质以通检？良运未协，神机无准，则将抗志邈世；摅节九垓之间，寄情八荒之表。”盖于名教深有所不屑也。侯君书中，于阮诗“鉴”字再三致意。夫阮公所欲鉴者，非鉴于人伦，而鉴乎明月，可谓离人事之拘挛，极宇宙之冥漠，去人而入天；由曹魏所重之名教实际问题，而入于另一自然之真际境界。于事不用名教，而道以神理独超，正始以来，玄学之转捩，其在兹乎！其在兹乎！阮公著《乐论》，乃应刘子之问。向不知刘子为谁氏？考《刘劭传》云：“著《乐论》十四篇，事成未上。”则刘子者，非劭莫属。又《独孤氏颂》云：“哀莫大于矫时死名，于是有《吊比干文》。”此篇严《辑》且无其目，唐时为人传诵，知阮文之不存者尚多也。凡此琐琐，君书未及抉发，故略为彰其剩义。君书疏理邃密，而援譬引类，言之务尽，将见不胫而走；抑阮公心事，千载之下，难以情测者，得君此书，将如阴蘙之毕扫，阮公有灵，自当惊知己于千古也已。

1976 年 3 月 10 日　饶宗颐时客巴黎

---

① 王凌子。

② 见《艺文类聚·人部》。

③ 见《荀勖传》裴注。

中国史籍类选序

盈天地间之一切资料，无非史也。古者纪言与纪事并重。《舜典》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其言辞总为《尚书》。《尚书》之为体，主言者也。言亦事之一端，循其实则谓之事，叩其论则谓之言。

书有七观，大义斯举，要皆折衷于理。史之敷理者，莫精粹乎经。经术既兴，史亦遂附丽焉。太史公云："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故其所作，复自比于春秋，是时无所谓史学也。《史记》、《七略》系在春秋家。荀勖《四部》，始以丙部为史，乙部为古诸子及近世子家。子之为体，自写性真，重在思想，于经为近，故子居史之前。刘彦和《论史传》谓："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明史之附于经，而义始有所归。故古之史学，犹经学也。

作史者，必能文之士。《论语》云："文胜质则史。"知质木无文者，难与于史之列。《孟子》亦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懿事成史，精理为文。是史之要，尤贵乎取舍，细事琐闻，无关弘旨者，胥从捐弃。孔子之于诗书，删述而已。"述"以明其旨要，而"删"则有所不取者矣。删述亦史家之务也。质有其文，始谓之史，明史必倚于文而后立，故古之史学，亦犹夫文学也。

文笔为史之华，经史相为表里（李氏《焚书》已言之）。明儒著论，至为剀切，华夏旧史之传统，即在于是。近世史学之发达，迈越前古。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拾宋明人之余唾，自其说大行，治史者斤斤于讨论史迹，而文与义皆弃而莫问，于是视六经诸史，只一堆材料而已。删述之旨不明，而剪

裁镕铸以成一家言若太史公书，犹嫌于剽袭，是以不免见讥于沙畹矣。友人白乐日君，近代治史之巨擘也，闻其讲述隋、唐史事，于骈体必抵案而詈。不知唐人习惯，散行之文，非所宗尚；即边陲寺院，亦多以俪体为之，风气如此，又乌足怪！

窃曾谓近日汉学之弊，在于经学之根柢未深，文学之修养不足而遽以言史。治史者，为撰写论文之需要，专研问题之方便，乃务为割裂饾饤以自炫，虽其所钻研，间有胜义，舍此而外则懵无所知，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庄生所讥，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不该不偏，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李田意教授有见及此，辑《中国史籍类选》以为课本，凡所甄录，皆前史精华所在，义据坚深，符采相胜。以此设教，良足通文史之邮，使读者进而窥古人立言之大旨，观其会通。于以了解旧史之传统，庶可减少误会，衔华佩实，由此植基，其有功于史学，岂浅鲜哉！李君来书，属序其端，因为推论史与经学及文学关联之义，以质于君，谅不以予言为河汉也。

饶宗颐拜序

吐蕃时期占卜研究序

古代阿尔泰族人考察炙羊肩胛骨时，由所见经火灼成之坼裂兆纹而举行占卜，彼等称兆曰：irq，从语源学论之，作为动词 ir/yin-之派生词，原意正指裂痕[①]，一如汉语之𠧞。[②] 沙州《古突厥文占书》名为 irq bitig，意义即是兆书。晋杨方《五经钩沉》云："东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殷墟所出大量牛肩胛骨灼卜之刻辞，可验其说。

漠北畜牧以羊为主，故用羊骨。所用动物虽异，而视兆之纵横施之占卜，其义一也。徐霆《黑鞑事略》称："其占筮灼羊之枚子骨……谓之烧琵琶。"辽与蒙古俗皆用之，谓为勃焦。[③] 西番占法亦用羊骨，上承突厥、契丹之制，下至麽些族至今犹行羊骨卜[④]，均是同一系统之遗俗。

吐蕃初行苯教，有《苯经》以视占验；祀灶神、地母及龙神以作祈禳，又重视本命神，久已杂染于汉俗；若其鸟卜，实出于汉人古代之鸟情占。《殷卜辞》云："非鸣，其用四卜。"（缀合编一〇二）又记"某日夕有鸣鸟"。知其渊源甚远。《太平御览》七百二十六《方术部》七有"鸟卜"一项，引《隋

---

① James Hamilton：《沙州古突厥文占卜书 irq bitig 后记》，吴其昱译，见《敦煌学》，第一辑，96～106 页。

② 𠧞，《说文》云："灼龟坼也。从卜，兆象形；兆古文𠧞省。"

③ 《辽史》卷五四西夏条："卜有四，一曰勃焦，以艾灼羊胛骨。"《宋史·西夏传》胛作髀，非。《契丹国志》卷二七："用艾和马粪于白羊琵琶骨上炙。"余维庆《维西闻见录》称："蒙古炙羊骨卜曰跋焦。"又云："维西夷人卜法习自番僧，而同于契丹、蒙古。"

④ 陶云达：《麽些族之羊骨卜》，见《人类学集刊》一。

书·女国传》文。[①]《隋书·经籍志》，“和菟有鸟鸣书”。唐初李淳风著《乙巳占》，卷十有“六情风鸟所起加时占”，如云：“已酉为宽大之日，时加己酉，鸟来鸣其上，时加王相，当言为长吏，体废囚死，当有酒食。”题唐易静撰之《兵要望江南》，第二十为占飞禽，共七十八首[②]，试举二首为例：

占飞鸟，何事入军营；若在德乡加喜气，只从刑上是凶声，百鸟一般听。

城营内，异鸟入其中；宿处不知人不识，中须血染草头红，防备有妨通。

此则依德与刑以定吉凶。又敦煌写卷伯三九八八，为鸟鸣占吉凶书，乃依其方向论吉凶，兹附于后，以供比较研究：

南方	西南方	西方	西北方	北方	东北方	上方
必屈来	去处荣事不成	权人某	取衣皆得	出□得	贼发动	自身千荣
	游擸㩗	官使来	官使来	急去吉	书信来	急忙事
东方人来	自身犯罪	吉处去	家有捉扑事	尽皆喜悦	病者差	得酒食喜事
得爵禄	惊备吉	慎水则吉	西方人来	兄弟亲友至	问喜事	得弓箭事

劳费（B. Laufer）以为西藏鸟占出于汉人之熏染，是也。

至于骰卜，亦称色子，则在和阗、尼雅、高昌及印度各地均尝发现长方形骰子[③]，其四面刻有圆圈，可掷三次以定预兆，其排列方式当有 4^3，则六十四种不同之兆。于阗、高昌自公元六七〇年前后至八世纪沦于吐蕃之手几达半世纪，西域四镇之争夺，文化接触至为频数；故藏文文献若《日、月藏经》及《牛角山授记》等书，述于阗之历史特为丰富；于阗久为印度化国家，此则似与天竺不无渊源。[④]

托玛斯（F. W. Thomas）在其《东北吐蕃之民间文学》（*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书中述及占卜举行之际，往往有六句或

① 《隋书》云：“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俗事阿修罗神及树神……人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视之，有粟则年丰，沙石则灾，谓之鸟卜。”宋吴处厚《青箱杂记》三亦记东女国鸟卜甚详。

② 参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卷三“占飞禽”，303 页。

③ 见 A. H. Franeke：“Drei Weitere Blätter des tibetischen Loofuokes von Turfan”；A. Von Gabain：“Das Leben im V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eco”。以上二文俱详 Hamilton 文中转引。

④ 据《唱赞奥义书》（*chāndogya Upanisad*）四，一，四，天竺骰子四点名 Krtá，三点名 tretā，二点名 duāpará，一点名 kali。

八句型之民谣，有类世俗签诗，相当于古时所谓繇辞。藏人占书又有《诸葛出行图》、《金龟图》等等，则分明出于汉俗。藏语称吉兆曰 bzang，当是汉语之“藏”，故知吐蕃占术实与汉人息息相关，其因袭异同之迹，尚有待于抉发也。

一九八五年秋八月，第二届敦煌吐鲁蕃学术讨论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王尧、陈践两君提出论文为《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译释》，乃取法京伯希和取去之藏文卷子 P·T·一〇四七、一〇五五号二例，加以疏说。余得聆其高论，极感兴趣，因请二君将藏语原文以国际通用之拉丁化符号译出，以便读者。欣承慨诺，因为绍介列为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术专刊，顷排版竣事，主编嘱缀数言，因记其颠末如此。

1987 年 1 月饶宗颐谨识

后记

鸟占起源于西亚，Samsu-iluna 王朝（公元前 1749—前 1712）曾以六鸟为 Ibbi-sin 所使而作占。印度梨俱吠陀亦有鸟占之记录。梵称为 sakuna（其义即鸟），在《阿闼婆吠陀》十、三六可以见之。

詹无庵诗序

钟竟陵尝谓：真诗者精神之所为。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纷扰之中；复以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人者之欣于一至。盖诗之不可强作，自非炉锤功深，何能臻独造之境；而又不可不作，以情非得已，不能不宣泄之以诉之冥漠。是故为诗者，不望得人之知，而解人又焉易得？真诗之难求如此，亦犹弋者之幸于一获。

知诗之难，得非如庄生所谓空谷足音，不几于旷世而一逢也耶！无庵之于诗，气骨遒而情性敻。搴太华曾云之峻，不足以方其缥缈之思；吸两颢沆瀣之英，不足以喻其高骞之操。近世之为诗者，隐秀瘦折者有之，沉博瑰伟者有之，举足以震骇心目。若夫具才力而不逞才力，擅翰藻而不侈翰藻。涤烦襟以抽哀思，澡清魄而发幽响，如野云之孤飞，独鹤之宵唳，追之无踪，觅之无声，非夫绝伦轶群，超埃坷而高举者，孰能究其神旨至于斯极者乎？无庵挂瓢滇海，凄吟武溪，居山林之牢，值澒洞之际。晚岁所作，如书之一波三折，遒峭峻絜，至今诵之，低徊悱恻，弥怆平生于畴日。而伯慧世兄承其先志，亟欲谋刊遗集。去岁执手汉皋，惓惓无已；今夏相见扶桑，得快披览。叹真诗之未绝，又喜其行世之有日也，用不辞固陋，妄为扬摧。若其窈然以深，廓然以远，世之工此道者，自能识之，毋待余之烦言矣。

庚申五月，饶宗颐拜序，时客京都三缘寺

神田喜一郎全集推荐辞

近代学术，务求精深，人人各以专家鸣高；其极也，有点、线之学，而乏全体大用之效。至于今日，式微已甚，是以文、史分歧，道、艺隔阂，其间几如枘凿方圆之不相入；能一以贯之，明其义且实践之者，殊不多见。

神田先生，通和汉之汇，极文艺之奥，工书及诗，治古今目录校雠之学比顾千里，擅精艺事类董香光，非姝暖于一家一门之学，尽淹贯之能事，盖最能发挥“东洋学”之精神。兼之聪明寿考如姚姬传，故成就特高，在扶桑享有“东洋学第一人”之誉，岂偶然哉！今者，先生全集即将问世，读者得窥先生治学之全面，循此将以打破 Philology 与 Fine Art 二者之隔碍，使人了然于 Belles-Lettres 为何物；在方法论上足为当代学界一棒喝，在著作上是艺坛一剂特健药，同朋舍来书嘱为先生全集撰文推介，谨就平日对先生所了解者，为天下学人告，非敢为阿谀之辞也。

附　神田喜一郎全集推荐の辞

小川环树　译

近代の学术は务あて精深ならんことを求あ、人々みな专家を以つて高きを鸣らさんとす。其の极まるや点・线の学ありて、全体・大用の效に乏し。今日に至つては式微とおとろうること已甚し。是において文と史と分岐しわかれ、道と艺と隔て阂けうる。

その间几ど枘凿の方なるほぞと圆きあなとの相いらざるが如し。能く“一以って之を贯あく”の义を明らかにして且っよ之くを实践する者は、殊に多く见ず。神田先生は和と汉の汇にあわせ通じ、文と艺の奥を极あ、诗をよくし书をよくす。古今の目录校雠の学を治むるは（清の）顾千里（广圻）に比すべく、艺事に撢精なるは（明の）董香光（其昌）に类するあり。一家一门の学を姝暖とかたくまもることをせず、淹贯とふかくっらぬく能事を尽くせるは、盖し最もよく东洋の精神を发挥せるもの、之に兼ぬるに聪明とあきらかに寿考といのちながきこと姚姬传（清の姚鼐）の如し。故に成就せしところ特り高し。扶桑のひがしに在りて“东洋学の第一人”の誉を享有せらるるゆえん、岂偶然ならん哉。今たび先生の全集、即ち将に世に问わんとす。读む者　先生の治学の全面を窥らべく、此れに循つこ以つこフイロロジイとフアイン・アートの二者の间の隔碍せられたるを打开すべく、ひとをしこbelle-lettresの何物なるやに了然たらしむ。方法论上に在っこは是れ当代学界にくわえられたる一棒喝、著作上に在っこは是れ艺坛一剂の特健药とす。同朋舍の来书ありて先生の全集の为めに文を撰しこ推介せんことを嘱せらる。谨しんで平日先生に对し了解する所の者に就いこ、天下の学人に告ぐ。敢えこ阿谀の词を为るにあらぎるなり。

敦煌舞谱研究序

敦煌舞谱向者仅知有巴黎所藏残卷之六谱，刘复及神田喜一郎为之流布，嗣余在伦敦，获见新谱，初为刊于《琵琶谱读记》，故友赵尊岳先生见而悦之，奋笔撰《残帙探微》，以鼓点节拍，推论唐舞；凡所诊发，大小可六十事，可谓详矣。

扶桑雅乐，其仪态举止，尚有可考；宫廷乐师，矩范犹在。林谦三先生尝略发其端绪，余亦取《掌中要录》所记舞姿，以相比方；于谱字粗为斠释，学非专门，所得至浅。水原渭江教授承乐家之传，工吹筚篥，素暱于余，年前于港大，余亦忝为考官；独留心于舞谱，叠有解读之作，锲而不舍，易稿至再至三。迩者相见香江告余全书累若干万言，即将问世；骑译争先，行见不胫而走，属为序其端。忆六四年之秋在京都初识渭江尊人琴窗先生，剪烛谈词于燃林房；复以君得见谦三先生，相与上下其论，有诗投赠。君方盛年，意气酣嬉，导余至江户皇居宫内厅，应安倍乐长之约，聆奏左右雅乐，余谱兰陵王以贻君。岁月不居，忽忽二十年，君已鬓发苍苍，好古不辍，而琴窗、谦三先后下世，余亦年将七十矣，眷念畴日，能不怆恨！而故人叔雍，墓有宿草，不能见君书之有成，为之扬搉得失。昔欧阳子慨叹勤一世以尽于文字间者为可悲，然为之矻矻，又安知其不为乐也。余既嘉君文思之日进，如水涌而山出，於其东归，喜而为之序。

1984 年旧历冬至饶宗颐

梦香先生遗集引

梦香先生谢世之三年，门生故旧始于箧衍丛残中掇拾得诗、联语、书、画若干事，将欲付梨枣，以垂永念。先生平日殊无意于诗，随作随弃。早岁耽书法，穿穴磨砻浸灌既深，晚乃移书入画，所造更为超脱迥绝。

案上无一册书，而冥思孤往，上下求索，通侻之极，略形骸、外天地。虽其句云："生涯依旧画书诗"，实则此三绝者，先生偶染于手，已早绝之于心。无文字而随缘以著文字。纸上写到处，仅可见者；其纸上写不到处，乃真不可见；尤不易到处，则付之冥漠。此一字一句，早是画蛇添足，何足为先生重耶？先生寝无床，喜蜷屈卧醉翁椅上，终日在呵欠吐纳中，一生离于梦者仅十之二三。查伊璜谓"画是醒时作梦"，尚有一画字横梗胸中。若先生之作画，则已不知是书、是画、是梦、是醒？醒后入梦，而不知其梦，先生何有于画？又何有于醒？在先生其自喻适志者欤？浸假且并忘其志矣。故此册之裒集，聊存先生之梦于万一；若谓此而可以尽先生，则非能真知先生者之所敢知也。

丁巳冬晚学饶宗颐

读草缀语题辞

卫恒云："汉兴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1] 今观《居延简》，及马王堆《帛书老子》，急就右波之法，由来远矣。《帛书老子》为汉惠时书，可窥古隶章草所由昉。降而下之，《月仪》则为八分章草，左方起讫均作势，此其别也。

崔瑗《草书势》称："草书之法，用于卒迫，抑左扬右，望之若崎，竦企鸟时，志在飞移。"则凡纵逸飞动之势，得以草书目之。半坡乐部陶器刻文，起画有极崭绝者，结体有甚草率者，或头没而尾垂，或疾徐而中矩，视为草体之权舆，无不可也。殷代法书刻画潦草，见于陶器及武丁晚期卜辞者，不一而足，寿县楚器铭文书体，皆迅疾特甚，亦草法之宗祧，不必汉章，始肇为草体也。

杭县沈简若先生，精段、王之学，以暇晷撰《读草缀语》，厘为甲乙编，起自西陲木简，楼兰古文书，草隶存诸新资料；次则皇象《急就》，陆机《平复》，索靖《月仪》，二王行草，下逮唐宋明清诸家，罔不细为评骘，究其指归，南北会通，古今嬗变，草书史要，胥在于斯。而开示要领，斑斑可循，不啻笔髓之论，沾溉无尽。由是推迹知情，善学者当不有向隅之叹矣！宗颐盥读之余，惊喜赞叹，书中颇述敦煌遗迹，唐拓若《温泉铭》、《玄秘塔》，致意再三。英京尚有草书《文心雕龙》上半部册子，起《原道·赞》至于《谐

---

① 《晋书·卫瓘附传》。

谂》，中唐士子，传写真本，笔意秀劲圆熟，近贺氏《孝经》；而锋颖颇尖，又似《景福殿赋》，亦唐人章草之剧迹，先生不获见之，为之评论，是可惜也。

近贤论草之书，类粗著津绪，罕见旁通，进无品格高下之评，退靡观隅三反之益。若此书者，溯流穷源，其理相贯，探赜索隐，正自可传。独念先生下世倏已十年，屡经兵乱，遗书蠹落，此丛稿经先生手自写定，而贤倩李启严君呵护惟谨，将付梓人，当世倘有安吴论书，闻山评艺，知必有取于纶贯，而无悔于雕虫，岂惟区区之私言云尔。

丁巳端午饶宗颐

回回纪事诗序

诗中必有胆，无胆不能奇，不足为惊人语也。诗中必有识，无识不能高，不足以摈犹人语也。诗而无胆无识，必其人之呢訾栗斯，逐世俗啼笑，而失其所以为人者存也。苟能不徇于人，则不亏于己，是之谓天全。

庄生有言，毋以人灭天。天乎，天乎，本具于我，曷曾假物以自见？又曷曾不假物以不自见？而诗者，最足假以襮吾天者，肝胆器识，于是乎在。夫然后独来独往，始能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文，虽欲废之而不能也。丘拉因先生为诗自西洋人入，浸淫唐宋明清诸家，疏源凿流，言必己出。乱定以后，记其向所涉历者为绝句，累数百首，神明变化，光怪莫测，新旧交响，酸咸从心，澄之不清，挹之无竭，定庵《己亥杂诗》而后，此最为震眩者矣。夫时有升降，法不相沿，不强苟同，何病逞异，要在能全吾天，示人以真面目而已。今展先生诗，诚能充其胆识，发为光焰，以高明率真自见。抑其所造，往往不在故为惊人与不肯犹人者？斯尤不可及已。

跋刘海粟山水画册

山谷中年后，作书大进。自评元祐间字云："用笔不知禽纵，故字中无笔；字中有笔，如禅字句中有眼。"文衡山持此，品其《伏波神祠卷》，甚为中的。余谓画中有笔，理亦同然。故画以笔为主，墨次之，形构斯其下矣。

沾沾于形似构图者，见与儿童邻，乌足道哉。善用墨者，无如董华亭，而侧媚不振。若行笔如金刚杵，从心所欲，须人书俱老。甚矣画人之不可无年也。海粟先生始以西法倡导，一时披靡从风。然三十年来，尽弃其曩之所习，浸淫于宋元，心摹力追，不懈而及于古。今年近八十矣，世方追逐新面目，而翁游心冥漠，所谓鷦雕已翔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何识度相去之远耶。今观此册，寥寥数纸，下笔尽屋漏痕虫蚀木。以渴笔写懵懂山，浑厚处视董又进一境。顷得潘受先生为题句，刘画以肆，而潘书以闲。刚柔相生，信足为来学楷则。颖南宝此，欲为梓行，征言于余，爰书所见于末。

甲寅端午选堂

镜斋山水画册引

余以琴交文镜徐翁。翁善斲琴，虽目不能视，犹手自施髹，摩挲不倦。一日，余过翁紫泥山馆，翁出新制爨桐数事，弹之铿然，如闻太古之音，深为叹绝。会大雷雨，翁留客馔，且曰：我所以飨宾者，不止口耳之娱，当更有以饫君眼者。因出向日所缋水墨山水小桢十六，寸楮之内，居然万里之势。

其一水一石一树一木，笔画爽豁，如毛发可擢数；而气韵飞动，坐人于深山巨壑朝晖夕霭之间。譆！技盖至此乎！余语翁以至小无内之心，写至大无外之境，非天下至明者，孰能办此。然翁终以丧其明，岂天于倜傥神奇之士，故偃蹇之，使不能尽其才耶？抑使游乎形骸之外，免于物累，以全其天耶？吾闻游心乎德之和，如鉴止水，唯止能止众止。琴者，禁也。先止其心，守其宗以理万物，故琴为众艺之源。翁理操之余，发为声诗，自然高妙，虽不复作画，而处处皆画；不复泼墨，而处处是墨。琴曲有神化引，翁殆得契于神化者欤。今披此径寸之图，翛然神往，寥寥十数纸，虽不足以尽翁胸中之所蕴，然龙不现全形，乃有以见其神奇。则此区区，悬诸天壤间，已郁为奇观，翁亦可以踌躇满志矣。因题其端云尔。

萧立声画册小引

人物画盛于唐，宋后日渐式微，山水画起而代之。然贯休、李公麐、李唐、梁楷皆能独标一格，迈越前代，吴生蓴菜条笔法，今不可睹；而敦煌石窟经变，流出国外，名迹甚夥。近岁西安唐墓壁画，叠有出土，或轻如游丝，宜利其笔，或重如山岳，弥厚其势；其迟而隽，远而罔失，足以取资而用宏，尤前人之所未睹者也。

若大英博物院设色巨像，笔势雄浑，海涵地负，足以辟易万夫；晚近人物画家能免脂粉气者盖寡，视此何异霄壤。故人物画前途尚大有崭新涂辙可循，是在善为之而已。萧君立声，擅写佛像，以篆势人画，间用大泼墨，当其下笔，如风雨骤至，顷刻成巨构，见者叹异。梁楷坦腹仙人，仅为尺幅，君扩充为寻丈，气力充沛，而图写罗汉，状其作止语默，卓诡变幻，极可喜可愕之能事，所以警发人者，足叹观止。夫画途亦良多变，以君炉锤之深，齐一变以至于鲁，吾又乌能测其所至哉？君既裒十年来画稿，择其尤者纂以成册，谨陈数言，以为读君画者告焉。

丙辰春选堂

题吴在炎指画展

以指作画，未知起于何时。舍笔用指，直去易以就难。盖以笔蘸墨，可以点点染染，浓淡随意，挥洒自如，而指不能也。满人若高其佩辈，从指下讨消息，而简易若不经意，以臂使指，浑无形迹可寻，习惯既成，涂抹立就，看似难而实又易。吴君在炎，久以指画名世，展出遍寰宇，早有定评，无待余之扬搉。

当其兴到运指，为工笔花鸟，敷彩纷披，意匠经营中，变简为繁，写茂松丛树珊枝翠篆，体物之精，细入毛发，时时不止用指而兼用甲焉，观者以为不可及。夫运指难，以指为工笔，则难之又难，而君不殚烦如是，为人之所不为。语云："指穷于为薪。"及出君指上，则有无穷变化，可谓难能者矣。抑庄生有言："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君诚能自忘其指，于无笔墨处著力，不贪多，不爱好，图难于其易，不工而自工，若康昆仑之于琵琶，十年不亲乐器，然后无入而不自得，指云乎哉！因君属题数言，为论作画难易之义，质之于君，勿笑余之饶舌也。

辛亥选堂

附记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张璪传》称：毕宏"异其唯用秃毫，或以

手摸绢素。”又卷一《论画山水树石》条云：“树石之状，妙于韦鶠，穷于张通（原注张璪也）。通能用紫毫秃锋，以掌摸色，中遗巧饰，外若混成。”一则曰“以手摸绢素”，一则曰“以掌摸色”，不言用指行笔，疑通以秃毫施线条，然后用手掌设色，横扫于绢素上，使其沉重，故能混成。惟绢素挥洒可以如意，纸本则不易矣，故璪非专恃指以作画者。余对爱宾之语，解释如此，未知当否，愿以质诸高明。清人方薰《山静居画论》下云：“指头作画，起于唐张璪，璪作画或用退笔，或以手摸绢而成。”所据资料即从彦远而来，非别有其他根据也。

陶渊明集校笺序

古今之论渊明者多矣，皆欲以其所知，以明人之所不知；以其深解，而求胜于前人之解。此岂渊明之意耶？渊明喜读书，不求甚解。夫惟泛览，故无往而不乐；流观，则何幽而不烛。欲辩已忘言，故谢周续之之讲礼；躬耕而羸卧，故绝檀道济之论仕。乐无弦之琴，则聊为弦歌，而不必其琴之有弦也。辞而无诠次，则敛襟闲谣，非果有意于诗，而必求其工也。

荀子曰：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此可以逆渊明之志矣。道丧千载，缅焉深情，其萧机玄尚，深有契于《考槃》、《北门》之作；虽处玄风披靡之际，而丝毫不染于时习，於其却慧远之招，可以知之。不以贫贱而戚戚于心，夏月北窗之下，如羲皇上人，此孔颜乐处，又庶几近之。故赵宋以来，渊明之人德，弥为理学诸儒所钤发，乐称道之而不间，岂非暗然而日章，久而其道弥著耶？盖真隐不必于山林，抱道不离于方寸，大音莫贵乎希声，至味自出乎玄酒；亭林赏其真，余则爱其淳。顾世之诂陶者，滞于事义，往往未尽识渊明之趣；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可乎！呜呼！何其难也！杨君东波潜心陶集有年，於其年世交游，既一一为之疏理；复通释全集，平亭众说，究其旨归，要而不芜，简而不凿，津津乎有以会渊明之趣。义风未隔，渊明素襟，或可于此旦暮求之；陶澍以来，斯为极挚。余既获先睹为快，於其刊行也，谨拈渊明读书不求甚解之义，坿为天下读陶者告。世之过求深解者，涉君此书，其亦可以知返乎。

1971 年元旦饶宗颐序，时在美国榆城

谢宣城诗注序

《谢宣城诗》，宋时有内府刊本。自明以来凡七刻，江安傅氏考索至详。[①]余曾见嘉定十三年洪伋宣州郡斋重刻楼炤本于“中央图书馆”，惜仅存卷一（十五叶）卷二（九叶），以藏经纸装背，字大如钱，真瑰宝也。门人李君直方治诗嗜小谢，寝馈者深，发愤为笺注，既影得嘉定本入校，复扬搉二谢得失，推究青莲倾挹之由，持论每造阃奥，即波澜老成者，无以易之。

向闻余青阳许涂颍为大江以南之谢宣城，于其序中论学诗如炼丹砂，非有仙风道骨，不易有所成就。余谓能诗者，亦类丹成九转，顿渐旁参，悬解斯出，羚羊挂角，不可以形迹求。自非仙风道骨，具诗人之气质，乌足以知诗也哉！直方论咏物诗之兴，譬诸照相之摄静物，以焦点集中于草木品汇，遂成咏物之制，妙喻敷心，可为拊掌。试比之图绘，则宋世扇画蝉雀，顾景秀初奏肤功，赋采制形，乃变古体，齐时刘瑱工画嫔嫱，而笔力困弱。观此二端，亦犹诗之咏物宫体，应运而起，创为新范；诗画异迹，而风会所趋，固无二致。乃知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士衡隽句，足深味矣。直方书既印成，属题其端，惧去剑而刻舟，启妙心于疮纸。索隐释滞，仍待方来，解缚去粘，求之在我。是为序。

丁未中秋饶宗颐

① 见《藏园群书题记》，第二集。

两晋诗论序

王武子（济）曾谓“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摅性情以为诗，而性情非诗也；诗者，艺也。析以陆士衡之论“诗缘情而绮靡”，则主于情而为诗，是缘情也；而艺其致绮靡之术乎？后人不解缘情之义，同于托兴，猥以诗为陈事之辞，或深讳绮靡，快意直写，质实无华，去诗之道弥远矣。

盖情者文之经，而艺者辞之纬。刘彦和综为情采，此立文之大原，诗之道固未外是也。《诗大序》云：“吟咏情性，以讽其上。”钟仲伟云：“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情性为讴吟之本，人尽知之。细为厘析，则性之与情，原非一物。汉人区情性为阴阳二面，以为性者阳之施，而情者阴之化（《白虎通德论》）。建安以来，为诗皆毗于阴；工于言情，叙志必哀，以悲为主。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晋氏以降，承其余响。张华之儿女情多，士衡之悲情触感，论古诗则曰意悲而远，评越石则曰辞多感恨。即景纯《游仙》，仍是《九辨》坎懔不平之遗，无不巧于叙悲，以情为极挚。故西晋诗风，缘情绮靡一语，足以尽之，而述情怊怅，终未越建安风力之藩篱，是其大较也。然自正始明道，诗杂仙心，逮于过江，妙理弥盛，孙许有作，平典似《道德论》，玄风所被，渐欲由情入性，诗与玄会。或理虽充周，而语同填砌；或淡乎无味，而理染于辞。纵曰“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而转邻偈诵，难以讽咏矣。斯道之弘，至于陶公，乃为极轨。故约而论之，西晋主情，实深于风；东晋体性，渐偏于理；性情之说，至是判为二途。固知诗之为物，与术业未曾乖离，而学风与诗，正互为表里者也。

原夫诗之内在要素，盖有四焉：曰情曰性曰景曰事，情尽于悲，性适乎理，景穷于物色，事达乎史鉴；建安蔚其风骨，志深笔长，其成就在情。至若晋诗所以度越前轨，厥为情以外之三者。玄趣以结其清，山水以流其韵，今所共悉；而言事之制，关乎识力，表见于咏史一路；左思而后，袁虎尤为高唱，彦和美其赋既梗概，情韵不匮，于诗谅有同然；斯则晋诗之别裁，有待扬搉者也。

邓君仕梁撰《两晋诗论》，依据《文心》、《诗品》评语，辨析入微。曩曾审查君篇，已讶其观澜索源，足以摘神性而包会通；惟是缛理有余，实体难该。承命为序，爰檃括其大旨，论厥演变之由，为君张目，或亦可为读君书之一助欤。

辛亥重阳饶宗颐

文镜秘府论探原序

日本弘法大师志笃神默，本不屑于文事，乃以余力撰《文镜秘府论》，示缁素好事之人，以学文途径；复约其旨要，次为《眼心抄》。大师以唐贞元入华，从青龙寺惠果阿阇梨问业，返国建真言宗，六大所遍，五智共涵。滥字（[illegible]）乍飘，沾溉千祀。余尝登高野之山，赴万灯之会；金刚峰下，镜月朗照乎三千；曼荼罗前，自他同入于一觉。大师精熟选理，自言耽好藻丽，所作俪语，固已戛戛独造。复工众艺，余最服其法书，不蹈羲献，而力追北海，飞白奇绝，狂草天纵，足以俯视百代，莫可比肩者矣。《文镜》者，又词章之曼荼罗也，间多钞存众说，录及帝德，意虽在于课虚，体例庸有未纯。中唐以还，《诗格》之书，披靡一世，师多所袭用，自龙标、皎然，皆在甄摭之列。《四声论》旧著，摘采尤富，汉土佚籍，赖以征存，尤此书功绩所在，深有裨于文学史者。顾其持论，既多依傍成说，用亦不无疏失：如《文意篇》取南北宗以喻文事，称司马迁传于贾谊，司马为北宗，贾生为南宗。初疑其取自《诗格》，及检《吟窗杂录》所引王昌龄书，实无是语；因请高野山僧释慈圆遍勘正智院暨栂尾高山寺诸本，罔不如是，始信出于原本。大圣偶有小失，究无伤日月之明也。《文镜》一书，扶桑治汉文者未遑多及；自来攻治仅三数家，及杨惺吾播入中土，称誉其书保存唐贤遗说，乃复赫显于世，学者至欲持与彦和《文心》相颉颃，揄扬过实，欲得古人用心深处，不其难哉！门人王君晋江，治此书有年，爬梳栉比，纂次成编，颇能道其取材之所自，足为读《文镜》者他山之助。既成，乞序于余，余适归自扶桑，夙慕师之崇

德高文，钻仰弥高，尤喜观此编之刊行，用敢妄为论列。窃以为《文镜》特大师之绪余而已，夫其罗列调声避病之制，只足为升堂入室之资；若谓大师精义，尽在于是，则未为知言者也。

1980 年 9 月上浣饶宗颐

赋话六种序

赋学之衰，无如近代；文学史家直以塚中枯骨目之，非持平之论也。古之为赋者，在德音九能之列。传曰："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堂庑之上，揖让之间，以微言相感，自有其实用之价值也。

刘彦和云："登高之旨，睹物兴情。"宋龚鼎臣《东原录》云："赋者，缘物以成文，必辞理称则彬彬可观。"夫缘物有作，荀况《蚕》、《云》之类也，往往折衷于理，故文有其质。若乃兴情之制，则犹诗之缘情，而日趋绮靡，六朝俪赋，斯其极挚，《芜城》、《小园》，靡亦甚焉。降而下之，以赋为科举之习作，间且成散体之尾闾，《文苑英华》所收，读之殊难终卷，肤受不精，寖失旧观。现存论赋较早之书，有日本流传失名之《赋谱》，作于太和以后，分述句式之壮、紧、长、隔、漫、发、送等法门，唐人律赋作法，可窥一斑。五代赋集多至二百卷。见唐圭璋《南唐·艺文志》[①]，《永乐大典》赋字，只存二卷[②]征引《大全赋会》，多为有明考试有关性理之作，亦赋之别格[③]也。然明人拟古，鸿篇屡出，于以制割大理，羽翼风骚，亦甚有可观者，而世多忽视之。[④] 其时小学虽亡，赋仍间作，岂至皋文修补黄山，始成绝业也哉！[⑤] 何

---

① 江文蔚"《唐吴英秀赋》七十二卷"，见《宋志》；徐锴编《赋苑》二百卷，见《崇文总目》。

② 即卷一四八三七及一四八三八。

③ 如盱江邹子益之《圣人拟天地参诸身赋》。

④ 明陈山毓有《赋略》一书。

⑤ 此反章太炎《辨诗说》。

君沛雄，向从余问，特致力于赋。既有志乎《全汉赋》之辑，复裒集诸家赋论，都为一帙，以便来学，而征及下走。余愧无诠次，偶有著笔，秖同目论，稽考史事，辄及赋篇，拉杂言之，馈贫而已；若云欲师斲轮，言其甘苦，则吾岂敢。

乙卯仲春饶宗颐叙

山谷诗研究题辞

“诗到江西别是禅”，此金刘迎《题吴彦高》诗句也。[1] 涪翁耽禅，以禅旁通于诗，故论诗最重诗眼，于书亦然。夫其点窜舜典句，自铸琼琚词；诗复如书，工用逆笔，韧而弥健，而着力在眼。

当时隽句，传播人口，且远及漠北。长春真人西游，叩耶律湛然以《播芳文粹》中《涪翁赞》：“通身是眼，不见自己，欲识自己，频掣驴耳。是何等语？”长春暗而未明，颇为湛然所轻。盖山谷所悟得者，通身是眼，故于句中之眼，笔中之眼，触处皆通，会心妙契，未尝不同出一轨也。向见嘉靖本《蜀刻黄诗内篇》，豫章张鏊为跋云：“说者谓宋诗谈理，自山谷成之。或曰：世代使然。曰：非也。诗以教也，舆理而卫之以词，理馀则忠，词余则靡，与其靡也宁忠。”揆以文质相救之义，文如不胜，则惟以质救之。涪翁盖以质救文者也。故其诗，理余于藻；抑其融理入藻，博依广譬，点铁成金，破壁斩关，胥是偈语翻案之方，彼固自云“翻著袜法”是也。故欲窥涪翁为诗之旨，舍扣其禅关，安有不二法门哉？门人张君秉权，好涪翁诗，曩从余问，余不敢造次语之以禅，但谓盍溯其师友渊源，庶几了然识其成学所自。期年而论文成，斐然可观。余更语君，观人必于其微；再考其谀闻佚事，亦足为知人论世之助。明陈之伸辑《豫章外纪》[2]，颇可稽览。昔彦和论文，标以六

---

① 《中州集》。

② 有崇祯刊本。

观[1]，公旦知人，昭著五示。[2] 继此有作，张君倘亦有意乎！

1976年10月饶宗颐

① 《文心雕龙·知音篇》。
② 《逸周书·成开解》。

王渔洋神韵说探讨序

诗有夷险二途，而仁智以判，夷者乐水，而险者乐山。尚夷者如李如白，好险者如杜如韩，无不资山川之助。夫其窥情于景象之中，钻貌乎草木之上，诗之物色存焉，此诗之形文也。诗不能徒引心于物色，长言依咏，须臾不离乎章律，此又诗之声文也。

诗与文异，而声之为物，尤诗与文之所以异，能酌蠡水于大海，莫坡老若，时或不免为句读不葺之词，其所以见诮于易安居士者以此。渔洋之于诗，范水模山，已尽物色之能事，而于声调之渊微，纤意曲变，如调钟吕于唇吻，殆有意踵武易安者。余往岁尝跋《谈龙录》，门人李锐清见而悦之，于渔洋之说寝馈既深，多所抉发，亦尝撰为专篇。余论诗之见屡变，于渔洋诗说解悟亦屡有不同。自有巴蜀之行，南至维扬，遍历渔洋之所经，恍然于其纳声情于宫商，寄滋味于神韵，仁智双修，化险为夷，故能独绝千古。修龄有见于唐而无见于宋，秋谷知诗中有我而不知诗中之无我，比如辟支独觉，何足以损渔洋之圆融无碍也哉！余过济南，其地幽泉汩汩，到处泠然清响；访易安遗迹于柳絮泉下，垂杨拂地，风华独远，了然于神韵之旨，于是求之，庶几不远。益知山川荐灵，其有助于诗者无乎不在，在人能悟入否耳，质诸锐清以为如何？

庚申冬至后选堂

词学评论史序

门人江君润勋，以其硕士论文曰《词学评论史》者付刊，既蒇事，索序于余。余方归自扶桑，卒卒未有以应也。向者君文忝户牖导启迪之责，而赵君叔雍又为审定；今赵君遽作古人，未获见是篇之刊布；为加墨识，以定去取，尤可悲矣。

词盛于宋，晁无咎始为乐府歌词之论曰骩骳说者，朱弁续之，著于胡仔《丛话》。至直斋时，书已亡失。杨元素《时贤本事曲子集》、曼倩所著《古今词话》，亦复蘊没人间，词论之滥觞，靡得而详也。至清，众说蜂起，家握隋珠，人怀荆璧，近贤乃有《词话丛编》之辑。江君取材于兹，泛议词心，往往间出；顾耳目所限，涉览未周，于彊村但摭其《望江南》诸阕，而其戏作《清代词坛点将录》，品第高下，亦足玩味，则尚付缺如。以韵语论词者，厉太鸿而外，又有沈（初）、江（昱）、孙（尔准）、张（鸿卓）、周（之琦）、朱（依真）、陈（澧）、谭（莹），王（僧保）、杨（恩寿）、冯（煦）、潘（飞声）十数家。虽汗漫如黄茅白苇，然絜长量短，亦不庸以废。

词至清，堂庑弥辟，足与汴宋相敌。其兴也，词论有以助长之。浙西常州，人所共知，实导源于云间、山左。陈卧子、宋尚木为云间巨擘。卧子之论词也，撢源花间，自馀不少措意。尚木《宋七家词选》，开后来词选揭橥家数之先河。又论柳屯田哀感顽艳而少“寄托”（彭孙遹《词藻》卷四引），田同之、周止庵因之，寄托之说遂起。渔洋常云：“词至姜吴，有秦李所未到处，犹晚唐绝句，以刘宾客杜紫微为神诣。”借诗以论词，弥见妙解。又喜称

道体物之作，凡此固与浙西气味相通。虽于豪放宗稼轩，婉约推清照，以为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其意若曰山左斯为词之极至，江南非我仇也。然其刻《倚声初集》，实在司理扬州之时，故所作纯乎南音。浙西之兴，欲与云间骖靳，竹垞体物诸制，王壬秋所讥为浙词之“木”者也，抛心力以求专诣，自是当日词风所渐，而渔洋之论，不无沾溉之功焉。

古今词说，率多一时兴到之言，各照隅隙，断璧零玑，环络非易。江君是篇，以人为经，擘肌分理，尚得条贯。学者苟循是观澜而溯源，其于倚声之道，或不无少补欤。因并论清初词派与词论相倚之故，以谂知者，共商榷之。

乙巳冬饶宗颐

琴府序

唐生健垣始问奇字于余，以余嗜琴，亦笃好之；苦无琴，余假之以琴。其妇赖咏洁，初识余于蔡德允女士座上，见余操缦，而心悦之，时尚未学琴也。岁己酉夏，余自港言旋星洲，唐生由台来谒，时余已装整就道，生赶来，于机场牵衣话别，语琴絮絮不休，人莫不以病痴子目之。

去夏六月，余以讨论古画至台，造其庐，琴书外无长物，与妇朝夕至图书馆摹录琴谱，逾午不得食，怀饼以进，其忍饥劬学如此。且云将有《琴书》之汇刻，叩余以书名，余为命曰《琴府》，既屡贻书为琴人录，征及于余，余惧蹈标榜之习，终未有以应也。今春余在北美，生来书言《琴府》已将刊成，促为之序。审其所采，自《碣石调幽兰》至《琴学丛书》、《今虞琴刊》十数种，琴之要籍皆在焉。《幽兰谱》自杨守敬于扶桑传入，近日琴家试弹，于指法讨论至繁，亦曾汇为专帙，视杨时百所谱者迈进多矣。原卷现在京都，神田喜一郎面语余，将另精印考证问世；《龙湖琴谱》海内惟“中央图书馆”所藏为孤本，世所罕觏，今得君影钞，广其流传，此《琴府》最大之贡献也。余惟琴之为言禁也，能琴者以德相尚，舒之曰畅，而持之曰操，琴之训禁，亦犹梵之瑜伽，意取控制吾心。[①] 操缦必庄，欧阳子以为可释幽忧之疾。古者以琴治心，非以悦众，故戴安道不为王门鼓琴。后世异族好琴无如耶律楚材，能弹者五十操，拂冰弦于大漠之上，意豁如也。明代琴术颇流行，遍及皇府

---

① 瑜伽梵言 yoga，语根同英语之 yoke，本义为牛轭，以喻控制心灵。

藩国，而宦官且以琴进幸，故琴书特夥。清世稍衰矣，琴道几绝而比岁复盛。记十余年前，在香港，言琴事者只五六人，黑龙江容心言、西蜀吴纯白最为耆宿。容丈年八十[①]，自幼操弄，垂七十载，蓬户瓮牖，世无知者。余走荒山中，从问琴，得手授《搔首》、《塞鸿》、《水仙》、《潇湘》诸操，乃悟琴莫重于左手之吟揉，按欲入木，而徐青山之淡，造境尤不易，宜其不入世人之耳。容吴二叟久已下世，曩日穷病山阿，无人从学，学者又往往中道而废。盖老辈言琴，但自适其适，而不求为人知，遑论著书；故其道不广，为可慨也。生初得蔡女士授指法，冥索孤往，期年而所诣深博如是。此书之刊，学者将不苦于琴谱之难得，行见不胫而走。余志在琴史，曾集琴书旧谱三数十种，而弹琴愧未能工，有负生之下问。以生夫妇好琴之笃，锲而不舍，他日海外琴学大行，当拜生琴籍流传之赐，而生之所造，亦寖寖焉追踪杨时百而上之，余将拭目以俟之矣。

辛亥三月饶宗颐序于耶鲁大学研究院

① 即著《琴瑟合谱》庆瑞之孙，其家四代操缦。

古琴音乐艺术序

琴之为物，能使人悲。雍门之泣，晋王之涕①，古之人当不我欺也。然张急、调下之谈，实官卑、材良之喻。托以比兴，以洽人之情性。西方悲观哲学家，以音乐为群艺之至尊，汉土之人，知悲为乐之至美，然其乐教则以乐配诗，导之以正，虽于乐之体会者同，而于纳民轨物，则其术有异。不重侈乐，不尚靡音，务去郑声为儒家之笃论。又墨家非乐，其道大觳，故琴之兴虽早，而发展也缓，不能如西乐之瑰玮连犿不可纪极，则儒家中和为乐教之说，有以限之也。

琴之散声有七，泛音则每弦于十三徽位，自可取十三音；但以音高而论，每弦只能取六音，故七弦十三徽之泛音有九十一，益以按音吟揉进退之异，与夫转弦换调，交错为美，故益变化无方。传世琴谱计一百四十四种②，去其复重者有三千三百六十五首之传谱，有六百五十八首标题之不同，大抵皆清以前作品；然可弹出者不及百数，待整理者且近五百，故打谱之事，洵为当务之急。

比岁琴学复兴，举凡古谱之搜集，琴弦之改革，琴史之整理，琴律之考索，视前皆有所推进。尤以七弦琴上运用各种平均律制之尝试，进行研究，得知琴之特殊构造，十三泛音徽位，其中三、六、八、十一徽最具四分律之

① 见《御览》五七七引《琴清英》。

② 据查阜西统计。杭州大学善本有清黄文玉之《琴脔》，未见有人记述，琴书待发掘者尚多。

特性；姜夔、朱熹以来，琴之四分损益律及其转弦换调之法，遗轨犹存。自明代以三分损益律之法定弦[①]，旧制几被遗忘。吾人细察谱中如出现十一、八徽按音之标记时，可审为四分旧律；反之，则为明以降之三分损益律。此一新知，对于打谱者在校勘演奏中扪索徽位间按音之音值及音差之了解，有极大裨益，可谓重要创获者矣。[②]

又不同乐器之互相渗透，如以琴曲入筝，成就尤卓，一破向来琴、筝绝不相容之隔阂。至于琴曲之新制，方兴未艾，百年间之名作，若川派《流水》之加工，滂沛激昂，诸城之《长门怨》，低徊掩抑，彭氏《忆故人》之推陈出新[③]，尤极缱绻之思，均为绝唱。夫打谱为恢复旧观之事，制谱戛戛独造，为创新之事，二者如骖与靳，自可相辅以行；我知十年以后，琴道大昌，新曲必能跨越前人意境，安能仅以重操旧声自限其迈进也哉！

叶君明媚初论究嵇康《声无哀乐论》，余任校外阅卷，及君赴法留学，余亦居巴黎执教，过从益密，君治宋代琴史，余携君至莱顿大学，期其遍读高罗佩旧藏诸琴籍，君卒卒未暇；既卒所业，以操缦设教，复集所著有关琴学论著若干篇，汇为一帙。其中如论古琴音乐之美学，打谱——阐发古琴音乐再创造过程中之艺术体验，俱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又其探讨琴与书法艺术之共相，所论尤深入腠理；君尝从余习书，能作擘窠大字，故所言无隔壁语，非扪烛扣槃者可比。余喜君之有成；君嘱序其端，因推论近世琴学由衰而隆之趋势，冀为读君书之一助；语乏清英，非敢为琴说之鼓吹也。

丙寅中秋，时将赴法京出席 Sorbonne 宗教研究院成立百年纪念“礼学会议”之前夕

① 朱载堉《律学新说》及《律吕精义》中十八首“五音操缦之调弦法”，以十徽为律母。假如正调十徽，按一而与散三相应为宫，按二而与散四相应为商；惟按三弦不与散五相应，必于九徽按二方与散五相应为角。

② 上海陈应时君于此多所抉发。

③ 从旧曲《山中思故人》翻出。

贾谊研究序

贾长沙之学，于荀卿为再传，又出吴公门下，其经济之道，合儒法为一；西汉学术文章，规模之大，无逾贾生者。余向治生书，未能深至，比年以《文选》课士，遂及《过秦》等篇；因以疏证及贾子思想探索等题，属诸生为之，而陈君炜良炳良昆仲、江君润勋所作独为精善，因略为直订。其刺求异同，采摭典故，增演前义，斐然可观。既以授梓，丐余言弁其首，爰书所见三事为书中所未及者，引申如下：

一、新书名称溯源

贾生所造述，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者：《诸子略·儒家》有“贾谊五十八篇”，《阴阳家·五曹官制》下云：“似贾谊所条”，《诗赋略》载“贾谊赋七篇”。姚振宗《汉志拾补》又增《春秋左氏传训故》，盖据《汉书·儒林传》及《隋志》。凡生所著可考者如此。

今本《新书》书目出后人采辑。卢文弨云：“《新书》非贾生所自为也，乃习于贾生者萃其言以成斯书耳。篇中有怀王问于贾君之语，谊岂以贾君自称也哉。”① 贾生早卒，武帝时举其孙二人至郡守②，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

① 《抱经堂文集》十，《书校本贾谊新书后》。

② 《世系表》谊生璠，尚书中兵郎，生二子嘉、恽，嘉宜春太守。

则贾生遗书，其初可能即嘉所整理。惟《汉志》但称“贾谊五十八篇”，不冠“新书”之名。《隋志》载“贾子十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并云“贾子九卷”。《群书治要》第四十引称“贾子”。卢文弨序云：“《新唐志》始称贾谊《新书》，其卷则十。”① 考《文心雕龙·论说篇》：“陆贾《典语》②，贾谊《新书》”。皮日休《文薮·九讽·悼贾序》云：“余尝读贾谊《新书》，见其经济之道，真命世王佐之才也。”则称《新书》不自欧史，萧梁以来已然。

西汉人所著书，喜冠以“新”字，陆贾有《新语》，刘向有《新序》，桓谭有《新论》。谭自言：“见刘向《新序》、陆贾《新语》，乃为《新论》。”③ 而不及贾谊《新书》。似新莽时，贾子所著五十八篇，尚无题新书之名。④《汉书·昭帝纪》文颖注曰：“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保傅》自是谊五十八篇之一，文氏不总题《新书·保傅》，但举篇名而称之曰传，因《保傅》已收入《大戴记》，故以传目之。《汉书·陈涉传赞》应劭注曰：“贾生书有《过秦》二篇，……此第一篇也。”今本《过秦》在《新书》第一篇，正同，如刘向所序《贾子》五十八篇，《过秦》当是首篇。应氏但称贾生书，而不称贾谊《新书》。

新书二字本为通号，凡重新编定之书得加“新书”以示别。刘向所校《孙卿书》，称《荀卿新书》三十二篇，是其例也。汉人所著，如晁错书亦有是称，《隋志》梁有韩氏⑤《新书》三卷，《文选·答宾戏》李注亦引《晁错新书》。《意林》引晁《新书》三卷，贾谊《新书》八卷。考《汉志》著录，但云《晁错三十一篇》，亦不题《新书》名。太史公谓贾生、晁错明申商，目贾子为法家，与晁错同列。两家并称《新书》，疑皆为汉后人重编时所增题者；其曰新书，则非旧本可知矣。此一事也。

二、贾子与阴阳家言

世皆知生杂糅儒法道术，不知实兼有阴阳家说。《诸子略·阴阳家·五曹

① 晁氏《郡斋读书志》同。
② 应作《新语》，说见《札迻》十二。
③ 《御览》六百二《文部》引。
④ 《论衡·超奇篇》列名法家著述，以《新语》与《新论》对言，亦不及《新书》。
⑤ 应作晁氏。

官制》下班固注云："汉制，似贾谊所条。"《班志》源于《七略》，此或刘歆识语。观《贾生传》，云："孝文时，请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悉草具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则《五曹官制》为生所条，自属可信。《魏相传》谓：于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又表论五帝所司，各有其时。其以阴阳五行言官制，殆与贾生同符。所谓五曹者，沈钦韩以《算经》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解之。按《淮南子·天文训》："何谓五官？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春秋繁露·五行相应篇》："木者司农也，土者君之官也，其相曰司营[1]，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田即司农，属木。兵即司马，属火。集即都，属土。《五曹官制》略可于此征之。曹谓官曹。《王莽传》，太傅属官有戊曹士。应劭曰："莽自以土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士。"戊曹原属中央戊己土，此又以干支配合为说。班书《赞》称："谊之所陈，略已施行。"此其一端也。汉初，张苍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2] 又著《历谱五德》[3]。《经典释文》叙录士氏下谓：苍授贾谊，是贾生阴阳五德之学，乃本诸张苍，特变其说以尚黄代尚黑耳。古五行之官谓之五正，殷卜辞已有帝五臣正之名[4]，左氏[5]屡言五正。楚语言五官，《周书·尝麦解》云："正五帝之官。"《墨子·节葬》言"五官六府"，《管子》《五行》、《幼官》各篇具言五行官制，近世楚墓出土缯书，亦云"群神五正"，知以五行论次官制，其说渊源殊远[6]，故"五曹官制"，《汉志》列于阴阳家。[7] 此与汉代官制，关系颇深，仍有待于推阐，其始盖由贾生发之，故尚论生之学术，不可不知，此又一事也。

三、过秦论之发端及影响

夷考《过秦》之论，盖起于陆贾。贾为汉高著秦所以失天下之故[8]，《新

---

① 即司空。

② 史汉苍传。

③ 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④ 《殷契粹编》十三。

⑤ 隐六年、定四年、昭二十九年。

⑥ 清金鹗求《古录礼说》有"五官考"，刘师培《左盦集》、章太炎《文录续编》均有文申辩。

⑦ 《校雠通义》云："此类皆因终始五德之意，故附于阴阳。"

⑧ 事见《贾传》。

语·道基》篇极论秦二世尚刑而亡；历引群籍，以明仁义之治，亘万世而不乱，此即贾生"秦亡由于仁义不施"一说所由来也。至孝文初，贾山为《至言》，论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其谓"君闻过失而改，见义而从，所以永有天下"。又谓"秦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与贾生说亦若合符节。[①] 邹阳枚乘谏吴王，并引秦事为言。[②] 盖西汉儒者，侈论秦亡之由，引为鉴戒，蔚成风尚，凡上书陈事辄连类及之。故路温舒论秦贵治狱之吏，以亡天下。[③] 淮南王安言越事，谓秦击越用兵，遂召山东之难。[④] 主父偃谏伐匈奴，言秦攻胡，暴兵露师，而天下始叛。[⑤] 馀若吾丘寿王论禁民毋挟弓弩[⑥]，徐乐严安上书，论土崩之义，陈兵变之故，咸取譬秦事，沿袭贾生之语。[⑦] 爰迨末叶，王氏颛权，刘向上封事，亦引证二世望夷之祸，谆谆为言。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近事不忘，后事之师，西汉说士申申多为过秦之论者以此耳。追原其始，实由贾生启之，其影响之大，可以概见，故史公班固咸采其文以为赞[⑧]，夫岂偶然哉。此又一事也。

《过秦》一篇，汉晋以来，著论者奉为准则。[⑨] 是以魏文推为作者[⑩]，阚泽誉为书传之最善[⑪]，蔚宗序论，欲与比方[⑫]，士衡《辨亡》，效而未逮。[⑬] 他

① 《玉海》云：《至言》大概谓秦以不闻过失而亡，时孝文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日食，诏举直言极谏。《通鉴纲目》：贾山上书，系于是岁。贾生《过秦》作于何时，今无可考，据汪中《贾生年表》，孝文二年，时谊二十三岁，先一年吴公被征，谊召为博士，翌年为长沙王傅，《过秦》文笔骏发，或为少作。取与《至言》相较，如"然而兵破于陈涉"、"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二段，文意语气，颇有因袭之迹，惟未知孰为先后。

② 阳谓咸阳之危，而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乘则以秦与汉相比而论。

③ 见《上书言宜尚德缓刑》。

④ 见《严助传》。

⑤ 见《本传》。

⑥ 其言曰："秦兼天下，……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堕名城，杀豪杰，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耰鉏箠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卒以乱亡。"直是钞《过秦》语。

⑦ 乐上书云："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安上书云："秦皇帝崩，天下大叛。……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后，长官之吏，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动，……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穷兵之过也。"均自贾生文脱胎而出。

⑧ 《史记·始皇纪赞》、《汉书·陈涉传赞》。

⑨ 左思《咏史》"著论准过秦"。

⑩ 语见《御览》五百九十五引《典论》，孙冯翼《典论》辑本所无。

⑪ 见《吴志》。

⑫ 范晔《狱中与甥侄书曰》云："《循吏》以下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其自负如此。

⑬ 《文心雕龙·论说》篇："陆机《辨亡》，效《过秦》不及。"

若曹元首[①]干令升[②]之伦，邯郸学步，更无论矣。是篇家弦户诵，固西汉文之冠冕，今得君等为之训释，良有裨于来学。诸君方盛年，于上庠犹未卒所业，而所造已卓卓如此，余又乌能测其所至耶？昔学海诂经，课艺之作，咸有成书行世，辨德业，考进退，莫尚于斯；今之辑刊，窃亦有取于此云。

选堂序于香港大学中文系

① 《六代论》。
② 《晋纪总论》。

补陈书经籍志序

陈自高祖奋起徒旅，受禅梁位，至于后主，历及五世，三十余载。初承前世乱离，衣冠殄尽，寇盗未宁，日不暇给。世祖嗣业，沈不害请立国学，乃稍置学官讲文章。叔宝陟位，雅尚文学，旁逑才艺，焕乎俱集！是以搢绅之伦，咸知励学；顾沉酣于声色，江总孔范等，复以辞藻幸进，遂宴咏弥日，教义坠废，卒长浇汋之风，而无救乱亡之祸矣。

陈祚虽促，而近接萧氏余绪，五经教授，皆梁之遗儒，流风未沫，述造亦众，故汝南弘正之疏易，吴兴文阿之议礼，东海孝穆之文章，皆著在简册，垂于后世。至如姚察聘周，学者问难；野王秉诏，缀成《玉篇》，彬彬焉亦一代之盛事也。唐姚思廉为《陈书》，表志俱缺，一代典制，莫由稽览，予诵习余闲，颇思补辑，爰取诸《南史》各传，暨《隋书》两《唐志》之属，网其著述，勒成四卷。其书名作者疑似难定者，别为外编一卷，有陈术业，斯可存其大较矣。昔番禺侯君康有志补撰[1]，未见传本，江宁汪梅村，为《南北史补志》，艺文独缺。近人徐崇，续成汪业，椎轮粗具，舛漏尚多，且著录陈室诸家书，散在各类，未足以备一代。今别为校正，除徐辑《纠缪》一卷，若乃其书载在《隋志》，山阴姚氏考证已极详尽，今或撮其要略，不复多引，以姚书具在，可覆按云。

民国二十四年冬月

① 见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

道教研究论文集序

道教研讨之事，近世之显学也，于域外尤盛。其在欧洲，自马伯乐开其端，至于今兹，乃有《道藏解题》之辑集，是何异道书之重整运动？学者趋向，又重在仪轨；以为礼失必求诸野，故凡斋醮、拜斗、发炉、修行、普度诸科，其旧俗、法事可考于今者，无不穷究原委，务求征实。

汉学界中以道教为论文题目者以百数计，可谓盛矣！自来道释，相资相敌，竞为表异，《化胡》之经，本际之义，引文证理，入室操戈，孰为得道而迷踪？有待披云以见日。道之剽剥儒释，其事繁赜，理而董之，亟待其人。其在扶桑，则神道之教，理多相涉；于是上清剑、鉴云图、形神可固之论，无不为攻治之所取资，益以黄白导引之术，志在养生而事关科技，遂令探索者纵窥玄奥，别启新途。此则前人所未涉足，而创获遂更倍蓰焉。

黄君兆汉曩从余问，治金元之语业，深知全真之徒，以倚声施教，其所为者，亦复炳炳烺烺，顾与《花间》、《尊前》大异其趣。君遂自是深入道教之门户，既醉心于张三丰其人及其书，覃思最深，所得亦度越时辈，所著各篇久已风行宇内。顷者裒集向所为文若干篇，厘为一集，余得取而读之。余尝深慨道教典籍久为人所漠视，今之业绩反得力于异国人士。而君奋起其间，如苍头异军，自树一帜。其事亦已伟矣，何待余之揄扬。余向者亦略究三张之遗著，蠡测管窥，愧未能发擿微隐，辄以藤绠，联彼珪璋，喜得与君忝为同好。去岁浪游洪都，陟彼西山，一访许旌阳之遗迹，又幸得瞻臞仙之墓，华表依然，柱间符箓犹仿佛可睹，低徊久之，而恨君之未能同游也。益信韩

昌黎谓气之所钟，必蜿蜒扶舆磅礴而郁积，非亲临其地者无以体其真而究其胜。他日当携君同履鹤鸣之山，君其亦有意乎？

丁卯清和饶宗颐

宗颐名说

先君为小子命名宗颐，字曰伯濂，盖望其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以理学勖勉，然伯濂之号始终未用之。自童稚之年攻治经史，独好释氏书，四十年来几无日不与三藏结缘，插架有日本《大正藏》、《续藏》，及泰京馈赠之《巴利文藏》，日译《南传大藏经》。

初，余于法京展读北魏皇兴《金光明经写卷》，曾著文论之。一九八一年秋，游太原，夜梦有人相告。不久，陟恒岳，于大同华严寺睹龙藏本是经，赫然见其卷首序题“元丰四年三月十二日真定府十方洪济禅院住持传法慈觉大师宗颐述”。又于《百丈清规》卷八见有“崇宁二年真定府宗颐序”。元普度编《庐山莲宗宝鉴》（卷四）内慈觉禅师字作宗颐。元祐中，住长芦寺，迎母于方丈东室制《劝孝文》，列一百二十位。曩年检《宋史·艺文志》，有释宗颐著《劝孝文》，至是知其为一人，以彼与余名之偶同，因镌一印，曰“十方真定是前身”。

又余与扶桑素有宿缘，自一九五四年著文论熙宁中潮州水东刘扶所塑瓷佛，为小山富士夫取以迻译，嗣后论文屡在两京刊布。近时为二玄社编《敦煌书法丛刊》凡二十九册，向不知何以结缘如此之深，后悉日本大德寺住持养叟宗颐，与一休宗纯同出华叟宗昙之门。一休，即真珠庵开祖也；养叟，与余名复相同。前生有无因缘不易知，然名之偶合，亦非偶然，因识之以俟知者。

选堂字说

或问于余曰：子曷以选堂名斋？应之曰：平生治学，所好迭异。幼嗜文学，寝馈萧《选》；以此书讲授上庠历三十年。中岁重理绘事，以元人为依据，尤喜钱选。六十退休后，莅法京，以上代宗教与西方学者上下其论。

记敦煌本《老子化胡经》，其十一《变词》有句云："洪水滔天到月支，选擢种民留伏羲。"选民云云，正如希伯来之 chosen people，此道教徒之创世纪遗说也。以为洪水过后，人类种民惟伏羲，如彼土之挪亚，今苗瑶神话尚存其说。前岁游吐鲁番，见其博物馆中，伏羲女娲交尾之图凡数十事，图之之意，似示人类祖先有再生之义，是古代西域有伏羲种民传说之明证也。由是观之，选擢之说，亦有可取焉。余之以选名吾堂，盖示学有三变。客曰善，因记之以示后之人。

附　化胡经第十一变词

十一变之时。生在南方阎浮地，造作天地作有为。化生万物由（犹）婴儿，阴阳相对共相随。众生享气各自为，番（蕃）息众多满地池。生活自卫田桑靡（麻），劫数灭尽一时亏。洪水滔天到月支，选擢种民留伏羲。思之念之立僧祇，唯有大圣共相知。

与杨联陞论龙宿郊民图书

故宫所藏《龙宿郊民图》，自董其昌鉴定为董北苑真迹，世多从之。“龙宿郊民”四字，乃其昌所题。明人著录，如詹景凤景《东图玄览》，或称“龙绣交鸣”，图名亦不知何义。《石渠宝笈续编》谓：“元人习用‘龙袖娇民’语，见欧阳玄《圭斋集》，既非典雅；至董其昌始定为龙宿郊民，云艺祖下江南所进。”按此图上端，有其昌二跋，其天启甲子跋语，则作“龙秀郊民”，字复不同。

最近先生撰《龙宿郊民解》[①]，征引元曲及陈继儒《太平清话》，证明“龙宿郊民”乃“龙袖娇民”之误，诚确切不移之论。

比读杨铁崖《东维子文集》（卷六）《送朱女士桂英演史》[②] 序有云：

钱唐为宋行都，男女痛峭，尚妩媚，号笼袖骄民。当思陵上太皇号，孝宗奉太皇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也。若棋待召（诏）为沈姑姑，演史为张氏、宋氏、陈氏，说经为陆妙慧、妙静，小说为史惠英，队戏为李瑞娘，影戏为王润卿[③]，皆中一时（按原钞本“中”作“申”，误，

---

① 见《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53 页。

② 演史即讲史书与说经等节目。

③ 影戏王润卿，亦作闰卿，名见《梦粱录》。

据陈继儒改)。慧黠之选也。两宫游幸聚景、玉(钞本误作"正")津内园[1],各以艺呈,天颜喜动,则赏赉无算,此太平朝野极盛之际。……至正丙午春二月,予荡舟娱春,过濯渡,一姝淡妆素服,貌娴雅,呼长年[2]舣櫂,敛衽而前,称朱氏,名桂英,家在钱唐,世为衣冠旧族,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因延致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岳[3]及秦太师事,座客倾耳。……

《四部丛刊》景鸣野山房钞本

始知陈眉公《宝颜堂秘笈》中《太平清话》(卷一)即钞袭此序,而不著来历,间且有删改,如第二句"男女痡峭",即删去"痡峭"二字,"棋待召"句删去"待召"二字。

"笼袖骄民"一语,在南宋以前,似尚未见,乃起于行都之武林,其男女瘦削娇小,尚妩媚,故号"笼袖骄民"。铁崖序"痡峭"二字,被陈眉公删去,致笼袖之义,暗晦不明。"笼袖"后来又写作"龙袖","骄民"又作"娇民",去原义益远,先生以为"娇"民即"骄"民,"笼袖"本是描写都人娇惰之闲逸情况是也。

铁崖此序,作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丙午(1366)春,欧阳玄《圭斋集》中《渔家傲》南词,则作于至顺(三年)壬申(1332)二月,在铁崖之前。其《七月词》有"龙袖娇民儿女狡"之句,按圭斋此词虽作于都城(北京),然每以江南之事取譬,如《五月词》云:

五月都城犹衣袂,端阳蒲酒新开腊。月傍西山青一掐。荷花夹,西湖近岁过苕霅……

即其例证。是知其《七月词》之"龙袖娇民",亦是借用铁崖故实。倘铁崖之说可信,则"笼袖骄民"一语,乃宋南渡后盛行于行都钱塘间,其湖山之美,人物之娱,遗风余韵,至于元季,犹有存者。铁崖荡舟嬉春,载演史女流于舟中说唱,仍是宋之旧俗也。

---

① 聚景园,高似孙有诗,玉津园曾赐韩侂胄,张玉田词曾及之。二园俱见咸淳《临安志》、《浙江通志》三九古迹。

② 长年即舟子。

③ 艮岳事详《挥麈后录》二,《癸辛杂识》前集。

今观此图，“画两舟衔贯，舣于水次，众皆联臂舞跃”。“岸侧奏鼓，舟中亦鸣鼓应之。”明为荡舟嬉戏，与铁崖所记，颇有同符，故题曰“笼袖娇民”。是所绘为钱塘行都之旧事甚明。行都舟楫之盛，耐得翁《都城纪胜》已备记之。向来解此图为箪壶迎师，或见龙而雩，皆妄加推测。

循是以言，此图写钱塘之俗尚，可能出于南宋或以后人所绘。图之来历，仅知曾藏于莫是龙，后归潘光禄，董其昌又得之于潘者。詹景凤谓“图在成国”，《明史·功臣表》：朱能，永乐元年九月始封成国公，嘉靖间，鏻、凤、希忠相继袭位，此图即自成国传出者也。

图原无款识，亦无前贤题字，詹景凤云：“相传为董源龙绣交鸣图”。所谓“相传”，究无确证。如上所考，知明人题称北苑所作，似凭臆断。以画法论，皴多作大披麻，与“夏山图”、“潇湘图”之点子皴异趣。又图中树法，詹景凤谓其“树身用大蟹爪，淡墨笔成后，上复用水笔或墨笔数重加过，赵承旨、倪元镇树身极得此趣，次则吴仲圭极似之”。是其画法不能早于郭熙，而于元人为近。至山顶苔点，密密用横笔，山半乃稍用中锋，与“夏山图”之碎点，巨然之粗点，范宽丛簇之点，并以中锋浑圆沉厚取胜者，涂辙不同。其为晚出，显而易见，虽“自昔学者，皆师心而不蹈迹”，晁无咎以此论董源与巨然之异[①]；然洞天山堂之用笔敷墨，近于高房山，迥非北苑风格，已起近贤之疑窦。[②] 是图所绘，果如铁崖所谓“笼袖骄民”者，乃南宋之事，非南唐所宜有。聊因先生之文，更进一解，希世之方家，共论定之。

1962年7月9日

附 杨联陞跋

联陞按：宗颐先生从画法上与“笼袖骄民”四字的通行时代，论《龙宿郊民图》这张画本身的年代，以为旧题董源失之过早。这是一个很值得美术史家讨论的问题。在我收到宗颐先生的讨论文字之前，Freer Gallery of Art 的 James Cahill 先生，也有信来，认为这张画有很多地方像赵子昂一派，可能是元人仿古。信里有一段说：

① 见《无咎题跋》。
② 见李霖灿：《中国画断代研究例》。

The actual authorship and date of the painting is still another matter; I was inclined to think when I saw it in 1960 (and so was C. C. Wang, who was with me, although he had some reservations) that it's a Yuan dynasty copy by some follower of Chao Meng-fu (or conceivably Chao himself) of an earlier work, perhaps by Tung Yüan. The drawing of the tree groups, the special treatment of the hills, the coloring, and other features struck me as typical of the Chao school, although of course the composition is much earlier. It is parallelled by a large "Chü-jan" they have, which is pretty clearly a copy by Wu Chen of an early painting-the actual manner of execution of one period applied to a composition of another, much earlier age. (Letter from James Cahill to L. S. Yang, dated February 24, 1961)

我回信说：

As for the authorship and date of the painting, I a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you on the possibility that painting may have been a Yüan copy of an earlier masterpiece,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he drawing of the tree groups and the treatment of the hills. Of course, the composition remains a problem. Philologically, what bothers me most in the association of a painting attributed to Tung Yüan with the phrase Lung Hsiu Chiao Min is my failure to find evidence that the phrase was in use in Wu-tai or Northern Sung. When I was writing the article, the possibility did occur to me that the painting could have been done during the Southern Sung. If so, the place depicted would be Hangchow with its West Lake. However, I thought the idea was too wild to be presented as a thesis unless I could give supporting evidence from the landscape and the style of the painting, so I merely left the dating problem open. I am glad that you have been considering it from the points of view in art history. (Letter from L. S. Yang to James Cahill, dated March 2, 1961)

大意是“笼袖骄民”四字，似不见于五代北宋文字。如是南宋，其地可能即是杭州。但不敢下断语。

又按：沈曾植先生《海日楼札丛》一三六页有“笼袖骄民”条，引用元曲《大都新编》关目《公孙汗衫记》同《武林旧事》卷三、卷六，解释此词，简明扼要。《海日楼札丛》出版于一九六三年，拙稿《龙宿郊民解》未及引用，特此补注。

宗颐按：厉樊榭曾撰《龙宿郊民图跋》，驳董思白此为宋曹武惠（彬）下江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说，而谓图中所绘乃雩祭祈雨之礼。盖保大十二年三月，民大饥疫死，四月正龙见之期，董源作此殆古之执艺以谏者（《樊榭山房文集》卷八）。其说甚新，附记于此。

与余家菊论石经大学书

比读尊者《大学通解》附录中论郑晓《古言类编》，疑《石经大学》出于唐伯元伪造。考曙台此书《唐彬求赐谥疏》，作《大学注释》，嘉庆《澄海县志》作《石经大学解》，《千顷堂书目》及《经义考》均作《石经大学》，名与丰坊伪本同。

考唐氏集中自序，实名《古石经大学》，其书旧鲜传本，道光间普宁方耀重刻《醉经楼集》，附刊卷后，始流传于世。书中于经文粗有注解，特欲证《学》、《庸》两书，皆孔伋所撰，以申贾逵之说也。书首有《论石经疏次序》，次载丰坊伪本引虞松等语，又次为经文。核其字句，与丰坊本略异。其经文不删“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一十八字，而丰本删之，一也；经文前引虞松语首句，不云魏政和，而云正始，二也；所不同者，仅此。所谓《古石经大学》，盖伯元得自吉安邹氏，疏称臣令泰和吉安，知府张振之手《古石经大学》授臣，询其自，乃从今翰林院庶吉士邹德溥为举人时所寄，随录一册笥之，此即丰坊伪本，匪别一石经本也。朱竹垞言丰坊伪《石经大学》，唐氏误信之，上之于朝，足证两书同本。夫丰本之伪，尽人皆知，魏政和三字，素为人所指摘（吴应宾驳之，见《经义考》）。今唐氏此书，独作正始，乃知所传丰本之作政和，盖传写之讹。且旧所传丰坊伪本，其异于注疏本者，在经文倒置，及增入“颜渊问仁”等二十二字，而所省去“此谓知本”等十八字，唐氏此书竟存之，又可见此十八字为脱简。丰坊原本，未曾缺也。故论丰坊石经，唐氏此书实其真面目耳。

民国三十七年

与谢和耐教授书

谢和耐教授左右：顷奉手教，至慰远企，献岁发春，遥祝起居康胜。询及杨王孙裸葬事，公认为一般谓其出于道家，恐有问题。愚见王孙本传称其"学黄老之术"，又其说谓"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此分明与《庄子》、《淮南》（《精神训》）思想甚为接近。又其言"裸葬将以矫世"，则用《墨子·节葬》之义。《墨子·节葬》之篇，今仅存下（第二十五）。杨王孙可说是道而兼墨者，卢植则儒而兼墨。墨家行夏之道，汉时其学尚未亡也。又裸之一义，先秦之世，颇有行之者。屈原《涉江》："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王逸注："桑扈，隐士也。"其人见于《庄子·大宗师》云："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子桑户死，未葬。（二人）临尸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故孔子称其为游方之外者。彼其以死为反其真，与杨王孙之言各归其真正合，故知杨王孙即桑扈裸行之继承者。桑扈即桑户，古之狂者，颇近印度之耆那教徒矣。

庄季裕《鸡肋篇》上"事魔食菜"条，陈垣在《摩尼教入中国考》第十六章已加引述，庄氏为福建人，故于摩尼教能十分熟悉，说见陈文。

去年春，漫游浙东，至天台雁荡，途中有诗怀念戴老，用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原韵。兹寄上拙作二份，其一请转与J. P. Dieny兄。彼编整戴老遗著《僧侣临终诗》，经已收到，至谢。

1985年1月26日饶宗颐启

与刘述先论“暗里訚”书

述先教授吾兄道鉴：顷于《明报月刊》得读大作本年哲学会剪影，知此次开会盛况，可贺可贺！

偶然忆起去年美术史专家汪世清教授自北京来书，抄示八大山人友契释机质[①]《赠八大诗偈》一首云[②]：

> 梵音撇在千峰外，拍手拊掌会捏怪；识破乾坤暗里訚，光明永镇通三界。

汪君谓“此首极费解，盼能指迷”。余覆书妄为解说云：

梵音撇开在千山之外，则不必借梵音而能直指心源，识破天地之秘。惟大画家能捏怪、振奇者，可造此境界，故拍手、拊掌[③]以称赞之。

“乾坤暗里訚”数字极紧要。訚者，《说文·言部》：“和说（悦）而诤也。”最为确诂。“洙泗之间，訚訚如也”，《论语·乡党》：“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孔训：“訚訚，中正貌。”訚以今语解释之，即在争论中取得和悦、和谐。天地间之奥妙处，即在暗里的“訚”[④] 如何悟得。以佛理言，从无明得

① 字季彬，江西南昌人，著有《广陵三山草》。

② 此诗从未发表，汪君从朱观所辑《国朝诗正》卷六钞出。

③ 《哀江南赋》序：“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抚即拊也。

④ 似可借用“辩证的统一”。

到真如。以画理言，从一堆黑漆漆的墨团中，可开拓新意境，则永得光明，而常操胜算矣。此即八大山人之成就也。

汪君颇以为然。今次哲学会以和谐与争斗为主题，从争论取得和谐，大家正在追求“暗里闻”，与会者相信都是能“识破乾坤暗里闻”的人。此一诗偈，寥寥数言，已为点破。艺与道，固相通也。讨论的语言可以撇开，此诗偈本身，亦是禅家“捏怪”之一例，故不避累赘，再为录出，以供识者的拍手拊掌，兄可一笑置之。

宗颐（选堂）合十

1985年5月15日

与郑良树论战国策书

良树博士吾兄左右：日前南洋学会讲席上，欣获识荆，并聆教益，深喜吾乡后起俊秀，劬学有成，为闾里光，无任佩慰。顷于报端重读大著，尊见论黄荛圃之失，诚是也；惟于姚氏伯声、令威兄弟生平，仅凭陆心源《宋史翼》立论，似尚未能抉发幽隐。按二姚事具详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十一。知伯声死狱事，在其知衢州江山县任，而令威则于绍兴辛巳[1]金主亮南侵之后，召对奏事金陵，以疾仆于榻前而殁。叶适《题令威西溪集》，谓完颜亮来寇，举朝议退走，令威独抗论阻止，称其人为智胜于天者。[2] 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三十一年冬十月癸亥，诏侍从百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职，尚书郎徐度、姚宽从行。[3] 是时令威官尚书郎耳。

王明清言："令威问学详博，注《史记》行于世，三乘九流，无所不通。"叶适谓其"著书二百卷，古今同异，无不该括"。又"从孙镕以其《西溪集》、《丛语》见遗"。今《西溪集》不传，仅存词五首，载《中兴以来绝妙好词选》[4]。《丛语》著录于《宋史·艺文志·杂家》，陶宗仪《说郛》摘录二十三则，兼录其《序》一篇，为绍兴昭阳作噩[5]所作。令威他著无存，惟《西溪丛

① 三十一年。
② 《水心集》卷二九。
③ 卷一百九十三。
④ 卷三。
⑤ 辛酉十一年。

语》，自明以来，刊本不一，单刊者嘉靖间有鹅鸣馆本。而《稗海》、《津逮秘书》、《学津讨原》等丛书皆收之，极为人所重视。此书屡屡道及其兄伯声轶事，如《牧护歌》条称长兄伯声考火祆教，原委甚备，虽略本僧赞宁之说，其后钱谦益撰《景教考》亦称引之，陈垣至誉姚宽为宋人考火祆教者之先导，不知乃出于宏，此其有功于宗教史，不特校理《国策》而已，宜亟为表彰者也。

元至正本鲍注《国策》[①] 卷末备载姚宏、姚宽兄弟二序。李氏《惜阴轩丛书》本[②]则两序列于卷前。宏序作《题战国策》，宽作则称《国策后序》。又吴师道二跋，均低一字分行，明为二篇。黄荛圃重刻剡川姚本《国策》，乃厕之于《札记》卷下，于宏序但存校语，又附崇祯庚午口翁跋[③]及陆贻典另一跋，以存卢氏见曾雅雨堂本之原委。惟不知何故，将《吴师道至顺二年跋》作为附录一，又将《姚宽后序》及《师道跋》作为附录二，割裂随意，殊为不伦。复加案语云："两序大同小异，此即伯声撰而令威曾书之耳。未详两稿孰为先后，要非令威撰。"如是武断。按宏序末系"绍兴丙寅中秋"，即绍兴十六年。宽后序题"上章执徐仲冬朔日"，即庚辰，为绍兴三十年，时金主亮南侵前一载。吴师道跋宽文，已云"考其岁月，则在后，乃知姚氏兄弟皆尝用意此书"。说自无误。不知荛翁何以疏忽至此！荛翁重刊姚宏本，盖模顾千里所见宋椠本，即钱牧斋跋之梁溪高氏本，参以家藏本互勘，似未见此江南图书馆旧藏之至正本也。

最可异者，《四库提要》于鲍彪《国策校注解题》，引《宾退录》而特加注语云："案补注乃姚宽之兄姚宏所作，此作姚宽殊谬，谨订正于此。"似有取于荛翁之说。按赵氏《宾退录》原文云："《战国策旧传》高诱注，残缺疏略，殊不足观；姚令威宽补注，亦未周尽。独缙云鲍氏彪校注为赅。……惟东西周一节，极其舛谬，姚氏特作《世系谱》，似稍详矣，而亦未备。"赵与时为杨简门人，与令威时相接。尝亲见其书，原称"补注"，且有《世系谱》，知其用力视乃兄为深。宽之补注，与宏校自不同书；馆臣未加甄别，可谓失之眉睫。胡玉缙《四库提要补正》曾及此事，引吴师道跋，谓"赵与时说似未尽误"，是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只为彪补仕履。据《建炎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四，绍兴三十年正月，鲍彪引年告老，时已七十。彪校注

---

① 《四部丛刊》本。

② 翻元本。

③ 审此文即钱牧翁作，参《有学集》卷四十六及《绛云楼题跋》，时因忌讳，故剜去其名。

《国策》题其成书年代，为绍兴十七年丁卯仲冬，后于姚宏撰序一年。而令威作后序，在绍兴三十年，成书更在其后，乃不获流传于世，为可惜也。

宋目录书，《国策》厕于子部杂家，与《鬼谷子》同列。[1] 清陆陇其著《战国策去毒》二卷，以纵横为心术之害，贬之弥甚。兄谓其中有纵横之徒习作之文，犹今中学生之功课，举东西周一段为例。案《宾退录》于东西周问题辨证至详，亦举此段解“天子之国”，谓：“是时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国者，谓敬王故都也。”则视作史实，据为典要，恰与尊见相左。窃疑《国策》价值，未可如是低估，幸取赵书而寻绎之，乞有以教我。

① 如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即其一例。

答李直方论文选赋类区分情志书

直方足下：得书并新制《论骚经哀志》，《九歌》伤情之异，辨析之精，突过前人，甚善甚善。以情、志区别文体，萧《选》已然。其赋之庚辛癸分志、哀伤、情三大类。《幽通》、《思玄》、《归田》、《闲居》属“志”；《高唐》、《神女》、《登徒》、《洛神》属“情”。《论语》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此穷达之殊轨。

昭明所录，赋之言志者，皆穷居求志之文也。萧《选》之撰，后于《文心》，何以言之?《文选》赋庚题曰“物色”，以《风》、《雪》、《月》、《秋兴》诸赋属之；彦和所谓“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亦即此类；而《文心》有“物色”篇，此昭明采自彦和之明证也，萧《选》哀伤别为一类，揆以彦和之论，《离骚》以哀而《九歌》以伤，以一分一合，着眼迥殊，则昭明于彦和此语，未能措意可知矣。昭明分体，往往斟酌于任（昉）、刘（勰）之间。“情”、“志”区分之显，尤不可忽。汉赋以来，言志之作，若刘歆《遂初》，崔篆《慰志》，他如《显志》、《愍志》，以至元吴莱之《尚志》，俱以志为名，并求志道志[①]之作，此一途也。张衡之《定情》、蔡邕之《静情》、应玚之《正情》、陶潜之《闲情》（按：“闲”字即闲邪存诚之“闲”），言情而欲定之、静之、正之、闲之，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而归于正，此又一途也。其所谓情，大抵

---

① 诗以道志。

指人欲而言[1]，与“以情纬文”之情异趣。汉世纬书有情性阴阳之辨，《孝经援神契》：“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齐诗》张其说，许君因有性为阳气、情为阴气，性善而情有欲之义。以“性”理“诗”，汉以来论诗论赋，多本之。[2]《诗纬含神雾》：“诗者，持也。”故孔颖达谓：“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诗以导情，使归于正，说亦同此。萧《选》于“哀伤”之外，别分“情”一项，仍是旧义。彦和之论“情采”，且标举“情文”[3]，其所谓“情”，乃广义之情。[4] 萧统文学见解，仍在正情，彦和则言摅情耳，此两家之不同，不可不察也。书覆，并问起居。

饶宗颐白

① 董子云：“情者人之欲也”。

② 宋人天理人欲之辨，即汉世“性”、“情”之一转语，可参《汉儒通义》。

③ 二字本之陆云。

④ 犹云 emotion。

与彭袭明论画书

袭翁道席：惠翰敬悉，俚句荷欣赏甚喜。以诗养画，此不能画者之遁词，亦犹画者之不能诗，而目题句为蛇足，同一可笑。画中无境之境，直同帝之悬解，“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无朕之美，可谓敻绝，然岂俗士所能了然！

弟于意可悟到，而力不从心，终不敢躐等也。唐以前高绘，若顾虎头《女史箴图》中之峻岭，只有轮廓，而坚峭如银钩铁画，信轶群绝伦。曩在英京，此卷摩挲再四。在美得见敦煌石窟照片五千张，北魏狩猎一段，最为惊心动魄；黑白交错，设色之美，可窥唐以前金碧山水之规模。八大山水，自董入手，去繁就简，是真能变者，若渗以汉唐，便成自家面目，然陶铸炉锤，刚柔兼济，圣域固可希，惟待金丹九转，始奏肤功，谈何容易。媚俗之念，切宜捐弃，一艺之成，求之在我；我有所立，人必趋之。毕加索即能把握此点，往往杜门数月，敢蹈洪荒蚕丛之奇境，遂尽创辟崭新之能事。作品一出，而天下震骇。画道变化无方，良由才大足以振奇而不顾流俗，永不求悦于人，而敢以己折人，此其所以独绝也。王微短命，画为文掩，往年曾考索其生平甚悉，载在拙作《六朝文论摭佚》中。六朝人画，赖张爱宾记载一二，皆沦劫灰，可为浩叹。书覆，敬问起居不具。

九龙古墐围上帝古庙遗址辟建公园记

宋景炎二年春，端宗自惠州甲子门，次于梅蔚，四月，幸官富场。嘉庆《新安县志》云："官富山在佛堂门内，急水门之东，帝舟曾幸此，殿址尚存。"又官富驻跸条引《行朝录》称："丁丑四月，帝舟次于此，即其地营宫殿，基址柱石犹存。"土人将其址改建北帝庙。今去嘉庆又百余年，陵谷屡迁，旧日殿址，已不知所在。

陈伯陶谓庙石有村名二王殿，其地亦难确指。[①] 勘以旧图，似在圣山之西南。[②] 而北帝庙者，营构徙建，复非一次，今惟此上帝古庙之存耳。是庙曩有碑记，题乾隆重修马头围北帝庙[③]，盖自马头围村迁来者。马头围，即昔之古墐围。或以《新安县志》北帝庙与此为一址，虽难论定，惟此古庙相传已久，且为古墐围耆老所崇祀。其地东面旧宋皇台，横亘一二里内，皆平畴田野，溪流浸灌，足为胥宇之处。意当日君臣仓黄之顷，乃慰乃止，其行在不难于附近求之，则此庙之有助于九龙史迹之研考可知矣。庙久倾圮，只剩门额，香港政府念旧构之就湮，即此仅存者，恐归泯灭，谋所以永之。乃即其地，缭以甃垣，植以卉木，辟公园以为游憩之所，与宋皇台公园相丽；俾登临者，

① 见陈伯陶《九龙宋王台麓新筑石垣记》，及其手书《侯王庙碑按语》。

② 参1903年工部局九龙分区测量地图（S. D. I. Sheet Three）有地名Un Wan Tun，在圣山西马头涌村之南。简又文以为即"二王殿"音讹。按元人修《宋史》，次帝昰、帝昺事附瀛国公后为"二王纪"。"二王"一词，乃元人贬称，则此村名必出于元以后。

③ 彭德先生于1945年前，曾见上帝古庙有碑记题曰"乾隆重修马头围北帝庙"。

得以咨嗟咏慕于其间，其扢扬文化史迹之功，岂不懿欤。抑予闻之，端宗自闽入广，行宫凡三十余所。[①] 崖门而外，若秀山殿阙，《元经世大典》所记尤备。惟此与彼，胥当日荒陬穷海之际，其君臣流离奔迸，固知不可为而为之。虽时过境迁，其遗闻轶响，犹播传于吊古欷歔者之口，而敬慕之者，更千年而未有已。乃知是非之心，历今古而罔替，斯又辟是园者有关教化之深意，夫岂游赏而已耶。园于一九六二年落成，启用之日，市政局议员李有璇医生实司其典礼。倡建园之议于政府者，新会简又文，而潮安饶宗颐为之记，香港政府立石。

① 详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四二《广州府》二“宋行宫”条。

勺瀛楼记

昔邹衍论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即所谓九州也。有裨海环之，又有大九州，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夫中国之于海内，犹太仓之著稊米；四海之于天地，何异大泽之有礨空。州之数曷止于九？然后知邹氏之为虚诞，以至小穷至大，犹有期于精粗者也。

长洲之为洲，处瀛海中，我不知其何所丽，然于赤县神州，则畅然可望，其犹在裨海之间乎？临流四眺，不睹涯涘，心契冥漠，不觉而神与俱远，又若置身天地之际焉。超人先生居此有年，构楼于洲之阿，察乎盈虚，观乎远近，于是取弱水三千，只饮一瓢之义，榜所居曰“勺瀛”。余曾数登先生之堂，鼓琴赋诗，以望于海，有庄生陆沈之志；顾以栗碌之身，浮之江湖，食之鳝鯈，盖梦寐求之而不可得；而先生徜徉于此，左孺人，右稚子，应物随和，因才任教，无小无大，义设于适，可谓条达而福持者已。今年秋，余将有瀛海之行，先生饯余于勺瀛之楼，曰：我楼临沧海，宜具海客谈瀛之趣，子盍为我记之。因为推天地一指之说，假庄生语以报之曰：曷不言天地一楼之更为美耶？自楼远睇，海波壮阔，巅崖崛崋，敢以汪洋无端厓之辞进，庶几与弱水饮瓢之义庸有䜣合者乎。

乙巳秋古瀛饶宗颐撰记，越十年青龙乙卯岁莫并书

吴子寿传

君讳观葆，字子寿，潮阳华阳乡人。考爕尧，漳州知府，卒于任。君三岁从太夫人程氏由闽归，涵育母教，自幼芀颖，以能文称。深惎异族，愤清制败坏，耻以科举进。光绪末，入同盟会，创画报汕岛，以攘夷倡。辛亥八月，聚乡俊彦于八邑会馆，组革命政府。时叶楚伧方司大中华报事，群遂推叶氏及君主文书，以策动焉。

不逾月，而武昌举义，潮汕光复，君出任同盟会潮汕交通部部长。袁氏窃柄，恶君党革命，名捕君，事急，持家走濠镜，复旁述同志，密谋攫惠州。觉，粤督龙济光命逻之港搜捕，诸同志多被系，君幸未及难，奔走营救，卒用减其厄。袁氏平，君遂东归。先后出长岭东自治会、汕头市议会。淡泊宁退，不治防畛，取通当世。主大岭东报，持论严正，奸佞震詟。寻长汕市佛教会，则宏大法，拔灾苦。盖平居论学，兼采儒释，故行事慈而能勇。方共和再造，君故人子弟多跻显贵，或礼聘君，君逊让如慢。抗战军兴，移居香港赤柱山，有强劫之出，则严斥峻拒。已而汕市饥，则征港地流人高赀者，辇粟赒给，曰："民胞物与之心，固应尔也。"其立身不苟，急难与人如此。不治产，视家室如传舍，孙曾多不谋面。至与涂人不能辨，顾特好客。居濠日，自巨人长德，至游侠屠狗之士，咸出入其门，坦荡无所忤。不疑人，人亦不之欺。所交无老少贤不肖皆怀之。故殁，港中送葬者千人。君终于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年七十二。配梁氏，簉室林氏，子男十一人：元海、师复、双玉、元英、元杰、元德、元成、元庸、元基、元龙、元庆；女二人：元贞、

元慧。元海，圣约翰大学士；双玉研精声韵，尤负誉于时。

饶固庵曰：传称儒有粥粥若无能，不陨获于贫贱，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数者于君盖有焉。涤除玄览，能婴儿乎？又高风、戴良之亚，足使脂韦嚅呪者爽然自失。呜呼！可以风矣。

民国三十六年谨撰

方继仁先生墓表

先生讳继仁，潮安县塘东乡人。家世服贾，至君恢弘前业，懋迁偏汕厦港暹等地。善观时变而知物，其诚壹所致，每操奇赢，于纷纭中独能见几而作，皆智有以过人也。性豁达，于乡，分羡以惠贫窭，兴学以牖大众，建亭以荫行旅，浚渠以益灌溉，为之不遗余力，乡人至今颂德弗衰。五十以后，杜门养疴，自以先圣曾荀，知命始学，乃奋发淬砺，泛览群书；下及历代诸儒学案，剌取其中嘉言懿语，以类相次，成《勉学粹言》十五篇，印二万册，分馈亲友。

世衰学敝，有志者十不得一，其能措心人伦日用，晓然于常道之如布帛菽粟不可须臾离者，更非数数遘，求如君者亦可以风矣。君既热心教育，先是州人有倡设潮州大学之议，君拟斥资购砦石一带屋宇为助，未及行，而君浮海不归，每为余嗟叹道之。晚岁创模范英文中学，自为监督。平生行义惟恐后人，而不求人之知。戚鄙待举火者无算。浮屠营建精舍，有所求，未尝不诺，其好施予，盖天性也。君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疾终，积闰七十有七，葬于柴湾佛教坟场，嗣子方齐等请表君墓。君本通儒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复悲悯为怀，深契舍无量之义。博学孱守，兼综檀施，用能心虚智寂，行业湛然，倘所谓耆年解脱者欤。故书于墓以为表，以见西方沤和之教，与儒同有适化导达之用，于事理固无相违也。

1965年秋同邑饶宗颐拜撰

蔡梦香先生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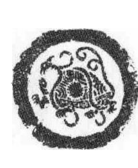
公讳梦香，潮安县南关镇人也。早岁卒业上海法政，南渡重洋，出长棉兰直名丁宜学校，继执教端蒙瓜夷崇光；往来星槟间，数度返梓，率不一载而返，终其身视星马如故乡。公耽思旁讯，喜为诗，重意而轻辞，不傍前人蹊径，刃迎缕解，戛戛独造。

中岁得养生术，居恒闭眼兀坐，吞津液，默念己名。或暗诵五元首，以澡雪五藏，谓是可延年祛病，故寿逾八十而神明不衰。昔英诗人丁尼生，自思其名字，系念不散，能得神秘之境；公未读其书而理与遥契，亦云异已！夙研法书，自擘窠小楷，波磔点画靡不殚究，若有神鬼役其指臂，而执笔之法屡易；老而日新，自出机杼，俯仰今古，无当意者。晚岁书所造益奇，而解人益不易得矣。公卒于柔佛，临没为诗自悼，享寿八十有三。弟乐生博士以心理学名于时，子绍兰娴于医。

铭曰：于意于辞必己出，不陌不阡异剽贼；宁畸人而侔于天，藏魄于斯表芳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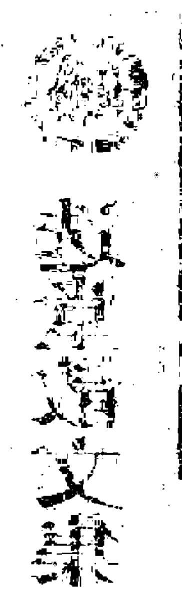
祭曾酌霞文

车挚马攻，遽折其轮。乌乎酌霞，罹此千冤。跕鸢坠空，风凄日昏，诚诗谶耶，朋旧怆魂。死生一条，同归怛化，胡至此极？山号海讶，无情湘水，悠悠长夜。片羽空留，悲歌楚些。昆冈扬焰，沉檀发馨。鸣呼酌霞，山川吐灵，洪涛涨天，不骞不崩。志华白日，心烛苍冥；历览九县，驾风鞭霆。赫赫高门，篇翰已富；散原是师，清发标举。不纷于眡，独衷于古；棒喝时流，或歌或鼓。譬水朝宗，盍簪景附。我始识君，珠海之南，我钻龟书，不以我憨；称我于人，谓道可担。我东曰归，而君北帆；岸柳攀折，凄恻江潭。适来炉峰，何期聚首；天下滔滔，如孔之藕。待障百川，看君侧手；累和长言，贻我琼玖。墨渖犹新，孛入于斗；泫涕无从，忍哭死友。我究保章，以道阴阳；许我重译，播之四方。日月逡巡，我意未央；无复无质，腹痛心伤。我抱我书，吞声悼逝；交期永绝，昏衢淹滞。倾河注海，天地长闭；酹子一尊，人间何世！



选堂散文集

卷十四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文录、诗词



目　录

小　引

我平生喜欢写札记，零页寸笺，涂鸦满纸，这类不修篇幅的短文，不值得留下来的弃余谈吐，多半是在时间的夹缝中被人榨出来应景，过去“文化之旅”的小品，月草一篇，即属于这一类。

记得元代文学家吴莱说过：“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惟其随事而变化，则史外传心之要典，圣人时中之大权也。”[1] 我十分欣赏这几句话，他指出史和经不同的地方，圣者折衷群言，我不敢高攀。史家如画笔，只能勾勒大略，经文则精义入神，赋予新的微旨，奥妙难测。自章实斋标榜六经皆史，其流弊正在夷经为史，使人只注意到外在的事状，而忽略内在的深层意义，史外已没有什么可传的心了。

我这些短文，敢自诩有点“随事而变化”，抓问题偶尔亦可能会搔到痒处。我一向观世如史，保持着“超于象外”的心态，从高处向下看，不局促于一草一木，四维空间，还有上下。这是我个人的认识论。在付印之前胡诌几句，也许不无“小中见大”的深意吧。

1996 年中秋节

① 吴集中《书胡氏春秋通旨后》。

皇门静室的“小学”

一九九三年冬十一月杪在巴黎，廿五、廿六两天尝过繁文缛节生活的片段，参加二千人场合经历连续五六小时高头讲章的学府典礼，翌日继之以富丽堂皇官邸中授勋仪式之后，心态反觉有点失去平衡，亟须寻觅小憩来求安息。于是汪德迈（L. Vandermeersch）君提议到他三十年前曾到过而终生不能忘情的皇门静室去走一趟。

在摄氏零下二度没有风雪干扰的一天，我们掠过凡尔赛宫走向距离巴黎只有四十公里的密林里面另外一个世界。晓山寂静，万木齐喑，悄无人声，先早已下降的霜霰，吞噬了修道院屋顶的罗马瓦，覆盖上一片白色的缊袍，好像象征当年那些刻苦修行的冉森教徒（Jansenistes）舍身为尼脱离尘俗虔事上帝的贞洁。面对着四人才可合抱的古松屹立不动于习习寒风中表现“岁寒后凋”的节概，令人想起巴斯加（Blaise Pascal）当年（1656—1657）隐居此地为冉森教徒侃侃申辩的十八件《地方通信》（*Les Provinciales*）——曾被人誉为天才作品——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此刻年律将穷，道院重门深锁。方塘冷蔓，寒水凄然，益增萧条与神秘。道院于一七一一年受法王勒令拆毁，几历沧桑，真令人充满发思古之幽情。宗教和诗糅合的魅力产生了历史上不少伟大人物，使这一座荒凉冷落的门庭成为法兰西文化的温床之一。最值得称述的是由那些宗教盟友法语所谓 Solitaires 建立的 Petites Ecoles，英文是 little schools，汉语谓之“小学”。这些盟友，不必是僧侣而是追求清净寂灭而甘愿弃绝尘世来此度过隐士生活的人们。他们热心宗教及教育事业，约在

一六五一年，扩充静室附近农家建筑设立这一座“小学”，他们以修辞学（rhétorique）为教材，提倡新方法（Nouvelle Méthode），为青年学子锤炼古典文字（希腊、拉丁文）的基础，十年之间，人才辈出，与莫里哀齐名的大戏剧作家拉辛（Jansé Racine）即在此接受古文和诗律学（Prosodie）的训练。他为静室写过有名的《史略》，把古典语文学科称为“小学”，这和中国的传统目语文为小学，包括形、音、义的智识完全一样。足见对于古典语文基础训练的重视，中外原无二致。

聪明睿智早慧的巴斯加全家都是冉森教徒，他和他的姊姊积莲（Jacque Line）在这静室栖隐，直到一六六二年身故，其有名的代表作《沉思录》（*Pensées*）至死还没有完成。他慨叹人生的脆弱，但有了智识，便可战胜宇宙。人在天地之中渺小得像一个不可知的斑点，亦像一根芦苇，很容易被一阵风所摧折。面对无限的宇宙，永远的岑寂给人以无限的恐惧。在无限的周遭，处处可以是中心，而何处是圆周，却煞费思量。现代大都市的人们，滥用“中心”二字，试问将以何处为立脚点？他认为人们现在所见到的东西，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点微尘，而欲靠科学建立秩序——希冀找到绝对的智识，这当然是一个妄想。巴氏的结论，只有上帝才能使神圣的真理嵌入人们的灵魂而取得真正的快乐，而人本身是无能为力的！

我因之联想到近时某诗人的自戕戕人，无端引起社会上一场文学舆论的争议，可笑的是有人将他比做上帝，真是何来的“无妄”的赏誉！以一个未受过正式充分精神教育和“小学”的古典语文训练的人，作起诗来不免自我过分夸诩，从而轻视一切，这种妄自尊大，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我幻觉，是要不得的。我祈请爱好文学的人们，应该正视西方文化根源之所在，皇门静室的小学，尚有足供借镜的地方。人是多么脆弱而无知啊！人应该承认自己的渺小！

黄昏不让人多作留连，木杪风生送到我的耳畔低诉，我不必引起无谓的回忆和惆怅，我自无心去究问真理的是非，只感到与蒙庄同样的“逃空虚而有足音跫然”的不可思议的觉醒。在无数的古槐乱叶重叠之下而隐藏着久已消逝的蚁穴，这就是历史的见证，谁亦懒去寻访“存”与“亡”的边际；我不禁随口念出陈简斋的警句：“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来作自我“解嘲”。

金字塔外

——死与蜜糖

我的旧朋友中有一位已经谢世的日本南画大师河野秋村先生，曾向我夸耀他以九十多岁的高龄，爬上金字塔。可是他本人居住的地方却是一间全部用竹编成的房子，真是“黄冈竹楼”的活现。记得我赠给他的诗有“出墙桃自媚，穿屋笋犹鲜”二句，完全是写实。我问他：金字塔与竹楼在艺术角度上两种不同的感受，以何者为优？他没有回答。在我看来，姑且拿山水画来作譬喻，以荆浩的深岩穹谷，来比较云林的荒村野树，我则宁愿欣赏后者。

说到金字塔，完全是死的表征，代表整个埃及文化是一部《死书》（*Book of the Dead*），金字塔可说是死书的缩影。我亦曾经去过开罗，在渴得要死的沙漠里，不易引起拜伦式哀希腊的心情去凭吊那些七颠八倒古建筑的残骸。我只眷注着：要追问何处有神的提撕？什么才是真正的秩序和至善（即埃及人所谓 maat）？在人心的天平上，怎样取得死神（Osirius）最后公正的审判？历史不过是一片摸不清说不尽的迷梦，只有“死”所占的漫长时间才能填补它的空白。摆在我们面前帝王谷巍峨的基塔，我很想把三千丈的白发一丝丝联结起来把它围绕一周，看看孰长孰短？值得佩服的是蜿蜒的尼罗河永远替人类负担起历史上忧患的包袱，我不愿重新砌起冥想所造成的金字塔！一切的想像，只好交给苍茫的黄昏，换取来一个不自量力的对苍天的控诉。

《死书》原是一本天书，一部不易读懂的书。埃及人对于死后事情的关怀和研究，为人类文化掀开一新页。死，无疑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课题。死是无可避免的，亦不是渺茫的！一般认为死有如毒药，但闪族人却视死如蜜糖。

死的智识的开垦与追求，曾经消耗过去他们无数诗人和宗教家的精力和脑汁。波斯诗人就写下许多的名句：

那是新鲜、愉快。死呢？它亦是一种兴奋剂，或者是糖吗？

——Al-Hutuy

他即把死看做蜜糖。

我徘徊于丝路上，检讨一下在沙漠的心，默诵下面的句子：在这里，一个蠢夫，用自己的鞍，骑在橐驼上。

全诗只有三行，这是八世纪阿拉伯名诗人 Al-Tinimmah 的自我嘲笑，说出大漠上旅客的心声。在日夕无常风沙的干扰之下，随时可以埋骨荒外，阿拉伯的诗亦喊出几乎怀疑自己不是一个人（You even doubt I was a man）的疑问！

这些诗似乎未见有人译出；就算译出，恐怕可能引起人们的喝倒彩，因为怕死的人实在太多！在中国，儒家撇开死而不谈，偷懒地说："未知生，焉知死。"死给完全抹煞了！庄子把死生看成一条，死只是生的一条尾巴而已。死在中国人心里没有重要的地位，终以造成过于看重现实只顾眼前极端可怕的流弊。南方人最忌讳"死"与"四"的谐音，不敢面对死的挑战。人类之中，中国是最不懂什么是"死"的民族，连研究死的问题的勇气都没有，真是可笑？人的灵性差别之大就是如此！

我们不妨吟咏一下波斯、阿拉伯人在沙漠中的警句，也许别有一番滋味："一水饮人分冷暖"，甘苦自知，不用我来道破。

佛教圣地 Banāras

在印度做禅定工夫必有一定的场合，乃于岩壁之下凿一小窟，作为习静宁神之所。这些小窟，既黝黑又浅狭，仅可容膝，面壁兀坐，可以抖擞精神。有些是临时安置的，非常马虎。而由比丘（bhiksus）构成的僧伽（sangha），虽有他们的团体，由于出家的缘故，行乞四方，原无定所，到了雨季，不能不找个地方来安憩，即所谓“夏坐”[①]。在奥义书时代，印度人的生活一般分为四个阶段[②]，壮年为林居时期（vāna-pros-tha），入丛林中苦修，积极作禅定思维，不仅佛教徒如此，其他婆罗门和耆那教徒亦是一样的。还有一种流浪者，梵言是 Vrātya[③]，带着宗教狂热，讴唱吠陀诗篇，乐、舞并作，一面自我鞭笞，到处游历，从苦行来谋取解脱。《阿闼婆吠陀》中许多地方提到关于雅利安人这种奇诡的信仰与活动。在佛家的教训中，禅定是要到达彼岸的六波罗蜜之一；亦是瑜伽（yoga）八部的第七术可以从静坐内省进入第八段的“三昧入定”（samādhi）。

禅的学说很早就传入中国，鸠摩罗什所译的三十五部经典中，便有三种属于禅定，一为《禅经》三卷，又名《坐禅三昧经问》，最末一种为《禅法要》三卷，梁僧祐的《出三藏记》云：“弘始九年闰月五日重校正。”这时虽有禅经的翻译，但习禅之风尚未成为气候，要到达摩东来，六祖崛兴，宗门

① 见《佛国记》。

② 梵志、家居、林居、游行。

③ 意思是 medicant 行乞或 tramp 漂泊者。

方才蔚为思想的巨流。时至今日，谈禅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日本更为泛滥。艺坛学界一股风异常热闹，禅之被普遍采用，作为人们生活的点缀品，有如中药开方之配上甘草。诗人拿禅作他断句的切玉刀，画艺家建立他的画禅室，禅被挂在人们的嘴边，真的是所谓口头禅、杜撰禅了。

记得一九六三年，我去印度旅行，从 Agra 南下到佛教圣地 Banāras，刚下飞机，步进会客室，一条光管上围绕着成千成万的蚊虫，旅舍房间都设下二三重防虫密丝网。我的天！这是二十世纪，如果回到佛陀的时代，不知是怎样的一个世界，真是不可想像。僧人是不容许杀生的，耆那教徒还要赤裸一丝不挂，他们的戒律，连蜜糖也不准吃，因为蜜就是蜂的生命。在禅窟里打坐，简直是把躯体奉献给昆虫蚊蚋的牺牲品，这样的苦行，代价之大，普通人如何受得了！印度吠陀经的 Tapas 宇宙理论，深入人心。Tapas 是热，为一切创生、进化的原动力，亦兼训苦行，印人的高度宗教热诚和笃信苦行的行为导源于此。加上轮回说牢不可破的信仰[①]为婆罗门、耆那、佛教的共同思想基础，形成后来崇拜湿婆（Siva）高度的苦行文化。人们深入森林生活，自愿受到饥饿、寒热、风雨种种的折磨，极端的自我虐待，以换取绝对解脱，沉溺而不返；以极苦谋取极乐，不惜任何牺牲自我摧残，这种心理要求，我认为还是功利的，而不是道德的。

佛经中的婆罗奈斯（Varanasi），即是今日之 Banāras，出城外便是鹿野苑（mrgadava），我踯躅于其间，心情无法宁静，四处草树萧条，只碰见一位黄衣和尚远来参拜，偶有二三瘦骨崚嶒的圣牛，踱来踱去。印度的佛教已极度衰微，据说仅存佛教徒数千人，不成队伍。婆罗门辈对其蔑视，尤使人深感不平。想起当年佛陀悟道布教，即与憍陈如等五人初转法轮于此。他先在摩羯陀国都会的王舍城（Rājagrha）和数论师 Alara Kalama 讨论，虔修四禅；又访 Udra-ka 参究“微细我”之说，在尼连禅河（Nauranjarā）西岸的沤楼频螺（Uruvela）小村的苦行林中，苦行六年，于毕波罗（Pippala）树下，跏趺默坐禅定思维，终于离有想、无想，获得非想、非非想（Naiva samjñā-nāsāmjānyatara）的平等寂静境地，而成无上正觉。佛陀的时代，流行两种极端思想，顺世外道主张精神上的享乐主义，苦行派像耆那教徒、尼犍子等则寻觅极苦来换取理想的至乐，二者都不近人情。佛陀折衷以中道，所以受到人们的拥护。但佛陀本身的觉悟，仍是在苦行中磨练出来的。他的教艺所揭

① 最先出现于 *Brhadananyada*（《奥义书》）。

的苦谛、乐谛不离其宗，跳不出当日的 Tapas 理论。佛家和耆那教的苦行说，先秦时候，未入中国。即使有因缘传入，亦不易为人信奉。屈原言及“桑扈[①]臝（裸）行”，很像耆那教徒。荀子对陈仲、史鳝及忍辱宋钘的抨击，可见苦行说深不为人所容。况儒家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列为孝道，和印度苦行家的摧残身躯，正背道而驰。苦行思想在中国无法茁长，故此，佛教要到东汉以孝为明训的时代，引述睒子供养盲父母的至孝故事的经典，方能得到人们的歌颂。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用儒来说佛，有了儒化的佛书，佛教思想才得正式为儒士所接受。

唐天宝以后，战乱频仍，士大夫投入禅林，在精神上算是找到一点着落，儒门收拾不住，许多大文人都与佛门大打其交道，禅门从此乃有极大的变局。可是他们忽略了印度原来的禅那生活，是以苦行为基础，苦行才是禅的内涵，禅是需要实践亲证的。面壁九年，真的要盲修瞎练，不是仅说句“一口吸尽西江水”的狂言，徒作天花乱坠的斗嘴胡诌、说说笑笑，下一转语便了事。东方宗门的禅那，因移植而变质，橘变为枳，而是入世的、开放的、乐观的，和印度原典的禅那，带有浓郁的宗教狂热，极度的自我磨折，甘受肉体、精神上的宗教惩罚，然后取得彻底了悟和真正解脱，相去十万八千里！

敦煌石室的二八五窟便是一个禅窟，窟顶四周有三十六幅修禅图画，其中还有西魏大统四年、五年的题记。中央南面小龛外，特别绘着瘦削长发的“婆薮仙”，婆薮仙过去尝做过梵王、帝释，于万千劫才作为转轮圣王。修习禅定智慧，广化众生。由于他看见龙王的女儿名曰黄头而起爱慕心，便失去他的神通与禅定法。后来深自悔责。这故事出自吴支谦译的《摩登伽经》[②]。大家须知，见色动妄念，虽历劫的仙人，亦会失去神通。这件事可为人们鉴戒，故禅窟把它绘成图，是有深意的。禅的目的在修行。法显翻译的书名曰《禅经修行方便》，点出“修行”二字，禅是重实践，非徒作空谈，要从苦行磨练得来。宋人谈理学，喜欢讲论，说六经有理窟。但禅窟不能单纯看成理窟，禅重修行，不尚空谈。明代王学末流，坠入狂禅，受到不少人的责难。许多心学大师窃取禅的伎俩，说出一套动人的禅理。可是对印度的实际情形，却十分隔膜。王慎中说：“苦行偏节，无取于君子之教。”以儒折释，不易使人心服，徒见其对印度的苦行，没有半点了解。禅的道理，去原典越说越远。

① 庄子作户。

② 第四品。

我敢请心学家们，不要轻易造论，甚至说“佛言一切行无常，意存呵毁”[1]。世尊何来有半点呵毁之心，未免厚诬古人。如果到丛林中去静坐内省一番，也许另有一点不同的体会。

① 熊十力语。

维也纳钟表博物馆

年前有机缘到布拉格，那时尚在铁幕笼罩之下，往返途中，必通过维也纳，这个多么令人眷恋的音乐古都。到处簇簇的森林绿叶，衬托着美丽的喷泉，正是音乐灵感孕育的温床，音乐大师莫札特便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目前，作为首都的维也纳只有一百六十万人，战前亦不过二百万，还不及我们一个小县。战争更替它减少了人口包袱的负担。虽饱尝沧桑，但高度的教育水平与合理的生活方式，反而争取到"富裕"与"舒适"。我们踯躅于夏宫中，欣赏各种各样的宝藏，憧憬着那在位六十八年的约瑟法兰西斯大帝，他曾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不禁发思古之幽情，要重温一下近代史。面对无数瑰丽的宫殿，幽雅的庭园，水木清华，已忘记了它原来是一个战败国。参观维也纳大学，许多对学术有重大贡献人物的石像，屹立于校园之内，保存完好，严肃庄重，绝无一般时下叫嚣所谓"现代化"的感觉，我才恍然于这种幼稚观念在古老气氛之下，已经自动地完全消失了。

踏遍街道，最感到珍贵使我流连不愿离去的地方，要算那个钟表博物馆，里面见到的是倒流的时间留下来的无数残骸。说明人类如何努力去创造历史，其结晶品只剩得几个破烂而古旧的表壳。科学的渣滓，文明的末梢，是否值得阿波罗的一盼！

随后我登上号称一百五十六公尺的高塔，不需要一分钟便抵达绝顶，骤雨飙风还没有这样迅速。"距离"的缩短，把整部历史活像缩地术般输入了磁碟之内，好像警告那些尚停留在局促于时间观念之下甘愿做它的俘虏的人，

去寻找科学上荒谬的时差，辛辛苦苦所得到的只是失望与恐怖。

多次流连于教堂的古堡，墙上拖着不知岁月、像辫子一般的藤蔓，凄寂、静谧支配着每个人的命运。最使我惊愕的：据统计所知，这里是世界音乐水平最高的地方，同时亦是人类自杀率最高的所在，这些自然是出于上帝的安排！人，久已皈依于上苍，获得神的豢养了，在安静毫无干扰的神秘国度里，寂寞是他们最好的享受。可是过度的宁谧，反令人感到生命单调的可怕。“生”的意义已下降至零度，反而要求快点了此残生，美其名曰解脱。孤寂到了极点，人竟真的成为自了汉，到这样的境地，什么是生存的意义已变成莫大的疑团。詹姆士对宗教的解释，认为人在孤寂的时候才能了解什么是绝对(absolute)，方可以超越上帝。孤寂可以激发人的宗教情绪，西方哲人冀图培养宗教果实于孤寂之中，但没有想到不堪寂寞的后果，却能产生了不可想像的反作用。

我选择维也纳来作我要写文章的题目，本想借音乐艺术的顶尖作为自我躲避的场所；竟有点像庄子所说逃空谷而闻到跫然的足音，反而引起许多逆料不到的情意结，我不愿意再继续地写下去了。

周　原

——从美阳到庆阳

儿时诵《诗经·大雅》“周原膴膴”、“爰契我龟”等句，对先周文化发源地的岐山，心向往之，没有想到临老真的能够踏上丰、镐、鄠、杜之邦，不禁引起孔夫子“吾从周”的共鸣。看到出土的巨大板瓦，想见周人当日宫庙的巍峨壮丽；相反令人错愕的是从放大镜得窥见的那些细如蚊脚、刻划精美的龟骨刻辞和由数字组成的易卦形象，都为前人所未睹的新事物，真是“匪夷所思”!

扶风的柔谷乡法禧村的周围，曾经发现十公尺左右的秦、汉城堡，出土有以“郃”字作铭记的秦代铜鼎、铜温器，说明其地即郃城的遗址，《说文·邑部》：“郃，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后稷）外家国，右扶风斄县是也。诗曰：‘有郃家室’。”按郃字汉人写作斄。又岐山的青化、孙家诸地出有戳印“美亭”的战国陶器。美亭在今法门寺所在的法门镇，即汉时的美阳县。法门寺博物馆揭幕的时候，我很幸运参与其间，因而得以认识周代的岐山和上列这些古迹的旧址。

周人开始在岐山活动，经过古公亶父、王季到文王累代的苦心经营，国势日大。《诗经》说：厥初生民，是维姜嫄。郃亭遗迹说者谓在地名姜嫄咀的一带。举世著闻的仰韶文化遗址——姜寨，本名岗寨，据称清同治以前住民皆姓姜，其上游有姜嫄祠，地名姜城堡。《水经·渭水注》云：“岐水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国语·周语》说：“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自窜于戎狄之间。”不窋的故城在甘肃庆阳，这一带自古

以来华戎杂处，周先代人名有长至四个字四个音者，有的学者认为可能不是汉语系统。庆阳自来出土春秋时代 Scythian 式兵器甚多。习见的像虎噬动物铜饰牌之类。下至晋代，此地仍为匈奴所盘踞。马长寿曾统计晋建宁三年（公元 365）泾河与洛水上游五百里地区住有匈奴四万多部族。[1] 扶风姜嫄地方亦发现过书写希腊字母的银瓶[2]，年代为西汉至东汉，想必是月支人之所传播。近年新发见，像扶风案板坪的仰韶遗址出土陶器上有印欧色目人纹样，泾阳铜器上竟贴有埃及纸草遗物残迹，在在说明自皇古以来，华戎文化交流的错杂情形，由来已久。

《穆天子传》记“赤乌氏先出自周室，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封丌（其）璧（嬖）臣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周人经营西土还可远达舂山（昆仑）之境。孟子说“文王，西夷之人也”。事实上周文化是很早影响及西域的。

说到庆阳地区，除了充斥匈奴文物之外，亦有殷代遗物，像西峰市董志乡野林村出土的长三十八点六公分的玉戈，上镌“作册吾”三字，和妇好墓的卢方玉戈很相似。这显然是殷器。庆阳最重的是出土一件穆公簋盖，有铭文四十四字，盖上饰以精美的流行于周穆王时代的相对型凤鸟纹，有人考证是穆王时物。铭文记周王从商阜[3]回到宗周。但该器出土于庆阳，庆阳是不窋故地，可能周初在此地有先周宗庙，不窋墓亦在焉。[4]

《元和郡县志》：宁州，古西戎地，夏时公刘邑焉，周为义渠戎国。今州理（治）城，即公刘邑。班彪在王莽失败后西奔，作《北征赋》，有句云：“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5] 这些地方正是西周祖先创业的所在和戎狄杂处艰难奋斗的遗迹。从上面这一连串出土文物看来，周人的发迹与《诗经》所记载丝毫没有不合之处。过去有学人企图推翻旧说，把周初的地名通通搬至山西，亦曾引起不少不同意见的争论，面对出土许多文物，不知要如何解释。经验告诉我们，过于轻视文献记录，轻易立论，地下的证人会在你不知不觉之中自动地跑出来给以缄默的回应和不言而喻的嘲笑。

---

① 见马氏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② 《考古》，1976 年 4 月。

③ 弘农商县。

④ 《元和郡县志》顺化县（汉郁郅县）不窋墓在县东三里。

⑤ 《全汉赋》，255 页。

秭 归

——屈原故里

静静的长江，依然摆出迂回曲折的阵势；后浪推前浪不停地呐喊，仿佛在对未来人们将要对她进行“整容”的措施提出抗议。完全逆料不到的是中秋节晚上的江面一片漆黑，月儿躲起来不肯露脸，像是蕴藏着某些沉重的心事。

轻舟刚渡过秋气萧森的巫峡，尚未到达西陵峡，便停下来，前面正是秭归的码头。此际月黑风高，我们一面瞧着黯黯的江水，扪参历井似地拾级而登，跑了个把小时，才看到“屈大夫故里”的石碑，旁边又有“香溪王昭君故里”碑，不同时代人物的石刻，不知何故给人安放在一起，真是巧妙的安排。

这里真的是屈大夫的故里吗？记得有人曾向题匾的郭老提出三项质询加以否定。我们不妨考查这一说的来历。《水经注·江水》说道：

> 姊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二十六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屋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嬃庙，捣衣石犹存。故《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指谓此也。

所记十分确凿，袁山松是晋时宜都的地方官，所著《宜都山川记》经郦道元引述保存下这一段可贵的记载，他是柳宗元以前最有成就的山水游记作

家，以擅写“挽歌”著名，他与桓玄来往讨论“啸”的美学意义的书札，在当时播为美谈。[①] 他又说道：“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姊归，即《离骚》所谓‘女媭婵媛以詈余’也。”照他所说，秭归一名取义于阿姐回归，却招来了郦道元的反驳，认为“恐非名县的本旨”。

现在考之殷代卜辞，屡见“伐归”的记录，归是地名，即古代的归子国。这些可证明汉末经学家宋忠（衷）“归即夔”之说的可信性。归子国殷代已存在，则山松“来归”之说，自然属于无稽。但秭归之为屈子故里，晋时尚存有许多遗迹，这一说事实应该溯源于晋代，绝不是后来的杜撰。

此地向来有不少楚国先生的陵墓。唐初魏王李泰的《括地志》说：熊绎墓在秭归县[②]，宋陆游《剑南诗稿》：“归州光孝寺后有楚冢，近岁或发之，得宝玉剑佩之类。”早已有人盗掘。近年于秭归东七点五华里的鲢鱼山遗址掘出大量文物，包括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的陶器，商代遗物以及西周至战国的遗址，在西陵峡附近发现且近百处，因此，考古学家认为商人兵力自应及于三峡口夔子国地方，归为殷代方国是可能的事。虽然熊绎的丹阳正确所在尚有许多不同说法，但春秋时候，夔子熊挚由于不祀祝融和鬻熊而为楚所灭[③]，从秭归地区出土兵器之多，可为佐证。“生长明妃”的香溪镇，亦出了一把越王州勾剑。归子国西境远及于巫山县，近时在三峡探测，楚文化最西可至云阳的李家坝，这是考古最新的结论。

谈到大溪文化，除了花样丰富的彩陶纹样和形形色色的陶器之外，以距今约六千年的杨家湾新石器时代大量出土共一百七十余种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最令人瞩目，揭开了原始文字的序幕。

杨家湾遗址位于西陵峡的南面宜昌县三斗坪村，北临长江，南依黄牛岩峰。袁山松描写此处风景：“南岸重岭叠起，如人负刀牵牛。此岩既高，加以江湍迂回，虽途径信宿，犹望见此物”，故有“三朝三暮，黄牛如故”之叹。杨家湾遗址达六千平方公尺，文化层厚达三公尺以上，乃有这样重要的刻划符号出现，为文字起源提供新的篇章。我很幸运，翌日能够在宜昌博物馆接触这批实物，亲手摩挲，眼福不浅。有的与纺轮花纹很接近，有的记号似崧浦、吴城，可说是远古夔越先人遗下的手迹。这些记号比殷墟文字早二千年，

① 文见《艺文类聚》卷十九。

② 贺次君辑本。

③ 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而且出于长江中游，足见文字起源的多元化，堪与山东丁公村各地相媲美，弯曲、迅疾的笔势，似乎在表演出古文明的节拍，有些很熟悉，有些很陌生，还有待于深入的探索。

我在秭归城游览，时间甚暂。可惜天色已晚，大家再没有勇气到屈原庙去走一趟。回到舟中，我写了一首七律：

> 月黑能来问水滨，当年战伐迹犹新。
> 尝从骚赋开天地，尚有丰碑动鬼神。
> 江汉寂寥云漠漠，女媭婵直话申申。
> 大溪文字仓沮业，点缀河山在比邻。

目前三峡工程正在积极进行之中，已引起许多抢救与保护文物的呼吁。据说工程完成以后，水位将上升一百七十五公尺，作为屈原故里的秭归，地面及附近一切古迹，将全部淹没。万一屈子魂兮归来，临睨故乡，不知作何感想！人为的沧海桑田，恐怕无法制止女媭婵媛的眼泪和解去她绵绵无尽的惆怅。

关圣与盐

我于一九八一年参加太原古文字学讨论会，接着于山西各地作漫长一个月的旅行，跑了许多地方，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解县瞻仰关帝庙。该庙规模宏伟，一座古庙几乎等于一个城池，周围古柏苍翠，主殿名崇宁殿，高三十公尺，树立蟠龙柱子共二十六根，真是“海涵地负”，气象万千。他出生地的常平村去运城南二十五公里，那里又有关帝祖祠，亦有崇宁殿和娘娘殿，祀关夫人胡氏及其祖先。

我在运城住过一夜，记得年轻时暗诵洪亮吉《出关与毕侍郎（沅）笺》写他展视好友黄仲则殡于此地，句云：“朝发蒲阪，夕宿盐池，阴云蔽亏，时雨凌厉。”我于盐池参观碑刻的时候，天气阴霾无精打采，寒风习习飘客衣，不免与稚存有异代萧条的同样惆怅与郁结。一九九三年十月号《明报月刊》慷烈兄大谈关羽。我的另一外国朋友俄罗斯的李福清（B. Riftin），他专门研究关公传说，写了不少文章，我问他有无到过解县？他说没有。其实关公起家全靠显威灵于其家乡的盐池，现在让我试作一点补充。

运城在宋代是一个重要产盐区，其时和安邑同属解州管辖，著名的“解盐”即产于此。《宋史·食货志》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引池而成者曰颗盐，解州解县安邑两池，宋真宗乾兴初，计岁入二十三万缗。”一九八七年，在安徽宿县出土一方宋苗正伦墓志，其中有一句话说：“仁宗朝，三司荐

公监解州安邑县之盐池，盐利富饶，号为天下最。”[①] 可见解盐出产量的丰富。

关公自汉季至隋，被人冷落了许多年。到文帝开皇十二年十二月，忽然与天台智者大师拉上关系。时智者在荆州当阳的玉泉山准备建寺，他在大树下入定，乃有具王者威仪的美髯公和一位秀发青年出现于面前，愿意驱役鬼神，助他立庙来维持佛法，七日以后，师出定，居然巍峨焕丽的栋宇亦落成了。南宋僧人志磐在《佛祖统记》卷六有绘声绘影、离奇怪诞的描写[②]，这即是《三国演义》中“玉泉山显圣”故事的由来。

宋徽宗政和中，关公又表演一出活剧，和蚩尤发生大战。关汉卿笔下的关羽，由于同宗大剧作家的捧场，他的名字更加“不胫而走”。明人杂剧中有《关云长大破蚩尤》，已收入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中。剧的开头出台角色有范仲淹及吕夷简，查范氏死于绍圣时，编剧的人不管年代先后，随便调兵遣将，是有问题的。这是徽宗政和时期的故事，当日由于解盐败课，朝廷没有盐可登，皇帝道君询问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他是在崇宁四年被加号曰靖虚真人的。张天师答道：这缘于蚩尤神暴为祟。道君问：“谁能胜之?”他说：“我已委派值日关帅驱风雨剪除蚩尤去矣”！已而州报：大风偃木，盐池恢复如初。后人因此而撰写这一杂剧。王世贞在《弇州续稿》记其事，如以考证，谓“《黄帝经》序曰：‘黄帝杀蚩尤，其血化为卤，今之解池是也，蚩尤之主盐池，盖数千年。’”其时因长洲画家尤求特为绘画《关将军四事图》，故撰此文来表扬这画作的特色。解县又有一座“三结义庙”，万历二十四年建。明杂剧中别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第一折即说道：“……常将武艺频习练，喜看春秋左传书。某姓关，名羽，……乃蒲州解良人也。”关公是在万历四十二年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所谓魔即指盐池之蚩尤。“大破蚩尤”杂剧后面有万历四十三年清常道人题记，正在被封为帝君之后。如果没有盐池一役，关公的地位就不会如是崇高。他终于回复了盐池的经济价值，使国家的税收，可以维持原状，打这一场仗，主要的关键就是为着盐的争取，盐的价值为他塑造出“协天护国”的美号，这样说明关圣之所以为圣。神是人为的！同时亦是功利的！

关公在宋时封王，嘉靖十年称汉寿亭侯，万历十八年才加封“协天护国忠义帝”，敕解州庙名英烈。四十二年十月，乃有“关圣帝君”之号。他步步

① 影本见安徽《文物研究》第五辑。

② 《大正藏》，四十九册，183 页。

高升，由王进而称帝，由于明廷崇信道教，故有此尊号。但他初时在玉泉山驱役鬼神建庙，却是与佛教结缘的。总结来说，他死后一派好运，先后取得佛教、道教的双重渲染，扶摇直上。可见一位能够给人作为崇拜对象的神明，亦要经过无数层累造成的历史步骤，纵使升迁亦不是那么简单！

玉泉山，关陵

近时因湖北博物馆的邀请，与利荣森先生等由重庆，沿长江而下同游三峡，经宜昌至荆州、武昌。饱览峡中各个不同的风景点和文物古迹，使我真正享受了一次“文化之旅”。

在当阳县途中，地方观光机构特别强调长坂一处，即《三国演义》赵云救阿斗的地方。考《水经·沮水注》却说：“长坂即张翼德横矛处。”但现在当地可看到的只有清末、民国两碑，分明是后人制造出来的古迹，没有什么看头。倒是玉泉山的古刹，没有受到现代无谓的粉饰，草树畅茂、水木清华，作为历史上知名度极高的大丛林，还保存它的本来面目，清静寂谧，更足令人流连忘返。

玉泉山亦因《三国演义》渲染关公显圣所在而喧嚷于世，妇孺皆知。民间传说谓：山侧涓涓的珠玉泉，不是因为“水怀珠而川媚”，而是相传看作关公流出的眼泪，竟成为他显圣的见证。令人瞩目的是山下清代学者阮元的隶书石刻“最先显圣之地”几个大字。又小注云：“玉泉显圣见唐人碑文。嘉庆二十三年阮元敬题。”另一石刻云：“关云长显圣处。万历丙辰，当阳知县今升建崇府同知李一阳。”丙辰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关公已受封帝号，这位卸任的地方官立石，竟直呼其字，真是无礼之至！显圣之事，其实远在罗贯中之前，乃出于佛家记录，一般人所未知。宋咸淳间，志磐撰《佛祖统纪》卷三十九《法运通塞志》言：“隋开皇十二年十二月，智者禅师至荆州玉泉山安禅七日，感关王父子神力，开基造寺，乞授五戒，师入居玉泉，道俗禀戒

听讲五千人。”同书卷六《智者本传》记载尤为详尽。智者即智𫖮，被列为东土九祖的第四位祖师。智者门人、著名的天台大师灌顶，著有其师《别传》，文载《大正藏》史传二，则略而不及关羽此事；志磐自称“取玉泉碑以补其阙”，阮元谓出唐碑文，即指此也。

与玉泉寺相去不远有关陵，俗传为关公葬身处。今核其实，后园有碑云：“汉寿亭侯墓，敕守巡荆西道邓、王题，万历丙子夏日立。”丙子是万历四年(1576)，其墓题名原是“汉寿亭侯”。记得我在南澳看到的万历十一年南澳副总兵于嵩所立关庙，亦见潮州府海防同知何敦复撰碑《汉寿亭侯祠记》，文中记戚继光戡定吴平之前，夜梦赭面美髯伟丈夫相助，故立祠以祀之。是时关公仍称汉寿亭侯，要到万历十八年方才加封协天护国忠义帝号。关陵本称汉寿亭侯墓，立于万历丙子，其时关公尚未升帝座，竟称之为关陵，应是后来清人隆祀后所加上的尊称。关陵入门有神道碑，乃道光时官方所立，官衔稠叠，并书清世诸帝逐次加封等号，可见关陵一名很不符合万历立墓时的背景，原是不妥当的。关公被擒的地方据说是漳乡。《水经·漳水注》：“东径临沮县之漳乡南，潘璋禽关羽于此。”《通鉴》六十八云：“吴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漳乡，斩之。”① 其地所在，年远代湮，不易确指。洛阳的关林，却和孔林比肩，代表文、武两种不同观念，还有道理。当阳的汉寿亭侯墓（衣冠冢），升级而名曰陵，不免有点过分。现时“关陵”之称，其实出于史误。许多古迹往往由“史误”累积歪曲而造成，不易澄清，已是司空见惯之事！

智者大师是隋代天台宗开宗的龙象，其本山原在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今存有隋梅一株。其后智者再在荆州创立玉泉寺，大堂前面至今屹立着大业时铸成的巨铁镬，上镌：“隋大业十一年岁次已亥十一月十八日，当阳县治李慧达建造镬一口，用铁今秤三千，永充玉泉道场供养。”隋镬和隋梅，异地可相媲美。玉泉寺的宝物除此之外，又有题“宝轮王观音摩诃萨”石刻线绘，传闻吴道子笔，无从稽考。璎珞衣折，线条极为高古，当出唐代高手则无问题，可惜没有好好保护，损坏地方甚多。还有北宋郝氏铸造的铁塔，规模宏伟，现正拆下来修理。上述三者合称为玉泉三宝，这么重要富有历史性的丛林，现仅有僧众二十人，比之志磐所记智者大师开基时，道场四众就有五千人，今昔盛衰，何其寥落至是！唐代大通禅师神秀墓正在附近，神秀于仪凤中始隶玉泉，后别起楞伽孤峰创度门寺，神龙二年示寂。今读大手笔中书令

① 标点本，2170页。

张说所制碑文，记当时在龙华寺设大会八千人，度二十七人，幡花百辇，香云千里。唐时沙门被王者之礼敬，古所未有，胡适于神会独情有所钟，编著《神会和尚遗集》，可惜他未能到当阳瞻仰玉泉林麓的化域。我又向当地文物界建议，应该将玉泉寺与国清寺联结一起，发扬《法华经》的义谛，扶桑僧人自然会来此参拜，光是创价学会一派，便有无数信徒前来观光，何患香火之不盛哉！

这次旅行，可写的题目甚多，未遑下笔。日前忽接俄罗斯李福清教授自台湾来信，告知他正在编写关帝文献目录，令我联想起玉泉山和关陵，因草此文，写出我观察所得的一些看法，他旅华时足迹遍及南北，惟未知曾到过当阳否？

新加坡五虎祠

——谈到关学在四裔*

今日的新加坡，经济蓬勃，为现代化十分成功的国家，居四小龙之首。回溯开埠以前，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八一九年莱佛士（Raffles）最初登陆，据说由台山人曹亚志（一作珠）冒险带路，英人酬以加冷河（Kalang River）畔丛林之地，曹氏在该处建祠，号曰曹家馆。另该河峨嶆地区的 Lavender 街，有一座小庙，俗称社公庙，亦名五虎祠，里面奉祀约百多位神主，神龛祭坛分为五列，柱上刻写“志明义士”、“待明义士”、“候明义士”等字样。

在庙宇之前，站着绿叶成阴的木树，复有石马，香炉两旁杂祀诸神像，有关公、伯公及大圣、包公、观音，很像古代所谓丛祠，故被称为社公庙。这庙的历史向来无人注意，扶桑友人田仲一成研究，认为奉祀诸义士的秘密会社，为义兴公司的前身。星洲档案馆庄钦永仔细考察，利用档案及碑铭材料，考出其中神主义士，像许戊芝，代理过绿野亭首事，张族昌、余增涌是茶阳会馆副理，林亚泰是潮郡义兴首领，想不到这座社公庙对移民史关系这么重大。古藤蛛网还悬挂着先代拓殖者辛酸的泪痕与血迹；可惜经过频年城市绿化的洗礼，这古庙在坡面的历史上的重要性，久已给人忘记了。

这庙中所有神主都标识义士的徽号，庙祀以关公为首。关公在海外的秘密会社成为忠义的表征，似乎和满洲人有点渊源。

满洲入关，继承明代的祀典，对关公崇祀益隆。在未入关以前，《三国演

---

* 参见庄钦永：《新加坡社公庙神主考》，载《亚洲文化》，第18期，1994年6月。

义》一书已由达海译成满文。[1] 其时小说和兵书都是满人翻译的对象，《三国演义》的英雄事略，亦是满人学习作战的参考凭借。顺治入关以后，对关公更加重视：

> 顺治二年乙酉五月甲午遣官祭关帝君。[2]
>
> 三年复祭。[3]
>
> 九年，于解州关圣庙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4]

清人似乎利用关圣忠义勇敢牺牲的精神来鼓励军队加强"巴图鲁"的战斗力量。历代对关帝都加上封号，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书"义炳乾坤"匾，悬于解州庙殿内；乾隆三十三年加封灵佑；嘉庆十八年加封仁勇；道光八年加封威显；咸丰二年加封护国。可见有清一代对关圣的隆典。

满洲人家供奉神板（在正室西墙高处），所供之神是关圣、马神、观音大士三神，但空其位。[5] 坤宁宫中每日朝夕分祭之神，朝祭有三：（一）释迦牟尼、（二）观世音菩萨、（三）关圣帝君[6]，其《郥河（叶赫）伊拉里氏跳神典礼》跳大神所祭者即为关帝。[7] 满人把关公与佛祖、观音并列。北京雍和宫[8]其中亦有关帝殿。由于自万历以来关公已被公认为伏魔圣君，故特别被重视，道教、佛教都和关公拉上关系，道教经典里，居然有《关圣帝君本传年谱》收入《道藏辑要》之中。

时代愈后，捏造的传说愈多，越来越复杂，关汉卿绝没有想到他所突出的关羽，足迹竟能遍及海内外，连新疆、蒙古亦有关帝圣迹出现。西方学人近时引出关公热来，有人筹措一笔基金欲专为关公庙宇作调查工作，华人足迹所及之地，几乎无不有关帝庙。我看过李福清写的《关公传说与关帝崇拜》一文所述，其传播之广，令人吃惊，关学在四裔，逐渐为人所注意，已有点

---

① 《清史列传》卷四："达海……奉（太祖）命译明会典及三略（在天聪以前）……六年三月，详定国书字体，六月卒。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未竣而卒。"

② 《实录》卷一六。

③ 《实录》卷二六。

④ 《山西通志》卷一六七《祠庙》。

⑤ 见《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⑥ 孟森《明清史论丛》，514页。

⑦ 见《启功丛稿》，177页。

⑧ 喇嘛庙。

像“红学”了，真是一门无中生有的学问。

新加坡五虎祠的“义士”观念，自然亦是受到关公的影响，所以，我在此再作一点补充。

由 Orchid 说到兰

新加坡最吸引人的植物，莫加 orchid 了。人们赐予她以嘉名，呼为胡姬；从这个称号看来，好像把美人的名用之于香草。可是胡姬花的特点，以色而不以香；和中国人所爱好的兰，号为“王者香”，似乎是两样不同的风格。记得庞德（Ezra Pound）的诗句有云：

Drifted ... drifted Precipitate, Asking time to be rid of ... Of his bewilderment; to designate His new-found orchid... [①]

这诗最后一行，提出要 new-found 的 orchid。在什么地方才可找到如庞德所说新的兰花呢？我想不如向古人的园地中去寻觅，这样使我联想起中国古代的兰。

中国的兰花，自古以来，即被歌颂着。屈大夫说过：“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琴操有《猗兰》，相传孔子过隐谷之中，见芗兰独茂，与众草为伍，伤其如贤者之不逢时，故作此操。梁末，会稽人丘公明，隐于九嶷山，妙工楚词，对幽兰一曲，尤为精色。《碣石调·幽兰》一谱，即由他流传下来，旧写本现藏日本。[②] 绘画史上兰的名作，要算宋季郑所绘的兰，现存于大

---

① Mauberley II, *E. Pound Selected Poems*, p. 168.

② 碣石幽兰，另有《古逸丛书》本，《琴学集成》本。

阪。寥寥数笔，不著土地。充分表现他的民族意识。昭明太子云“兰子生谷，虽无人而犹芳”①，拿兰来譬喻陶潜清高的人格。画家写兰，有时象征孤芳自赏的心情，金寿门题郑板桥的墨兰诗云：“苦被春风勾引出，和葱和蒜卖街头。”暗示士不遇的感喟，这是很被人传诵的名句。

以兰花入画，未知起于何时。南宋初邓椿的画继（卷三），说到他本人曾于李骥家中，见过米芾一幅夜游颍昌西湖所作的画，“乃梅松兰菊，相因于一纸之上，交柯互叶，而不相乱”，“实旷代之奇作”。这是以兰入画的较早记录，应是一般所谓“四君子画”的前驱（后人言四君子，取“竹”以代“松”）。南宋后期的杨无咎（补之）、赵孟坚（子固），画兰都是能手。赵氏写有兰谱卷，说道：

> 愚向学补之笔法，数载后，承友人携至花光兰蕙各一本，并藏之久矣。每临窗挥写，日不暇食。然蕙一干七八头，兰一木一花，有秋兰亦类蕙五七花者。②

如其所言，墨兰的画法，可追溯至北宋的花光和尚。花光即以写墨梅著名的仲仁。③ 他和黄山谷是极好的朋友。山谷集中有花光为其作梅七言排律。花光把兰与蕙分为二种，似乎和山谷的见解不无关系。山谷写过《兰说》一篇，文云：

> 兰生深山丛薄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含香体洁，平居与萧艾同生而不殊，清风过之，其香蔼然，在室满室，在堂满堂，所谓含章以时发者也。然兰蕙之才德不同，兰似君子，蕙似士夫，概山林中，十蕙而一兰也。……至其发华，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华而香不足者蕙也。④

分别一干而一华者兰，一干而五七花者为蕙，与赵子固所述花光的兰蕙，

---

① 《陶渊明集序》。

② 赵氏兰谱。载《南画大成》。清王概《芥子园画谱》二集中《青在堂画兰浅说》画法源流一节谓画墨兰自郑所南赵彝斋。故宫博物院藏明周天球墨兰卷，画兰花分十段，题识最多。

③ 仲仁，会稽人。住衡州花光山，以墨晕作梅，见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

④ 山谷《兰说》，洪兴祖《楚辞补注》引之。

如出一辙。

《离骚》言“滋兰九畹，树蕙百亩”；司马相如《子虚赋》曰“蕙圃衡兰”，将兰蕙分开。惠是薰草，为唇形植物。颜师古注谓：“兰即泽兰”，乃属菊科。《诗·溱洧》：“士与女，方秉蕑兮”。蕑即是兰。[①] 楚辞的兰，注家多以泽兰说之，如谢翱的《楚辞芳草谱》[②]，即其一例。山谷《兰说》亦引楚辞为证，朱子独非之，著其说于《楚辞辨证》，略谓：

> 本草所言之兰，虽未之识，然亦云似泽兰，今处处有之。蕙则自为零陵香，尤不难识。其与人家所种，叶类茅而花有两种如黄说者，皆不相似。……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时而误耳。[③]

诗经的兰，楚辞的兰，都指泽兰，乃属于菊科之兰草，即 Hemp Agrimony[④]，其香在茎叶，故可纫而佩之，今之春兰，香在花而不能佩。山谷所指及花光所写之兰，则是春兰，原属兰科，二者厘然大有分别。

兰的地位，被人抬高，和屈原似有深切关系，宋人开始写兰，亦与宋时楚辞学的发展不无因缘，吴仁杰著《离骚草木疏》一书，即隐寓薰莸异臭之旨。[⑤] 仁杰为淳熙进士，朱子之门人。[⑥] 朱子注离骚，同属此时，二人的用心略同。惟仁杰书仍采山谷之说，对于兰之为泽兰异于春兰，仍未能深辨。

兰谱之书，《群芳谱》所引，不一而足，此外王寅《兰谱论》写叶之法，须合刚柔，陈逵《墨兰谱》，旧说有凤眼螳肚诸名色，文人墨戏，宁拘成法。[⑦] 清季许鼐龢著《兰蕙同心录》，举常州屠氏（用宁）有《兰蕙经》，余姚黄氏有《兰蕙谱》等书，余皆未见过。许氏之书，详其品目，皆属春兰。又备述种兰养花经验，更为难得，惟题曰“楚骚遗韵”，仍蹈前人之习。[⑧] 自花光和尚以后，画家写春兰，而题以离骚纫兰和香草，把兰科的春兰与菊科的泽兰，误混在一起。可谓不辨菽麦。如果有人图绘星洲的 Orchid 而题上滋兰九畹一

---

① 详陆文郁《诗草木今释》六四“蕑”条。

② 谢翱书有《香丛书》本。

③ 《楚辞辨证》据影宋端平本。

④ 参 *The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Plants, and Flowers*，527 图。

⑤ 参知不足斋本鲍廷博跋，及拙作《楚辞书录》。

⑥ 见《宋元学案》卷六九。

⑦ 余绍宋《书法要录》二编卷九。

⑧ 《兰蕙同心录》一书，光绪十七年景写本，新加坡大学中文图书馆藏。

类诗句，岂不笑破肚皮。春兰之认作泽兰，习俗积非，至今不改，虽有朱子纠正于前，李时珍指摘于后，至吴其濬亦把这一问题，交代得很清楚。[1] 可是写兰的人仍然不去理会，岂非艺术与求真二事完全脱节，这是需要再行澄清一下。写兰和写竹，已成为中国画的一个重要传统，大家已惯写春兰，在艺术本身自有它的独立价值，可是题句，似乎不妨加以斟酌呢。

① 见《植物名实图考》卷二十五及长编卷十一之"'芳草'兰草"条。

武夷山忆柳永

武夷山是横亘赣闽两省的“屋脊”山脉，纵横五百里。萧子开的《建安记》说：“武夷山高五百仞。岩石悉红紫二色，望之若朝霞。”他引用陈时顾野王的话：“谓之地仙之宅。”末云：“半岩有悬棺数千。”[①] 不免有点夸大。据实地调查，九曲溪的三曲四曲为现存悬棺集中之处。武夷地区近年曾有一批船棺出土，成为该地吸引游人瞩目的新事物，说明武夷是古代东南绵延到长江一带悬棺葬文化分布的重要区域。《陈书·野王传》云：“年十二，随父（烜）之建安，撰《建安地记》二篇。”他年轻时候，亲到武夷游览，言之凿凿。

先代地志已注意到悬棺的重要性，为今日人类学家导夫先路。

武夷山因武夷君而命名，武夷山君，始见于《史记》：《封禅书》中说当日“用干鱼祭祀”，故有人给它别名为“汉祀山”。流行南朝的地券，广东出土很多亦称作武夷王。[②] 后代的地券，或称为“地主武夷王”，可见顾野王谓武夷君为“地仙”一说之有来历，地仙与地主，正可互证。

以上把“武夷”名称的历史说了一番。我游武夷到崇安，知道朱熹父亲朱松的墓在中峰寺之后，中峰山是武夷山群之一，“一峰奇秀，特出众山之表”。亦名寂历山，因松诗句“乡关落日苍茫外，尊酒寒花寂历中”而得名。[③]

① 见宋本《太平御览》地部（卷四十七）。

② 像宋元嘉十九年（442）地券，上面记着：“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参看《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58图。

③ 见何乔远《闽书》。

中峰寺即在山麓。唐景福元年（892）建。寺在今崇安县东三十里的上梅里，这是柳永的故乡。柳永一生留下来的诗只剩三首，有七律《咏中峰寺》，句云："猿偷晓果升松去，竹逗清流入槛来。"这诗可能是他少年时在崇安所作的。他的词集里面，《巫山一段云》五首，中有"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几回山脚弄云涛"几句，有人怀疑是咏武夷山，但很难确定，因为五首是联章为颂寿之作，言及"萧氏贤兼妇"不知是谁人？又句云："一曲云谣为寿"，使我联想到敦煌石室所出的唐季五代初年写本的《云谣集》一书。

柳永词集叫做《乐章集》，其中长调最多，有的词牌，像凤归云、内家娇、倾杯乐等等，都见于《云谣集》。以前冒鹤亭翁曾将柳词与《云谣集》合校，说明相同的地方，他断言《云谣集》应在柳词之后，为北宋之物。是说曾引起许多的非议，虽然不确，但二者之间关系如何却很值得研究，我怀疑柳永可能看到《云谣集》的。他在太常令任内，必定见到许多曲谱、舞谱之类，所以在北宋词坛到他手上突然有大量的长调词牌出现。以《天中记》一书著名的明代确山（朗陵）陈耀文，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另一著作《花草新编》再加以补充扩大，辑成《花草粹编》一书，共十二卷，收词三千二百十八多首，其中柳永的长调，还有许多新材料，有待专家去整理研究。[①] 柳永在北宋词史上实占有极重要的承先启后的地位。晚近词学界研究柳永大有其人，重点大都放在他的生平事迹的考证，已有许多创获，友人罗慷烈兄著《话柳永》一书，可以作一总结。

崇安柳氏于南唐北宋之间是一大望族。柳永原名三变，他的大哥，二哥为柳三复、三接，三接亦曾官太常博士。[②] 兄弟三人皆工文艺，时号柳氏三绝。柳词在当日影响尤大，远及西夏、高丽，人所共悉。在北方金人统治下，头梳三髻的全真教主王重阳，活动于陕中、山东一带，他写出讲修炼大量的倚声的新作，自言"乐章集，看无时歇"，"词中味，与道相谒。一句分明便悟彻。耆卿言曲。杨柳岸、晓风残月"[③]。可见柳词的吸引力。宋仁宗所"深斥的浮艳虚薄之文"，被王灼讥为"浅近卑俗"，"声态可憎"的柳词，在"修行超越"、"逸性摅灵"的苦行道教宗主的"活用"之下，竟成为证道的慧光仙格。文艺欣赏由于主观不同角度，其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

① 吴熊和据《花草粹编》的"早梅芳"下注上孙资政，考出望海潮所赠人物是杭州孙沔，不是孙何，即其一例。

② 见胡宿《文恭集》卷十五《柳三接可太常博士制》。

③ 《解佩令》其序云："爱看柳词，遂成。"

柳永家于崇安，其先人迁到崇安定居的柳崇，是他的祖父，家于金鹅峰下。人称为建溪处士，建溪一名崇溪，我从江西来建溪，流连久之。何乔远《闽书·英旧志》有柳永小传，引欧阳凯赞之曰："锦为耆卿肠，花为耆卿骨。名章隽语，笙簧间发。"又王元泽云："赖有《乐章》传乐府，落落骊珠照今古。"此二家评语，向未见人引述。用锦来喻他的词藻，以花来比他的词心，恰如其分。

感于近十余年来，词人被作为学术界的讨论对象，以李清照、辛稼轩最为热烈，而柳三变则无人过问，似乎应该加以提倡，方才公道，故敢著文为作不平之鸣。

王元泽是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年仅三十三，现存长调《倦寻芳慢》中《吕宫》一首，风格颇近柳永。

吐鲁番

——丢了头颅的卄卄（菩萨）

一到吐鲁番，躲在葡萄架下，虽然外面的火焰山，吹起的热风，高至摄氏四十多度，但在葱蒨清润的绿色庇荫之中，人们浮瓜沉李，灵府还保持一点清凉。唐代是以“战骨埋荒外”的代价，换取输入汉家的葡萄，现在，一般老百姓都已习惯了灌溉自己的家园，来享受沙漠中寸土的绿洲别有一番滋味的美丽境界。

高高悬挂在博物馆惹人注目的是从唐墓中取出原本用来盖棺的伏羲女娲交尾之图，共数十事。记起《化胡经》的句子说道：“阴阳相对共相随，众生享气各自为”，“势数灭尽一时亏，洪水滔天到月支，选擢选民留伏羲”。西域的古代社会亦有像《圣经》一样的洪水时代，伏羲女娲是人类的祖先，好像亚当、夏娃，汉土的故事居然远播至大西北，殊觉有趣。穿过几个墓地，看了一些出土的唐画，人物工丽，色彩斑斓，真是“武昌之扁青，蜀郡之铅华，林邑昆仑之黄（雌黄）……炼煎并为重采，郁而用之”。张彦远的话，并非过言。

跨越莽莽万重冈峦起伏的山脊，太阳有点害怕黄沙，眯眼疲倦地躲起来，绯红顿时变成黑暗，正如大卫的诗篇微讽上帝以此黑暗为藏身之所。“天”犹如此，人何以堪！拖着慵懒不前的蹒跚步伐进入附近的石窟，见到随处的塑像，差不多头颅尽被砍去，只剩下不完整的躯体，使人惊心动魄。敦煌文书里面《菩萨蛮》有时写作“卄卄蛮”，仏（佛）家经典，写经的人每每偷懒把菩萨写成简体字的卄卄，触目皆是，他们似乎特别强调菩萨的头部。可怜一

转手到回教的怀抱，便多么残忍地把头颅砍去，这是宗教狭隘的表现。从吐鲁番以西库车各地石窟所有佛教的塑像没有不遭受这一同样的命运。回教的信条对他教是不能容忍的。《可兰经》不是说过："须知真主是仇视不信道的人们的。"

许多年前，我开始跟印度友人学习梵文，诵婆罗门经典，他严肃地告诉我："你们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全是小儿科，我们经过天方势力的洗礼，所有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的僧侣、经典，统统被杀光烧掉。幸亏印度古先读书习惯是不问意义，只要干脆背得滚瓜烂熟，学者肯花去三十六年时光，默诵了四吠陀经，后来才得重新背出记录下来。"我说："蒙古人原先是决定打印度的，一二二一年，成吉思汗屯兵东印度的铁门关，有独角兽出现，耶律楚材进言：'此兽名角端是（憎）恶杀（戮）之象，愿承天心宥此数国人命'，元祖遂班师。[①]楚材的《柳溪诗》因有'角端呈瑞移御营'之句。向使无此神兽，印度恐怕早划入蒙元的版图，未必有天方的浩劫，历史亦要重写了。孰得？孰失？有谁能辨之者？"

中国人以宽容立国，老子"容乃公"的精神，在统治者的脑袋里往往起了极大的作用。李唐时候，儒、道、释三教可以在朝廷之上用互相调侃的口吻，喜剧式地同时进行对话，这在回教世界里是绝无可能的事。相形之下，韩愈的"人其人，火其书"，心胸反见得狭隘。北魏崔浩对佛教排拒，他得到的是被椎车溺口的报应，无怪佛教徒的史传，把它大书特书，来大事渲染了。

人类历史在不同信仰不能相容之下互相残杀，至今时的科学文明还是如此。掀开希伯来的历史，长时间简直是一部宗教相斫史。人类由于不同的信仰，丢却了无数的头颅，连佛祖的头颅亦保不住，泥菩萨过江，确是事实，面对这种情形，真令人打个寒噤！

① 见元史《太祖纪》及《楚材神道碑》。

《季羡林传》序

山东大学蔡德贵先生撰《季羡林传》，来书要我写一篇序文，我是万不敢当，亦万不敢辞；在踌躇和耽延的交织心态之下，几个月不敢下笔。首先让我表示一点歉意。

从我肤浅的考虑，常见的学问家，可能有下面几种类型：一是才士型，一是辩士型，还有探险家型，或者是会计师型。才士型胜处在紧抓问题，人情入理，但易流于感情用事，接近文学家。辩士型长于辨析，鞭辟入里，每每播弄词说，有如哲学家。其他一是比较大胆，有究元决疑的缒幽疏证精神，另一则谨慎、扎实，喜欢校勘、统计，好像核数师。这几种类型有单纯的，亦有复杂的，有的一人只能属于某一类型，有时一个人亦可同时兼有其中一二者。我不欲举出何人属于哪一类型，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或遴选代表人物。

我所认识的季先生，很难说是上面的哪一类型。他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是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

要能够"竭泽而渔"，必须具备许多条件：第一要有超越的语文条件，第二是多彩多姿的丰富生活经验，第三是能拥有或有机会使用的实物和图籍、各种参考资料。这样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做到的，而季老皆具备之；故能无一物不知，复一丝不苟，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

"竭泽而渔"的方针，借《易经·坤卦》的文句来取譬：真是"括囊、无咎、无誉"，又是"厚德载物"的充分表征。多年以来，季老领导下的多种重要学术工作，既博综，又缜密，放出异彩，完全是"海涵地负"的具体表现，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程做出人人称赏的不可磨灭的劳绩，有目共睹，不待我来多所置喙。这本传记的刊行，对于从学者的鼓舞，从而带起严正、向上的学风，一定会"不胫而走"，是可以断言的。

《比较考古学随笔》序*

李学勤先生集近年所著论文二十篇，总题曰："比较考古学随笔"。他在引言中提出比较研究应该有五个层次，即是：一、中土不同时代的比较，二、中土与边缘地区的比较，三、中土与邻邦的比较，四、中土与太平洋地区的比较，五、中土与其他古文明的比较。渐次推进，可说是由近及远。他不是一位纯粹主张传播论者，而是实事求是，揭橥一些在不同地区而有某种相同的文化现象，作出极有启发性的提示。本书所指出的二十件大事都是富有兴趣而能够引人入胜的古史上的重要"问题点"。李先生与我为多年知好，他认为我在古史的钻研方面和他有一些相同的倾向，故此引为同调，要我为他的著作写几句话，真使我受宠若惊。既有了"共同语言"，我亦不辞"佛头著粪"之诮，斗胆地答应了。

先民在踏入农业社会以前，有一段漫长的狩猎时代，当时的生活状况可以说是行国，还不是居国，如果在气候变化或者大型的军事行动发生时，人口必有很大流动和转徙，虽是天南地北之悬隔，由于传播的结果亦可出现一些相同的东西。近代的古史学者，很喜欢从东西两个极端作出比较的论点，从王国维的古事分东西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以至近时的文字上象形指事的东西说，已经成为一套滥调，反之，从南北的角度来看问题却如凤毛麟角。李先生书中对江西的吴城新干和百越文化所受到北方的影响，有十分有

* 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1991。

趣的分析，真是巨眼若烛。最近香港南丫岛大湾濒海地带竟有带钼牙的玉璋出土，和二里头及陕西神木的牙璋很相像[①]，而大湾的彩陶纹样与湖北大溪遗物有类似之处，亦足证明中原文化之南被。古书所说“五十万人守五岭”分明是夸大的话，但先秦礼器的传播远及海澨，正可为南北交流提供一物证。

李先生谈规矩镜、日晷、博局都是八极纹三位一体，我尝推测安徽含山玉龟里头所夹的玉片上面的纹样即指示八方、八极，是空间观念的表现而不是历法，玉片镌刻的小圆点作数字的排列，可与河图洛书比较，而玉版夹在灵龟中，不啻是“河图玉版”的写照。[②]

谈及西北丝路，李先生指出虎噬鹿器诸动物纹样与斯基泰文化的关系。按 Scythian 即是所谓塞族，本称 Saka，其名见于出土之古波斯文石碑。斯基泰本为波斯国之一省，Saka 于埃兰文 Elan 作 sa-ak-ga，阿卡得文（Accadian）文作 gi-mi（r）-ri，希腊文作 ε(ş)kιθηş，与西北民族有甚深之血缘关系，周原召陈村出土蚌雕外国人头像头顶镌田字，有人说即是塞族。我曾指出这个田的记号，在西亚公元五千五百年前 Halaf 地区的陶器和女神肩膀上亦刻有田的标识。[③] 西亚与中国交往，在近年考古学上的物证，像玛瑙珠在滇池区域出土之多，只江川李家山墓地即有八〇七九枚。[④] 广东南越文王墓的银盒，已被证明为波斯 Xerxes 一世（公元前 485—前 465）时期的遗物。中外文物交流年代已可推前，早期商业贸易的记载包括陆路与海道，如《魏书·西域传》所说：“大月氏世祖时，其国人商贩至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玻璃。”《梁四公记》说：“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璃镜……”[⑤] 我们看楚、滇各地的玻璃器以至广东肇庆战国墓和南越王墓出土之琉璃，均可证明上面的记载，事实上在先秦时代已是如此。吴时薛综上疏有云：“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奇物充备宝玩。”南越王墓中的各种宝玩正说明海上商贩在西汉初期已是相当发达了。

杨希枚兄分析西北冈出土的三百九十八具人头骨的复杂性，其中有海洋类黑人种，第五组他怀疑与印度人的头骨很接近，又证明有二三具几乎无殊于欧洲的类是高加索人种。我在一九七三年考证印度的 cina-patta 与蜀布的关

① 但与本书所谈的三星堆蜀国式的歧尖加饰的牙璋不同。

② 文见拙作《史溯》。

③ 说见拙作《丝绸之路引起的文字起源问题》。

④ 详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

⑤《太平广记》八一引。

系，附带提到昆仑舶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现在已成为热烈讨论的课题。张秉权著《甲骨上黏附的棉布》一文指出殷代出土龟甲杂有棉布，即土卢布，相当榜葛剌国所谓兜罗棉，此外武夷山船棺葬亦出有棉布，证明身毒货物在殷代有交流迹象。在北高加索山区的巴勒卡（峪）海拔一千尺墓葬出土丝织品多件，其中文书残片有汉文三行[①]，此为唐代遗物。远古情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铜在西亚起源甚早，凸即其初文，楔形文称 urd-du。姜寨第一期遗物出有黄铜片和黄铜管状物，冶炼方法比较原始。甘肃齐家文化火烧沟文化发现铜器遗址，时代相当于夏，文献的记载像《墨子·耕柱》篇说："昔者夏后开（启）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铸铜始于夏，古代已有此说，和出土文物正可印证。

记得若干年前，故友三上次男博士自埃及考察返国，道经香港，赠给我一些在中东遗址拾得的陶片，我说古代东方陶瓷传入近东，和阿拉伯人经商的香料之路，有同等价值，后来他写成《陶瓷之路》一书，影响至今。李君书中有二章叙述铜镜在中东一带传播，描写至为生动。大家习惯"丝绸之路"一名，其实，以某种特产在商业活动上来代表文化之交流，铜镜之路、香药之路、陶瓷之路，和丝绸之路是同样重要的！

我近年研究陶器上的符号，相信新石器时代，老早已开拓了"陶（瓷）之路"，形成东西文化上的接触，三上博士的说法可以推前，从许多相同的陶符分布情形看来，远古时期不免互有交往，我的看法有下列几点：

（一）文字未形成以前，有一段漫长时间，流行某一记号，代表某些吉利、富有的意义，可说是"陶符时代"。

（二）这些同形陶符的传播，东南地区亦会出现，诸夏境内，一向华夷戎狄杂处，正可说明这一现象。

（三）中外亦有不少同形记号，我尝举出卍、田、⊕等字为例，说明古代陶器之路早已存在。

我另有专书作详细研究，李先生比较中埃文字发展的过程，有类似之处，他很关心这一问题，我希望李先生他日亦为我的书写一序文，斟酌切磋，投桃报李，李先生必能首肯的。

① 俄文考古报告，见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载《北京大学学报》，1985（4）。

李先生此书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提出许多崭新有趣的问题，论点十分可贵。他的广博的视野和缜密的分析，加上他有机缘接触许多实物作仔细的考察，所得的结论，不是一般关在屋子里作海客“谈瀛”的人们所能做到的。

本书的出版，无异古史学与考古学二大流结合诞生的一个新果实，是一项重要成就，我想读者看过本书之后，必有与我相同的感受。

《广东文物考古论文选集》序

——岭南考古三题

窃有二三问题，久梗胸中，愿借此拈出，以供讨论。

（一）出合浦县西汉大墓的“劳𨛫（邑）执封”一印，杨式挺君据《汉书·地理志》断为朱卢县，应在合浦。按《水经·郁水注》：“郁水又东径高要县，牢水注之，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汉元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牢水自县北流径高要县入于郁水。”

《汉志》合浦郡临允县下云：牢水北至高要入郁。杨守敬谓牢水今曰罗银水。出新兴县西南，东北流至高要县南入西江。余谓劳、牢同音，劳邑可能因牢水而得名，劳邑所在，可提供一线索。

（二）《水经·泿水注重水》：“泿水……又径博罗县西界龙川，左思所谓‘目龙川而带垌’者也。赵佗乘此县而跨据南越矣。”左思语出《吴都赋》，佗秦时曾为龙川令。《泿水注》记尉佗墓甚详悉，引裴渊《广州记》：“城北有尉佗墓，吴黄武五年，孙权使治中从事吕瑜访凿佗墓，自天井至此山……率不能得。”《御览》五三引《裴渊同记》：“城西北五里连续大岗直上百寻，名为赵王冢。吴朝掘尉佗墓竟无所见，于天井岗得六玉玺。”是佗墓吴时发掘实况如此。[①]

考《元和郡县志》，岭南道南海县下云：

> 赵佗故城。……尉佗墓在县东北八里。又言：佗葬在禺山。葬与此相连接耳。

① 《水经注疏》卷三十六，299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印本。

又《郡县志》十七河北道真定县下：

赵佗墓，在县北十三里。……文帝为其先人置守冢，昆弟在者存间之。

此叙唐时佗原籍真定有佗之墓，当是后来衣冠冢，佗无由返乡立冢也。而禺山之冢，亦复扑朔迷离。近日广州市忠佑大街掘出南越宫署遗址，有斗大"蕃"字大篆，刻铺砌石板之上。是否属佗时物，尚未能定。论者谓是南越国宫署遗址（一部分）。按《御览》一七二引《广州记》，尉佗筑朝台以朝天子。又引《南越记》："朝台下有赵佗故城。朝台西三十里即岗旁江，构越华馆以送陆贾，因称朝亭。"带"蕃"字铺砌，与朝台有无关系，正有待于寻证。

（三）刻划于陶器上之符号，为江南地区百越史前文化之共同因素，广东亦然。始兴百石坪、饶平浮滨、曲江石峡（上层）、佛山河宕等处皆有刻符陶片。杨君撰《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肩斧、段斧、石钺诸器流布及于海外印支半岛。此事日本及菲律宾考古家讨论至繁，孰先孰后，目前仍难遽下断语。所谓百越，实不限于两广，宜宾亦出肩斧、段斧。远至西南云贵高原，亦有越人足迹。[1] 一九六三年，我在印度蒲那（poona）研究 Indus Valley 图形符号，涉猎印度地区考古书籍，始知肩斧、段斧亦密布于印度东部 Assam 及 Bengal 山区地带，考古学考 Bridget 辈都承认在新石器时代受到中、缅的影响。余曾举出印度 Rangpur 出土陶文与华侨新村陶符雷同之例[2]，百越常见之川、×、X、←诸符号均见于印度。《华阳国志·南中志》记"永昌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印度人久已侨居于滇越。僄越即缅甸，故余认为古代越族文化侵入印东，似为不争之事实。滇越为乘象国，或谓 Dian-vat 即 Dānava 之对音，地为印度之 Assam，《大唐西域记》之迦摩缕波（Kāmarūpa）。《大战书》记 Prajiyotisa 有支那人[3]，殆古越人之西徙者。所谓"越"者，其分布至广，可能远及于南亚各地，此一崭新课题，有需要继续深入探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故为拈出，以质正于高明。

以上三点，略摅所见，幸垂教焉。

---

① 参看汪宁生文，载《百越民族史论集》，231 页；拙作《选堂集林·史林》，1399 页。

② 《梵学集》，353～37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③ 参汶江：《滇越考》，载《中华文古论丛》，1980（2）。

明非亡于武器之后人

——《明史论集》序

有明居于异族蒙元满清之中间，为汉人自己所建立最后之一个帝国，后此帝制遂告瓦解，于历史上有其独特重要性，兴亡之故，极耐人之寻味焉。

太祖既有天下，惩元政之苛，着意整顿吏治，观《大诰》诸措施，绵密周至，与秦法何异？又以出身关系，知宗教大有助于治平，绝不掉以轻心。其解老也，视五千言为寡人之注脚，开千古注书之新局。楚坚书中论明祖对三教合一之追求，与张天师一脉世家何以独盛之故，原始要终，言之有物，语多可取。

明室因海寇为祸，虽重海禁，然东西来往，实未断绝，先期则有郑和之下西洋，末造则有传教士之东来，观《格致草》、《地纬》[①] 之传译天学、舆图，即其一例。而几何原本与奇器之迻译刊布，足见西方科学之传人，不绝如缕，此类中外交流之佚事，近世学人类能道之。崇祯元年（1626）第一部《奇器图说》，经武位中刻于扬州，关西王征为之序。其时辽东告警，朝野皆注视克敌制胜之神威大炮，由澳门购人，不久遂有登州之变，孙元化论斩。楚坚论西洋大炮由传教士之引进，为明（后）金两代兴亡之关键，洵为笃论。其时明廷非不谙科学武器之重要与战术之革新，奈偾于人事，既得利器，而人谋不臧，反以资敌。明之亡，非亡于器之后人，而亡于人之败事，为可嘅也。

---

① 熊明遇著，合称《函宇通》，前者言天，后者言地。

明以科举取士，历朝仍以词华相尚，治史者绝少，无由究治乱之原，视宋室局于一隅而史家辈出，故士人识见不逮前代远甚。赖理学之教泽，被及闾巷，以《明史·列传》二百二十卷观之，风节著者十之五，视东京尤有过之。然仅以德殉身，无救于乱亡，此诚硁硁消极性之德，而非积极性之日新盛德，至为可惜，读史者要不可不知。

楚坚治史，能从大体着墨，虽极意绸缪于史料之摭拾，排比敷陈，深得其条贯，往往抉发隐微，出为独到之论，有足多者。记沈乙庵《论读明史》，谓一史有一史之体例，钦定明史即以王俨山之史稿为本，史稿凡例即明史凡例之本。明史由张廷玉主其事，其人谨愿，其书亦谨饬为众史之冠。记曩岁曾登天一阁，司馆事者以万氏《明史稿》本相示，匆匆无暇细读，甚愿好学深思之士，能合万、王史稿，窥其体例同异，以验乙庵之说，楚坚继此有作，倘亦一措意于此乎？

乙亥中秋日

一眼与双眼

古代东罗马的萨珊王朝，有人说过："除了用双眼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来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1] 萨珊唐代称为拂菻，与华交往历史悠久，一直到明太祖登基后的第四年，还有《谕拂菻王》一檄文，交由该国捏古伦亲自带往，谕知中国已经改易朝代，改元曰洪武。[2] 当时东罗马似乎特别称赞中国的物质文明，能够观象制器，不像希腊人只有理论而已。中国的造纸术、火药、瓷器等等向西方的传播，正可说明这一事实。

使用双眼可以观其全体，使用一只眼则长于概括，简单地说是全象与抽象的区别。前者照顾到全面的事实，后者注意事实的某些特征，加以概括性的说明。这是中国人使用的思想方法，与西方人的差别，一言以蔽之，即在双眼和一眼之分。中国人是十分务实的民族，其传统的思想方法，所重在"事"，认为理寓于事，不随便离事而言理；希腊人则不然，统事于理，喜欢做出抽象理论，企图拿来证明一切的事实。毕竟人还是两只眼睛的动物，上帝是给人们的双眼，而不是给一只眼的！我参加过不少外国汉学家的小型讨论会，发现他们讨论汉学上的历史问题，每每方才认识几桩事实，即喜欢企图建立一套理论拿来作全面的解释，有时不免"屈事以就理"。而中国人对自

① 见法儒阿里・玛札海里所著的《丝绸之路》，耿升译本，329 页，据称这一说法源自摩尼教徒。

② 《明实录》卷六七，见《全明文》卷二十。

已的历史认识，似太过于注意一些零碎的事实，不敢轻易去作概括性的系统理论，好像胆识有点不够。

中国历史上的学人不太热心追求纯粹理性的抽象理论。他们不太喜欢去造论，并不是没有这种能力，而是惯用双眼，来照顾事实。而不敢使用一眼，以免抹杀事实，用佛家的语言来说是要做到“事理无碍”、“事事无碍”，能否真正做到还值得研究。

东罗马人对古代中国的评价，是出于有深度的由衷而恰当的了解，不是歪曲和阿谀。今天我们研究传统与现代关系这一课题，主要贵在于知彼知己的原则下，做出认真和深入的探索，然后方有建设性的结论。过去那些过度的、无谓的、自我夸张和任意的自我贬抑的各种言论，实际是出于不正确的认识与一时爱、憎的情绪，都是不必要的。

用一眼与双眼，作为希腊和中国的区分，事实亦是东西文化的主要分歧点。季羡林先生对波斯人这几句话，近日尝有过简单的介绍。本人特别作上列一点补充。二者之间，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希望大家注意，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章太炎对印度的向往与认识

港大将举行章黄学术讨论会，要我参加。欲正式提出论文，又苦无时间。我想关于章、黄对现代革命启蒙思想和他们在声韵和国故学各方面的贡献，必有许多佳作；所以我选定这个不为人所重视的题目来谈谈。

太炎先生在佛学的造诣，特别对瑜伽师地论研索的深度，从他的名著《齐物论释》，可以获得了解。他尝自诩他这部著作是“一字千金”[①]，缪篆为此书增加注释，稿本达二十五册，洋洋大观，花去很大的精力。我个人对章氏的景佩，特别是他对印度学术的正视与向往的精神。在后来发现的刘师培一封秘密与端午桥的私人信件透露着：“（太炎）今拟往印度为僧，兼求中土未译之经，惟经费拮据，未克骤行。”望其“助以薄款”，“以彼苦身励行”盼能“成人之美”。[②] 此事终于不果行，故太炎始终没有到过印度。《太炎文录》的别录卷第二，最少有八篇正面谈到印度文化、政制各方面的问题。在《印度人论国粹》一文中说：“国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惟有对自己文化的了解与自尊，才有自觉可言。又一篇论中印联合之法，“宜以两国文化相互灌输”。又答铁铮书，畅论中国德教要点在“依自不依他”，“佛学与王学虽殊形，若以楞伽五乘分教之说归之，自可铸镕为一”；他说“世无孔子，即佛教亦不得盛行”，以明

---

① 《自述学术次第》。

② 1934 年 11 月 26 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七号，又《洪业论学集》，133 页。

儒、释相倚相容之理，甚有见地，由于儒、释都是无神论者，都是注重依自不依他，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但真正的印度本土文化是有神论的；佛教在印度虽经阿育王及 Kaniska 王两代的提倡，自从佛教与商羯罗辩论失败之后，佛教徒在印度，遂一蹶不振。一九六三年我在印度 poona 研究婆罗门经典，曾于南印度旅行到建志补罗（Kamehipuram）即达摩航海港口，其他现林立者皆婆罗门名刹，惟存佛陀一小石像在督察署中[①]，只园遗教，零落至此，可为浩叹！印度人性格，一方面非常自大，一方面因为古典 Tapas 思想的注入牢不可破，各派无不以自苦为极，非人所堪。要把中印两国文化互相灌输，谈何容易！章氏只从佛学出发，可惜没有亲临印度；假如尝试过印度人的生活，他必定另有一番不同的体会。

一向和佛教被看成姊妹教的耆那教，是公元前四七七年与释迦约略同时的 Mahavina（大雄）所创立，我国佛殿往往称为大雄宝殿，似乎把他和佛祖混在一起，耆那教经典亦无人翻译，不免有隔阂之感。章氏在日本时，自号曰“末底”，法云的《翻译名义集》说：“末底，秦言慧”，末底即梵话的 mati，耆那教说智有念智、闻智、直观智、他心智、完全智五种，念智即是 mati，章氏不薄外道，故亦有取于此。佛学巨匠杨仁山有代人答日本末底书二通，讥讽他习佛不喜净土、密宗，而不排外道[②]，太炎与铁铮书内有反对密宗及净土之语，病其缺乏“勇猛无畏之气”，杨氏的批评即针对这一点而发。印度教自来即被佛徒排斥为外道，他们的重要经典完全无人问津，只有数论的《金七十论》三卷由陈时真谛译出，其余是一片空白。如果太炎真的能够在印度为僧，不知他是将皈依佛门？抑将能涉足于婆罗门的领域？如果他要真正了解印度思想本来面目，是需要进一步熟读婆罗门教的经典——即那些未经汉译的作品，我想他若在印度，他一定不满足他在日本得到的一些关于印度的智识。以他的佛学基础之深厚，经学造论之独到，和他对印度文化向往的热诚，他对印度本土文化必能加以弘扬光大，他的成就必不止此，是可以断言的。

太炎习梵语，对他研究声韵文字之学有极大帮助，如他论梵文字母有缕、姹、茶三者和汉土的知、澈、澄可相比方，对后来有很大的启发。他订定纽文三十六，韵文二十二，为注意字母之先河。[③] 因为他有梵语智识，才有这种

① 见拙作《佛国集》。

② 见《等不等观杂录》卷八。

③ 见《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

成就。苏曼殊有志著《梵文典》，想是以日人著作为依据，章氏和刘师培都为他这本书撰序，亦已分别刊出，但曼殊却交了白卷。

章氏学问，可说含弘光大，他自撰的《自述学术次第》，指出不少新途径。传人之中，能继承他梵学一路，竟寥若晨星，以我所知，只有泰县缪篆（子才）是这方面的重镇。缪篆六十岁时整理他的著作，共六十册。于《齐物论释注释》篇题中，阐明梵文之“字”平等性及“语”平等性之义，列出圆明字输四十二字，罗列众说，甚为赅备。巴黎出版《法宝义林》首册，曾加以译述。法国戴密微先生（Paul Demiéville）在厦门大学讲授西洋哲学时，和缪篆过从甚密。戴氏是梵文权威烈维（S. Levy）的高足。我想缪篆的梵文智识与戴氏不无关系。他们两人曾合译《尹文子》，有照片写明“于厦门大学之兼爱楼”[1]。缪氏于此书扉叶背面写着：“显道及邻德上中篇，经章师太炎监定，章于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晨殂化，书此以志不忘。”缪篆是书，现不易见到，故为附记于此，以见其人之学术渊源，和早期中法学术交流的趣事云。

---

① 见民国二十六年中山大学文学院为缪篆印行之《中国固有道德》，书内 492 页背面图片。

知彼之学

——《阎宗临论著集》序

孙子有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此谋攻之要道，知胜之枢机也。治学之道，亦何以异是。西方之言学，其考论吾华文字史事者号曰汉学，以西方之人而热心究远东之事，盖彼欲有知于我，此学之涉于"知彼"者也。返视吾国人之有志于究心西事者，乃寥若晨星，庸或有之，留学彼邦，略涉藩篱，归国而后，弃同敝屣，多返而治汉学，稍为"知己"之谋，辄以兼通东西自诩，实则往往两无所知，其不每战不败者几希。近世学风，流弊之大，国之不振，非无故而然也。

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治学循此涂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推重。抗战军兴，余任教国专，自桂林播迁蒙山，复徙北流，与先生尝共事，颇闻其绪论。心仪其人，以为如先生者，真有志于"知彼"之学者也。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忡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哲嗣守诚世兄顷来书谓经已集先生遗书，刊行在即，平生著述，自此可以行世，沾溉后人。为之大喜过望。不揣固陋，略序其端，为陈"知彼"之学之重要，得先生书以启迪来学，使人知不能以"知己"为满足，而无视于"知彼"，则不免流于一胜一负。庶几欲求操胜算者，不至于南辕而北辙；则吾文之作或为不虚，亦可稍慰先生于地下也乎。

丙子春饶宗颐于香港

潮、客之间

第二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开幕，主席要我说几句话，我是不敢当的。我的先代从三河坝南迁来潮州，到我已是十三世，早已数典忘祖，连客家话都不会说了。所谓客家，是中国移民史上操特有的语言、与潮语系的人们并肩活动于闽、赣、粤地区的一支族群。旧时潮州府属各县除澄海县之外，没有不操客语的住民。现在由于语系不同而划分，潮、客各自发展，于是形成了潮州学和客家学的区别，但某些历史问题还需要潮、客学共同研究，因而无法弄清彼此疆界，试举两个例子略讨论之。

（一）明代嘉靖三十九年（1560）雄踞柏嵩岭称帝的张琏，自号飞龙人主，改元造历，引起明廷三省会剿。他的归宿向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官方说他被俘获，一说他逃亡至海外三佛齐。曩年我在潮州金山顶发现《平寇碑》，内有诗句云“破虏三旬馘四雄”，注云：“张琏、林朝曦等”。另在平和县亦有碑刻载张琏就擒事。惟《明史·外国传》称：“万历五年商人诣旧港，见琏列肆如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在饶平当地尚有飞龙庙碑，为清代所修建，民间祀有飞龙王爷神像。门人刘陶天著《白村集》，说据平和九峰曾昭庆家藏札记：“琏失败后，从云霄港坐木船与数十人出海。”他认为张琏外逃之说尚属可信。查张琏本为上饶乌石村人，其地属客语区域，他的同伴林朝曦就是大埔人，所以张琏问题亦是客家的历史问题。《外国传》说他逃至三佛齐，漳泉人多附之，他分明是客家，与漳泉不同语系，恐无可能。旧港亦名巨港，即印尼的 Palembeng，王大海的《海岛逸志》和《葛剌吧纪略》都只字未提

张琏的事。《明史》此说是采用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不知王说何所据，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即知张琏原是客家人，自来谈客家人往海外拓殖的只提到罗芳柏、叶莱，从无人言及张琏，故我今为提出，希望共同再作深入研究。

（二）中外交通上中国物质文明的西传，与丝绸同样居重要地位的还有樟脑，所以西方学人有“中国的樟脑与丝绸之路”的说法。[①] 阿里说道：六世纪时，樟脑作为远东作物，在萨珊王朝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于南方的叫樟脑，北方则称之曰“潮脑”，以其出产于潮州。在台湾蕴藏有大量热带樟脑，荷兰人占领台湾的时候，充当了台湾与印尼所有樟脑和远东及欧洲交易的经纪人，而原籍福建的客人又担任外国与土著之间的樟脑商人的角色，潮州饶平在明代出海的港口名叫樟林，为红头船往外洋的据点，樟林的名称必与此地出产樟树的缘故有关。近年樟林发现一些清代唱本，描写当年生活实况，引起学人注意，成为研究的重点，但对该地的樟树出产与贸易，则尚无人注意及之。客家人在清初从事海上贸易，操纵樟脑市场的实际活动，我怀疑荷兰国内的档案资料必保存一点记录。

以上所述是两桩潮、客共同需要探索的有趣问题，说明潮州学与客家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性。故为拈出，希望大家加以注意。

樟林与樟脑及其与客家人的关系，还有待我们好好去研究。澄海出产樟柴，故老感怀昔年有许多樟树。

① 见法国 Aly Mazaheri 的 *La Route de la Soie*。

《澄心随笔》小引

胡晓明教授为沪上文艺出版社主编之《随笔系列》，从余杂著中，录余旧日之癖谈呓语，缀为一编，厥意殊可感也，来信商略书之命名，漫戏答之曰："澄心"，以余近时喜讨论秦汉简牍。李善云："崇山坠简，未议澄心"[①]，余之心苦未能澄，而议论浪起，拘恋补衲，终如钟嵘所讥，非由"直寻"，每自哂也。

惟心澄乃能见独，见独乃能抉是非，定去取；余非有庄言可以发聩也，又非有危言可以惊座也，更非有卮言可以漫衍娱心也；言之，但求心之所安，肆吾意之所适而已。

若乃平居兀坐，欲罄澄心，如陆机所言[②]，则百卢棼如，不易殚理。及其废然以止，山海罗列我前，诵陈简斋佳句："坐以一气吞"，沆瀣供养，流连景光，脱略形骸，不知老之已至。是用借兹片言，远酬高谊，感风雅之推激，欣清趣之在兹。倘因病而成妍，起妙想乎偶得，言虽言物，或亦不无少补也乎！

① 《上文选注表》。

② 《文赋》："罄澄心以凝思。"

瑜伽安心法

瑜伽（Yoga）有结合、控制诸义，是来自印度的产物。Yoga 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 Teittirīya 奥义书“以瑜伽为胸”（2.4.1），可能与行气有关系。我们从瑜伽经（Yoga Sutra）和多种的奥义书像《瑜伽真性奥义书》（*Yogatattva Up.*，下简称 Y.U.）等重要经典，可以了解它的大概。瑜伽有用咒语（mantra）、静止（leaya）、运动（hatha）各种法门，在静坐时，定念于两眉之间的凝神动作是三摩地（Samādhi）层次的地点（见 Y.U. 23－25）。在汉俗一般流行的静坐法，亦有用这种方法来教导初学入门的。

我在十几岁时已开始学习各种胸式、腹式与道、释的静坐法，作了许多尝试。一九六三年我在印度从事研究，于 Pondicherry 的法国印度学研究所工作，那时 J. Filliozot 教授曾把他的有名论文《道教与瑜伽》和我讨论一些后期道教徒习静的方式与瑜伽实际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我本人对于印度瑜伽各种健身的锻炼体操，未有深入的体验，但亲见到在印度修持瑜伽的人，他们都有很高的理想，希望通过苦行，在感觉世界之外达到另一个世界，或发展成为某种特别功能。由于修持付出的代价太大，经过长期高度的精神集中与虔诚地投入信仰之后，人的心态起了很大的变化，引出许多幻觉，所谓自我体验的“超觉”，我认为不少是相当于催眠的结果所造成。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用“逆”的方法，好像行 Hatha 瑜伽的逆行式（viparita Karani）或倒栽式（Śri-śasana）去作深层的精神锻炼；如果行之不得其当，有时每每相反地得到害处。所以我多年来的经验，宁愿采取道家的

用"顺"的途径来安顿精神的宁静境界——即所谓"撄宁"，同样亦可收到"精神独与天地相往来"[1] 的效果。《庄子》一书谈到的精神修养理论，和印度瑜伽思想非常吻合。我现在不妨试谈一些用瑜伽理论结合庄子的"顺"的办法，开出一剂安心的清凉剂来，可以减轻精神压力。

庄子在讲"庖丁解牛"的一段故事中，指出要"依乎天理"的妙义。如何能够保持刀刃的锋利？是倘若遇有大槃结晶骨头，切勿用刀去碰它，只要顺着牛的筋络，一切障碍，便可迎刃而解。他在《养生主》篇中又提及"缘督以为经"一句，什么是督？根据瑜伽的理论，人体的微细身，气脉系统有 720 000 条[2]遍布全身。最主要的有三条即中经（Suśumna）、左经（ida）及右经（Pingala），从丹田沿中经的督上通泥丸（头顶）。Sāṇḍilya 奥义书说：中经是解脱的道路。中经相当于庄子所说的督，在人身是多么重要啊！

今年元旦我写的一副联语中，有"神马行良驭"句子，神马二字的来历出自庄子的"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岂更驾哉"？下面接着说："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结之。"[3] 他把人的精神譬喻为马。神的运动行止，是需要善驭的人加以控制的！

一般人都患"得"患"失"，因此而神志不宁。庄子很懂得精神上的自我控制，他能"外物"，摆脱外界事物的约束，认为"得"是时机缘遇所造成；"失"亦是理所当然，应当泰然处之。这样，在情绪上没有哀与乐各种激情的刺激，就好像倒悬的人，获得解救。庄子能无动于中不为得与失所干扰，完全得力于一个"顺"字，安于时而居其顺，自能得到精神上的宁静，至于那些不能够自我控制则是外物的羁束，使他无法排除。所以庄子以提出"撄宁"一吃紧语。

他说："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撄训"所有系者"[4]，撄是系缚，撄而能够宁静，说明在束缚中自我获得解放。他主张修养境界能够"外物（质）"、"外生（命）"之后，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愉快感受是"朝彻"[5]。"见

① 《庄子・天下》篇。
② 一说是 350 000 条。
③ 《大宗师》。
④ 崔撰注。
⑤ 好像朝阳初升时的洞彻明白。

独"[①] 然后入于不死、不生的阶段；这时候，虽然接触到外界事物的纠缠、牵扰，心中仍然得到大安宁，那就叫做撄宁。[②]

他复提出"心斋"一法门。他引用孔子答颜回的询问，先统一心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他说用"气"来代替耳朵，以气统摄心灵，综括各种感觉，耳不过是众感官之一而已。这时候周身上气的流转，浑然一体，气是不可见、不可闻、不可接触而能随物运动的空虚气体，而神志注意力的控抟之下，整个心灵澄明一片，这便是所谓"集虚"，他接着说："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当静坐于一室之内，寂光所照，辉耀四极，光之所至，故有"生白"的感觉。心中一片光明海，充满吉祥来止而不止，神与气同流，周行六合，这样便叫作"坐驰"。神马行于上下四方，了无罣碍。耳与目都与内心相通，外来的心智一一排除不生蔽障。气与神浑然一体。有人解释这样境界便是佛家所谓天耳通的能闻彼声，他心通的能知彼意。又和孔子六十而耳顺相符合。[③] 耳顺的意思是否如此，我不敢说，但"顺"是一吃紧语，儒、道都有相同的指示。庄子安时处顺，一语在《养生主》篇还重复叙述，可见庄子是十分重视的。印度人称"顺"为 anukūla。"顺其自然"自会取得哀乐不能入的异熟果。[④] 战国时的《玉刀玭铭》上说："行气：……顺则生，逆则死"，中国养生术气功以顺为主，可以说是"顺"的瑜伽，依天理，顺自然，理得心安，行气之时，缘其督脉，上下同流。亦以顺为贵。印度人借"唵"(om)字作神秘声音以为安心的符咒，中国人只是依乎天理，顺任自然，"坐忘"中的高度精神集中寂光普照，唐代道士司马承祯的《坐忘论》谈到许多他的"见独"体会，通过行气的亲证，神与气的浑然一体，即是瑜伽之具体显示，这样收到安心的成效，自然而无毛病，我觉得比实行逆的印度瑜伽，要希望得到某种特异功能而不免"犹有蓬之心"[⑤] 更为妥善而易于做到。质之高明，望有以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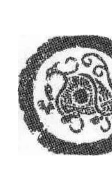
① 体会到一个整体。

② 《大宗师》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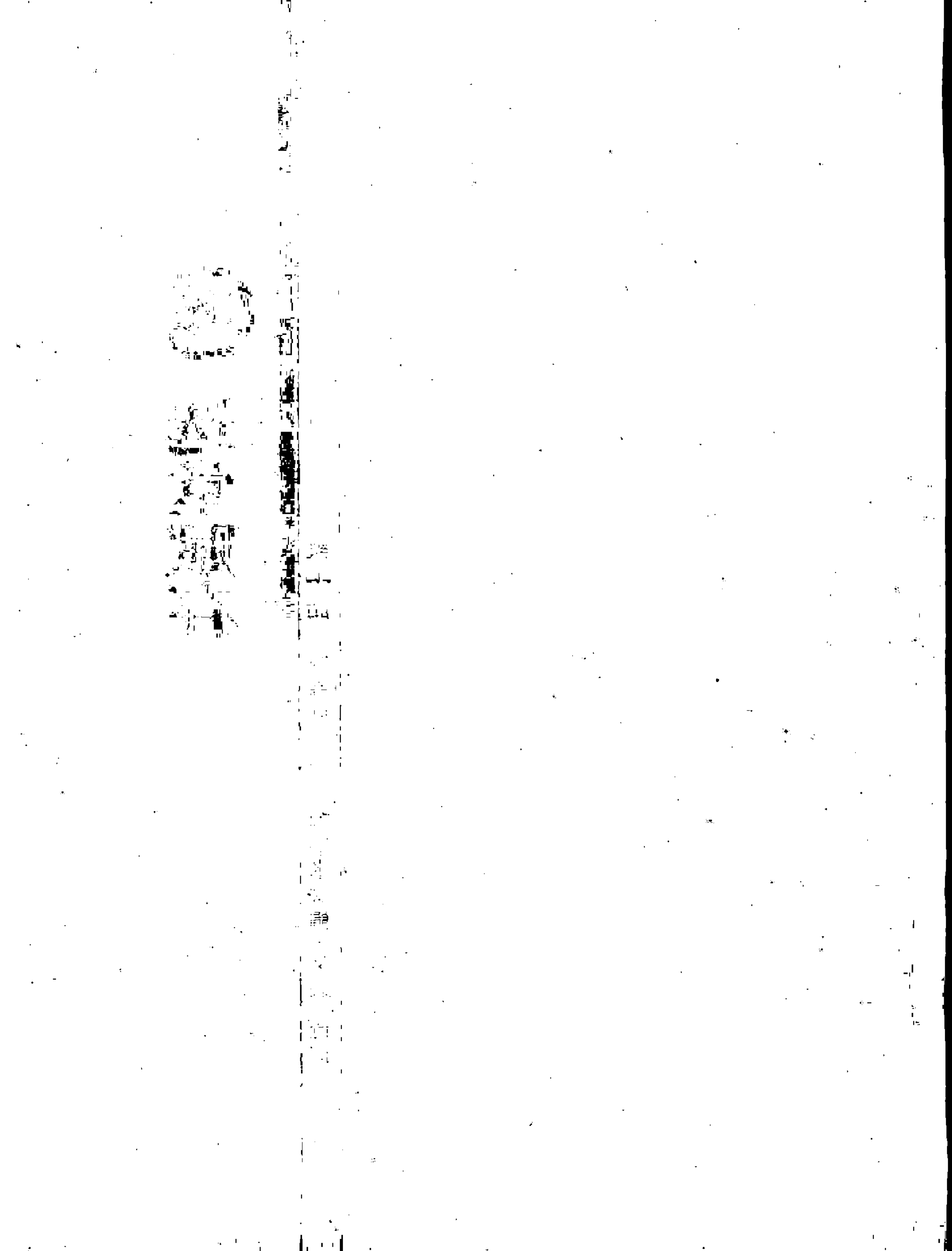
③ 章太炎：《齐物论释》。

④ 借用佛家名词。

⑤ 《逍遥游》语。



选堂赋存



目　录

蒲甘赋

极目平原，斜辉耀塔，芳草连云，残甃委地，佳气何存。怅霸图之已矣，岂天道之宁论。昔者驱象上阵，炎宅毕烧，类楚昭之执燧，取腾越与蒲骠。方金齿之未降，八百头而为骁。负战楼且被甲，马万匹以相徼。[1] 伊突旻之旧城兮[2]，纷千里其难征。戡永昌之象阵兮，彼帅惟纳速剌丁。思赛典赤之余烈兮，纳文豹白鹘而西征。[3] 念信苴之佐捷兮[4]，望江头郁其何许。[5] 凭吊兹古战场兮，赤日尚煎其楼橹。问大汗声威之何在兮，只剩茫茫之撮土。登长阪之威夷兮，矗招提之嵯峨。慨榱椽之兴废兮，翦林木以干戈。喜寂灭之不挠兮，历千祀犹未悲弃井。瞻八相之光华兮[6]，超六入而清净。睇平皋之朊朊兮，带长薄之幽幽。哀吾生之无乐

---

① 元朝《征缅录》："（至元）十四年（1277）三月，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大理路总管信苴日，命伐永昌之西，腾越、蒲骠、阿昌、金齿未降部族。忽都等昼夜行，与缅军过一河边。其众约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我军仅七百人。缅人前乘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负战楼。转战三十余里，贼及象、马自蹂死者盈三巨沟。"

② 突旻旧城，见贾耽《道里记》。

③ 《征缅录》："（至元十四年）十月，云南省遣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剌丁率蒙古、爨、僰、麽些军三千八百人征缅，至江头，深蹂酋首细安立砦之所。"纳速剌丁，即赛典赤（Sayyid Ajall Shams al-Dīn Ómar al-Bukharī）之长子。赛氏随成吉思汗西征，携文豹白鹘来降。详《元史》卷一二五《本传》。

④ 信苴日，为大理国段王朝之王子，亦称段实，为仕元第一任总管。

⑤ 江头，即 Kaungtung，在 Bhamō 附近，详日本前嶋信次著《元代战象考》（《东西文化交流之诸相》，504 页）。

⑥ 释尊降诞、成道、初转法轮以至涅槃，共八相，即佛传之全貌，蒲甘各寺院多有之，参看大野彻、井上隆雄所编《パガンの仏教壁画》一书。

兮，追电抹以周流。世何物而常新兮，恐转眼而成故。时奔流以不停兮，日重晖而旋暮。看秋草之变衰兮，惜征衣之沾露。憎灌莽之成林兮，欣窣堵之庇护。纵坚林之焚燎兮，待蠲如岳之情尘。惟理胜而惑亡兮，吾且重枻此玄津。

乱曰：揽彼胜幡，思结辙兮。圆对冥权，蔑分别兮。成毁随迎，均一瞥兮。勿照演明，庶永澈兮。

寥天一阁沙砾琴赋

何蒙夫以谭嗣同遗琴曰“沙砾”者见假，有铭曰“寥天一阁”。感其遭遇有同嵇生，为赋悼之，其辞曰：

纹裂春水，轸销夏绿。神韫龙宫，生譬蛇足。忍死须臾，委命寸木。魂夺猗兰之操，泪续湘妃之竹。虞渊顾影，运会何速。山鬼夜鸣，秋风野哭。一弦一柱，世短意多。方出沙砾，遽泣铜驼。且捐净土，甘冲网罗。重阴难改，尚寐无吪。仁者之言，惑亡理胜。妙音未绝，法身先证。宁导彀音，呜呼谁定。唯兹旦宅，聊比昆峰。前毁者光泽，后凋者长松。生知倚其神变，悬解托乎高踪。一入寥天，顿萌生意。坤维罔极，乾阳无死。六合同声，八荒一指。浑沌非无可凿之姿，金刚有常不毁之理。皮骨纵落，真实在迩。志士怛化，畴与论此。感瑶山之丛桂，每摧折于芳菲。抚兹桐而奏曲，长寥亮而不亏。超六入以韵畅，配三仁而心归。悟至精之无羞，闵遗响于孤徽。

落花生赋

绿水风烟，青山篱落；滋荣于片雨之余，扶疏得苍松之托。一顷随种，扬恽拊缶之诗；十月可收，王褒告僮之约。若乃布沙筑圃，引蔓为竿；芽抽径寸之羽，条牵盈尺之栏。黄蜂结蕊，粉蝶成冠。子落地而不死，花竞放于先寒。

昔之南域栽苗，东瀛移种。滇海名驰，金陵价重。一落江湖，遽向丘陇。叶同瓜而连棚，根随泉而并涌。桑麻共话，町畦为家。或声喧而裂釜，或酒洌而生牙。屡动渊明之锄，未充邢邵之腹。治秽非南山之田，燃萁恸东阿之哭。笼鹅换书，伤鼠成幅。

尔乃因天见瑞，呼地为名。远来番国，自号长生；肉吐琼莹之白，肤带縠罗之赪。似珠琲之离离，比葡萄之缅缅。出潜龙于九渊，伴汗马于千里。色非日林之贡，骨异相思之子。又况香雾噀人，味流袭齿。眩寄奴以饼说，动子公之食指。既闻香而口闷，终尝味而心喜。

至如涵仁润物，倾液凝脂；说炎帝之火德，迓王母之云旗。华镫因之而继明，边城从兹而不夜。何烦更点郿坞之膏，其功岂在燧人之下。

是故为物虽细，厥用乃宏。非贪口腹，兼佐神明。每沃膏而暂对，觉遥夜之无情。缭悷余心曲，凄断寒柝声。眷落花之余韵，追逝晷于残灯。敢寄言乎苏季，聊续赋于兰成。（丁巳）

龙壁赋

——并序（用溥心畬《海石赋》韵）

龙壁在南佛堂门下角，其北稍上曰牙鹰排，再上曰白环仔。北面尽处多岩洞，深邃黝黑，望之如蟹眼，其侧有龙形摩崖，《新安县志》所谓石壁画龙者也。余曾两履其地，辛丑冬十月十日自柴湾荡舟再往游焉，归而赋此。

姑得砥以乘流，维长船而远逝。抚赪壁之千仞，攀落星于岭际。娲皇之遗，巨灵是砌。腾空赴势，惊砂轰雷。众流所灌，万夫莫开。塞南纪之尾闾，变野水为青苔。榜舟何处，寥廓峥嵘。巨侵滀瀷，波立山倾。鲮鱼可望，丹椴赤城。近渚沙白，遥岸烟生。譬去旧邦，迟迟吾行。云锦潋滟兮若浮天之十日，绫罗被光兮耀螺蚌于百星。何年鳞甲窜乎鲛人之室，而脱御龙氏之绳。诡晖瑕石，终古不崩。樵苏罕至，葛蔓钩连。观鸿洞之难量，与天地而同坚。悬虬蟉于穹窿，非风雨之所穿。听奔涛之靡停，仰孤云而暂褰。比良士之皤皤，知膂力之不愆。伊神灵之所庐，渺沧海其焉极。睇鹘没于何乡，仿鹏抟之只翼。恬八风而不翔，俄寒日之已匿。强作赋以补亡，叹王者之迹息。

附　溥儒《海石赋》

瞻日月之同浸，穷瀛渤之遥逝。变昏明于岛屿，霞穷窿于水际。纷怪石之纵横，俨巨灵之叠砌。其为状也，巉嵯嶷屼，掣电奔雷；峙者霞起，裂者冰开。藏蚵隐蛎，丽藻披苔。既磯礁以硠磕，忽岌峨而峥嵘。岂娲皇之所遗，惊天柱之已倾。层阛雉堞，井干连城。皮皴盐坼，肤寸云生。磐兮赑屃而龟伏，礶然蜐蠌而龙行。吐晧旰之虹霓，陨苍昊之列星。圆则成规，正则从绳。跃洪波而欲转，临寥阔而将崩。凝礅沙而确固，渐糅杂而钩连。恒澥渤之涤荡，乃泐散而夺坚。遂窍窦而为穴，风号啸而湍穿。彼砥柱之贞介，排怒浪而孤骞。比君子之独立，拂忧患而不愆。浩泱漭之无涯，望北溟其安极。同爰居之避风兮，无鹏抟之双翼。尽天汉之左界兮，惊白日之西匿。览巨石之当涂兮，思神禹之迹熄。

蟹 赋

溥王孙莅港，云为啖蟹而来也，因为蟹赋。

渺江南之烟水，分翠色于菰蒲。违春荷与夏槿，及秋杪而冬初。看荻花之争日，纷硍蚁以竞趋。残沙断岸，短日平芜。沈清光于沼沚，狎蒹葭之尺凫。含黄可绘，无腹而驱。何曾化漆，但取腊肤。半炊则没林于水，一举或十里专车。索转带于张揖，阅贡物于《周书》。觉万螯之生凉，感岁时之云徂。甘拍浮于酒池，了一世之贤愚。惭《尔雅》之不熟，信王摅之足诛。持杯壮毕氏之豪，独烹哂张敞之迂。甕供吏部之醉，糟有灵均之餔。假丹青于惠崇，极神丽于伯驹。比莼羹乎千里，永相忘于江湖。

观云赋

——并序

既作《观云图》，未遑题句，潘虚之责以别纸补题。鹤未断而续凫，花刚移而接木，诗心久塞，未能应也。忽睹陈简斋为觉心《画山水赋》，恍然有悟，爰次其均为赋曰：

以画代简，以梦通禅。山增懵懂，水极人天。谁付无文之印，且属常臞之仙。意开遮以自在，气恍惚而出山。方飞扬乎六合，忽收敛于半间（贝清江有《半间云记》）。山南山北，乍吐乍吞。升如蒸馏，出似军屯。蔽亏户牖，被覆冈峦。排之不易，揽之良难。以道观之，于意自安。亘万古而无所住，顾尝未交乎一言。初默然于朝潋，视飞鸟之破烟。譬犯雪山，如巢绝壁。野马絪缊，周旋四侧。叩帝阍之浩浩，去人寰之啧啧。接前境之非真，悟来者之皆实。说法由假，忘言惟臆。看表里之山河，岂顷刻所尝历。谓云之为吾耶？则随合前开，来往而靡一相识；谓吾之非云耶？则何故迷离惝恍，留此似是而非之迹。虚之闻而不言，领其持之有故。隔千里兮一笑，袖浮云兮梦中以去。

宋王台赋

属赵氏之废虚兮，伊何王焉构始。纷遭世之屯邅兮，逴奔窜乎斯阯。招遗魄于泬寥兮，愿倾南海而为醴。曰魂既化朱鸟兮，溘高翔而不归。效西台之哭涕兮，冀一返而何时。蹇山颓而海沸兮，睇厓门于尺咫。繄人情同于怀土兮，宁旷千载而忘夫故里。率冤禽而填海兮，指翔龙之有无。剩冬青之历历兮，抚片石于劫余。望零丁而惶恐兮，天作浪而反风。列江山无以限华夷兮，曾百思而莫穷。云晻霭而无色兮，收恢炱而气忽萧瑟。驱草木使变衰兮，兴冯夷与太息。揽九州之无垠兮，神眩沄以周流。雺霿蔽其靡从兮，中无杭而即浮。指九阍而不通兮，竭旋车而反侧。陟高台阒其无人兮，悲回风而向夕。睋海气之昏昏兮，嗟恇恇而为客。留正气于残碣兮，非怀古而亦悲。瞻六合之博大兮，岂蹐地而靡归。

乱曰：登彼广武，思猛士兮。俯此沧溟，想蟠踞兮。九州南尽，佳气聚兮。台空名在，垂万古兮。

马矢赋

——并序

潮州沦陷之一年，大饥，民至拾马粪，瀹其中脱粟而食者，予闻而悲之，为是赋云。

岂大道之在粪兮，或齐观夫馔粮。黝异类之不仁兮，驱降民于饿乡。振草酪既不得兮，掘凫茈且未央。仰肥马之骁腾兮，厩充牣乎稻粱。可以人而不如马兮，鼓枵腹而神伤。将攫夺而无力兮，妄意夫皀枥之粃糠。意粃糠兮不得，嗟裁属兮弱息。惟饥炎之方盛兮，苟垂次兮马矢之余皀。（《说文》皀或说一粒，方力切。亦见《颜氏家训》。）拾白粲于污肠兮，延残喘于今夕。哀鲜民之无知兮，胡蒙耻而恋生。捐盗哺而喀喀兮，独不见夫贸贸之爰精（《列子·说符》爰精目事）。有嗟来而不食兮，况为味非絜清。孰使异物道其相迫兮，悲故国之腥膻。繄马通之属餍兮，自书传而有焉。农稷煮汁以渍種兮（见《论衡·商虫》篇），莳百谷以食我。葛缚铜荐丹砂兮，又煴之以为火（《抱朴子·黄白》篇）。吴诮元逊可啖矢兮，恪谓太子宜食卵。果所出之雷同兮（《吴书·诸葛恪别传》：太子嘲恪云：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矢，卿令人食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宁古是而今不可。览宇宙之修辽兮，轸人类之幺麽。苹芳鲍乎一室兮，沦康庄于嵬琐。独悲心之内激兮，羌谁碎此枷锁。感盐尸之载车兮，闵滔天之奇祸。瞻沟壑之悠悠兮，蔽白骨以蓬蒿。苟饿夫而可教以义兮，吾将讯诸黔敖。

斗室赋

何烽燧之连延兮，悼百姓之震惒。纷湖海其汹沸兮，逢否塞而播迁。愿轻举而无因兮，独迫厄其谁告。从二生以抱道兮，胡为乎莅此琼岛。非食玉英于瑶圃兮，虽信美为谁妩。偭鲂鱼之赪尾兮，惜未迩乎父母。魂迋迋其畸依兮，聊偃息于兹土。室小既不堪容膝兮，非泉明所能适。寻伯通而难接兮，乞庑下而不得。缅伯鸾之逸蹰兮，志菲菲以升降。招国殇于八埏兮，宁独哀夫江南。思夫古之立国兮，羌每制于戎虏。岂北强而南爽兮，曾无以喻其故。惟循环之既极兮，寓淘汰于自然，化毡乡而为淳俗兮，世或鲜留意焉。繄始屯而终亨兮，固凡物之极则。生忧患而死安乐兮，亮今古之所共悉。彼越人之教训兮，卒十载而沼吴。信内荏而跚其外兮，自颠覆而有余。悟殷鉴之不远兮，将奚为而不怿。望巨波之滉瀁兮，伟何人与抗迹。汩徂秋而徕春兮，吾焉长此而为客。仿洙泗之敝屣兮，从乞遽以嬉游。缵佚狐之余绪兮，明吾道乎春秋。求鲁连于海隅兮，幸神明之与休。绕斗室以回皇兮，结长悲乎万里。相览观于四极兮，果惟此容吾可止。怀瑾瑜而履信兮，服儒服于终身。觊中兴之目睹兮，又何怨夫为逋播之民。

乱曰：一枝之上，巢父安兮。自得之场，足般桓兮。独守仄陋，尚前贤兮。纫彼秋兰，斯独全兮。

白云赋

——并序

辛巳冬，为大母成服。悲哉，远托异国，有登山涉水之劳；觏此闵凶，弥蕴是流离之恨；焉得萱草，莫慰棘薪。泣为此赋，以达黄泉。何日归舟，奠我白屋。其辞曰：

仰白云之孤飞兮，思王母之劬劳。扇凯风于寒泉兮，极孺慕先二毛。昔予之始坠地兮，既延祸于母氏。赖祖慈之畜腹兮，固无微而不至。恩沦髓而莫报兮，顾令伯已媿死。忽出国门而骑瘦马兮，岂乌鸟之所堪。遭胡尘之泱漭兮，悲逾垣之曾参。违膝下而屑屑兮，攀长条之毵毵。轹予车于峻阪兮，几回王阳之羸驭。咨孤蒙之惴惴兮，望山川而窘步。下东江之浩渺兮，涕与海而俱注。溘吾莅此香炉峰兮，眷白头之倚闾。忽双鲤其先颁兮，犹虑乎朝食而无鱼。感春晖而悕危乱兮，复泗下之交如。怅日月之逾迈兮，历三岁于兹土。岂怀安之败名兮，汝而忘夫故宇也。曰起居犹未遑兮，伊猃狁之故也。列丘陵而壅隔兮，睋故都其辽远。慨晨昏而罔定省兮，肠一夕而万转。聆金相之殗殜兮，心而不安。恩缩地而无术兮，望惊波之漫漫。忿欃枪其东出兮，厉烽烟于瑶岛。绝关梁而不通兮，欲呼天阍而莫告。聃噩耗之遥传兮，忍徒跣而鸡斯。乾我肝而焦我肺兮，独长号而涟洏。初疑信其参半兮，犹望望而汲汲。冀魂梦之一通兮，终焉怅怆惚忾而莫及。哀鸟兽之失群兮，必反巡其故乡。尚鸣号而踟蹰兮，或逾时而回翔。彼燕雀犹有啁噍之顷兮，况生民之贞良。

恐寥廓而无归兮，托余情乎寒螀。激哀思于无垠兮，瞻云树而趋跄。虽百身而莫赎兮，宁尽乎期年之通丧。披麻衣而踊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囚城赋

——并序

蝬居蒙山，危城坐困。妖氛未豁，洟淴交杂。丘壑草木，皆狴牢也。感柳子厚有《囚山》之赋，故反其意作是篇。其辞曰：

惟重阴之凝沍兮，岂一阳之已微。饥毛食而寒裸跣兮，民昏垫而安归。风腾波涌更相骀藉兮，争臾曳以避虏。憎短狐之伺景兮，益雄虺以齐斧。岁峥嵘而愁暮兮，非终风而曀霾。纷霤霤以淫雨兮，蔽山林之畏隹。集榛棘于堂隍兮，戏麐鼯于阇阓。莽黄埃于四野兮，兽狂顾而人立。天降酷嗟无常兮，无为愊忆而纷纭。羌山濸而海怼兮，何犬戎之足吞。“非豕吾为牢兮，非兕吾为柙”。怪柳侯之谰言兮，会斩蓬蒿而去攙搶。吁嗟乎，日月可以韬晦兮，苍穹可以颓圮。肝脑可以涂地兮，金铁可以销毁。惟天地之劲气兮，历鸿蒙而终始。踽踽凉凉兮，孰得而陵夷之。鼓之以雷霆兮，震万类而齐之。予独立缥缈兮，愿守此以终古。从邹子于黍谷兮，待吹暖乎荒土。听鸣笛之愤怒兮，知此志之不可以侮。倘天漏之可补兮，又何幽昧之足惧也！

烛　赋

忽忽兮轻飙，撼予室兮翘翘。抚予心兮赤裸裸，觑人世兮百无一可。长夜来袭兮天地失明，烧红烛以照烂兮扶梦宵征。层云滃浥兮气振林薄，若警予以虚诞兮浮生何著。烬高兮人语低，心湿兮蜡泪垂。楚人兮冠缨绝，燕相兮素书疑。吹落残月，万籁凄凄。委结予怀，郁陶我思。飞蛾衔火兮，三四来绕。似彼庸昏兮，毋乃自扰。问何喜兮灯花？倘相怜兮穷鸟。乞脑兮无缘，镂冰兮费巧。膏以明兮自煎，散余耀兮彻天；宁幽暗兮无极，待重光兮自然。（在傜山作）

抗战既起，播迁西南，每登高以望远，辄援翰而写心。箧衍所余，得此六首，国专门人益阳贾辅民所录存也。弃之可惜，存其少作，检付梓人。《汉志》辞赋家，虽一二篇，亦为著录；斯戋戋者，享帚自珍。良以劳者歌事，用遂其情；聊寄慨于一时，俟相知于百世。若以言文，则吾岂敢。戊子春饶宗颐记。

《马矢赋》一篇，陶秋英女士喜诵之，许为抗战文学之奇构。陶君治汉赋有声，谅非阿好之言。惜其于年前殂谢，不能共定吾文，谨志腹痛之感。戊辰又记。

词榻赋

——并序

忆在榆城，宿耶鲁大学古塔第十一层，三月之中，遍和清真词一百六十首。每文思之来也，嘿尔坐旧沙发上，以寸楮断续书之，或一日成十数首。友人傅汉思、张充和夫妇讶指是榻，云此果灵感之温床耶？为之失笑，摄影以记之。顷发陈笥，忽得此照，欣旧梦之重温，为之怅惘者累日，久已废词，爰为赋曰：

嗟旧榻之就穿兮，羃新词其坌出；纳双丸于吟袖兮，驱万象乎恍忽。聊以宣我悒郁兮，空中传恨庶其仿佛；先缭戾而凄清兮，神漫漫其遥集。伊词心之渊微兮，极九垓而惯藏于密。惟兹情之缱绻兮，羌欲锢而难去；化污泥犹复为土兮，养奇葩以为圃。况以愁为谪送兮，结幽梦而为朋；虽罔两且难测其往复兮，笑如影之随形。抑孤怀之娉纡兮，绝言语之可通。譬含苞而未放兮，且珍重此微衷。忽掩映以疑无兮，觑黯黯之长空。烟与水共迷离兮，魂惘惘兮西东。乐与时其既去兮，悲亦随而生中；情悄悄而推移兮，花开谢兮眷弥重。词人只惜此须臾兮，写感怆于从容。

法南猎士谷（Lauscaux）史前洞窟壁画颂

——并序

猎士谷在腊芭雪儿（La Bachellerie）东南六公里，经启地脉，爰肇人文。尔其窈冥黝洞，沉陆无光，纵横不百里，历时二万祀。内则原人之所居，外则豺狼之所嗥。断鳌立极，世未之或觏焉；愚公夸父，亦莫知其踪迹也。乃有童骙，逶迤寻物，沿源拂苔，深入窟穴，砉然天开；睹其壁间藻绘，群动驰骛于其上，兽之数一千五百有奇，牡、牝牛、牡鹿、山羊、马暨中国马（共四十五匹）与独角兽类麒麟者（Licorne 二只）皆具。穷山尽野，囊括雌雄，信畋游之巨观。上林羽猎，逊其奇矣。自此以后，兹窟名悬日月，四方来游之客，岁以十二万计。

余于一九七九年秋离法京前夕，与施博尔君不辞千里，凌晨自巴黎驱车来访，至则日暆山谷，林寒涧肃，仰瞻嵯峨，俛极暧昧，心骇目悸，惊其雄浑崔巍，陆离光怪，得未尝有。感烛龙之吟啸，具类同荣；怵羲和之飞驰，心胆咸畅。惜入洞期限只许一小时光景，陆平原叹“长算屈于短日”，其是之谓乎！乃悟今人之艺事，远不逮于皇古。良由用志既纷，难凝其神。既接磅礴之精灵，喜亲瑰琦之仿佛。乃为颂曰：

阴阳蒸煦，倏忽倥偬。造分天地，始辟鸿蒙。剑齿惟猛虎，人立者恐龙。谁执大象，蹴踏昊穹。山裂坌道，凿此深廒。巨灵赑屃，表里融通。擘石抟土，髹壁幽宫。驭风螭驾，溘埃神倧。道思萦拂，人异颛蒙。晦明未分，湿湿梦梦。岂假山水，化彼郁悰。风雨是谒，草莽西东。万

木含悲，百沴所攻。众手之劳，铸此奇功。有牛砺角，有马垂鬃。与玄猿兮争旦，共素水兮流淙。曜灵纵辔，急景何从。眷此一顾，起我疲癃。赫赫先民，妙夺天工。后安胜前，甘拜下风。休夸科技，徒乱天衷。振古莫俦，亿载朝宗。畴曰不然，鉴此玄踪。

梨俱吠陀无无颂

一

太初无无，(na asad)
亦复无有。(no sad)
其间无元气，(an asid rajo)
其上无苍旻。(no viomā)
何所覆之？(kim āvarīvah? kuha?)
伊谁护之？(kasy α śarmann?)
何处非水，(ambhah kim?)
深不可测？(ḡahanam gabhīram)

二

无死（na moṛtyur)，无无死。(amṛtaṃ na)
不夜（na rātriā)，不昼。(ahna)
未有分际。(ās īt praketaḥ)
无息（a-vātam）自吹，
嘘之以一，(ekam)

茫乎无别，（na parah）
莫或外之。（kim canāsa）

三

其始（agre）惟玄，（tāma）
复伏于玄。（tāmas gūḷlham）
混然大浸，（saliam sarvan）
渺无垠岸。（a-praketam）
物“全生”焉，（ābhu）
寄于空虚。（apihitam yad ās ī t）
爰有大热，（tapasas mahinā）
于是乎出。（jāyataikam）

四

欲（kāmas）乃生焉，
心（manaso）之灌藉（权舆）。（retah＝种子 prathaman＝第一）
圣者睿智，（kavayo manīṣa）
索其玄珠。（hṛdi pratīṣyā）
有生于无，以究（avindan）其枢。（bandhum）

五

厥绳（rasmis）既张，
格于下（adhah）上。（upari）
以构精兮，（retodhā）
成其圹垠。（mahimana）
自性（svadhā）尽于下，（avastāt）
而力（prayatih）致乎上。（parastāt）

六

孰（ko）知（veda）其真？（addhā）
孰（ka）穷其故？（parvocat）
何所自生？（kuta ājatā）
何因而作？（kuta viṣṛṣṭih）
明神（deva）继之，（arvāg）
合此造化。（visarjanena）
是谁知之？（ko veda）
孰施行之？（ābabhúva）

七

惟兹造化，（visṛṣtir）
何所由起？（ābabhūva）
彼果建（dadhe）是，
或不为是？（vadi vā na）
上有苍昊，（parame vioman）
实维纲是。（adhyasksaḥ）
惟彼知之，（so anga veda）
抑不知之？（yadi vāna veda）

癸卯（1963）秋冬间，余在印度蒲那（Poona）班达伽东方研究所（Bhandaka Oriental Institute）。暇日，从 V. G. Parajpe 教授研习梨俱吠陀（教授著有 *Rigveda*，*Selection of Hymns*，为增订 P. Peterson 之作），以梵本与法、德译本参互解说。此颂为梨俱第十帙第一百二十九首，世所称为创造之歌者，最富哲学意味。中译本以语体翻出者不止一家，余以其造句结构最近《楚辞·天问》及《庄子·天运》，而“自性”之义，尤与《大宗师》“无为无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可相证发，故别以雅颂之体翻之。

余惟吠陀本训明，《长阿含》有《三明经》。梨俱吠陀即颂明。《翻译名义

大集》（五〇四七）谓为“作明实说”者也。梨俱凡十帙，共一千一十七颂。曩日曾试译多章，未遑厘定，勉存一篇。自恨浸淫未深，何敢遽言译事！吠陀中满纸神鬼神帝，讽览之，与“流观山海图”何异？足以俯仰宇宙，兴天地并生之遐思，发古帝之想，而涤尘外之虑，姑录存之，以备一格云。

附 原文

Maṇḍala X，129

Násad āsīn nó sád āsīt tadā́nīm nā́sīd rájo nó vyòmā paró yát | Kīm ávarīvā́ḥ kúha kásya sármann ámbhaḥ kím āsīd gáhannaṃ gabhīrám ‖ 1 ‖ ná mṛityúr āsīd amṛ́itam nátárhí ná ratryā áhna āsīt praketáḅ | ánīd avātáṃ svadháyā tád ékaṃ tásmād dhānyán ná paráḥ kíṃ canása ‖ 2 ‖ táma āsīt támasā gū hám ágre' praketám salilā́ṃ sárvam ā idám | tuehyénābhv ápihitaṃ yád ásīt tápasas tán mahinájāyataíkam ‖ 3 ‖ kámas tád ágre sám avartatád ĥi mánaso rétaḥ prathamáṃ yád ásīt | sató bándhum ásati nír avindan hṛ idí pratlshyā kaváyo manĭshá ‖ 4 ‖ tiraṣcńo vítatora ṣmīr eshām adháḥ svid āsīd upári svid āsītl retodhá āsan mahimána āsan svadhá avástāt práyatiḥ parástāt ‖ 5 ‖ kó addhá veda ká ihá prá vocat kúta ájātā kúta iyáṃ vísṛishṭiḥ | arvág devá asyá visárjanenáthā kó veda áyta ābabhúva ‖ 6 ‖ iyáṃ vísrishtir yáta ābabhvúa yádivā dadhé yádi vā ná | yó asyádhyakshaḥ paramé vyòman só aṅgá veda yádi vā ná véda ‖ 7 ‖

近东开辟史诗

天之高兮，既未有名；厚地之卑兮，亦未赋之以名。始有滃虚（Apsu），是其所出，漠毋（mummu）彻墨（Tiamat），皆由孳生。大浸一体，混然和同；无纬萧以结庐，无沼泽之可睹。

于时众神，渺焉无形；名号不立，命运靡定。洎乎神之降，乃与俱生；迨力牧（Lahmu）与力退牧（Lahamu）之出，始肇锡以嘉名。先彼辈而长成，既累世而滋大；产浑天（ansar）与广地（ki-sar），凌驾于众人。载祀绵延，历有年所；天挐（an-nu）继嗣，堪匹其父母。伊浑天之长子（天挐），与其父兮无殊；及乎努知穆（Nudimmud）之生，一如天挐之躯。彼更肖其尊亲，将为众父之主；既广识而濬哲，复多力而孔武。其强圉终迈厥祖浑天兮，于昆季之众神中，诚为无敌者也。（第一版第一行至第二十行）

彼为巨神，置其躔次兮。列宿以陈，罗星象兮。历离其阈，以成岁兮。依十二月，为三天兮。状以天形，年日以叙。建之以太岁（Nebiru），以正天度。毋或违之，或倾侧之。分其畛域，恩立（En-lil）阏亚（E-a）。辟其天门，别以两极。深扃为固，在其（帝）左右（缺二句）。于其脐中，以立天极；生月之辉，夜以寄焉。司夕之神，昼以形焉；月作冠冕，罔有停息。（第五版第一行至第十四行）

乱曰：汝其识之，俾汝有司，共训诲之。圣与智者，共讨论之。为父者诵之，以诏其子。牧人虞人，共提其耳。以娱其神，恩立、马度

(Marduk)，俾饶益其地，既富且庶。定其法则，厥命不渝。金口已开，靡神可易，正视诸事，毋改其度。靡神可胜其忿兮，逢彼之怒。惟其心之宽兮，情之广兮。罪者违者，胥可近其前兮。(丕显古先，昭盛轨兮。)著之纪录，示方来兮。马度之居，乃天工（igigi）所造兮。请共讴歌，马度之烈兮。克戡澈墨，承皇统兮。(第七版尾声)

一九七六年在法京，初从蒲德侯（J. Bottéro）教授治楔形文字，承其启导，因有译《近东开辟史诗》之意。史诗以起句 E-nu-ma E-lis（when on hi-gn）发端，全文共七巨版，久已译竣。兹摘取首段及第五版涉及天文与尾声近于赋颂者为例，国人译此篇，当以是为嚆矢云。

马王堆帛书《易经》赞

马王堆三号墓所出帛书《易经》，自乾讫未济六十四卦悉具，不分上下经，无彖象，而异文滋多。卦名若乾之作键，履之作醴，不能毕举。又《系辞传》与今本大抵相同，无大衍之数章，其中包有《说卦》前三章，复有不见于今《易》者二千一百字，一题曰“昭力”[1]，一题曰“要千六百卅八”。杜预《左氏集解后序》云：“汲冢所出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意者与此颇近。余于湖南博物馆获观全帙景本，其刊布犹有待也。谨记大凡，以识眼福。爰为之颂曰：

《易》本卜筮，未遭秦殃；楚始子弓，传自鲁商（瞿）。王臣蹇蹇，正则佩纕；兰陵非相，语述括囊。陆贾思务，丰蔀是详；淮南九师，说也久亡。繄此帛书，髹奁内藏；界以朱丝，篆籀成行。《汉志》所载，《易》繇阴阳；汲冢古文，彖象则丧。与此差同，可以颉颃；复有昭力，研讨未遑。《系辞》不分，捝其篇章；《说卦》后得，厥说可商。借键为健，未知孰长；以培（坏）为否，义待衡量。似中古文，“其胃”（汇）非常；无咎未脱，费氏所言。[2] 太卜三易，筮亦多方；睹斯瑰奇，挹古芬芳。比物取象，昭冥愈狂；本隐之显，潜德复光。三绝韦编，义须发皇；敢告来贤，诵之勿忘。

---

① 文云：“昭力曰可得闻乎……”

② 《广韵》：“言，不知。”

历代胜流画竹赞

墨竹之兴，或谓昉自吴生[1]，其详罕闻。李息斋言，曾得王右丞开元石刻，摹勒失真，萧协律《笋竹图》，绢素糜溃。萧郎画竹，茎瘦节竦，枝活叶动，香山为之兴咏，说者因目是为画竹之权舆。然隋朝官本，顾景秀已有"杂竹样"[2]。自晚唐至于五代宋初，画师以竹名者，不可更仆数。《宣和画谱》特立墨竹门，录一十二人，以李颇为首。徐沁明《画录》因之，录宋仲温以下五十九人。

山谷老人云："燕肃始作生竹，超然免于流俗，至文同遂能极其变态，其笔墨之运，疑神鬼也。"则信乎画竹之圣矣。坡公竹石法与可，曾刻其《纡竹图》于石，以为好事者动心骇目诡特之观，惜其不传。而王诜、赵令庇、程堂、董斌老辈皆宗之，遂有湖州竹派之目。[3] 元世蓟丘李衎出，取李颇、文湖州两家成法，始撰为《竹谱详录》，自戴凯之而后，谱记竹品，盖未有精于此者。嗣是有作，若柯九思《竹谱》，于嫩梢、老叶、风株、棘条、晴雨之异，浓淡之法，记之尤练要，足为初学入德之门。明清以降，《竹谱》滋多，至于十数，或相沿袭，重床架屋，如周履靖《淇园肖影》取材于高松之谱，李似山缀拾青在堂之书，皆自既灌而往，吾有不欲观者矣。夫竹之为品，非草木，信篺笼之美，湖州所谓凌突四时磨轹万卉之奇植也。而画竹，墨戏也，本出

---

① 黄山谷《道臻师墨竹序》。

② 《贞观公私画史》。

③ 湖州有《竹谱》、《圭斋集》录其名。

于文章草隶之余，故君子比德焉。其托于竹也，驱荒怪乎象外，轶松柏于尘表，上与造物者游，以自振于溷浊，是以洗心退密，莫竹为尚。今披夏君斯册，则宋元以来胜流名迹，其精骑咸集于兹，学者朝夕磨治洗濯，如登墨君之堂，其于披折偃仰之势，风雨霜雪之姿，挹之将无穷焉。爰取文湖州以下至于夏仲昭共十人，各为之赞，亦尚友之意云尔。

非瑞非怪，而命曰纡；伏于嵚岩，经冬不枯。以竹发妙，草圣之余；诡特墨君，筼筜孰图。

文　同

槁木委心，运斤在手；得之濠上，遑论户牖。丛篆断山，颉颃文叟；跌宕风烟，畤踵其后。

苏　轼

动中得和，媚中求正；散柯布叶，善语竹性。篆荡既敷，寸心莫竞；万汇森然，如出一镜。

李　衎

由澹得远，寓简于繁；云间舞凤，月下鸣猿。飞白为石，篆籀作根；此中正法，俟质真源。

赵孟頫

修干大篆，繁叶八分；丹丘所植，独秀凌群。风定雨霁，山空日曛；整整斜斜，佳气氤氲。

柯九思

振笔直追，兔起鹘落；渭滨千亩，胸中是托。堕叶侵苔，惊风走箨；鹅溪万本，一尘莫著。

吴　镇

静观万变，用究其真；蟠空缘隙，求虚得伸。凄然欲滴，眼中有神；如逃空谷，逢彼佳人。

顾　安

窈窱幽洁，懒瓒有岩；荒寒所寄，苍石古杉。画工所难，慧刃能芟；挹味外味，体别酸咸。

倪　瓒

萧散清标，明初第一；含云蓄雨，舞风弄日。不刚不柔，载华载实；还与梅花，相偕入室。

王　绂

美尽东南，竹箭合抱；吐纳苍烟，森筵山道。乐彼檀栾，众芳是宝；夏云积阴，春风同巧。

夏　昶

越王勾践（鸠浅）剑铭

——并序

一九六五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于战国墓中出土竹简多枚，并宝剑一。铭云："越王鸠浅自作用鐱。"鸠浅即勾践。简册屡言："为悫固貞（贞）"，"为悫固迨祷"，知墓主为悫氏，或谓是楚将昭滑，疑未能决也。余以己未仲冬，漫游武昌，博物馆舒之梅君捧剑出示，缀以绿松之石，饰之琉璃之珠，旷代奇宝，光艳夺目，喜而为之铭曰：

楚东取越，由于怀王；俘其重器，绵历江湘。沼没火散，星沉匣亡；一旦发冢，遍地生光。锋曾尝胆，刃早吐芒；目卧攻蓼，足寒渍汤。王气既苏，所向无当；宿耻以雪，威临八荒。鸟篆泐名，价逾干将；明器满坑，观者如墙。尘封简册，文字黯黮；虎吼龙鸣，响应靡常。贯虹犹晓，衔藏欲霜；远来觏止，贞祷无疆。

琴台铭

余过汉阳，薄暮，登琴台，蔓草未除，丰碑若揭，下有诸可宝镌象。其廨舍间，黄彭年、杨守敬所立诸碑皆在。道光六年，宋湘《狂草诗》云："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吾去矣。"想见兴酣落笔，俨欲捶碎黄鹤楼而踢倒鹦鹉洲也。琴台者，向传钟期听伯牙鼓琴于是。《魏世家》："秦昭王问左右，中旗凭琴以对。"中旗，韩非《说难》作"钟期"，事在秦昭四十一年。期虽事业，而旧是楚人也。湖北枝江出编钟一，铭曰："秦王卑命，为竞墨。王之定，救秦戎"。铸钟而曰"秦"必在白起破郢之后，岂秦昭之所铸耶？时钟期已入秦久矣。楚伶人有钟仪，乐尹有钟建。高诱注《吕览》："钟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云："钟，姓也。"余谓诸乐人皆姓钟，何其巧合；钟即《周官》之钟师，以职为氏，犹瞽瞍之瞽为掌乐者耳。连类考之，以为容甫张目，并为铭曰：

谁斲雅琴？天下至悲；出塞龙翔，在阴鹤飞。或操或畅，繁促高徽；涓子叙心，壶林息机。崇丘在望，水月生扉；春风拂岸，吹柳成围。芜阶昔径，余响依稀。滔滔江汉，二子安归？赏心纵遥，终古无违。

灵渡山杯渡井铭

自厦村步行可数里，有高阜焉。灌木深翳，曲径微通，曾云坠天，低树拂日。隐寺林表，窅若藏壑之舟，倒景回豁，潜映游鱼之藻。川岑空寂，水木共清，遵陆有繁花密苑之幽，随山无�登顿之惧。昔者锡杖前来，木杯远渡，彭城坐化，顿教肄之南移，交广可航，喜神通之东被。屯门在迩，净土为邻；未立茅茨，何亏象教。爰自五季，表刹崇基；锡瑞应之嘉名，同封禅之隆典。凿山造像，薙草开堂，郁为庄严，广种功德。遂使梵响与松籁齐音，法雨同秋霖比润。青山四望，标建赤城；白社十方，咸来鹿野。惟兹灵渡，竟似沦丘，椽构犹存，僧徒阒尔。看池平而树古，悟云动而山移，泥甃旧汲，踪迹难寻；茅笔新题，林泉何幸。欣道心之有契，惭了义之罔依。高轨莫追，德音逾远。流清泚于废圃，揽丛篆于空山。踯躅涧阿，低徊林莽，觌幽人之仿佛，感吾生之长勤。挹此寒泉，悲同弃井，兴言思古，乃为铭云：

秋气萧索，来抚灵踪；空山无人，石濑淙淙。风烟掩抑，嵯峨数峰；逸翮斯远，云驾何从。戏于九垓，飘飖长风；不苇而杭，泛乎西东。六尘既遗，五盖发蒙；消无遣有，心契大通。入海微禽，变化焉穷；人独不能，百哀生胸。吾来此山，班荆荫松；有水怀珠，有道犹龙。徘徊荒径，肆观天宗；欲解缨络，泯彼色空。放眼在兹，永托鸿濛。

附　记杯渡禅师事迹与灵渡寺始末

僧史载杯渡禅师事，《高僧传》、《神僧传》、《太平广记》略同，颇夸诞恢怪。《法苑珠林》[①] 亦有传，乃系其事于西晋佛图澄之前。《大正藏》本谓永嘉初中卒。永嘉盖元嘉之讹也。杯渡与鸠摩罗什有一段因缘。《高僧传·什公传》云："杯渡比丘在彭城，闻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俄而什公遂觉四大不愈，因卒。"慧皎撰传，记南州陈家以蜜姜饲之，杯渡即食尽。段成式《酉阳杂俎》云："俗言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弈棋呼杀，阍者误听杀之。"[②] 此弈奇闻也。杯渡来南，《神僧传》惟记其自言"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一语，不云至屯门也。

杯渡之义，《庄子·逍遥游》云："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而禅师竟以杯渡海。本传称浮木杯于水，惟荷一芦圌子，更无余物。[③] 故世播为美谈。六朝以来，杯渡之名，恒见之诗咏。庾信云："飞锡遥来，度杯远至。"[④] 李白句云："门深杯渡松。"[⑤] 杜甫诗："杯度不惊鸥。"[⑥] 其尤著者矣。

自南汉封屯门为瑞应山，乾和中，靖海都巡简陈延命工镌杯渡石像于瑞应岩，宋元祐间，广帅蒋之奇撰《杯渡山纪》，刻于石，今虽泯不复存[⑦]，而屯门之山，因蒙杯渡之号，迄今弗替。

禅师遗迹，方志所载，有杯渡山，云："是海上胜境，昔宋杯渡禅师驻锡于此，因名。山麓石柱二，相距四十步，高五丈，今半折，《府志》谓昔鲸入海触此。山腰为杯渡寺，前有虎跑泉，其左则鹿湖、桃花涧、滴水岩、瑞应岩、莺哥石，后有石佛岩，杯渡石像在焉。佛座后有洞深不可测。"[⑧] 此指今之青山也。《志》又云："灵渡山在县南[⑨]三十里，与杯渡山对峙，旧有杯渡井，亦禅师卓锡处。"[⑩] 此山今呼为大头山者也。《志》又称："禅师自言当往

① 卷三十一。

② 《续集》卷四。

③ 《玉篇》：圌，圜也。《集韵》：篅或作圌。《说文·竹部》：篅以判竹，圜以盛谷者。

④ 《麦积崖佛岩铭》。

⑤ 《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诗》。

⑥ 《题玄武禅师屋壁诗》。

⑦ 文载《新安志》。

⑧ 嘉庆《新安志·古迹》。

⑨ 新安。

⑩ 《山水略》。

交广之间，遂以木杯渡海，憩邑屯门山。后人因名曰杯渡山，后驻锡于灵渡山，山有寺亦名灵渡寺。”[1] 方志所记禅师事迹如此。是禅师南来，初隐于青山，继又移居灵渡山。故论港九佛教史迹，自以屯门与灵渡两山为最古，足以方驾而无愧。然青山之名独彰，而灵渡乃阇然无闻，地之显晦有时，可胜叹哉！

灵渡寺传为唐时所建。今寺则建于道光庚子（二十年），寺内悬钟铭识犹在，可为佐证。[2] 咸丰辛酉复重修之。门额“灵渡寺”三字，出张玉堂笔。玉堂，清末大鹏副将，时驻九龙也。寺内有陈澧书联，文云：“云动山移泉飞石立，池平树古水曲花回。”题辛亥十月试茅笔。辛亥为咸丰元年，兰甫岂曾徜徉至此乎？知英人未至九龙以前，灵渡山为当地胜迹，羽人墨客，云水栖游，发抒文采，增成故实，而今反为人迹罕至之地，岂近智者以守见而不之耶？抑远寄冥搜凝思朗咏，犹有待于其人耶？

今寺本道光罗浮道士所创，开山祖黄姓，失其名，再传为张九阳，九阳传钟守一，守一传今住持萧勤修，俱梅县人。而青山寺原亦道观，旧构曰青云观者，屹然犹存，有道光己丑六安张古凯题额。立寺者显奇法师，本先天道流，后皈依谛闲和尚。两寺并先由黄冠鼎辟，再后为缁流禅诵之室。事有偶合，人所罕悉，是又不可不书。

癸卯饶宗颐记

① 《新安志・人物・仙释》。

② 寺又有匾，上题道光庚子，下署契男邓佛养同治乙丑重修。佛养名仪石，寺内有其所书“明心养性之宝”题匾。

汨罗吊屈子文

去君之恒干，以就无垠兮，蹑彭咸于激流。格荞叶以清商兮[①]，叩巫咸乎久湫。余此心之不朽兮，与元气而为侔。亘千载犹号屈潭兮[②]，莫怨浩荡之灵修。拜忠洁之庙祀兮[③]，共昭灵为列侯。[④] 岂大夫死亦为水神兮，与湖水共悠悠。惟公之魂无不在兮，何必求乎故宇。觅天地之正气兮，惟夫子之高举。[⑤] 采白菅以为席兮，荐稌米以为糈。云蔼蔼而比飔兮，霰冥冥其兼雨。虽遗迹之非昔兮，企前贤以踵武。欸骚台之悲风兮，镇徘徊而不能去。

① 明桑悦《思玄集》卷三《吊屈原文》注云："荞，腐烂也。叶将残闻奏清商之曲则落。"

② 《水经·湘水注》："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

③ 宋张孝祥《于湖集》云："金沙堆庙有曰忠洁侯者，屈大夫也。感之赋诗，其句云：'那知屈大夫，亦作主水神。……已矣无奈何，质之云中君。'"《于湖集》有《金沙堆》一赋一辞。

④ 唐哀帝《封屈原敕》云："宜封为昭灵侯。"

⑤ 《远游》云："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

长沙吊贾生文

余来长沙，见马王堆冢中遗物，轪侯木记属汉文十二年。考贾生于文之二年，谪此为长沙王傅（据汪中《述学》）。在其前约十稔耳。轪侯国正当长沙王辖境，墓中所出故书雅记，殆生当日所常见者也。三号墓文书视汲冢简篇尤富，侯国尚尔，王室宜有以过之；因知汉初湘中文教，其瑰玮璀璨，固不止是。益信生之学术，所席履者深。世尽知生《过秦》，其陈汉兴制度，色尚黄而数用五；然《新书·六术》及《道德说》，则用六为数，敷六理、合六法，固嬴秦之旧义也。心有所疑，爰为文以讯之。其辞曰：

后于生二千祀兮，忽逍遥而浮湘。窃慕生之崇德兮，鹏何得而为殃。道若川谷之无止兮，奚系乎年寿之短长。宝物森其玮煌兮，虽久历乎兵革。览遗策之罗列兮，服食可验乎《内则》。繄侯国之奢僭兮，美潜夫之至言。一棺重且万斤兮，观于此而信然。世多生之《过秦》兮，知攻守之势异。惟先醒之为难兮，时忳忳犹如醉。参六艺与六律兮，譬音和而成理。嬴名河曰德水兮，德与玉其同体。五行增其一而为六兮（《新书·道德说》倡言六行），固嬴氏之故智。殷之因于夏礼兮，盖损益之可知。岂汉易六而为五兮，亦以趁时义之所宜。今观生之论《易》兮，曰龙变而无常。小不宝而大不窕兮，用能幽而能章。生言秦之亟绝兮，繇设教之不臧。赖保傅之先谕兮，知辅拂之必用贤良。有教则化而易成兮，此至义亘古今而不可易。前车覆而后车戒兮，见险征者遥去其增翮。细故

安足为蒂芥兮，愿服之而无忒。

重曰：览彼德辉，凤凰下兮；浩浩湘流，逝不舍兮。昌我南音，意恻恻兮，大钧播物，芳无极兮。

常熟吊柳蘼芜文

惟冬初之凄厉兮，忽临睨乎吴中。陟虞山之渐渐兮，俯尚湖之沨沨。抚东涧之坏碣兮，邻拂水之闷宫。畴信三尺之朽壤兮，埋四海之文宗。赖履园之好事兮，摹苏字标其遗踪。讳其名而羞与为伍兮，更谁哀其遇之穷。方南都之弃守兮，初劝死有河东。既遍告于所亲兮，怀沙不惜其从容。顾虞渊而旁皇兮，徒探手于寒淙。曰“冷极其奈何”兮，竟赍志而违衷。

应死而不死兮，固千载之所恫。思绛云之一火兮，岂文武之道终。追河山之失计兮，徒慕海上之长风。虽网罗之弥天兮，仍尽橐以付江东。竭罗汉之五百兮，仅一军以临戎。楸枰三局谁共揣摩兮，哀中兴之俄空。至今诵《秋兴》之前后兮，伤今昔之穷通。惟夫人之绸缪兮，无救乎家变之相攻。竟一死以殉之兮，有重于泰山之崇。凛惊风之陨叶兮，信芳草之蕴英雄。诉吾愤懑而献吊兮，泣斜日于寒虫。

一九八〇年余自苏州来游虞山。虞山者，《越绝书·吴地传》云：“巫咸所出，虞故神出奇怪”者也。既展“明赠宫保礼部尚书景行钱公之墓”，见其墓旁有记：“公讳世扬，字偁孝，号景行，邑庠生。子谦益，孙上安，曾孙锦城俱祔葬。嘉庆廿四年七月，奚浦鹿园两支族同立石。”盖牧斋之没，祔于其父之侧，遵王时有所忌讳，不敢竖碑。至嘉庆间，方由宗族立碣，而钱泳所立者但题曰“东涧老人墓”，旁记“集东坡先生书，尚湖渔者题”。仍有所畏

忌也。翁相国同龢与牧斋为同乡，有《东涧老人墓》五律云："秋水堂安在，荒凉有墓田。孤坟我如是[①]，独树古君迁。题碣谁摹宋，居人尚姓钱。争来问遗事，欲说转凄然。"钱氏后人之萧条，于兹可见。诗中君迁，用庾信《枯树赋》。其人谓余，常熟县城犹有河东街，以蘼芜所居得名。而其墓在拂水岩，与东涧相去数武，规模宏伟，则为陈文述官常熟令时所修，今亦倾圮矣。

牧斋《投笔集·后秋兴》之八第三首自注："姚□□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赀之，始成一军。"又与瞿式耜密通。瞿氏《报中兴机会疏》，述牧斋寄彼书有"楸枰三局揣摩"之语。此河东君与海上交往之证据。牧斋晚岁极艰窘，其尺牍《复林茂之》，至云："困无斗粟，天地间第一穷人，人不知也。"《致王士禛札》，却秋柳和诗之请，称"荆妇近作当家老姥，米盐琐细，十指如锥，却拜尊命"。观柳如是自缢前所书遗嘱，竟云："手无三两，立索三千金。"河东君卒，出于死之一途者以此。[②] 章珏《四当斋集》谓："牧翁应死不死，（河东）君虽被迫，不必竟出于死。"一则不必死而竟死，一则当死而不死。牧斋初惜其一死，晚且恨其迟死（《后秋兴》之十二），终腾后来无穷之谤，可慨也夫！

① 注"墓与河东君邻"。

② 具见周法高考证。

说势序刘海粟翁书画

夫虚实无端，行止随分，临文体要，务使辞已尽而势有余。在昔公干已榻斯义，至刘彦和复著《定势》之篇。以为势者，循体以骋节，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忼慨，乃称势也。文固因情而成势，以言书画，理有同然。贵能翛然而往，精意入神，棼缊虫篆，势似凌云[1]，辽落江山，居然万里。[2] 若乃鼓琴呈伎，批拂何止三十三势之殊；[3] 禅那机锋，语势乃有三十六门之别。[4]

时似鸣蝉之过枝，或如莲花之重累；见若眉睫之间，神游霄壤之外，泠然善矣，能事毕矣。原夫形势立义，起于管仲；势备选阵，成乎孙膑。韩非说势为胜众之资，兵家用势譬弓弩之象。[5] 道法相谋，兵艺同术，势之义大矣哉！法书之本，永字八法，是曰八势，随形应变，尽态极妍。而画笔所至，山川荐灵；或合或开，有形有势。[6] 受迟则拱揖有情，受疾则操纵得势，受变则陆离谲怪，受化则氤氲幻灭；画理笔法，其天地之质欤！其山川之饰欤！此有识者之所共喻也。刘海翁于书画之道三折其肱，既穷千势以妙通，亦喜

---

① 蔡邕《篆势》。

② 《世说·言语》。

③ 参宋田芝翁《太古遗音》。

④ 《崇文总目》有释元康《中观论三十六门势疏》。

⑤ 见临沂竹简。

⑥ 石涛《画谱·笔墨章》。

人艺之俱老。翁曾与余书，谓《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可移作书画之法，渊哉是言！信能执斗柄而握道枢。石涛尝云："在墨海中立定精神，于混沌间放出光彩。"非翁孰可当此哉！比者良复、英伦伉俪，集翁书画四十二帧，都为一帙，而属余为序。览翁笔墨之高古，循体骋节，如蚕丛新辟，弥有会于任势之旨，因推论势与艺事相关之义，以阐翁微意，翁其笑而颔之乎！

廷鞫实录序

揭阳薛侃先生，诞禀中虚之质，体受怀刚之性，有陈宓信道之笃，兼屠嘉守节之贞；立脚圣门，敛手权路，信目思谦，披心尚隐。大明际逆瑾怀异之日，城王出封；先生当储事讳言之秋，独议复典。一疏悬愊，早具折槛之忱；九天蔽曚，终却犯颜之谏。乃由大奸在位，虞并肩之夺宠；爰构机罟，兴锦衣之大狱。

先生七次被鞫，一词弗易，屹若泰山，硬如锻铁，幽有鬼神，明有君父，玄首可断，赤志无欺，浩然之气，亦云伟矣。于是讯者为屈，赞者自白，啧啧交叹，有铁汉之称；明明吾君，鉴良知之旨。小舟潞河，黎民叩祝；大旱京师，甘霖洗冤。桂洲有言，先生学力，今乃大验。诚至论矣。先生之殁，距今五百年。刚大之节，久烁于史编；鲠切之言，犹传乎闾里。独是廷鞫之况，载者未尽其详，述者寡道其实。归善叶萼者，先生寓惠西湖时侍讲席者也。躬闻师说，曾次其事，撰为《廷鞫实录》。是书启、祯之际，尚有刊本，康、乾而后，遂等沦丘。归善旧乘，略而无征，芸台《通志》，阙而未录；佳制阍没，良可慨唏！蒐讨表彰，好文者与有责焉。岁维玄黓，访书城南，偶检《明本图书质疑》，赫然叶书存焉。刊自崇祯戊寅，刻者先生曾孙茂槮。并有附识，系在末简，都二十余页。披卷摩挲，如获珙璧；篝灯讽览，恍接忠仪。辄为旁采他书，细心雠核，著其同异，附摭史牒，广厥殊闻。校集粗竟，旋覆辍置，藏箧二载，重加点勘，聊付杀青，诒之来叶。用表往哲謇正之操，藉匡末世狂简之习；庶几置笏蹑履，能立懦夫。谠论危言，或起废疾云尔。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

世说新语校笺序

《世说新语》者，盖人伦之渊鉴，而言谈之林薮也。[①] 始自东京，盛言品第。或月旦于当朝，亦甲乙于乡党。[②] 辨汝颍之优劣，何止孔陈[③]；述青楚之人物[④]，群推伏习。披何晏冀州之论，犹讽尚贤[⑤]；稽卢毓九州之篇，先举性行。[⑥] 魏文陈其士品[⑦]，姚信申以士纬[⑧]；轮才所趋，魏吴靡间。谢万之区隐显，论标八贤[⑨]；戴胜之赞竹林，作者七子。[⑩]

臧否人物，启迪玄风，喻太初以明月入怀，称文康如丰年积玉。此则饮水知源，抚柯求叶。远搜孙绰之佚篇。[⑪] 信为临川之前导者也。《世说》之书，

---

① 《晋书》："时人谓（裴）頠为言谈林薮"。

② 蜀费祎有《甲乙论》。

③ 孔融、陈群并著有《汝颍优劣论》。

④ 伏滔、习凿齿俱有《青楚人物论》，见《世说》刘注引。

⑤ 《御览》四四七引何晏《冀州论》，言举贤事，如云："恭谨有礼，莫贤乎赵衰"。

⑥ 卢毓有《九州人士论》，在《隋志·名家》。《魏志·毓传》云："毓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

⑦ 魏文帝有《海内士品》，见《两唐志》。《类聚》、《书钞》、《御览》并引之，《隋志》列于《史部杂传类》，不著撰人。又名家类有《士操》一卷，魏文帝撰，姚振宗谓文帝不当以"操"名书，士操似即士品之误。

⑧ 吴姚信《士纬》十卷，有马国翰辑本。

⑨ 谢万《八贤论》，言四隐四显，见《御览·品藻》引。

⑩ 戴胜《竹林七贤论》，《御览》所引甚多。兹引一条见例："王济尝解禊洛水，明日或问王曰：'昨日游有何语议？'答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衮衮可听。'"（《御览》三十引）

⑪ 孙绰著有《孙子》，《唐志》刊于道家，十二卷，马国翰有辑本。其品藻人物，颇似《世说》。如："世中称庾文康为丰年积玉，庾稚恭为荒年谷，目夏侯泰初如明月入怀。"

首揭四科，原本儒术。中卷自方正至豪爽，瑾瑜在握，德音可怀。下卷之上，类指偏激者流；下卷之下，则陈险征细行。清浊有体，良莠畛分，譬诸草木，既区以别。迹其所述，大抵参郭颁之《世语》[1]，效裴启之《语林》[2]。虽捋摭乎多方，惟藻镜以为准。义庆他著，赞则述徐州之先贤，传复志江左之名士。[3] 十步芳草，掞其芬芳；《世说》辅之，诚如骖靳。而论者辄谓清谈至于东晋，仅具纸上之空文，类绣名士之鞶帨；衡以前轨，未为笃论。[4] 自《晋书》粗加甄采，俾作史材；《隋志》列于小说，误当谈助。乃校孝标之注，用招子玄之讥[5]；遽以委巷琐记目之，于此书大旨，失之远矣。宋氏以来，叠有缉理：元献始为翦截，彦章考其世谱；山谷摘钞，事同獭祭。[6] 虽浅之以视此书，亦得风行而寖广焉。门人杨君东波，服膺二刘，寝馈六代，旁鸠众本，探颐甄微，网罗古今，数易寒暑，义蕴究宜，勒成三卷。固已辨穷河豕，察及泉鱼。《史通》之赞刘注，誉非过情；施之于君，抑何多让。曩于君篇，谬尸指导，杀青甫就，敢赘数言，用彰深沉之思，冀收攻错之效。断鳌立极，孰谓锐志于短书？集腋成裘，待昭剩义于他日云尔。

1969 年 5 月识于新加坡大学中文系

---

① 郭颁有《魏晋世语》十卷，《世说·方正》篇注引之。其书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颁，晋襄阳令。

② 裴启《语林》有马国翰辑本，持与《世说》相较，多相同。故论者谓"义庆是书，仿裴启《语林》作，而以其先世（刘向）亡书之名以名之"（姚振宗说）。

③ 义庆著有《徐州先贤传》及《江左名士传》，《隋志·史部》著录。

④ 参陈寅恪《陶渊明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⑤ 《史通·杂说》篇于《世说》颇有讥评。又《补注》篇论"孝标善于攻谬，博而且精。……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⑥ 黄山谷摘钞《世说》原帙，往年曾见于香翰屏先生家。现归李氏。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序

自清政中微，金田奋旅，朱旗既举，应若兴云。推毂郴桂之墟，长驱江汉之表；不三载而瓦解金陵，奠都江左。上帝降监，若致命于天王；革旧创基，因造化之荡涤。既而江湘来同，直鲁未克；风祥铩羽于连镇，开芳水淹于冯官。无何，萧墙患亟，自悔隳其长城[①]；鸦漩师崩，岂意临乎绝地?[②] 丹阳一旅，莫解重围；甜露养生，国乃中斩。[③]

始则燎原之势，终成滔天之劫。譬晨风之郁北林，鱼龙之趣薮泽；而千里为墟，九州离析，近古之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迹其倾覆之故，不越二端。曰有兵而无民，曰有政而无教。师旅之制，虽托始于《周官》；总制征诛，乃悉操诸藩属。取民之货，谓全归于天朝；毒民为兵，固无忧于蓄众。加以刑罚惨酷，畴不率从？观夫五马磔体，嘅峻法之复行；燃腹为灯，知人心之难服。此有兵无民之过也。天条之款，拟于十诫；布道之盛，亦逾万人。圣书是尚，毋蔑上主之尊；咸秩无文，共赴天堂之路。认爹认哥，既充斥乎八股；孔子孟子，早痛哭于九原。但证福音，无须问学。倡还魂之说，难以牖民；诏下凡之书，何裨名教？是以民不见德，惟乱是闻；士皆裂冠，相携以去。人之未亡，邦国先瘁。此有政无教之失也。然其揭满汉之辨，则《春秋》夷夏大防之义焉；宣上帝之训，则中西文化交流之效著焉。虽光复之功，同诸画饼；而民族精神，斯其木铎。共和建国之业，未始不肇基于此也。且

---

① 杨韦内讧。

② 石达开全军覆灭于西康老鸦漩。

③ 天京垂陷，众不得食，天王颁诏曰："阖城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者，植物类也。

田亩之制，男女平等，使各尽所能；同耕共享，则民权民享之说。又何曾不导源于兹也？盖太平革命之举，系近代运会之机，固众之所共谂，有不待言而喻者矣。新会简子驭繁，研精史学，亦既有年。网罗放失之旧闻，草创洪杨之别史。浩瀚无涘，笔涌若耶之溪；今古博通，胸吞云梦之泽。昔孙盛作《魏氏春秋》，常璩为蜀李撰志，存一代旧实，成一家昌言，以君方之，曾无多让。至若此书之作，礼制度数，采摭尤备。寻其条贯，马贵与难专美乎前；识鉴过人，赵陔余应心折于后。行见不胫而走，远重鸡林；述往思来，永垂龟鉴。颐曩者同客桂东，与闻商榷。紫荆山下，烧炭之陈迹尚存；永安州前，铁铳之血痕宛在。结悲异代，叹息弥深。犹忆一灯如豆，无废铅椠于中宵；今兹百卷杀青，真见肠胃之映日。前尘俛仰，恍同隔世；循览此篇，昭若发矇矣。

饶宗颐拜序

洛阳伽蓝记校笺序

伽蓝者，盖象教之关津，而信根之枝干也。蕴光明，则窣堵波堪住万载之辉，言感通，则祇洹图乃有百卷之富。夫教宿于理，理存乎业；理生无朕，业形于迹。理得则业可忘，迹消而理难泯。理之所在，与觉海而同深；迹之永沦，赖空文以垂远。井识之徒，但求理于迹，徒掎摭其文，是何异隔重壁而窥旻天，限寸心以量沧海。积劫无尽，大惑莫解，不其悲乎！

自慈风东被，丛林竞起，刘宋以降，名山寺塔之记，作者渐繁。刘璆之志京师[①]，刘悛之陈益部[②]，书并沦佚，今惟东魏杨司马衒之书五轴存耳。乱离既瘼，禾黍生哀；感晨钟之罕闻，悲隧门之一闭。铺张寺宇，爰及人文；寓褒贬于兴亡，吐奇思于鉴戒。亦复时缀按语，用寄长谣。凌云望火，罗什不归；凉风满堂，图澄永去；静言以思，伊其戚矣。门人杨君东波攻治此书，亦既有年，尝申涧蘋之说，略规唐晏之疏，以诸家论著，详于名物，而略于词条。爬梳子注，或混于珷玞；枝蔓失朋，徒病夫榛楉。裁章贵于顺序，情义审其指归；务原始以要终，期辞达而理举。无取长冗，庶不偭乎前修；或免支离，甘受嗤于拙目。余少耽杨《记》，涉趣差同，尝妄发其微言，共资扬摧。闻夫财由秽心，建寺终烬；宣律之语，足深长思。龙宫起忿，孰两东门之可芜；忉利下生，历百五年而复灭。天王葺构之作，只树载茂之缘，虽有

① 见《隋志》及《内典录》。

② 见《高僧传序》。

造者，仅接遗基，延及于今，但剩荒土，古往来兹，罔不如是！记曾过洛阳之墟，登龙门之阜，寺庙都尽，蔓草未删，像罕完躯，尊者安在！意当生第四天中，还受九十一劫，重以永劫不极，世界无边。劳度叉休现其神通，舍利弗能无有忧色！藏山如电，逝川若飞，蚁子中生，余灰幻灭，魏氏伽蓝，只是无始以来、异熟业报中一小劫簸而已。

岁次辛酉饶宗颐

茶经注序

夫寄遐尚于本味者，聊悦志而益思，标性于苦荈者，或轻身而换骨。是以托生陵谷，爰锡嘉名[1]；丽瞩烟霞，宜招隐士。况复吮毫斋素，结自得之娱；虬篆琅书，表独往之愿。寻行作注，何须绝代之诂言；酌水能甘，且辨胸中之泾渭。此犹无言可以弹秋，缘源尽堪税驾。会心非远，存乎其人而已。

吾友何君蒙夫，工品茶、蓄名具，为热为冷，问饮庶几于任瞻；曰槚曰茶，辨名差同于陆羽。既为《茶经》作注，属图其事，复乞为序。余与蒙夫，论交日久，神栖桂岭，谊狎鸥盟，乐彼峥泓，共耽苦涩，助此萧爽，郁为文章。西山坐揖，任虞仲之放言；北海盍簪，看王粲之倒屣。一弹指顷，遂三十年；尘事波驰，鬓丝雪似。著书人外，肯托于繁音；瀹茗花间，无矜乎别调。壑源包贡，尝图供春之壶；缃奁碾香，亦袭石梅之碗。欲问渠之何识，譬以暗而投人；日昭昭乎易驰，思惘惘其何适。枯肠作响，搜搅十载之灯檠；杞菊未荒，缀葺一卷之文字。但资抚掌，不必移樽，且比看山，还供拄笏。

弟饶宗颐谨序

① 说见《茶陵图经》。

外丹黄白术四种序

盖闻黄本道书，赖真靖宫主之雠校；青词秘祝，溯翊圣真君之结坛。醮仪有二千四百之分，隐显兼七十二部之胜。条目滋富，董理曰艰。疾恒不死，易豫且同于龟文（卜辞有“不夙”语）；美意延年，问天尝征诸楚客。由来远矣，能事尚哉！若乃辨外丹之虚诬，由乎乏定性之分析。河水可塞，黄金难成；铅汞徒劳，草石蔑效。四蕊鍊浆，待参珠绛之神；九转出尘，孰致务成之术？叩楚泽之石壁，尽多隐石；索狐刚之玄珠，无非秘诀。是则欲期收爬罗抉剔之功，必有待乎蕴识含灵之士也已。常熟陈国符先生，学究化工，志通玄邈，栖神鹿洞，启迹龙泉（镇）。览赤天黄素之方，穷紫云丹凤之记。九变十化，各探其门；五岳三皇，并综其义。曩撰《道藏源流》之篇，极天人道术之变，久已流誉艺林，沾溉乙部。近复致力泰壹黄冶之术，为书四种：一曰词谊考录，通训诂而著其指归；一曰经决成书，依用韵以断其年代；一曰石药尔雅补注，欲宣梅彪之隐滞；一曰草木药录，可苴时珍之阙遗。操此四事，揭为三长，言化学史者，必资之以为津梁；考鍊金术者，舍此又安窥潭奥？得非博关群言，沉研钻极者乎！兹之造述，力迈前修。综类则掇云笈之英，决疑可破稚川之惑；固已上追太清之遗闻，下抉丹房之奥论。神仙遐矣，昼不可接；蛟螭蟠乎，夜分生光。是编之行，不胫而走，亦足以发真谛于丹书，灿灵光于绿字云尔。

1980 年饶宗颐拜序

老子想尔注校笺自序

夫三元八会之说，四辅七签之编，玄哉邈乎，奥不可议。然表诠至理，语托乎紫微；决定了知，义通乎玉诀。而历离日月，虽远溯于轩辕；象物窈冥，终建言于苦县。阅众甫而不去，先天地以自生。是以玄览之士，知所折衷；方术之流，随时斟酌。韩非显喻，淮南著应。邻氏抽其坠绪，安丘发其幽宗；中垒秘阁，犹说四篇，季长绛帐，有注成卷；世代悠远，旷乎莫传，至若辅嗣析其名数，知凡有皆始于无；河上致其渊微，谓不死在于玄牝。魏氏以来，传兹二学，譬长夜之逢晓，亦万派所朝宗焉。降而下之，代有明哲，讲论弥精，记述益富；遂盈阁而牣居，同充车而被轸，何其盛哉。缅惟安期受教，事著于史传；宫崇诣阙，语杂于巫觋。谓太平其可致，青领成书；岂汉之将终，黄巾发难。丁三百五十年之厄，为一百七十卷之文；大顺阴阳，用弭灾异。乃有鹤鸣道士，造作鬼教。著三官之手书，置五斗之义舍；因五千文而都习，设廿四治以登真。敷扬妙义，风行蜀中，翼赞玄言，托遘《想尔》。阐守一之旨，携契天人，劝长生之方，先挫忿怒；本无为以去恶，立道教之元胎，系师定本，语助从删，仙士可期，安平大乐。珠囊悬解，传三洞之复文；真迹宗门，著卅辐之减字。惜乎时有夷隆，道有显晦。重以五季丧乱，秘轴扬灰，元宪焚经，玄都一炬。遂使丹诀惟北斗之可征，黄书共西日而偕没。神隐子谅所未收，正统藏于焉缺载。镇南古本，空存其名；“想余”殊称，靡由审辨。陈篇黮闇，搜考无从，嗜古之徒，盖其闵矣。清季莫高石窟，秘室启扃。淹中佚礼，竟随橐驼而西征；《化胡》遗经，亦逐青牛而东

指。天宝旧卷，足辨分毫；玄英开题，复资发覆。尤喜《想尔》残注，历劫犹新；于是正一明威之道，晦而复彰。三天柱下之注，微言弗坠。发南极之奥，众音贵和；披《吕览》之篇，与元同气。颐以庸浅，敢乐虚无。未绝学而生忧，惟周行而不殆。爰以讲席间时，广事稽览，短识与寸阴争晷，驽马同颓影竞驰。稠适上遂，奚以白心，天地将倾，欲问黄缭。循诵此书，良资先觉；游目栖神，薄有微悟。稍为轸发，共数十事。道彼浑灏，等凿窍于混沌；申其诘屈，肆雌黄于亥豕。蠡测管窥，深惭博练。亦知百里之内，芳草非无；千祀以外，兰菊未绝。冀微启于今兹，庶有藉于来哲云尔。

丙申清明饶宗颐选堂序于香港大学中文系

芳洲词社启

素月流晖，寄情箫管，冷香袭袂，贮兴池塘。愁入西风，敻思爰作，则有裁红刻翠，对雁燕而无心；嚼徵含宫，倚阑干而揾泪。曩者遁渚酬唱，庚子秋吟，萍聚蓉影之篇，秦淮枯柳之什。

舞咏方滋，流风逾远。顷履綦顿尽，扇发无闻，寄命沧江，抗言在昔。同人等三余有暑，六吕萦心，玉宇高寒，寻声而翻《水调》；玄霜点鬓，按谱而唱《云谣》。铅泪同倾，烟波无极；言皆有托，继乐府之补题；意或伤时，念家山之何处。凡以感物成文，写怀入律。可以惊四筵而适独坐，酌一字而谐八音。爰有芳洲词社之议，例集无乖，球钟竞畅，题襟汉上，庶踵美乎前修；长命西河，尚忘形乎尔汝。兹订某月某日为首次雅聚之期，尚乞高轩，翩然莅止。汀洲芳草，续岁寒秋水之盟；锦缆牙樯，收游雾入兰之益。是为启。

戊申春

仪端馆词序

坡公言凡造语能自名一家，如蚕作茧，不留罅隙。余谓词尤宜然。兴物造端，要在曲隐自达而已。夫心灵之香，温于兰蕙；应感之会，通乎万里。而幽窈旷朗，抗心远俗。下可极九渊之深，上足摩曾云之峻。务使咽而复存，熨而不舍。莫词尚焉。今读文象庐小词，绮靡缘情，未易接武；佳章络绎，调感怆于融会之中，时如坡词所云"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者，得非作茧无隙之证耶？闵吾生之有涯，念茧丝之无尽。披览未终，为之三叹。

壬寅春

词乐丛刊序

若夫《九歌》嗣韵，鸥飞目眩乎波涛；三代遗音，弦绝涕沾于巾屦。付江山与啼鴂，芳躅云遥；伴栏干于霎时，明珰安在。洞庭张乐，畴赓黄帝之盐，鹦鹉泊舟，愁听翠楼之弄。况复饮筵竞唱，想温岐杨柳之辞；急节回身，诵韩偓樱桃之句。至如石槽铁拨，贺老之谱无传；凤尾龙香，霓裳之曲已罢。黄云马上，难返明妃之魂；青眼尊前，亦坠江州之泪。古调随家山以撇却，新腔逐凉瓦而飒飞。林薄虚籁，鸑鷟无声；水面冷香，琵琶谁拨。王风蔓草，可胜叹哉！近岁西域搜奇，遗书间出。伊州水鼓，犹著旧曲之工尺；浣纱归云，可续醉乡之日月。于是证龙门之造像，粗定“逢揖”之文。问扶桑之管弦，略谙“火急”之义。冥行擿埴，析分刌于微茫；悬解豁通，似重昏之夜晓。至于白石自度，极山林缥缈之思；俗字旁行，惜波磔奇胲难辨。故虽梦窗、玉田，间或存乎管色；而文虎、大鹤，时复病其乖方。遂使篪笛莫审其折字之音，觱篥无征于凄凉之调。爰以暇日，稍涉记注。娟声可案，数混成旧集之残行；律字差通，绎长崎魏家之旧谱。存坠绪之一线，穷逸响于千秋。武进赵先生叔雍见而悦之。触类感物，扬搉有加；操斧伐柯，取则不远。风尘寥落，独寻弦外之知音；揽古低徊，聊博酒边之莞尔。红牙付拍，隐约其情；白云在天，依稀广乐。云缣短楮，留取心魂；覆瓿代薪，事伤旦暮。世无作者，空对红萼而何言；倘有词仙，庶拾幽兰于不坠云尔。

丙申暮春

戴密微教授八十寿序

夫道广者迈种弘德，识深者妙植睿根。圆神之智，足藏往而知来；环得其伦，庶黄中以通理。故知玄默契画水之随合，灵府窥镜月之虚衔。允宜照以慧炬，灌诸文澜。储美意以延年，守缘督而为宝。

戴密微先生，以心揖道，因道通禅。早发《大乘起信》之疑[①]，晚证《临济语录》之髓。[②] 渊默雷吼，断取庄严。方便通顿渐并育之津[③]，《坛经》究心性直指之奥。[④] 出入隐显，悬判深微。《义林》[⑤] 岂佛尔雅之比，非法云之可攀；总持自造化窟之中，譬燃灯乎无尽。又复稽拉萨禅法，抉唐蕃宗派之分殊[⑥]；蒐粟特残经[⑦]，转梵轮天北而不殆。虽康居之篆，有异六爻，赞普之书，全乖八体，而乃灵犀夕朗，柔翰晨钞，蔚为吉光，拾兹翠羽。中岁櫜笔华夏，拏舟刺桐，双塔甫登，伽蓝有记。[⑧] 酌南裔之菁华，留东云之鳞爪。草木之感，挹风露而芳香；气类相从，同鼓钟之应响。[⑨] 仍岁教肄旁施，生徒毕

① *Sur L'autheuticité du Ta tch'eng ki sin Louen*, 1929. (《大乘起信论之真实性》)

② *Entretiens de Lin-tsi*, 1972. (《临济语录》)

③ *Le touen et Tsien*, 1949. (《顿与渐》)

④ *Le sûtra de l'Estrade de Houei-neng*, 1944－1947. (《慧能之坛经》)

⑤ *Hôbôgirin.* (《法宝义林》)

⑥ *Le concile de L'hasa*, 1952. (《拉萨僧诤记》)

⑦ *Textes sogdiens édités, traduits et commentés: Lankāvatārasūtra*; Angulimal [y] asūtra, 1940. (《粟特文楞伽经注》)

⑧ *The two pagodas of Zayton*, 1935. (《刺桐双塔记》)

⑨ 指整理师友遗书。

集。莫高委笑，比积玉于昆山；宗海导涓，方润珠于隋水。摩诘讲经之变，梵志证道之歌，卧轮看心，南阳问答，皈依三宝，转唱五更，齖𠤎新妇之书，入山辞娘之赞①，所以防摄百行，赞明四谛，罔不乐为诠释，正其乖舛。通解神悟，如荡云梦于澄心；耽读砻磨，几绝韦编于凉燠。自像教西被，文思东洽，布护之勤，提唤之力，未有如公之卓绝者也。格义非遥，玄奥是尚。漆园之卮言日出，时亦和之以天倪；壶子之杜吾德机，乡且示之以地理。涵泳止水之审，息心九璇之渊②，企石以挹飞泉，攀林而摘卷叶，虚泛径千载之上，峥嵘非一朝之期，览溟涨之无涯，悟虚舟之有托。③ 遂知山水共文藻齐辉，神理与名教竞爽。④ 晚岁倾心康乐，恨足迹之未及永嘉；哭友庐陵⑤，咏昭提似闻诸邻笛。感人深矣，能事尽矣。侧闻古之善为学者，如大禹治水，百川会同；工为文者，犹常山之蛇，救首救尾。老子有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而学人者，以正存思，以奇振采，以无误信天下。管籥所在，中外一揆，于先生见之。颐谬托赏音，早荷褒采。蓬门瞥记，藉高轩之一言；石窟声诗，赖传译于四海。⑥ 畴昔黑湖游旅，屡接履綦。途次尝告颐曰：向耽释典，深憾燃藜之苦多；晚涉文囿，方寤玳鳞之斯在。以公道术之深，而抝谦若是。固知孙武韬内，不独九天；张华腹中，何止万户。斯所枚举，事同蠡测。譬诸爝火宵出，奚足拟东井之光；学鸠投枋，又安识南溟之广。古之大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公期颐在望，大业日新，凡兹雅尚，弥表耆德。信彭祖以久特闻，想山栖⑦之喜无量。纵丹青画矣，久而弥鲜，使系辞命之，言而不尽云尔。

太岁在阏逢摄提格孟陬之月饶宗颐盥手拜序

---

① *Textes de littérature vulgaire de Touen-houng*，如《王梵志诗研究》以及敦煌俗文学各种注，在 Collège de France 之讲授记录。

② *Le Commentaire du Tcehouang-tzu par Kuo-Siang*（《郭象庄子注》）及其他庄子之讲述。

③ *La vie et L'oeuvre de Sie Ling-yun*，1963，64 Présent ation d'un poéts (Sie Ling-yun)，1970.（《谢灵运之生平与作品》）

④ *La montague dans L' art littérature chinoise*，1965.

⑤ *À la mémoire d'un ami*，(*un poème de Sie Ling-yun*)，1965.

⑥ *Airs de Touen-houang*（《敦煌曲》），教授尝为拙作《词籍考》撰序，又译余之《黑湖集》。

⑦ 教授注释谢灵运《山居赋》。

送罗元一教授荣休序

盖闻传音振响，焕绮成文。渊默笃其沉思，虚明表其朗照。递心极则垂神用以敷教，稽人文则资良史以弼治。兴宁罗元一教授，趋庭家训，捧手通人，精思练要，发金匮于北都；迈德树声，沐化雨于南纪。浮海而来，十有九载，皋比讲论，总会贯通。待问则应若鸣钟，强学则鉴无滞赜。述作等身，河润千里；溯谱牒之作，原自世本。式辨诸宗，品藻士庶；可以考人物之流衍，苴国史之阙文。然氏族之志，诸史罔录；刘子玄因谓其与都邑方物，胥为志者所宜先。君寻碑八桂，访古诃林；多识拟常璩南中之篇，博闻取挚虞族姓之记。凡所纂造，媲美前修，此可称述者一也。道之不离乎器，犹影之不离于形。易掌春官，礼自宗伯，性与天道，旷乎罕闻，六经为书，器已可睹，故章实斋致慨于后贤离器言道之非；君爨在楚亭，即诲人之道器交融之论。以参稽为验，秉是非之尤，四海共准，后先一揆，此可称述者又一也。夫立言非徒显浮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载笔岂侈为肤论，亦以昭殷鉴之不远。君抉发前古之积疑，洮汰后起之累惑；踵武刘章，沾被来彦。今岁九月，将赋归田。比据鞍五溪之年，无骑省二毛之虑，庶返初服，大益覃思。缅惟松柏丰姿，经冬而弥茂；文囿颐志，竟夕而忘劬。古之儒者，若申公伏生，皆跻大年，以绵绝学，天畀重任，岂偶然哉。同人于君，或谊敦缟纻，或旧列门墙。敢用献芹，聊彰盛藻。看成蹊之桃李，仰春夏而延阴。谨缀芜词，藉当喤引。

1968 年 9 月 15 日

题高俨画赠释成鹫图卷

此高望公庚申缋赠迹删上人入隐西宁山图卷也。秋林人瘦，川途迹稀。穗乎不获，泣呜咽之流泉；著句未遑，怆拂杀之风雨。归来城郭，六翮何之；大去河山，十邵犹昔。出家无日，隐语堪悲；鬻剑宁谋，飘零谁恤。鹤干霜髭，伫海天之漠漠；白云苍狗，望钟阜而茫茫。咏胡马之长嘶，守旧庐而不去。摩挲画迹，甘作诗僧。喜纸墨之未渝，恸江陵之道尽。挹南国之遗韵，无限低徊；归北田之后人，尚欣有托。毋令剡溪生蠹，负荆轲寒水之盟；忍见玉轴扬灰，怀鲁恭复壁之恨。

甲寅清和选堂题



选堂诗词集

卷十四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文录、诗词



卷十四

目　录

选堂诗存

钱 序

余序选堂先生之《固庵文录》竟，先生曰：我诗词集亦将重梓，子不可无一言。余敬诺。

选堂诗词，夏、苏、罗诸君子之序，言之详且善矣，余宁能越其樊。无已，则先依《文录序》中以先生与观堂、寒柳相衡量者论其诗，并进而与人境庐、万木草堂絜短长。观堂、寒柳，我国近世学人通中西之邮以治学者也，余事为诗，亦非墙外。今选堂先生之学，固已奄有二家之长而更博，至于诗，则非二家之所能侔矣。

观堂诗早岁从剑南入，取径未高，不足与其蕴含之哲理相副。清亡后所

作，最著者《颐和园词》，辞诚工矣，而为纳兰后颂德，一不可；为曼殊王朝抒采薇之思，二不可，非如王湘绮《圆明园词》之足称一代诗史也。旋与寐叟游，受其熏染，五言近体简雅有寐叟风，以言内涵，则与叟同病。寒柳亦能诗，而功力不能与其兄衡恪、隆恪敌，亦非如其季方恪诗之风华绝代也。其名篇即《挽观堂》之长庆体长诗，身处共和，而情类殷顽。其余短章，时羼酬应牵率，且有猥托贞元朝士之感者，皆张茂先我所不解也。今以选堂先生之诗较王、陈，高下立判。创新与继承，今之恒言也。必有所承而后能变，有所变而后能通，有所通而后能大。斯必胸蟠百氏，弸中唐内之学人而后能。学与诗合，随所触发，莫非灵境，而又锻思冥茫，径路绝而风云通。选堂于此，掉臂游行，得大自在，所谓华严楼阁，广博无量，弥勒弹指即现者也。此岂持“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一味妙悟”论者所能几乎？就诗言诗，选堂先生之所承，亦至博矣。盖尝上溯典午，下逮天水，一法不舍，一法不取，而又上自嗣宗、康乐，下及昌黎、玉局，历历次其韵，借其体，澜翻不穷，愈出愈奇。尤使人洞精骇瞩者，《大千居士六十寿诗用昌黎南山韵》、《哥多瓦歌·次陆浑山火韵》、《阿含伯勒歌·用昌黎岳阳楼韵》、《楚缯书歌次东坡石鼓歌韵》诸篇，在近世，惟沈寐叟《审言今年六十余欲为寿言无缘以发审言忽以西城员外丞请如其意为之》、《隘庵先生五十寿言用昌黎送侯参军韵》二篇乃能之。此言选堂诗之大，然第就其艺事精能言耳。选堂诗之大，尤在于先生飙轮所致，五洲占其四，皆古诗人谢、李、杜、韩、柳、刘、苏、黄、范、陆屐齿未尝历，而先生履鲸海若户庭，千诗喷薄，百灵回荡，此在近世，惟黄公度、康更生庶几能之。然先生椽笔拏云，能事所及，非黄、康所能逮也。何以言之？公度随持英簜，所临仅日本、旧金山、西贡、锡兰、苏彝士河、伦敦、巴黎、新加坡、槟榔屿、麻六甲、北蜡各地而已。其集中名篇巨制如《西乡星歌》、《都踊歌》、《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罗美国留学生感赋》、《流求歌》、《逐客篇》、《纪事》、《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锡兰岛卧佛》、《今别离》、《登巴黎铁塔》、《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番客篇》，数不逾三十，合其他写海国风光与旅途所作，亦不过一百四十余首而已。更生以逋臣流寓海外十余稔，亥步广矣，诗篇富矣，几近于早岁所期“地中山海遍登楼”者。状绝域山水如《美洲观瀑》之篇，吊中东史述如《所罗门城墙》之作，怪伟雄奇者沉沉夥颐。然总计篇什，亦无以远超公度。况黄、康所精者，汉土之学，不谙邪寐尼书等西国之文，其所见闻，资图经重译以征故。二家于诗，黄邻现实，康近浪漫，然皆长于外籀，未能内视返听，以究幼眇之思，以是才气磅礴则有余，心性奥密则不足也。选堂先生乃不然。以言行

迈之遥，《佛国》一集，所历山川风土，已多法显、玄奘、义净所未经，《西海》一集，探大秦诸邦之奇境；《白山》、《黑湖》之集，遨游法兰西、瑞士；《羁旅》之集，于归卧炉峰以后，又数访秋津，屡践西牛货；《南征》一集，纪爪哇之鸿泥。此胜于黄、康者一也。以言篇什之富，括囊大瀛，为篇三百数十。此胜于黄、康者二也。不惟如是而已，集中和阮，会心于“渊放”、“遥深”之旨，和谢，得意于神理遣情之外。而皆假步韵以自写新吾，不为貌袭。其内籀之工，有突过浙西村人者。至于小诗截句，神韵风力，上继半山、白石，下取近贤闽派之长，沧趣楼南海之游诸什，庶几近之，此又黄、康之所望尘莫蹑者已。抑更有进者，梨洲黄氏之论诗也，于“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之说，必结合变风变雅之时运言之，谓是“盖天地之阳气”，“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阴气在下重阳包之，则抟而为风。”“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涌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今选堂先生之诗，宁徒张域外之闳观，以一新诗家之耳目而已乎？盖有向上一著者在。试以公羊家三世之言证之。公度、更生所处，所传闻之世至所闻之世也。晚清甲午一役，中华大邦，败北于带方东南之小倭，鲲身千里，痛作珠崖之弃，驯致列强虎视鹰瞵，禹域布瓜分豆剖之图，然中华一家之鼎犹未沉也。选堂先生所处，所见之世也。卢沟炮火迸发，神州宇县，未沦于敌者，回、藏而外，西北鄜州及西南滇、蜀残山一角耳。板荡凄凉，虫沙载路，其犬牙交错之壤，亦敌蹄蹂躏所恒及也。此皆选堂与余身亲而目击者。当是时，海内诗人起而为定远投笔者有之矣。愤而为越石吹晋阳之笳者有之矣。遁迹香江，坐穿幼安之榻者有之矣。讲道交州，为成国之著书以淑世者有之矣。拾橡空山，歌也有思，哭也有怀，藉诗骚以召国魂者有之矣。杨云史、马一浮、林庚白、杨无恙诸君之作，世之所乐颂，而选堂先生《瑶山》一集，尤其独出冠时者也。时先生方都讲粤西，甲申夏桂林告警，西奔蒙山，蒙山踵陷，窜身荒谷，两入大瑶山，与峒氓野父相濡呴，继复南游勾漏，探葛洞之灵秘，长吟短咏，出自肺肠，入人肝脾。以视浣花一老《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彭衙行》以及《发秦州》至入蜀初程山水奇峻之作，亡胡洗甲，世异心同。余亦尝隶永嘉流人之名矣，桂峤南北，违难时哀吟之地，今诵《瑶山》一集，所以感不绝于余心也。是集也，盖继变风变雅、灵均、浣花以来，讫于南明岭表义士屈翁山、陈独漉、邝湛若之绪而扬之，其谁曰不然。

至于词，固亦先生所甚措意者，《固庵词》、《榆城乐章》、《睎周集》、《栟榈词》，都为《选堂乐府》。取法乎上，直凑渊微。其短令，妙造自然，乃敦煌曲子、南唐君臣、欧、晏、淮海、饮水，人间之遗。其慢词，密丽法清真，

罙入其阻，清空峭折，得白石之髓，不落玉田圈缋。集号《晞周》，志瓣香所在，和周词百二十七章，才大如海，亦犹其诗之遍和阮、谢诸家集也。溯游而下，遂及梦窗，其《莺啼序》次吴韵大篇，感时清角，绝类离伦。虾夷之难，天挺此才，为倚声家《哀江南赋》。彼以"流苏百宝"、"富艳精工"、"七宝楼台"为清真、梦窗者，曾不知周、吴之真际者也。先生于胜清三百年词坛，非绝不顾视，但未屑盘旋于其间。至于词中模绘异域风土，以及汲取西哲妙谛及天竺、俄罗斯诗人佳语以拓词境，犹其为诗之长技也。大鹤、沤尹诸翁，对此能无缩手？

余于诗词，笃好之，亦曾奉绪论于石遗、松岑、兰史、蛮巢、遁庵、映庵、鹤亭、忏庵、誉虎、墨巢诸前辈胜流，风骚推激，敢曰知津？封于古域，不出户岂知天下。而于先生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声气应求，夔蚿相怜，自谓能读先生诗词而得帝之县解者，故觍缕言之如此。舍瑟之对，先生倘亦有与点之叹乎？先生之于诗词，帝网交融，优入圣域。敢借《唵声奥义书》乔荼波陀之《颂释》，为先生礼赞曰："已得大全智，圆满大梵道。"愿以是因缘，随先生同升妙音之天。

岁在重光协洽，且月，吴兴钱仲联序于苏州大学，时年八十有四

夏 序

晋永嘉之乱，北地士族多南徙，江左之风丕变。逮宋金元南牧，惨礉少人理，士民更逾五岭益南以避之，流风所播，声教讫于四海矣。挽近绎骚之际，终风且霾，礼乐坏崩，文学有道之士，又相率奋图南之翼，视此瓯脱地，若桃源然，于是番舶逐末之海涘，质文三变，词采烂然，然则国家不幸，固不仅诗人之幸也欤？港区故褊狭，设学规利者颇猥众，弦歌可闻，其志常不在作人，而文学教授及南来学者，结习未忘，仍常有文酒之会。酒酣，辄出所为诗，相与观摩，用为笑乐。一日宴集，见有貌渊静，言语温雅，绝类传记中所谓魏晋间人者，叩邻座，知为潮阳饶子选堂。未几，数相见，纵谈欢甚。盖饶子神气冲朗，款接人物，略无倦怠之容，故人皆乐与之近。但一至讨论学术，则绾综百氏，譬晓密微，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听者每不能赞一辞。其不肯骫骳从人，和而不同，人益以此多之。夫载籍极博，非洽闻广记，曷能至此？至有言及俗世功利得失者，则绝不措意，叩之亦不应，盖峻洁之性如此，以是学行为中西通人所重，岂偶然哉！选堂既宿学，词章绘事鼓琴，莫不著称于时，骈文倚声尤精善。尝自言以余力为诗，然观其所为，实兼采魏晋六朝唐宋人之长，随体而施，靡不尽其神趣，险峭森秀，清旷超迈，面目綦多，非琴瑟姱壹者可同年而语。比岁应聘往东西洋大学讲学，得暇必遍访山水佳处，无间远近，寻幽履险，兴尽方归，归则于箧中出素纸写腹稿若干篇，固不必有奚囊以贮诗材也。丙午秋，自巴黎返港，携有《咏黑湖》三十绝句，皆与法老诗人戴密微教授同游瑞士之作，戴悉以移译法文，

《黑湖集》出，诚有沟通中西文化之功，而两国诗坛亦传为佳话也。选堂绝句，本甚精妙，时人多以诗格在半山、白石之间。余谓白石一代词人，至小诗虽顾盼生姿，终嫌气弱，选堂峭拔处，白石似不能及，半山诗多议论，雅健处选堂诚得之。选堂二十余年来，积诗近千首，尽以见示，并嘱为序。暑期多暇，读之逾月。大抵五言古风骨秀挺，出入八代诸家，又益造奇语，置之篇中，耸然生色。律诗较少作，而《和南山》、《石鼓韵》五七古，盘空硬语，可摩昌黎、东坡之垒。七绝则奇秀，令人讽诵弗忍去手。诗中多佳句，略举一斑。得之于理趣者，有"丘壑贮玄览，禅藻资繁悦"；又"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又"苕发觉春宽，楼高惊梦狭"；又"暗水情微通，浮岚痴可喜"；灵心妙悟，尽泄天机。得之于山水情趣者，有"渐春山恋人，延我到萝屋"；又"远蔼在空濛，穷照到无始"；又"风月不到处，暂放数峰出"；又"云水终不言，报以万壑声"；又"奔涛欲卷人，天压讶不知"；蓬莱仙境，若有若无，读之不禁起山林独往之思。得之于自然者，有"神游已自足，霞采绚林峦"；又"嵌空太古雪，曾蕴无穷龄"；又"梅花数点香，天地此何心"；又"即此窥神理，泯然契今昔"；又"秋生万木杪，意在最高尖"；又"短景忽参差，乱山起层阴"；又"钟声落上方，隐隐度林隙"；水流云在，不着纤尘，心向往之矣。得之于友情感叹者，有"何年剪春韭，共此炳烛光"；又"江山助凄惋，代有才人出，"；又"欲掬不停波，涴彼将腐肠"；又"海诚志士泪，经天复倾河"；又"除却梦中心，何因随雁飞"；又"樯危惊风起，楼高坠叶多"；浮萍聚散，哀乐无端，读之慨然。得之于操缦者，有"愔愔含至德，妙悟参禅隙"；又"偶掭二三弄，渐觉真味出"；又"入海久忘机，龙吟时破壁"；又"南风不待薰，余音已生壁"；绿绮传声，绕梁如在。得之于六法者，有"尺缣从云坠，雨洗新秋出"；又"入峡景频变，微澌绕砚生"；又"犹有气如山，披图梦宿昔"；又"于兹悟画理，阴凹费经营"；又"但看苍茫间，崇山势压席"；又如"妙云掩痴山，略补天罅隙"，诗中画意横溢，妙手得之。尚有七言佳句，如"日灯禅炬堪回向，坐觉秋云起夕岚"；又"夏云犹覆三摩地，火里新荷欲出头"；又"疏林古道秋如许，收拾残阳上客衣"；又"丹青万变曲尽情，风激余芬绕衣袂"；又"但看幡风花前落，无复镜月定中圆"；又"残阳欲下愁何往，秋水方生我独西"；又"疑云成阵蛙争鼓，残月无声犬吠昏"。似此妙语奇语，如阆苑仙花，目不胜指，聊就熟记而脍炙人口者，举数十联质诸知音。至其所吟全篇，尤多扫千军、倒三峡之作，凡遇状物态写人情，又能铺陈纤悉，曲尽其妙，所谓穿天心、透月胁者，不是过

也。夫吟咏之事，虽属一时兴会，然思发于心，翰操之手，要能千汇万状，不知其所以神而自神，乃为极诣。至乎此，非天资、学问、笔力三者赅备不能，选堂既有之，而平居犹欿然若不自足，盖深味乎《易》之嗛嗛，具四益之道也。序竟，倾佩不能已，书以归之。

丁未夏月新建夏书枚拜序，时客九龙

季羡林《清晖集》序

北大校友薛亮先生来函转达选堂先生之意，邀予为其新著《清晖集》作序。乍闻之下，顿感觳觫难安。选堂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藐予小子，曷敢佛头著粪！继思选堂先生之意不可违，薛亮先生之情不可却，而个人对当今诗歌创作颇多外道腹诽，如骨鲠在喉，何不藉端一吐为快耶？

窃以为中国诗歌创作已有两千余年之历史，其间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为中国，为世界之诗坛增无量之光辉。然而内容与形式之矛盾至今未解，且有日益发展之势。其故焉在？盖大千万象变动不居，宛如逝水，不舍昼夜。诗人之思想感情亦文必随之而变，此可谓之为内容。欲将内容表而出之，必乞灵于文字，此可谓之为形式。然而内容之变速，而形式之变迟，矛盾产生之根源即在于此。论者有瓶酒之喻，所谓新瓶装旧酒或旧瓶装新酒者，即此是也。

五四运动以来，白话诗兴。羡林平生不为诗，白话诗之成与败，得与失，实不敢赞一辞。然而，既称之为诗，必有诗之形式。今之为诗者，实为散文，而必称之为诗，且侈谈理论，滔滔如悬河泻水，意气昂然。以外道如不佞者视之，诚属方凿圆枘，又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内容与形式之矛盾，登峰造极矣。间亦有从事旧体诗词之创作者，又多不识平仄，无论诗韵，致为新派所诟病。

选堂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神州五岳已登其四。先生又为性情中人，有感于怀，必发之为诗词，以最纯

正之古典形式，表最真挚之今人感情，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先生自谓欲为诗人开拓境界，一新天下耳目，能臻此境界者，并世实无第二人。谨以高山仰止之心情，粗述个人之感想如上。选堂先生必有以教我。是为序。

季羡林　1998 年 9 月 17 日

佛国集

一九六三年秋，读书天竺，归途漫游锡兰、缅甸、高棉、暹罗两阅月，山川风土，多法显、玄奘、义净所未经历者，皆足荡胸襟而抒志气。鸿爪所至，间发吟咏，以和东坡七古为多；盖纵笔所之，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迈往之情，不期而与玉局翁为近。间附注语，用资考证；非敢谓密于学，但期拓于境，冀为诗界指出向上一路，以新天下耳目，工拙非所计耳。游践所及，别有行记，绝壤殊风，妙穷津会，非此所详云。

五代马裔孙佞佛，抄撮内典，相形于歌咏，谓之《法喜集》。又纂诸经要言为《佛国记》，见《旧五代史》一百二十七，窃显师书名。兹则僭易之，改称《佛国集》。

1965 年圣诞前一日　饶宗颐识，时客巴黎

印度洋机中作

色相空中许我参，试将金翅与图南。日灯禅炬堪回向，坐觉秋云起夕岚。

孟买苦热

仿佛当前截众流，宝车香象许同游。夏云犹覆三摩地，火里新荷欲出头。

望海

搅乱波心有绿蘋，飞鸢跕跕正愁人。路遥且泼清明眼[①]，不用拈花已觉春。

康海里（Kanherī）古窟二首

望中寻尺尽松枞，似刃群山不露锋。有洞无僧伤眇漠，空村回首白云封。

日午点灯可得看，荆林古碣草漫漫。扶篙摸壁真无谓，踏断江声到晚寒。

达嚫车中

去去荒丘路险艰，征车朝发晚知还。精蓝如鸽今谁问，独向青林觅黑山。

法显《佛国记》："达嚫国大石山有五重，其第五层为鸽形，此土丘荒，无人民居。"又云："达嚫国幽险，道路艰难。"《大唐西域记》书此于憍萨罗国（Kosala）之跋逻末罗耆厘山（Bhramara Giri）夹注唐云黑峰，高丽本则作黑蜂。此精蓝今不知所在。印度中南部今概称为达嚫，梵语 Daksina 义指南方，今作 Deccan，较法显所指更为广泛矣（参看 R. G. Bhandarkar：*History of Deccan*）。

Bhandarkar 研究所客馆夜读梵经。次东坡独觉韵

梵经满纸多祯怪，梵音棘口譬癣疥，摊书十目始一行，古贤糟魄神良快。积雨连朝卷云起，书声时杂风声里。思到多歧屡亡羊，树在道旁知苦李。须眉照水月共明，扰人最是秋虫声，将迎难证心如镜，输与晖日识阴晴。

冒雨游伽利（Karlī）佛洞，汪德迈背余涉水数重，笑谓同登彼岸，诗以记之。用东坡白水韵

夏坐已终雨犹纵，天公于客颇愚弄，平畴无际交远风，众流截断齐奔洞。地湿欺人脚陷泥，波翻逞势马脱鞚，赖彼应真力渡水，深厉浅揭情何重。山前红碧纷夺目，林底龙蛇招入瓮，乍悟虚空山巍然[②]，尚喜雷风心不动，窟中佛像百丈高，气象俨与天地共。参禅精意解救糍[③]，闻道痴人强说梦。江花微

① 《楞严经》："云何晴空号清明眼。"

② 《传灯录》："慧明禅师云今天台山巍然，如何得消殒去？"

③ 岩头禅师语，见《宗鉴法林》。

含春山笑。归路又劳秋霖送。身外西邻即彼岸，悟处东风初解冻，可有言泉天半落，顿觉慧日云间涌。老聃旧曾化胡来，道穷何必伤麟凤。

阿旃陀（Ajantā）石窟歌。次东坡芙蓉城韵

山深难以测湛冥，凿窟何年费五丁。一水倒泻玻璃屏，林木萧萧俄停停。经冬黝石不再青，洞门累累如流星。倔傀离楼各异形，二十九龛刹那经。砀基敷彩图仙灵，玄津重榭兼龙軿。法流是挹常惺惺，阒其无人徒歆馨。风低草偃闭明廷，洪钟虚受靡由听，穷巧彩章谁所令。朝日斐亹翼窗棂，神之去来总无凭。萧疏但赏物象冷，有扉终岁不复扃。画中金翅鼓修翎，钧天广乐响春霆，众姝玉立何亭亭。殿间欲勒千佛铭，共云异岭高跉竮，仿佛金策声铃铃，振我客愁愁不醒。群山奔走不遑宁，输与百丈倒净瓶。拈花意与日同荧，风前一叶警秋零，溪流半涸石苔腥，凉生火宅掩云溟。自笑此身同转萍，攀危安若履户庭，洗虑且去心中螟，于兹悟得无穷龄，伤怀莫学子才邢。

《大唐西域记》："摩诃剌佗国（Maharuttha）东境大山，重峦绝巘，爰有伽蓝高堂，邃宇疏崖……上有石盖，虚悬无缀……精舍四周，雕镂石壁。"考古家谓此即阿旃陀石窟。

印度大榕树歌。用东坡竹枝歌韵

天长日久蓬莱深，千枝抟聚竟成岑，苍龙万千化为一，人间几见老榕林。游丝垂地连渠碧，丝化为根干复及，如是缘抟还相生，真宰已惊鬼神泣。观者如山城可阒，柯叶葰茂蔽平原，咄哉树王何功德，种得魁梧五百年。参天何止二千尺，干空虫鸟时出入，鳞鲐相借著因缘，旃檀呈力见刚直。自本自根思化人，无花涧古不知秦，广荫数州庇交丧，真智凭谁转觉轮。秋深微闻蝉声咽，我独婆娑赏秀折，迎风不用伤飘零，无家懒复赋弹铗。高陵深谷识盈虚，风雨如晦龙相呼，此物终违匠氏顾，佳色分留与老夫。后凋松柏亦多事，蒙庄山木休流涕。寄身好在无何乡，并生原不分天地。业风识浪流转多，过眼山丘已巍峨，孰如此树谢夭伐，植根万古伴樵歌。

《齐民要术》引《南州异物志》："榕木缘抟他树。"在 Madras 之巨榕，干逾千百，始恍然于南印度神庙有欂栌（pillar）至千数者，殆取象于榕乎？附书以质诸熟稔建筑学者。余所见暹罗呵叻亦有巨榕，远非此之匹。

南印度七塔（Mahābalipuram）歌。 用东坡海市韵

乾坤浮水碧黏空，水面杲日红当中。七塔嘉名天下走，其势上压斗牛宫。当年何人此角觗，名王幽赞劳神功（指 Pallava King Narasimhavarman I，A. D. 635－645）。千兵象阵能擒虎，诸天鳞尾如蟠龙。[①] 奘师西行未到此，冥搜有待杜陵翁。流急屡惊鸥鹚散，岸阔弥觉鼋鼍雄。庙堂藻缋资鬼斧，谲变倏忽吁难穷，峻宇丹墙临绝海，呼吸元气通昭融。我有精诚动真宰，凌霜欲为鸣九钟。[②] 日薄麟争今何世，圣者恃道安由丰。东门鞭石作梁渡，南极铸柱斋山铜。冥冥神理谁能究，天昏寒浪来悲风。

建志补罗（Kanchipuram）怀玄奘法师。 用东坡玉局观韵

达摩当年附舶处，苍苍丛芮塞行路。[③] 事去何人忆往贤，剩有微风吹兰杜。经过不辨路与桥，西风门巷雨潇潇，纵然宝塔凌云起，丹霞已取木佛烧。[④] 慈恩陈迹何所有，牛车困顿卧病叟，空思弹舌受降龙，更无梵住供孱守。[⑤] 谁殉猛鸷舍中身，始叹今人逊古人，渐看圆月露松隙，想见清光犹为君。[⑥]

那伽跋陀那（Nagapattinam）[⑦] 访汉塔废址。 用东坡罗浮山韵

黄支之大莫与京，黄支名德多马鸣。汉塔建自咸淳岁，西书记载何分明。蓬转牢居往殉法，几人九死求一生。自古孤征接踵至，以智为猎道为耕。胜处何曾忘述作，含德已足比老彭。鸿厓巨浸鲸波横，投躯慧巘万事轻。茫茫象碛栖遑处，天魔帝释面目狞。欲奋智刃斩云雾，只山[⑧]挂想如门庭。此间去海不咫尺，僧徒往返路必经。我来踯躅荒郊外，遗基无复睹前铭。自济三衣

---

① 去庙不远有洞，雕镌斗士与虎及象，示恒河之战，其中神像，有人首蛇身，似伏羲女娲者。

② 郭璞《山海经图赞》。

③ 建志城为达罗毗荼（Dravida）都城，《西域记》谓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罗国（Simhala）即锡兰，水路三日可到。又记达摩波罗（Dharmapala）出家事。

④ 见《传灯录》。

⑤ 现林立者皆婆罗门名刹，惟存佛陀石像一，在警察署中，只园遗教，零落尽矣。

⑥ 唐李洞道《三藏归西天国诗》云：“十万里程多少碛，沙中弹舌受降龙。”自注：“奘公弹舌念梵语心经以授流沙之龙。”

⑦ 此地古属黄支国，与耽摩栗底（Tamralipti）齐名（希腊地理家谓之 Nikama，义净谓之那伽跋陀那 Nagavadana）。唐宋以来，僧徒经室利佛逝来天竺者，多自此登岸。宋咸淳三年（1267）建塔立碑于此，见《马可・波罗游记》，今仅余基址耳。

⑧ 即只园。

惭法朗[①]，空飞一雁忆苏卿。南溟九月犹初夏，芳草连天与云平。

别徐梵澄。次东坡送沈达赴岭南韵

海角何来参寥子，黄帽青袍了生死。知我明朝将远行，携酒欲为消块垒。宿昔读君所译书，君名如雷久贯耳。相逢憔悴在江潭，无屋牵舟烟波里。罗胸百卷奥义书，下视桓惠蚊虻矣。嗜欲已尽心涅槃，槁木死灰差相似。劝我何必事远游，中夏相悬数万里。我言雪山犹可陟，理胜胸无计忧喜。赠诗掷地金石声，浮名过实余深耻。凭君更乞竹数竿，便从寂灭追无始。[②]

初发捧地舍里（Pondicherry）。次东坡将往终南韵

朝行野日照髭须，客中举目非葭莩。雨风何惮久漂濡，大雅不作要谁扶。林籁为我起笙竽，中原远霭人看无。此邦自昔劫灰馀，滨海故多摩羯鱼。其民所见皆黑肤，汲水家家顶挈壶。白云回首天际乌，渺渺南渡将焉如。婆罗门僧罕跏趺，头留短辫履非凫，额间涂灰似泥淤，殊俗使我生踌躇。萧条间巷且安居，远游毋谓胜辕驹。

中印度班底蒲（Bandipur）向为美素儿（Mysore）名王畋猎之所。沿途古木参天，来游者夤夜宿峰顶，凌晨坐坦克入森林中，日出骑象而归。次东坡法华寺韵，以记游踪。

万林塞断碧落界，千竿犹似湖州派。夜分时闻虎豹啼，奔车喜同掣电快。临坻眼讶峰陡绝，入耳秋悲声砰湃。冥冥鸿飞何所慕，丰草遮天波决隘。旧是行猎薮泽地，于今池頹峻隅坏。周陆仿佛辨前踪，老树睢盱藏精怪。即鹿无虞林中逐，挂枝㹀䍲花间晒。畴日名王此叱咤，几时零落归露薤。荒壑何由访至人，徒闻居死动如械。[③] 清晨跨象出茂林，佳兴惬人等爬疥。孰与长鸣马剪拂，但见高飞鸟羽铩，远适莽苍奚以为，分明曾欠行脚债。

① 见《西域求法高僧传》。

② 君能写竹。

③ 《列子》："至人居若死而动若械。"

海德拉堡（Hyderabad）古孔多（Glconda）废垒，印度之长城也，蜿蜒山际，穷秋草腓，陟造其巅，山川萧条，不胜天地悠悠之感。用东坡武昌西山韵赋此。

羁心似酒酦浮醅，眼前物象费鸿裁。西行又得长城窟，山昏野冻无寒梅。停车直造九折坂，云间古堞何崔巍。孤城一片插万仞，中有白骨锁夜台。当年战伐空陈迹，落日千里但飞埃。兴亡弹指何足数，回头蜡泪又成堆。荆榛满地悲禾黍，遐陬喜见汉尊罍[1]，我自踟蹰久不去，欲留诗句镌城隈。亦知片石终磨灭，忍向断碣剔古苔，更上烽台试远眺，风云莽莽烟尘开。悲歌待约高岑起，只愁鼓角城头催。暮天摇落将安往，回车残梦挟惊雷，犹疑征骑风雨至，况听边声逼耳来。凄凉年代难复问，文未加点心生哀。

恒河口乞食如昔，书以志慨。

人情尽说了生死，乞食何因叩鬼门。菜色两行连彼岸，情根难断况愁根。

晨过鹿野苑

沈沈晓雾忒无明，断垄云低未放晴。谁复拈花空色相，只余幽鸟落寒声。

旧苑依稀隔野烟，残僧来此拜啼鹃。迦维古国休重赋，托钵风前自可怜。[2]

梁有《迦维国赋》二卷，晋右军行恭军虞干纪撰，已亡，《隋书·经籍志》只存其名。

阿育王窣堵波下作

婆罗谜碣忍摩挲，佛国沧桑感触多。我亦持篮求一卖[3]，秋风晓日渡恒河。

泰姬陵

雄心賸欲寄温柔，倾国生来有底愁。竟逐名花憔悴损，玉钩残梦冷于秋。

名陵风月异朝昏，眉妩遥山带泪痕。莫道霸图今已矣，御街坠叶为招魂。

---

① 关口陈列有天启五年瓷器。

② 时有黄衣和尚来此参拜。

③ 方密之药地和尚自言："我乃持破竹篮向鬼门关求卖耳。"

余初来南印，由孟买飞临麦德利斯（Madras），旋自新德里复经此赴锡兰。迨适缅甸，又由哥伦坡历此往加尔各答，凡三临此都。昔无为子以王事而从方外之乐。余何人斯，游于方内，而寄情无始，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因次东坡送杨杰原韵，以志余衷。

三巡海峤以送日，面与秋山相竞赤。黝肤娇女映芙渠，譬操白蟹配丹橘。已把龙宫吞八九，浅倾溟海当杯酒。不怕漂流耶婆提，长风天半屡招手。便从竖亥步太虚，胸如夏屋但渠渠，尽道孤游生情叹，西风无用忆鲈鱼。我到天竺非求法，由来雕鹫谁堪敌。且循石窟诵楞严，一庇南荒未归客。

初抵锡兰

暂劳微雨洗征尘，万里波涛一叶身，吹暖海风秋似夏，不妨笼袖作骄民。

锡兰官舍临湖晚兴

蛮乡三月倦生涯，莫把山川比永嘉。树密繁阴亏冷月，天长远水入流霞。昏黄人有缠绵意，虚白波生顷刻花。稍欲沈吟同泽畔，微风时与动窗纱。

又作

天上银河未筑桥，水风人影共萧寥。此生合向荒村老，独对孤灯听夜潮。
诗心剩共秋争怯，客泪还同海竞深。久惯天涯住亦得，涛声偏向耳边侵。

题锡兰狮山（Sigiriya）壁画。次东坡龙兴寺韵

呵壁远参谈天艺，片石高丘俯百世。敦煌差许伯仲间，下视吴生真舆隶。散花天女多娇娆，惟觉舞鹤堪比岁。攀梯直上龙蛇窟，走笔犹翻雷雨势。坏壁纵令毫发爽，精灵独与诸天契。莫言意到气先吞，早增上果定生慧。含光霭云扶栋宇，怀古秋风忍眉涕。朴略响象承苍昊，焕炳眼开譬初霁。丹青万变曲尽情，风激余芬绕衣袂。因念显师岛上来，山川草木生岂弟。

缅甸蒲甘（Pagan）石洞，壁绘蒙古骑士，惊喜题此。次东坡开元寺韵

旧传黄祸撼山川，骏马西驰奔猊狻。六师所至无敌手，炎火烧天人摧肩。此间兀立五千塔，争姿摹影罗青莲。宣哀宝铎动永夜，涤尘法雨庇遥天。一从玄关失幽楗，坚林焚燎涸灵泉。但看幡风花前落，无复镜月定中圆。今从

图画瞻猛士，乍惊尘壁挂星躔。众阶野兽穿窟穴，一鸟庭树飞苍烟。日月缠迫归空灭，往事悲歌徒口传。行程旧帙难稽览，无忧花树尚香鲜。天衣飞动磔毛发，金躯久已废止观。

宋秘省续收书目有《蒲甘国行程》一书，惜已失传。

缅北村女，艳溢香融，梳髻插花，宛同汉俗，为赋续丽人行。 次东坡韵

情深有水难比长，风吹野花满头香，美人相望不相识，秋波脉脉枉断肠。众花尽是可怜意，郁蒸日午奈思睡，忽见陌头柳色新，愁牵野草随风靡。深秋南国不知寒，且从茅店歇征鞍。人间未乏周昉笔，暂作欠伸背面看。始信东坡言无底，误把西湖拟西子。[1] 君看草树连云齐，中有娇莺恰恰啼。

孟德勒陟古刹远眺八莫

铺成玉砌胜琼琚，山影秋林一带疏，目极金沙犹咫尺，可无父老忆相如。当年市马屡驮经[2]，叱驭王尊事远征。日落山城乌鹊噪，传烽万里塞云横。

初到真腊

天留荒殿缀人间，鸦路苍苍万木攒。偶见竹喧归浣女，小桥流水暮云间。

夜访吴哥窟

曲径江通欸乃村，冲寒何事叩重门。疑云成阵蛙争鼓，残月无声犬吠昏。荇藻陂池悲寂寞，龙蛇山泽想军屯。塔铃不语今何世，聊欲寻诗石尚温。

安南郑怀德《艮斋诗集·真腊行》，自注：“高绵国西南荒山中帝释寺，为古佛坐化处。行一日程至一古城，其宫殿栏庑，皆白石雕琢，光莹精巧。”此诗作于丙午（即乾隆五十一年，1786），为吴哥窟早期史料，时尚未鞠为茂草也。

---

① 笪重光句云：“西湖浪把西施比，湖比西施更误人。”

② 《宋史·兵志》：“乾道间大理以马易《经》、《文选》、《三史》、《初学记》、《释典》。”

宵游 Bayon 宫

面面庄严孰化成，庙如老将树如兵。嵯峨遥夜秋为厉，澒洞苍烟月渐生。剩有鸱枭供夕食，更无熠燿作宵行。迷阳忽蹈文身地，唤起荒凉万古情。

Phnom Bakheng 道中

漫道穷山似铁围，千回百匝阻将归，疏林古道秋如许，收拾残阳上客衣。

越语 Phnom 为山，此庙建于山巅，俯视千里，自基至顶共七层，四周建塔凡一百八，今多倾圮。视其一方，塔之为数悉三十三，论者因谓即仿苏迷卢规制，Filliozat 教授说。

Angkor 城杂题

寂寥宫殿日西斜，尽道芜城是帝家。蔓草难图人去后，一藤终古接天涯。①

栅象为奴此筑台，回头桀戟只蒿莱。当年戏马今安在，蔌蔌风威万壑哀。②

杏梁依旧晚鸦啼，燕子重来啄井泥。谁道星移惊世换，坏墙秋草与人齐。

兵车画壁尚辚辚，无限边愁泥杀人。还似斗鸡盈水陆，抱关翁仲拥城闉。③

哥里益（Bernard P. Groslier）教授掌安哥窟重建之责，余笑谓君真神庙之毗湿奴（Vishnu）矣。媵之以诗。

到此休惊九折魂，江流石转斡乾坤，凿山绩可追神禹，呵壁辞应待屈原。老屋数间权作主，平湖千里识真源。蛮夷大长今何在，无复深山叫夜猿。

金边湖

南来频食金边鱼，红树满江画不如。待梦西江浣肠胃，微波乱叶落寒墟。

---

① 残甃老树，露根藤蔓，有长数里者。

② 《真腊风土记》所载象台今尚存，为 Jayavarman Ⅶ所建。

③ 真腊旧分水陆，城之四门，列石翁仲两行，每行神将五十。

金塔（Phnom-penh）二首

竟以蒿丘浪得名[1]，孙吴宣化到堂明。[2] 即今举目山川异，愁听江流日夜声。

稻田漠漠淡云遮，碧水苍烟去路赊。乍听乡音翻疑梦，此身谁信老天涯。

暹罗猜耶山访佛使比丘，游室利佛逝遗址，于荒榛中踯躅终日，归来有诗。偕行者谢大晋嘉，即用谢客登永嘉绿嶂山诗韵，邀其同作。

海峤陟彼岨，言造栖禅室。萧寺寻秋草，怀古情未毕。只洹留芳轨，瞻谒惭朽质。颓础复何有，聊欲拨蒙密。涓涓石上泉，翳翳桑榆日。表灵资神理，稽览叹周悉。山僧昭旷姿，黄裳抱元吉。玄照澈生死，高蹈故难匹。坦道欣同登，了悟庶万一。缅想幽人踪，才调不世出。

附　谢晋嘉和作

旦暮逐车尘，地偏乡十室。野水横修垧，涉逾幸轻毕。竦肃叩幽栖，阇黎龙象质。清声动帝畿，妙谛钦圆密。风仪非世有，爽朗并秋日。要言信不烦，玄义嗟难悉。通明空四大，虚静止祥吉。江山毓物华，灵秀无俦匹。古刹遗残砖，勾稽辨一一。归去数回望，行云没复出。

西势竹叶肥大，晋嘉于甘露寺泼墨写之，图成因题。

暮雨催诗急，江风拂我衣。山寒人自瘦，地暖竹能肥。润叶和甘露，疏钟隐翠微。随缘有墨戏，不必更言归。

与宗颐甫自西势归，复同访甘露寺，僧仁空出纸笔索诗画以贻仁闻上人。为写一竿，宗颐诗立成，用次其韵。 谢晋嘉

梵宇留行迹，车尘尚满衣。川原涵雨湿，竹树入春肥。绘事惭高雅，诗心际隐微。萧然忘物我，寂坐待僧归。

---

① 或说扶南即小丘原名。Phnom，山也，汉译为“南”。

② 《三国志·吴志·吕岱传》：“岱既定交州，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堂明或谓即真腊北之道明国，在驩州之西。

后序

《佛国集》者，潮安饶选堂先生记游之作也。自印度经锡兰、缅甸以迄高棉，得诗凡若干首。夫宗炳澄怀于山水，聊托卧游；许询快意于津梁，徒夸济胜。慈恩杖锡，扇化于龙砂；霞客记行，斋志于鸡足。悬渡登陟，自古为难。矧吾侪送炎瘴之生涯，作永嘉之流寓。庐峰南堕，阖眼窗前；五岭北来，增欷海表。凌云之怀靡托，兼山之愿徒虚。若乃击汰沧溟，指途丹徼。壮游万里，旁究四韦，问殊俗于骑象之乡，访正法于降龙之地。引瞿昙为知己，扶鹫岳以填胸，如君斯游，良足企矣。先生业精六学，才备九能。罳罳之思，内凝穆行，熊熊之采，外溢绍绳。用能摘叶抽词，粲花振丽，咏重三之蛮语，妙解娵隅，读百二之宝书，广通象译。固已腾蕤学林，掞张文響。属以夏坐之季，乃为佛国之行。黑浪摇天，赤城霞起。云车飞步，临忍土以前踪；玄谷微尘，指黄支而税驾。吴哥石窟，扶幽梦于前朝，泰姬名陵，飘香魂与坠叶。狮山遐瞩，壁问千年；鹿苑灵龛，心澄四地。法显犹艰之路，何处精蓝；真腊就荒之城，独存翁仲。川路绵邈，皋陆嵯峨，都邑人物之丰昌，岁时陵谷之迁贸。愉戚万端，俯仰均感。是宜坐恋三宿，呕心一囊，延古睇于驰晨，送今怀于奔夕。灵运振奇岩谷，兼赅慧业，和仲栖迟岭海，尚想清音。短制长歌，半缘苏韵，嗣响于海市西山诸什，取材于荔枝榔杖之余。而灵境独造，雅声远姚，陶染所凝，符采相胜，所以音宏铎舌，韵答钟唇者也。侧闻骁征所赍，锐志居稽，搜虫书鸟语之文，溯龙树马鸣之论。方将研精白业，别启玄言，殚见洽闻，广孚真俗。而乃山灵助其冥契，诗骨入其笑颦。问慧忘疲，遂亲明瑟，吹尘起沤，悉为胜因，范水模山，亦供余事。是则探龙半爪，未碍骊珠，窥豹一斑，谅符全目。纳须弥于芥子，同释迦之方志。异日周流八极，杼轴四洲，唾地而海立云垂，振衣则潮鸣狮吼。镌幽赜于环中，踊莲花乎波外。提河之润弗辍，坚林之影弥彰，邃旨冲宗，逗机应物，则斯篇其将为先之旆乎。

丁未仲夏，苏文擢敬序

西海集

飞越阿尔卑斯（Alpes）山

俯视洛桑湖，十洲余几点。丛芮如可数，沈雾倏斜掩。我骑在鹏背，扶摇笑鸿渐。日光万丈毫，历历映岩隒。改容睨天绛，玄黄变忽奄。峨峨太古雪，精气寒未敛。氤氲抱危石，佳胜乃在险。骈驶撇空起，返照留余闪。颇讶阊阖近，终疑云悸魇。大荒汝何依，孤航逐风飐。八纮只俄顷，弹指出重崦。好山天馈余，采笔宜濡染。初月方眷西，林壑休尘忝。

罗马圆剧场（Colosseo）废址

城旦艰难八载成，劫灰历历古今情。穹庐犹是凌霄汉，六百年间恨不平。
陵阜茫茫带日曛，基扃固护想雄勋。可怜马磴成奇戮，残霸谁教免豆分。
手格千群付一嚬，喑呜林木动星辰。毕罘漫野今安在，角觝宁哀待死人。
门锁修龄白日长，人间换尽旧伊凉。雄狮猛士真何益，未解拽尸意可伤。①
欲谱无愁果有愁，北齐歌吹亦温柔。白杨风起多冤鬼，掷尽头颅可自由。

圆剧场为罗马人娱乐游戏之所，公元七十二年，俘犹太人三万驱使建筑，历八载始成，可容观众八万人。地下藏猛兽，供与勇士角斗。及

① 拽出死尸喻悟得西来意，见《传灯录》。

时，斗者鱼贯入场，行近皇帝座前肃立，言曰：敬礼凯撒皇帝，将死之人，向汝敬礼。（Ave，Caesar Imperator，Morituri te Salutant.）有时驱奴隶、罪犯、异教徒与猛兽格斗，致死者尤多。如是表演亘六百年，死者逾五十万。后改角斗场，为畋猎区，Titus 帝于此戏杀野兽九千，Trajan 帝竟戏杀至一万一千只。自二六〇年波斯王 Sapor 攻入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罗马皇帝 Valerian 被俘，波斯王用之作上马磴，旋剥其皮悬之神庙。至二八五年，罗马遂分四帝，继之异族入侵，终至崩溃。

经 Albano 湖

藏林杰观问真源，古道行人与雨繁。客里光阴如过鸟，绕湖一匝已黄昏。

湖在罗马郊外，其侧 Castelgandolfo，教皇庇护十二世每周两度莅止。

Pompei 四首

一掩何年载，启扃如翻书。玉阶且伫立，啼乌惊梦余。
荒草卧残甃，大风发深省。曾是洗凝脂，壁上衣裳冷。
小霓俄成霰，去日自苦多。山空闻答履，余响问几何。
观世叹如史，吊古岂异今。林中谢山鬼，许我一沉吟。

Pompei 在公元前八十年，为罗马殖民地。公元七九年城为火山所掩毁。

Frosinone 村庄

绣得平原绿欲流，有山如髻水如油。蓼花枫叶疑相识，尽道殊乡足少留。

冷风清畎想康衢，稻陇江南了不殊。饮得波光同中酒，此身泛泛羡双凫。

Frosinone 小城，为罗马至 Naples 必经之孔道。

自疏铃铎（Sorrento）遵地中海南岸策蹇晚行

海角犹名是地中，惊涛如此去无踪。淄渑胸次浑难辨，不用安禅制毒龙。

唾月推烟百里抛，征车独自念劳劳。天风吹发冷然善，容我孤篷钓六鳌。

凭谁管领日冥冥，眼见奔流注不停。如得出人千尺井[①]，西来山似佛头青。

匹马秋风对逝波，飘零骨相惜蹉跎。暮云臬臬涵空绿，时有翔鸥掠面过。

Sorrento 在 Pompei 地下城之南，面海背山，风景独绝。

登巴黎铁塔放歌

高标特起支山川，皋原千里此脊椽。攀登吾意独茫然。苍苍上有日月悬。悬车辘轳响连连，烈风吹我帝座前。我眼因之穷无边，下窥城郭蚁附膻。此中陵谷几变迁，忆昔蛮触相熬煎，断流千里争投鞭。名王衔璧既牵挛，万兆辇致莫敢愆。黎民倾囊有余钱，积愤难将山谷填。大辱谁教江海湔，造为此塔上撑天。岂同士马斗精妍。即今都会何阗阗。奔车日夜喧哀弦。吐茵时见口流涎，文章绮靡出市廛。[②] 润色繁华推后贤。沃土由来非自全，势高气厚理则然。我来窥天废朝馇，摩挲乔木参风烟。嘉日游人趋涌泉，莽苍一气接原田。江流滔滔去蜿蜒，逝者如斯百喟缠。谁从碧落整坤乾，欲起拿翁笑拍肩。

铁塔（La Tour Eiffel）以工程师阿菲尔得名，一八七〇普法之役，拿破仑第三被俘。次年二月二十六日媾和，赔款一万兆法郎，分五年清偿，以国民捐输踊跃，先期偿清，德军始撤退。故以余款建此塔为纪念。塔高三〇〇公尺，重七千吨，于一八八九年落成。黄公度《登铁塔》有“宫阙与城垒，一气作苍莽”句。

拿破仑墓

百战终然厄倒戈，賸从阙下抚铜驼。深宫池水犹哀咽，绝岛风涛孰更过。长箅累欷悲短日，丰碑突兀对奔河。归魂丰沛原无憾，遗语真令涕泗沱。

墓在塞纳河畔。拿翁昔练兵于此，曾语他日愿葬斯地，后人如其言，并镌其语为墓铭。

---

① 石霜性空禅师答僧问。

② 道旁咖啡座为艺人文士麢集之所。

伯罗亚宫（Château de Blois）吊诗人奥尔良（Charles d'Orleans）亲王

绝膑鬃躯事孰嗟，竟从缧绁就天涯。讴歌一梦空余恨，禾黍重来尚有家。万古栖栖怜鹫鹭，百年草草逐风沙。即看台殿今寥落，賸与黄昏扫落花。

Orleans 为 Louis Duke of Orleans 之子，举兵抗英。折其一腿，被俘至 Azincourt，羁留二十五年。以诗托其哀思，所作回肠荡气。既返法，重建宫室于此。其后路易十二法兰西斯第一踵事增华，遂成今日之杰构。

沙维尔尼行宫（Château de Cheverny）晚宴

主人殷勤意不疲，招呼远客来荒陂。背山临流开爽垲，百里漫劳车载脂。当年皇族畋游地，别馆近在水中坻。珠帘甲帐宛如昔，罗列宝鼎蟠蛟螭。鬃床远自中原至，西渐声教良可稽。裔皇绘画更妙绝，僧繇虎头颐指麾。旧箛曲美动林薮，绛袍猛士雄武姿。青云为纷虹为缳，想见潘党驱六麋。西山日坠游未散，起烧庭燎环阶墀。繁俎绮错乐无已，义渠哀激人心脾。攒头万鹿满堂壁，京台渚宫无此奇。抽毫欲试羽猎赋，酒酣尚闻风飕飕。

一九五六年巴黎汉学会议既闭幕，午后全体驱车至罗亚河之行宫区（Châteaux de la Loire），遂至 Château de cheverny，晚宴于狩猎馆（The Hunt Museum）。厅悬鹿角逾千，蔚为奇观。行宫外列武士衣古红色猎装，共数十人，奏狩猎古调，声震林木。行宫耸立森林中，有湖沼之胜，为一六三四年 Henri Hurâult 伯爵所建，四壁绘画瑰丽，出于 Blois 画家 Jean Mosnier 之手。路易十五曾驻驿于此，其御用物有来自中国之漆器云。

沙波宫（Château de Chambord）听古乐

绛宫近在水桥西，缺月微茫众草低。遥想沙丘方猎罢，隔江尽唱白铜鞮。犬马纷纷实苑台，百年云雨只蒿莱。若论优孟齐卿相，解道人间莫里哀。

宫在 Boulague 森林中，去罗亚河岸数里而遥。一五一九年法兰西斯第一所建。王嗜田猎，为靡靡之乐，厥后亨利第三、路易十三、十四均游宴于此。莫里哀（Moliere）所作名剧《布尔乔亚绅士》（*Bourgeois*

Gentilhomme）即于一六七〇年十月在此宫中首次演出。

巴黎中秋

未到江寒叶脱时，黄鸡白月上尊卮。滚尘扰扰秋随半，造物昌昌汝尚嬉。拂鬓西风劳北顾，倚天南斗渐东移。莫从片滓缁云汉，酖毒山川世孰知。

凡尔赛归途作

山花葱蒨土膏肥，万木森森欲合围。返照分明开一境，喜无杜宇劝人归。

尼罗河上空看日出

一水从天来，迤逦连沙漠。黄尘纷无际，萧条暗城郭。晦明初未分，沕穆气旋豁。须臾光上指，天门似启钥。一线微阳动，积霭散林薄。潋滟随波生，水火交相斫。轮移水面红，终焉天宇廓。微闻古氾滥，降丘巢水鹤。黑土惟坟垆，居民资铚获。哈壁汝何神，拯溺出深壑。如何天不吊，痡毒尚遗恶。鱼鳖思骄阳，何时脱穷涸。便欲诉真宰，孱魂为解缚。极目正曈昽，浑沌许重凿。

尼罗河膏腴黑壤，故埃及人称其国曰黑壤国。哈壁即 Hopi，埃及河神名。

录诗竟自题一绝

风霜正与铼朱颜，异域山川剪取还。看击鲲鹏三万里，可无咳唾落人间。

以上丙申（1956 年）旅法、意作

富兰克福歌德旧居。用东坡迁居韵

小我焉足存，众色分纤丽。著眼不妨高，内美事非细。瞩目无穷期，繁华瞬即逝。持尔向上心，帝所终安憩。生命在守一，无劳太早计。春兰自终古，清风时拂砌。青山环里门，白日照云髻。不祭神常在，委躯轻蝉蜕。我来自东海，再拜荐蕉荔。天地眷长勤，生生阅尘世。但期两心通，俯仰去来际。洗耳听钟鸣，去垢如赶蚋。

歌德诗句云：Mir ist des All，ich bin mir selbst verloren.（我既为一切，我当捐小我。）彼晚岁攻治“色彩学”，其浮士德奥旨在申向上（Steigerung）及实现完美（Entelechie）二者之义。歌德主“一”（Das eine），教人从高处着眼（Hohenblick）。其挚友席勒以《钟鸣操》（*Lied der glocke*）著名，歌德为撰文作笺。其短篇如《无尽期》（*Für ewig*），《神意》（*Das Göttliche*）等，均为人传诵。

慕尼黑纳粹集中营。用东坡屈原塔韵

嗟尔待死人，忍死情安歇。死者或非死，泉路空呜咽。难为种族心，赴义忘饥渴。惊飚忽鼎沸，地坼九州裂。多少含冤士，溅血诚壮烈。颓垣试回首，杀人如川决。人道委地尽，积尸堪比塔。祈死以贸生，身名宁俱灭？悲歌韦索井（Das Wesobrunner gebet），蹈火意弥切。谁复更临此，能免骨先折。风林黑茫茫，万古肝肠热。大地果沦胥，兹焉明志节。

德诗人 E. Wiechert 于一九三八年被囚集中营，曾作《死之候选人》（*Der Todes kandidate*）一书。德古典诗歌有曰《天堂地狱》者，言：“地狱之中，死者非死，只有悲哀而已。”（1070 年刊）《韦索井畔赞歌》为八世纪以高原德语写成之宗教诗。

读尼采萨天师语录

纳纳乾坤大，茫茫今何世？世果有真宰，生天复生地。天帝倘畀我，我安能自制。[1] 狂哉尼采言，悲歌欲陨涕。如何变弥亟，几人窃神器。无复假神力，悍然比上帝。炊烟索寒天，旷野渺无际。何日听鸡鸣，泱漭天初霁。

彼岸倘可期，悠悠即长路。崩厓当我前，悬车那可度？我手方高攀，我眼须下顾。两途俱可愕，捷径终窘步。跻险岂不艰，倾坠者无数。深渊谅可惧，峻岭非所怖。谁能更于此，磨勘得妙悟。[2]

文明果何谓，安在繁华中。五色令目盲，五音使耳聋。浑沌终自戕，椎

① 尼采云：“假若真有上帝，我怎能禁止自己不是上帝。”

② 尼采云：“可怕的不是高峰，而是悬崖。”

凿安所穷。理废宁蕴真，玄珠坠幽宫。[1] 兹辰非曩日，视天更梦梦。井泉暮夜鸣，此意孰与同。焉得萨天师，为洗阴霾空。看看窗牖间，杲杲日生东。

尼采著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主张刊落思想上之臭袜，惟超人方克承担新文化之任务。井泉见所作《夜吟》（*Nachtlied*），余尤爱诵其《冷落》（*Vereinsamt*）诗中，“dem Rauche gleich，der stets nach kältern Himmeln sucht”句。

以上丁酉（1957年）游西德作

意大利纪行诗

自罗马北行，历经隧道，车中闷热。用昌黎山石韵

恨身不是陆探微，西来空对海涛飞。负却当前几画本，朱甍映地绿莓肥。驱车行迈竟何适，堆眼古迹认依稀。山石历乱扑人面，餐风聊足忘我饥。有时冲烟出林莽，斜曛带雨齐扣扉。越洞穿隧人迹绝，惟见阴谷雾霏霏。河流一泻更百里，修轨南来如带围。如何郁蒸中肠热，汗珠滴滴沾征衣。谁谓清游兴未极，车中局促等衔靰。山岳于人休腾笑，稍待秋风便告归。

巴都亚城晓发

褰帷四望意如何，暑气渐因日上多。乍睡浑忘身是客，奔车扶梦过陂陀。

欧诺河畔

临流瞑色立移时，白鸟苍波识面迟。穷发行藏谁得似，此身合入无声诗。

但丁墓下作

曩者诵神曲，谓与天问参。天果有九野，地宁缺东南。天衢惟无梗，恬虚安且耽。天心惟秉正，众恶归海涵。有怨试呵天，嘘气蒸蔚蓝。有泪或经

[1] 尼采云：“真正文化系于人之内在世界：文化而无伟大之内在动机，仅有外表之辉煌者，徒为‘暴发户’文化而已。”

天，下滴成渊潭。惟天行水上，六龙不停骖。地实居其中，如黄卵中函。而君不谓然，云有水晶含。其外曰无穷，天府此灵龛。其下则幽都，魔怪走趻踸。爰有爱神存，万类独力担。善者叨其光，温煦如春酣。恶者被其惩，净界去嗔贪。厥意将毋同，道一复生三。大明比日月，智者固同谙。惜君膏自煎，寿未齐彭聃。兹来叩墓门，重译契玄谈。四顾阒无人，悲风生石楠。苍穹惊窣窣，绿草骇毶毶。感世久溷浊，蔽美而专婪。上苍冬不寤，不民非所堪。有怨不可申，怪子苦呢喃。有泪多于酒，邀子倾其甔。安得起九原，重与细评探。

墓在意大利 Ravenna。

观 Sandro Botticelli 春归图（Primavera）

众卉竞舒华，转眼已飞絮。留此十丈图，貌得春归去。光风泛兰芷，柔荑纷无数。迤逦千里平，绿草迷行路。美人隔雾縠，略展凌波步。说道春偕来，细看又疑误。空有脉脉情，终古使人妒。

佛罗棱斯吊罗棱佐（Lorenzo）

旧馆登临地，今来走马看。哀歌销日永，谈笑换春残。世乱词翻艳，星移兴未阑。只应宵烛泪，纸上不曾干。

威尼斯海傍茶座

适来抱膝对沙禽，观海初无万里心。日月升沉星汉烂，悠悠千载付沉吟。

鸥鹭相偎不待媒，岛山竦侍漫惊猜。眼中碧海真吾肚[1]，何事拖泥涉水来。

恍对故人栏外柳，直参元气水中天。此身暂置浮云外，且办清茶晚饭前。

水城初泛。用杨诚斋韵

船头水溅篷难干，只许曲肱那许眠。陡忆前旬清水曲，忽从南海到西天。

越巷穿桥水浸天，去来不陆不川间。有城如此堪名水，无地容渠更著山。

① 《传灯录·天台勤师颂》："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

城根屋瘦树仍肥，倒景残阳渐向微。颇怪篙师偏卖力，弃帆操桨去如飞。

直港横汊后复前，水乡小憩自翛然。不随趁客鸥争粒，却爱催诗雨拍肩。

贝鲁特喜晤荷兰高罗佩有赠。用白石待千岩老人韵二首

孤鸿何处来，忽尔临海角。嘉会在逆旅，此意岂前觉。严城终日闭，危叶惊禽落。玄言足解嘲，莫道风波恶。[①]

何当绿绮琴，与泛黄篾浪[②]，九州方火热，正要起沈恙。别促喜且愁，徒劳苍海望。开卷思古人，仿佛千载上。[③]

地中海上空书所见

碧海势吞天，尾闾了不见。空濛数万里，何处是赤县。苍天忽改容，砉然开生面。疑入混茫前，旋觉寒暑变。凉意乍侵人，冻雨下如霰。欲呼云作絮，云去但片片。回头残月明，满地流霞绚。

以上戊戌（1958 年）重游意大利作

题哥耶（Goya）画斗牛图。用韩孟斗鸡联句韵

青兕排山来，红绫张以待。赫曦照临处，奇服戢光彩。追逐罔造次，格斗濒危殆。周旋临大敌，壁立弥自在。疾似风扫叶，安如戟前镦。涤荡踞高原，秋风拂爽垲。旁观久噤痒，往复相嵬磊。进不以险移，退未因患改。哀呼声震栗，驰骤毛翻皠。脱手势小挫，回头勇百倍。侧睨虎豹姿，展转蛟龙醢。咥人怒何强，履尾气终馁。躲闪信能事，机巧出欺绐。叩歌非宁戚，迈步笑章亥。力竭方就死，牛乎汝何罪。以斗博人欢，厥过畴能浼。但以智争赢，何殊宝为贿。嗜杀久成俗，传自爱琴海。至今变加厉，好之骄且怠。助叫喧旅人，丕绩此嘉乃。君看哥耶笔，水墨懒加彩。白手战方酣，戎车奔屡凯。时已蔑恻隐，道焉得大隗。饮血思鸿濛，夬履恕真宰。聊为自警篇，他山庶可采。

---

① 余以中途飞机失灵，降落贝鲁特，停留二日，得识高君，若天假之缘也。

② 君能鼓琴，著有《琴道》、《嵇康琴赋注》等书。

③ 君以明万历本《伯牙心法》一书见贻。

哥多瓦（Cordoba）歌。次陆浑山火韵

一水东流百里浑，残甃废垒据其源。八荒抉背安足吞，阴阳为寇风腾轩。宫墉百雉红如燔（Aljama Mosque），我来黄昏登古原。思昔回回撼乾坤，阿米亚（Omayyads）势伸无垠。崛起新朝（Abbasids）修巍垣，敞开万户更千门。神工鬼斧丽朝暾，虫沙飞伏鹤软猿。长桥卧波谁叱鼋，随阳就温聚鸿鹍。帆樯千里争飞奔，报达（Bagdad）以外兹最尊。体天作制辟华园，嘉树幽茂花秾繁。玛瑙充闾珂珮喧，金声玉润吹篪埙。八维九隅森旗幡。学人纷至虱处裈，挂韂牵鞫摩肩臀。重城阒尔且驻辕，扬尘周道垂雕鞬。坏墙霞染日烧辐，郁蒸广陌飚翻帤。穹庐万柱似蜂屯，绮疏璀璨玻璃盆。车渠石碗凤皇樽，梁四公子所未言。人间久历雨风翻，往事千秋笑平反。祆神赪眼今犹暖，玄以为门净为根。火经副墨雒诵孙，真人踵息气归跟。教泽如山浩荡恩，一一皆可究其原。谁谓天关不可援，帝赐可兰（Koran）万古论。文字蛟螭缠陛阁。柑林（Orange Tree Courtyard）依旧留藓痕。於兹游目兼邀魂。幽房临春曾锁冤，婵嫣古泪至今存。悬知秀色美可飧，多少佳丽通媾婚。向来兵马资长昆[①]，献阶干戚舞蹲蹲。百兽轩鬈风翥骞，一洗西海诸仇怨。蒙庄博依等鹏鲲，长春亦复逾昆仑。莫思西狩战尘昏，木司塔辛玉石焚。时清久已驱忧烦，逝矣有舌休重扪。

哥多瓦与报达、亚历山大，为中古回教三大中心圣地，学者咸集。一三五八年旭列兀（Hulgau Khan）西征，破报达，以马蹄躏平之，杀回教徒八十万人，遂使数百年中亚天方烈焰忽焉衰绝。堵阻回教势力东侵之势，此蒙古人之贡献也。《元史·宪宗纪》云："八年春正月，诸王旭烈兀讨回回哈里发（Khalifa），平之，禽其王。"此为蒙古征服之末代哈里发，即木司塔辛（Mostassim）。事又详《新元史·报达传》。至顺三年，瞻思撰《哈珊神道碑》云："仲讳速混察，从皇弟旭列育适西域。"（沈涛《常山贞石志》二十一）旭列育，《诸王表》作旭烈兀，《百官志》、《食货志》、《察罕传》、《郝经传》作旭烈，《速不台传》作吁里兀，《本纪》作旭烈或旭烈兀，附记于此。

① 用徐陵《与岭南酋豪书》。

阿含伯勒宫（Al-Hambra）。用昌黎岳阳楼韵

崇墉诸山间，卑高互揖让。擎天丹砂塔（Vermilion Towers），形势兀雄放。耳门（Arch and Gate of the Ears）与正阙（Gate of Justice），岞嶺纷殊状。山郭俨伉俪，举案相拱向。含滋薛树深，浴雪波潮长。星光灿成银，颢穹密而妨。皇居巍峨起，楼橹江山壮。阛阓连堡坞，万蹄复千两。南统珊瑚海，西望花林旷。[1] 白氎毛火浣布，青绝金鸡帐。人事苦侹攘，营魂伤惾踢。今践无人境，怀旧增愀怆。清晨登井干，赪壤皆亭障。守关原在险，强敌未敢傍。固护有基扃，气接沙漠上。莽莽地积阴，冥冥天覆盎。虚霏矗无垠，日月驰不亮。残梦窅蛛丝，年载更絺纩。沧桑换芜城，吞恨谁相况。苍山白千里，皓皓慌瀇漾。维时方炽热，萧条缩寒涨。回观阊阖内，厢序屹可望。密石饰阶墀，俯仰心神畅。旋室娟窈窕，今昔集忻怅。睉矘以勿罔，心悸劳疲恙。庭草碧未除，榴花绿新酿。当年行幸地，金杯递清唱。兰楯骈增错，沈香珠设酱。累巧不胜书，欢愉故难忘。欧文（W. Irving）旧有记，纵览久神王。摹写虽纤缛，暗世忆趑亢。外史杂秘辛，艳迹蔑猜谤。阎浮共一沤，何劳问真妄。如临景福殿，飞宇列仙仗。罘罳多龙文，炜烨生谲诳。椒房无月妃，逍遥待云将。回纥呼赤城，嘉名吁良当。畴夷七级塔，烬灭随藁葬。眯眼起黄埃，边风急寒浪。哀志摧短日，促路更谁谅。枨触抚前尘，覆车惩初创。霸图怅已矣，人世几得丧。飑蜮斗未已，殷鉴兹堪尚。修世焉易觊，休命赖国相。不然夸奓佚，贪欢余一晌。临风空涕零，何辞远临访。

A-hambra意为赤城。九世纪间Granada之第一皇帝Ziries所营建，合堡坞（Alcazaba）、皇居（Alcazar）、城市（Medina）三者为一体。十四世纪阿拉伯诗人Ibn Zamrak有句咏之云："城为妇兮山为夫。"（The city is a lady whose husband is the hill.）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二年，其地为拿破仑军队所据，其七级塔（Torre de siete suelos）及水塔（Torre del Aqua）皆夷为平地。一八二九年美国作家W. Irving尝从Seville莅此游历，著有*The Tales of the Al-hambra*，至今为人传诵。

以上丙辰（1976年）游西班牙作

[1] 《大秦景教碑》语。

中峤杂咏

36 Poems Chinois Sur I'Auvergne

五月廿三日，雷威安 A. Lévy 夫妇驱车载余，自巴黎至 Bordeaux 城。中间经 Loire 河行宫，遂入万山中。共行二千华里，沿途得诗卅一首。雷君谓法语三十六始为成数；因思王荆公诗"三十六陂秋水"，黄山谷诗"县楼三十六峰寒"，例有同然，爰足成之。以其地法语统名 Massif Central，遂命曰中峤，雷君悉译成法文，将刊行云。一九七六年六月于巴黎。

高卢（gaulois）旧迹费幽寻，长坂柴车匹马瘖。此去丛祠将百里，重山莽莽日如金。

车上征尘衣上云，四围暝色乱山昏。古原落日苍茫地，偶有钟声远处闻。

雕镂神怪役万夫，地狱净风路各殊。血洒宫门思烈士，诸天亦不惜头颅。

题 Bourge 教堂。大革命时，阖闔天神石像，头颅多被砍去。

垂柳摇丝陌上新，近溪已见十分春。了无哀乐缠胸次，野旷天寒不见人。

经 Montluçon 作。

林寂风凄向夜分，山城千仞日才曛。野行处处艰投宿，白马人家早闭门。

夜宿 Éuaux，此地有 hôtel 名 Cheval blanc 者，以时太晚，不纳旅客。

深更兼味得应难，乳酪清茶兴不阑。枵腹莽苍桑下宿，明朝于迈劝加餐。

深夜不易得食。《诗经》："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抱膝车中阅数州，乍看初日吐林丘。寻山晞发宁辞远，坯上清晨快纵眸。

遥望 Puy-de-Dôme。《尔雅》："山一成曰坯。"故以坯音译 Puy。

逐日追风兴未终，稠林人在画图中。灵风圣迹分明在，遥见青青簇半空。

指 Maiaon de Sailles 等处。

能从沙砾辟荆榛，羽翼青冥信绝伦。下视高原三万里，云峰未宿桃源人。

Le Barrage des Fades。魏刘廙有《下视》篇，谓："视下者，见之详矣。"见《全三国文》。"羽翼青冥"出王安石诗。

砥柱擎天孰比高，修河（Siouls）北去势滔滔。奔车何必伤逝水，大任天庸付我曹。

仲尼观水，有逝者如斯之叹。Lévy 驾车镇日，自日中至晚上十一始得食，余戏谓此真"饿体肤，劳筋骨"者矣；岂孟轲氏云："天将降大任"者非耶？

手攀橡木陟崔巍，嘉树余怀久往来。挂眼星辰如可摘，齐州九点望中开。

咏 Chêne。山中遍植此树，因忆韩愈谪潮州，手植橡木，人谓之韩木，其《画记》云："时往来余怀也。"

山路崎岖石半焦，道旁恶竹又干霄。嘉名金谷钟神秀，乞与山灵作白描。

Mont-D'or 以意译之，可称"金谷"。

净居圣寺兀嵯峨，昙钵穹窿镇伏魔。蓦忆陆浑山下火，人间桑海变何多。

Pierre le Chestal。支谦尝隐穹窿山中，其《法句经序》云："昙钵偈者，昙之言法。钵者，句也。"即 Dharmapata，此借指 Bible。是地属火山余脉。

绿遍郊原浩莫分，花塍交错自成文。风幡不动山逾静，桑树鸡鸣又一村。
簷角峥嵘倚古墙，十方异轨总同归。云中周道真如砥，绝顶题名绕一围。
群峰万派此朝宗，古柏经冬倍郁葱。思得愚公助一臂，移山来此听晨钟。
雕梁仙字认飞升，阒尔神龛乱草青。真照无知宁待说，横江何处与扬灵。
万态云烟日卷舒，重丹复碧树扶疏。凭高待共浮云约，路转悬桥必坦途。
春风墙罅拂蛛丝，挂得斜阳景最宜。俯仰古今无限意，苍天如盖地如碁。

以上记 Pontgibaud 道中所见景物。

圣母祠前鳜正肥，无风无雨不须归。吾生原罪如堪赦，愿缚孱魂住翠微。

Orcival 作。此处溪流产 truite 甚肥美，有译作白鲈，余以其音近鳜，故以鳜称之。

两峰列阵似军屯，黝壁萧条谷尚温。欲起庄生聊问讯，何年天地一成纯。

Lee Roches Tuilières et Sanadoire。

平湖芳草碧毵毵，戴雪遥峰峻宇绀。布暖条风刚酒醒，中天丽日似江南。

Lac de Guéry。

暂游千里未消魂，雪后山成屋漏痕。妙句佳书同一理，几时悟到十玄门。
车间驴背总消魂，客舍题襟杂酒痕。山色如诗诗似梦，不同杜老出夔门。

Puy de Sancy 偶忆陆游诗和作。

古柯异石乱交加，石自痴顽枝自斜。人外忽惊春数点，隔篱灿烂有苹花。

咏苹果树 Pommier。

回飚岭上可锄荒，万绿丛中白间黄。刀割香涂生意在，穷山合署水仙王。

咏黄水仙 Jonquille。

临湖徙倚两三松，微径思寻麋鹿踪。双桨来时人影乱，小船摇曳出芦中。

Lac Pavin。

过岭翻疑地势殊，林如列戟草如蒲。重山曲折开春晓，深远宜为幽谷图。
涧底栖禽千种啭，峰头森木百重泉。恐除山鬼难专壑，十里幽篁不见天。

Les monts du Cantal。

尽日车行万叠山，山灵应是笑吾顽。不烦泉石惊知己，一听潺潺亦解颜。

La Cascade de Sartre。

此峰不语立中原，俯视纷纷旷野分。何处征禽西北去，极天云海走蝹蜿。

Col de Serre。

詹磴贫居劳者歌，道旁冰块尚嵯峨。亦知击壤今何世，想见民风乐岁傩。

Auvergne 山民有其音乐舞蹈，如 Chants de Moïse 之唱。山歌若 Adieu pauvre carnaval 为狂欢节讴歌，乐而忘其贫也。

残雪高低久未消，盘纡云栈入青霄。山尖径仄风成朔，目送飞鸿过石桥。

登 Puy Mary 绝顶，即回车下山。

老屋空林草一丘，曾于重译识前修，又陵雅达诚堪味，法意渊微即自由。

Bordeaux 访孟德斯鸠故宅。自严复又陵译其《法意》，孟氏之名遂远播中国。

孰言鸟兽不同群，城市山林故不分。待为先生演尔雅，鹦哥他日定能文。

Lévy 家中养猫六头，鸭七只，犬一，鹦鹉一，笼中小鸟，吱吱喳喳，饮食与共。孔子云："鸟兽不可与同群。"先生殆非其徒欤！黄山谷有《演雅》一篇。

波光一抹属诗人，修竹茂林可结邻。欲祷上清许沦谪，灵山合老倦游身。

以上丙辰（1976 年）在法国中部作

Thoronet 寺

七月鸣蜩喧四围，野风啰绿上征衣。奔泉袅袅松林外，寺古无僧只客归。

Carcès 湖

丛薄相依护此湖，涟漪弱柳卧菰蒲。暖风待客殷勤甚，满载秋阳上坦途。

醋山（Mont Vinaigre）

迎面孤峰削不成，何人吃醋锡嘉名。伞松无数张华盖，荫得稻花满意生。

蝉居（Lou Cigalige）偶成三首。汪德迈新宅

新屋名花意倍幽，松风吹影落茶瓯。蝉声长是多饶舌，还伴清泉细细流。

何来脚底更雷鸣，一犬噤寒不作声。独自闭门非觅句，雨姿晴态总关情。①

橄榄成林合作图，桃花夹竹映氍毹。新尝嘉馔牛心炙，况有黄蜂酒味腴。

Le Trayas 晚兴四首

斜晖渲出紫巉岩，海入地中类碧潭。来往十年真一梦，明朝归去意何堪。

谁把青山尽变红，飞鸿正掠夕阳空。薄寒催暝月初出，槛外云飞不碍风。

鱼虾兼味入新醅，乍逐群鸥海上来。凉晕波光摇鬓影，古台檐树久低徊。②

素月赪霞相与明，阴晴我欲问山灵。凝成凄碧秋无际，静夜灯如万点萤。

以上丙辰（1976 年）在法南作

① 喜雨作。

② 戴老置酒饯余。

Le poète a mûri les rêves de l'enfant:
Ma montagne n'est plus la même;
Et toujours j'entendrai se mêler son accent
A la voix du torrent que j'aime

题饒選堂先生
白山集

P. Demiéville

Le poète a mûri les rêves de I'enfant:

Ma montagne n'est plus la même;

Et toujours j'entendrai se mêler son accent

A la voisx du torrent que j'aime.

题饶选堂先生白山集

儿时间梦此重温，

山色终非旧日痕。

爱听清湍传逸响，

得从峻调会灵源。

饶宗颐译

戴密微题

白山集

乙巳岁暮，于役法京。开春为阿尔比斯山之游，聊乘日车，以慰营魂，更狂顾南行，瞰海忘忧。行箧惟携大谢诗，爰依其韵，浃旬之间，得诗三十六首，都为一集。以山居所作独多，命曰白山。昔东坡寓惠州，遍和陶公之句。山谷谓："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余何人斯，敢攀曩哲，特倦览瀛壖，登高目极，不觉情深，未能阁笔。萧子显云："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虽在名未成，而求心已足。"今之驱染烟墨，摇襞纸札，踵武前修，亦此意也。

1966 年 3 月记于巴黎

戴密微教授赴日，临行贻书，谓唯汉土之人最知山水，以余将有 Alpes 之游也。深感其意，赋诗却寄，兼简京都故人。用大谢送孔令韵

廿载居南陬，如蝉不知雪。西来为看山，茂赏欣同洁。感公磊落姿，励我倜傥节。奇秀郁高文，区宇仰鸿哲。妙智出天全，净地无亏缺。丘壑伫玄览，禅藻资繁悦。东征俄顷间，朝日辉岩列。遥知盍簪处，雅奏唱方阕。洛中旧游地，石满古车辙。楼台烟雨中，佳景天然别。文章俟洪炉，饮墨惭幽劣。

Mont-Blanc。用入华子冈韵

漉沙用构白，著粉堆冰山。寒飚崩崖吼，哄日明危泉。雕透伤斧刃，吟啸思前贤。坤轴昔曾折，天衢若可阡。硠硠惊走石，悄悄飞冷烟。今古一成纯，谁复较蹄筌。群山此为君，云衣万壑传。象冥定天秩，理幽分化前。只愁月色孤，猿狖啼潺湲。艰险骇将压，余悸讶同然。

Byron 句云："Mont-Blanc is the monarch of mountain...in a robe of clouds, with a diadem of snow." Chênedollé 亦云： "Voilàdonc ce Mont-Blanc monarque des montagnes."

Shelly："Ye toppling crage of ice! Ye avalanches, whom a breath drawns down. In mountains overwhelming, come and crush me."

宿 Col de Voza。用登石门最高顶韵

一山惟白晓，孀娥昔所栖。酸风欲蚀人，阴气灭前溪。峨峨千丈冰，凿涧复填阶。天崩地坼后，鬼雨夜凄迷。昨来沿何径？晨兴没故蹊。星痕方变色，霜颜如带啼。风幔不解语，惜无佳人携。寒草偏留情，枯尽复生荑。况乃积香雪，耀眼有珠排。何须回日驭，且倚入云梯。

初入山。用过白岸亭韵

渐春山恋人，延我到萝屋。秋毛经冬骨，飘叶复槁木。几曾历沧桑，谁为剖心曲。春来山如笑，与我相倾属。敢惮千里遥，呦呦思鸣鹿。天长况梦短，有生悲无乐。青山纵不语，亦自感休戚。此情可成丹，我欲问抱朴。

望雾中 Chamonix。用白石岩韵

入峡景频变，微澌绕砚生。云中万重山，寒调触深情。嵌空太古雪，曾蕴无穷龄。於兹悟画理，阴凹费经营。疾风拂千里，长涧落遥汀。为我分一奇，如气出幽并。云头供吞吐，峰腰作宾萌。山形笔笔异，飞白孰与京。待招洪谷子，商略倾微诚。

山中滑雪。用池上楼韵

晨风倏成阵，绝峤弄哀音。有怀可容冰，无水恐恒沈。鞋湿几顿踬，弥

知筋力任。茫茫白间黑，前路有疏林。髡枝不著花，清致足窥临。岭云披絮帽，亦复忘崎嵚。短景忽参差，乱山起层阴。行行何所慕，旷野渺霜禽。但未忍黄昏，夕阳动凄吟。云外山河远，客子难为心。乃知行路难，嗟叹直至今。

踏雪归来。用还湖韵

谢公茂形外，天趣属清晖。背流欲安之，迷岸终识归。山行雪淹膝，颓阳隐翠微。朝来云懵懂，夕返霰纷霏。河山自匪碍[1]，烟水共无依。畏寒鸟飞绝，趁暖风墐扉。去国梦魂远，入春鸿燕违。物色多变化，理一可类推。

雪意。用岭门山韵

垂老不废诗，所怕行作吏。前藻试商确，逸响差可嗣。萧寥临皋壤，沈沈会雪意。飞琼时起舞，搅碎故乡思。暗水情微通，浮岚痴可喜。此间无古今，昏旦气候异。光届岭生泽，地滑步增驶。凝愁翠欲拾，扶梦烟如茈。园林粲皓然，贞白明吾志。[2]

山中见月。用出西射堂韵

昔年捣药窟，寂寞抱高岑。得地恐石田，阚天只泥沈。初阳不到处，终古惟穷阴。劳君苦登顿，芳意一何深。人力真胜天，繁星复如林。形与影竞驰，何以宁此心。已知即无知，所尚在灵襟。空山不见人，有月惜无琴。

向喜诵"空山多积雪，独立君始悟"句。面此穷谷，共赏初晴，慨然援笔。用石鼓山韵

去国日已久，神与遥山接。每岁望中原，一发渺难涉。积雪满江海，未辞远攀蹑。独立知朝彻，於道倘有协。苕发觉春宽，楼高惊梦狭。百年几青兕，万壑皆白叠。枯杨初生稊，苍松不凋叶。爱憎已齐丧，阴阳聊可燮。兹焉憺忘情，贞观自云惬。

---

① 《五灯会元》语。

② 平生所慕为陶贞白一流。其言："人生数纪之内，识解不能周流，天壤区区，惟恣五欲，实可愧耻。自云博涉，患未能精，而苦恨无书。"余之凡鄙，其病正同，然西来读书，流览图卷，所好有同然也。

咏白桦 bouleau。用种桑韵

弱质甘犯寒，何曾费攘剔。长伴风中松，冰涧日细绩。霜皮薄如纸，妆点嗟何益。苍鬓覆翠靥，惊沙缝破隙。么风空山冷，憔悴护春埸。孤蟾余朗照，稍稍明心迹。江南乞移根，聊用慰远役。

旅窗晓望。用东山望溟海韵

冬山睡态足，雪飞皑悠悠。玄裾牵云带，林路塞蘩忧。枯松如挟纩，层冰覆高丘。沕穆连九垓，浑茫迷十洲。毫末劲飔生，几席岩气流。东风欲解冻，西日忽我遒。碧空自澄远，昭旷应所求。

雪消后作。用游南亭韵

精灵自来去，云水日奔驰。寒宵人慵起，小星列半规。春风镇相识，徘徊远路歧。有泪珠沈海，断肠花发池。逴逴严冬尽，亹亹好春移。销魂几阵雨，漫山玉箭垂。岭日生残夜，钟情长若斯。藏花护玉意，一片白盈崖。冷入相思骨，说与何人知。

和《岩上宿》

修林无静柯，且从岩下歇。清川见停流，断壑窥圆月。暝色满高楼，朔风何觱发。上神知乘光，清徽悟超越。逃泽不乱群，直木恶先伐。霞采倘可嗾，胜赏出穷发。

和《咏冬》

徒怀琬琰心，雾蘗复烟灭。素绨结红冰，敢劳纤手切。谁觅一丸泥，封闭千堆雪。颜借香醪朱，态比新月絜。茫然惊梦破，终复迷来辙。

和《净土咏》

直是玻璃国，何须出四城。共风与连韵，游圣证无生。碧虚望晴色。琪树尽玄英。神趣岂山水，杖策且遐征。

和《石壁立招提》

偷来五岳图，兼天净未已。远蔼在空濛，穷照到无始。毋劳大匠斲，登

高损屐齿。悲风千里来，深谷寒云起。虚室既生白，河清应可俟。须弥旧有山，只洹今无轨。何缘露电叹，已入冰壶里。欲观空非空，须尽理外理。

和《望石门》此诗《康乐集》不载，见《陈舜俞庐山记》。吴其昱辑出。

若华晖石林，惠气生岳趾。聊为歌白雪，妩媚照千里。伊昔王安道，拂衣华山里。我今貌兹山，清兴逐风起。相去千载遥，禅味倘相似。

王履入华山为图四十诗一百二十首，见《明史·方技传》。

和《江中孤屿》

抽青还配白，冰谷此周旋。霜雪非不流，得地终遐延。泪涛安可凝，犹欲涨平川。情云心上飞，如花散绮鲜。惟山为表灵，将诗万口传。一日抵千秋，且结东西缘。莫信蒙庄语，养生始尽年。

山中读谢客诗。用南楼韵并简戴老扶桑

文章藉神来，能事岂相迫。雪山供眼前，寝馈异方客。潜蓄观岚巅，沈吟坐向夕。正觉惟安忍，何往非所适。谢公外死生，修短安足戚。[①] 赏心乏良知，美人千里隔。建言空安排，妙句屡堪摘。沈照通道情，拯溺伤崩析。悠悠谁与论，嘉诲俟良觌。

发 Fréjus。用入南城韵

此心如白纸，五色休迷目。乘化看云飞，酣眠乐水宿。

地中海晚眺，Nice 作。用始宁别墅韵

一望青未了，方知物不迁。沙际远分星，栏外足忘年。沧海波不兴，抱蜀意弥坚。小立不易方，自得静者便。翔鸥下千万，浩荡没前山。去者入微渺，来者自洄沿。夕阳譬回甘，余味正缠绵。放眼任张弛，清影落漪涟。丧我要无功，观海须造颠。六龙骛不息，万化纷周旋。力命休相争，海若久忘言。

① 谢诗云："送心正觉前。"

罗马剧场废址，一世纪物。用瞿溪山韵

荒草闭颓墙，夕阳归断浦。风流何所有，但成蝼蚁户。歌台与舞榭，零落委丘莽。百年积悲笑，一往那可睹。弛旆终丧师，虢钟只戏鼓。雪岭忆驱象，夜山时叫虎。[1] 霸图叹瓜分，稻香犹著土。跛眉空尔劳，毋为众生苦。

红岩 Côte d'Azur 地中海沿岸每见之，画家喜摹状焉。用富春渚韵

暧暧丹树林，漠漠苍山郭。我来嗟已晚，原隰变绿薄。圻岸屡土崩，星石纷棋错。四海观尾闾，九州此为壑。登楼欲去梯，绘境欣可托。雾卷去帆轻，烟消高柳弱。神奥各全想，扪酌许偿诺。伤嶷爱折楞，契阔悲濩落。呴濡看巨鳞，升沉念微蠖。

Jardin des Feuillantines 访 Victor Hugo 故居。用初发石首城韵

古来京洛地，素衣易变缁。独有江海人，高唱秋怀诗。落日爱黄昏，玉碎悲素丝。割霜月如镰，南亩更念兹。山鬼一何哀，歌断寒飔飔。声酸欧阳赋，神泣鲍家辞。异曲各示工，萧条不同时。我来庭户阒，踯躅欲安之。风徽感气类，敢效青冥期。丧明伤西河，指天比南嶷。清芬不可接，怀贤增凄其。但看林木秀，飒飒朔风欺。

Hugo 于此地写成 Les Fenilles d'Automne。其 Soleils couchants 屡云"J'aime les soirs"其丧子诗 Le pot casse 云"Toute la Chine est par terre en morceaux"以汉瓷寄意。其 Booz Endormi 句云"Quel dieu, quel moissonneur de l'éternel été...cette faucille d'or dans le champ des etiles."其"Les Djinns"如欧阳修《秋声赋》。哭子诗起句"O ciel"屈子之指天为正，史公所谓人穷则呼天也。

自白山造 Assy 山巅。用南山往北山韵

来时飚回雪，去夕日沈峰。攀条生别意，愁睨青青松。冰块久未消，水面浮玲珑。那知万山外，更有百丈灇。巉岩四围里，绝顶寻仙踪。琉璃开诡巧，连蜷图灵容。高台何偃蹇，安惮披蒙茸。明神将夕降，袅袅生和风。征

① Hannibal 曾驱象阵越阿尔比斯山。

今念独深，眷往情弥重。[1] 驱车临崇冈，骋望孰与同。怀哉佳山水，不与世穷通。

忆 Léman 湖一九五六年往日内瓦过此，忽忽十年矣。用入彭蠡湖韵

渌水入我梦，所思不可论。永夜无回波，断岸有惊奔。层岭隐苍榛，幽路袭芳荪。千峰冰雪际，犹作睥睨屯。撩人惟春夏，警我兼晨昏。寂默沈万顷，旖旎敞千门。平芜天尽头，低树影空存。烟外溪娘语，波面姹女魂。祁寒至此尽，湛碧欲流温。殊乡等吾土，且共乐安敦。

Lamartine：Le Lac 句云"Ainsi，toujours poussé vers de mouveaux rivages，Dans la nuit éternelle emportés sans retour."又 Shelley 有句云："Clear，placid Leman...which warms me with its stillness，to forsake Earth's troubled waters for a surer spring."

Le Fayet 道中作。用庐山绝顶韵

双眸眄修途，一开还一闭。去水付黄昏，来车循往辙。彼岸竟无明，肺肝余朗雪。

读 Rimbaud 诗。用庐陵王墓下韵

舟如蝶迷阳，飘飘到何方。冷眼看乾坤，热泪洒平冈。沈忧虹贯日，隐爱雪充肠。至道生无名，崭新出悲凉。空中传恨语，百世不敢忘。我邦称鬼才，长爪差雁行。万星灿暮夜，千凤翥奇芳。后不见来者，勇往意何伤。睿哲天所忌，遭播岂相妨。沧海穷曛黑，岁月念方将。夭枉无足悲，辉光讵寻常。江河万古流，盛藻随风扬。尚论他与我，余蕴待平章。

其 Bateau lvre 句"Un bateau frêle comme un papillon de mai."余喜诵之。又其 Ophélie 诗警句"Clei，amour，liberté，quel rêlve，o pauvre follel Tu te fondais en lui comme une neige au feu."可与白居易"平生所心爱，爱火兼怜雪"相媲美。又佳句如"Mais，vrai，j'ai trop pleuré，Les aubes sont navrantes，Toute lune esta troce et tout soleil amer."故

---

① 山巅新建教堂，艺术品皆出新派名家之手。

以虹贯日，譬其沉忧。其论文宗旨如“Au fond de l’inconnu pour trouver du nouveau!”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于无有处求新趣，其理相通。Rimbaud 十六岁以诗鸣，后漂泊四方，三十余而卒，李长吉殁则二十七。其警句“Million d’oiseaux d’or，o! future Vigueur?”兹意译之。辉光指其 Les Illuminations。其名言 Je est autre，后人多所抉发。

晋嘉寄示游清迈素贴山寺。用康乐从斤竹涧韵，追忆曩游，再和一首。

事往足思存，微处可观显。秋风一披拂，花露想凄泫。残碑有时灭，坠泪如登岘。万里屡骏奔，百年只逷缅。[1] 心已生死齐，人尚蜣螂转。拈花余一笑，所得无乃浅。何似山中云，朝夕任舒卷。当年薜萝枝，犹挂般若眼。石笋插云尖，山蒲经雨展。唾灰久已干，泡水竟谁辨。孤游意少悰，因君还自遣。

候思孟约郊游，以失眠未赴，报之以诗。用邻里相送韵

嘉约违攀跻，咫尺等楚越。嵇生朝慵起，艳赋爱绮发。向来识佛面，未曾计日月。[2] 心知逗晓晴，雨到中宵歇。小痾无足虑，顿悟笑所阙。雪后变冬温，蛰虫催春别。飞鸿看有时，佳兴在冥蔑。

题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用从游京口韵

一苇随所适，初冬月色高。地上见人影，画笔一何超。[3] 结梦在中流，沈思绕行镳。独鹤飐激水，徘徊临桂椒。居然万里势，纸面动风潮。仿佛步雪堂，夜分归临皋。主人饮我酒，使我颜如桃。嘉会不可常，白日去昭昭。何必感须臾，双鬓非愁苗。长江浩无穷，云海深故巢。自是萦旧想，披图兴行谣。

巴黎圣母祠 Notre-Dame 夜步。用七里濑韵

游目久踌躇，古意生临眺。夜树带余清，高阙耸双峭。浅水鱼吻足，华

① 陶潜赋：“苍旻遐缅，人事无已。”

② 《碧岩录》马大师事。

③ 唐宋人喜绘人影，如戴嵩画牛，瞳中有牧童影。刘宗道作《照盆孤儿》，今皆不可见。可见人影，惟此图耳。

灯月分曜。千载此祈禠，神风助舒啸。[1] 虽乏上皇心，终会灵台妙。惭为掣鲸手，屡倚天涯钓。息意休辨宗，唇辞增物诮。讴歌归去来，欲谱穿云调。

Fontainebleau 森林拿破仑行宫。用发归濑韵

长算屈短日，终古月常圆。雕墙倚灵琐，限曲溯涓涟。树昏疑接海，风起欲拔山。向来畋猎地，三驱有缓前。[2] 飞毂行留影，分翠高暨天。阴凝势方巩，阳回力犹邅。当年叱吒处，八荒吞无难。长林纷在眼，积愤究谁宣。盖世伤促路，逝水感徂年。

寄答吉川教授及京都诸君子。用初发都韵

忆赋秋醒词，中天月流素。西驰迫行役，枫叶未沾露。三度旅京洛，无由及冬暮。睽携游子心，只是惓朋旧。风物何清婉，畴不思玄度。敷藻潄芳华，稽古骋翔步。锱铢精讨论，妍蚩辨好恶。倚声我所耽，含毫生远慕。野云看孤飞，却立空四顾。为山积九仞，徒复宝康瓠。笑啼随赤子，东西罔识路。[3] 幽独赖琴音，流连思清晤。

题敦煌写卷云谣集杂曲子。用道路忆山中韵

数校此卷，三复无斁，略缀绮语，无惧泥犁，惜乎彭羡门之未及睹也。

谁与唱云谣，欲歌歌啴缓。偷写暗赠人[4]，百读恐肠断。纸仄艰贮愁，何以摅深款。盟镜怕重寻，镇是生愤懑。素胸雪未消，横眉月更诞。春去草萋萋，人来花纂纂。回肠绕夜长，剪灯嫌烛短。枕泪湿浓翠，腰身倚密竿。消受到微熏，余寒奈难暖。延露纵多情，低吟应罢管。

---

① 陆云赋："琼娥起而清啸，神风穆其来应。"
② 梁简文《南郊颂序》："三驱有缓前之禽。"
③ 周止庵语。
④ 曹唐诗云："偷写云谣暗赠人。"

黑湖集

一九六六年八月，戴密微教授招游 Cervin，在瑞士流连一周。山色湖光，奔迸笔底，沿途得绝句卅余首。友人以为诗格在半山白石之间，爰录存之，藉记游踪。戴老为译成法文，播诸同好，雅意尤可感也。

饶宗颐记

Mont-la-ville

一上高丘百不同，山腰犬吠水声中。葡萄叶湿枝头雨，苜蓿花开露脚风。

自 Evian 经 Leman 湖中瞻眺

恍如一叶渡江时，山色波光潋滟奇。日月此中相出没，飞来白鸟索题诗。

涕柳[1]垂堤绿正繁，看山一路落平原。片帆安稳西风里，领略湖阴顷刻温。

Chillon 读拜伦诗

小鼠窥人啮一灯，坏墙沮洳是良朋。剧怜人更微于鼠，想见冰心共泪凝。

拜伦 The Prisoner of Chillon 句云 “To tear me from a second home

① “涕柳”二字用法文 Saule pleureur。

with spiders I had friendship made…Had seen the mice by moonlight paly, and why should I feel less than they?” 可以人而不如鼠乎？不胜愤懑之情。

犹余古道照风簷，隐隐林间上缺蟾。珠岫珂岑残雪霁，晚花带雨落廉纤。[1]

杰阙方壶峙激流，佳篇天地必长留。当年漆室今生白，漫道人间不自由。

Vevey 车中戴老为述当地史迹。

我从赤水思玄圃，公与苍山共白头。人物水乡劳指数，名都行处足淹留。

R. M. Rilke 墓

人间从此变凄寥，花下高眠意自遥。留有暗香谁省得，西风新塚树萧萧。

Rilke 自镌句于墓碣，其辞曰“Rose, oh reiner Widerspruch, Lust Niemandes Schlaf zu sein unter soviel Lidern!”至今索解人亦不易。

Rhône 河

急滩对我尽情啼，万顷波涛石夹泥。雾里看山成一快，晓风云水欲平堤。

Zermatt 道中和李白

无数层峦莽莽山，飞鸢去雁不知闲。游人踯躅将安往，只在高低残雪间。

驱车忽过万重山，心共孤云来去闲。耀眼冰川皆净土，置身太古异人间。

夕归呈戴老

回风袖里犹飘雪，落日峰头似鎏金。行客不如归犬逸，野花偏待美人寻。

流水潺潺送远音，虚云拥树改余阴。追随一老同康乐，无闷能征算在今。

Gornergrat 峰顶

雪壑冰厓起异军，山山雾雪了难分。龙沙便有千堆白，未比兹山一段云。

---

① 珂岑见张融《海赋》。

苍山负雪烛天门，叠嶂晴时带雨痕。绝壁翻空人无地，遥遥又见两三村。

自 Riffelalp 舍车步入林丘

平林突兀出雕墙，雪外千峰护夕阳。携杖远来忘欲返，松花犹带古时香。
斜晖云际闪孤光，碧瓦红楼费点妆。林外雪山山外影，最宜入画是苍茫。
萦青缭白万峰头，遏日飞柯泻急流。落叶满山人迹杳，涧泉和雪洗清愁。

黑湖（Lac Noir）坐对 Cervin

玉山堆里看冰山，磐石当空意自闲。悬渡昆仑难比拟，湖风吹我出林间。
雪岭低昂带数州，且从石栈作勾留。黄花交面如相识，水黑山青天尽头。
湖水清时不见鱼，飞飞蛱蝶欲连裾。山深草浅饶萧瑟，相对一峰问起居。
谁与铺绵入紫微，中天雪共日争辉。望云自切思乡意，独向湖边绕一围。

车中望白牙山（Dent du Midi）

浊浪滔滔识所归，轮蹄终日踏晴晖。开帘雪巘仍招手，为约重来叩翠微。

Lausanne 泳池

人同洲渚各横陈，湖水湖烟更媚人。小坐风生吟思足，落花依草自成茵。

Bellerive 公园

风吹蒲稗更相依，岸柳深情那忍违。垂缕和烟千百匝，溪山只恐放人归。
马牙皴法耸奇峰，墨泽涵波润古松。欲向山灵留粉本，月明来此听楼钟。

Grands Bois（大林）

出门喜有好风俱，绿树成阴即吾庐。一事令人长系念，绣球花下食湖鱼。

别 Lémen 湖

葡萄一望竟成林，沙长岸边嫩草侵。隐隐南牙天半现，暖风日影荡湖心。

Mont Tendre（柔山）山上六首

长林无际蔽高岑，危径纡回亦费寻。俯视白山犹咫尺，濛濛西日见天心。
每从疏处透阳光，密树攒攒累万行。小犬依人还自得，山花笑我为谁忙。

过岗地势忽焉殊，老木千年自不枯。蔓草满山风下偃，铃声叱犊上长途。
岚如八大醉中稿，人似半千笔下僧。乱石问谁曾斧劈，故乡时见此丘陵。
绝顶编篱石作栏，诸峰回首正漫漫。我来不敢小天下，山外君看更有山。
山椒峻处可题襟，自是入山恐不深。为谢知音岩下叟，西来只欠一囊琴。

《黑湖集》有戴密微教授法文译本，1968 年刊于瑞士《亚洲研究》(*Asiatische Studien*) 第 22 期。

LE RECUEIL DU LAC NOIR

POÈMES DE JAO TSONG-YI UNIVERSITÉ DE HONGKONG
TRADUITS PAR PAUL DEMIÉVILLE COLLÈGE DE FRANCE

L'auteur de ces poèmes inédits, originaire de Tch'ao-tcheou dans le Kouang-tong, actuellemen tinstallé *à* l'Université de Hongkong, est un des plus grands sinologues vivants. De l'histoire à la géographie, de la linguistique à la paléograhie, de la critique littéraire à la musicologie, il n'est guère de domaine où il n'ait fait preuve d'une maîtrise qui lui a valu une renommée internationale. Son oeuvre scientifique, dont le caractère encyclopédique est dans la meilleure tradition de l'érudition chinoise, a été couronnée en 1962 par l'Institut de France. Mais c'est aussi un artiste, qui pratique en expert la poésie, la peinture, la musique et en particulier la cithare classique à sept cordes, dont il est un virtuose consommé . Invité par l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à séjourner une année à Paris pour s'y consacrerà I'étude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l a bien voulu accepter de venir passer une semaine en Suisse avec moi pendant l'été de 1966. Pour une fois, le tems était au beau; je lui ai fait visiter le Jura, le Léman, les Alpes valaisannes. Souvent, au cours de nos excursions, je voyais cet homme affable, ce brillant causeur tomber dans de curieux silences. C'est qu'il était en train de composer des poèmes, qu'il notait le soir à l'étape. Il y a mis en oeuvre les ressources d'un art bien chinois, celui du pay-

sage de montagne, qui depuis une quinzaine de siècles a produit là'-bas, en poésie aussi bien qu'en peinture, des chefs-d'oeuvre dont nous n'avons pas d'éauivalent, même depuis que le romantisme et l'impressionnisme ont mis chez nous la nature à la mode. M. Jao Tsong-yi possède sa littérature chinoise sur le bout des doigts, en bonne partie par coeur. Le langage de ses poèmes est celui d'une longue tradition qui lui fournit beaucoup de ses moynes d'expression; comme toute poésie classique en Chine (sans excepter de nos jours celle du président Mao Tsö-tong lui-même), c'est un art de la variation sur des thèmes dont le répéertoire est un des plus vastes du monde. Dans les notes de ma traduction, j'ai cru devoir indiquer quelques-unes des sources auxquelles il a puisé. Celles-ci sont familières à tout bon lettré chinois, mais le lecteur éranger, faute de les connaîre, s'expose à l'incompréhension ou au malentendu. Quant à la prosodie untilisée d'un bout à l'autre de ce recueil, c'est celle du quatrain dit *vers interrompus* (*tsiue-kiu*), qui par bonheur ne fait pas trop de place aux effets de parallélisme, exploités à fond dans d'autres genres pour le désespoir des traducteurs. La métrique est heptasyllabique, c'est-à-dire que chacun des vers du quatrain compte sept pieds d'une syllabe (ou d'un mot, puisqu'en chinois le mot est monosyllabique), avec une césure entre le quatrième et le cinquième pied. J'ai tenté de conserver tant bien que mal quelque chose de ce rythme en doublant les syllabes: ma traduction rend chaque vers chinois de sept syllabes par quatorze syllabes françaises, avec césure après la huitième. J'ai naturellement renoncé à tenir compte des rimes, qui dans le quatrain chinois se placent à la fin du deuxième et du quatrième vers, moins régulièrement aussi à la fin du premier, et qui changent avec chaque quatrain. Le contrepoint des tons musicaux, qui en chinois affectent chacune des syllabes, est un autre élément de la technique poétique chinoise qu'il est impossible de faire passer dans nos langues. La calligraphie des poèmes est de la main de l'auteur, P. D.

羁旅集

洪北江云："羁旅之期，逾晋文公之在外。"[1] 余年未而立，屡去乡国，久历乱离，不遑启处，炉峰寄迹，及今亦过廿余载矣。古之诗人，往往羁旅忧伤，独谣孤叹，意有郁结，发为篇章；余虽数废诗，何独能无感？然感而后思，思而后积，契阔死生，纯情增怅[2]；驾言出游，辄写我忧。中间数历扶桑，三莅北美，朋侪唱叹，气类不孤。聊因暇日，削而存之，用俟重删。其海西之作，别为专帙以行。自忖情寄有孚，言庶遥契，千里相应，存乎其人。造化给须，取之在我。[3]

丁巳　选堂书

狮子山坐对朝昏，悠然成咏。

窥牖狮子山，当头一棒喝。揖我如大宾，见我如拄笏。我行方施施，日来步林樾。郊卉靓吐妍，斑鲜纷清发。晨兴寂无人，鸟啼山欲活。烹茶扪虱坐，面壁书空咄。夜半山雨来，诸峰翠似泼。有时层阴生，云过山竟没。果有负而趋，恍兮极通侻。乃知大无外，何处有凹凸。建以常无有，乾坤此秀

① 见《伤知己赋序》。

② 《楞严》云："纯想即飞，纯情即惰。"

③ 薛瑄《敬轩读书录》云："唐人诗曰：足知造化力，不给使君须。吾有取焉。"按此为李长吉句，见《感讽》五首之一。

骨。供养得朝霞，从之餐野蕨。

曾酌霞招游粉岭未果

近界青山好，服车了无艰。如矢开坦途，削去山巑岏。禾黍方油油，绿遍千里原。绝似履故乡，每到辄盘桓。曾生欣见招，更欲穷跻攀。同为人事役，浮云不与闲。神游已自足，霞采绚林峦。极目惟苍烟，海市幻螺鬟。入冬风变楚，四国纷触蛮。嗟尔山中人，求隐未得安。且掬山下泉，聊以涤肺肝。

得友书。用东坡故人信至齐安韵

晞发睇荒原，朝衣涂炭上。北鄙花门警，千里递边饷。孤坐念尊羹，夷居厌蒟酱。冬暖峤花明，风霾海成瘴。苍然平楚间，我怀兀何向。故人风义笃，耿耿问无恙。忍古甘鉏荒，听鼙思武帐。洒泪恐成河，一夜心头涨。

董彦堂远媵所著殷历谱报之以诗

九州共识邯郸淳，能读契龟接典坟。汲冢竹书难辑缀，尧年巧历极纷纭。何人稽古追秦近，许我问奇向子云。牢落山川空爱宝，清风兰蕙为谁薰。

东海行。甲午夏东渡扶桑海上作

风吹雨脚天尽头，我行忽尔到东海。去去谁能挽逝波，倚天尚有鲁戈在。向夕风恬北斗低，寥天阔远无雁飞。南北东西底处所，坐拥海天碧合围。舟行渐觉六合小，齐烟九点连云杳。心宽白日撼波涛，目尽青天无昏晓。随风且理发冲冠，中原弥望气如山。凭栏试抹登临眼，独对孤云袖手闲。

四十初度，李君栩厂集杜四律枉赠，曾君履川书为长轴，良朋高谊，依韵奉报。

跌宕耽文史，蹉跎阅岁年。九州留藕孔，三绝有韦编。眺听缘俱省，迂疏老更坚。去来江海上，余地足回旋。　　佳气茏葱近，清尊磊块无。下帘谷口郑，枚卜交州虞。共系斯文重，岂关风土殊。木根聊结茝，挠栋要人扶。句爱茶山活，诗从双井求。酸咸心异癖，俛仰屋如舟。久敝广长舌，翻思浩荡鸥。山川初洗濯，画出浪仙流。　　惛惛宁不惑，咄咄竟奚为。重负嗟羸马，窥园懒下帷。人同疏瀹菊，春到最浓枝。珍重群公意，深杯醉不辞。

附原作　集杜寿固庵都讲四十初度　　李栩堪

学业醇儒富，于今四十年。精微穿溟涬，陶冶赖诗篇。妙取筌蹄弃，保持金石坚。惟南将献寿，佳气拂周旋。

浩劫浮云卫，文章扫地无。有才继骚雅，削迹共艰虞。静者心多妙，书生道固殊。南图卷云水，六月旷抟扶。

文物惟师古，兼须入海求。远游凌绝岛，宿昔具扁舟。岂是池中物，还同海上鸥。蓬莱足云气，来往亦流风。[①]

虫篆丹青广，余波绮丽为。山居精典籍，讲席辟书帷。郁郁星辰剑，纷纷桃李枝。异方同宴赏，劝酒可无辞。[②]

颙园挽诗

斯文终未丧，长者竟云徂。八十复何求，百龄若须臾。公昔流恺悌，敷政在海隅。多士同景附，和乐光有孚。陵谷虽屡迁，进退终不渝。卅载寻干戈，身遇与国图。高楼白月间，惘惘且盱盱。暮年更避地，举目山河殊。犹留千首诗，坠献赖抟扶。苴缀海南珠，功比洪景庐。[③] 旁征及薄劣，广座辱深誉。习之感梁肃，欲赋惭不如。凄凄扬子宅，恻恻黄公垆。再过余腹痛，挥涕进生刍。

七月六日向夕与诸生泛海至清水湾舟上杂诗

积雨初放晴，天心浑一洗。潜鳐自往来，碧波净无底。

青云若可接，白鸟且为朋。直望三万里，波涛似建瓴。

胸中无魏晋，到此休问津。宿鸟如相约，飞鱼欲近人。

沙禽复苦热，来藏深树中。船笛一声鸣，惊起四面风。

水珮动风裳，那有尘生袜。日晚汐催归，捞出水中月。

云容晦复明，波光绚以耀。蔼蔼斜晖间，轻风吹大帽。[④]

孤屿烟中浮，佛头粪可著。[⑤] 终古侣鱼虾，何曾问猿鹤。

狂风撼峭帆，连山堆白浪。独有蜑家人，安闲沈雾上。

---

① 君前秋游日本纵观古籍。

② 君讲学于香港大学，博研三古百家之书，旁猎契籀丹青之学。

③ 公辑《读岭南人诗》绝句。

④ 大帽山舟中可望。

⑤ 佛头山在清水湾前。

船尾夕阳红，船头初月白。天地一孤舟，宛尔忘主客。
青林何处所，浮岚看有无。遥天剩一角，明灭在菰蒲。

长歌行和徐文镜

港中琴人，于月首周末，辄有文聚之乐。是月余先一日飞罗马，不克与焉。徐翁以诗来索和，因步原韵奉答。

载脂何事冒烦暑，九有翻云更覆雨。悄然独为万里行，深负故人具鸡黍。薄霄浮云眼界清，愀然宛闻凤鸾鸣。遥知高馆张乐地，笙簧喧吸动江城。二十三丝弹夜月，清思如诗诗似雪。吴质不眠倚树听，伶伦拍案亦惊绝。逝水滔滔愁夜长，客心此日行未央。何来跋涉沙漠地，翻念归服芙蓉裳。纯白翁，山泽臞，声清入木澹欲无。焦桐今值劫灰余，逸响空自追黄虞。盛子木讷琴中禅，水仙搯抹也自贤。野云枯木意冷然，至和懒复辨中边。鼓宫鼓角即耶许，忘怀独造孤迥处。视乎冥冥听无声，鸥鹭何劳哀筝柱。鸟飞兽走兴欲仙，水云海上挹成连。文姬五弄今莫传，虞山遗意在斯焉。于喁古调间新声，深闺齐唱到三更。新翻乐府红豆曲，檀板金尊太憨生。挂眼高楼明月弦，月中几度见桑田。东顾云遮千里目，西浮水拍五湖天。君兮此际乐欲狂，闭门酣饮迫缥黄。白日既尽继朗月，吴歈楚些一时忙。嗟余远役胡为者，浪迹真疲支遁马。抚弦搔首欲问天，得彼失此理难假。先生坐抚书满腹，独从弦外守渊默。大音希声惟无作，万窍齐虚况比竹。此心久矣泯成亏，且付明珠写百斛。

为吴仲舆题白鹦鹉赋碑拓本。碑在韩山韩祠，清潮州知府龙为霖摹泐上石。

公文在天下，如水罔不流。公书在人间，片羽不可求。乃有鹦鹉赋，题名于上头。[①] 飞动发光怪，寒木缠蛟虬。想见兴酣时，落笔摇九州。后人滋异议，撼树笑蜉蝣。我生后千载，恨未从公游。婆娑祠堂前，橡木枝撑幽。仰止有高山，低徊怅久留。吴侯金石癖，笃志慕前修。珍袭广征题，宝此等琳球。游子久不归，岁时忽我遒。祠堂何处寻，烟波使人愁。高文可解愠，安

① 公书惟《曹娥碑帖》上题款朴拙可信。韩山《白鹦鹉赋》字体近米，但署退之二字。梁于渭《麟枕簿稿本》称："《白鹦鹉赋》摩崖，司马退之行书。"

用更离忧。

答中田勇次郎京都，兼简多纪颖信大原。用杜公听许十诵诗韵

忆昔游大原，随烟出石壁。正音和盐梅，璎珞破沉寂。落落三千院，名与日月敌。菁花虿芥书，醒我如蒙击。福地何萧爽，南面诚不易。清诗惬幽期，落纸向鸣镝。秘藏发殊观，陡然惊霹雳。颇念魏氏谱，高文共推激。别来几寒暑，律字须抉剔。怅望虚翠屏，长空晚寥阒。

岛上大风止后聊短述

寒气郁高林，雨势可摇海。不信风涛间，中有九州在。

推户顾茫茫，马牛谁复辨。兴言昏垫哀，肝肠逐风转。

原野黮无光，有声酸铃铎。应为起蛰来，沉悲出冥漠。

惊飔果何从，日夕二三至。亦知不崇朝，依旧江山丽。

诗心四首

诗心入冬眠，蜷卧遂三载。言泉忽解泮，一泻到无外。好风枕上来，咳唾抛亦快。谢彼褦襶子，名山今何在。

有生无根蒂，有泪可朝宗。处处皆牛山，那不伤道穷。悠悠三千年，孤愤一例同。何如玉溪生，且听一楼钟。

愁阵奇兵出，其势不可当。以诗载之归，掷地声铿锵。吟赋非庾郎，避之身焉藏。徒怀契阔心，欲以问苍苍。

长夜悄然逝，林表丽朝暾。如彼溘死人，忽得见阳春。豹变此其时，游魂抑归魂。寥寥天壤间，待与智者论。

与佣石翁别六年，顷书来云，以沽酒自活。感成一律。

已是浮云终古阴，相望江海但愔愔。六年消息供肠断，十日平原只梦寻。别后关河成独往，老来井臼更谁任。杜人聊解烦苛意，惆怅深情比石林。[1]

为陈仁涛题豁山兰若图

我曾浩荡观齐州，船行天上逐云浮。我归枯卧守四壁，屋角看天在咫尺。

① 《石林诗话》云："曹参方欲解秦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亦是一术。"

东海南海足幽探，有山终不似江南。君从何处得此卷，野桥流水更荒远。墨叶如云列嶂前，天池百丈落飞泉。轻风摇江蒲袅袅，暮霞浥雨山娟娟。中有兰若足幽隐，云是出自僧巨然。元章题字依稀在，墨妙如新何年载。物非其人不苟传，君于南宗尤有缘。况兹北苑称入室，如对江南好风日。何年能为江南居，披图聊散胸怫郁。

又为题梨花山鹊图

枝头山鹊竟无声，绽蕊含苞别有情。无雪东栏思问讯，此花看过几清明。

偶作示诸生二首

一雨消残暑，行歌杂醉醒。浮云欺白发，沧海有玄亭。诗与裁狂简，心随入渺冥。要令参造化，何事苦穷经。

更试为君唱，云山韶濩音。芳洲搴杜若，幽涧浴胎禽。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天风吹海雨，欲鼓伯牙琴。

赠别独峰兼贻汉翘

故人惜分携，小别弥年载。我去三神山，君亦入江海。挥涕鹡鸰原，东归竟有待。万顷一抹吞，片语九州骇。繁忧坐相袭，只虑鬓毛改。江楼喜再逢，九衢鲜爽垲。涑雨与洗尘，招饮劳王宰。眼看绿阴浓，燕归春尚在。此夜月正圆，若为勖光采。

选堂晚兴

高楼俯大荒，浮云任变化。隐几万卷书，亦足藏天下。茗搜文字肠，洁宫守智舍。[1] 浩歌送北风，俛焉俟来者。

天坠故不忧，四十心未动。极目寒波外，九州纷总总。且酌杯深浅，莫问鼎轻重。有人夜持山，案上长供奉。

郑君宝沪自夏威夷、藤田君公郎自东京，皆来及门，酒次书此示之。

雅琴篇示因明。和唐司马逸客原韵

四夷交侵雅乐废，渌水白雪迥难寻。蜀声骏快吴声婉，判然湖海与山林。

① 管子：“心者智之舍也。”

南来抽琴几俦侣，时时登陟青萝岑。日暮寒蝉助凄切，久客忧思壮难任。中夜月光来入户，拂衣起坐抚鸣琴。琴兮贵自然，何取轸玉与徽金。泠泠十指间，宛闻太古之遗音。胸吞云梦吾吴子，翛然无名复无已。有声响可追宗文，无弦心欲通栗里。烂柯廿载辞乡国，眼中之人今老矣。疏越数声物尽静，知君深已契妙理。坐忘好客辄移情[1]，松风萧飒秋月明。静听元音生腕底，大弦温润小弦清。惭我推吟乏清脆，对客往往不成声。时聋久不闻韶雅，天涯难有知音者。雍门饮泣又几人，落叶微风力宁寡。关关嘤嘤凤归林，巍巍荡荡洞庭野。海角于喁乐未央，手挥目送自成章。佳篇远来抵球璧，索居谁共理笙簧。不图坡公落儋耳，还使枯桐起峄阳。且咏南风扇南服，怅望山高楚水长。[2] 轻绰低吟味外味，韵古声希澹可贵。襄之岘山鲁徂徕，今人孰会琴川意。盍从此处泯人天，入木三分莫断弦。覃思有声无文处，相期忘义复忘年。

赠吴纯白

碣石幽兰声久绝，残帙晚自扶桑出。此弄消息宜缓弹，寥寥千载知音难。川东隐谷有君子，头白眼花劳十指。时艰孰买调千金，独行空奏凤归林。偶然操缦鸾凰叫，翠竹啼秋芙蓉笑。九疑嗣响存若亡，长清短清归混茫。疗饥徒说紫芝好，谁为置君洞庭傍。

听吕振原弹琵琶

火凤新声调可哀，子弦轻撚漫低徊；已惊运拨如风雨，又挟蕤宾指上来。[3]

鼓琴寄蔡德允

风雷入手疑奔霆，潇湘水国云冥冥。夜啼有乌朝飞雉，古调今人尚爱听。洗尽喧聒筝琶耳，横江仿佛扬湘灵。一弹应使墨翟喜，再弹可助屈平醒。亦知至和无攫绎，终遗妙响出玲玎。神如无厚入有间，指若旧刃发新硎。嗟余略会琴中趣，心弦愿保常惺惺。咫尺但愁难觌面，飞鸿空送数峰青。

---

① 姚莘农号坐忘齐主。

② 叔雍先和作。

③ 君门人冯德明亦推却能手，如廉郊之为曹纲悍灵弟子也。

听梁高阳挡筝

寒泉汩汩入清寥，金雁钿蝉手自调；肠断十三弦上语，思归云路正迢迢。①

黄钟白纻动湘灵，轻按声迟拍转停；十曲新翻谁得似，红窗影里槲林青。②

正月三日选堂琴会

虚牖生闲云，开轩眺平楚。轻拂鸣琴弹，疑对苍石语。溶溶春水动，霭霭豁岚聚。遗情外尘嚣，忘机孰宾主。风暖雉雊木，海昏鸠唤雨。扫壁篔筜响，展席蛟龙舞。取兴在烟霞，接景足游处。蓬屋非春台，聊可阅众甫。

吉川善之教授宿热海草宋诗概说，录贻近制，赋此奉报，并柬神田小川两博士

热海摊书地，澄天气象兼。秋生万木杪，意在最高尖。秀句辉岩壑，端居理带签。说诗如治水，应不较毫纤。

蒙庄聊适己，下笔自洸洋。放眼乾坤白，悲秋蕙草黄。穹庐传胜解③，莵圃忆吟床。④ 何日同幽讨，衔杯问水王。⑤

附原作　辛丑孟秋热海惜栎庄草宋诗概说二首　　吉川幸次郎

万首宋贤语，源流我岂兼。稿成颠扑破，思向夜分尖。应见丹铅笑，何当甲癸签。窥园园亦小，新月复纤纤。

松竹蒸秋暑，来兹兴望洋。海江歧范陆，泾渭辨陈黄。道院勤庭诰，坡仙悲对床。要知人耦意，不独半山王。

张谷雏命题所庋潘冷残画卷

申斋心无著，闲处笔如椽。写石谢蛮巧，深得静者便。游心太古初，浑

---

① 筝曲有思归乐。

② 唐时秦筝十曲以槲林欢红窗影最为人爱重。

③ 小川教授《敕歌考》，深佩胜义。

④ 畅盦《藏书绝句》云："莵圃风流昔欲参。"

⑤ 《易林》："海为水王"。

不受拘牵。草木爱华滋，荆关久摩研。元气何淋漓，看与日月悬。经卷欣同好，非翁谁为缘。昨者视潘笔，石交已沈泉。妙才余斤质，尺幅开山川。文采终不磨，过眼倏云烟。荒寒水墨间，尚有诗争妍。岭海数流辈，残也实当先。坛坫非寂寞，继起者连连。伊余等曹郐，非陌复非阡。奉手苦无由，空嗟岁月迁。百年能几何，力贫买醉筵。拂拭生怆楚，抚卷心茫然。友道旧所敦，幸宝此戋戋。

圣诞大伤风，杜门偃卧。越二日，俭甫招雪曼伉俪同游新巴黎农场。至则卉木向荣，群动飞潜，饶有生意，积痾为之顿失。归来读东坡和子由园中草木，走笔依韵，得十一首。

消痾作郊游，座列山川彦。畏风更凌风，谈虎初色变。终乃御风行，拂面反忘倦。初阳展余温，百卉任舒卷。蕙亩椒台间，光迟觉气婉。览物本无心，暂悟欣所遣。掩鼻泗欲流，唯恐湿瓜蔓。破涕力成笑，置身在兰畹。梅萼方吐春，莫讶岁时晚。

野竹无人问，经冬倏成林。况兹草木状，翠质足夸矜。文通叹命微，镌骨尚能任。欲以写劳魂，兼为缀灵襟。采采须及时，未老尚可簪。莫待搔更短，银发逐秋深。燕语斜阳外，谁为管废兴。攀折遗所思，仆病谢未能。

今岁春早回，海棠开旋老。无烦烧烛照，红妆堪拜倒。寇莫大阴阳，万汇恣意造。为此顷刻花，徒尔伤天巧。何劳大匠斲，手伤神自耗。君看明朝雨，坠茵泣野草。①

托根无何乡，确乎不可拔。非叶亦田田，濯淖无须插。几曾战膏粱，饮冰而食蘖。相忘有鹿豕，嚅呴犹宿约。皭然泥不滓，过雨翠如泼。心比后凋松，从不伤摇落。②

有花铺如锦，有叶翠如蒲。亦曾劳蝶翅，颇复捋蜂须。经春凋谢尽，未如草夏枯。委名等地瓜，落拓在江湖。江湖罕见怜，植者毋乃劬。寄语赵广汉，可取入画图。③

谁共倚斜阳，今春红倍早。先鸣恐啼鴂，泣血以终老。向来芳草地，不待雪霜槁。春泥枉护花，意同马恋皂。慨然唱金缕，空自伤怀抱。百岁等惊

① 海棠。

② 水莲。

③ 番薯花。广汉谓赵昌。

波，歌焉代纻缟。①

爱熊如爱鱼，豢养在中厅。争栗共儿曹，恩爱不加钉。仁心及百物，提携出户庭。一旦惄然去，垂涕叹跉竮。兽也有至情，涵濡雨露青。兹来睹同类，徒伤物象冷。②

结队将奚适，方塘可图南。眼明观至乐，口御谕真甘。沦漪映叶卷，蒲稗隐镜涵。蒙庄自濠上，大士往提篮。去来无涯苦，资君一笑堪。满地金银气，对此将无惭。③

王孙悲慕类，此处足清游。崖边罗桂树，丛生山之幽。仰攀猕步浍，犹越百尺沟。首似冠狻猊，尾若溜悬抽。何来此异物，盘根踞蹲虬。不用狐假威，应无狗敢偷。④

似从会稽来，赪首辉夺目。垂柳荫黄喙，饮啄山之麓。谁写五千文，换此颜如玉。翠尾从天降，影浸寒波绿。羡煞懒虾蟆，冷比陶潜菊。哀鸣三两声，清珮杂琴筑。吾心久亦遐，欲谱阳春曲。⑤

西海昔所贡，起舞心自知。翠羽以为旌，引得箫声悲。不随登天去，一落沧海湄。凤皇在笯中，肯与鸡鹜期。融爚甘隐处，释痗有湘篱。广志靡所忧，聊复忘渴饥。⑥

汤展云挽词。用东坡吊李台卿韵

萧然瘦鹤姿，芳风出言笑。啸歌审唇吻，神理通关窍。韵溯梁山温，想属詹公钓。平生半面新，颇接三语妙。世衰默守玄，道丧余观徼。睿音忽已遐，世事吁难料。律谷春罢暖，慧灯昏安照。波澜思老成，德业追年少。一卷汲古欢，九弄识宗要。⑦ 遗编待杀青，潜德久弥耀。九原文子悲，三号秦佚吊。由来太古心，岂辞末代诮。

山椒看日落，用昌黎南溪始泛韵三首。

客心恋残阳，稍坐遂忘返。沧沧凉凉意，凭谁问近远。六螭欲安之，悬

---

① 杜鹃花。

② 熊。俭溥旧蓄一小熊，日与儿曹战狎。熊渐大，不中留，移赠植物公园，以增市趣。

③ 金鱼。

④ 狮猴。

⑤ 白鹅、天鹅。

⑥ 孔雀。

⑦ 沙门神珙作九弄反纽罗纹侧纽，无能传其三昧者。君著缀语标音学。

车在峻坂。须臾坠蒙谷，万牛力莫挽。胜事惬幽期，归谋脱粟饭。山外水连天，难觅旧厓偃。长安在何处，所悲蕙草晚。无女对高丘，瑶台空偃蹇。

飘飘何所系，海角一孤舟。叠叠风上波，送愁苦未休。晨熹正微茫，遍照天尽头。慆慆日月徂，峥嵘怅淹留。连峰如囚山，悬解将何由。劳人腓无胈，稻粱开旧畴。陈力终岁劳，畎亩谁分忧。过眼浮云生，天地尚悠悠。朝阳终丽景，倾柯得所投。[1] 板荡莫赓歌，诗亡继春秋。

璀璨闪华灯，南服赏奇迹。聊为沓潮吟，鲸呿复鳌掷。抉背鲤鱼门，势吞赵佗石。大雅久寝声，余绪待推激。古人不可见，搔首风剌剌。情深将毋同，潭水真千尺。冲涛击危栏，霞彩明丹壁。归来且放歌，无为拘形役。

读陶公乞食诗

伍胥奔吴市，吹箫动九阍。野人或与块，归国思晋文。贤哲伊昔然，乞食安足论。陶公初投耒，岂独为饱温。拂衣竟安之，行行归田园。叩门亦何事，其奈拙语言。呜呼天地宽，无处可安贫。如何思冥报，长怀漂母恩。士为知己死，徒抱千载冤。嗟嗟眼难瞑，悬之国东门。

题冰谷风榆图为丕介

陵谷变多端，朔风吹何疾。弥望黑森林，乱峰争初日。
层冰正峨峨，千里白未了。飒飒风中榆，隆冬出奇矫。
飞云海上来，帝车方出震。静看塞两间，壁立山千仞。
游子晨何之，杳窕凌霄汉。力尚可缒幽，及此冰未泮。
吹嘘仗云霞，蛰虫终未死。此中有诗魂，我欲呼之起。

题日本摹刻韩干圉人呈马图

右卷为和工某氏所刻，题《韩干圉人呈马图》，上钤“建业文房之印”，则是南唐旧物。考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廿七，载南唐李侯《阁中集》，第九一卷画目，其上品九十五种，内有《奚人习马图》三，注云：“韩干。又今人注：一在野僧家。”此集后有李伯时跋，谓其中名品，多

---

① 用鲍照《园葵赋》。

流散士大夫家。所言今注，殆出伯时手也。《阁中集》为卷近百，想见建业当日收藏之富，此卷未知是否为《奚人习马》三卷之一。莘农出示此图，叔雍先有诗，命赓作，因而步东坡韵。

天马西来青海垂，络头玉勒鞚青丝。镌工妙镂韩干墨，健笔真同沙画锥。跃然纸上穷殊相，草木披靡朔风驰。汗血奋飞可及日，莫使奚奴任羁羁。阁中上品称神骏，建业墨印尤瑰奇。岂同解甲辞庙日，万骑齐喑甘伏雌。焚余回鸾今无恙，倘有鬼神呵护之。伯时经眼若摹绘，定必刳形而去皮。张髯搜奇偶获此，骊黄以外谁能知。写神还待吴兴赵，相骨毋劳支遁师。

楚缯书歌。次东坡石鼓歌韵

缯书原物既归 Sackler 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特为召开讨论会，由 Goodrich 教授主其事，诗以记之。

涂月招摇位当丑，是孰维纲讯蒙叟。久讶诹诡劫灰余，旋出穷泉不胫走。因思黄缭南方强，问天惠施肆开口。缅缅铺陈数百言，悠悠况二千年后。营丘重黎旧有图，平子描绘头唯九。於斯独举五木精，待起邹生问榆柳。若从时月揣宜忌，艰于南北辨箕斗。初读秪惊口衔箝，细推倍觉襟见肘。妙悟偶然矜创获，缺阁通篇多藜莠。最眷三闾悲长勤，敢云千载许尚友。窈窕方哀世多艰，神祀但嗟民有谷。当春行事勤卉木，论书波磔异蝌蚪。曷以利众会诸侯，欲斋油素叩黄耇。谁取幼官校时则，漫稽尔雅劳指嗾。辞清直可追雅颂，篇长何止俪钟卣。四神格奠尊祝融，九州氾滥思鲧瞍。留与叔师补楚骚，还笑退之悲岣嵝。拨枨应手未灰灭，地不爱宝天所厚。独看神像绕周围，不知指意属谁某。我行万里获开眼，宝绘喜归贤者有。考文几辈费猜疑，历劫终欣脱箝杻。感极咨嗟且涕洟，自古文章抵刍狗。钻研我意亦蹉跎，摩挲仿佛丧神偶。方今举国尽奔波，剜苔掘臼走黔首。欲杜德机示地文，更穷嬴缩识天掊（棓）。博古龙威远流传，讲经虎观知去取。且从书证试阐幽，何当爬罗与刮垢。无复鸾飘叹凤泊，定知神物长呵守。西顾因兹屡吟哦，扛鼎力犹未衰朽。莫言尺缣罔重轻，惟有十鼓堪比寿。

王贯之见余游尼亚加拉瀑布诗，以半痴诗禅观瀑十首相示，因用坡翁百步洪韵，赓作长句。

长川料与海通波，织来横练须天梭。翻江立壁垂万仞，巨灵终古此莹磨。惊洪澎湃纷眩转，传神留句待东坡。媄春莫负桃根桨，高吟骤雨打新荷。独恨无山可仰止，闪光但骇流银涡。宣尼临此休叹逝，圣书早过跋提河。嘘烟幻霭难方物，瀑花雨散曼陀罗。喧豗无奈欲聋耳，如鸣金鼓千银驼。心宽自可纳须弥，即看巨浸同委蛇。向来无覆兼无记，羁魂徒尔栖蜂窠。颇欲于兹涤玄览，奈他念念恒流何。敢以卮言夸遐迩，诗成恐被祖师呵。

棪斋来书论白石词，举暗水溜碧句。忆秋日多仑多同游马蹄瀑，涓流巨浸，小大相较，顿兴齐物之思，因再步前韵却寄。

应龙莫为兴涛波，天汉织女未停梭。同爱澄江净如练，寄声徒以诗相磨。词客飘流忽到此，忆曾露饮菊花坡。恼人万里携秀句，深秋凉吹动残荷。别来三月可入梦，依稀镜面浮微涡。望断云山两戒地，会当一苇航长河。吾生自恨无根蒂，几时误落此尘罗。渴来掘井将何用，鸣沙苦似寻水驼。异方寄食饥驱去，平居安敢望委蛇。爽然面此千丈瀑，河伯应悔营水窠。何如暗水涓涓碧，清空还可酬阴何。定有佳人索锦字，风凄月白冻谁呵。

诗成后二日，与画师萧三同游梅窝银矿潭，竹树荒翳，涧水清浅。余笑语：梅窝无梅，须君写桃下种矣！归途口占，戏为此诗，三叠前韵。

穷陬海水未扬波，趁墟人往如穿梭。对此茫茫吾安放，照影欲借青铜磨。江边独树真画本，遥岑待补倪迂坡。适来但惜秋已过，荒塘有鸭竟无荷。记曾风雨此登顿，欹车泥滑陷盘涡。汤汤骇浪割无际，崩山浸灌路成河。即今日落千山静，临川微步尘生罗。天长海阔飞鸟没，惟见归犊如负驼。方冬流涸石乃出，坐令飞瀑类委蛇。会挹沧江添勺水，试从岩隙寻僧窠。无梅偏与黄昏近，童山其奈濯濯何。不如萧八乞桃种，笔端应有神来呵。

鹿苑高处晚眺，四叠前韵。

黄昏日落光涌波，疏林归鸟纷投梭。顿时暮色苍然至，水天一碧镜初磨。近看嶙峋石插竹，远望晻蔼江吞波。新茶小试还泼乳，盘飧喜得饭包荷。乍寒风拂肌肤紫，酒未沾唇颜生涡。笑与儿曹指乡国，穷发以北即关河。仍岁寄书屡不达，寥天一雁入云罗。昔曾濯足恒河口，倚装象背胜明驼。观于海

者难为水，心安行处自委蛇。朱楼杰阁连云起，人间难道有仙窠。滔滔逝川阅几世，徂年一往竟如何。槛外苍烟洗纨绮，拈来丽句师所呵。

青山访僧不遇，向夕泛舟返旧墟，五叠前韵。

片云洗空鸟飞波，轻舟往返如投梭。缺月于人疑旧识，两山影动烟相磨。江边渔火闪星点，羸牛拥鼻卧重坡。我行何止半天下，十方水宿常结荷。此间溟海兼天净，无风水面亦翻涡。屯门自映浪花没，苍苍寒渚耿秋河。鱼市张灯归意动，焚香微闻多伽罗。[1] 榜人为我鼓双桨，弯腰容与犹半驼。山林皋壤有至乐，浮生退食异委蛇。伫看奔车似走马，机心幸已忘臼窠。野草无名时对我，显真那复问谁何。独言独笑来还去，寒山相见定呵呵。

青山禅寺鼓琴次曾履川风字韵

飒飒寒生木末风，潇湘云起十指中。山高水流浑意表，无方无体谁为雄。抱琴欲眠青山侧，眼中鹘没夕阳红。重楼金碧如雕缋，非李将军即王熊。禅扉深闭晚寂寂，丹崖幽契缅支公。何年杯渡此驻锡，至今花落春山空。人静鸢乌亦自得，欲归还倚两三松。南图天海去咫尺，北依斗极望崆峒。波翻忽落荒服外，震风夏屋资帡幪。盛时尚喜朋簪乐，殊方莫叹黍无戎。澄怀夙早是非泯，射鸭不假竹枝弓。剩有琴心参太始，聊与拍肩吟醉翁。俯窥培塿吞蒂芥，荡胸野水青濛濛。谁把钓竿拂玉树，况闻贝阙邻珠宫。[2] 沈雾冥冥羌昼晦，七圣且复迷西东。环海诸山晨夕变，不知为岭复为峰。超然象外安所极，手扪星宿罗心胸。云林森渺无人野，起余深省但晚钟。无劳泰山东武曲，余音已足破鸿蒙。向来会心不在远，休计阆风千万重。潺潺滴水穿石溜[3]，隐隐暮山映烟虹。便有藐姑与箕首，敢忘虞夏继黄农。鲛人浪传踏潮咏，逋客妄觊虎溪逢。登陇望秦不成弄，将归自抚伤飘蓬。十年至今犹不复，几人齿豁更头童。高岩峻极青溪远，猿鸟生哀泣秋虫。丘陵乔木畅然望，故乡只许梦魂通。每吟离兽东南下，空堂起坐忆嗣宗。何当试鼓霹雳引，一为起蛰鞭鱼龙。啼乌别鹤徒永叹，岐山思士意何穷。[4]

---

① 时舟中焚香。

② 南汉置媚川都于此以采珠焉。

③ 青山有滴水岩。

④ 《岐山操》、《思士操》并传为文王制，见《僧居月琴曲谱录》序。

论画再次履川风字韵

待从宗炳振玄风，昆阆尽纳方寸中。旷怀直追千载上，懒将恒岱较雌雄。坐究八荒生百态，心花竞放浅深红。山川贲华终待汝，光悬日月何熊熊。兴来手补乾坤缺，乘桴欲谒扶桑公。寸缣苍莽露崖崿，人天溱泊非凿空。脱略形似畅神趣，寒风肃肃吹涧松。水墨辋川久冥灭，林峦洪谷想崆峒。华原独自师造化，心源万汇归幪幪。董巨郁为百世法，譬先行陈有元戎。僧繇点画吁可怖，森森钩戟明霜弓。画书异名本同体，论心合有岩下翁。循虚振迅天真出，离披气可倾鸿蒙。使毫行墨浑成耳，非此畴得诣玄宫。藻绘不徒求容势，春风浩荡满南东。秋云遥望情无极，孤岑呈秀茁奇峰。曲为嵩华趣方丈，天然丘壑横心胸。丹青自古比雅颂，神奸可烛赖鼎钟。汉明宫殿罗粉绘，蜀郡学堂开颛蒙。虎头倒景作清气，三分倨一成二重。[①] 欲以栖神澄藁虑，却于赫巘卧飞虹。胜流精爽挹魏晋，皇风淳古慕羲农。吴兴[②]瑰壮何险黑，北宋遗徽时一逢。王宰蜀山趋巧峭，下视马夏犹榛蓬。画惟全真兼存性，吾生笃好自呆童。向来艺者须意气，岂比懦夫老雕虫。亦知天马不受络，但期造化相参通。膏馥得一足挥霍，华滋舍尔焉朝宗。伫看橐籥开户牖，莫执蝘蜓嘲龟龙。谁能会此通变意，化机万古无终穷。

题曾酌霞渊默雷声集

十年露电去骎骎，忍向遗编溯苦吟。身逐鸟飞终是谶，天教云断独何心。[③] 行藏穷发余孤诣，文字奇哀有远音。兄弟白头乡国泪，伤春地下更难禁。

与棪斋北沟摩挲器物，细读书画，不觉浃旬，庄尚严那志良二君冒风雨饬人辇散氏盘相示，意尤可感，因纪以诗。

能来触暑复冲寒，南港北沟屡往还。凌晨驱车排日至，荒村寂寂证古欢。鸿都建业足俦匹，山花宝器同斑斓。毛公旧鼎摩挲久，郭熙发兴青林间。亦知望古古遥集，佳书直作故人看。平生一事最堪忆，暮雨满山辇散盘。

---

① 摭顾恺之《画云台山记》语。

② 朱审。

③ 集中有“等是断云吹易散，不如飞鸟过无痕”句。

北美绝句赠杨莲生

霜鬓他乡尚草玄，传经心事岂徒然。十年宾至如归日，入座春风许我先。

又和莲生

招邀鸡黍妇当厨，惊座高文照四隅。闻说读书头欲白，古欢长聚夜深炉。

广岛夜吊和平塚

一瞬嗟无常，劫灰塞行路。层楼火后茆，微命草间露。孤炬照千秋，一碑睆方怒。死者难瞑目，谁复蹈此误。荒榛厌人骨，森然夜可怖。莫言如泡影，九京忍重顾。我来凭吊久，逝水尚东注。佳兵纷未已，群生那得度。何以儆后人，回车更缓步。

池田末利教授偕游宫岛，归舟中作。

浮岸飞凫水击舷，长洲无浪复无烟。横流截壑终归海，短日衔山尚照天。廊庙逶迤连贝阙，鸟居竦峙阅桑田。千松环拱同参拜，麻屦白衣想昔贤。

初抵广岛赋赠小尾郊一

驱车迓我短长亭，每忆斯人感涕零。[1] 远客难忘花外集，玄言且寄壁中经。六朝吟望头空白，三峡（指三段峡）奔流眼尚青。劫后山川应胜昔，哦诗喜对暮云停。

读棪斋诗稿五色印本，即仿其体制题首。[2]

千音随风发，寸心带泪滋。迷离耽客梦，歌吹契春词。瑶华遗远人，芳馨方奈兹。攒念在交亲，切响忘渴饥。色丝巧织缀，驰思难逐追。�枝端可可，章制何迟迟。燕婉剥新蓬，暗暧裹游丝。已悲行役逼，曷辞叩问痴。往来无歇绪，抵死以为期。

① 斯波教授已谢世。

② 切韵平声之韵脂韵分用古音之部脂部。

群贤送别效棪斋体[①]

堕溷人间我独痴，西风离合定前期。飞云易徙真如叶，别树旁牵赖有丝。来日钿车劳想像，故时燕影蓄然疑。海涯盍试回生种，重上深山访玉芝。

次韵棪斋玉湖有忆[②]

萤影蛩声恨失群，冀州飚举忆夫君。十兰曾是连根种，修黛相从断碧分。烂缦江枫看夺锦，华妍涧月苦随云。商量雅和忘倾夕，野露霏霏已湿裙。

雪霁冰皃（Banff）诸峰改观，棪斋填玲珑四犯以寄湖山寥寂之感。余既继声，复效其体，续为长句。[③]

霜冷秋山尚郁葱，水流云殢失前踪。密林经雨新添泪，明雪回晴漫改容。过眼玲珑微惜玉，关心眉黛不成峰。西风梦结澄潭影，一路陵峦定几重。

玉湖山椒千枝含雪，真吴仲圭所谓万玉蕤也。手写粉本以归。[④]

一任终风取次飘，千枝戴玉待凝腰。神伤陵谷情常在，兴托江湖路已遥。脚下烟痕添妩媚，山中螺髻得娇娆。原知到此聊栖息，且抹微云为素描。

和棪斋江户行[⑤]

难得间关送汝衣，惹怜鳗井惜多违。画梁燕子先秋集，霜驿山村渐夜归。枉读鲛绡仍自忍，枯弹客泪有谁依。消残裙屐繁华梦，独賸瑶台偃蹇围。

中元节檀香山“蕙期期”（Waikiki）城和棪斋有约不赴

隔尽齐州一点通，蛮歌倩笑水声中。可怜负汝团圞月，无奈随人窕窈风。嘶骑纚英丝婉转[⑥]，空床结梦夜胧朦。[⑦] 单衣待订来年会，且试樱桃秀靥红。

---

① 切韵平声之韵古音之部。
② 切韵平声文韵古音真部。
③ 切韵平声钟韵古音东部。
④ 切韵平声宵韵古音宵部。
⑤ 切韵平声微韵古音脂部。
⑥ 檀岛风俗以鲜花为串，男女均佩之，土语谓之 Lai 犹华言练也。
⑦ 用梁武“结梦在空床”句。

加拿大自冰凫（Banff）挪伽山（Nargnag）山麓，挟纩乘缆凳，悬渡绝顶，下临无地，逾七千尺。棪斋为印第安少女造像，余亦得环山画稿数十。

阆风绁马不言归，来倚崇丘觑翠微。厓谷共清经雪濯，裳裾交映拂云飞。奔车悬渡宁忘险，绝顶孱魂始解围。明日此情堪一省，秋空挟纩破林霏。

别路易士湖

雪岭崔巍不可跻，江干万树极凄迷。残阳欲下愁何往，秋水方生我独西。异国哀笳催泪落，平皋娇马畏人啼。无端丘壑饶清兴，坐对湖云接草齐。

美澜（Takakkaw Falls）涯畔，读棪斋次声步韵清真少年游。

娟娟秋水思难任，向夕湖壖翠影沈。峰鳟嘘烟飘霁雪，岸间蓁树卧川禽。何人穷谷能吹暖，前路群山奈积阴。马滑霜浓且休去，旧欢如梦足追寻。

红印第安语 Takakkaw 华言美也。

李弥厂荷上斋展观海藏楼七十生日谢客诗稿，及唐李郢自书诗长卷，敬和二首。

勿谓西南远，得朋以类行。圣者无弃物，晤对真袭明。抱残甘违时，诗以喻孤贞。试唱百年歌，收哀入商声。惜哉夜起庵，徒博任侠名。

龙凤岂外饰，星晨兀自行。朱丝网精光，散帙缥缃明。鬼神呵奇文，宝此风水贞。鉴古八十翁，吾党鼓吹声。摩挲忍去手，空怜白纻名。[1]

附原作　叔雍星岛假归，为邀武仲履川固庵希颖苹农叔美文擢稚琴宴集敝庐荷上斋，观唐李郢自书诗稿卷子及海藏楼七十生日谢客诗遗墨。酒阑得句奉呈并示同座诸公，即次海藏翁原韵二首。　李弥厂

故人喜远至，复恐旦夕行。具黍失老妻，君亦痛丧明。灯筵乱他语，挥杯益可贞。酒泪沸刚肠，相喻于无声。座客善画者，图此愿勿名。

咄哉八五翁（马武仲翁），矍铄不杖行。停杯出袖轴，压坐醉眼明。尺楮二十万，天府昔所贞。斗句共玉溪，溢纸犹唐声。诗题何真率，二友不

---

① 义山《汴上寄李郢诗》有“烟幌自应怜白纻”句。

讳名。[①]

寄棪斋伦敦，兼讯殿爵，次和刘孝绰韵略效其体。

丁茫钘析微，混沌川涂辟。沈雁万里冥，寒冰千仞碧。相知缘气类，久要睠平昔。宽腰试看心[②]，联句恨分席。因忆子刘子，河上赏涛酲。畴为拨雾手，永忆疏雨夕。寄声切问安，敌坚有磅石。

附原作　壬寅十一月十五日伦敦大雾，刘子殿爵叩门问疾奉谢。次韵刘孝绰"侍宴集贤堂应令"[③]。 李棪

摸索晚相知，气味随蟠辟。近避千虑尘，远漱万里碧。博闻埒所学，嗜痂犹宿昔。承家词赋手，束笔辞吟席。君今为和羹，宴笑奏觞酲。我病缘伤腰，颇负三五夕。追思破雾时，多谢带中石。

苏圃文擢过我有诗枉赠，叠前韵奉报。

小器惭斗筲，大道在翕辟。妙句波澜翻，盘空松柟碧。亲交义所敦，文雅须追昔。向来渔钓手，许卧沧江席。碎义安足扬，结习余泛酲。掞藻得高朋，聊可乐晨夕。江流且滔滔，导河始积石。

饯岁和少帆文擢并呈孝若翁三叠前韵

爆竹声隆隆，春林雾初辟。归梦连芳草，遥晖荡空碧。去者不可追，来者宁异昔。秉烛待更阑，胡床早穿席。天意仍旧蹊，人事换新酲。昧昧思达晨，悠悠坐竟夕。敢忘故园心，还就他山石。

棪斋书云：伦敦郊居，门外积雪七尺，方霁复降，穷庐呕诗，吹律嘘暖。四叠前韵。题其新什。

一雪白无垠，千林青莫辟。神伤万丈缟，心悬寸草碧。之子不归来，远游曷娱昔。内听穷比音，和体压前席。初月不到处，饮啜倒村酲。万里访戴难，相思空日夕。遥想北风尖，歌声出金石。

---

① 卷内诗题有《和答商隐贾岛》云云。

② 禅家有《看心论》。

③ 齐梁陈古音入声韵锡类，《广韵》入声二十二昔韵。

叔雍归自南溟，趋访不晤。相过又不值，赋此奉约。兼示尤光敏梁荣基二生。五叠前韵。

献岁迓归人，旧观粲新辟。来往苦相左，空濛幻寒碧。沧波室尚迩，羁愁忽终昔。鞶帨思遥年，南北无暖席。眉寿古所稀，聊此荐觞酹。传经游夏在，稍慰风雨夕。春风吾道东，看取书堂石。[①]

大埔遁翁山居和石禅

绕楼江水羡肥仁，词客今为陇亩民。望里山川成隔世，心中风雨暗悲春。唤愁新变寒前草，觅句冥搜劫后尘。同为官梅动诗兴，可怜王粲不归秦。

元日和作

背人桂根隔年攀，无雪春回惹鬓斑。海雾积寒时砭骨，瓶花劝影暂开颜。竟非吾土悲流水，独在异乡怕看山。似草青袍仍此日，十年生意寄萧闲。

和文擢

心斋久欲废羔豚，蔬菜真同馔玉恩。本味先登宾客览，野芹难与俗人论。十年朋旧花间老，万里海山竦处尊。犹有春兰堪缉佩，喜闻篁竹报添孙。

步栩厂集义山诗原韵送叔雍南归，偶读《晋书·袁宏传》故及之。

走马真同鸜鹆舞，劳生剩著蜉蝣衣。比肩牛骥宁言耻，入梦关山倘暂归。[②] 独笑春风元落落，低吟寒鹊故飞飞。隐鳞卜祝谁相问，千载从嗟识者稀。

印禅惠贶拟九龙山人写竹次韵

饱墨还含风雨湿，瘦枝才茁岁华新。佳辞犹自清人骨，老屋何妨结近邻。摇梦江湖胸吐月，代耕笔砚腕藏春。多君一轴漫相赠，长物从兹未厌贫。

次韵和棪斋读韩诗二首

黄鸟何交交，睍睆音逾好。偶吟妇病行，亦以交叶道。宫商津筏存，且

---

① 用翁源邵谒事，见《方舆胜览》。

② 石湖诗："梦里关山或暂归。"

叩箧中宝。古人骨已朽，池塘泣秋草。揣情异质文，怀古伤远抱。

棪斋讥退之以幽宵合韵，且云降及西汉，鱼侯虽合，鱼幽仍分。然检罗常培《两汉韵谱》，幽宵幽鱼幽之鱼合韵之例不一而足，知韩公盖依汉韵，不能以嗣宗之诗绳之。焉可轻议前人乎?

韩卿[1]与隐侯，殊途终合道。气类相推毂，谟训知常保。轻重济艰难，唇吻非潦草。思古俾无訧，吁嗟鬓毛老。莫讶南溪粗，那逊西昆好。

题锦堂蝶队图。时辛丑春莫，层楼挑灯，正雨横风狂时也。

一片韶光带雾笼，枝枝叶叶舞回风。依人漫问非吾土，结队还知认旧丛。历劫缠绵天亦老，多忧踯躅意难同。惊心啼鴂春将去，犹恋飞红碧沼中。

昂坪二首

绝壁搜残字[2]，大风试浩歌[3]，山穷嫌树少，地迥得天多。野水青如染，秋云薄似罗。荒涂犹未启，蓝缕意如何。

客舍星河近，宾鸿报晚凉。山行先得月，野望更何乡。暝色分苍翠，林霏隐混茫。此时足可惜，微露正沾裳。

晓行

晨兴嫩日渐成温，雾里看山独拥门。不塞不流林外涧，自来自去岭头云。眼前拳石安危系，舌本清泉冷暖分。聊欲题诗当棒喝，无花法雨已纷纷。

下山

回头寻旧径，隐约在云端。探手知天近，悬车行地难。望中林接海，意外酒翻澜。却念泥涂际，雨风胆已寒。[4]

---

① 陆厥字。
② 石壁有古雷纹刻石。
③ 大风坳为昂坪必经孔道。
④ 前度下山，值流潦陡涨，途中困于风雨。追民犹有余悸。

梅窝道中

此去梅窝近，人归傍午天。沙黄矶似铁，浪白海为田。短树难成阵，秋风且趁船。江山方待汝，囊括入诗篇。

华严泷放歌次青莲将进酒韵

江户东南亚学会召开，余与德坤伉俪荆和志仁令扬皆与焉。白鸟芳郎教授挚友村田晴彦校长款余等居多摩川，礼遇周至。复约为日光之游。初入谷大雾，红叶满山，经雨有向荣之意。既陟岭，潭水㴔然，冲涛旋濑，悄怆幽邃，寒人肌骨。至中禅寺而北风飘雪。一日之中而四时具。恨难以穷其状，乃作画附书华严泷歌以贻村田先生，俾作永念，愧未能得其大略也。甲寅冬选堂识。

莫问华严泷从何处来，只笑如入宝山空手回。同游长者几华发，浪花时乱鬓间雪。仲尼不用叹逝川，太白还须捞海月。欲辨涅槃何滋味，请试山中活水来。俯瞰九州如罍空，遥想昆阆似覆杯。山容澹，太瘦生。木叶脱，飘未停。逐流可到海，吟句更谁听。相忘道术游方外，使酒如渑不愿醒。荒山才悟天地始，芸芸众物皆无名。且从象教分至乐，暂掷浮生资笑谑。① 看看瀑流无已时，惟有狂歌劝清酌。天欲雪，正须裘。许我新诗换美酒，主客同销万斛愁。

徐福墓

不死奇方自子虚，求仙反说是仙余。岛人若问谁营墓，请读黄州所献书。

扶桑俗讹传有徐福墓，国人有信为真者。考王禹偁《黄州小畜集》卷十四《录海人书》，谓秦末有海岛夷人上书诣阙者云："天子使徐福求仙，载而至此，童男丱女，即吾辈也。夫徐福，妖诞之人也，知神仙之不可求也，蓬莱之不可寻也，至是而作终焉之计。"有后序云："此书献时，盖秦已乱而不得上达，故《史记》阙焉。余因收而录之，以示

① 资通恣，见秦刻石。

于后。”

谢霖灿惠摩些文书并墨竹次李白仙诗韵

青山披绿雪，令我视茫茫。栽竹因折梅，岂不思元章。架上摩些书，篆势飞鸾翔。奥旨惟君问，纬缅纷难量。露珠勤拂拭，草木想辉煌。大荒分异景，藏之灵坛房。化为两三竿，绕屋清气凉。饮我芥中茶，静女俨道妆。吐纳得朝霞，月霁而风光。忽睹仙人篇，媿贻明月珰。报诗犹觌面，语笑挹丛香。

后饮酒十首和方密之。用陶公韵

密之此诗，仅见流离草，世间罕觏，不避续貂之诮，和之亦聊志向往之私而已。

楚塚发奇书，先德而后道。韩非岂解此，徒然作喻老。几人身佩玉，而心如木槁。天末残云飞，卷舒意自好。苍翠满空林，伫兴以为宝。秀色落吾诗，有怀出系表。

早识东西均，会通此其时。循理宁好异，休要谁正辞。一往古今情，逝者忽如兹。掩卷兴遐思，梦阑起然疑。败叶亦有庐，木立自不欺。茫然观我生，吾道竟何之。

心竞水长流，何处非人境。蒙庄那可炮，一睡亦须醒。群经已粪溺，精义无人领。翻然可无惭，惟有此毛颖。[①] 心苗养其诚，虎变看文炳。

此岛绕波涛，飘风偶一至。枯藤撼且坠，苍天呼岂醉。终当待其定，山海休造次。立此不易方，乱流安足贵。何处冀州原，沙棠含至味。

文者天地心，得此心可宅。闭眼思去来，隙驰终无迹。结念在王者，兴起须五百。汉后阅千年，史传尚空白。青简几成灰，黄卷宜珍惜。

声气终不坏[②]，中和良可经。其说非耳食，其理岂目成。自从衰周来，世代纷屡更。割据如蛮触，各自分门庭。一朝敞神界，百家忍罢鸣。品物既流形，庶得苍生情。

---

① 见密之《象环寤记》。

② 密之有此说。

毫末看此身，高台起悲风。诗成觉句繁，尽在续貂中。作述诚多事，咫尺意难通。太虚如可括，何叹弢无弓。

求理譬罻罗，高翔那易得。衰柳蔽秋阳，寒气使人惑。苍然俯平楚，川途有通塞。白云遥可念，招我到江国。独鹤下荒原，群鸦正嘿嘿。

端坐飞清寒，六十羞一仕。离披春草外，青山即知己。泛泛弄江凫，沦逸非可耻。玉瑟试弹秋，锵然思甫里。绿窗呵秃笔，洪荒犹可纪。莫嗟著叶迟，盘根足栖止。微光参最灵，孤灯堪长恃。

伯玉师彼愚[①]，栗里证吾真。缅焉山水窟，且赏画中淳。槛外纷喧搅，众卉巧竞新。智与谩相成，六译溯先秦。回首望远郊，而多车马尘。耕获亦云劳，民生固在勤。不饮且如醉，独与云水亲。千山无近远，叠叠有关津。地动复天回，斜日漫沾巾。混沌久凿窍，宁有羲皇人。

① 密之号愚者。

南海唱和集

武进赵翁叔雍南游噴力，执教上庠，海气昏昏，午枕成癖，尝以《和东坡海南赠息轩道士韵》见示，余迭和之，翁奋其神勇，前后叠韵至五十二，具载《高梧轩诗集》（卷十二），余亦赓和至四十七叠。同时侪辈如李弥厂、曾履川累有和章，动盈筐袟，缟纻投报，极一时之盛。诗中有一字不符原韵，所不计也。李、曾诸家诗先后印行，余所作亦布诸港大《中文学会会刊》。今诸公均下世，曩日耆旧，十年之外，凋落殆尽。叔雍墓有宿草，七三年秋杪，余离星洲前夕，与冯列山驱车临其茔，行楸列列，停驾思哀。兹者重理陈篇，低徊往事，念逝没之相寻，盖不胜邻笛之戚云。

丙辰秋选堂识

寄赵叔雍星洲叠其壁字韵

楼居可摘星，穷海昏送日。遥想赵邠翁，勤养每拔十。[1] 平生好人伦，务使脱颖出。雕镂草木余，述作比兴隙。落南顿多文，吟思不异昔。莫待江山助，群彦已侧席。但恨川原纡，无由就东壁。

两岁抵千秋，何以乐一日。鄙吝久蘩胸，得一竟忘十。泰山遍行雨，肤

① 《蜀志·庞统传》："性好人伦，勤于长养。今欲兴风俗，长道业，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

寸触石出。教化之所被，还看及纤隙。坡公在儋耳，即今岂异昔。刻烛知何时，睽隔念朋席。聊托市人书，付彼酒家壁。

附　原作 赵叔雍

夜睡初不迟，昼寝犹半日。恶癖不能戒，忽忽逾六十。偶然破晓起，坐看晨曦出。金鸡搏玉兔，信似驹过隙。心澄万念杳，酣痴了今昔。图南诚异人，安敢与夺席。且试学达摩，穷年面山壁。

答叔雍。三叠壁字韵

省书姑愈愚，遭人鲜宁日。亦复同欧九，往往废百十。欲澄虚妄心，略待清明出。虫鱼竟何事，徒尔耗驹隙。平生江海人，无忧思在昔：敢学鲁中叟，造次不暖席。还当师达摩，诗龛试面壁。

又一首。四叠前韵

绝学倘无忧，遑论刚柔日。佳诗真棒唱，闻一已获十。譬彼弄鸣琴，挑我神思出。语笑桄榔下，翱翔舞咏隙。甚欲逐南航，文宴践畴昔。竿拂珊瑚树，月挂沧海席。玄珠伫远投，看坠云间壁。

题李弥庵虞山诗卷。五叠前韵

山栖久忘年，海澨消长日。支公富神理，闻道早推十。林泉惊知己，句挟风雷出。向来得天全，奋笔同批隙。旧游恍如梦，历历换今昔。只此骨肉情，契阔怆衽席。剩抚乌丝栏，悔曾攀绝壁。

柬尊生濠镜。六叠前韵

避地欲餐霞，门对沧海日。山川涤玄览，谁云过六十。置身上腴间，世待斯人出。和羹调盐梅，高咏出讲隙。东海与西海，心同自夙昔。此间盛朋簪，颇复虚前席。期子渡江来，抽琴候萝壁。

和叔雍林中见群夷。七叠前韵

知雨有阴谐，知晏有晖日。[1] 羌筰比中州，其地正相十。淮南赋招隐，嗥

① 见《淮南子》。

阳山中出。屈子咏离忧，葛藟生石隙。何处非魑魅，今也曷异昔。平生试慑心，有胁不至席。思君不得闲，采秀登绝壁。

题抱朴子。八叠前韵

岠齐州以南，丹穴皆戴日。舟帆安易到，昼夜不止十。草木冬贲华，无待锦匠出。朱康所记传，已复及细隙。好事抱朴翁，访古更稽昔。欲乞勾漏令，天胡靳一席。徒尔慕大秦，琉璃堆四壁。[①]

秋间攀大屿山于凤凰岭侧候日出。九叠前韵

荡荡望八荒，杲杲起初日。羿弓曩所赦，余一已胜十。火州郁勃间，石精所自出。篾身于大海，性命送驹隙。惟南有名山，福地称在昔。飞霜何炜焕，玄云起四席。吾道堪化胡，行处得面壁。

晚经大风坳。十叠前韵

汉祖歌云扬，夸父杖追日。犹未履此险，一夫足敌十。吾行昂坪道，星如撒沙出。回首渺云海，荒山余寸隙。安得倒乾坤，回车挽往昔。天阍不可叩，羲和方卸席。浩荡凄风前，贾勇临攒壁。

谢彭袭明赠画。十一叠前韵

多君摘云腴，挥写销夏日。疑见南岳师[②]，佛前且合十。风月不到处，暂放数峰出。危叶坠曾波，微阳生霁隙。山林与皋壤，遥思俨古昔。与可诚可人，坐我蒹葭席。尚欲起坡翁，重与论照壁。[③]

题神田鬯盦藏书绝句。十二叠前韵

临风思美人，眇眇惜往日。缥帙从云降，其仪真九十。纷彼鸾凤姿，妙笔非世出。乃知赋家心，囊括穷毫隙。比闻祛微恙，步履应胜昔。载诵渔歌子，请业忆前席。文藻追嵯峨，唐音出鲁壁。[④]

---

① 时方疏证神丹经地理。

② 懒瓒。

③ 山谷《跋东坡论画》云："问道存乎其人，观物必造其质。"此论与东坡照壁语，托类不同而实契也。

④ 数年前曾从翁询日本填词史，知嵯峨天皇《渔歌子》乃彼邦倚声之权舆。

阳月遣兴。十三叠前韵

经秋无一诗，懵懵送斜日。花鸟讵如许，阳春报九十。小雨浥清涟，寒浸新绿出。妙云掩痴山，略补天罅隙。今古诚旦暮，何必梦昔昔。抉目送飞鸿，西山登衽席。岁晏转愁予，浩歌千仞壁。

题潘莲巢墨兰卷。十四叠前韵

物情自伤离，葵藿必倾日。佩纕与结言，百亩此其十。幽芳发蒨蒨，曾唤湘累出。卷葹心未死，犹茁舞咏隙。盈川苦悲秋，蒿草伤从昔。彼椒虽充帏，胖不与同席。魂归睆故乡，何处许呵壁。[①]

酬水源渭江并呈多纪上人。十五叠前韵

丽句真绝尘，芙蓉映初日。潘江而陆海，论才君过十。香消酒醒后，声喷霜竹出。依草有落花，点缀春间隙。袖翻打毬舞，佚调追曩昔。忆曾陟鱼山，恨未接几席。幸谢纪上人，来秋容叩壁。[②]

赠琴师容翁心言。十六叠前韵

泠泠七弦琴，薰风拂夏日。至乐忘年义，不觉垂八十。莫谓蓬户间，清歌金石出。宗派溯广陵，沾溉遍遐隙。心逐徐青山，疏淡惟师昔。三复《廿四况》，寝馈共枕席。希声孰知音，白云时挂壁。

翁年七十余，祖庆瑞，原籍黑龙江，著《琴瑟合谱》。瑞授之李澂宇，澂宇得传于徐越千周子安之徒，盖五知斋一脉也。瑞授大兴张瑞珊，著《十一弦馆琴谱》，其徒刘铁云为梓行。书中刘氏于《广陵散新谱》后记叙传授渊源甚详，足以补苴琴史。余曾从容翁问指法年余，性懒而拙，愧未能窥其万一耳。

雨夜鼓琴。十七叠前韵

屋居如乘船，危坐辄终日。琴丝润慵理，曝一遂寒十。偶操二三弄，渐

---

① 杨炯《幽兰赋》云："悲秋风之一败，与蒿草而为刍。"

② 水源著有《香消酒醒词》，精雅乐，能吹觱篥云。

觉真味出。飞雨横江来，点滴响簷隙。寤言莫予应，伏枕眷遥昔。古怨奏侧商，秋雁纷入席。满目起波涛，粘天浑无壁。

作书。十八叠前韵

有客不速来，流连竟弥日。琴尊即佛地，容我姑住十。荧荧青灯下，墨磨精光出。须臾鸦满纸，乐此消尘隙。投南逾十年，兹兴未改昔。北风助臂指，其势欲卷席。博君一葫芦，留诗只疥壁。[①]

再答叔雍。十九叠前韵

诗心譬沉牛，一搁每百日。偶尔短兵接，奋臂一抵十。亦不藉鲁酒，自有神思出。愁阵终披靡，抵巇还蹈隙。矍铄哉此翁，拔山气犹昔，幸未鄙曹郐，分庭更让席。犹可撼三江，隔海且坚壁。[②]

镜斋鼓琴录音寄高罗佩吉隆坡。二十叠前韵

尊者何曾盲，如云偶蔽日。心中一切智，定力应胜十。锵然凤鸾鸣，味从肘后出。愔愔含至德，妙悟参禅隙。露电驱寒暑，换了几今昔。寄声到殊方，洗耳争入席。南风不待薰，馀音已生壁。

题双玉簃图。二十一叠前韵

岁暮景常新，开轩烘嫩日。无忧且无过，读易遂五十。橐籥天地间，暂休动愈出。卜筑双玉簃，栽柳荫簷隙。犹有气如山，披图梦宿昔。芰荷纷映蔚，鸥鹭共几席。入海久忘机，龙吟时破壁。

自题长洲集。二十二叠前韵

阮公在竹林，青眼送白日。飞鸿号外野，赋篇遂八十。江山助凄婉，代有才人出。东坡谪惠州，和陶饱饭隙。归趣终难求，兴咏敢攀昔。独有幼安床，坐久已穿席。望古意云遥，旧尘空污壁。

人日。二十三叠前韵

俯仰蘗百忧，焚香数人日。蟪蛄与朝菌，百步笑五十。手把寒山诗，苦

---

① 于蔡德允家中作书盈纸，不知其日之夕也。

② 来诗有降幡语，故以坚壁为请。

言真味出。何妨石作肠，待取补天隙。闲居观气象，疑独外今昔。寒梅澹无影，翠禽晚投席。俄顷抵百年，春风与扫壁。

觅句。二十四叠前韵

观史信如花，岂独记时日。愔愔久不归，徂年瞬过十。向来多梗概，真积气弥出。江湖吐乱洲，千里无际隙。室迩神已远，了了今非昔。探骊偶觅句，鱼龙也避席。怒涛终夕鸣，雨声休撼壁。

附　宗颐兄神勇五和前诗，兹再杂赋六首答之，以博一粲。　　赵叔雍

只身窜南荒，密箐蔽天日。简书断猿鸟，世事九忘十。直同返太古，重见獉狉出。唇红肤似漆，隐约度林隙。双丸奔且驰，旦暮亘今昔。未必无魑魅，夜灯来窥席。窥我青林中，萧然徒四壁。①

龙蛇战玄黄，往事如昨日。石开金亦焦，举首日有十。从容老夷父，攘臂邓林出。勇沉智更深，终获乘一隙。惜哉补天手，痯众忘夙昔。弃掷往西海，扬帆挂片席。莫道沉虞渊，辉旭复上壁。②

老去不任事，吟啸送佳日。兴来挥百篇，存稿不及十。思误信足乐，转唤好句出。凝神释万虑，驹影早过隙。澒洞倏三载，俯仰渺今昔。有时忘寝馈，夜坐不帖席。百废仅賸此，文字挂腹壁。③

真同粥饭僧，一日复一日。南船北马间，寒暑历数十。未能屏文字，脱手金弹出。所好贵舒徐，所病在纤隙。每自欲涤荡，积习终似昔。幸处蛮荒间，遁世可避席。柴荆设常关，跂脉任缘壁。④

开缄自开颜，濡笔不盈日。隔海恣唱酬，叠均倏逾十。坡公纵笑我，倡举实公出。行文尚意匠，毫发绝间隙。和陶客儋耳，今亦犹视昔。胡为千载下，不许夺此席。鏖诗比鏖兵，膝行笑观壁。⑤

投书掠海洲，忽忽逾旬日。报章无多语，一纸可当十。珠玉涌新制，每见妙谛出。精严更朗奕，百抵不得隙。阔别如觌面，气类岂异昔。回环供咏

---

① 林中见群夷。

② 乍忆十五年前事。

③ 夜吟自遣。

④ 来此迄未与人酬和。跂脉，蜥蜴也，见《东方朔外传》。

⑤ 以诗寄同人，宗颐兄外无见和者，比诸壁上观耳。

讽，痹废起衽席。从今须敛手，降幡出诗壁。[1]

附　寄固庵　　彭醇士

少时不好学，垂老惜兹日。稍欲收桑榆，去者已百十。窗下读君诗，感叹户未出。韩孟虽云亡，巧觑造化隙。抗怀上世士，有作兼在昔。盛年寄物外，岂与客争席。可怜穷舍翁，六十犹面壁。

附　题北苑龙宿郊民图　　前人

按《石渠宝笈》“思翁壶箪”之说，清高宗已辨其误。欧阳圭斋“龙袖娇民”为元人习用语，亦所不取。高宗以左氏龙见而雩为释，虽属牵强，意近雅驯。愚意北苑为钟陵人，牧之诗有“昔年行乐秾桃畔，醉与龙沙拣蜀罗。”冯注：《通典》南昌有龙沙。《水经注》：龙沙沙甚洁白，高峻而陁有龙形。以杜诗观之，其地唐时已为游乐繁华之区。南唐始都南昌，当益盛矣。北苑所绘，岂其事耶？若然，则龙宿郊即龙沙别名。其民但知行乐，作者不无所慨耳。兹仍从清高宗说，而附记所疑如此。

苍龙现东方，村鼓作云日。人物阗两岸，妇女亦数十。江上彩舟横，林间缟袂出。百戏纷杂陈，长皋莽无隙。思翁昧史事，进御颇诬昔。圭斋侈博洽，鄙语乱文席。夏景何清和，西山澹晓壁。

附　辛丑秋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敬叠固庵南海唱和诗韵四首　吉川幸次郎

横舍临沧溟，讲论无虚日。招徕万邦客，海外洲真十。我亦佞宋余，卮言聊以出。愧彼博学人，天日照窗隙。能事及乐章，综录今复昔。密如十七篇，一一记几席。岂似竹垞老，疑信参孔壁。

炎方御风到，蕉黄媚秋日。吾游可汗漫，淹留朝将十。尤忆屯门镇，孤峰云表出。翠微藏古寺，倒影涵岩隙。杯渡与宋王，有无事自昔。海波青铜恬，恨不一扬席。咫尺水中央，岛岛皆丹壁。

俨然一城郭，村墟负落日。居民久一姓，分房知几十。矮簷左右比，小巷纵横出。围之以高墉，数仞无罅隙。时平绝盗贼，囷囷守犹昔。谁能笑固

---

① 宗颐兄诗笺仅著数字，晋人风度可挹，愿树降幡矣。

陋，儒亦上珍席。彼不愿偷光，何必劝凿壁。

吾车行绝巘，吾游尽一日。结伴多诗人，篇章自可十。忽逢飞瀑泉，银丝林际出。山道屡逶迤，登顿缘涧隙。其坦尽如砥，岂不以儆昔。俯看暝色近，海陆如接席。奇观慰平生，默诵苏赤壁。

谢彭醇士赠画。二十五叠前韵

平生慕甘亭，俪句堪炫日。余暑及绘事，画水日计十。尺缣从云坠，雨洗新秋出。笔清了绝尘，浣我三余隙。一往既奔诣，真趣迥迈昔。山林何坦迤，嘉卉罗堂席。明镜照无疲，清光满蓬壁。

题龙宿郊民图并寄杨联陞教授。二十六叠前韵

行都尚妩媚，忆当南渡日。笼袖载歌舞，吴儿复十十。羡彼太平人，嬉春渡头出。兹图岂异此，肤寸窃窥隙。好事东维子，陨涕说畴昔。陈义既坚深，符采纷盈席。伊余亦何为，卮言徒向壁。

教授撰《龙宿郊民解》，订董思翁之说。谓此四字应是“笼袖娇民”。余考杨维桢《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称“钱唐为宋行都，男女痛峭，尚妩媚，号笼袖骄民”。陈眉公《太平清话》即袭此。“笼袖娇民”一语，南宋以来始用之，则斯图是否出于北苑，不无可疑矣。近见沈寐叟《海日楼札丛》卷三，亦引曲《公孙汗衫记》，以说“笼袖骄民”四字。

陈槃庵惠贶五华诗苑因题其书。二十七叠前韵

与君不同州，神交累年日，笔削春秋旨，义例穷五十。昌诗及梓桑，异军张纛出。佳篇纷络绎，搜讨喜乘隙，乡旧零落尽，鼙鼓怆畴昔。因忆层冰翁①，垂老不暖席。温风久息时，蟋蟀空吟壁。

赤柱访蜑家。二十八叠前韵

试作踏潮歌，炎州送月日，提封自成国，列樯譬井十，欲从丐烟波，一濯秋阳出。可闻长江礌，叩舡依岩隙。顿有起予兴，绸缪故胜昔，回首招渔

① 古直先生尝自梅县来书，邀重返南华大学。

父，云山方侧席。永忆媚川池，明珠夜照壁。[①]

屯门晚望。二十九叠前韵

屯门曷曾高，青山缭白日。波涛汩没处，舟楫犹百十，南荒驱鳄来，未闻经此出。昏昏幻蜃气，拍天水无隙。往事忽如烟，龙户空话昔。归津望断陇，穷发展片席，自崖意云遥，孤云生暮壁。[②]

送吉川幸次郎教授东归。三十叠前韵

障川知有谁，横流到今日，寥寥青灯下，可语难过十。欲辩久忘言，真意酒后出。罕闻塞源论，只见蹈隅隙。天下裂堪忧，楹书徒梦昔。雨旸苦不定，羁旅欣促席。看君返自崖，飓风犹啸壁。

再答叔雍。三十一叠前韵

寒暑恣推移，流人不惜日。吟思比春蒐，禽一乃窜十。晨起搴帷望，卷舒风云出。妙句可上口，杜宇响山隙，芳草信有时，佳兴未改昔，观海意溢海，群鸥竞入席。万里欲赓歌，重与筑诗壁。[③]

寄棪斋伦敦。三十二叠前韵

海角久滞书，真同隔天日。拙编劳挂齿，翻阅胡至十。神物惊知己，曳尾污泥出。相守短檠灯，椿床固墙隙。卜官废已久，缒幽穷曩昔，荆公老作赋，文仲许分席，坠献不足征，看取蜗书壁。[④]

下大屿山遇暴风雨涧水陡涨追记六首。三十三至三十八叠前韵

一雨不肯休，凌晨终丧日。登山吾久祷，佛龛且合十。凤岭近失踪，未见樵人出。空濛迷百里，天海无寸隙。草木多活意，华滋不异昔。喧豗烟瀑外，挟我登滟席。破胆怯闻雷，昨宵苦撼壁。

---

① 唐子西诗言“闻蜑户叩舡作长江礧，欣然乐之”。秦淮海诗亦云“试问池边蜑”，“岂无明月珠”，兹用其语。

② 韩诗“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公赴潮州，实未经此，观《增江口》一诗可证。

③ 叔雍来诗有“杜鹃搅山隙”之句。

④ 李棪自伦敦来书谓海外读拙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至于十遍不遗一字者，惟彼一人，诗以致谢。荆公有《同王濬贤良赋龟诗》，故及之。

沐雨缘山行，偷天讶换日。崩土等危丸，凝注者累十。峰转顿无路，忽泻惊洪出。不知何所诣，死生付绝隙。褰裳厉之过，步履似平昔。固知岩墙下，何曾非衽席。安危系一心，前路皆竦壁。

谁作米家山，泼墨遮云日。披麻复解索，变化何止十。游心大化中，妙笔与争出。于兹悟至理，无劳钻穴隙。古人骨已朽，披图梦夙昔。何如真山水，日日供案席。取舍自吾侪，寻幽且搏壁。

下山更遭风，岂真无宁日。山海尽颠蹶，前趋一仆十。扑面如受鞭，陷泥久不出。林卉既停偃，水火岂构隙。胡为不先后，安排疑宿昔。持伞履此山，飞廉竟倒席。天其畀诗人，高歌夸绝壁。

沿坡觅行车，艰阻如追日。泥潦不可步，草树九拆十。众涧会成河，轮入不能出。水势何汤汤，方割崩崖隙。下车挽不进，骤雨未减昔。余寒战我齿，湿地焉可席。行路竟尔难，雨丝犹喷壁。

挟筴共登山，本以销长日。看山如读画，一行目常十。夏雨不饶人，驱我荒山出。惊瀑悬百丈，度越穿林隙。前山忽异态，转瞬判今昔。上苍旋作美，雨霁俾逃席。归来喜无羔，剪纸急烘壁。

题范宽溪山行旅图。三十九叠前韵

滨虹老作画，黑如云掩日。宋缣原自尔，彼黑乃倍十。岂效董思翁，意从思白出。密林何茂蒨，妙在露微隙。欲为黑白论，执今以御昔。但看苍茫间，崇山势压席。且挹百丈泉，溉我四立壁。

滨虹晚岁论画力求黑，余戏谓此论乃从董玄宰思白之说悟出，今观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其黑处实分五色，乃知作画亦贵知白守黑，非仅一黑字所能了也。

题秋山问道图。四十叠前韵

巨师水墨间，坐对辄移日。一峰何葱郁，矾头不止十。老衲破庵前，未敢呼之出。钟声落上方，隐隐度林隙。即此窥神理，泯然契今昔。何苦规倪黄，自蹑北宋席。少豁胸中尘，日日张粉壁。

题郭熙早春图。四十一叠前韵

晴川矗瑞松，群壑争初日。吾意在荒远，条风拂里十。云树依嵚岑，时

见层楼出。春归一何早，鹎鹀喧林隙。氤氲笼尺幅，滋味信如昔。休作无李论，即此可夺席。高致增吾狂，且醉亭间壁。

赠立声。四十二叠前韵

识君在乱离，琴言每竟日。相忘到尔汝，石交一胜十。真趣濬心源，春风拂口出。飞潜罗胸次，濡笔江海隙。老迟与尺木，抗手力追昔。彼美蓴莱条，犹许让一席。墙窗泼墨来，云烟生四壁。

和叔雍元日诗。四十三叠前韵

双丸苦相催，旧岁又元日。居然成久客，因循逾四十。爆竹喧四邻，天回万象出。只惜昨宵花，弃掷苍苔隙。断红谁复顾，凉燠异今昔。殊方看海晏，澄波净如席。水风拂佩裳，停车皆油壁。

香炉峰颠看日落，忆梦老星洲。梦老近作画，揽取如拾遗，而神理自足。四十四叠前韵

层云瞀远天，恋此桑榆日。寒渐忽泂阔，海洲奄失十。蔚然森霞彩，稍待神丽出。奇趣岂山水，瞩览遍遐隙。欲以结遥心，朗照思平昔。缮性沧波外，咏歌菰蒲席。缅想湖里游，清言可镌壁。

九日小集媚秋堂。四十五叠前韵

木叶未见凋，不信真九日。临觞休辞醉，座客几八十。良夜接清娱，卮言曼衍出。新诗藻绮思，属和苦无隙。日暖玉生烟，美意倘如昔。思落蒹葭渚，人归薜荔席。酒酣歌莫哀，坐看月沉壁。

道风山上迎月示同游诸子兼柬存仁教授。四十六叠前韵

自笑真南人，学如牖窥日。责善须良朋，列一漫疵十。神明祛练久，终见佳致出。登峰到此山，奇花烂林隙。留连讵忘返，相见如宿昔。圆月昵可亲，澄流归一席。遇象意能鲜，水绕东西壁。

有感元夜七星同聚续和叔雍壁字均第四十七叠

九执出梵天，七曜兼月日。列宿驰玉轪，扶轮驾百十。星纪终回旋，于理非间出。谁与图天官，璇玑照纤隙。因果那足计，符应可征昔。吾生如落花，几辈坠茵席。何用忧罗睺，微曦方动壁。

长洲集

余十二始学为诗，为之卅余年。旋作旋弃，仅存栖大藤峡诸作，颇谓能状邝湛若未状之境，顾亦视同敝帚也。南来十年，久辍吟咏，自习操缦，复稍稍间作，岂诗心与琴心有相资为用者乎？魏晋人诗，惟阮公能尽其情，陶公能尽其性。东坡谪岭南，尽和陶诸作。余尤爱阮诗，欲次其韵以宣我胸中蕴积，庶几得其情之万一而未遑也。新历除夕旅长洲，携琴宿双玉簃，环屋涛声汹涌，如鸿号外野，动我忧思。案上有《咏怀诗》，乃依韵和之，五日而毕。非敢效其体也，间用前人成句，意有所极，遂忘人我。夫百年之念，万里之思，岂数日间所能尽之耶？但以鸣我天籁而已。

1961 年春饶宗颐识

往岁庚子，寓长洲岛上，尽和阮公诗八十二首，未遑改定。嗣有事于四方，曾于台北“中央图书馆”书库，遍检明人别集，所见效阮之作，有薛[①]、何[②]、周[③]、陈[④]诸家。王船山庚戌稿亦和步兵《咏怀》八十二首。江文通、庾子山始拟《咏怀》，此皆步其后尘者也。乙巳秋，居京都，悉蕲水郭阶有拟

① 薛蕙《西原集》，嘉靖十四年刊本，内《效阮公咏怀》三十首。

② 何鳌《沅陵诗集》，莆田黄松林选，万历刊本，内有《咏怀》十五首。

③ 周是修《刍荛集》六卷，万历十八年丹阳令周应鳌刊，内《述怀》五十三首，学阮。

④ 陈第《寄心集六卷》，万历卅九年刊，诗学魏晋，有《咏怀》十六首。

《咏怀诗》六十一首。[1] 近人段凌辰亦曾和阮，皆前乎我而为之。余诗本非效阮公之体，特次其韵，写我忧劳，聊复存之。抒哀乐于一时，表遐心于百代，后之览者，倘有取焉。

1966年冬宗颐又识，时客巴黎

和阮公咏怀诗

寒涛初洗耳，可以罢鸣琴。飒飒远风生，聊尔涤烦襟。芭蕉舒新绿，三两未成林。看看似相识，欲与盟素心。

上第一首

去帆如飞鸟，颉颃随风翔。光风泛蕙芷，市远味自香。临流赋新诗，结习不能忘。欲掬不停波，涴彼将腐肠。无尽此江山，曲处隐兰房。烟波浩无际，杲杲日正阳。海角早得春，羁旅有何伤。

上第二首

刻意迟春回，心花发桃李。凋年此夕尽，明朝岁更始。弃我者昔日，去程生荆杞。今昔苦络绎，有如足随趾。旋磨不能休，高歌望我子。畏隹风满林，吹万待其已。

上第三首

海势到此穷，稍出即坦道。鸡犬忽成村，佳兴知常保。南服冬无雪，行处皆春草。四时不可分，无为颂难老。孤屿媚中流，容光日姣好。

上第四首

手牵百丈涛，口咏九曲歌。长绳系羲和，缓辔莫轻过。此间俯九州，人事伤蹉跎。鱼盐堪敌国，带砺有山河。樯危惊风起，楼高坠叶多。逝川如可问，阅世竟如何。

上第五首

① 《春晖杂稿》。

皎月出东山，朦胧青天外。缭之以白云，绰兮如缓带。明夕正当头，与客成嘉会。有人倚树眠，斧斤不能害。独照此山川，孤吟足聊赖。

上第六首

坐觉堂堂去，灯上日潜移。开帘一以眺，断岸何逶迤。蔽亏林木间，倒影复参差。奔涛欲卷人，天压讶不知。不见牛羊下，碧草空离离。

上第七首

已从月入海，流光照满衣。更随鸟巢南，去去相因依。低徊思故乡，惄焉如朝饥。荒畴可复田，游子久不归。归去惟梦中，梦醒辄成悲。除却梦中心，何因随雁飞。醒来余四壁，漆黑更安归。

上第八首

余晖剩一线，云是北山岑。冥冥日沈夕，萧萧风振林。万顷起波澜，月色冷满襟。谁能叫帝阍，为我排重阴。泉石饶萧瑟，偏恋弦上音。谙尽寂寞味，珍重诗人心。

上第九首

万籁此俱寂，惟闻海潮音。栖山不厌高，临渊不怍沈。独讶岁何之，人海且滞淫。果如赴壑蛇，夸父已化林。萧条玉局翁，难慰岁暮心。

上第十首

松风喧不定，歌吹出虚林。为言岁云暮，背我去骎骎。梅花数点香，天地此何心。骊驹已在门，徂年岂久淫。一夕判修岁，来日苦相寻。万里人未归，念此涕难禁。

上第十一首

穷冬龙战野，告我阴疑阳。譬彼夜篝灯，面暗背生光。一阳终可复，所戒在履霜。啼鴂屡先鸣，百草行不芳。芙蓉攓作衣，薜荔缀为裳。何方许轻举，霞佩共翱翔。不尔侣鱼鰕，江湖永相忘。

上第十二首

苍天与碧海，相去等唯阿。填海以为门，欲阻西日过。一夫可当关，保疆不在多。海诚志士泪，经天复倾河。风起看云飞，万古一咨嗟。

上第十三首

惝怳无所见，峥嵘风满帷。无酒难成醉，杯底郁深悲。冥坐天地间，去影将语谁。自有清明生，不借月光辉。且留罔宦野，少坐莫言归。

上第十四首

冥茫触心兵，朔风著哀诗。百哀岂尔劳，待与素心期。吾意在笔先，诗以遗所思。所思心如一，异代即同时。顾瞻周道间，坦荡任所之。自是怀昭旷，安计婴嘲嗤。

上第十五首

狂攘此何世，海啸转强梁。息我乎沈墨，携我乎苍茫。冯夷欲我归，风伯挟我翔。过眼如风灯，契阔徒相望。寒梅可著花，丛菊几经霜。一念下泉人，喟焉增心伤。滔天如此水，百变异其常。君莫赋七哀，我已废九章。

上第十六首

浮生邈山河，负手待来者。世短蘗百忧，意多类走马。百虫莫予和，率彼来旷野。九天在其上，万川尽归下。皓月照千山，余怀渺难写。

上第十七首

去日尽如梦，梦中意独倾。绮语偶一为，聊以破沈冥。嫣然心花开，帘罅吐春荣。此心如朝彻，种种今日生。吟白几茎髭，坐对青灯荧。灯花与盆花，粲比二难并。甘苦敢喻人，但取慰吾情。

上第十八首

海波汩没处，暂分片刻光。须臾霞彩生，天际见琮璜。案头隔岁花，犹发去年芳。披衣未明起，端坐待初阳。孤鹤天际来，群鸥已争翔。逃虚将焉往，恨不置汝旁。令威久不归，黯然徒自伤。

上第十九首

潮声破吾寐，揽镜惊鬓丝。日月不相饶，难与玄发期。海桑眼中生，入海更何之。冒寒此候潮，甘作渔父辞。忧与忧相接，屈子不余欺。沧浪之水清，忧来还自持。

上第二十首

后浪推前浪，相推入渺冥。浪花恣意发，慰我事孤征。偶尔作飞雪，卷起杂哀声。破寂除此声，枕畔有鸡鸣。忘却天涯老，风露正盈庭。

上第二十一首

浮云蔽朝曦，寒气方蚀林。不知是亭午，反作虞渊沈。天意多翻覆，沧海有遗音。暾日自可回，积阴更相寻。冥冥塞两间，何处见春心。

上第二十二首

四海环此堂，崇山在其阳。乐只古君子，四方且为纲。沆瀣既充闾，云气接洞房。日出露已晞，犹恋叶上霜。吾生直如寄，惜此炳烛光。澄怀独乐处，飞鸢与翱翔。

上第二十三首

众山何嶷嶷，风涛自不惊。日出见高楼，顿使一座倾。揖我如大宾，延之入户庭。亦有悠然想，足以遗世情。春意茁几枝，枝上翠禽鸣。德音不远人，聊复乐此生。

上第二十四首

有竹可医俗，居俗亦何伤。塘柳拂前簷，篱犬吠我旁。此中有桃源，岂问海与桑。田家勤秉耒，但恐多霰霜。碧落故悠悠，放怀日月长。

上第二十五首

平芜酿暮色，小雨浥西山。群鸟倦知还，飞去何翩翩。放眼穷苍昊，重得返自然。当头此夜月，千里共婵娟。还我少年心，花下且流连。[1]

上第二十六首

① 公元1961年元旦适值农历十一月十五日是夕月当头。

临海成四塞，披山且带河。江行何所见，野卉纷吐葩。山石睨向人，阅尽几春华。水落石乃出，无用以相夸。难得如尔寿，吾意亦蹉跎。漱石复枕流，不乐复如何。

上第二十七首

犹观山海图，眼中是十洲。排闼两山青，对峙如簿觯。一水浸其中，哀鸣若有求。世已无卢敖，仍期汗漫游。日月互出没，阴阳载沉浮。百年责丘墟，何遽蹈沧洲。尧舜等糠粃，清浊此分流。良乐今则无，骥騄徒倚辀。默思老氏言，绝学故无忧。

上第二十八首

对花作长揖，心共春风颠。搔首偶弄琴，未敢以问天。纸花冷于人，依依希见怜。花诚可乱真，不必问媸妍。此中饶真意，烧烛照无眠。置身外是非，聊尽养生年。

上第二十九首

日月去不息，浮云终日行。云水各异态，往往不知名。无名天地初，畴能识物情。云水终不言，报以万壑声。此水合天地，一往归苍冥。仙人蜃楼居，其下郁佳城。日月之所照，百卉复滋荣。荣枯理则常，譬如影随形。且看水穷处，又拥晚云生。

上第三十首

昔年荆棘处，平地起楼台。芜秽一以治，峻宇何壮哉。民生诚多艰，谁为辟蒿莱。不见踏潮儿，赤足暮归来。海上苦多风，卷屋作飞埃。灌莽短墙颓，犹可辨劫灰。

上第三十一首

我心静如水，朗可澈九幽。林木何窅冥，严冬宛如秋。我亦有卮言，时时杂谬悠。洗心问此水，何故出山流。山畔暮云生，苍茫挟海浮。泽风中夜起，凛乎不可留。山海诚壮观，想像凌虚游。何处觅子春，入海挐扁舟。

上第三十二首

举杯送昨日，昨日又今朝。旦暮相乘除，如薰之自消。仰首见飞鸢，天外若相招。波涛催人老，昼夜苦不饶。营魄果能离，高举随风飘。人生终长勤，念之使心焦。

上第三十三首

楼馆临远路，旭日丽霜晨。江湖几钓竿，初不属隐沦。来游沧桑外，罕逢尘外人。车马秪去来，旧辙隐悲辛。独立数梅花，颇得静者真。何必陟峰头，散为千亿身。斗室足自宽，四海许为邻。

上第三十四首

住山意良寂，避地尚未遑。小坐看雨歇，晞发沐朝阳。揭日岂无心，只恐不成光。少小多慷慨，济川欲为梁。临老登高丘，昆仑忽在旁。好日终恋山，山外茁奇芳。采采且在兹，无用高驰翔。

上第三十五首

塑胶以为竹，翳荟竟丛生。于兹观物化，岂独论其形。与可见却步，掷笔走青冥。青冥对朝昏，可以移我情。

上第三十六首

出门无所见，飞雨湿轻埃。山色何青青，扶船送我来。雨过云成泥，幽意已难排。云归谷复封，归路安在哉。

上第三十七首

入山意不平，怒石激洄濑。源头尽活水，滚滚自天外。画地聚成村，截江作襟带。山上有悬泉，朝汲亦足赖。当年缠寇盗，巢穴久为害。化险在吾侪，保世日滋大。[1]

上第三十八首

原野入寥廓，白日尚荒荒。翛然寓无竟，年义两俱忘。楼外俯微波，浴

---

① 长洲有张保仔洞。

日弄晶光。中有古波澜，无风亦自扬。泠泠心上弦，拂之未终场。戛然一念止，其声郁弥彰。无住以生心，其理自寻常。

上第三十九首

独树垂垂发，葳蕤杂珠玑。晨以茹朝霞，暮以挂落晖。天意怜幽草，莫嗟此物微。坐阅风尘老，屡经雨露晞。孤根无所倚，曾不假风威。根枝本同生，一茁更相违。根自连九地，枝乃高崔巍。屹立无人顾，周道甚平夷。

上第四十首

穷阴驱急节，积惨不能舒。山海沈雾迷，咫尺失双凫。林际偶吐光，清晖已足虞。阑干伴一雯，宿鸟忽冲虚。如盲初发矇，顷刻气候殊。闲来无一事，斗韵作清娱。新诗寄远人，神惬理复符。久矣倦登临，吾意自踌躇。

上第四十一首

诗宁以涩贵，世论孰英雄。托喻在清远，高流差比隆。甘平直通性，于道最为融。寄兴自无端，和之以太冲。人代虽冥灭，良朋岂无戎。陶公致淳美，真意夙推崇。陈思工发端，宣城蹶其终。所贵得天全，穆矣如清风。

上第四十二首

寄情极八荒，栖迟穷海裔。作诗行自念，论文或叹逝。深藏岂自珍，奇想喻天际。语及平生欢，感怆辄难制。骐骥等犬羊，谁与诵惜誓。

上第四十三首

诗成须有神，神乖理无方。楚人咏灵修，芳菲袭满堂。天机日月行，雕斲徒自伤。要如磁石灵，吸引动三光。三复伊安篇，聊此道其常。[①]

上第四十四首

佳诗如佩玉，温润发为荣。内美在收视，何取乎倾城。良苗日怀新，平

---

① 柏拉图对话，论诗须赖神力，诗人予人以灵感，有如磁石互相吸引，传递于无穷。磁石有灵魂说，似肇于泰利士，见亚氏论《灵魂篇》。

畴翠秀生。山林皋壤间，缅焉起深情。句懒不胜思，因风入太清。

上第四十五首

斸山以为砚，凿海更为池。组之以春云，得句漫相宜。何处是椒丘，欲往折琼枝。春水不可画，春风初拂篱。渺渺此春心，只有好云随。

上第四十六首

欲骋白苹望，细雨沾衣襟。客影堕寒波，惊鸟忽入林。小景自可怜，亦足会我心。开囊载以归，稍纵便难寻。

上第四十七首

盘桓小塘侧，野水漾轻云。鱼队逐残香，两两自成群。微风洒雨落，花影何纷纷。

上第四十八首

诗如参活句，妙在不苦思。晚蝉说西风，佳境偶遇之。室迩人则遐，蒹葭以为期。由来云门颂，亦自等儿嬉。须放过一著，击节自一时。[①]

上第四十九首

花开不自觉，生意满蒿莱。提携失东君，绽蕊安可能。罗帐来清风，顾影何幽哉。

上第五十首

懒从季主卜，早知背时宜。诗中有天地，舍此安所施。搴裳临江渍，凫鸭在陂池。北风何发发，丛苇自离离。何以散我愁，嗒焉心如縻。

上第五十一首

我思在四方，俯仰或千里。荡胸澡冰雪，合眼入濛汜。高衢思骋力，河清倘可俟。旷野多芸黄，千家有荆杞。南服动兵甲，丧乱岂解已。凶器终自戕，毚暴思神理。念彼赴火蛾，伤哉谁能止。

上第五十二首

---

① 《碧岩录》："师云：放过一著，若不放过，又作麽生？尽天下人一时落节，击禅床一下。"

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不见风中松，卓立不易方。谁明忧患故，而具此刚肠。诗心与易通，百世资稻粱。至人安所归，萱草树芝房。炎丘已火流，群虱犹在傍。[1]

上第五十三首

翩雏集苞栩，徘徊更何心。江介多悲风，朝日耿北林。故乡不可望，千山蔽高岑。高辞安可攀，夷居甘陆沈。一诵北山诗，陨涕不能禁。

上第五十四首

江上看云起，云起定何之。云从北山来，于役未有期。山云夜夜飞，起我江海思。山川几更新，云雨又一时。寄语北山云，毋为北风欺。

上第五十五首

荇青蒲芽白，春归亦有时。不信春光生，竟尔被雨欺。落花浑无赖，蜂蝶纷相嗤。搅思花冥冥，烂漫失春期。斡转此春光，除有神扶持。

上第五十六首

此间无南北，来者不向隅。世味何曾冷，日出暄暖扶。四海为一家，橘柚合槐榆。光炎烛天庭，一航纵所如。可怜羁旅人，久复忘旧居。亦有怀其资，括囊更无誉。

上第五十七首

层楼云可遮，矗出青霄外。所耗几人力，积虑非一世。古来此弹丸，未曾列四裔。远去叹凤鸾，漂漂或高逝。有田总不归，山海可盟誓。

上第五十八首

我昔居揭阳，簸弄明月珠。书巢短檠灯，先人有敝庐。食荠未觉苦，析糠或为舆。万里思蓴羹，留滞海南隅。感此怀旧游，入梦只增歔。永路试望

---

[1] 炎丘见《大人先生传》。阮公著《通易论》，盖深于《易》，故能明于忧患与故。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阮公盖以《易》为诗者也。

乡，吾意或少舒。[①]

上第五十九首

一水何处去，其势不可干。问花花不知，问鸟鸟不言。采菊衡门下，有蕊不盈箪。亦复忘渴饥，春到不知寒。飞鹤横江来，起舞何轩轩。惠然招之至，不肯受一餐。高志抗浮云，慨然增永叹。

上第六十首

照海灯火繁，真如不夜城。向来夜参半，阒已无人声。晨起行江渍，丽日媚郊垧。亦知和为贵，关关林鸟鸣。我歌君子行，唤起古今情。何日谢尘嚣，虚白室中生。

上第六十一首

高山即高士，自为天外宾。搔背有麻姑，几见海扬尘。我诗不自惜，出句若有神。如植空中花，奈何多翳人。

上第六十二首

以脚扣两舷，鱼来倘无忧。淮海渺相忘，春水荡轻舟。岂无蛟龙种，相从山泽游。

上第六十三首

政宁不忍人，要以下为基。民劳盍小休，戒在荒于嬉。相固待不虞，忠信以闲之。谁能观废兴，重与还周姬。

上第六十四首

东坡在儋耳，和陶瘴江滨。海瘴不能腓，又不损道真。饮酒可无辞，沈忧能伤人。我今乃和阮，仍是懒慢身。醉客对醒客，快语藏悲辛。

上第六十五首

我意在无外，思来拍水浮。偶然百首诗，足轻万户侯。碧桃未著花，对

① 先君筑室曰尊园，榜曰书巢，以为诵书偃息之所。

客只含羞。寻诗如寻花，崎岖亦经丘。无怪溧阳尉，一吟双泪流。拾得真吾师，神与化俱游。

上第六十六首

晨兴偶操缦，积习遂为常。君声与臣民，众音成纪纲。绕指三两声，锵鸣似珪璋。领略味外味，岂不厌膏粱。幽兰久式微，九疑空自芳。至意通无间，指执自有方。生气正氤氲，润此冰雪肠。

上第六十七首

勿谓藩篱小，雅兴尚能任。灯下抚鬓毛，惟此是知心。吾行安所之，胶漆千里寻。怕听笯中鸟，声声恋旧林。低首礼屈宋，敢效辞赋淫。危涕与羁思，春至独难禁。

上第六十八首

寥寥千载下，自是知者难。入海击磬襄，适楚亚饭干。看尽长安花，谁为置一餐。犬羊虚有鞟，已矣复何言。

上第六十九首

窟泉潜九渊，云晕岂有思。迢迢鹘没处，千里唯邦畿。波涛晨夜兴，东方犹未晞。药栏有嘉卉，日暮复弄姿。如何狂风过，相弃忽如遗。

上第七十首

逃俗无踪蹊，千林忽暮色。佳句忧中来，胸次常反侧。清思泛妙香，不谓出荆棘。便须快捉著，飞去无羽翼。惟此镜中心，可得勤拂拭。诗外祖师禅，讵出浮屠力。

上第七十一首

春风休入座，我屋小如舟。春动百花开，香生不自繇。夜来春雨声，花谢成杞忧。春风与春雨，胡乃成寇雠。谁能亭毒之，携手阆风游。

上第七十二首

骤驤伤悲泉，悬车更服箱。去日如转轮，尘隙漏春光。游尘拂游丝，随

风以簸扬。轮转日万周，丝绕百回肠。春光在何许，海国劳跂望。

上第七十三首

高楼坐向夕，白屋未全贫。逝水日添波，隔海雾如尘。残梦费冥搜，财名安可殉。别有吞天意，襟怀讵绝伦。日落山更幽，物外蕴道真。表灵欣独赏，亦足契我神。戏海有群鸥，何必问水滨。

上第七十四首

物情如芳草，岁岁有枯荣。畴能外死生，入彼无畏城。佛前试拈花，一笑春风生。一人一事间，胡有种种名。诗以了一切，何待玉山倾。陶公岂非愚，乃以影答形。

上第七十五首

诗中有慧剑，欲运之无旁。此志极上下，扶摇千里翔。往者固可追，来者良可望。往来通为一，不坐已先忘。何必起蒙庄，重与论其常。日暮溯大江，悲心殊未央。

上第七十六首

摊书聊送日，省误以忘忧。同归而殊涂，意欲会九流。可有贞观风，四部资校雠。碎义休逃难，恐为达士羞。作赋慕凌云，所追风力遒。下友无始终，上与造物游。

上第七十七首

春风扇微和，吹拂到岩阿。百卉既滋荣，我笔亦生华。何须颂草木，徒尔兴咨嗟。枝头好鸟鸣，殷勤意有加。我自悦其音，他人将谓何。

上第七十八首

众鸟之所宗，由来是凤凰。岂复同凡禽，饮啄在山冈。海运徙南溟，曾击临八荒。去以六月息，默尔深潜藏。薮泽咫尺间，无地可回翔。但且惜羽毛，毋为弋者伤。

上第七十九首

我梦向千里，醒来忽在兹。一念生三千，复与千里期。青天延明月，欲结新相知。月乎投我怀，解珮而要之。愿心如圆月，遍照去来时。

上第八十首

何处有神仙，乃曰松与乔。人纵真登仙，天有几重霄。不死复安之，天路岂不辽。劳人思旷上，止息乐此朝。纵浪大化中，生气足飘飖。

上第八十一首

诗无乎不在，瓦甓亦贲华。岂不思古人，易奇而诗葩。老骥千里心，犹秣天山禾。谁能写其真，而求世俗阿。真气果吐虹，览者莫惊嗟。

上第八十二首

附　与李棪斋论阮嗣宗诗书

棪斋吾兄足下：叠接手书，累数纸，稽答为罪。今晨综读之，至再至三，深觉足下抉发入微，用心至细，休文以来，此秘未睹，足使蔚宗却步，彦和变色，敬佩无量。尊论阮公用韵之严，"之""支"独用，不与"脂"混等说，自是不刊之论。弟和阮诗，每首悉遵原韵，未敢差池。有重韵者，亦沿其韵。[①] 故与兄说无乖。惟句中平仄，兄指出有一句五平之法，似非阮公有意如此，恐一时偶尔用之。试检同时他人之制，每首中不少杂入一句五平者，如刘桢《公讌》"流波为鱼防"，何晏《失题》"流飘从风移"，嵇康《述志》"盘桓朝阳陂"，皆全平[②]，可例推也。阮诗异本复不同，如第二首"逍遥从风翔"，明范钦本"从"作"顺"，则非五平矣，此一事也。兄过重视双声叠韵，阮诗中双叠者大抵联绵字居多，如所举旖粗、计较、恻怆、悦怿，遽数之不能终其物。诗骚本已如此，八音克谐，唇吻遒会，而变化随心，原无定法，何必一一墨守，作茧自缚。双叠之名，始见《宋书·谢庄传》，鄙见江左人士，喜言双声，另有外缘，容细论列。阮公诗虽有双叠之用，未必能穷双叠之理，黄初正始之间，双叠之说，固未兴也。故和阮诗，恐不宜措意于此。尊举亦无通例可循，如第五十二首第五句之末字，与第六句之首字，兄以为

① 如第二十八首重"洲"字。

② 全仄者如应氏《杂诗》"少壮面目泽"。

皆幽部字，亦是偶然者。试以兄法再寻绎之，第四句末之“记”，与第五句首字之“谁”，第六句末字之“俟”[①]，与第七句首字之“游”，末数句之“已”与“是”，“间”与“焉”，“理”与“计”，似亦可谓以同部字辗转为用也。双叠滥用，大谢诗中最多；南朝之效康乐者，未届其精，先得其失，故有“阐缓”之诮；巧不可阶，萧纲与湘东书，已痛论之。声病说之起，即其针砭，今更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文章之美，何曾在此，弟所以不敢苟同，此又一事也。嗣宗旷放，必不滞于声律，观其《乐论》似对刘劭而发。[②] 当日夏侯玄亦与论难[③]，阮公论乐之旨，要使其声平，其容和，重元气，屏淫声。故曰先王制乐，必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④] 又谐“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以论律”。此其所尚，非繁声缛节，而在通大体，以臻太和之境地。依是以言，其于诗律有不遑细求也明矣。古之人之论阮，厥有三端：曰“藻”[⑤]，曰“旨”[⑥]，曰“气”[⑦]，足下更进之以“律”，诚发人所未发。惟阮公语多隐避，归趣难求。和阮之篇，近人有段凌晨者，摹情拟貌，摭阮之艳采，而重塑之，是仅有得于辞藻而无裨于辞心。弟于阮诗寝馈未深，而窥慕其气，以为居千载之下，于阮公之诗，难以情测。但知阮公深于《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明于忧患与故”，此阮公诗心之所系者也。今之忧患，更有甚于阮公者，使阮公复生，岂能无诗，余何敢知阮公，顾独不无类阮公忧患之心，故敢有和阮之作。然和阮而非阮，即于阮公之辞藻亦偶用其一二，仅效其使气之术，依其韵而已。步古人之韵，而为今人之诗，非敢貌袭魏晋，如明人之为也。余旅长洲，发兴步阮韵，五日而成诗八十二首，既成，弃置箧衍，自以不似阮公诗，易名曰《长洲集》。所以迟迟未敢献曝者，以阮诗旧刻非一，字句序次，辄多歧异，而未敢遽定，今重以兄意，姑再摅陈之。阮集《直斋书录·诗集类》称：“四卷，其题皆曰《咏怀》；首卷四言十三篇，余皆五言，八十篇，通为九十三篇。”是宋刻五言，原止八十篇耳。明嘉靖（二十二年）范钦[⑧]陈德文刻《阮嗣宗集》二卷，

---

① 兄次韵诗作“河涘”误也。“行俟”二字用《小雅》，“行则俟俟”，作“俟”为是。

② 《乐论》中刘子，即指劭。《魏志·劭传》：“主制礼作乐，以移风俗，著《乐论》十四篇。”

③ 玄存《辨乐论》二则，《御览》引之。

④ 阮文中多有用韵。

⑤ 《魏志》：“籍才藻艳逸。”

⑥ 《诗品》：“厥旨渊放”，《文心雕龙》：“阮旨遥深。”

⑦ 《文心·才略》：“阮籍使气以命诗。”

⑧ 即天一阁主人。

卷下为《咏怀诗八十一首》[1]，是为八十一首者。北平图书馆旧藏明刊《阮嗣宗诗》[2]，则题《咏怀》八十二首[3]，是为八十二首本。冯惟讷《诗纪》云："京师曹氏家藏《阮步兵诗》一卷，唐人所书与世所传多异。"不知视上列诸本如何？黄晦闻笺阮诗，则以蒋师爚注为据，惟各序次复不同，如范本"夜中不能寐"为第一首，以"谁言万事难"为第二首。[4]"嘉时在今辰"为第三首[5]，"二妃游江滨"为第四首。明刊八行本阮诗则第一首为"于心怀寸阴"[6]，第二首为"鸒鸠飞桑榆"[7]，第三首为"登高临四野"[8]，第四首为"夜中不能寐"，排列完全不同。又范本之作八十一首，则以"生命辰安在"至"定可相追寻"，及"鸣鸠嬉庭树"至"消散何缤纷"[9] 合而为一。[10] 若乎文字之差异，更难指数，然后恍然于从事《阮集》，校文之事，实为先务，兄辨声审律之工作，更须以文字为基，否则何从下手耶？苦乏暇晷，《阮集》校勘，未遑为之。聊因北风，敢布区区，伏惟裁正不备。

颐白　1962 年 11 月

附　侯思孟著阮籍生活与作品题辞

侯思孟君著《阮嗣宗生活与作品》，既杀青。是岁三月初，余抵巴黎，得先睹其校样，喜而为之序曰：侯君谓史家月旦嗣宗，殊不多觏。余见李贽《藏书》，列阮于《隐者传》，别具卓识。独孤及为阮公《啸台颂》，称公以"全德生于衰世，而逃礼逃用，晦德忘己。"向读《通易论》，知阮公固湛于《易》。其说大人之义，以为"寂寞者德之主。明夫天道者不欲，审乎人德者

---

① 有注云："《述怀》八十一篇者，岂数极阳九而作邪？意微旨远，见于命题，志士发愤之所为也。读籍诗者，其知忧患乎。"而《陈德文序》亦云："今览其《咏怀》八十一篇，语庄义密，曲高和寡。"

② 此为八行十六字本。

③ 此本前有失名刻《阮嗣宗诗序》，末有嵇叔良《撰阮公碑》。

④ 黄注在第三十六首。

⑤ 黄注在第三十七首。

⑥ 黄注在第二十一首。

⑦ 黄注在第四十六首。

⑧ 黄注第十三首。

⑨ 今作二首。

⑩ 《汉魏诗集》亦合为一首。

不忧，夫是之谓全德”。故曰“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①] 虽曰逃礼逃用，实正显诸仁而藏诸用。此大人之至德，非于《易》旨，深有体会，兼能践履之，曷克臻此。岂辅嗣之辞才逸辨，士季之偏讥互体，其出处语状，不识物情，枢机之发，泥夫大道者，可同日而语哉！《魏志》载李秉《家诫》，引《易》“括囊无咎。借用白茅，慎之至也”。称“天下之至慎，甚惟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者矣”。嗣宗之慎，终身凛薄冰之戒，又非得于《易》而何耶？《世说·赏誉》：王戎目阮文业清伦有鉴识。文业著书谓之阮子，与杜恕言相观才性，钟会之撰《四本论》才性离合之异，必受其影响，其人即嗣宗之从父也。而嗣宗父瑀，著《文质论》，亦以品衡人才[②]，一时播为名篇。今览嗣宗之言，若云“繁称是非，背质追文者，迷罔之伦也；故至人清其质，而浊其文”。夫其抑扬文质，家学可溯焉。文业、元瑜品藻人物。仍是东汉以来清议鉴识之旧学，至刘劭而得其总结；若嗣宗则与荀粲皆尚玄远。又绝口不臧否人物，无意于立功立事，抗志九垓之间，寄情八荒之表，于名教有所不屑，去人而入天，独超于神理，正始以来，玄学之转捩，其在兹乎！阮公著《乐论》乃应刘子之问，向不知刘子为谁氏，考《劭传》云“著《乐论》十四篇”，殆即劭乎？又独孤氏《颂》云：“哀莫大于矫时死名，于是有《吊比干文》。”此篇严辑且无其目，唐时为人传诵，知阮文之不存者尚多也。凡此琐琐，君书未及抉发，用略昭其剩义。君书疏理邃密，援譬引类，言之务尽，行见不胫而走。抑阮公心事，千载之下，难以情测，得君此书将如阴霾之毕扫，阮公有灵，自当惊知己于千古也已。

1976年3月10日饶宗颐时客巴黎

① 《达庄论》。

② 见《艺文类聚·人部》。

和韩昌黎南山诗

昌黎以赋为诗，《南山》尤推奇作。洪兴祖比之《子虚》、《上林》。王平甫以为胜于杜之《北征》。惟蒋之翘讥其运用“或”字五十余，不免蔓冗，恐为赋若文者亦无此法。是说也，方世举曾斥其妄，谓用“或”字乃本诸《小雅·北山》。西儒 Von Zach 译韩诗全部为德文，于诸“或”字译为 Oder，及 Bald…，bald 两式。复在“烂漫堆众皱”句下注云：

> Die folgenden Verse sind wegen ihres fünfzigmal wiederholten huo（或）inder chinesinchen Literatur lerühmet geworden; Wen-hsüan 17/5 düfte hier als Vorbild gedient haben.

则疑其出于陆机《文赋》，说近是矣，然犹未得其要领也。余读北凉昙无谶译《马鸣菩萨之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其《破魔品》第十三有云：

> 师子龙象首，及余禽兽类，或一身多头，或面各一目，或复众多眼，或大腹长身，或羸瘦无腹，或长脚大膝，或大脚肥踌，或长牙利爪，或无头目面，或两足多身，或大面傍面，或作灰土色，或似明星光，或身放烟火，或象耳负山，或披发裸身，或被服皮革，面色赤半白，或著虎皮衣，或复著蛇皮，或腰带大铃，或萦发螺髻，或散发披身，或吸人精气，或夺人生命，或超掷大呼，或奔走相逐，迭自相打害，或空中旋转，

或飞腾树间，或呼叫吼唤，或恶声震天地，如是诸恶类，围绕菩提树，或欲擘裂身，或复欲吞啖。[1]

凡用“或”三十二字，始恍然于昌黎乃脱胎于此。昌黎辟佛，于释迦之行迹必所留意，此赞译自北凉，为一五言长篇，昌黎当曾寓目，无意中受其影响，取其法以撰《南山诗》，遂开诗界旷古未有之新面目。以辟佛之人，而取资于佛，亦云异矣！陈寅恪《论韩愈》，曾谓退之以文为诗，颇受释氏“长行”之改诗为文，与“偈颂”之以文为诗之暗示，于兹惟未见及。故余此说可谓发前古之秘，凿破混沌，亦一快也。

顷为诸生说唐诗，涉论及此，略为诊发，以就正通人。记戊戌之岁，曾以半日之力，步《南山诗》全韵，为张大千六十颂寿，伍叔傥见之，语余曰：此真咄咄逼人。是诗王文卓君曾加注语，刊入其所著《画诠》中，流布未广。曾邮示李棪斋伦敦，棪斋谬加称许，《和阮嗣宗诗》见答，复因《南山诗》用韵，推论《广韵》所注独用同用之由来，说甚可取，今并录之，以附于篇。《南山诗》和韵者极少，惟清朱珪《知足斋集》中有一首，余诗不敢与朱比伦，但不复步昌黎铺张排奡之旧辙，别以严谨结构出之。诗道多方，各有所长，未可得一察焉以自好。值诸生征稿，故忘其固陋，复刊布之，聊自省览云。壬寅仲冬宗颐识。

大千居士六十寿诗。用昌黎南山韵 王文卓注

河岳公炳灵，万象归笼囿。夫唯无所作，作必入无究。海涵而地负，得曰非天授。[2] 初从李曾问[3]，赏奇爱屋漏。学书犹学剑，公孙[4]昔曾觏。腕下走龙蛇[5]，一一竞奔凑。如锥之画沙[6]，譬针之度绣。[7] 斯冰[8]为斧刃，力已纸背透。观物契渊微，方春草木茂。出笔混沌开[9]，晴云露高岫。披图幻神髓，

① 《大正·四·本缘部下》，25页。

② “河狱”六字：庄子《齐物论》：“夫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海涵地负，韩文公语。

③ “李曾问”：谓师学书法于李瑞清、曾农髯二先生。

④ “公孙”：唐公孙大娘舞剑器，张旭、吴道子皆见而悟笔法。

⑤ “龙蛇”：张正言《赠怀素》：“奔蛇走虺势入座。”

⑥ “锥画沙”：姜白石《续书谱》：“锥画沙者，欲其匀而藏锋。”

⑦ “针度绣”：元好问《论诗》：“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⑧ “斯冰”：秦李斯、唐李阳冰皆作篆书。以上十句言书法。

⑨ “混沌开”：清湘《春江图》句：“出笔混沌开。”又：“开图幻神髓。”又：“理尽法无尽，法尽理生矣。”

大涤画新就。法尽理自生，探骊珠[①]在嘱。畸人[②]天眼别，造化[③]蕴神秀。沈酣积岁年，烧灰[④]入醇耐。咫尺[⑤]论万里，山川供卷覆。北苑[⑥]真烂漫，唐后无此构。人物骨气遒，劲豪[⑦]见肥瘦。鬼諏[⑧]且神格，达幽而穷宙。何必蓴菜条[⑨]，自足与雕镂。亦同竖亥步[⑩]，东西极广袤。洗象[⑪]峨嵋颠，登降变气候。夔门[⑫]山蔽日，岁崱莫间箠。悲风明月峡，啼猿彻青戊。[⑬] 远涉两河口[⑭]，下临无底窦。缒幽索为桥[⑮]，飞泉石可漱。[⑯] 御风渡云海，脚下阴霰糅。威迟大吉岭[⑰]，积雪辉晴昼。结庐无人境，万古冰流[⑱]沤。阆风[⑲]何足论，攀陟惟猿

---

① "骊珠"：探骊得珠，出庄子《列御寇》。上八句言法清湘。

② "畸人"：庄子《大宗师》："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释文》："畸人，奇异也。"

③ "造化"：杜工部《望岳》句："造化钟神秀。"

④ "烧灰"：姚月华读杨达书数十遍，烧灰入醇酎，谓之款中散，见《嫏环记》。

⑤ "咫尺"句：杜工部诗："咫尺应须论万里。"供卷覆，谓造化在手也。

⑥ "北苑"二句：米元章论董元画天真烂漫，平淡多奇，唐无此品，在毕宏上。此谓写董、巨山水。

⑦ "劲豪"：《历代名画记》："吴道元者，天付劲豪。"

⑧ "鬼諏"：班固《幽通赋》："胥仍物而鬼諏兮，乃穷宙而达幽。"

⑨ "蓴菜条"：吴道子写人物，用笔若蓴菜条。

⑩ "竖亥步"：《山海经》："竖亥步自东极至西极。"犹言东西漫游。

⑪ "洗象"：峨嵋山洗象池，巨瀑悬天，景致幽胜。谢灵运句："昏旦变气候。"

⑫ "夔门"：即瞿唐峡。师句"莫言蜀道山遮日，亲见瞿唐水返波。"箠，副也，谓险处独绝，无可副贰。

⑬ "青戊"：指地。《周髀算经》记："王城上天名青丙，下地名青戊。"以上六句言蜀景。

⑭ "两河口"：师丁亥岁游西康，经雅州，渡泸定，止于打箭炉，记西康景物云："虽无危峦奇峰之胜，然丛山万里，急湍奔逝，亦复雄伟深远，有拍塞天地之概。"印刊《西康游屐》，计山水八，番女跳锅庄舞一，金刚寺番僧一。其两河口瀑布，系诗云："老雨不离山，痴云常恋岫。对面语不闻，龙蛇酣方斗。"《题日地》云："岩岩日地山，岁崱无寸土，特立而豪峙，由来绝依附。日地岩岩千仞，不阶寸土，西来第一奇也。"

⑮ "索桥"：西康多索桥，师有诗云："铁索高千尺，虚舟渺一叶，天风冲白波，愕眙不敢涉。"

⑯ "漱石"：《世说新语》："枕流漱石。"西康五色瀑，师诗云："马头耀旭日，鞭影乱霞彩，天孙云锦衣，绚然绝壁挂。"又："银河忽如瓠子决，泻向人间沃春热，跳珠委珮未足拟，碾破月轮成琼屑。老夫足迹半天下，北游溟渤西西夏。南北东西无此奇，目悸心惊敢模写。四山雷动蛟龙吼，万里西行一引手。山神梦泣海翻澜，十六巨鳌载山走。自瓦寺沟至康定六十余里，行山谷中，溪流湍急，银涛掀腾，不数海门潮也。"

⑰ "大吉岭"："师庚寅居大吉岭，题记云：雪山在其东南，皑皑照人眉宇，傥登虎峰，所称世界之第一高山希马拉耶之挨弗勒斯峰，可以平揖，真伟观也。"

⑱ "冰流"：言登瑞士阿尔卑斯山上雪洞。沤，久渍也。

⑲ "阆风"：即昆仑也。《离骚》："登阆风而绁马。"

狖。河阳取平远[1]，到此宜惊仆。大痴写虞山[2]，归应自憎陋。[3] 古今几胜流，登览如公富。画本恣冥搜，西驰仍北走。物岂淫其性，天下尽在宥。[4] 贾勇莫高窟[5]，三载愿终售。天若閟神物[6]，固护蓄精祐。遥源得濬波[7]，休虞来者诟。惟公履其危[8]，璎珞出幽甃。惟公振其秘，慧日发怐愗。惟公启其方[9]，一洗传模旧。彦远曩未收，喜见今日又。诸天神变[10]在，秾缛焕灵罶。[11] 方赏崖谷清[12]，莫讶阴阳寇。[13] 陶此方寸虑，共资一慈救。[14] 乃知象教[15]力，大庇犹哺𪌭。微公与瞻摩，此道畴宣奏。经变称楞伽[16]，岁月久迁贸。谓有吴生体，千载罔邂逅。今睹公所模，嗟叹劳颈脰。纷纶荡精魄，昭旷发矇瞀。[17] 惟公极

---

① "河阳平远"：东坡题郭河阳秋山平远句："离离短幅开平远，漠漠疏林寄秋晚。"山谷次韵："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郭熙官画但荒远，短纸曲折开秋晚。"

② "大痴虞山"：宋牧仲《论画绝句》："南宗老笔一峰孤，貌得虞山气韵殊，屏幛迩来模倣遍，何曾梦见富春图?"大痴老人《富春山居图卷》，邹臣虎比之右军兰亭，谓圣而神矣。恽南田则谓："画法全宗董源，间以高米，凡数十峰一状，数百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茫，极变化之致。"张浦山《图画精意识》："董文敏语王奉常云：子久画冠元四家，而生平最合作莫如富春山图，其神韵超逸，体备众法，而脱化浑融，不落畦径，诚为艺林飞仙，迥出尘埃之外者也。为按图考之，其峰峦则有似营丘者，有似贯道者，林木则有似黄鹤者，有似云林者，所谓体备众法也。其皴擦之长披大抹，似疏而实，似漫而紧，得北苑法外之神，所谓脱化浑融也。其位置之平淡浅近，若人人能之而实无能之者，所谓不落畦径也。其水晕墨彩，不设色而使墨自具五彩者，所谓神韵超轶也。文敏诚善言者矣。盖大痴晚年遣兴率意为之，以较平生矜心之作，自得其天真烂漫耳。"

③ "憎陋"：杨脩《与临淄侯书》："见西施而归憎其貌。"

④ "在宥"：庄子有《在宥》篇。谢灵运句："在宥天下理。"

⑤ "莫高窟"：敦煌莫高窟，有壁画自北魏至宋西夏凡三百有九窟。师辛巳岁至敦煌，留三载。

⑥ "閟神物"：敦煌壁画宋后无闻，近始发现，精光不损。

⑦ "濬波"：《文选·王巾头陀寺碑》："遥源濬波，酌而不竭。"

⑧ "履其危"：敦煌窟依山而凿，年久洞口或崩坍，其一下临十数丈，仅侧身能过，无可扶持，师冒险探视，战栗几不自胜。是洞有出水装大士象，盖他洞所无者。敦煌画多吴带当风，此则曹衣出水。

⑨ "振秘启方"：师临模壁画，曾展览于成都、上海、香港、巴黎、东京各地，有《临模敦煌画集》行世。又壁画年久残缺变色，则追思其原状以复旧观。

⑩ "神变"：敦煌画多经变图。安西榆林窟第廿五窟有师题壁云："辛巳十月二十四日午后忽降大雪，时正临写土变也。"

⑪ "灵罶"：《南山诗》："凝湛閟阴罶。"注：《礼运》："龙以为罶。"谓湫中蛟。

⑫ "崖谷清"：《头陀寺碑》："崖谷共清，风泉相涣。"

⑬ "阴阳寇"：《庄子》："寇莫大于阴阳。"

⑭ "一慈救"：慧琳《均善论》："释伽陶方寸之虑，宇宙不足盈其明；设一慈之救，群生不能胜其化。"

⑮ "象教"：即佛教。《头陀寺碑》："正法既没，象教陵夷。"又："大庇交丧。"杜工部《登慈恩寺塔》："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⑯ "楞伽"：《历代名画记》："卢楞伽，吴弟子也，画迹似吴。经变佛事，是其所长。"

⑰ "矇瞀"：《礼记》："昭然若发矇。"《文选·应璩与从弟君苗君胄书》："旷若发矇。"

汪洋，巨壑收众溜。千汇兼万状[1]，观者骇且复。画史何纷纷，谁得出公右。萍浮亘南北[2]，来往衣冠胄。信美有湖山，入座皆兰臭。收藏可敌国[3]，服食无羸副。[4] 或云猿托生，狎之如䶂鼬。[5] 时惟掀美髯，何曾眉头皱。风尘忽澒洞，起陆龙蛇斗。居如骇浪船，人作惊弓雊。水国傍鼋鼍[6]，奔车何辐辏。行吟天地远，蹉跎岁月骤。公复尽室南[7]，吉者天所佑。绘事不间作，点石如注灸。[8] 或为湖州竹，叶藏[9]枝似籀。或为洞庭浪[10]，酾波[11]沛回逗。偶写山水格[12]，聊助东皋[13]耨。由来鸡林重，一纸万人购。料简[14]尤精绝，识者咸逗譳。[15] 落落大风堂，不胫遍老幼。心与古为徒，造次无剌谬。意但撷英华，事岂同饤饾。宝物旷代有，仍岁出荒柩。得公揄扬之，宗庙荐登豆。非牛又非麟，画壁相异兽。[16] 道人所未道，喻说譬灵鹫。持较苦瓜翁，未知孰先后。公于敦煌日，绝景欣宿留。凿塘移藕根，惜哉不遂媾。今看盈丈荷[17]，翩翩若舞

---

① "千汇万状"：《新唐书·杜甫传》："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

② "萍浮南北"：《后汉书·郑玄传·戒子书》："萍浮南北，复归邦乡。"

③ "敌国"：冯若飞赠师句："贫无立锥，可敌富国。"

④ "羸副"：《唐书·阳城传》："服用无羸副。"

⑤ "䶂鼬"：言嘉蓄猿也。

⑥ "鼋鼍"：杜工部诗："潇国水国傍鼋鼍。"

⑦ "尽室南"：师庚寅居印度，翌年居香港，壬辰举家迁南美阿根廷，癸巳又移居巴西摩诘城，赋词云："问东君，谁作主？不道花落花开都由汝。才说欲晴还又雨。总是叫人、日日无情绪。渐行舟，移别浦。一任并刀、不断愁千缕。忍泪无言挥手去。水远山长、没个安排处。"（《苏幕遮》。别曼多洒经由阿京航海去三巴作。）溥心畬先生赠诗云："扁舟一叶向三巴，依旧萧然白袷斜，片月孤云随意住，故人何必恨天涯。"曾履川先生和诗云："投荒依旧住三巴，摩诘城高落照斜，证取南宗初祖印，画禅诗教被无涯。"又云："大觵洪涛缓缓开，浮槎瀛表亦艰哉！劝君忍泪漫多洒，妨有家山入梦来。"

⑧ "注灸"：《南山诗》："或乱若抽笋，或嵲若注灸。"

⑨ "叶藏"：倪云林诗："叶藏戈法枝如籀。"

⑩ "洞庭浪"：师写九歌图用白描法，人物高逾尺。师又常写细浪涟漪，如洞庭风细也。

⑪ "酾波"：李君房赋："酾浊波而回逗。"

⑫ "山水格"：梁元帝有松石山水格。

⑬ "东皋"：《文选·潘岳·秋兴赋》："耕东皋之沃壤。"善注："水田曰皋。东者取其春意。"以上八句言至南美后之绘事。

⑭ "料简"：蔡邕《太尉杨公碑》："沙汰虚冗，料简贞实。"

⑮ "逗譳"：不能言也。《南山诗》："后钝嗔逗譳。"

⑯ "相异兽"：师题记："尝见赵文敏《与鲜于伯几书》云：在都下见谢稚画牛，非牛非麟，古不可言。此敦煌二百五十窟北魏人壁画，庶几近之。"

⑰ "盈丈荷"：师作朱荷通景六幅，金碧辉煌，每花重开十数朵，盖异种也。题云："绿腰红颊锁黄蛾，凝想菱花滟滟波，自种沙州门外水，可怜肠断采莲歌。莫高窟去敦煌东南四十里，白杨夹路，流水绕门，予深爱之。今春重来，自兰州携藕根移种于此，待薰风乍发，摇蒲葵扇，行岸曲间，风裳翠尽，自谓有江南未夏之胜矣。惜乎不植，怅望清波，轻涟无语，沧浪濯足，情见乎辞。辛巳秋日写于莫高窟之上寺。"

袖。前尘恍如梦，何年得西狩。遭道夫昆仑，登丘而北首。[①] 隔海望神山，佳气出馈馏，利涉贞有孚，勿幕占井收。[②] 化俗贵奇艺，毋劳假弓彀。[③] 追琢金玉相[④]，棫朴须薪槱。又闻枣如瓜，辨吉不待繇。[⑤] 况公所居处，其民皆夷姤。[⑥] 相忘乎道术[⑦]，嘉会千秋遘。丹青悬白日，辞藻比列宿。东京盛鸿都[⑧]，文驷充华厩。观公画室中，插架森琼琇。星榆已种天，玉芝更产霤。祝公无穷寿，海国欢狂狃。如山之不骞，得气之常懋。日月与齐光，天地等营腠。遥进一尊酒，介福且劝侑。他乡久不归，忧心恒孔疚。煮愁[⑨]难得熟，嘉瑞尚可咒。[⑩] 大荒逆旅中，行处即赁僦。有山桃含笑，有梅蕊攀嗅。他日俟河清，还歌以献酭。

固庵先生与家君为总角交，识大千师亦在十年前，又主香港大学讲席，余聆其讲述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赋凡二年，夙佩其学识之广，理解之深。戊戌夏为千师周甲大庆，余于是乞赋诗以为寿，而固庵先生欣然允之，半日之间，步《南山诗》凡百有二韵。余维韩公诗古硬郁奡，《南山》用韵尤奇险，先生此诗复多摭千师事迹以言，不加诠释，恐有难明，因为之注而付梓焉，王文卓并记。

附　选堂寄示次昌黎南山一百二韵奉答次阮咏怀第四首。三用阴声韵幽部唐韵上三十二皓韵　　李棪

音准必依律，唐人因周道。英华须吐纳，兴性能相保。分骑仅飞尘，清风徐偃草。言辞管枢机，骨力随诗老。正始声待振，衔惭裁制好。

---

① “昆仑北首”：《离骚》：“遭吾道乎昆仑。”《文选·孔融·论盛孝章书》：“北首燕路。”

② “井收”：《易·井卦》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疏：“井功已成，不自掩覆，与众共之，则为物所归，信能致其大功而获元吉。”

③ “弓彀”：兵器也。《列子·汤问》：“彀弓而兽伏鸟下。”

④ “金玉相”：《诗大雅》：“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指化育后学。

⑤ “繇”：音胄，卦兆之占辞。《左传·闵公二年》：“成风闻成季之繇。”注：“繇，抽也，抽出吉凶也。”

⑥ “夷姤”：平和也。《管子·地员》：“其人夷姤。”

⑦ “相忘道术”：《庄子》：“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⑧ “东京鸿都”：东汉灵帝置鸿都门学，盛极一时。

⑨ “煮愁”：庾子山《愁赋》：“何物煮愁能得熟。”

⑩ “瑞咒”：咒同祝。《周礼》大祝掌六祝之辞，五曰瑞祝。

选堂诗，用古韵幽部字；予故次阮步兵用古韵幽部字诗，以和之。步兵原作虽寥寥五韵，惟极精严之能事。考两汉幽部上声字，包括后来《切韵》系之二十九篠、三十小、三十一巧、三十二皓、四十五厚之一部分韵字。及四十四有之大部分韵字。与四十黝之全部韵字。步兵却只取其中最窄一韵（三十二皓），如此谨严，最足为法。

韩昌黎集《南山诗》题下注云："此诗似《上林》、《子虚》赋，才力小者不可到"，予以选堂和作亦云然。唐人尚未开始作古音分部之研究，故为古今体诗，恪守功令，用本朝韵书。昌黎《南山》，用《切韵》去四十九宥字凡六十五、去五十候字凡三十五、去五十一幼字凡二。其合韵法与杜少陵相同，故予顿疑《大宋重修广韵》韵目下注出"独用"、"同用"字样，必当时习尚如此。

邵长蘅古韵通转法，除平尤、上有、去宥，及入合、入洽之外，无一韵无通用者。然邵氏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以尤、有、宥三韵言之，古音属幽部，魏晋以前，幽部字包含黝、幼全韵字，及豪、皓、号、肴、巧、效、萧、筱、啸、尤、有、宥各韵部分字，与厚韵、候韵、宵韵、脂韵、旨韵、少数字也。

南征集

秋兴和杜韵

无寐凉飔忽入林，疏檽灯火助萧森。弥天江海曾伤别，漫地风云讵变阴。困柳娇莺犹唤梦，辞枝寒鹊若为心。义山肠断非今日，欲写秋声怯夜砧。

六曲阑干斗柄斜，安排笔砚染烟华。唇髻谁铸成名马[1]，星汉今看有远槎。九县多方争豹略，万方一概动羌笳。胡姬[2]沉醉呼难醒，起剔银钉眼未花。

诸天移景澹含晖，上座传经事已微。荔子偏教楼阁丽，木棉不见鹧鸪飞。寸丹浇水心余热，断碧连山意更违。往日亲朋应眷我，篱边人瘦夕阳肥。

一叶阽危似累棋，淮南枉赋长年悲。纪侯大去还无日，陶令归来会有时。关塞他乡多瞑宿，江皋余马苦朝驰。宾鸿万里无消息，林鸟从知有去思。

雨歇天低峭峭山，乡闾指点白云间。人随秋水归群壑，月带星河照近关。丛竹送青还绕屋，金尊浮绿且开颜。飘残坠蕊堆庭砌，试觅芳踪向旧班。

绿到髡枝最上头，柳条婀娜不宜秋。四时罕变冬仍翠，百卉何知春只愁。去去家山恋落日，栖栖南北逐浮鸥。他生未卜今生老，遥认齐烟是九州。

作稼难邀一溉功，河山回首日方中。赵岐系志鸣孤愤，屈子何因欸绪风。

① 马援《交阯上马式表》。时越战方酣。

② 花名。

牢落鬓非鸦背黑，浅清句共海绡红。江头多少王孙老，最忆沧洲此秃翁。

长河望远自逶迤，漠漠桑田接翠陂。北顾穷边先舞雪，南征倦鸟且巢枝。不愁波浅潜蛟出，待见山明落照移。听雨听风黄叶路，相思华发正低垂。

秋兴诗跋

昔钱蒙叟数和杜公《秋兴》，当郑成功举舟师入南京，和之以作凯歌。及吴三桂弑末帝于云南，则和之以告哀。前后所和几百章，编次为《投笔集》，太炎称其伤中夏之沉沦，未尝不有余悲也。[1]《投笔集》在当日有所忌讳，未敢刊布。[2]宣统庚戌，邓氏风雨楼始校镌之。蒙叟于《有学集》卷十红豆二集，仅录后《秋兴》八首，系以题曰“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作”。其句云“皮骨久拌犹贳死”，“白水旌心视此陂”，厥志亦可哀矣。迩者港诗人以《秋兴》倡和，前后累数十首，寄慨往覆，窃杜老三叹之遗音，导灵均《九章》之余旨，落南无事，因夏丈之作，聊复赓歌。既成，诵之凄婉，反似义山，全失杜样，为之怅然。爰书数语于末。

九日黄昏登高。次小杜韵

背人一水去如飞，望里蜃楼接紫微。九日逢辰浑不觉，十洲环顾欲安归。行空皓月扶元气，散锦繁星媚夕晖。且席残云挥雁去，天遥地远莫沾衣。

杂诗

一年未换薄罗衣，狼借繁英尚斗菲。日月不羁天宇阔，溪山无尽雨声稀。瘴来浑觉愁成痗，事去难将梦表微。绝域光阴成底事，只应留句送余晖。

渐霜白向鬓边来，竹外疏花蘸水开。植土危根偏布暖，人怀孤月喜无猜。暗尘生网空叹拙，野鸟依人不用媒。欲寄荒寒难著笔，秋风卷叶晓侵苔。

溯洄寒露入江深，老树亭亭暂愒阴。山色曳岚连碧海，水纹摇日错黄金。人随车马临歧路，牛载乌鸢过远林。如许生涯谁印可，休教晨吹恼禅心。

---

① 《訄书》别录甲。

② “中央图书馆”藏钞本一卷有《刘公鲁题记》。

寄港中琴友

幽篁带水月微寒，秋塞凄吟晚自弹。[1] 已分临歧曾惘惘，未须行海始漫漫。乱流孤屿身安放，隔雾繁花独爱看。省识东风无限意，何人同与凭阑干。

自蔴坡至武吉甘蓍

恨无涤雨洗征尘，海色骄阳入早春。椰路孤驰如蹈火，橡林千里不逢人。村开竹坞初成市，俗杂昆仑语更亲。蓝缕周谘勤域外，艰难能不念先民。

金马仑高原二首

群峰万壑似军屯，霹雳溢亨此最尊。车碾苍烟天恐裂，林分峭路日常昏。九千里外惊初到，百八盘高许等论。绝顶清池堪浴梦，飞飞蝴蝶自成群。

铼石真宜补奥区，只怜乱木塞荒途。山前残月微微见，肘后寒云渐渐无。十里林霏生幻景，百年潭水照真吾。行行莫与山争路，归撷繁英作友于。

怡保道中

山翻碧浪连云起，一路寻秋入太平。失喜峰峦同八桂，冥搜石乳足千龄。风吹野日荒荒老，雨打篱花脉脉情。何处仙人能驻景，崎岖我欲问曾城。

太平湖

浅水涟漪自一方，山川今喜入诗囊。虬松阅世真行健，湖草如茵欲吐芳。地僻南金琛赆美，雨昏北郭马蹄忙。春风为补林塘破，拂晓啼猿只断肠。

槟城叙旧

傍柳穿桥过讲堂，俯临烟水极苍茫。尽多风物供诗料，谁遣斯人老异乡。廿载殷忧艰一聚，百年树木费平量。椰林海色徒相念，只手犹堪辟大荒。

升旗山与遥天同登

青蔼平分坐拥毡，登高游目对遥天。枕流未觉人将老，衔石从知海可填。桃李春风思往日，江湖满地送流年。过云如马浑无迹，叱驭穷山且著鞭。

---

① 《秋塞吟》即琴曲《水仙》，余喜弹之。

樟宜杨氏远籁别业旧为苏丹行宫

贝阙珠宫竟属公，北溟西海此潜通。暮红分霭惊移岸，浮绿横波欲撼空。凉月渐生新雨后，清风半在茂林中。群星此夕词人聚，异代流觞事许同。

羁禽

楼寒院冷失秋旸，江雨连绵接夜长。料峭不殊春二月，离披最念柳千行。宵深短烛摇残梦，杯浅长歌续断肠。隔个风帘清似水，羁禽绕树镇徊徨。

种花二首

四角滋兰五亩强，种花人在树中央。蕉风触午青云热，柳浪递秋白日长。庭叶变红忘季候，园英得紫足清狂。萝扉不闭诸峰静，碧藓春归一院香。

乍临山少林多处，徒忆风清月霁时。天与秋鸿如有约，地连春草阻归期。百围乔木环沧海，一角残阳护短篱。小别成连音变徵，囊琴余味独灯知。

间云

间云斜压雁声低，水舍烟芜浸小陂。雨幕背窗愁夜永，凉宵留客得秋迟。灯明炙手空余热，海暗藏山又一奇。缺月如眉空忆汝，柳花两岸上船时。

胡姬花下作

天入西南异我乡，小楼山紫暴秋旸。乍凉乍暑叶犹媚，舍北舍南花不香。压酒传诗空缱绻，碍云暗雨自荒唐。分愁去雁共千里，冉冉飞星劳夜长。

借园田居和陶五首

绕庐只繁碧，非水复非山。此屋非吾有，小住足忘年。种竹已参天，积潦忽成渊。谓我懒秉耒，躬耕有研田。墨可弥九州，悲欲塞两间。不忧去日多，所惜只眼前。迢迢千里原，簇簇万家烟。厖吠巷未深，鸡鸣树久颠。此生复何慕，难得须臾闲。樊笼有天地，方寸且陶然。

有蚁大于瓜，无车少尘鞅。渐无食肉相，已断尘外想。神交音书绝，四海罕来往。壁虎日以肥，书带日以长。隔邻即彼岸，吾道庶云广。森疏夏木深，上界眇虚莽。

故人天末至，知音自不稀。胸中山水清，异途可同归。门外萧萧柳，时

时拂我衣。飞絮衣天下，此愿终莫违。

曩日营书屋，种花作野娱。今者来旷野，旧屋已丘墟。此身虽落南，犹梦岭南居。且作图中花，权植两三株。树树不费栽，叶叶皆真如。我园堪久假，此身犹赘余。真中不导幻，实往终归虚。于兹悟至理，万有生于无。

和韵出窘思，借人纾款曲。[1] 谁怜匆匆意，苦吟聊自足。东坡信无俚，和陶开新局。愁始试客衣，冷渐欺官烛。俯仰看桑田，热泪迸寒旭。

花萉山上，酒次天中录示尹昌衡句即和。

酒扑朱唇月坠山，一山得所众山环。马思款段仍强项，人习侏离且启颜。五十年华宁算老，八千子弟几生还。相如自有凌云赋，岂学刘安久闭关。

附　尹氏原作

月到天心马到山，惊霜无间扑刀环。呼寒战士犹枵腹，盼捷将军未解颜。廿八年华今夜老，三千迢递几时还。东岩垒静西岩急，知是前锋破虏关。

David Hawkes 辞牛津大学中文教授，专志译红楼梦，媵之以诗。

举世滔滔识子贤，甘轻高爵事陈编。种桃当有千年计，鼓瑟谁张五十弦。移老入闲良有道，抛春坠梦惜无边。曹家往事低徊久，一帙红楼赖汝传。

对月三首和杜

独往和云八千里，天孙几辈想衣裳。他心婉娈悲秦赘，别意支离对楚狂。沾雾臂寒怜旧态，隔林花暖奈殊乡。人间火宅输云汉，犹怕前头是夕阳。

不闻江濑雁流哀，百折惊涛到此回。近水气蒸千梦去，遥山波送一诗来。平添短发生明镜，旋觉余辉满翠台。为语瞿塘城下客，泱泱南顾海如杯。

缩地夸能勘大宙，御风浩浩极秋高。锄荒已惯凌穷发，耐冷何堪入不毛。[2] 俯仰商声歌尔汝，指㧑佳气属吾曹。旧山落木知多少，乌鹊南飞未算劳。

花萉山中秋

秋到平分月正中，海滨山郭峭帆风。浮槎玉宇才初地，啖饼金尊已半翁。

① 王湘绮云宋人和韵，皆窘迫之极思也。

② 讽登月者。

旋出天心辉下界，斜飞露脚坠长空。峰颠独树何多态，看茁奇葩处处同。

题马守真兰卷，檃括容甫句为诗。

夕韭朝菘看满田，寒流清泚送华年。灵思已使从兰泣，宿恨徒教子墨镌。掩抑荒烟芳草陌，支离疏柳夕阳天。浮生相感空啼笑，诉与哀弦只惘然。

花时

花时把酒且栖迟，雨夕将春苦护持。倩影梦随帘押转，流光意共縠纹驰。风行天上已如涣，水到渠成非出奇。几缕炉烟刚破晓，绊愁惟有柳如丝。

慷烈书来云，余近诗颇具一格，兆杰复译余句以证沧浪之说，书此谢之。

山程水驿首重回，散帙新诗费别裁。溅泪春花休更落，鸣条秋鸟自生哀。开帘燕子因风入，扫地猧儿趁客来。闲里方知身似画，疏疏试点石间苔。

连夕寒雨，溪涨数尺，满地黄流，和义山三首

宵来雨脚大于弦，羁泊琴书老岁年。望远无心甘化蝶，思归有梦托啼鹃。平芜千里同倾泪，寒食万家尚禁烟。[1] 忍看飞红随汐去，江皋何处觅嫣然。

无端天鼓浪和风，初月未生露井东。[2] 别意可堪洲渚隔，离心直共海潮通。他乡土室虚生白，故国霜林欲变红。半晌阴晴难逆料，不劳膏沐感飞蓬。

隔帘相望见应难，蔓草污泥鸟啄残。平野川流开地阔，满林风战怯声干。纷纷丛箨望秋坠，滴滴空阶到枕寒。赢得沾衣人独立，明朝桑海不堪看。

峇厘岛杂咏

爪哇东 Bali 岛，今译峇厘。印尼当马打蓝（Mataram）时代，达伦马旺夏（Dharmmawangsia）王朝势力，已伸展及该岛。全岛居民，虔奉婆罗门教，至今不坠。《永乐大典》引元《南海志》："阇婆国管大东洋，有孙绦、琶离。"琶离其即 Bali 乎？爪哇明初交易行使汉钱。[3] 一八六〇年，日惹（Jogja-

---

① 时值回人斋节。

② 回俗见月乃许进食。

③ 《瀛涯胜览》。

karta）曾发现宋钱[1]，至今峇厘岛上清铜钱甚多；儿童拾取，或以编成工艺品。现有华人约一万二千人，所在立庙，计有十所，闻有建于嘉庆间者。观览所及，在 Kuta 之公祖庙，有光绪五年楹联，在 Tahanam 之真人宫，华人聚居盈千，闻将近二百年云。

Klung Kung 道中

似奕长安在日边，山花山果劝流连。交加涧壑天仍隔，裼袒人家地自偏。海近飞鸢惊跕跕，林深众濑竞浅浅。厚坤久裂烦真宰，欲铲群峰尽作田。

余于一九七二年六月，薄游斯岛。始至，导游者为驱车自 Den Pasar 遵海岸东行，经 Klung Kung 市，已夕阳西坠，不及睹其地古代法庭壁上之名绘，诚交臂失之。岛上少女大都披上装，惟老妇未弃旧俗，而画家已无所取材矣。岛多火山，居民祈禠禳灾，故事神弥谨。

Kusamba 蝙蝠洞

法音无暇分晨晦，枯树早先契道机。月黑群飞出死窟，柯黄众薜护神扉。川流人代惊何速，风急林鸦晚待归。尘世纷更无足怪，野花冷淡自成围。

有庙临海，疏林黝洞，蝙蝠出没其中，故以 Goa（洞）Lawah（蜘蛛）为名。东坡句云："奈何放燕蝠，屡欲争晨晦。"借以发端。旧传南海之滨，有一枯树，五百蝙蝠于中穴居，为火所困，闻诵《阿毗达摩藏》，爱其法音而不去，遂证圣果。迦腻色迦王（Kaniska）招集五百贤圣作《毗婆沙论》，即枯树中之五百蝙蝠也。详玄奘《大唐西域记（健驮逻国）》。

Besakih 庙

如戟庙扉两扇分，三成坛宇即昆仑。心诚帛氎劝供奉，目击蓬瀛惬道存。连峒黄茅通到海，趁墟青箬自成村。世间难觅桃源路，愁绝斜阳日叩门。

岛上庙宇，以位于 Gunung Agung（崇山）之 Besakih 为最古。其庙

---

[1] 见 1899 年《通报》。

门之制，仿浮屠分为两扇而中虚之。全岛神庙前门之阙皆仿此。庙最高处为迷卢山（Merus），为故王统治威力之象征，殿墓亦在焉。《尔雅·释丘》："三成为昆仑丘。"庙以三色成畤，其北黑色，祀毗湿奴（Vishnu），其中白色，祀湿婆（Siva），正南红色，祀婆罗门（Brahman），印度三合之教也。以生、护、破坏为一体。庙祝衣白氈，号曰 Pamangkus，犹印度之婆罗门徒矣。

Bangli 树钟

历劫清钟散大悲，遐方日月识盈亏。云蒸布愿流甘雨，鸟散潜虚冷碧墀。独树孤骞扶愈直，九天弥望覆无私。一诗聊结忘年契，芳沼垂杨绿满篱。

Bangli 之 Sidam 庙，有大榕树，盘郁高耸，其上筑室如巢，以贮大钟。（Tree Bell）

Batur 山远望

谷狈山狂大泽焚，风行波细复成文。崖焦黄炙岭头热，地迥碧添湖外云。暂付诗心追寂寞，欲呼雾豹隐氤氲。天南重咏陆浑火，春暖桃花水上曛。

是处火山，海拔二三四八公尺。一九一七年地震山崩，坍屋六万五千，毁庙以百数，死人逾千，惟 Batur 附近诸村无恙。村临大湖，杂植卉木，其屋以黄红青诸色石砌成，绚美可爱。有不缰之马，以供驰骋，游人多乐趋之。

象洞

野水峥泓迥出尘，萧疏丛竹欲依人。圆荷经雨初沾袂，方沼藏晖不当春。蘧迹先朝空幻灭，知津穷照更谁因。山丘华屋应同感，扪象花前付浅嚬。

洞位于 Bedulu 村，依巉岩以凿洞。由镌铭知为十一世纪东爪哇爱儿棱伽（Erlangga）王朝旧迹，王即诞生于峇厘者也。此地向为僧人栖息之所，称为 Goa（Cave）Gadjah（Elephant）者，以象洞得名。旧址尽埋土中，近始发现。

Tenganan 古村落

千村暮色入昏黄，茧足荒山问上皇。从古土阶轻黼黻，弥天乔木尽文章。公田雨我堪重咏，广乐声希可止狂。欲向丹丘寻不死，漫从神禹裸人乡。

此为岛上最古村落，百余年前尝大火，现有村民三百八十人。耕田以百分之二十为公有。薄暮往访焉，听村民敲击古乐，清省无繁促之调，真三叹有遗音者矣。

Tirta Umpul 陵寝

此地从来古战场，诸陵风雨郁苍茫。钧天精爽桄榔外，灵府清凉甃井旁。越陌度阡情似昔，怀乡去国意难忘。女墙寄托惟朝菌，逝水流哀送夕阳。

地在 Tampak-siring 宫之下，Tepasana 陵墓在焉。相传为古 Magadewa 王与 Batara Indra 之战场。有天然井水，居民以为汤沐圣地，男女每裸浴其中。

斗鸡

山川断取豁灵襟，最爱淳风太古心。乐此斗鸡存旧俗，喜无射雉贼珍禽。退之应怯赓联句，杜老徒矜树栅吟。自惮文牺甘曳尾，寒江注目暮云深。

Gianjar 镇为峇厘斗鸡最有名之地。韩愈孟郊以《斗鸡联句》，杜甫《催宗文树鸡栅》，于鸡俱有所钟，惜乎未睹此也。

观舞

皓齿青眸映碧波，衣香鬓影似南柯。无丝急鼓多催衮，有泪柔肠定婥婴。豪荡草书忆浑脱，悠扬灯火梦婆娑。由来观舞虽填咽，奈此风尘澒洞何。

岛上少女，演宫廷舞。赏其手挥目送，洵乎神境，盖非童而习之，不能细腻如是也。昔张旭观剑器浑脱之蔚跂，而草书长进；今余于此，观舞者动作入微，俨如镂金戛玉，于倚声宕折吞吐之理，别有会心，喜极遂赋。舞乐杂金革及管，而少用丝，不闻繁弦，而有促拍，尤为神往。

Toba 湖绝句

印尼之 Danau（湖）Toba，或译作都拍湖，以 Toba 族得名。在苏门答腊之北，去棉兰一百七十四里。驱车经 Pematang Siantar（汉名先达），即抵湖区。华人呼为淡水湖。波澄如镜，群山环绕，峭壁耸立。湖长八十公里，东南亚大泽无出其右者。客岁壬子往游焉，忻然有结庐之想。去湖不远为峇达山（Batak，或译作摩达山），亦游踪所及。先后得绝句二十章，陶铸风物，澡雪精神，山水有灵，倘惊知已。聊复录之，以示同好云。

大荒棋布岛三千，拍岸遥波断复连。波外有山堪插鬓，残云疑接混茫前。

印度尼西亚全境，有岛屿三千，星罗棋布。

管领湖光一日强，未输濯足问沧浪。天教活国烹鲜手，来试鱼羹十里香。

都拍湖以烤鱼著名，临湖列食肆数十。

树态河声自不同，小舟如剪快追风。缘源忽失村前路，春在波明叶暗中。

湖水源出东南 Asahan 河。

从谁买得画中山，湖海英灵聚此间。孤屿中川添妩媚，一船山影载人还。

湖中央孤岛 Samosir，广袤比新加坡国境，殆有过之。

乱峰和梦入模糊，日出汪洋锦满湖。绣得平原何所似，山深晓不闻啼乌。

湖长八十公里，日出耀金，辉碧夺目。湖边 Haranggaul，可见湖面最宽阔处。

情深苦被山遮断，獦獠蕉林似解愁。漫道抽刀能断水，水寒仍带热情流。

十里黄尘酷暑熏，断崖佳气日氤氲。诗情楠树贞林外，付与寥天日暮云。

去湖不远多火山，地下岩浆垒涌，时有浓烟冒出。李白诗："千千石楠树，万万女贞林。"

手擎沧海一杯吞，积草由来绿不蕃。怕就云根寻野烧，蛮烟合处九阳奔。

湖北面为 Sibajak 火山及 Sonahung，四周草木，因终岁硫黄所薰，皆变浅绿色。

烟欺醉眼醒调风，影压浮萍匹练中。待约诗仙闲摘句，拏舟戏唱小桃红。

太白《秋浦歌》："水如一疋练"。杨西庵有《小桃红词》。

数声柔橹懵忘归，来去春风不掩扉。近水暝村低似岸，遥山霁柳碧成围。

湖上人家夜不闭户。隋炀帝《望海诗》曰："远水翻如岸，遥山倒似云。"

浆边泛泛羡双凫，飞入芦花看也无。吹起芦笙秋似梦，粘天浪拥月轮孤。

林小眉《摩达山下即事》："芦笙吹处秋如梦，一角荒山夜有霜。"

丘陵浩荡趁流波，倚伏未如客梦多。静绕钟声无际水，涛花起处夜如何。
瓜皮艇子沧洲旁，欲觅欢愉诉渺茫。我谢波神端作美，月明来此听鸣榔。

湖边精舍夜宿。

涨痕低共日西斜，看足郊原处处花。客路频惊山色改，白头无复鬓堆鸦。

湖滨花圃林立，以菊花最为可爱。

败墟黟面语侏离，枯栅红裳入画宜。赖有春风勤拂拭，湖阴爱读小眉诗。

小眉为林景仁号，著有《摩达山漫草》，诗为与妇张馥瑛居棉兰时作，集中咏是山景物极工。观市句云："黟面败墟多鬼趣，红裳枯栅作幽春。"馥瑛今年七十余，亦能诗，余识之棉兰张氏第宅中。

宁无宋玉解招魂，穹谷深林鬼火屯。象阵兵销千载后，残钟依旧挂黄昏。

T. G. Frazer 在《金枝》(*Golden Bough*) 卷三，记此地土人招魂习俗。其辞曰："魂兮归来！曷游荡于茂林深山些，抑穷谷之中些！"颇类《楚辞》。峇达山东接亚齐（Atjih)，其民剽悍好斗。今存铜钟，为明成化七年铸。

遐陬我亦识撑犁，风过天低与草齐。板屋秦风洵足慕，衣冠尽在牛栏西。

峇达山酋长古屋，犹保存完好。土人皆居干栏，与牛豕同处，东坡《咏黎》句："家在牛栏西复西。"撑犁，匈奴语，天也。

细雨霏霏湿远丘，刀环谁舞不剌头。菁林万古传欧冶，顽铁居然绕指柔。

马欢《瀛涯胜览》，记满者伯夷国俗："插一两把短刀，名不剌头。"即马来语之 Beladau 刀也。土人因宝刀，时有浪漫故事。

带雨层云困不飞，野禽见客蓦成围。惊波休说公无渡，寒鹊频呼我夜归。
露枝尘染黰无光，密雨时侵蝼蚁墙。椰汁剖来供一啜，芳洲人自乐洪荒。

1973 年于星洲

冰炭集

平生所作诗，懒不收拾，行箧存者犹近千首。友人颇爱余绝句，而刊行仅有瑞士黑湖诸作。爰以暇晷，裒录成帙。漏雨苍苔，浮萍绿锦，虽无牧之后池之蕴藉，庶几表圣狂题之悲慨。舟车所至，五洲已历其四。祁寒酷暑，发为吟哦，往往不能自已。念世孰相知定吾文者，遂奋笔删订，颜曰《冰炭集》，并系五古三首，鸣蛩哀黾，聊助鼓吹云尔。

壬子时在星州

胸次罗冰炭，南北阻关山。我愁那可解，一热复一寒。条风频布暖，漫云岁已阑。宵来爆竹声，聊以警颓顽。

乱绪托高林，寒自波心起。指按欲断弦，音生无际水。瘦秋镂细叶，微飔动文绮。我衰更梦谁，幽忧此能理。

游丝隔重帘，望春目欲断。漠漠疏林外，入画但荒远。流水自潺湲，中有今古怨。日暮忽飞花，闲秋起天半。

睡起

心花开到落梅前，清梦深藏五百年。蝴蝶何曾迷远近，眼中历历是山川。

杜鹃谢后作

蔌蔌风威众草低，行人怅望日沉西。杜鹃泪血应抛尽，如许残春不敢啼。

读唐人张碧诗

天教下笔证兴亡，剩有心声接混茫。见说髑髅浑欲语，野田燐火又成行。

络纬风前晚自哀，飞花飞雨落苍苔。何人为续游春引，会见勾芒入梦来。

春阴四首

连旬未有不阴时，道是春回花却迟。人日一阳犹未复，低徊方寸草堂诗。

一畦细雨掠波平，仄径奔车荦确行。闻道提封废阡陌，塍沟不断辘轳声。

万花溅泪汝何堪，瞆瞆彼苍睡尚酣。向晚断霞千里赤，惊心鱼尾是天南。

涑雨何尝与洗尘，新栽杨柳不成春。闲云忙水愁何在，屋角鸣鸠秪笑人。

京都大原山寺听梵呗题赠多纪上人

入谷鸣蝉先洗耳，升堂吹律遏行云。鱼山遗响今谁继，待起陈思与细论。

梦天

夜梦扪天万叠青，驰魂何远叩冥冥。千年走马人间世，但觉乾坤水上萍。

连夕风雨不寐

六载清明不到家，石榴花发思逾赊。梦中多少愁风雨，换作商声遍海涯。

何物煮愁能得熟，深宵虚负短檠灯。安排纸笔刚成句，穿屋斜风冷可憎。

烛暗眼昏莫解衣，薄凉犹似暮春时。纵吟诗句无人识，只有飞蛾扑砚池。

无花何事雨仍狂，树杪波涛欲撼床。谁向蓬莱斞海水，海空水尽是何乡。[1]

口占赠畸斋

韦诞张芝去不回，书林谁复辟蒿莱。为君重咏出师颂，应有昆仑人

---

① 杜牧诗："水尽到底看海空。"

梦来。[①]

凤皇山雾中涌现

云窗雾阁隐楼台，草树青青簇四限。休向荆关搜画本，此山无语忽飞来。

流浮山即事

渡海端携秀句来，征车朗月晚同回。归云拥树还相伴，扑面飞鸥莫浪猜。

瓯脱天令限海山，一旗高揭白云间。横流沧海兹应尽，乍见遥山亦解颜。

柔橹无声合断肠，居人更似路人忙。秋风留客殷勤甚，擘蟹椎蠔试一场。

雁

水国蜗城稻米肥，失群饥雁尽南飞。逃愁万里真无地，更下平沙绕一围。

题敦煌琵琶谱二绝

波磔奇胲豁两眸，乐星残谱认伊州。玉田难觅知音寡，辜负当年菊部头。

清绝五弦岛国哀，天平一纸发沉薶。凭谁为唱倾杯乐，还逐尊前水鼓来。

僧道骞楚辞音残卷

楚声自昔祖骞音，泝宋遗徽久陆沈。[②] 同调惟应陈安道，沈湘憔悴伯牙琴。

吉光照眼动湘灵，啼鴂先秋涕自零。故训于今多纬缅，驷虬容我叩冥冥。

敦煌卷尾每有写经生题记

墨迹依稀字似蝇，蜀江鱼子剡溪藤。何期折柱扬灰日，更见奇书出羽陵。

写经无酒笔头干，万轴摩挲废寝餐。不及晁陈徐讨论，古悲枨触涕汍澜。

罗子期以手摹楚简见贶报之以诗

残賸千年不化烟，更能留命待桑田。天教疏凿词源手，为补秦宫博学篇。

香魂会有吊书客，彩笔当年闻醴陵。不逐花虫随粉蠹，荆榛寒雨汗仍青。

楚宫万古杂然疑，翠墨行行势最奇。今日寒蝉昨夜鹊，秋坟共唱鲍家诗。

---

① 往日昆仑关大捷，出君奇策。

② 《朱子集注》叹久未见骞公之书。

题听雨楼杂笔为高伯雨六首

末世同为膏火煎，无锥可立但青毡。丝窠缀露曾何益，须悔当年学草玄。

入简星荧故不光，窥人残蠹阅沧桑。蟠胸五十年来事，剩与河桥说辨亡。

雨中烟树忆南村，笔法君家有本源。绝似哀湍奔笔底，潇潇飞雨隔江繁。

人间凄断雍门琴，谁识清言画里心。白眼看人浑欲老，一编苦道去来今。

卮言曼衍我思存，姓氏秋燐安足论。裘马京华余冷炙，却惭珠履蹑侯门。

遗事聊追越缦书，一时蓁辙费爬梳。漫同窥日牖中趣，沾溉风流也起予。

展董彦老墓次声步韵义山故驿吊桂府之作

溪山如梦鸟空啼，历乱霜淇逐水泥。此际洹南端可念，断肠新塚日沉西。

京都僧俗秋祭焚山祈禠禳灾，与清水茂大地原两教授登高同观。

风吹野火出林间，妙法相传不等闲。生世有谁空四大，但看残烧满秋山。[①]

东京东洋文化研究所插架有明代诗人小传钞本六卷，向不知谁何之作。书中起谢山人榛，终范阁学景文，盖牧斋列朝诗集初稿残帙也。末有雍正癸卯李穆堂七古，首句云："夫人柳氏女中侠，玉池文采双鸳鸯。"指柳如是事。漫题短句，以志眼福。

文采先朝靡孑遗，新蒲细柳意何疑。绛云余烬都蘦落，珍重芸窗六卷诗。[②]

中秋前一夕洪爆莲丈招饮康桥别业

圆月高时叶始黄，白头酒兴尚清狂。初来林馆讴吟地，共听秋声说故乡。

哈佛图书馆裘开明教授出示宋元佳椠因题

万劫辛勤聚此堂，宋廛犹有十三王。残编遥出东宫日，异地同传楮

---

① 火中现四大及妙法等字。

② 牧斋师大埔僧道忞，见《布水台集》序。其次列朝诗，殆亦《新蒲绿》一书之意也。

墨香。[1]

东维题记久讹传，廉石新藏竟不全。能省误书良一适，况从山水会心源。[2]

博览会题所见宋椠

南渡群贤百卷中，书棚犹盛舞雩风。鄱阳名句娇娆甚，想见吹箫和小红。[3]

欧九遗文见细镌，宣和欢事已云烟。眼明万里逢珍笈，一度摩挲一黯然。[4]

初见楚缯书于纽约戴氏家

十载爬梳意自遐，惊看宝绘在天涯。祝融犹喜行间见，待起龙门问世家。

一卷居然敌楚辞，渚宫旧物自无疑。蓦从玄月萌秋兴，遥想洞庭叶脱时。

波士顿读画三首

千秋日角帝王家，妙笔阎公世共夸。画出阿麽追叔宝，最怜重唱后庭花。[5]

凫雁荒陂意自谙，赵家风味在江泽。开图但见秋无际，一片垂杨似汉南。[6]

北狩龙旗竟不回，六宫粉黛尽蒿莱。画廊捣练廉纤雨，犹带寒砧入梦来。[7]

题世界博览会印尼馆

二年行迹遍东南，梦醒蕉林月满潭。何日江乡能寄旅，雨花云鬓拂征骖。

春社家家说斗鸡，高林藏寺水侵堤。有情红袖纷招手，无意娇花自贴泥。

---

① 《汉书·景十三王传》袁克文旧藏。

② 元本《图绘宝鉴》孙季逑所见者，尚缺杨维桢一序，津逮本有序矣，而舛误竟至三处。

③ 临安陈宅嘉定刊《南宋群贤小集》，展出者为《白石诗集》。

④ 宋刊《五代史记》及《宣和遗事新编》。

⑤ 阎立本《历代帝王像》。

⑥ 赵令穰《江村图卷》。

⑦ 宋徽宗仿《周昉捣练图》。

Chrevelan 博物院有长沙出土双凤双蛇巨座，与信阳所出虎座鼓，形制相近。

鸾鸟高辛可受诒，屈盘嘘响有双螭。九头雄虺终难问，导代还深宋玉悲。

北美匹斯堡（Pittsburgh）见红叶

初见山城绿变殷，绪风危叶意阑珊。折来聊当相思子，寄与何人仔细看。

北美飞东京途中作

梦觉千山又一方，奋飞不用叹迷阳。忽从鸦背临朝日，始见峰头是故乡。

琵琶湖晚兴

天含神雾水如诗，湖草寻常只弄姿。犹是荻花枫叶地，夕阳无语雁来时。[1]

大阪赠林谦三

白发人推万宝常，琵琶声里换伊凉。[2] 此乡处处多红叶，一人秋风有冷香。

燃林房与水原琴窗论词

丛篆深林日欲残，渐霜枫叶不成丹。何人解道清空意，漫剪孤云取次看。

池田末利偕游严岛平松公园

一路青松扑眼帘，浮屠海角极精严。禅心早置崎岖外，碧水遥天净可兼。

过牛田访故友斯波六郎旧居

遗札摩挲一怆神，回黄转绿正萧晨。三山双叶[3]情如昔，六代征文又几人。[4]

---

① 《纬书》有《诗·含神雾》。

② 君译《天平琵琶谱》及《敦煌琵琶谱》为五线谱。

③ 皆附近山名。

④ 君为日本选学巨擘。

戴密微文座上作兼简吉川教授京都三首

从公真觉十年迟，万古销愁酒一卮。初雪乍晴明宿眼，浑如山泽出云时。

失笑多能待订顽[①]，会心无境要频删。[②] 谢公自爱超神理，我道从知山水间。

柳州悟处可关禅，协律幺弦事渺然。欲叩南村卢德水，因风且寄白云笺。[③]

寄莲生

二年西望费吟哦，董老麻皮竟若何。[④] 半幅烦君重讨论，林汀芦屋更摩挲。[⑤]

偶读宋珏诗句“他日相思如读画”，记年时于碧寒家中观比玉题字，远隔千里，因赋短句分寄港中诸画友。

来时雨雪半遮云，别后西风怅失群。賸觉相思如读画，明年秋水再逢君。

忆神田喜庵

万里经年作暂游，重帷烟篆写深愁。倚声同赏扬州梦，漫赋青溪一带流。[⑥]

心越犹存大雅音，且将琴雅托秋林。九疑旧曲今谁理，古怨从君觅绣针。[⑦]

寄平冈武夫

博雅徐松许颉颃，城坊犹擅说长安。[⑧] 霜娥对饮今何夕，恨隔中秋一日看。

---

① 清初释寂镫与八大同时，其名句：“多能即是顽。”

② 唐皮日休句：“好境无处住，好处无境删。”

③ 明季南村病叟山东卢德水自云于杜诗四十余读，撰有《杜诗胥钞》。

④ 八大句云：“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

⑤ 传董源之寒林重汀图，今藏日本芦屋市黑川家。

⑥ 曾于君家观赏王渔洋《红桥修禊图》。

⑦ 又观东皋禅师琴谱。君有意整理《唐写幽兰卷》。

⑧ 君著有《长安与洛阳》。

雨过秋高气自清，逢迎千里见平生。疏狂长记前踪迹，萧寺寒山踏月明。[①]

忆侯夫曼

槛外千山入眼青，骚魂依恋古罗亭。莺啼燕语如相诉，可有当年鼓瑟灵。

细柳新蒲气已吞，炙眉喷鼻孰相存。伤心岂独鸳湖曲，千载犹应仔细论。[②]

闻雪

海南海北思无涯，惭似江淹笔有花。听得声声尽骚屑，残宵飘雪落谁家。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一日巴黎大雪，郊外深三尺，十年所未有，喜赋。

初飞尚似柳绵经，倏尔琼琚满砌生。风院却如花一片，做成非雨又非晴。

东来和气阻严冬，一夜坚冰白尽封。雪北香南方会得，妙天拈出似机锋。[③]

初食高丽蓟

法语名 Artichant，俗云："Avoir Un Coeur d'Artichant." 喻人心如此草，一时易以钟情，戏为诗咏之。

密瓣层层意自深，新蓬初剥见同心。从君咬遍春边醉，后夜相思那可寻。[④]

横波无赖是阿侬，抽尽茧丝意更慵。调以白盐掺素手，世间何物似情浓。

浮香如荠舌留甘，红豆春来尚困憨。还向东风将酒祝，柔肠空欲绕吴蚕。[⑤]

以 Lilas 插胆瓶漫赋

案头清供伴低徊，脉脉佳人把绣裁。报导新晴簷雪霁，早花含蕊待春来。

眉梢眼底挂垂垂，月榭烟寮晚更宜。多少鸾笺愁寄与，且扶乡梦写乌丝。

---

① 去岁中秋后一日抵京都，其夕平冈邀饮，酒后同游洛中古寺。

② 君治《吴梅村诗》。

③ 沙滕臻禅师答僧问"金粟如来下降"云："香山南雪北山。"吴藻名其集曰《香南雪北词》。

④ 汉俗古有咬春之习，清姚燮咏春饼《一枝春》词云："指村帘、有客春边寻醉。"

⑤ 吴绮句："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

题纳兰词

雨雪霏霏靡所之，青山湿遍有新词。[①] 乌头马角能相救，水厄偏难忏大悲。[②]

溇阳旧刻在扬州[③]，再世仲安亦悠悠[④]；渌水红栏柯似黛，风花侧帽自风流。[⑤]

登月戏咏

静海翻云黑似乌，再来初地已模糊。广寒宫里银河路，飞雪扬尘始戒途。

吴质肯将桂树抛，蟾蜍散尽恐难遭。人间凿险俄天上，此去云霄几羽毛。

禅趣四首和巴壶天

劫草连云吹不断，业风随浪更无端。置身还寓诸庸外，莫问菖蒲可作团。[⑥]

移花临镜自生春，祓垢如销霁后尘。相去仙凡宁尺咫，林间乞取著闲身。

水影山容尽敛光，灵薪神火散余香。拈来别有惊人句，无鼓无钟作道场。[⑦]

拂衣一笑首重回，面壁还当肆口开。日日刹幡原不动，好风偏与役心来。

学苑林杂题

有绿无黄不计年，端居最爱此芊绵。忽然一夜风吹雨，满地横流可泛船。

出门但见青青草，解语漫寻灼灼花。惟有胡姬[⑧]能劝客，一枝投老且为家。

枯藤猿挂雨毵毵，唤起画师李世南。秖道无冬长是夏，未谙摇落向江潭。

---

① 此容若悼亡所作新曲，周之琦《梦月集》沿之。

② 纳兰拯吴汉槎于塞外，然其归自吴江即舟覆而没，汉槎曾为容若刻《大悲陀罗尼忏》。王昶《论诗绝句》咏汉槎云："谁知水厄还难忏，枉为同人礼大悲。"此事世罕知之。

③ 张纯修，奉天溇阳人，与朱竹垞多唱和，为容若刻《饮水词》于扬州。

④ 镇洋汪仲安有"纳兰再世"之目。重辑纳兰词，较袁通本多一百余阕。

⑤ 晏小山："侧帽风前花满路。"（禹之鼎绘容若三十一岁像，红栏老桂，叶作深黛色。）

⑥ 《齐物论》："为是不用而寓诸庸。"

⑦ 支遁句："穷理增灵薪，昭昭神火传。"

⑧ 星洲名花。

海气炎蒸日易昏，何曾人物异中原。偶来交臂牛车水，曲米摊香又一村。
黄昏缺月逾墙来，谁是西邻翟秀才。秪惜林婆难压酒，一杯暂与略形骸。
日日步行过野桥，藤梢竹刺一身遥。汛来还似通潮阁，鹘没天低夜寂寥。

长沙酒家坐月翌日小女将有远行

驱车一去是长沙（Pasir Panjang），环海繁灯尽著花。为谢殷勤云外月，相随明日到天涯。

暗水回波意自遐，窗前疏影树横斜。清泉也奏阳关曲，南去云山路尚赊。

戊申中秋夜月全食，鼓琴待月。

凉露秋情动碧空，海滨溘舞苇条风。霜娥此夕应无恙，一夕为君咒钵龙。

加东海畔

袅袅微波雨后寒，海神山客见应难。刷风椰叶徒生媚，繁发垂青荔子丹。

九日

久荒研石已生苔，润逼琴丝抚自哀。不上层楼才几日，满城风雨送诗来。
节到花黄草不黄，登高随例对茫茫。南溟西海皆衿带，莫问他乡与故乡。

杂题

椰云摇梦落重柯，芳草如茵海不波。白鸟声中孤叶坠，绿杨风起意如何。
湖外草青及岸斋，诗心上下极云泥。百年人事低徊遍，输向桄榔听鸟啼。

槟城极乐寺路旁题壁，有光绪丙午听水翁留诠妙莲方丈绝句，漫灭不可卒读，试为录出。诗云："龙象真成小鼓山，廿年及见写经还。何期六十陈居士，听水椰林海色间。"检沧趣楼集，果有此诗，因和两首。

试招凉吹到神山，清磬惊禽相与还。犹有旧题留坏壁，渐多新塔出云间。
入海无须更出山，九州行遍不知还。天涯别有临歧意，只在崎岖踯躅间。

花圃和晋嘉

花发犹怜月上迟，看花人远想春姿。无花枉自歌金缕，何日从君共折枝。

鲲岛欸乃

草山二首

山峻天低夏亦凉，晨兴濛雾尚汪洋。漫言河岳英灵在，有鸟不鸣花不香。[①]

护绿不徂有命草，隐青但酌无声泉。山中爽气生秋后，楼外清歌独秀先。

水里坑

千里东来水尽浑，万山合处见孤村。鹿洲先我曾来此，艰绝悬崖手自扪。

集集道上

蛮君山鬼杂鼋鼍，危磴艰如判命坡。到此豁然开大道，方知人力胜天多。

日月潭杂诗

水水山山即复离，澄潭百丈窟蛟螭。飘然独木舟来去[②]，始见洪荒一段奇。

洪波不著一浮萍，万籁无声逝复停。沆瀣莽苍供吐纳，波心影浸漫天星。[③]

终朝不见只禽飞，地窄天遥未许归。忽起玉龙三百丈，喧豗雷瀑水深围。

登天路[④]

升阶距跃真三百，怀远题诗到上头。谁管人间鱼烂局，白云脚下但悠悠。

化番社

岸上乍闻捣杵声，九州除此孰清平。呵春鼓煦非人境，仗此侏离移我情。[⑤]

---

① 山间温泉硫黄味极浓，故其谚云："鸟不语花不香。"

② 番往来必架舴艋，刳独木为之，双桨以济，大者可容数十人。

③ 《台湾通史》云潭中旧多菱藕，番取以食。今则蘋藻亦未见之。

④ 路在日月潭左，共三百六十级。上有文武庙，风景幽绝。

⑤ 归化番时举杵作歌声，与水相和答。

水社

非浊何由得见清，却来深处觅蓬瀛。[1] 山环百匝无归路，只有孤云与目成。

涵碧楼夜宿

方丈蓬莱在眼前，回波漾碧浩无边。东流白日西流月，扶我珠楼自在眠。

打鼓山

打鼓山空水势移，烟笼鹿耳尚迷离。洪涛拍岸天无际，想见埋金衅筏时。[2]

1947 年修《潮志》初游台作

① 蓝鼎元谓日月潭古称蓬瀛，不是过也。

② 明时，林道乾出没海上，埋金于此。

瑶山集

读岭南诗人绝句题傜山草 陈颙

兵火磨心说太平，晚年相值重诗声。须眉节概邝海雪，忧患诗篇杜少陵。

题辞 詹安泰

平生倦行脚，颇欲访奇踪。有如嗜古成癖人，欲阐穷荒摩骨龙。谢客名山为作志，东野凄神貌石淙。古来有书皆可味，何必苦苦梦游天姥峰。饶子视我傜山草，略施釜凿觑天巧。浑沌自闷三光精，岂独南雁飞不到。古木千章籐百丈，极靓奇馨出青嶂。碎剥云衣刻古欢，未许玄猿含泪上。怪趣时豁昏花睛，更闻岩漏清琴声。长风吹月摇空冥，夜静每坐窥仙灵。南邨北村一涧隔，不通情话但看客。獠奴傜妇各天真，十幅裙毡半床石。顾此遑遑行役子，避兵身在心欲死。得来歌笑了生生，谁哀绝圣与弃智。况有佳朋邀二三，选胜日日恣雄贪。勘磨得失真何马，不抵一篇闲散谈。

又 刘寅庵

我乡诗家少学杜，南山具体犹明贤。丰湖一集独得骨，觥觥五字长城坚。几人自谬师笔意，后虽有作何称焉。江城暑夏逢吾子，归装出示诗百篇。蕴涵演漾真杜体，已觉宋美难专前。乾坤战伐逾十稔，麻鞋荷担路几千。同华秦陇道虽阻，以较蛮徼仍天渊。纵不刻意规杜老，忧伤情志知同然。大藤之

峡实穷处，鬼门鲊瓮无斯艰。徭户生涯均牛豕，哀此无告吁于天。不有子诗为传播，邝记几误避秦源。[1] 中间凤顶如同谷，集名曷不从山传。[2] 子年方富文尤褒，一游一集本无难，高才肯让刘醇甫，尚褧卅集编连连。[3]

自序

去夏桂林告警，予西奔蒙山，其冬敌复陷蒙，遂乃窜迹荒村。托微命于芦中，类寄食于漂渚。曾两度入大瑶山，攀十丈之天藤，观百围之槸木，霏霏承宇之云，凄凄慕类之麠，正则小山所嗟叹憭栗者，时或遘之。以东西南北之人，践坱轧罔沕之境。干戈未息，忧患方滋。其殆天意，遣我奔逃，俾雕镂以宣其所不得已。烈烈秋日，发发飘风，卑枝野宿，即同彭衙，裹饭趁墟，时杂峒獠。逢野父之泥饮，值朋旧而倾心。区脱暮警，寒柝宵鸣，感序抚时，辄成短咏。录而存之，都为一卷。今者重光河岳，一洗兵尘，此戋戋者，皆危苦之词，宜捐弃而勿道；然而他乡行役，诚不可忘，烧烛竹窗，如温旧梦，敝帚自珍，亦何妨焉。

1945 年乙酉重阳饶宗颐识于北流山围

人日

穷阴皂白不能分，谁遣春风散重云。岭西千古断肠地，酒浇不下胸轮囷。僵卧松毡数人日，流年似鸟遄飞疾。仍是东西南北人，此身归去安能必。万里风波一叶舟，青山百匝绕蒙州。流离岂是长无谓，怀古端须志穷愁。

蒙山史事罕征。李德裕子烨尝贬蒙州立山尉。烨撰妻《荥阳郑氏墓志》云："大中九年乙亥，终于蒙州旅舍，权厝于蒙州紫极宫南。"唐之紫极宫未知何在。李义山《无题》"万里风波"一首，说者谓在江陵为烨所赋也。德裕于崖山，著有《穷愁志》。

---

① 粤人入徭地者，前有邝露，著《赤雅》及君而二。

② 君别有《千仞集》，为旅居饶平凤凰山顶时作，集名拟代易作《凤顶》。

③ 自来诗集以嗣绾为最富，尚褧堂分四十三集，每集因事立名。

天堂山

甲申（1994 年）七七后一日，天气晴朗，与诸生步入瑶山。历榛翳，穷岩险，崖断如臼，树密成帷。游衍二十里，遂造天堂之岭，爱其翘然特秀，峥嵘云表，而埋藏于深菁茆峒中，诗以彰之。泉石有灵，其许我为知己乎。

平生不作蚕丛游，忽凌崒兀无与俦。孱躯但恐天柱折，蔽空赖有枝撑幽。群山如马势难遏，一水泻为万丈湫。羊肠似索缚我足，十步不止九迟留。欲上阊风呼造父，惜哉穷谷无骅骝。哀蝉苦道行不得，山间盛夏已惊秋。行行渐喜天池近，鼓钟仿佛在上头。[1] 入山未觉仁者乐，侏离瑶语已生忧。缠头戴箨眼中见[2]，伯益道元所未收。敢颂草木酬岩壑，蓬心恐贻山灵羞。

旱峡

漂摇居桂林，十日九风雨。何方招旱魃，擎石将天补。间者来蒙山，白日潜沮洳。淙淙大壑瀧，朝夕似鸣鼓。不意斗大城，气象自淳古。跻险聊出郭，颇爱林岚胪。骄阳燋崇冈，旱意逼汗注。晴云锁梯石，名实诚相副。方知造物理，消息不易数。安得拂秋风，暂为起烟雾。

金鸡隘

我从旱峡来，嵔嵬苦充斥。鸟道乱崩云，去天未咫尺。坏堞视眈眈，势可吞梁益。火日正欺人，忍令双脚赤。喧豗有众滩，入耳森惨戚。忆昔渡武水，金鸡若垒壁。[3] 颇讶天地间，嵌此一顽石。岂如兹山高，崭险侔剑戟。奈何委遐荒，飞鸟且绝迹。丈夫志万里，临此宁辟易。好去攀悬崖，待将蓝缕辟。

岭祖村夜宿

此身忽落瘴烟里，以豕为兄蚊为子。拟从林表探青冥，却怕门前聒黄耳。

---

① 《永安州志》："山有大塘，相传岁时丰常闻鼓乐声。"

② 瑶妇多以白巾缠头，或以竹箨围其顶。

③ 坪石有金鸡岭。

如梯稻垄与云齐，千山万壑鹧鸪啼。松滩咽处露微月，似道此间即穷发。身世飘飘何足嗟，獦獠相将亦是家。须倾人鲊瓮头酒，宛在胡孙愁上走。[1] 前度桃花开也无[2]，攀藤我欲讯星斗。

清湘行。次放翁山南行韵

秦人昔破荆楚日，鏖兵先自黔中出。制敌奇正环相生，回首龙门意怫郁。灵渠无竭气尤豪，远同河海分朋曹。湖南从古清绝地，清湘弄碧九疑高。百年草草征伐处，丛薄深菁宛如故。海阳山峻阵云深，陆梁地僻烟尘暮。长川形胜接中原，暂将坚壁掣鲸吞。前事不忘殷鉴在，恢宏庸蜀为本根。[3]

始安竹枝词

余遘乱历平乐、荔浦，其地即晋宋始安郡境。感颜延年之望汨心欷，效刘梦得之联歌赴节，为赋竹枝四首。

纵是温风每怠时，满山还唱畬田词。故蹊帝子无人问，短笠长刀赴乱离。
层层桃李散朱氛，竹户茅茨高概云。灵秀昭州容一盼，九疑泷险此中分。
甘岩靖尉列山头，银钏歌声拂水流。崖处巢居天不远，云间烟火是孤州。
断藤不绾东西岭，丛木废池乱后过。日暮高城人不见，扣盘谁唱竹枝歌。

《宋书·州郡志》，始安郡辖有荔浦、平乐等地。颜延年之出为始安太守，经汨罗有《吊屈原文》。其诗云："谒帝苍山蹊。"谓舜陵也。王禹偁作《畬田词》，见《小畜集》八。明《一统志》平乐府形胜云："清湘九疑滩泷，至昭而中分，民居多茅茨竹户。"《舆地纪胜》引《旧图经》，昭州景物有灵秀亭，甘岩山；古迹有故孤州城，靖尉山。

中秋后五日，过文塘与赵文炳，同宿李氏山楼。

岂是寻常作客时，灯窗谈笑慰驱驰。跨鞍食麦人逾健，带郭横山此一奇。又见寒塘收好月，待将旧梦入新诗。几年浪走空皮骨，不为迷阳始说疲。

---

[1] 人鲊瓮在夔州，胡孙愁亦峡中地名。

[2] 相传岭祖村山上有桃树，实大如柑，味如蜜，见《永安州志》。

[3] 时迁都重庆。

九日杂诗

中酒枯肠亦吐芒，高秋坐惜去堂堂。江山不负劳人意，又放颓阳到野塘。

菊带霜威护短篱，危城清酽敌凄其。山河表里如襟带，谁信投荒某在斯。

碧涧中藏万斛愁，浮云偏滞古蒙州。亦知竹叶非无分，难得山翁折简留。

峡里轻雷晚自哀，干戈忧患镇相催。人间未废登高例，且插茱萸归去来。

茧足犹能却曲吟，万山何处白云深。莫愁九日多风雨，记取壶冰一片心。

示贾生辅民时避兵龙头村

同是无家客，解纕意独温。风昏万象默，地仄百忧屯。灯下呻吟语，鲈边犊鼻裈。交亲料此日，剪纸与招魂。

遣怀

贷得青山樵爨缺，去来赤脚水云间。凿垣聊可追王霸，作赋何曾让小山。隔县贼尘惊眯目，绪风晓角下茅菅。千忧缠绕还成笑，剩觉题诗力未孱。

雨夜

此身牢落瘴云西，行处无端又野蹊。坐对青山羞毦毲，起烧红烛与提携。荒村断雁风初厉，急浪寒蛩夜欲啼。那可久留秋雨恶，思归只怕路成泥。

秋怀三首

旧圃经霜始著花，髡枝拥得夕阳斜。旁人错比芳菲节，指点天涯一角霞。

破碎河山揽一围，极天零雨只霏微。坐怜壮士秋风里，九月天寒未授衣。

万缕秋光付野烟，不从野望始茫然。神京梦里劳西顾，念乱心如下濑船。

何蒙夫乱离中守其先德《不去庐集》未尝去手，投之以诗。

余生悬虎口，尽室寄龙头。[1] 万户多荆杞，孤村有戍楼。未忘款段马，早作济川舟。二柄终妨汝，因风思旧丘。

邻乌同止止，夏屋尚渠渠。节概须眉里，文章忧患余。可堪闻战伐，且复侣樵渔。未老山中客，惟应赋卜居。

---

① 村名。

冼玉清自连州燕喜亭贻书及时，予避兵西奔，仓黄中赋报。

千秋燕喜享，寂寞今无主。玉想琼思处，江山伴凄苦。地似皋桥僻，怀哉暂羁旅。出郭濑浅浅，入门风虎虎。攀桂聊淹留，万方惊窘步。遗我尺素书，未曾及酸楚。日月苦缠迫，春愁种何许。山中听蟪蛄，诗祟恐无数。十年拓诗境，澒洞知几度。且试写古抱，宁复怨修阻。休谱厄屯歌，哀时泪如雨。

附　原作

卖痴声不到山村，祈谷人家笑语喧。我自无聊闲读赋，蟪蛄鸣处忆王孙。

黄牛山。山在永安州西二十里，州人避寇，结茅绝顶焉。

昔我读水经，知有黄牛峡。掩卷辄神往，肺腑若与狎。岂知后十年，其境果身及。地仄异西陵，径险逾西狭。重岩远际天，壁立如骈胁。驳骁属稠林，弥望疑马鬣。澄潭余尺水，甘苦堪一歃。下窥万鸦沈，烟雨可吐歙。不用悬身登，已觉筋力乏。弧矢暗江海，罔象浮岌业。兹焉结茅茨，弥想古耒臿。吾生百炼钢，万险那能劫。政可追冥搜，山卉即象法。易堂隐翠微，守志乃鸿业。嗟哉二三子，临履莫云怯。

文墟早起

支颐万念集萧晨，独立危桥数过人。一水将愁供浩荡，群山历劫自嶙峋。平时亲友谁相问，故国归期倘及春。生理懒从詹尹卜，荒村只是走踆踆。

寄怀俞瑞征丈以尚有秋光照客衣为韵

团团中秋月，年年有新样。今年文耳塘。夕辉胜朝亮。贱子诚不速，斗饮倒佳酿。生涯托铺啜，兹焉即微尚。如何会难常，西窜真无妄。万方同逼仄，可奈去心赏。奋飞阻山河，轸结难名状。斯乐岂偶然，追思辄神王。

连月失名城，势如拉枯朽。反怕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六合惊涂炭，微生同敝帚。重华今渺冥，谁是格苗手。蛮貊怀忠信，诗书开户牖。寄声虑不达，城闉屡搔首。平生历锋镝，已成丧家狗。祛除戎马气，端恃一杯酒。放心浩劫前，有藤大如斗。

山居等蟪蛄，不复知春秋。死钻旧纸堆，闭门当远游。不敢学虞卿，著书说穷愁。愿如梁江总，还家尚黑头。故乡不可望，泪与浮云浮。亦知非吾

土，日日强登楼。

贾生同卧起，落月仰屋梁。[①] 引我飘摇心，天使落要荒。敢陋九夷居，谓可希虞唐。洞庭渺天末，欲济无舟航。湖湘三数子，契阔涕沾裳。此日足可惜，得酒当细尝。无须叹飞鸢，且为恤赪鲂。

足跟愈坚牢，世态愈可笑。黄钟终毁弃，瓦釜竟雷叫。天道果回旋，畴能观其徼。甚欲诉真宰，为予铲六窍。新知俞夫子，语默天下妙。肝胆明冰日，千里倘相照。行己虑犹非，愿言证古调。

瑶山少人到，有田无阡陌。灌莽作友于，饥鹰夜不匿。如何耳顺年，来此蹈危石。天心诚叵测，簸弄岂终极。伯儒来书言，径狭不及尺。怵惕久难进，骇汗生两腋。我昔陟岭祖，曾作蜑中客。今也缺追随，连云横战格。无因送百壶，为公增脚力。

日日但寝饭，瞢瞢失所归。昏旦变气候，烟雨荒是非。比者失新墟，远骑来打围。十里无人行，虫沙伏以飞。孤生绝因依，肉食不能肥。千山如囚牢，一水如纆徽。岂复长拘靰，念此欲涕挥。谁能叫帝阍，早晚罢戎衣。

黄牛山歌和天水赵文炳

此间非同谷，胡为牵萝补茅屋。崩榛正满馗，长镵曲柄子安归。尚怜朝士风中老，裂冠毁冕收身早。空有新声续水云，坐叹凝霜沾野草。从来多垒儒生耻，忍见呼兵蒙山道。山间岂易忘岁月，日下几曾伤流潦。栖栖此日湄江湄，故都故国有所思。携家黄牛岭头住，几时骑牛函谷去。渭水滔滔尽北流，终南兀兀肯南顾。劝君休唱黄牛歌，泪似秦川呜咽多。放翁犹堪绝大漠，祖生微闻渡黄河。丘山会有万牛挽，莫伤只手无斧柯。

哀桂林

狠石怒不平，平地每孤峙。谅哉石湖言，瑶篸差相似。久无肠可断，负此峰头利。乡心苦遭回，日夕望漓水。飒飒东来骑，奔狼兼突豕。回首嶒峨地，血泪夹清泚。魂散孰为招，愁烟非故垒。人事有逆曳，丧元知谁子。徒言山河固，我欲问吴起。

哀柳州

睅目皤腹何足道，丹荔黄蕉一齐扫。乍见跕鸢张我拳，谁驱厉鬼击其脑。

① 与贾生辅民同榻。

穷荒难享无边春，如此江山坐付人。峰是剑铓水是带，十年徒想清路尘。哀哉新丰几折臂，宁以三军为儿戏。霸业雄图今奚似，滔滔桂水流民泪。

柬方子

耳君名早识君迟，七星岩畔立多时。如何三月建章火，一角沧桑付与谁。吾行久滞蒙山麓，君归却卧昭潭曲。咫尺可思不可望，徒闻乌尾讹城角。残山賸水好平章，知君涕泪满奚囊。病马可无千里志，余生但取还故乡。咄咄蒙夫同卧起，检点光阴如梦里。已知诗外尽穷途，却笑春蚕心不死。多忧天遣罹艰屯，人间行处有朝暾。十年原野厌膏血，中兴待咏留花门。

文墟行

数载苦飘零，衣带日以缓。故里今安归，异乡常恋栈。孤舟泊万里，四海寡一盼。立山多友生，寄身忘荒远。绛帐舞风雩，黄菊开秋苑。如何戎马乱，拼作飞鸟散。李子何豁达，高义逼霄满。温汤与濯足，说经劝强饭。文墟权息偃，自喜堪肥遁。始知终覆巢，未必无完卵。逃劫栖黄牛，诛茅汲翠篼。悲歌答风湍，客梦依云巘。已嗟室翘翘，徒想花纂纂。交情胜弟昆，挚意兼暄暖。独怜李下蹊，竟作沟中断。十室见披发，九有叹微管。何以妥我魂，庶自涯而返。心乱诗尤孱，聊用报悾款。

冬至

心折路迷正怆然，阳生冬至朔风前。一身异县仍三徙，九死辞家又六年。破壁历残惊岁暮，碧江山赭失秋妍。南东行处悲禾黍，触眼荒畴不复田。

梦归

频年惟梦以为归，梦绕故山日几围。鹊噪妻孥惊我在，鸿飞城郭觉今非。天留世弃同无妄，海立山颓岂式微。賸有茫茫游子息，八千里外念庭闱。

乱定晤简又文有赠

笑公须眉如蝟戟，岭南人似关西客。喜公健啖每兼人，一杯直买三千春。昔岁转游涉陇汉，文渊豁达世共叹。朅临东海管盐田，归向南藩弄柔翰。且

借扶摇九万里，只手冀把狂澜挽。[1] 平生洪杨最低头，轻抛心力廿五秋。几年仆仆金田道，归来却卧永安州。妻孥拥被空山里，往日芦漪人老矣。独把丹心映白云，时遣长须致双鲤。我来忽在天一方，端居共赏黄花黄。山河砥柱须公等，相看且莫涕淋浪。

闻履庵病亟

掉首炉峰又二秋，挂瓢还作桂林游。我来君去何仓卒，乐尽悲生易白头。南海衣冠劳瘏瘵，他乡雨雪动离忧。何来虚妄东坡耗，岂有生才似此休。

奇慵石丈

先生日日务醍醐，万古诗名属酒徒。道远常难数字至，春生得见一阳无。凿坏抱瓮今何世，野柝邻鸡晓自呼。甚欲因公问消息，故乡恐见鬼盈车。

大藤峡

龙山何崄岈，伸出如双臂。五屯遮其左，岩洞通幽邃。羊肠何处所，绝壁吁可畏。藤峡势最险，攀登增惊悸。古来此兴戎，徒益苍生匮。一藤亘南北，出师动七萃。断之果何补，矜功劳夸示。四海皆连枝，胡为列烽燧。至今两崖清，短日泣寒吹。富贵仅暂热，声名亦嫌忌。卉木自皇古，长为天地媚。至美出自然，伐鼓安足冀。

明天顺八年，监生封登奏："浔州夹江诸山，崄岈巑岏，峡中有大藤如斗，延亘两崖，势如徒杠，蛮众蚁渡，号大藤峡，最险恶，地亦最高。登藤峡巅，数百里皆历历目前，诸蛮视为奥区。桂平大宣乡崇姜里为前庭，象州东乡武宣北乡为后户，藤县五屯障其左，贵县龙山据其右，若两臂然。峡北岩峒以百计。仙人关、九层崖极险峻，峡以南有牛肠、大岵诸村，皆缘江立寨。"（《明史》卷二百五《广西土司》一）此明初瑶山之状况也。成化二年，韩雍等攻石门、古营诸地，破瑶寨三百二十四所，改大藤峡为断藤峡，刻石记之。又截其藤冒以为鼓。（阮元有诗咏之，见《揅经室续集》五。）

---

① 主办《大风月刊》。

国专讲师欧阳君出长金秀瑶区，诗以贺之。

六一能文未算奇，奇在折箠笞胡儿。平南大小六七战，使虏辟易怯西窥。铜章出为瑶僮宰，瘴烟满面生于思。岂其以此列戟当营卫，抑乃哦诗正要撚吟髭？书生大言君莫嗤，十万大山即雄师。大王墟里多子弟[①]，髽首椎髻供驱驰，藤峡天险逾冥厄，纵有伏波未敢越雷池。老夫伧旧有壮语，南面聊可作娱嬉。君今潭潭如卧虎，春风百骑拥旍旆。我非陆生艰作记，南来稍馈一囊诗。最难彭魏连翩至，诛茅仿佛翠微时。交州好士称士燮，君应乐此忘其疲。滔滔天下皆兵革，微君谁与巢南枝。

罗梦村道上

吾心已摇摇，忽到瑶人屋。初疑抟扶摇，更似骑鸿鹄。半肠盘百八，累我行却曲。岂惟折我笻，且复痛我仆。到此谋一憩，草树媚秾绿。孤村何所有，编户缘修竹。野猪骨如柴，云是食不足。天鸡时一喧，催归声更速。板瑶躺地卧，无被可加腹。烧薪聊取暖，奈此寒觳觫。稚子无袴著，见人尚羞缩。肮脏难入眼，哀哉此惸独。平生欠脚债，结荷几水宿。回首浮云外，夷羊方在牧。苍然幻烟霭，峭壁纷斜矗。翻羡山子瑶，过山如蝙蝠。冥冥祝神禹，火急为刊木。忍饥渡危桥，预进豆腐粥。

瑶人宅中陪瑞徵丈饮酒

冬日诚可爱，生事靠围炉。瑶俗悭卖酒，先生频捋须。薯蓣久充肠，旬日远庖厨。闻有落花生，其脂可医癯。招呼二三子，盍簪入市屠。得酒出望外，虽薄酌须臾。一饮足去冰，再饮颜胜朱。酒债寻常有，兹焉那可无。平居思九子，志节较区区。亦复嗤二曲，土室署病夫。丈夫贵特立，坦荡养真吾。当知乐处处，焉问觚不觚。大道在稊稗，乾坤入酒壶。请归问瑶妇，痛饮莫踌躇。

瑶山咏

薄薄瑶山酒，日日不离口。瑶女未解愁，楚客空搔首。村村闻鴂舌，家家尽墐牖。老松八千尺，日傍北风吼。山花乍吐妍，山石渐变丑。五里沉雾

---

① 君为平南大王墟人。

迷，公超挟我走。本性侣麇鹿，何意跨苍狗。世乱隐佯狂，捉襟时见肘。赤足拖狐裘，此趣笑谁有。万方声一概，到此忘阳九。所欠花猪肉，无食使人瘦。行歌耸驴肩，归路逐牛后。长啸叫孙登，客梦落林薮。

三十四年元旦值无锡国专二十四周年校庆，石渠置醴瑶山精舍，酒后赋呈座上诸公。

我似羸牛鞭不动，尚欲与公偕入瓮。薄酒浇胸如泻水，一饮百杯嫌未痛。江海相逢值元日，觥筹手挥兼目送。穷山华筵岂易得，此乐要当天下共。太湖三万六千顷，伊昔曾开白鹿洞。崔巍瑶岭播迁来，最高寒处能呵冻。师友呻吟各一方，二十四年真一梦。我行叠嶂叹观止，如吞八九于云瞢。群公坚苦餐藜藿，要为国家树梁栋。平时蟠胸有万卷，可与山灵一披讽。潢潦终当归巨浸，蛮荆自昔生屈宋。西溪一脉此传薪，南荒万象足抟控。汀洲鸿雁渐安集，风雪纸窗余半缝。倾壶但愿长周旋，破眼梅花春欲纵。

赠蒋石渠

谁欤玄黄兵马秋，刀能犯难砥中流，浑身是胆有蒋侯，载五车书驱九牛。侧身西向睇梁州，凿山缘木穷荒陬，猿狖蛮犵相交樛，险如阴平宵渡偷。沧江老屋小如舟，鹧鸪满山呼钩辀，行不得也终迟留，同来诸生三两俦。恰如陈蔡从孔丘，昼则樵爨夜咿嚘，文学穰穰仓囷稠，有弟有弟硕且修。群经百子独旁搜，赴义无畏行无忧，谁其可比隋二刘，我昔感君枉青眸。千里之外结绸缪，风雨如晦屋鸣鸠，既见君子喜兼愁，恶风浊浪波山浮。佩君不肯化指柔，似君须向古人求，乾坤吾道长悠悠，急景凋年忽我遒。岂不怀归不自由，群山峨峨风飕飕，别君东去徒离忧。

金秀村迟蒋毅庵不至

君昔命驾适蒙山，茧足龙阪[1]空复还。君行桐木[2]不可遇，我且拂衣文墟去。人生会合不可常，浮云蔽天道路长。山头流水长呜咽，客心此日悲未央。与君交好如兄弟，翩翻无奈成秋蒂。千峰黯黯云冥冥，终日迟君君不至。我归少住龙头村，劳生久已杂鸡豚。相逢当为置醇酬，霞佩颉颃古所敦。

---

① 蒙山地名。

② 瑶山墟名。

白沙道中遇雨

松阴勺水碧于蓝，乱石穿空锁夕岚。蜑雨撩人偏作美，严冬宛似暮春三。

别石渠

等是无家别，难为去国心。南风终不竞，荒谷唯穷阴。食蕨颜逾美，生鱼陆可沉。寄言分手者，相守在东林。

毅庵自瑶山归赣，道经文墟，信宿饯之以诗。

出山还作入山谋，憔悴南冠一楚囚。零乱飘灯惊暝宿，分飞劳燕惜迟留。君从惶恐滩头住，吾向茱萸江上休。阳断朔风行万里，一川鼙鼓月如钩。

兵后同文炳柏荣黄牛山临眺

避兵惟爱酒中藏，小憩椒丘当坐忘。埋雾峰峦犹虎踞，追风木叶尚鹰扬。剧怜拱手归秦虏，失笑行歌类楚狂。剩有晴岚堪媚客，牛山风物亦清凉。

以上在蒙山时作

黄村

劫余草树有创痕，乱石临江似马屯。云自无心波自远，一帆初日过黄村。

武林口

滔滔二水合成愁，处处人家水上楼。落日孤蓬天杳杳，已迷归路是藤州。

过藤县默诵少游《好事近》词

宿雨添花迷处所，江流砌恨几多重。乱山南北连云去，难向藤阴觅旧踪。

大安镇水涨

水天相模糊，四顾失平陆。榜舟直叩门，鸡犬俱升屋。层波生木杪，九街缘水曲。俯仰即沧浪，恍然出新沐。

宿七里村

夜投七里村，又行百二里。水边沙外人，天寒树如此。

勾漏洞仿孟郊体

星捶与霜锯，何年化此奇。其棱刳日月，其骨堆琉璃。入门惊昼晦，呵壁觉天欹。初如探耳漏①，旋似植断菑。② 漏地不漏天，其妙不可知。偶得泉流涎，涓滴不盈卮。积水或成潭，其下喘蛟螭。丹砂非可求，碧藓一何滋。昔人兴峡哀，我今为洞悲。凝幽少人来，凿空至今疑。钩我零落肠，起我深长思。俯仰一线天，咨嗟百丈梯。扪崖自快意，不必羡门期。

桃源洞

势接九疑山，远甚苍梧野。漫招帝子魂，悲风木叶下。

浅津莫问源，密花可藏客。问天天不知，研丹擘危石。

鬼门关

此关何曾远，到处好江山。风威寒日瘦，篱菊尚娇颜。

山谷《竹枝词》："鬼门关外莫言远。"又言："日瘦鬼门关外天。"

九月三日

举杯同祝中兴日，甲午而来恨始平。一事令人堪莞尔，楼船兼作受降城。

题北流江亭。用李文饶韵

临水谁相送，望乡可当还。凭高还自笑，未到鬼门关。③

访东坡系舟处，即用其至梧示子由韵。

西江东去接湖湘，北流此水到何方。欲寻坡老系筏处，寒波无语烟微茫。幽人一往悲寂寞，至今犹为索行藏。独嫌好事添古迹，俯仰江天路短长。我来后公盖千载，江边举颈遥相望。感公学道在知国，不教四海叹其亡。便敢因公诉箕子，辽鹤归来视八荒。山川无复分南北，澹然水国均吾乡。

---

① 《淮南·修务训》："禹耳之漏。"

② 《荀子·成相》："周公之状鼻如断菑。"注："其形曲折，不能植立。"

③ 此关距城二十里。

寄题牛矢山房课子图为简又文

乱峰合沓号六排，祆氛未豁此低回。千里连山利御寇，一村断发辟蒿莱。虎尾何堪青草瘴，牛矢竟似黄金台。未能滋兰启九畹，直须辟谷消百灾。野人曝背献芹子，田夫泥醉卧苍苔。说与儿曹添至乐，莫因患难妄生哀。破觚聊以供占毕，长歌还要起虺隤。冥冥寂观尽寥廓，区区藜藿足生涯。野旷春寒扉昼闭，山深夏木手亲栽。厚地高天存正气，百沴千劫思人才。曾闻牛骥同一皂，却看身世真齐谐。同君避地甘荼惯，为君题句心颜开。寄诗喜见晴云霁，相思独卧空山隈。图成示我不辞远，会当一饮三百杯。

登磐石山同巨赞上人

亭亭磐石山，娲皇昔所捐。其下临清流，独立得天全。斩新日月明，特地出乾坤。壮哉南方强，曾经百炼坚。仰攀若顶天，我意欲无前。俯视万人家，原畴何田田。佳节近重阳，吹帽秋风颠。清谈心无义，独喜僧皎然。二年客桂东，与山久结缘。此石尚玲珑，山公所心传。何当江南去，载将入画船。

以上居北流作

附 张谷雏瑶山诗景图题记

饶子固庵以《瑶山诗》一卷示予，讲述胜概，属为图纪之。甲申岁徂夏，饶子自桂林疏散，逃蒙山。是岁冬，蒙山陷，转奔大瑶山，寄迹蛮陬，历旱峡、金鸡隘，登天堂山绝顶；危厓逼仄，崩腾泻瀑，大壑澎湃，如鸣巨鼓；羊肠鸟道，手攀丈天藤，纵观百围樾木。陟黄牛山，崁崎崭削，崇岗荜丛，川原起伏，火云吞吐。寓目瑶山土风，探勾漏洞灵秘，托笔吟咏，斐然帙成，排奡奇兀，骇目动心。遭逢厄塞，烽烟困阻，以伸其坚苦之操。天遣饶子，壮岁韶华，投荒殊乡，宾从瑶民为侣，獝獠犹比眷属，花草俨如法象。窃以南陲荒服，山经水经，所未备载。昔邝中秘佐云亸娘为记室而著《赤雅》，且中秘未及见，使饶子见之以补其阙。予以违难之际，自桂林转柳州，遥溯牂柯江，履庄跻椓船且兰之迹，而探夜郎粤区，绵蛮瘴雨，荒烟滩险。历僮侗苗族聚落，分布江滨，架木结屋，下豢犬豕，其上居人，俨若有巢氏之世。眺睇山川，阴霾榛莽，每一念及，行役为劳，得览奇胜，今因饶子之属，爰识卷末，就正有道。庚子岁中秋后申斋张虹画并识。

题画诗

往岁过日本琵琶湖，有句云："天含神雾水如诗，湖草寻常秖弄姿。犹是荻花枫叶地，夕阳无语雁来时。"近以暇晷，作画颇多，屡有题句，辄次是韵，共得三十许首，录为一卷，以备忘云。

辛亥秋杪，选堂时在星洲

题画杂诗

坐对苍茫始咏诗，落花逝水梦生姿。临风自拂鹅溪绢，添个蜻蜓立片时。
耶溪小艇欲追诗，荷叶荷花十里姿。若见宓妃凭问讯，碧梧可有凤栖时。
去水涟漪合入诗，波澜纸上动风姿。湖光四面宽如许，商略残阳欲坠时。
西风卷地忍抛诗，南雁飞来媚远姿。写得鸳鸯难嫁与，亏它涂抹费移时。
老圃瓜畴且种诗，苔滋雨足树凝姿。华胥泼墨浑成黑，春在云山懵懂时。
一川雨歇暮催诗，鼓吹鸣蛙豹隐姿。画境人家谁会得，登楼好是去梯时。
虚堂密雨可藏诗，雨洗丛篁见妙姿。又报春江添一尺，观澜徙倚夕阳时。
开图道是无声诗，投苇鸿飞且驻姿。一路霜林看不尽，云山万里叶黄时。
林塘恍似梦中诗，况是春江雨后姿。隐隐青山如旧识，夕阳人在倚楼时。
一幢天然没字诗，春回草木换新姿。窗前打稿奇峰在，剪取湖云拂岸时。
缕缕炉烟处处诗，紫禽柳巷作吟姿。芭蕉犹滴心头雨，看放春晴几许时。
天巧施来苦费诗，西山远处澹无姿。眼前佳景君能说，一抹微云吐月时。

人间谁道苦于诗，笔底河山宛异姿。欲为连娟题秀句，黄昏汐退月生时。

割愁有剑可裁诗，海畔尖山耸玉姿。坡老应惊秋未改，微波仿佛洞庭时。

拣尽寒枝冷似诗，江深春浅澹含姿。莫嫌诗泪无多滴，犹及纷红骇绿时。

懒向人前举好诗，看花如史忽移姿。春光坠地谁收整，莫待湖阴绿满时。

蔷薇无力女郎诗，皓月梢头想夕姿。暗柳萧萧星冉冉，描成天上断肠时。

少日山斋听说诗，秋风微月雁沈姿。老来筋力能安处，看取波平似掌时。

四十年间千首诗，支公神骏足云姿。金丹九转工裁句，偏爱山程水驿时。

独好杯中日日诗，茗搜文字更增姿。玉璜天际谁梳洗，奈此夜山片月时。

屏山围处合鏖诗，瓶里胡姬绝世姿。寄语玉人休劝酒，柳花不似故园时。

泉声带雨欲搜诗，咫尺阴晴已易姿。试向曹溪分一滴，万山萧寺闻钟时。

林栖坐咏偈兼诗，烟锁横塘夕变姿。雨过柴扉人迹少，万花一鸟不鸣时。

雁字寥天那逊诗，白蘋风里绿杨姿。小船摇曳归何处，指点颓阳没水时。

不仗春风与补诗，无人赏处有幽姿。姚黄魏紫皆陈调，最念亭亭玉立时。

疏星历历最宜诗，涧水无声泻悄姿。隔个窗儿看更澈，四围秋色未寒时。

长薄清川美似诗，傍崖幽草自成姿。茅茨可有倪高士，秋到滩平水落时。

鲲化为鹏意比诗，庄生漫衍故多姿。山河大地都如许，收拾赋心入定时。

寂寥人外可无诗，手摘星辰布仙姿。肘下诸峰争起伏，迷离宛溯上皇时。

画史常将画喻诗，以诗生画自添姿。荒城远驿烟岚际，下笔心随云起时。

画家或苦不能诗，嫫母西施各异姿。物论何曾齐不得，且看一画氤氲时。

何当得画便忘诗，搔首无须更弄姿。惟有祖师弹指顷，神来笔笔华严时。

宋元吟韵继声十首

乱草如愁不可名，远山远水梦牵萦。荒陂落日城头客，离绪连根划又生。[①]

林簇楼非碍，水纡草竞荣。独行花外客，幽梦续潮生。[②]

人许侣鱼虾，蒹葭即是家。隔邻秋水至，僧舍拾残花。[③]

瘦马兀予怀，睠顾踏残月。依草有落花，拂著满身雪。[④]

① 和宋刘敞《春草》。

② 和宋真德秀《草》。

③ 和宋郭祥正《西村》。

④ 和宋孔文仲《早行》。

笔洗数峰和雨湿，眼明返照染江红。高丘独立谁同梦，丛竹萧萧暮霭中。[1]

九载居然此面壁，一峰天半削成石。此翁活计怪可怜，歪屋数间无人迹。[2]

秋山一片云，掷向江流去。凭槛尔何心，疏枝劝少住。[3]

目极青山绕郭，心随湖水平田。路转两三松外，奇峰欲蹴昊天。[4]

白苇黄茅已际空，浮生才解信飞蓬。谁怜大地鱼虾尽，羡煞烟波一钓翁。[5]

雨歇叶纷纷，双松路半分。行人空往返，桥外礼孤云。[6]

石涛上人宋元吟韵跋

石涛宋元吟韵十二纸[7]曩曾由神州国光社泰山藏石楼印行成册。《日本南画大成续集》（一）明清十一家山水集锦影印只十幅，而缺其二。

上人所绘题刘攽《春草》一首，检攽著《彭城集》无之，实为刘敞所作。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公是集卷二十八有此首，云："春草绵绵不可名，水边原上乱抽荣。似嫌车马繁华处，才入城门不见生。"[8] 石涛录此作"水边上乱抽萦"。水边句"上"字夺去一字，应据补作"原上"，又荣字作萦。首句"不可名"作"未有名"。末句"不见生"作"便不生"。第三句作"繁华地"，均异。清乾隆时江宁严长明用晦选《千首宋人绝句》，卷二亦收刘敞此首，作"才入城门便不生"，与石涛同。但第二句萦字作茎，知此句竟有荣、萦、茎三者之歧，不知石涛所据为何本，但误其作者刘敞为刘攽，以兄为弟，殆凭记忆信手录出，偶疏忽耳。

去岁闻均量以巨金购入此册，海外未获快睹，一时兴之所至，取《南画大成》十帧，以竟夕之力，模其大意，和以俚句，非敢附骥，但表心慕而已。及见原迹，始悟石涛用色之工，濡染淋漓，良不可及。余画一文不值，百世

---

① 和宋林逋《水亭秋日偶成》。
② 和宋郭祥正《访隐者》。
③ 和宋徐直方《观水》。
④ 和宋陈普《野步》。
⑤ 和元黄庚林《水云居》。
⑥ 和元王行《松云二士》。
⑦ 据《早行》题识云："取宋元诸公吟韵，图成一十二。"应称"吟韵"为是。
⑧ 《丛书集成》本同。

后不知如何？书此聊自解嘲。癸亥选堂。

题画绝句

流水人家曳柳条，秋风曾系木兰桡。阊门暂慰它年梦，暮雨疏烟忆六潮。
路入深林不计层，好云表秀复藏棱。诸峰清苦巨然笔，商略山居学老僧。
石洞玲珑地势殊，丹林黄叶隐仙癯。扁舟载得浮萍去，浩荡无心到具区。[①]
画里涧阿可卜居，一丘一壑足三余。临流独欲思濠濮，林水云山胜道书。[②]
萧寥凉树杂尖风，懒瓒心情或许同。残墨自磨还自试，乱云飞下不成峰。
风吹雨洗胜于蓝，一叶摇秋百不堪。自有客怀清绝处，断霞疏柳似江南。
独往深情孰与俱，山如飞白树如芜。乱峰和梦浑难辨，入座春风笔不枯。
盘涡浴燕憺忘归，漫倩游丝挂落晖。领略黄昏情味好，春风摇曳水深围。
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③]
东风力可护花残，似夏长年忽岁阑。且折一枝聊寄与，教人知道有春寒。[④]
群山远势与湖平，老屋疏林倚晚晴。欲为米家祛懵懂，楚天云雾一江清。
垂柳疏疏绿又新，经霜了不染微尘。索居难出凌霄塔，愿作榆城一画人。[⑤]
远浦低昂日欲斜，寒鸦数点即天涯。孤舟一系心千里，且傍芦花处处家。
婀娜柔条可待秋，孤亭寒水去悠悠。廿年我亦天南客，不为看山始白头。
排闼两山入眼青，疏林长坂旧曾经。回头三十年前事，犹有泉声护草亭。[⑥]
派衍隔山出愈奇，平沙折苇雁来时。笔端芍药偏含雨，肘外寒蝉独挂枝。[⑦]
忍寒草树更含滋，岸赭山青又一奇。隔涧苔深岩骨峭，冷泉流梦忽移时。[⑧]
屋外平添湖水深，湖风吹雨绿成荫。也知鹤唳浑如昔，愁听昏鸦更满林。[⑨]
摇落江山万里遥，何人此处泛兰桡。断崖空自悬千尺，隔水林风我欲招。[⑩]

---

① 《绀宇秋林图》。

② 《写幽涧寒松》和董思翁韵。

③ 自题《莫高窟图》，为苏莹辉作。

④ 题梅。

⑤ 时在新港耶鲁大学。

⑥ 碧寒移居薄凫林，面海背厓。屋后流水潺湲，诚幽栖佳地。顷出示《壬午临石田长卷》，画中景物，仿佛眼前，因为题句，以志胜缘。

⑦ 题少昂惬心之作。

⑧ 题袭明册页。

⑨ 题徐邦达画《张氏静园图》。

⑩ 题一鹏山水。

心畬摹写李公麟丽人行图卷，工丽绝伦。伯时原物尚存故宫，可以覆按，而王孙题句作明妃出塞，盖出一时误记也。之初得此出视，漫题二绝。

请看近前丞相嗔，长安杜曲屡扬尘。银钩妙笔工描绘，聊匹春蚕更可人。

驰驱正是出宫门，秋草何曾塞日昏。老眼误题堪绝倒，云旗雪幰待重论。

题画。次倪迂赠徐立度韵

紫禽相对故依依，十月骄阳尚叩扉。众绿阴中容一我，薄红纱外梦成归。美人烟水秋同远，短鬓宵灯影自稀。漫写羊群呼雁去，松脂笋脯惜相违。

白山图册题句

白山萦梦入模糊，黑岭穿林若有无。踏雪看人迷远近，朔风何计慰羁孤。

山水聊心存，北风隔千里。何以折赠君，数枝斜阳里。

积岭如涛带雨来，髡枝万簇雪成堆。野云分暝黄昏近，试问微阳回不回。[1]

群山势走蛇，其来不可已。屋小如牵舟，红浸夕阳里。飞雪拂空林，朔风振枯苇。去霭密成阴，浮生薄如纸。莽莽万重山，微绛染千里。山穷仆休悲，马后峰头起。[2]

辛亥岁暮，戴密微丈寄贻瑞士图册，回忆曩年白山黑湖之游，挑灯写此，率成数纸，时除夕统如三鼓矣。选堂记于星洲。

自题五松图和李复堂

复堂健笔画五松。虬枝枯干无一同。不费鬼斧与神工。飘然挟仙歌咸雍。盘桓独抚轻万钟。风生安暇较雌雄。诙谐曼倩取自容。呼啸孙登久化龙。挥毫况如虎追风。鞭笞雷电楮墨中。孤飞白云凌清空。庐山高处五老翁。岩栖许我橐笔从。真意戏呼谁弥缝。淳风正好蹑玄踪。避秦大夫隔世逢。试翻沧海荡心胸。回望林幽复谷穹。不将双耳听鸣虫。点头顽石劳生公。疏狂且欲陟华嵩。匠石懒顾卧墙东。人间尚待辟蚕丛。

---

① 和东坡《晚景》。

② 和东坡《寒食诗》韵。

题南田画。次其东园原诗三首韵

云过水边兴自闲，不须辛苦作荆关。高风黄叶添萧瑟，迁想神游海上山。[①]

画到无工倍见工，欲将妙理续崆峒。春光旱媚知何处，尽在先生尺楮中。

心通造化叩幽扃，笔挟河山袖里青。不用抚琴山已响，松风谡谡正堪听。[②]

自题山水

登高谁解说山川，老树魁梧已百年。商略云端今四皓，人间回首几桑田。

古苔和墨翠如篸，乱石横空锁碧泽。入梦大风吹垢去，树犹如此人何堪。

是图成，或云近张大风。因忆帝王世纪，黄帝梦大风吹天下尘垢皆去。帝寤而叹曰：风为号令，遂得风后于海隅。张风取此为字，有微意存焉。因书大风之祥，一发轩辕之梦。丙辰冬至前十日，选堂又题。

题于右公草书出师表为南大文物馆。次东坡观堂老人草书诗韵

以翰抵壁神乃舒。下笔振迅成斯须。神连笔断意若无。高闲藏真态各殊。髯翁迹在人云徂。堂堂标准立真吾。人书兼老力未枯。诸葛忠志声名俱。浩然集义气充躯。议兵笔阵宁自娱。平生磨墨非墨奴。万笺浩瀚倾松腴。落纸点漆雪肌肤。势欲震撼观者呼。岂同俗书较妍姝。

附　潘受和作

壬子中秋之夜，选堂招饮酒家。园庭月下，出示所作《依东坡韵题于右公草书诸葛武侯前出师表七言古诗》，及所临《白阳山人山水长卷》，共吟赏之。见猎心喜，辄效颦一首以题其画。

胸中丘壑积一舒。有笔如剑厉以须。白阳逸气天下无。点染自与他人殊。风流往矣岁月徂。固庵继之亦纷吾。此卷秋山秋不枯。荒湾野棹烟云俱。解衣想见般礴躯。游戏三昧聊清娱。陋哉庸史争主奴。内实苦瘠空外腴。月明秋露沾发肤。醉月读书欢相呼。知君学古非暖姝。

---

① 恽句云："风高黄叶草堂间。"

② 原句云："无弦琴作山河响，莫使人从指上听。"

题刘海翁狂草卷，兼谢其远颁红梅画幅。用东坡黄楼险韵

奔蛇走虺谁能说，烟墨澶漫看波发。气盛空阔欲无前。古劲真堪药流滑。羡公锋抵屋漏痕。惭我浪学翻著袜。冷艳远颁来千里，温煦何当献一呷。范水模山事已勤，去錾藏舟且负锸。绿衣鸟挂朝暾回，红萼香销秋肃杀。柳侯归来亲传语，喜揖高轩如古刹。相望情比潭水深，晤言何及思轧轧。清光北斗月照人，仙云南海风低压。笔肆人与花俱老，枝斜势共山争巘。向来姿媚仅换鹅，茂赏画图出双鸭。[1] 乞公还写江南春，预赋新诗咏苕霅。

题清人诗卷为慷烈

远来隐出萃斯文，声教清扬故不群。往日升平堪向往，陈篇雄杰待重论。才力今难逮数公，莫将周颂比唐风。雨丝洒日无人赋，同是乾坤事岂同。[2]

① 指画赠慷烈《荷塘鸳鸯图》。

② 杜荀鹤事。

跋

固庵先生，幼承家学，早负神童之誉。十六岁咏优昙花，一时惊诸老宿，竞与唱和。[①] 聪颖神悟，术者至疑其不寿。二十以后，肆力于学，浸淫百氏，不复寻章摘句，少壮所作，斥弃殆尽，存者仅流寓粤西之作，陈颙园称为“忧患诗心杜少陵”者也。先生诗虽为学所掩，然寝馈既深，兼涉众体，同人辈管窥所及，盖有数善，可得而言。先生中岁历游四方，舟车所至，辄记之以诗，时为自注，同淮海之乱离，如谢客之山志，片言只字，究极玄奥，足为考地征文之助；诗中有史，其善一也。先生自言游踪所至，偶挟某家诗集自随，未检韵书，喜以前人之韵为韵。夫和韵之作人咸苦其难，先生则游刃有余，一如自出诸唇吻，于天竺则如苏，于白山则和大谢，于长洲则和阮，于西班牙则和韩，但取韵律，而遗其形貌；用韩、孟联句险韵，而文从字顺过之，其善二也。先生每言当代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瓶则为旧，而酒乃惟新。近人主新诗者，每剽外国以炫奇；主旧诗者，率自封而墨守故步，其失惟均。先生言诗有工拙高下之别，而无新旧中外之争，其识卓矣。故集中写事物以异国为多；言人之所未尝言，有突过人境庐者，其善三也。先生论湘绮老人能化实为虚，故骈文绝句皆高夐。夫学人多不能诗，若阮芸台、翁覃溪均有病诸，过于求实，反乏空灵之致。先生古体盘空硬语，而绝句则虚灵摇曳，神理自足。其诗注引支遁句：“穷理增灵新，昭昭神火传。”无异夫子

① 此诗刊入《中山大学文学杂志》，海外无从觅得。

自道，信乎于灵薪神火，绰有妙契，其善四也。综兹四长，郁为巨擘，故和南山、石鼓诸作，力能扛鼎，识者无不拱手叹为不可及。先生以学人而为才人之诗，其神骏处岂浅学所能喻；惟同人于诗好之笃，尤喜读先生之诗，值诸集校梓既竣，谨摭先生平日论诗之语，附于篇末，以谂后之读先生诗者。

丁巳岁暮，选堂教授诗文编校委员会同人谨跋

选堂乐府

固庵词

词异乎诗，非曲折无以致其幽，非高浑无以极其敻。幽敻之境，心向往之；而词心酝酿，情非得已。其触发也，有类机锋，美成云：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烦恼日深，则情留焉；一晌抖擞，则机发焉。警策所至，才分攸关，则又无可如何者也。少日嗜倚声，自逋播西南，藐是流离，未废兴怨，而随手捐弃。来港近廿年，偶复为之。萧晨暮夜，生灭纷如，画趣禅心，触绪间作，江山风雨，助我感怆，删汰之余，都为一卷。宁谓无益之务，且遣有情之生。语爱清空，意出言表，怀新道迥，用慰征魂。秉烛春深，如温前梦。

戊申清和，饶宗颐时客香港之薄凫林

浣溪沙

春晚

极意春阴护短红。东来细雨复濛濛，须臾海市见垂虹。　　断碧波分鸦背外，踏青影落马蹄中。故山风物将毋同。

何处韶光与日新。断无间气付荆榛。风风雨雨又残春。　　蔓草已成孤往地，落花犹恋未归人。废畦芳径往来频。

小重山

江梅

梅蕊犹含隔岁春。东风钩梦起，了无痕。替人呵护有春云。凄绝处、野水照黄昏。　　休更说寒温。池萍经雨碎，易消魂。碧桃已是嫁东君。无人管、灯火掩闲门。

蝶恋花

以纸花清供戏赋

人间无复埋花处。为怕花残、莫买真花去。静对琼枝相尔汝。胆瓶觑面成宾主。　　词客生生花里住。裁剪冰绡、留写伤春句。紫蝶黄蜂浑不与。任他日日闲风雨。

西江月

璞翁句云：只怜九十好春光，换得些儿惆怅。依均和之。

瘴草池边共发，蛮春安稳谁伤。客愁孰与柳丝长。自笑低垂绛帐。　密雨藏山坐久，窥人宿鸟时忙。夕阳似系好年光。只惜难逢惆怅。

凤凰台上忆吹箫

杜鹃谢后有寄

雨急还收，云开仍闭，春阴只在高楼。望星星鸿没，梦渺神州。休谱湘南怨曲，怕风起落叶成秋。清明近、夕阳芳草，一样风流。　江头。新蒲细柳，傍水面残花，泪点难收。况杜鹃血泫，红上帘钩。波外美人何处，黯关山、千里凝眸。清钟动、层涛孤峤，落雁遥舟。

春从天上来

赠画师唐云。时新自吴门来居钻石山下，次吴彦高韵。

白社凋零。认劫后河山，草上微萤。溪漾流月，影坠罗屏。心逐去雁冥冥。任无风花弹，问知己、剩有山灵。短长声。更啼红杜宇，啄翠清泠。　当前云烟画本，伴隐几嘘天，冷落晨星。纵目关河，铸愁今古，乡梦只挂门庭。便琴书抛了，人憔悴、未负丹青。醉还醒。只暗蛩寒蚓，来共青荧。

八声甘州

携琴海畔，秋深夜阑，万籁俱寂，泠然清响，不知人间何世也。

共水天人定，沙苍烟、山色有无中。忽泠泠霜响，溅溅石濑，遥答鸣虫。不耐琴心挑引，冷月尚惺忪。但听商声起，处处秋风。　犹有征招遗韵，似孤飞野鹤，去住无踪。望愁漪千顷，隔海意难通。写吴丝、凝云流水，恐冯夷、深夜出幽宫。沉吟久、成连何在，海气濛濛。

疏影

题梅为李凤坡

缟衣解佩。问薄寒翠袖，天远归未。欲切春云，重补香瘢，孤山漫负深意。便攀入小窗横幅，终莫信、扶春不起。叹路遥、竹际溪边，冷落买栽无地。　　暗忆。黄昏省识，只潇洒一枝，斜照荒水。危涕春风，瘦损何郎，东阁早无清致。翻劳白石工传恨，更树压、寒湖波碎。等絮飞、不到江南，谁伴浓斟浅醉。

琐窗寒

海滥花市次梦窗玉兰韵

望极洇湄，香深雾暖。好春谁见。年年海国，惯共客怀悲惋。看蛟宫、曳裳曳裾，量红料紫东风展。伴泛人憔悴，相思无地，托根兰畹。　　莫盼。韶光换。只顷刻残英，坠茵荒苑。小山丛桂，招隐漫伤淹晚。奈天寒、绿浸愁漪，江关费泪思乡远。折筠枝、欲赋招魂，试谱湘中怨。

法曲献仙音

岚山去京都二十里，枫林弥望。十月则霜寒涧碧，红叶满山。惜余行色匆匆，未过秋风便成归计也。晚泛归来，谱此依白石韵。

双桨萍分，一泓欲暮，忘却此身归处。平楚苍然，瞑鸦无恙，停舟暂共尊俎。望隔岸丛祠远，疏钟唤愁去。　　漫相顾。算文园尽多欢意，终恨我、未见冷枫红舞。十里卷珠帘，有娉婷歌吹如许。忍说将离，且投君缄泪绮句。待他时重到，莫负溪山岚雨。

浣溪沙

为云山题梦景庵图

一梦从谁论古今。觉来浑不辨晴阴。薄云小院自深深。　园柳惯随芳草绿，江风只送夕阳沉。几时待得变鸣禽。

虞美人

乙未中秋不见月

年年呵冻荒池水。滴滴成新泪。今宵忽见月华明，咫尺乡关，竟是百年程。从篁山鬼休相怪。窈窕人安在。不知秋色在谁家。露脚斜飞，又被碧云遮。

点绛唇

自题楚辞书录

一片骚心，雨昏阊阖天长闭。故乡临睨。城郭非耶是。　鹈鴂声声，目极心千里。南枝倚。满江兰芷。待得春风起。

清平乐

偶见詹无庵曩作小词，惊采绝艳，次韵二首。

看天不语。底事秋同住。陌上秋花秋泪古。禁得几番秋雨。　秋心聊托瑶琴。殊方冷落宵襟。相见白头无分，芭蕉雨打秋心。

无愁可解。愁到春山外。臣甫杜鹃曾百拜。泪坠朝霞沈采。　湘中有怨难描。廿年心力轻抛。盼到花开春去，花开还索春饶。

减兰

连日阴晴无定，应梅折简招游沙田。九月五日，与清水茂驱车同往，循竹径陟晦思园，应梅先有词，余因和作。

无晴无雨。小鸟分明篱上语。杯渡良难。赖有秋风送汝还。　陂塘自远。水花日炙红生眼。鹅鸭休哗。绿橘黄槐又一家。

排空插汉。过雨凉添丛竹健。信步还休。丹殿朱幡在上头。　　江云似火。染出几枝花可可。吟袖飞香。秀句新传到十方。

点绛唇

刻翠裁红，残秋未忍抛人去。苍然平楚。只欠宣城句。　　扑面西风，肯向鬓边觑。伤迟暮。丽波妍溆。伫唱黄金缕。

西子妆慢

盛暑与诸生浮槎水国，有渺然江海之思。率填此阙，聊以解愠。

浅水挼蓝，遥天缭白，海畔火云千里。飞飞去鸟不知名，渺愁予、碧波无际。林岚乍霁。暂消受、江湖爽气。泛中流、发棹歌吴榜，不知何世。

菰蒲里。水佩风裳，输与鱼龙戏。此身忘却在天涯，荡归心、夕阳船尾。余霞散绮。好商略、黄昏滋味。但凄迷藻国，羁怀莫寄。

角招

轻舠容与，放乎中流。苍然暮色，自远而至，怅焉余怀。依白石韵。

晚烟瘦。依稀绿绣陂塘，只欠垂柳。飞来川上岫。无数海鸥，时与招手。沧江卧久。早变了、桑田连亩。隔岸云深树缈。不堪一片苍茫，路歧空搔首。

纵有。螺鬟茜袖。乱波孤屿，漠漠江涵秀。盛年惊急溜。无奈残阳，际临分候。怀乡感旧。对半壁苍山衔酒。伴我哀丝漫奏。恐新月、唤愁生，归来后。

贺新郎

净苑琴会，和文镜。次稼轩韵。

张乐洞庭野。送孤飞、冷云倦鸟，无言西下。雨脚枝头春易老，休说东风解嫁。算不负、江山如画。裙屐天涯应见惯，更一时、烂醉山公马。愁似

海，待谁写。　　琴丝谱入渔樵社。问先生、佛龛呵壁，恁凄凉也。[1] 风雨忧愁分一半，付与水乡鸥榭。但记取、哀弦遥夜。叵奈曲终人散后，望数峰、江上怀归者。芳草歇，又清夏。

菩萨蛮

蛋女清歌，倡予和汝，仿佛竹枝之遗风。

斜阳总怕黄昏近。鲤鱼风起波生晕。惆怅未相妨。桃花逐水狂。　　丝丝帘外雨。滴下侬心苦。罗帕欲留题。此情谁得知。

霓裳中序第一

赤柱绿波别墅，临流植援，旷地筑台，天风入座，令人神观飞越。余与文镜徐翁，德允女史，鼓琴其间。数峰江上，足移我情。

离魂黯去国。旧谱凄凉人未识。水阔吹香乏力。看榆火梨花，催过寒食，鹃红糁碧。绞宫商、声入清激。肠易断、凝云酝泪，古怨那抛得。　　凄恻。密云西北。奈一向江湖浪迹。琴丝聊共破寂。往事如烟，换得头白。绿波犹恋客。荡海气、冥冥趁夕。相寻处、无端哀乐，冰炭镇横臆。

迎春乐

向诵淮海此调，人海看春，襟别有会，遂继声焉。

飞花无数愁多少。荡楚水、胸中绕。断霞千里红难了。烟一点，齐州小。　　只说道东风夜暴。更啼鸟声声催老。便算芳菲还闹。未是春怀抱。

点绛唇

题张二乔画兰卷

① 余操《搔首问天》一曲。

枉托微波，此情只许骚人道。倦红颓草。眇眇伤孤抱。　御苑香薰，欲画难成稿。秋风早。天荒地老。但说搴兰好。

蝶恋花

题竹

映碧琅玕栽几树。个个干霄，那肯随风舞。消受人间烟共雨。一竿漫逐鸱夷去。　砌下龙孙苔上露。漏泄春光，似有黄鹂语。乞写筼筜容我住。图中隐隐扬州路。

青玉案

晨兴题大千所绘梅竹，新梢出墙，风窗作响，不知羁思之无涯也。

翠禽小小苔枝宿。谁共倚、黄昏竹。遗世佳人刚出谷。萧萧风动，娟娟香细，中有年时绿。　高楼千里伤春目。尽日画栏看不足。剪取数竿归尺幅。吹花如许，游丝无那，伴个人幽独。

点绛唇

唐云为作瑶山行役图，因题其上。

刺眼奇峰，当年曾是经行处。朔风如虎。山上斜阳舞。　又向天涯，蓬转惊如故。心无住。漫劳缣素。觅取归时路。

虞美人

己亥除夕花市

雨丝又带东风起。更惹灯花喜。薄寒似恋小桃唇。为问明朝多少惜花

人。　　尚怜花事今宵尽。休负寻花讯。花花叶叶总关情。可忆去年花底伴君行。

浣溪沙

久不得珍重阁书却寄

往事摩挲若有棱。远书珍重到何曾。一春花雨正相乘。　　物自多情天自老，心如寒水屋如僧。更谁同对照愁灯。

浣溪沙

沙田晦思园，频年不到，重来只剩残梅数株，因图其一以归，媵以短句。

信宿昏禽语寂寥。护林心事莫辞遥。一枝聊与尽春韶。　　别梦还依云采采，愁心直寄水迢迢。泠香从不折纤腰。

浣溪沙

癸卯岁尽日作画偶题

一往凋年不可寻。萧斋清供对遥岑。安排笔砚貌文禽。　　晴鲞无声春悄悄，湿云如梦昼愔愔。异乡久复怯登临。

采桑子

故山园丁以所植水仙饷予。

池台乱后知何许，丛石余青。满眼新亭。看尽芳菲逐蒂零。　　旧山皋泽还佳否。斜日苇汀。叶淡风檑。留取冰肌照独醒。

木兰花慢

自天竺归，闻董彦堂先生之丧。偶检其遗札，追思曩游，竟同隔世。爰依彊村哀半塘翁韵，以志余悲。杜老追酬高蜀州诗，叹为爱而不见，情见乎词也。

支床谁复问，但弦拨、夜泠泠。算排遣居诸，消磨豹鼠，蠹简犹青。飘零。白头去国，泣苍山、落日故人情。见说归神太素，湖江遽失鳣鲸。望京。草色上荒亭。沧海倘扬灵。甚凋残诗雅，难传巧历，徒附中经。沈冥。山河邈若，怆知音、踯躅更吞声。虫篆如今莫继，尘戕空想平生。

菩萨蛮

人生到处如敷采。苕华谢去春仍在。流水自朝朝。关心上下潮。　　清愁和泪煮。欲共兰成语。午梦试重温。黄鹂又叩门。

菩萨蛮

题侧帽词。王观堂引尼采语：文学须以血（Blut）书者始见其真且工。余于性德词亦云然。

人间冰雪为谁热。新词恰似鹃啼血。血也不成书。眼枯泪欲无。　　风鬟连雨鬓。偏是来无准。吹梦到如今。有情海样深。

浣溪沙

缅甸孟德拉观舞

客路清愁比水长。行歌欲谱醉吟商。湖江情味似吾乡。　　听鼓惊秋先在耳，引杯供泪与回肠。人间哀乐岂寻常。

浣溪沙

甲辰春日

春到乡心似茁芽。飞来燕子尚无家。正须浊酒送生涯。　　丛菊自消他日泪，寒梅偏放去年花。东风送暖上窗纱。

木兰花慢

闻赵叔雍下世。翁月前方与余商榷明词，遽尔长逝，青简尚新，绪论已绝。赋此寄哀，哀可知矣。

咽风邻笛起，蓦回首、变凄清。叹隙驷难留，尘笺宛在，休话朱明。花塍。胜流莫继，算呕心、千载有余情。[1] 牢落关河隔世，故山猿鹤堪惊。　　飘零。江国正冥冥。荒服戴盆行。剩紫霞凄抱，独摅孤愤，强忍伶俜。沧溟。短窗破梦，听寥天、哀雁不成声。望断南云万里，一杯还荐芳馨。

兰陵王

水原渭江自大阪送余至江户。凌晨，应安倍乐长邀，至皇居宫内厅，聆奏左右雅乐。同钧天七日之终，失闻韶三月之味。缭绕余韵，杼轴予怀。依周美成韵，谱此解却寄。

御沟直。漠漠寒山乱碧。浮云外、初日帝居，几见青松郁葱色。层城表海国。谁识。文园远客。难忘处、残月晓风，相送水深抵千尺。　　蓬飘忆行迹。似水泛萍根，花坠茵席。沉沉钟鼓催朝食。听换叠裈脱，遏云莺啭，回头箫吹满凤驿。曲高混南北。　　哀恻。旅怀积。忽人破悲秋，林际歌寂。凝思往事情何极。念玉麈清话，紫城闻笛。夜阑烧烛，替泪眼，带恨滴。[2]

---

① 翁刊《惜阴堂明词》未竟其业。

② 日本雅乐分左右，左为唐乐，右为貊（高丽）乐。剑气裈脱春莺啭及感秋乐皆曲名也。

凄凉犯

周密《浩然斋视听钞》载北方名琴条，有金城郭天锡祐之万壑松一器。鲜于枢《困学斋杂录》京师名琴下，亦记郭北山新制万壑松。此物现归于余。余得自顾氏，盖邹静泉自北携至粤中者。每于霜晨弹《秋塞吟》，不胜离索凄黯之感，爰继声白石道人，为瑞鹤仙影云。

冰弦漫谱衡阳雁。[①] 西风野日萧索。草衰塞外，霜飞陇上，两三边角。[②] 江波又恶。况憔悴征衫渐薄。似声声、黄云莽莽，嘶马度沙漠。　　遥想京城里，裂帛当歌，索铃行乐。[③] 云烟过眼，算而今、轸摧鬃落。漫有知音，隔千载、重为护著。寄悲哀、万壑竞响许梦约。[④]

蝶恋花

为余少帆题秦淮八美图

罗袜尘生芳意动。几幅鲛绡，织就愁无缝。吹蝶空枝余一梦。人间恩怨曾千种。　　欲谱新声纾旧痛。苑柳宫槐，残月生西弄。叶叶花笺劳远送。羁情那比春情重。

蝶恋花

和小山

秃柳残云秋又尽。回雁惊寒，远浦飞成阵。酒病还欺歌力困。长条镇是牵离恨。　　故国重归难细问。借海量愁，望断南来信。烛泪啼红添寸寸。

---

① 琴曲有《雁渡衡阳》。

② 香山诗：边角两三枝，霜天陇上儿。

③ 索铃为弹琴指法。

④ 依原句七字皆仄，姜氏旁谱，“绿杨巷陌”句及“将军部曲”句，陌与曲字均非叶韵，兹不依词律。

晚花分付佳期近。

霜天晓角

自题雪江图，次萧小山梅韵。

万山积雪。掩映篔筜折。崩石谁怜瘦硬，冰嘶就、玉莹澈。　　悽绝。况伤别。孤舟独载月。且看征鸿过尽，只宜共、北风说。

高阳台

高罗佩丁未清和来港，琴酒迟留，信宿东返。遽闻埋云，不胜悲恸，候蛩暗苇，秋声自碎，次玉田和草窗寄越中诸友韵，邀海隅琴友同赋。

小别经年，暂游千里，离披碧水苍葭。折柳江头，吟商怯赋无家。年时相见终疑梦，寄相思、一霎云遮。只断肠、劳燕东飞，寒日西斜。　　记曾载酒尊明阁①，有香留带草，韵坠平沙。古怨今愁，多君摅尽才华。滔滔流水空叹逝，更何堪、弦索天涯。忍消他、三叠阳关，三弄梅花。

四园竹

题所绘丛篆次清真韵

五湖在眼，万玉动林扉。绵黏落蕊，红湿浅空，秋上罗帏。寒袖宽，昔梦远，墨花影里。一襟幽事谁知。　　蓦凄其。湘妃坠泪凝斑，依依恨染春期。欲约窗前络纬，唱彻家山，织就新辞。风满纸，客路渺、星河雁又稀。

浣溪沙

和一鹤

① 君藏书处。

漠漠浮烟孰解酲。西楼残照换初晴。苔茵人外认行程。　　别意随云吹不散，羁情似草刬还生。此时争奈画难成。

制泪他乡久不禁。心中红豆漫相寻。好春长是结重阴。　　吹暖柳丝连梦浅，怯寒山影坠愁深。来鸿去燕总沉沉。

怨春闺

敦煌曲子《云谣集》最为脍炙人口。余于法京，别见一卷古文尚书背，写《思越人》二首，又《怨春闺》。其词云：好天良夜月，碧霄高挂。羞对文鸾，泪湿红罗帕，时敛愁眉，恨君颠罔，夜夜归来，红烛长流云榭。夜久更深，罗帐虚薰兰麝。频频出户，迎取嘶嘶马。含笑阖，轻轻骂。把衣捋扯。叵耐金枝，扶入水晶帘下。此首向未经人著录，以示戴密微教授，喜其翻成法语，香径春风，真同越艳，抽文丽锦，媲美花间。试和短章，用表绝唱。

江山经雨洗，疏桐蟾挂。谁与兰香，借取秋云帕。垂蕊银灯，休惊梦短，斜队芳钿，弹泪彩笺虚榭。　　悄悄人归，苒苒流苏沉麝。千金片刻，换足五花马。含笑指，春禽骂。好风轻扯。珍护红心，步入碧桃花下。

湘春夜月

琴曲潇湘，余喜弹之，辄忆白石“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句，不觉其情之掩抑也。用为此解，次雪舟韵。

漾空明，柳风偏搅离魂。可奈别馆愔愔，千念集晨昏。试欲折花归去，恐簪花人老，不当芳春。但野烟恨水，清泠万里，情往思存。　　沧桑一角，悲生极浦，垂涕雍门。独抚危弦，还仿佛、满湖青草，寒浸湘云。江南梦远，怕此时、都种愁恨。剩伴我、有飞鸢点点，芦边雁影，天上星痕。

汉宫春

芳洲社课立春和稼轩

才报春回，只寻常风物，不见金幡。做愁花外嫩草，怎敌严寒。浓阴似许，纵无人、自发东园。频欲问、春回甚处，剧怜齑菜堆盘。　便遣东风无计，但幽单万感，消受萧闲。望中楚山越水，洗尽霜颜。鸣禽乍变，燕归来、已上钗环。凭记取、黄柑青韭，年年逐梦飞还。

鹊踏枝

蒙夫以四印斋制石墨匣见贶，倚此报之。

漫道家山春梦里。楚些歌残，埋恨深深地。旧时月色今憔悴。冷风吹梦翻成泪。　空有鸣蜩知此意。墨袖尘戕，寂寞千秋事。绮语空中传雁字。碧天愁影魂归未。[1]

扫花游

和夏叔美

远松递碧，曳暗浦春深，斲阴庭午。熨魂薄雨。任鹧鸪唤客，岸花自语。沽酒年光，写向琴丝味苦。断肠处、共冷日倚栏，千柳迟伫。　飘蕊依燕舞。更坠梦飐流，砌愁成路。杈舟枉渚。对斜风乱苇，暮江横素。去国情怀，缓却宫腰练组。渺烟缕。带残阳、倦鸦伤绪。

满庭芳

吴歌窟忆旧和淮海

涧里萦沙，谿边聚叶，古洞时变阴晴。萧条林际，废殿枕寒英。湖水平分旷渚，朱栏外、绿共波平。人家远、空山切响，澌急泻银筝。　芳情。鸥戏岸、马嘶峻路，花泛兰缨。渐云滋岫复，树老沧瀛。坐觉愁生白露，更饥鼠、啼夜堪惊。野风急、芸黄腓草，瘦日下荒城。

---

① 鹜翁有《蜩知集》、《袖墨集》，“家山春梦里”乃其枕上所得句。

台城路

偶作仙山楼阁图，忆往岁游师子国，流连圣城（Anuradhapura），阿育王始所缔构者也。残塔荒甃，败荷颓柳，禅草未剗，慧灯犹续，令人神飞生死之表。今兹畚管和姜，驰心兰迹，云机月杼，倘亦世间儿女顿悟之资乎。

沈郎早作归魂赋。荒村不闻人语。怯柳弥天，愁荷委地，曾是梵宫深处。寒蛩莫诉。正洞府高秋，自鸣仙杼。似到青穹，夷犹镇日甚情绪。　　灵风尽吹梦雨。又疏钟断续，添几残杵。雨去何方，风来甚色，楼阁门开无数。云根独与。便玉树琅玕，谩伤无女。露泣冰盘，水澄圆月苦。①

莺啼序

往岁过加拿大路易士湖，得句云：残阳欲下愁何往，秋水方生我独西。顷又将有远役，念昔游既非，羁情离绪，其何以堪，追写成图，并系此解，次梦窗韵。

危亭正擎恨影，对阑阴掩户。报秋晓、林叶初黄，分付鸦柳催暮。乍离合、沈沈散霭，微波袅袅斜阳树。又依稀、雪里残云，错认飞絮。　　门外天涯，换苔乱绿，半销沈峤雾。溯千里、人去霜深，汉皋珮结心素。看丛梢、晴飘飐箨，出高岫、红生霞缕。劝行人、且莫悲秋，但盟鸥鹭。　　时光梦渺，黯极关河，吟思尚客旅。念去日、黦衫尘满，岁晏天末，野水添杯，听风愁雨。寒泓落木，零花垂泫，长条攀尽荒山远，唯冷香、共我临津渡。生绡一幅，尽教画笔凄迷，信美总异吾土。　　俊游巷陌，往事低徊，早鬓侵几苎。试点检、吟笺词句，褪粉梅梢，挈泪伤春，断肠呼舞。芳菲一晌，空随流水，西风犹是吹碧瘦，送黄昏、清角移哀柱。依依旧梦分明，岸草湖烟，问秋老否。

① 用万松颂古从容录偈。

谒金门

张大风画卷，纵逸如草圣，自穗流出，久经摩挲，清气满纸，譬拾片脑，而裹冰绡，既归均量，可谓得所。爰题谒金门一首，用厉樊榭韵。

山作槛。人比秋云还澹。水木清华香冉冉。落红三数点。　　沙际琴音初泛。千里澄波如鉴。腴墨中含无限艳。黄花应色减。

摊破浣溪沙

题杨龙友九峰三泖图

湖水无声事已阑。余酸犹染笔毫间。九峰三泖重重恨，不堪看。　　容易好天随梦远，尽多宿草泣秋残。回首夕阳烟柳外，有栏干。[①]

附录

仪端馆词序

坡公言凡造语能自名一家，如蚕作茧，不留罅隙。余谓词尤宜然，兴物造端，要在曲隐自达而已。夫心灵之香，温于兰蕙；应感之会，通乎万里。而幽窈旷朗，抗心远俗，下可极九渊之深，上足摩层云之峻，务使咽而复存，熨而不舍，莫词尚焉。今读文象庐小词，绮靡缘情，未易接武；佳章络绎，调感怆于融会之中。时如坡词所云“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者，得非作茧无隙之证耶？闵吾生之有涯，念茧丝之无尽，披览未终，为之三叹。壬寅春。

词乐丛刊序

若夫九歌词韵，鸥飞目眩乎波涛；三代遗音，弦绝涕沾于巾屦。付江山

① 文骢自吉州作此卷与沈士充，在崇祯十三年庚辰，时年四十四，越五载殉国。士充题句有云：“几叠远山无限意，却教展卷对斜阳。”此卷李竹朋《书画鉴影》，李恩庆《爱吾庐画记》并著录，现在刘氏虚白斋。

与啼鴂，芳躅云遥；伴栏干于霎时，明当安在？洞庭张乐，畴赓黄帝之盐；鹦鹉泊舟，愁听翠楼之弄。况复饮筵竞唱，想温岐杨柳之辞；急节回身，诵韩偓樱桃之句。至如石槽铁拨，贺老之谱无传，凤尾龙香，霓裳之曲已罢。黄云马上，难返明妃之魂；青眼尊前，亦坠江州之泪。古调随家山以撇却，新腔逐凉瓦而飒飞。林薄虚籁，鸳鸯无声，水面冷香，琵琶谁拨，王风蔓草，可胜叹哉！近岁西域蒐奇，遗书间出。伊州水鼓，犹著旧曲之工尺；浣沙归云，可续醉乡之日月。于是证龙门之造像，粗定"逢揖"之文，问扶桑之管弦，略谙"火急"之义，冥行擿埴，析分刌于微茫；悬解豁通，似重昏之夜晓。至于白石自度，极山林缥缈之思，俗字旁行，惜波磔奇胲难辨。故虽梦豁玉田，间或存乎管色，而文虎大鹤，时复病其乖方；遂使篪笛莫审其折字之音，觱篥无征于凄凉之调。爰以暇日，稍涉记注，娟声可案，数混成旧集之残行；律字差通，绎长崎魏家之旧谱。存坠绪之一线，穷逸响于千秋。武进赵先生叔雍见而悦之，触类感物，扬搉有加，操斧伐柯，取则不远。风尘寥落，独寻弦外之知；揽古低徊，聊博酒边之莞尔。红牙付拍，隐约其情，白云在天，依稀广乐，零缣短楮，留取心魂，覆瓿代薪，事伤旦暮。世无作者，空对红萼而何言，倘有词仙，庶拾幽兰于不坠云尔。丙申暮春。

芳洲词社启

素月流晖，寄情箫管；冷香袭袂，贮兴池塘。愁入西风，夐思爰作。则有裁红刻翠，对雁燕而无心；嚼徵含宫，倚阑干而揾泪。曩者遁渚酬唱，庚子秋吟；萍聚蓉影之篇，秦淮枯柳之什，舞咏方滋，流风逾远。顷履綦顿尽，扇发无闻，寄命沧江，抗言在昔。同人等三余有暑，六吕萦心，玉宇高寒，寻声而翻水调；玄霜点鬓，按谱而唱云谣。铅泪同倾，烟波无极，言皆有托，继乐府之补题，意或伤时，念家山之何处。凡以感物成文，写怀入律，可以惊四筵而适独坐，酌一字而谐八音，爰有芳洲词社之议。例集无乖，球钟竞畅，题襟汉上，庶踵美乎前修，长命西河，倘忘形于尔汝。兹订〇月〇日为首次雅聚之期，尚乞高轩，翩然莅止。汀洲芳草，续岁寒秋水之盟；锦缆牙樯，收游雾入兰之益。是为启。戊申春。

榆城乐章

来榆一月，顿尔多词。自作写官，未遑手定。意内言外，但遣有涯。江水浅深，难传款曲。

选堂并识

八声甘州

充和以寒泉名琴见假，复媵以词，因和。

感深情，秋日借寒泉，宝瑟结清游。任急弦飞听，昔心长系，夕饮未休。漫谱家山何处，天地入孤舟。犹似荆南客，倦赋登楼。　　又闻笛声哀怨，叫中天明月，乡梦悠悠。自清商寝响，唱起海西头。忆行窝、梅为谁好，怕芸黄、惊叶点波浮。待描入小窗短幅，与畔牢愁。

莺啼序

满山红叶，玉露凋伤，和梦窗。

丹林斗香万里，渐飞霜掩户。散繁囿、瞩目川原，看足霞彩朝暮。野烟起、晴霏悄悄，孤村流水天边树。问题红心事，沾泥早似飘絮。　　异国萧

条，乍冷欲雪，浥轻尘暗雾。碧波迴、江阔人稀，绕空鸿写幽愫。挂星岑、黄昏吐蒨，出林际、绀云堆缕。挽西风，同入柔柯，再盟鸥鹭。　　碎虫休诉，白露惊纨，云端复寄旅。正缱绻、夕阳花坞，气霁天末，叶可藏鸦，蔓能穿雨。曾阿景仄，荒凉古道，卷蓬无数天涯老，更啼乌、月冷枫桥渡。千山落木，不堪客路邅回，对此那不怀土。　　芳洲采采，摇荡蕙华，转眼余几苎。但可惜、招来春妒，旋作秋声，塞马齐嘶，井梧邀舞。鲛绡传恨，练单谁共，衰颜借汝朱一霎，拼哀音、弹入秦筝柱。依依万点新愁，梦渺宫沟，旧欢在否。

浣溪沙

秋兴和慷烈八首

暝宿篝灯却念谁。忍寒清影更何依。秋深难遣独醒时。　　寄远凤笺堪赎梦，起衰鸾镜可添姿。平明风叶满林飞。

画扇它乡久见捐。遥山一抹倩谁怜。无多枫树著红嫣。　　手斲井冰成片玉，心存蕙亩忆遗钿。芳菲犹似燕归前。

槛外缤纷日色妍。病榆凋尽不成钱。空怜瘁叶落山泉。　　涌地塔高天尺五，辞家心惮路三千。剩从驹隙觅徂年。

牢落关河赋远游。马嘶叶脱已惊秋。八声谁共唱甘州。　　休怨霜风帮捩笛，生憎残照苦当楼。眼中旧垒起新愁。

不饮深教负酒卮。愁墉孤弄忽移时。宵昏炉暖尚单衣。　　隔汉珠星劳怅望，镂寒冰豆足相思。清辉射枕月钩垂。

芳愿重违荐苦心。移红停倩护疏林。绪风犹道是春深。　　万古旧欢奔似矢，一时新怨怯成吟。酒阑悲壮有鸣琴。

闭置行厨懒出门。一楼远远见高垣。诸峰俯瞰似儿孙。　　未觉轻阴愁日暮，每看返照入江翻。陂陀回首浸湖沦。

月上藤萝见紫茎。枝枝叶叶复鬅鬙。一宵如水寂如僧。　　曙色暂销无歇绪，衣香深恐有时憎。黄花白露认秋棱。

浣溪沙

二叠前韵

香远冥冥欲语谁。辞枝危叶尚依依。断肠无奈峭寒时。　漫剪缕云移倩影，待呼落絮伴幽姿。夕阳红尽乱鸦飞。

黄叶声多未忍捐。岁寒共保漫相怜。檀栾深径有霜嫣。　草爱护红甘化土，枝能障绿任飞钿。听风听雨眷春前。

曾是琼枝比日妍。东风吹尽沈郎钱。消磨艳冶付奔泉。　绊泪柳丝吹缕万，阅人亭树挂帆千。行鸿征雁不知年。

暝入华胥念昔游。萧萧暗柳已知秋。浮云西北是神州。　万里河山悲极目，八方风雨怕登楼。有情芳草足供愁。

难以深忧纳浅色。无凭嫩约忆年时。倩谁为唱惜红衣。　北郭杨低空解舞，西风蝉老说相思。数行征雁与云垂。

落笔从知有戒心。[1] 吴霜借我染高林。浅苔草阁貌江深。　秋到无声堪入画，春随昨梦付沉吟。静闻惊叶打瑶琴。

数笔横塘绿到门。萧寥秋意在柴垣。篱根贳叶竹生孙。　空翠湿衣怜日冷，疏枝迎面逐风翻。万人如海且沉沦。

莫恨霜威未庇茎。满林扫尽见鬅鬙。天宽著我似行僧。　别后书词空记省，眼前风物失疑憎。西山雾掩已无棱。

浣溪沙

三叠前韵

心倦和云更诉谁。中宵银烛镇相依。平林风起乍寒时。　一样重楼波弄影，十分淡月雾凝姿。衣宽人瘦看禽飞。

断送此生百绪捐。惺忪宿鸟惹人怜。爱他楼角出红嫣。　怨去吹箫声转泪，老来簪发恨生钿。销魂总在夕阳前。

---

① 钱杜云："作山水，初落笔便有戒心。"

绮语自知格外妍。斜阳无价不须钱。咽蝉啼碎乱山泉。　断碧清江分影独，卧红芳陌落秋千。关山笛里送华年。

落月相望慰远游。谁温谁冷自禁秋。兰桡深处隔遥州。　长是飞花仍念乱，即看残夜欲明楼。阑干遍倚恁离愁。

送远寒花落酒卮。愁肠无味已多时。江枫几点拂征衣。　梦怯它乡成独往，调悲啼鸟学相思。斜街日静画帘垂。

犹是桃花不死心。春风吹梦到青林。此情天与海同深。　白发缘愁空作缕，黄金铸泪漫成吟。绿嚬红笑伴霜琴。

愁水愁风独闭门。夕阳忽下见苔垣。锦裳我欲叩天孙。　地隔中原先叶落，江连巨海任波翻。心源静处有漪沦。

积草空庭欲掩茎。眉山颦损发鬅鬙。一龛如画卧枯僧。　灯蕊梦中开自喜，雨声心上滴常憎。离魂自抚渐生棱。

附　浣溪沙

张充和

选堂翁三叠慷烈秋兴韵，余亦勉和八章博粲。

絮语寒蛩欲诉谁。一灯如豆似皈依。怕寻归梦坐移时。　孰系流光添画稿，莫将颜色著霜姿。万红飞后雪花飞。

开箧留连未忍捐。江花江水总堪怜。冷红欲去更含嫣。　著地有声如堕恨，因风起舞似飞钿。笙歌魂断寂寥前。

山气霞光日夕妍。三秋不费买花钱。芳洲容与绕清泉。　故燕回巢飞两两，冷红辞树舞千千。谁裁诗句绣华年。

暂别真成隔世游。离家无复记春秋。倩谁邀梦到苏州。　月满风帘慵理曲，秋深烟渚怕登楼。也无意绪蘸新愁。

难遣繁忧入酒卮。关河约略似当时。懒逢佳节换新衣。　墨淡笔荒余怅望，意新词涩乍凝思。闲窗窈窕暮云垂。

故蕊寒花欲吐心。奇红数点出疏林。川平人远晚凉深。　相与还违千古事，调酸似苦澈宵吟。高楼近日罢鸣琴。

风雨连朝独掩门。寒云枯木出颓垣。归途超忽似乌孙。　静院宵深劳梦远，明湖秋老惹风翻。已无霜叶坠清沦。

百岁藤高覆紫茎。花如堆梦叶鬅鬙。江山胜处罢闲僧。　草木自怡能

止恨，悲欢细算不成憎。行看涧石已无棱。

翠楼吟

和慷烈九日韵

远水涵青，平原绣赭，落霞犹挂霜树。急飙催未歇，索余绚、留分裙屐、御沟曾赋。看叶逐澜翻，枝随鬓舞。临津渡。岁寒方早，蘅皋归暮。　　试数百卉俱腓，寄相思一字，灵犀休负。长风吹雁北，楚天远、因循还误。咽泉倾愫。讵泪减当春，红流觞俎。鸦啼去。漫山残照，满楼飞雨。

摸鱼儿

西麓霜林坐晚和稼轩

更无端、叶飞如雨，客中重九催去。悲秋常怕秋风早，恨草啼花无数。君且住。休怅望、千山黄叶无归路，苍山不语。渐冷落林坰，夕阳霜树，愁比满天絮。　　承平事，料理相逢又误。残红曾惹春妒，玉田漫有凄凉赋，密意砌蛩堪诉。风莫舞。便化作断霞、终复归尘土。行云正苦。问翠袖天寒，荒沟谁在，难觅解鞍处。

琐窗寒

少帆辑粤词蒐佚，多半故人蓄落之作，倚此寄题，依玉田玉笥山韵。

作茧悲丝，镌怀聘月，意多言外。情非梦殢，咽断寒蝉声里。伴清宵、风凄露重，余音已搅银河碎。自海绡去后，词坛冷落，空想高致。　　还是。飘零意，纵豆蔻青楼，迷离烟水，京华憔悴。算几辈、又成新鬼。更何堪、落日玄猿，哀筝弹出沧桑泪。莫重吟。草长江南，愁根生乱苇。

木兰花

得立声太平湖书

行人已共青山远。莫道山深天不管。湖荒树古暮猿啼，泪落三声闻已遍。　　寄书苦候南飞雁。雁去水昏山更断。平明叶落风满楼，盼得书回刚月半。

渡江云

子健句云：诗书分中事、梅花格外鲜。甚喜诵之，适有来翰，谱此代柬，次玉田韵。

诗书分内事，殷勤片叶，远寄暮寒初。看红瓷候火，世短意多，笔砚费春锄。东风如酒，转平芜、可似西湖。想昔日、依依汉上，新柳已成株。

愁余。征帆万里，室迩人遐，更栖迟何处，漫赢得、书随客老，画共灯孤。蓴鲈亦有他乡好，纵雁少、先见来书。凭问讯、梅花入梦中无。

浣溪沙

题张恂壶山山水册。壶山，泾阳人，流寓广陵，与何义门孙枝蔚同时。

幽径真堪殿六朝。拂衣惟见草萧萧。尘笺细抚已魂销。　　林静风烟千嶂远，楼高涕泪一身遥。广陵心事托寒潮。

摸鱼儿

兆楹远假墨研一方、戏书谢之、再次稼轩韵。

算闲他、管城老子，携来却又抛去。砚池剩有宫沟水，飘尽残红无数。人欲住。甚底事、征鸿奔走东西路。报君一语。只肥了愁根、瘦损腰围，分与天边絮。　　古今事、俯仰群书多误。秋来还让春妒。船山频和江南赋。[1]徒托寒蛩深诉。且慢舞。便浇酒买丝，绣作平原土。呕心未苦。候他日笼鹅，黄庭写就，谢汝安锥处。

---

① 姜斋两和此词。

蝶恋花

和叶迦陵

世味真同纱雾薄。尽有中边，如蜜都尝却。从古多情伤哀乐。星移事改空斟酌。　　燕语莺啼闲院落。万户千门，何苦间关约。渐觉老怀输少作，画栏尽日思量著。

六么令

充和幼子捕得小动物，充和为作茧衣，嘘呴者至，而彼虫尚寐无吪，若无意于人世者。嗟尔微物，其将自绝于温情乎。讽之以词，用《波外乐章》均。

咽风啮叶，姑射餐冰雪。捉来呼灯儿女，花外无家别。袭以云衣细护，蓦度清秋节。翠钿轻镊。吴蚕睡老，惆怅后期先凋发。　　生世何堪作茧，未死丝难绝。吹动六管飞灰，恨入哀弦拨。莫道人间少暖，除是沧桑竭。西风绿减，东波红泛，蜡泪泣秋早成叠。

浣溪沙

充和观余作画，赠诗并贶胭脂以点霜林，赋此奉报。

摇落方知宋玉悲。秋风坠叶满林扉。胭脂合与点斜晖。　　流梦渌波声细细，牵衣红树话依依。教人翻信是春归。

向夕群山袖上云。萧疏亭树映湖濆。倪家笔法与谁论。　　落雁遥沙如旧识，倚楼长笛最先闻。蒹葭寒水且逡巡。

无闷

和中仙雪意

欲旦延阴，先暝未昏，残日高楼倦倚。怕成朔凄风，气清如此。已过伤秋冷落，睠远路、沧波弥云水。早残蕙草，瘗花缀玉，如绵初坠。　　荒致。更谁似。看倒影椒涂，顿生春意。怅水阔山孤，漫劳遐睇。拟把琼枝画好，蹔换取、芳菲生尘世。只剩得、无限痴寒，化作梨花铺地。

声声慢

冒雪至充和家中作画，和中仙催雪均，并邀同作。

凄阴促影，寒意停芬，溯游访戴休疑。袖里朔风，携来正好催诗。红炉又添绿蚁，写疏林、犹抹胭脂。问斗室、有秋声如许，此夕何时。　　窗外梅寻乡思，眷叩弦逸曲，泪结冰枝。迟蕚东风，新词待谱奴儿。剪灯夜阑花碎，拂鲛绡、梦冷谁知。最可念、深雪前村，绝似剡溪。

居新港（New Haven）九阅月，授课之余，遍和清真。复得词将四十首，都为一集。游子怀乡，偏多感喟，西诗所谓 Nostalgia 者也。新港旧植榆树（elm），有榆城之称。闲居既爱其名，因号词曰《榆城乐章》，记其地云。选堂又识。

晞周集

庚戌九月，饶子选堂暂移坛于北美，教授耶鲁大学研究院。羁旅榆城之中，栖迟旧堡之上。是时也，岸柳褪青，江枫耀火，川原泬寥，秋气憯凄。空城晓角，侣碎蛩以吟愁，古屋深灯，拟枯僧之禅定。未免有情，谁能理遣！于是骋才小道，放笔倚声。既和余令慢二十余阕，一月之中，又步清真韵五十一首，撷片玉花犯起调，曰粉墙词。远道相寄，叹赏无斁。余寓书云，方杨和周，殚精竭虑，裁九十篇，声音不误，神貌全非，徒僭三英，曾无一是。吾子才大儗于坡仙，格高无愧白石，彼毕生之所为，子咄嗟而立就，曷假其余兴，依陈注本而遍之。既摅所怀，亦开来学。未及期月，又得七十六阕，合前凡百二十七章。字字幽窈，句句洒脱，瘦蛟吟壑，冷翠弄春，换徵移宫，寻声协律，至于名媛缀谱[1]，异域传歌，征之词坛，盖未尝有。昔西麓继周，其数相埒，大过方杨，类多好语，而苦鲜完篇，比于饶子，尚隔一尘；因名之曰晞周集。客或谓余，词贵新造，韵当自我，画地为牢，屦校灭趾。余谓客曰，才难而已。陆平原所谓踯躅燥吻，寄辞瘁音者，信大难耳；至若虎变兽扰，龙见鸟澜之士，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大豪末而小泰山，以无厚而入有间，则何难之有乎？子瞻之和杨花，幼安之次南涧，别裁清思，迥迈原制。是知积厚之水，堪负大舟，追电之驹，无视衔辔。形虽模古，实则维新，今观饶子之什，益信然矣。借他人之杯酒，浇胸中之垒块，言必己

① 张充和女士为谱《六丑》，以笛倚之，其声谐美。

出，意皆独造，从容绳墨，要眇宜修，律按清真，神契白石[1]，不标次韵，谁复知之？或疑固庵一集，早著词林，纵目遥天，奚待踵武。岂知言哉！故特辨而序之。

辛亥夏初，罗慷烈叙于香港两小山斋

晞周集卷上

瑞龙吟

青山忆旧游

屯门路。犹记杰阁低天，飐波摇树。依依竹里人家，远帆欲渡，神栖甚处。　悄凝伫。梦挂六朝丝柳，网簷朱户。丛松篁径萧条，青山一抹，昏鸦乱语。　前度长亭携手，薄云飘荡，飞花闲舞。可奈岁时推迁，人异今故。题扉坏壁，难觅昌黎句。休回首、吞舟巨浪，艰难天步。节冷羁人去。凭谁为理，相思万绪。辜负肠千缕。吟望久、沈沈鸡鸣风雨。竟宵贾雪，满头堆絮。

琐窗寒

走马兰台，苍苔印屐，冷梅窥户。江山信美，赢得寥天零雨。换东风、一阳渐生，碧纱枕外轻雷语。惜夜灯怯剪，春衫慵试，异乡羁旅。　朝暮。移情处。待写入琴丝，紧弦二五。声声未苦，尚有成连音侣。怕重斟、翻泪急觞、断魂此际知返否。倚危栏、但有斜晖，绊客留尊俎。

风流子

飞雪下寒塘。朔风紧、风雨洗残阳。正天倒玉壶，浪生银野，地连翠树，烟润宫墙。困恼是、悽悽还戚戚，冷意逼丝篁。十里雾浓，五更霜重，尽多清涕、催落离觞。　茶霏濛濛里，人何许、和月久伫西厢。自剔烛花，平分蜡泪成行。看帘底熏炉，才温又冷，池边藤影，入梦摇香。分仿柔肠，让

[1] 饶子《固庵词》中和白石者几四分之一。

他萦结何妨。

渡江云

羁途无好梦，缤纷密雪，万里走风沙。便惊寒到骨，律谷谁吹，布暖遍人家。玉龙下界，任削柱、争骄纷华。簷溜间、白头相映，舞冻雪中鸦。
空嗟。粉窗凝绨，大霭屯空，似黄云塞下。春欲来，美人何故，先著缟纱。高寒一洗离人眼，待试作、水墨蒹葭。凄断处、朝暾正坠琼花。

应天长

枯条撼雪，零露堕冰，偎人月带愁色。做就一天飞絮，廉纤似寒食。风弥厉、欺病客。唱折柳、助增凄寂。又惊见、吹尽芦花，鬓共狼藉。　　收拾付阳春，待到莺啼，桃李满东壁。一夜冶容全改，偃眠掩闲宅。萋萋草、生旧陌。拟税驾、奈迷踪迹。水荇老、算有梅枝，孰问相识。

荔枝香近

拂雪萧晨风乱。飞蝶去。莫道片片如花，轻剪寒中雾。看看坐失林峦，喜极朝来雨。如沐，洗澈新茶正和乳。　　空伫立，苦忆送君南浦。落照归风，无恙片帆高举。未报迁莺，镇日清言赖鹦鹉。共对依依蜡炬。

还京乐

抚弦摆，细数华年，怅惋终倦理。买麻姑沧海，一杯露冷，千金能费。望夕霏林际，黄云过尽随花委。照客枕、楼角缺月，东风弹泪。　　问笙歌底，可还谙悲喜，更阑酒醒，中宵孤睡况味。堪嗟久客天涯，几曾栽密蹊桃李。试望京、犹隔百年程，情牵万水。欲把归期卜，尊前人未憔悴。

扫花游

黯然去国，但目极伤心，逾湘怀楚。鬓丝结缕。过丹枫艳锦，叶凋雪舞。滴到天明，听惯疏窗暗雨。雁飞去。只客尚滞留，檐屋欹处。　　前约嗟浪许。又换岁春归，迟回中路。异乡别俎。便高歌送日，莫销襟素。恨入朱弦，未觉灯昏意苦。更延伫。满云端、夕阳箫鼓。

解连环

偶撷白石梦窗句，檃括成章。

素弦堪托。摹潇湘指上，水清山邈。看岸柳，衰不堪攀，更平野乱烟，冷多光薄。恻恻霜风，尽消受、客中离索。自征鸿去后，懒问旧栽，槛外红药。　　魂销楚皋芷若。惹相思万种，春灯眉角。空记省、香远裙归，奈燕雁无心，宝筝抛却。俊赏西园，正待放、�枝梅萼。认依稀、女墙月出，欲攀又落。

丹凤吟

竹外苔枝禽宿，莫似扬州，官梅东阁。云中青鸟，传语蓦投深幕。春云可剪，夕阳如梦，裁作罗衣，犹过蝉薄。只惜伊人此际，一水家山，娇雾遮断楼角。　　可念陌头细柳，朔风二月吹更恶。无数青青草，被繁霜浓染，能不凋铄。秋千闲挂，触蕊逐风先落。双泪伤春，牵绪乱、似丝丝盈握。化斑点点，生怕人认着。

瑞鹤仙

望青山北郭。征雁渺，雾隐平林漠漠。谿寒促花落。命巾车、遥指孤城天角。柳条未弱。有雅禽、柯底密约。更荒江坐晚，久别故乡，怯引樽酌。

落寞。丹霞乍起，雾已移阴，雨先沉阁。危飙入幕。经幽涧，觅红药。叹名山待赋，踌躇今古，登高怀抱未恶。看浮云过却。蓦遣中年佚乐。

西平乐慢

车柱环馈高丽发笺，作画谢之。

巢燕东西，泛萍南北，天远故国春赊。黯黯年涯，萧萧玄鬓，繁阴镇被愁遮。谢贶我，藤笺百幅，犹记观书册府，鸿泥在眼，时催风急，气变惊沙。

生世难逢易别，思往事，坠梦付伤嗟。　　绮寮秋饮，汉南[1]柳色，明月楼头，今为谁斜。何日许、蓬蒿仲蔚，亲界乌丝，漫管斜川地远，寒竹荒蹊，共赏清秋眼末花。应唤隔江，湘灵鼓瑟，鸿阵哀弦，料理幽忧，不为鲈鱼，张翰也自思家。

绮寮怨

杨禹丞书云，每读余词，觉纯文学感人之深，报以此解。

玉笛犹缠穷思，压愁醺未醒。看过眼、士马衣冠，凭谁主、画壁旗亭。十年题襟异国，菁莪地、带草仍晕青。只去来、岁序侵寻，飘零客、鬓变悲易盈。　　此去驿烟几程。惊尘满目，况当万里飞琼。宝瑟宵清。掩丛卷、忍重听。堪叹惜阴人去，珍重阁、最伤情。歌翻渭城。[2] 相从恨岁晚，空涕零。

西河

忆瑞士累梦湖寄戴密微丈山村

形胜地。前游嘉遁堪记。长源含雪决飞泉，激波暗起。绕湖断岸屡崩奔，悲禽时出林际。　　石缘绿，犹悄倚。孤舟镇日长系。滔滔极望渺津涯，雾迷旧垒。回看路邈更缅归，合流别有山水。　　村蟠水曲自远市。指高人岩麓居里。也拟暂抛尘世。看成章奏理。何时相对。依谷怀秋浮云里。[3]

侧犯

缟枝雨过，露扉乱叶浮光靓。波定。有竹外余香泛清镜。黄昏信味好，粉雪休糁径。天静，梅照水，斜欹认疏影。　　雕阑独倚，月射鲛绡莹。重记省。甚尊前、风味老荀令。怕理鸾筝，画堂宵迥。吟罢晓角，梦移金井。

---

① 指汉城。

② 曩与叔雍研词乐，讨论明谱《阳关曲》。

③ 谢客《山居赋》云：“怀秋成章、含笑奏里。”翁近有《论谢诗》长文。

一落索

题画

春与柔条披秀。苦教眉皱。暗黄千缕断人肠，莫更坐、为诗瘦。　　如此江山闲久。故人还有。若论描得几多愁，待再写、湖湄柳。

又

落日啼鹃声苦。况催归去。画中山郭酒旗风，换一霎、江南雨。　　梦绕嵩云秦树。雁传书素。断桥春水片帆归，是往日、经行处。

诉衷情

红叶

香烧心字绕千盘。客久梦常酸。落照不辞风力，抵死染林丹。　　征雁去、暮云闲。叶烂斑。泪和雨滴，不信悲秋、又到人间。

华胥引

题士女

无穷春事，空染相思，剪花裁叶。化作浮萍，牵愁水面鱼子唼。别意疏柳依依，伴紫箫呜轧。看到飞蓬，琼梳双鬓犹怯。　　羞画宫眉，莫负了、翠钿轻镊。去鸿难讯，阴晴盈亏坐阅。客里光阴谁买，剩泪珠盈箧。沉醉醒来，絮云和梦千叠。

兰陵王

初至榆城，听充和擫笛。

路修直。流目寒山转碧。林风起、双鸟渺烟，落尽繁英俨秋色。携秋适远国。长托孤云庇客。陂塘晚、垂柳几枝，拂水柔情信千尺。　　名都问踪迹。有暖接华茵，香展尘席。离居还作京华食。看众渚绵邈，尺梯悭步，人间何处异路驿。倦游海东北。　　幽恻。旅怀积。谩破梦分忧，铺恨成寂。斜阳徙倚思何极。但劝影高烛。诉心哀笛。清歌遥夜，系去晷、借泪滴。

浪漫沙慢

与均量同适美，余滞彼归，秋去冬来，写此奉怀。

又秋深、芦花岸草，野水空堞。鸾翼催人迅发。阳关客舍唱阕。只事往追思肠百结。长条在、自怯攀折。念去去烟波，带暮霭、音尘成间绝。
清切。望中日近江阔。更地白霜凄，无人处、已断寒雁咽。叹世短情多，唯是伤别。逝川不竭。阅无端聚散，天边孤月。愁水愁风山重重。文章事、时流渐歇。短歌起、呜呜敲缶缺。最惆怅、能几清明，怕看取、梨花落尽东栏雪。

隔浦莲

凉飔乍动翠葆。零露滋林窈。别梦无拘检，眠初醒，闻啼鸟。青青池畔草。残阳闹。红湿蛙鸣沼。　　嫩枝小。新诗忒瘦，如东阳愁绝倒。林风庭树，片片坠茵催晓。星澹绳低有鹊到。愁觉。寸心花际谁表。

塞翁吟

六出飞寒蕊，风定戛玉珑璁。阅逝水、镇长东。看冻了芙蓉。孤蓬自振惊砂起、冷梦烛影摇空。楚女叹、几时重。蜡残照釭红。　　忡忡。伤迟暮、徒工作赋、抛涕泪销斜照中。且觅句、聊传往恨，路修阻、咫尺难通。况乃尘封。花飞絮委、怨鴂先鸣、分付东风。

绕佛阁

浮烟静敛。惊破候雨、禽叫珠馆。清昼常短。夕阳缱绻、时时叩书幔。一年又满。乡路浩荡、春至非远。花气何婉。望中碧海，连天没崖岸。
斗柄正回转。九折柔肠穿锦线。还绕江流，愁漪生水面。数别日春衣、别后

更箭。梦魂相见。恨不语苍山、吟思零乱。寄梅花、等谁重展。

霜叶飞

柳

寒云腐草。隋堤路，莺飞心系江表。即看燐火向人青，伴黄昏清悄。又飒飒丝丝飏晓。关河途远波声小。最殢人、无奈是渐入苍茫，野戍万里残照。

遥望九点齐烟，蓬飘波荡，脉脉杯泻难到。吴刀好剪尺天长，写楚中幽抱。似走马、千年换了。幺弦无此凄凉调。看旧径、吹绵处，惊问桓温，绿攀多少。

满江红

读昌谷诗

日上三竿，休报道先生睡足。偶坠向、文章劫里，碧缃盈束。年少空教箫化泪，蹉跎早是髀生肉。但徘徊、眸子射酸风，看新局。　兰欲笑，鸡可卜。琴已瘦，肠仍曲。遍人闲、坐阅山丘华屋、喝月曾惊群绿走，飞香羞入丛红宿。少待有、紫帐热春云，杨花扑。

大酺

新春早起

望朔云昏东皋暗，飞雪斜敲林屋。远峰初日起，挂铜钲，时与小星相触。残月辞人，孤灯障梦，闲倚高楼深竹。流年刚过了，听雨声未断，黍炊初熟。正湖海瘴生，画阑烟悄，伴人清独。　穷冬归又速。尚堪送、清景劳飞毂。算只有、江云愁岭，霞碎笺天，说离居、自烦心目。何况归帆少，空目断、画屏千曲。蓦回首、江南国。迎岁莺语，多少帘栊桃萩。驿梅正宜对烛。

三部乐

操弄

归雁寥天，渐按欲断弦，吐音凄绝。玉清冰洁，掩抑偏随寒月。又征马、嘶断残秋，怅紫箫未咽，画角催发。砌蛩不语，露井犹飘梧叶。　　知音自难再觅。但敛悲自诉，待何人说。漫嗟水流急景，繁霜凋发。看铜盘泪珠泫睫。休更学，啼鹃叫切。只有衰柳，犹解替、愁纫千结。

解蹀躞

别意

别味无端先识，悴叶辞风舞。人怀凉月，聊堪慰行旅。谁酿一段相思，乍醒酒面余红，暂销离苦。　　惹千绪。一任回风愁步。危亭旧曾遇。坠欢重拾，凄凄灞桥雨。此际芳草天涯，待他双燕差池，梦随秋去。

六丑

睡

济慈云：祛睡使其不来，思之又思之，以养我慧焰。[①] 夫诗人玮篇，每成于无眠之际，人类文明，消耗于美睡者，殆居其半；而心心不易相印，亦因睡有以间隔之；惟诗人补其缺而通其意焉。

渐宵深梦稳，恨过隙、年光抛掷。梦难再留，春风回燕翼，往返无迹。依样心头占，阑珊情绪，似絮飘芜国。兰襟沁处余香泽。系马金狨，停车绮陌，玲珑更谁堪惜。但鹃啼意乱，方寸仍隔。　　闲庭人寂。接天芳草碧。灯火绸缪际，如瞬息。都门冷落词客。漫芳菲独赏，觅欢何极。思重整、雾巾烟帻。凝望里、自制离愁宛转，酒边花侧。琴心悄、付与流汐。只睡乡两地悬心远，如何换得。

① 见 *Sleep and Poetry*。

薰兰芳引

影

尼采论避纷之义，谓此际人正如影，日西下，则其影愈大，惟其谦下如日之食，而能守黑，盖惧光之扰之也（*The Genealogy of Morals VIII*）。与庄子葆光之说略近，兹演其意。

清吹峭烟，拂明镜、耻随鸡鹜。看夕照西斜，林隙照人更绿。水平雁散，又镇日相随金屋。自憩阴别后，悄倚无言修竹。　　火日相屯，阴宵互代[1]，可异凉燠。况露电飞花，难写暂乖款曲。江山寥落，白云满目。但永秋遥夜，伴余幽独。

玉烛新

神

陶公神释之作，暂遣悲悦，但涉眼前，斗酒消忧，行权而已。夫能量永存，塞乎天地，腐草为萤，事仅暂化。故神之去形，将复有托，非犹光之在烛，烛尽而光穷也；光离此烛，复燃彼烛（《北齐书》杜弼语）。神为形帅，而与物相刃相劘于无穷，如是行尽如驰，而人莫之能悟，不亦哀乎！以词喻之。

中宵人醒后。似几点梅花，嫩苞新就。一时悟彻，灵明处、浑把春心催漏。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绀缕在、香送阆风，余芬满携罗袖。
从知大块无私，尽幻化同归，惟神知否。好花似旧。应只惜、玉蕊未谙人瘦。琼枝乍秀。又转眼、飞蓬盈首。信理乱难道无凭，春箫又奏。

塞垣春

观充和离骚书卷，并谢其为余手录和周词。

① 庄子寓言。

雪意昏垂野。插绿炅、梅枝卸。澄心旧纸，隃麋新墨，书复如画。又冷香点破东风也。恁寂寞、供挥洒。更毫端驱风雨，细挑残烛摹写。　新和瑞龙吟，师秦七、难比渊雅、检几卷离骚，怕啼鴂鸣夜。数银钩、十三行在，摩挲久、沉吟青灯下。月色试呵手，泪凝珠满把。

丁香结

方宇家观八大画

拖湿为干，转圆成智，横扫万丝如陨。叹电惊波走，甚透脱、亘古无兹清润。乱山层障外，藏锋意、万折百忍。偷来神趣，雾雨指掌，迷离不尽。

指引。看变化无方，尺幅鱼儿阵阵。小鸟芙蓉，青藤妙理，墨花初晕。应念心怆故国，草木萦方寸。唯藏山呵护，莫便尘笺蠹损。

黄鹂绕碧树

春鹊喧华屋。寒威未减，雪霏染暮。镇日逡巡，对苍烟碎乱，隔溪妆素。翠尊易泣，又山断波连羁绪。堪爱是薄薄斜阳，暖上重衣生煦。　陌草红心已吐。泪花飞、顿多闲虑。信无主。怕东风聚恨，浓污尘土。尽有鬓丝万缕。不系得、韶华住。何人上苑移根，独偎芳树。

氐洲第一

大千赠画经年，记忆中淋漓障犹湿，谱此谢之。

催瘴思岷，冲雪度陇，轻绡地阔天小。杂树花飞，曾波雁去，和日云霏缥缈。高阙长桥，又仿佛、西风残照。拂澹犹新，麻皮异昔，董源非老。

胜赏神游人渐少。渺乡国、回肠空绕。急浪夔州，惊沙佛窟，万里添愁抱。饱遐观、轻五岳、收身早。洪厓一笑，过眼烟鬟，梦湖山、钟残昼晓。

拜星月

候春

暖雾驱云，光风流蕙，路转花浓复暗。玉笛飞声，落谁家深院。冻痕巧、印入梅梢柳眼。蜜炬围红星烂。问讯番风，甚他乡迟见。　熨余寒、隐约东风面。春何许、万一雕栏畔。尚是倦枕恹恹，怨浮萍流散。更何堪、雨湿黄昏馆。佳期近、梦短林莺叹。乍搅乱、一段离魂，隔邮亭影断。

玲珑四犯

题画

稊柳褰帘，有绣幕丛花，围住春艳。欲倩东君，貌出镜奁妆脸。还恐岸曲蘋风，又忍把、嫩条吹乱。更酿愁雾敛星换。前事几回曾见。　画塘谁把鸳鸯荐。望疏窗、蕙葱兰蒨。长绳试系西趖日，佳气舒心眼。才见打桨燕归，剪浪蕊、寒波万点。正拂云欲坠，风卷叶、频惊散。

法曲献仙音

黄入东风，白飘南苑，逝晷流澌催度。袖窄春宽，物移星改，沈沈漏声侵户。最不耐、销魂处，时听溦宵雨。　剪灯语。望遥京、断鸿烟水，空睠念、咫尺奈成间阻。纵乱舞琼琚，犹依稀、眉黛春妩。冻鸟声声，更无人传语幽素。料芳心太苦。莫肯带愁归去。

齐天乐

别情依黯蘅皋路，衰杨几枝摇晚。照影伤癯，涵烟恨浅，多谢东风裁剪。愁车昼掩。漫乞取春云，欲笼文簟。露已沾衣，断烟和影尚舒卷。　冰澌池沼未泮。嫩苔生绿处，春意何限。铸水瓶花，调风院叶，来日阴晴乍转。江关梦远。斲一缕相思，有谁堪荐。片雪飞来，满山残照敛。

宴清都

寄暹中故友

地僻生鼙鼓。哀时意、冷鸥寒兔宵度。乱离瘼矣，凉蟾何事，觑人庭户。

云罗万里长空，算尚有、宾鸿作侣。漫记省、塞路崩榛，芜城鲍照曾赋。①

谁容倦客逃虚，幽兰未谱，寒雁先苦。羁愁万斛，枯禅寸抱，十年来去。高僧指点残塔，入梦里、神游旧处。问昔时、拼醉春风，柔条在否。

庆春宫

晋嘉书言差耶昔游，不胜怅触。

孤塔荒烟，斜阳颓寺，密林悄水边城。禾黍如油，瓜蒲盈野，漫山不闻秋声。胜游缠梦，十年事、骎骎鬓星。停车油壁，当日惊逢，心复牵萦。

来鸿去燕将迎。人笑憔悴。花诉飘零。烟雨沙边，平生幽恨，彩笺吟句霜清。故都乔木，远畅望。欲画未成。有并刀在，碎剪东风，一散离情。

尉迟杯

新泽西州道中

天涯路。尽叶脱。密雪凋芳树。萧萧巷陌人家，更欲停车何处。绵绵远溆，偏澹写、奇峰没荒浦。看朝来、浣断征尘，朔风吹雨飞去。　　回首杜若芳洲，呼残梦冥搜，落照鸦聚。不是鹅黄曾相识，犹误认杨花醉舞。瞻前路、霜汉旷野，听鸣笛、邀云欲共语。渺空山、罢按瑶琴，怨兰聊觅鸥侣。

忆旧游

讯港中岁晏花事

渐秋滋露溉，草细风梳，人倦春宵。暗里年华逝，任云旗远隔，梦雨飘潇。画楼酒醒何处，笼壁短灯摇。鼓瑟无凭，扬舲有意，总是魂销。　　迢迢。漫游处、只雪拥平皋，尘满行镳。想故人天末，早慵饮倾酝，山泽频招。

---

① 曩经吴哥窟有诗记之。

粘天海气花木，灯火赤阑桥。更绿柳新稊，春来散囿多绛桃。[①]

过秦楼

梦切江云，恨抽芳草，雾涩剪秋难断。斜阳屋底，犹挟余寒，世上久抛纨扇。惆怅老去填词，偏爱良宵，怕催银箭。看屏山曲曲，孤灯无语，水涯人远。　　谁问讯、酒面红生，酬春无力，暖入碧波浓染。冰澌老巷，风掩重门，一夜鬓霜先变。冷句飞香，重怪他、清露时搓，浮萍难倩。想天孙此际无睡，星如泪点。

满庭芳

登西麓，望小湖，看去鸟苍烟，怅然久之。

岸曲霜黄，渚清陂白，雪中晴日偏圆。海吞山没，朝夕起寒烟。弥望平原万里。绿杨外、潭水溅溅。销凝处、新凋片叶，波似洞庭船。　　经年。送雁阵、青枫碧蓼，飞过荒椽。念去程刚转，料近春前。漫倩神僧咒钵，止流水、低拂哀弦。津亭畔、啼鸦废垒，容许白头眠。

解语花

雪夜和周词不寐

寒蝉切响，朔雁流哀，霞佩精光射。万家鸳瓦。回肠处、唱遍水边月下。陈词纵雅。算赚得，鲛珠一把。残雪飘、如我天涯，湿雨薰兰麝。　　人堕他州暮夜。望昏昏寒月，谁共游冶。歌纨罗帕。乌丝里、自觅宝车行马。烧灯近也。禁几炬、蜡膏销谢。休溯红、花外鹃啼，刚素笺题罢。

满路花

咏红茶

---

① 谢灵运诗：“墟囿散红桃”。

星依北渚云，春在东栏雪。空园凋蕙草，音书绝。娇香绛质。此际愁亲折。水深波浪阔。分付啼莺，好迎锦绣芳节。　　胭脂添泪，一向先成血。瑶花融玉茗，神能接。纱厨乍醒，腋下清风切。幽意凭谁说。恨墨封题，茜裙违梦伤别。

一寸金

充和家合肥，工度曲，向嗜白石词，手录成卷，检视半为鼠啮。偶诵凄凉犯，不胜依黯。近为余谱六丑睡词，以玉笛吹之，声音谐婉，极缥缈之思。因摭姜句，和此解志其事。临睨故乡，寸寸山河，弥感离索矣。

胡马窥江，可复垂杨满城郭。看戍楼断角，黄昏巷陌，寒鸦平野，车尘江脚。波荡蘋花作。人归处、愁红正落。何堪又、牧马频嘶，去雁声声动寥廓。　　异国经年，秋风何事，驱人镇飘泊。奈蠹笺伤鼠，秋词盈箧，羊裙系舸，春禽时约。投老行吟地，情怀似、暮烟澹薄。空心赏，玉笛哀音，伴晚花自乐。

夜飞鹊

本意

亭皋绕寒鹊，风雪凄其。金屋短日藏辉。胡床座久苦无梦，回头残烛沾衣。愁中换时节，盼飞花芝盖，岸柳青旗。荒鸡夜起，便挑灯、亦惜春迟。　　川树寂寥清晓，留影到黄昏，时伴鸦归。孤驿横看水际，迢迢故国，芳草萋迷。遥山寸黛，压阑干、尚与眉齐。仗清尊沈恨，波心涨泪，送月平西。

花犯

山中无梅，梦想一枝，剪雪为之，缀句为蕊。和词止于此。且借此调起句粉墙低为集名。

渺梅枝、揉春作雪，和愁甚滋味。绛绡曾缀。谁背立东风，相伴姝丽。琅玕十里堪扶倚。绀藏悲又喜。自不与杏花同梦，余芬生翠被。　　春魂未惬，做繁英玲珑，缓饮影、依人憔悴。思琢句、苔枝上、任风飘坠。犹堪赏、冷熏泛蕊。携壁月、清吟寒浪里。且认取、粉墙微晕，黄昏香动水。

上词五十一首，自秋末徂春之作。以写雪为多，故题曰《粉墙词》。视清真平分四时，古今情景，迥不侔矣。自旅榆城，寓耶大研究院古塔第十一层之上。无流潦以妨车，镇风雨之如晦，独居深念，倚声写怀，清真中长调，和之殆遍。而睡、影、神三阕，则邻于形上之制[1]，又稍与陶公异趣者也。曾谓词之为物，仿佛今之抽象画，八音繁会，五色相宣，融情于景，而出于迷离惝恍，要以格律为归。舍声律无以为词，词律莫细于清真，君特甲卷，依体步趋，方杨陈三家和韵，几不紊其宫商，虽严于四声，而通篇吻合者盖寡。[2] 故今但和韵，而声则大体依平仄，非能尽守规范，但期不失其铿锵。王湘绮曾谓宋人和韵，皆窘迫之极思。夫非窘迫之极，又安能致思之微，而尽辞之精也耶？惟缚之以律，庶得大解脱，词虽小道，固亦如是也。是篇又命曰《睎周集》，取《法言》语正考父曾睎尹吉甫矣，示师清真而已，非敢效西麓之自称继周也。

选堂并识　1971年1月，时在耶鲁大学研究院

睎周集卷下

浣溪沙

新柳吐秀，初日相映，作黄金色，夹路依依可怜。

目倦斜阳傍幕垂。小枝随涨出清池。镂冰黄竹少篱儿。　　鸳帐曾沾茸半缕，莺期镇恼梦成悲。金塘风暖漾红衣。

雪霁禽醒梦欲飞。春回树树待晴晖。彩云花底窃愁归。　　别泪脸边悬

① 可谓 Metaphysical Tz'u。

② 冒鹤亭翁《四声勾沈》已发之。

露重，离魂山外入霏微。可忘移植汉南时。

尽向画桥踠地垂。楼前相望抵天涯。春风转绿上丹梯。　　高马香车波似锦，平沙细履路如泥。莫教薄雨有鹃啼。

低蘸平波殢蕊香。未经攀折已悲凉。软黄几缕袅金光。　　非雾非烟愁作暝，飞花飞絮忆回塘。差差流水费思量。

一望平芜秪目成。系人旧感索杯倾。分携泪湿短长亭。　　烟水层层将恨隔，关河寸寸奈心惊。征衫浣罢雪新晴。

深院无人月坠空。丝丝递麝绣芙蓉。晓风柳岸伴惺忪。　　暗忆余香犹在腕，分明新梦乍生胸。海棠枝上泪痕红。

初放辛夷似浅缯。移红刻绿上枯藤。特留残照泮层冰。　　水面哀弦调燕语，天边宝瑟失秋声。嫩条无力正堪凭。

唤得春归客意平。浇夏端仗海同倾。车行忘过二三程。　　旧茁愁根敧复整，新栽露叶乱无名。鹅儿肠断绿杨城。

岂似游丝解驻车。休同茵溷只沾襦。娉婷正似十三余。　　月地有声莺语碎，花阴无影玉人扶。几曾相见在华胥。

感激东风逐积寒。暂携午梦去长安。冶条娇小露初干。　　雪减一分晴更好，鸦藏千缕地常宽。赤栏桥畔系征鞍。

蝶恋花

柳　　清真原制、自和共四阕。

洛浦绸缪深誓后。莫待飘绵。惆怅生重牖。脉脉芳心如中酒。碧波缥缈方招手。　　落日深闺凉乍透。便染仙衣，懒与人争秀。长使鹅黄怜白首。惜春情绪终依旧。

待到酴醾开谢后。睍睆黄莺，劝客频窥牖。帐饮危亭倾别酒。攀条莫负纤纤手。　　林挂余晖红已透。玉勒珠鞭，驻处花秾秀。似此流光堪回首。东风和梦心仍旧。

宛转游丝牵别后。莫误韦郎，相见期朱牖。说是伤春兼病酒。和烟约絮同拈手。　　如海残春寒早透。满径飞花，掷向钿车秀。苦为相思萦马首。恼人天气昏如旧。

短梦初回新睡后。浥露轻盈，几缕翻风牖。有意低垂还拂酒。掐花偏是

柔荑手。　　海燕窥帘飞未透。过眼行云，隐约回峰秀。和尽瑶章知几首。地遥人远空思旧。

蝶恋花

尘沁飘衣风乍定。犹是严寒，煮梦温金井。蘸泪深灯宵更炯。水沈可奈炉灰冷。　　月过长河光掠影。雁字成绳，忆是愁中听。攲枕凭谁回斗柄。路遥箫咽清商应。

点绛唇

池面春回，短衫犹湿新寒雨。落霞飙举。残雪真成絮。　　瘦损眉峰，认取断肠处。愁凝伫。偈音清苦。伴戒钟悲鼓。①

指点征途，云旗正向风中举。雪迷前浦。烟柳斜阳路。　　朔吹萧条，叶走中原去。空回顾。练波横素。鹘没知何处。

敲日玻璃，楚山入梦吴山润。草间春近。雾报番风信。　　杨柳楼头，飞雪还成阵。丝牵闷。燕趋莺趁。织作江南恨。

谁拨轻云，繁英狼藉消魂地。寸心莫寄。芳草萋千里。　　悬梦关河，欲觅难通意。烟无际。露风盈袂。犹有沧洲泪。

玉楼春

浣肠昨夕刚抛泪。化作鲛珠谁解意。平明雪虐又风颠，逆旅重尝寒况味。
寄书鱼浪空千里。九陌缁尘遮未已。好春担阁镇愁人，惆怅断魂盈尺地。
重门烟锁临官道。月睡星稀人倦了。去时空盼雁先回，来处莫惊春未到。
别肠从古如芳草。划尽还生摇嫩葆。帐前绿意冷于人，炉里红情温易老。
啼乌又下西楼了。落月游丝空自袅。便能赠梦许酬谁，却欲寄愁何处好。
纤云弄雨施天巧。绣得新词如侧帽。买丝不必叹无人，自有春风传玉貌。
枉教望断横波目。点点东风芳意足。雪飞愁黛聚成阴，风过怨红流几曲。
坠钗颤处人如玉。画舸螺鬟新涨绿。问渠能载几多愁，恰似明珠三百斛。
浮生未合江南住。桃梗任飘留梦处。回头十载霎时情，合眼一天芳草路。
烟樏撼雪飞无数。帘苇漾风摇翠暮。有愁此际转无愁。独卧珠帷听坠絮。

① 时方温《敦煌佛曲》。

木兰花

池塘星夜春生秀。红萼无言香在袖。柳条万缕压平波，鹍鸩一声思劝酒。莫道沉吟诗骨瘦。门对寒流波定后。情如塞上乍归鸿，人是霜前初白首。

虞美人

纤荑一握春生暖。烛比春还短。替人伤别总魂消。可念尊前曾唱内家娇。
残红明日惊糁径。珍重梨花影。尺书剪烛夜亲封。临老江关何处送归鸿。
盈盈独倚栏干遍。酒薄香生面。鸭头春水绿盈门。一到言愁天亦欲黄昏。
牵情恁地劳飞絮。寄泪凭谁语。谢桥波荡月如云。自踏杨花来觅倚楼人。
湘帘春闭重堪恋。人近东风远。杏衫浅晕上桃腮。扑面朝霞宛似日边来。
倚阑缠令闲低按。留与归鸿看。博山此夕不须煤。莫任相思一寸化成灰。
词娇恰似人痴小。濡梦描清晓。尽销羁旅酒卮中。长是好风吹客作飞蓬。
路旁惆怅曾题堠。有泪浮于酒。更深缺月落寒塘。正照孤衾和影自成双。
玉钗落处无声悄。柳变春光晓。负春无力是杨花。尚解因人飘荡到天涯。
霰如坠叶填阶满。四壁虫吟断。蛾儿犹自扑残灯。剩伴十分蟾色冷银屏。

月中行

题画

云廊水院日初红。余雪昨宵融。一春收拾入帘栊。会意有飞虫。　愁浓如簇山千点，心长挂、冷雨疏钟。江潭梦断酒旗风。烟浦画桥中。

夜游宫

列宁格勒藏有长安词，缺其后半。曩于英伦，曾见蝴蝶装小册，泥污日久，黏紧上下页，内书此词，仅白马驮经数字可辨。顷魏智小姐书来，称已洗涤掀开，录示其文，足为延津之合。就中以“雨下占（沾）衣不觉斑”句为佳，喜极题此。记长吉诗云“长翻蜀纸卷明君”。钱饮光解为展玩明妃图，今敦煌有明妃变文，卷末记云“云铺毕”，可证也。

雨下沾衣蘸水。蓦回首、家山千里。昔日长安宦游子。谱新词、度关山、歌地市。　　蠹简惊砂底。检数叶、污泥飘坠。曾为篝灯夜分起。记年时、卷明君、翻蜀纸。

夜游宫

客中立春

风定桂旗稍敛。雪花弹、深疑星点。隔个晶屏阻一见。省回眸、动春幡、催漏箭。　　碧落游丝转。夜初静、梦迷心乱。山瘦如人爱荒远。对桃枝、借余红、映人面。

蓦山溪

题浙江东湖图卷

东湖无际。荇藻流溪尾。拖一片澄烟，动西风、文禽争避。镜奁堪掬，俯首礼闲云，须杖倚。香浮起。薄醉江乡里。　　连朝液雨，三尺添秋水。散发荡扁舟，问季鹰、归心怎巳。画中神理。待一叩沧溟，因甚似、南涧底。岂独沦漪美。

迎春乐

题汉墓砖人物彩绘，波士顿美术馆藏。

谁家燕子辞华屋。衔泥去、度帘熟。念古悲有限驹光速。苔土蚀、城狐宿。　　人物斑斓砖一束。旧曾是瘗红销绿。见说北风图，思蜀绘、悲寒玉。①

---

① 顾恺之《论画》，谓北风诗图卫协手，未离东汉益州刘褒之作。

又

曼殊上人画册

神僧弃槁疏狂迹。樱花下、蹇驴客。又西风匹马铜驼陌。红袖倚、酒垆侧。　尺八箫悲头早白。况春雨、坠红沉息。寥落过阊门，何必问、城南北。

荔枝香近。第二体

好枝楼头雨歇，露犹泫。望里乡关，青压虚栏，都冷冷清清，剩把栏曲巡遍。回首只恨吴天去人远。　驿桥断溪，梦聚醒又散。试看红蕖，开纵早、离披晏。尽多绛泪，滴向乌纱与谁剪。鸟啼花谢难遣。

诉衷情

关心秋水阅繁霜。吹雁不成行。西风只扫黄叶，山色澹吴装。　怜烛短、引杯长。黯情伤。天涯已惯，明日寒花，莫问谁乡。

伤情怨

楼高翻觉地小。看万山眠了。一片茫茫，白云笼夕照。　穿林鸦去已渺。望故山何日重到。只是荒鸡，催人宵起早。

苏幕遮

波生寒、风却暑。细数花须，差个人儿语。多少桃枝刚着雨，莫问玄都，燕麦风中举。　塞鸿归、楼燕去。如海闲愁，坐困长羁旅。似我朱颜非故否。俊眼相看，忆送君南浦。

红罗袄

鲁拜集名句云："来！满杯，春火之中，抛汝悔懊之冬服乎。得时之禽，虽回翔无地，仍鼓翼也。"意悲而远，以词易之，远未逮也。

弃掷罗衣去，回翅载春归。只懊恼宫墙，萧条门巷，霎时厮见，惟有天知。　　莫嗟惜、相见时稀。东风默许佳期。苜蓿更江蓠。料楚客、不必赋春悲。

芳草波

纪梦

甚一霎、便再觅华胥，不逢鸾侣。更紫觧千种愁心，欲付行雨。休道吟愫苦。同蛩吟低诉。海气近、换尽朝昏，暮霭来去。　　空睹。燕梁藻井，纵返衔泥难觅路。问可有、惊乌屋角，窥人旧庭户。翠裙百幅，浣不尽涉江情绪。怕瘦柳、月出参差又舞。

秋蕊香

波士顿杨莲生教授饮席

雪意犹嘘客暖。情重况如初面。暂游万里豁心眼。莫道春杯尚浅。
绣绒密缕须金线。劳双燕。题襟只惜楚天远。清话难忘夕院。

渔家傲

素月流空成白昼。衰兰不复愁春秀。舞蝶轻风闲处斗。人归后，腰身怯比亭前柳。　　暗水涓涓青始溜。云烟变灭携盈袖。自倦风埃非病酒。凭栏久。伤春莫负今时候。

趁暖单衣犹恻恻。抬头万里寒云积。怆念平生怀远国。行不得。新条嫩绿曾相识。　　湖海年年长作客。关心露饮西园侧。江草江花供枕席。人何适。明朝疏雨成行滴。

少年游

清厨香积，敲冰作笋，呵冻试金橙。惆怅尊前，有谁顾曲，银字不成笙。
风窥牖更搴帷问，少坐到三更。不是阳关，浥尘飞雨，雪滑只愁行。

又

长烟漠漠气沉山。冰泮暮生寒。小雨飞云，兰苕未老，琢句自家看。
清游霎是成追忆，残雪洒征鞍。远霭浮空，乱峰无际，何处是长安。

又

风吹蠹柳又成丝。池草媚幽姿。旷馆人归，黯簷冰结，花外夕阳迟。
载春行马归应早，朱户换桃枝。喜鹊犹眠，细涟无语，芳意惟天知。

又另一体

谁家横笛倚江楼。带醉看吴钩。渍墨新题，白蘋风起，鸥梦落沧洲。
问天也懒空搔首，秉烛且霄游。江上烟波，子规呼雨，万古鱼龙愁。

垂丝钓

印度有小诗云："汝之他往兮，一日如年；汝之在兹兮，年如一日。"缱绻掩抑，试广其意。

不年不日，明珰低想眉妩。记取惜分，熨水黏絮。人暗许。动宝筝玉柱。
空朝暮。隔门前远路。愁君一去，茫茫江海难遇。霎时俊侣。徒念相逢处。红湿胭脂雨。桃欲语。问旧游记否。

望江南

忆南中风物

椰似伞、布绿护长堤。新筑横塘沧海北，旧栽细柳碧城西。雨过不成泥。
园信美、相候入桃蹊。有约鸲鹅随处哱，无情猿狖向人啼。旅梦自凄凄。
云髻好、且莫误横波。薄薄纱笼黄胜靥，迢迢带水绿于罗。儿女绛唇多。
仙路远、佳节簇青蛾。社集银笙时赶棒，赛神箫鼓更闻歌。柳下且婆娑。

定风波

濩落深杯略展眉。絮心除却落花知。静绕珍丛沙雾底。谁理。一春劳燕去来时。　　尽有垂杨能解舞，无心更逐雁同飞。曩日深盟曾啮臂。拚醉。秋风白浪自禁持。

南乡子

山翠近高楼。冷浸寒潭夕照收。错放疏帘风絮入，飕飕。狼藉还教逐水流。　　往事上眉头。蝶懒人稀客少休。睡起碧天云影暗。飞眸。双燕归来趁暮愁。

风流子。又一体

有寄

江山悲独往，违离久、万里不成归。望越台百尺，蜀舲千里，峡风萧瑟，林影参差。燕去后、落花吹满径，飞絮尽沾泥。沧海起波，似鸣孤愤，暮云离岫，空惹长悲。　　苍茫题诗处，抛别泪、沾满风缕罗衣。无奈事非人老，相见何期。但晓日神州，重阴才改，断鸿江国，雪意潜垂。只恐隐忧攒恨，没个人知。

如梦令

春至草铺成绣。池水绿添微皱。水远梦摇波，忙煞陌头新柳。消昼。消昼。绛脸夕阳如酒。

丝雨犹筛长路。烟染几株缟素。兰笑候风薰，惊散紫禽飞去。萦绪。萦绪。细柳垂条泪筯。

满路花

自我

《奥义书》云：“心每失于自我光明之中。”“惟智者求之自我。”叶芝本以论诗中贵有我。然谢客赋称：“幸多暇日，自求诸己。”仍此意也。

于词何独不然乎?

声随雀噪干，句压樱唇破。香篝凉似水，初添火。秋云罗帕，镇把愁红裹。更万千珍重，一树桃花，笑人还要高卧。　　迷离绮语，作计何曾左。衰杨鸦蹴雪，侯门锁。相思路上，怕误钿车过。尽诗中有我。自作缠绵，但预防祖师呵。

四园竹

灯

寒宵递梦，密意叩重扉。琐窗绿细，低阁粉娇，红透罗帏。深雨昏、回驿远，春藏袖里，杏花消息谁知。　　镇凄其。消魂尚有梅根，秾香莫负佳期。玉笛东风泪湿，人绕芳皋。冷月初辞。敷寸纸。寄万里，筠枝绿未稀。

醉桃源

新条旧黛已齐青。笺天云作绫。几人玉箸冷成冰。应嗟无泪零。　　风料峭、意飞腾。毫干如冻蝇。隔墙霜重少人行。乱芜迷去程。

天长不见雁平沙。寒原三两家。暮云远路去如蛇。春风催鬓华。　　非楚舞、忆吴娃。半空赪片霞。水回山绕驿烟斜。黄昏栖悄鸦。

迎春乐

飘香拂水堂前柳。宝筝动、劳纤手。对山青渚白图新就。送客去、唇沾酒。　　万里郊原铺锦绣。春乍返、玉箫催透。饯岁在天涯，鸿未宾、冰融后。

红林檎近

题画梅二首，拟白石。

天远春初返，路遥花更香。暮雪洗修竹，人语落寒塘。乍逢黄昏顷刻，已入小幅横窗。又似解佩浓妆。哀曲理丝簧。　　弄笛花外客，携手水滨乡。

休教片片，吹残方宿雕梁。信难凭双燕，何曾解语，别肠暗绾空举觞。

攀摘休嫌早，冷香生晚寒。月色澹如水，纤衣映琅玕。低压平湖断碧，照影蜜苣烧残。且看翡翠轻翻。疏花绿浮澜。　　寂寞难寄与，僻远只追欢。春风赋笔，孤山红上冰盘。尽江南江北，时来入梦，嫩枝偏合篱角看。

六么令

春老雪晞，冰塘岸畔，犹有芦花数枝，荡摇夕照中，驱车临视，漫拈此解。

尽飘残久，风煦催凉燠。回塘夕阳红好，映鬓如膏沐。偏聚断肠一角。又煮愁初熟。钿车轻逐。摇风耐冷，谁道输他野篱菊。　　新篁池侧正绿。草长惊春目。空惯饮雪敲冰，戛戛鸣寒玉。泥溅禅心莫恼，冷暖情千曲。蛛丝堪卜。吴蚕惆怅，恨网从头细叮嘱。

归去难（即满路花）

咏芦雁。俄诗人秋趣（Fedor Tyutchev）句云："海之合奏声中，魂何离其音而去乎？有情芦苇，何事又诉怨乎？"诵之生感，因继声。

碧海情尔深，季候程常变。水际遥山冷，黛眉浅。凌波转眄，已隔断云远。合诉湘上怨。聚影澄潭，愁他一霎分散。　　月落潮生，不说先肠断。又况迷离水，长堪念。春前路转。抵死须重见。天末多磨难，冷雨西风，帘幕乍媚心眼。

菩萨蛮

带愁眉萼阑干曲。春风吹上裙腰绿。去水木兰舟。分愁压翠楼。　　黄衫催马发。楼下花如雪。花雪莫分看。昨宵风雨寒。

品令

晚风帘静。又分占楼台花影。谁信袅娜春光近。碧栏罅处，晴昊枝成阵。残蕊算藏多少恨。旧情难深问。去年沙嘴娇痕印。雪泥无定。秋送征

鸿尽。

凤来朝

乍识东风面。暮溪愁入流更遍。想凄烟妒月春灯乱。影乍颤。更谁见。冻霭苍山寒敛。委行云、梦飘不断。酒醒后、何能拼。竹润画屏暖。

感皇恩

抖擞雪精神，怎生言语。盼到春深梦迷处。有情沟水，让片叶重分付。又江南草长莺啼苦。　　絮狂蝶乱，偏遮行路。燕子匆忙问心素。杏梁喃语未歇，东风催去。只落花解道愁无数。

倒犯

春阴

烟妩，对荒灯夜寒，卧龛慵扫。穿林散缟。婆娑处、路长天窈。愔愔巷陌，残雪高低征帆悄。八极正同昏，隐魄栖林表。看停云、换清醥。　　堆屋乱愁，似草芊芊，和尘牵雾窎。带一水远注，蓦回首、孤城小。算十二阑干好。怕凭高、迢迢游子道。更舞燕搴帘，只黯然斜照。倦游春又老。

丑奴儿

题花卉

冷魂一段真多态，带暝迎霜。结素绝黄。雪甃冰簷认淡妆。　　半敧浑似头间颤，翠幌生香。寒水林塘。分得几枝乱夕阳。

意难忘

汀柳舒黄，忆簪花驻马，修禊浮觞。移春天作美，微步海生香。烟吐媚、袜生凉。看水皱沧浪。甚引卿、愁边中酒，与说端相。　　凌波玉剪犹双。只桃花浅笑，不见刘郎。云涯思楚泽，烟粉惜吴妆。牵别意、挂愁肠。厮见亦何妨。傍柳阴、斜阳小立，樱笋时光。

水龙吟

五湖之志久矣，江空人静，悄焉余恨。

梦回天际归舟，夕阳正恋登临地。寒鸦坠影，征帆催暝，行人敛避。瓯脱浮家，广居弹指，重楼烟闭。便呼春百鸟，伴人一霎，刚经雨、孤花泪。

黄帽何时雾底。听鸣蛙、夜凉歌吹。衣襟浥翠，沙洲雁落，四山云起。强琢春词，愁滋冻草，暗生幽意。怕春风拂瘦，帘钩独冷，剩梅花比。

早梅芳二首

自写粉墙填词图并题

雨屋深、云屏好。梦远心先到。墨花凄悄，絮语灯昏雪相照。怨多春意重，笔冷簪声小。自清宵铸泪，窗外鸟啼晓。　　殢春残、恨未了。瘦马西风道。经年断阕，懒卸征鞅念江表。八方愁怅望，寸草伤羁抱。最销凝、极天鸿信杳。[1]

研笺长、罗带绕。密意生兰沼。青山轻棹，料理秋风作西笑。帐深寒梦窄，句峭琼裾小。但留情一晌，未尽心中妙。　　曲终时、意倦了。肠断江南道。芊眠花下，又被霜天角催晓。绮词消日月，古意悲临眺。只离心、乱似塘上草。

晞周集后记

清真《片玉集》十卷，都一百二十首。余前作《粉墙》和词，原仅五十一首，其小令与习见词调，及同调之又一体者皆未和。慷烈来书，促余毕和之。时自波士顿归，因竭浃旬之力为之，共七十六首。其小令之同调者，复汇和之若联章，本集下帙《浣溪沙》各首是也。方杨二家和作，仅致力于前

① 在南二载，不填一词。

八卷，西麓则兼和卷九、卷十杂赋。惟单题部分，三家有不和者①，有方杨和而西麓不和者②，是三家仍未若余之遍和全集也。《词律》及《四库提要》谓方千里所和，四声不爽一字，然细究之，尚非事实。③《梦窗甲稿》于美成自创之调，规随备至，而四声亦不尽协。④即清真自作，同调如《红林檎近》二首，四声亦复多歧，知清真但依平仄而已。余所以不从况（蕙风）邵（瑞彭）之说，必字字依其四声，职是故也。方陈所和，句法又不尽依周，于用韵处，更多忽略⑤，兹则严守之。和词忌滞于词句字面，宜以气行，腾挪流转，可望臻浑成之境。此则尤所向往，而未敢必其能至。间取材于西方诗句，但借以起兴。计前后和章，只三月有余，未遑细辨毫芒，其不中彙括，宜也。或疑和词非创作之方，余谓四王作画，每题曰师倪黄某卷，模其格局，而笔笔皆自己出，何尝是倪黄耶？和韵之道，何以异是。盖创新在意在笔，而不在乎形式；无一笔是自家，纵云能出新型，不免英雄欺人语耳。

1971年3月杪，选堂又识，时在榆城

---

① 如《黄鹂绕碧树》。

② 如《玉烛新》、《三部乐》。

③ 如方和《塞翁吟》不合者十七字，《玉烛新》不合者二十字。

④ 如《宴清都》有一首四声不合者至十四字，此据近人王琴希统计，见《文史》第二辑。

⑤ 如《绮寮怨》“何须渭城”，西麓作“春深小楼”，楼字不叶。

栟榈词

蝶恋花

庚戌在美，三月之间，遍和《清真集》一百二十余首，南归迄无一词，只补《渔家傲》漏句七字而已。充和女士近为余重录睎周集全帙，既竣，以书抵予，谓一年来算是迫出一句，何文思迟速如是耶？报以此解，和竹垞。

流梦应教山海接。撇却诗书，归路云千叠。吟遍声声难妥贴。柘丝弹出庄生蝶。[1]　　感月吟风思去楫。湖水青青，又见飘芦叶。久悔终年抛语业，思量总负羊裙褶。

附　和作

张充和

冉冉归云如有接。花近危楼，坐拥山千叠。翠羽慎将好梦贴。翩翩仍作钗头蝶。　　闲事闲情随去楫。杨柳舒眉，细意稠芳叶。春去春来何所业。鸦雏翻过湘纹褶。

① 琴弦以柘丝为上，见《风宣玄品》。

清平乐

之初藏齐白石《三余图》，题记云："诗者、睡之余；画者、工之余；寿者、劫之余，此白石之三余也。"余则以长短句为梦之余，琴丝为悲之余，考证为唾之余，此选堂之三余也，聊赋自嘲。

算归来者。绮梦无人惹。白眼朱弦权结社，何必似雍门也。　著书密密行行，三余自馈贫粮。咳唾频抛可惜，新来视且茫茫。

风中柳

所居旁有竹三四竿，高出檐际，摇曳春风中，戏和竹垞。

只办几竿，何碍岁时餐肉。政不须。曳萝牵木。篱风犯竹、宵雨泻竹、拍花腔、响鸣琐玉。　下弦月起，半壁疏窗成幅。伴清居、片岑补屋、新篁笋束。旧槐蚁伏。问浮屠、肯来三宿。

瑶花慢

镇日昏昏思睡，偶披静志居词，和其午梦一阕。

攒天远树，黏地残英，是酿阴情绪。连娟缺月时伴我、寂寞晨昏庭户。藤床小阁，漫报道、先生呓语。倩轻风、稍逗微凉，系闷偏劳丝雨。　联绵海上诸峰，几泛宅浮家，酒醒何处。华胥梦美，可尝是、坡老前身同住。蔷薇花下，但听得、啼莺唤苦。又萋萋、芳草迷人，楼上望春归去。

水龙吟

三宝垅吊郑和庙。自公去后，中国遂无海军，以至今日，为之慨叹。用竹垞谒张子房祠韵。

当年巡海舟师，威棱直拟秦皇帝。旌旗所至，邻邦臣服，乘风良易。八表涵春，七洲戴日，全无冬季。使艨艟针路，都纲尚在，谁敢有、窥墙意。

自断长城万里。任西来、寇氛横地。衣冠旧典，祠堂乔木，神鸦流水。襟带江山，海权永失，关门难闭。算鞭长、只付沙鸥出没，向惊涛里。

念奴娇

覆舟山，印尼最高火山也。用半塘韵。

危栏百转，对苍崖万丈，风满罗袖。试抚当年盘古顶，真见烛龙嘘阜。薄海沧桑，漫山烟雨，折戟沉沙久。岩浆喷处，巨灵时作狮吼。　只见古木萧条，断杈横地，遮遏行人走。苍狗寒云多幻化，长共夕阳厮守。野雾苍茫，阵鸦乱舞，衣薄还须酒。世间犹热，火云烧出高岫。

百字令

读缅甸蒲甘（Pagan）图志，顿忆曩日游 Mingalazedi 塔，婆娑其下，次竹坨居庸关韵。

尘沙浩劫，矗五千窣堵，隙驹如溜。秋草尝寻人去后，犹似火云烧候。百殿都芜，万林斫尽，濯濯牛山柳。瓣香一炷，黄衣膜拜今又。　谁向残甃摩挲，气吞牛斗，石上空夸口。落日荒荒分旷野，忽下东南离兽。飘荡浮生，何如水草，语痛津旁堠。涅槃信否，白云还逐苍狗。

蒲甘国因建塔五千，砍尽林木，至今酷热。Narathihapate 王于此勒铭云：“日吞咖哩三百碟，以达涅槃。”其相 Yazathinkya 于途中津堠，有吾生不如水草之叹。

卖花声

蒲甘 Kyanzittha Umin 甃屋内有壁画，绘蒙古兵士，至今犹存。次竹

坨雨花台韵。

沟水不成湾。壁上兵还。野藤拖影压栏干。鸟自惊心花自笑，久偃旗竿。侵夕暮云寒。苔蚀荒坛。风砂坐起到更阑。大树飘零诸象散，泪洒空山。

Ngasaunggyan之战，缅人驱象二千头上阵，终为元兵所败，见《马可·波罗游记》。

笛家

纽约王己千家中，见赵子固水仙墨本凌波图，卷尾题句有周草窗夷则商国香慢，曹君直旧物也。久久不能忘怀，偶讽竹坨此制，因继声。

裁剪春纤，氾人应记，芳根移植，旧苔尝绿湘江岸。遗珰泛瑟，凌波微步，国香播恨。铅华浓染。谁解通辞，婵娟何许，日暮中流半。剩孤枝、纫兰佩、自托蘅汀蕙畹。　　零乱。雪深江悄、冰铺波谲，夷则歌残，玉笛人非，无穷幽艳。冷艳端仗王孙匀布，水墨生绡如见。且约骚人，岁寒相守，触目风埃满。鼻历换、几沧桑，黦了尘戕难浣。

鹊踏枝

题酌霞遗作

梅子酸时甘愈觉。变尽晴阴，池隙花光弱。柳眼向人青似昨。休将律细劳僧缚。　　泉路诗心应有托。漠漠长川，雾比黄衫薄。烂了中央兼四角。山河邈若棋谁著。

鹧鸪天

和慷烈

筋力犹堪陟上层。虚堂一雨得秋清。天边千溆绵绵白，槛外群峰历历青。

蝼蚁饱，草虫鸣。山居画里且逃名。西风嫁晚开何益，冷蕊殷勤为葺楹。

浣溪沙

尽道相违梦苦频。天回地动正逢辰。夕阳流水漫沾布。　　可有残红犹在臂，休教乱绿更迷津。南来谁讯武陵人。

鹊踏枝

和天中

妆点浮生春似旧。绕屋棕榈，替了先生柳。未觉沈腰随月瘦。茶烟活水凉风透。　　一觌古今何所就。汗漫云山，归计啼鹃妒。日月代明天未又。他乡把盏鸡鸣后。

鹧鸪天

九日和慷烈

造物何心计精粗。莛楹施厉总殊途。愁边真个成归计，夜半谁教负以趋。[1]　　觑水镜，笑头颅。牛山有泪岂非愚。重阳觅约登高近，野韭寒菘迓客无。

鹊踏枝

屋外修竹数竿，五年来已高出云表，迎风披拂，诚不可一日无此君，因赋是解，次旧字均。

嫩箨高篁新间旧。遮莫数竿，胜抵千株柳。画笔秋来添古瘦。疏窗影坠寒光透。作计天涯轻去就。凉月光风，那管婵娟妒。屋角鸣鸠呼雨又。萧萧况是黄昏后。

---

① 行縢书二百箱。

金缕曲

法京之会，戴老屡邀先为瑞士之游，阻事未赴。顷莹辉转来吴其昱兄影示杨莲生教授访戴游山杨柳记，喜为赋此，兼呈群公代柬。

梦绕洛桑路。算山阴、同来访戴，湖边奇遇。一望桑田三千顷，全仗西风管顾。只有我、将驰还住。薄切风干羊肠美，更传来、万里惊人句。心欲往、托飞絮。　　华原画笔人争慕。感精潢、水木清华，共怀心素。杨柳新声堪娱老，微惜归期稍遽。看吐纳、岚光如故。且挟闲云凌峰顶，望烟波、遥指长安树。芳草碧，接天去。

浣溪沙

中秋前一夕雨后候月

沙嘴江心月色殊。宵来雨脚却模糊。谁邀倩影入吾庐。　　列宿争光纷赴海，群山负梦悄笼湖。重林漠漠晚愁予。

渔家傲

雁怪书多翻是累。长空不肯排人字。却羡渡江凭一苇。[1] 风浪里。乡心不与斜阳系。　　咫尺关山非万里。秋风助我成归计。谙尽咸酸诗外味。宵不寐。烛花何必虚垂泪。

忆秦娥

癸丑中秋，留别星马知交，次王叔明韵。王词见其林泉读书图云："花如雪。东风夜扫苏堤月。苏堤月。香销南国，几回圆缺。钱塘江上潮声歇。江边杨柳谁攀折。谁攀折。西陵渡口，古今离别。"

---

① 打叠书籍，方悟不立文字之妙。

花疑雪。开门且纳中庭月。中庭月。云衣低护，有圆无缺。　　南溟道是清游歇。湛湛江水徒心折。徒心折。苍山难老，谩劳伤别。

忆秦娥

戴老自黑湖（Lac Noir）遥寄短简，极缱绻之思，报以此阕，叠前韵。

山堆雪。秋风长护黑湖月。黑湖月。相望千里，宁分圆缺。　　洪河浩荡何时歇。曹溪一勺曾三折。曾三折。[1] 浑无人我，何伤离别。

西江月

连宵雨不止，诵毛西河"江潮能苦雨能甜"句，悄然成咏。

身羡渡江一苇，心萦落日千帆。山风扫叶雨鸣檐。客意随云依黯。沙际退潮能苦，檐头宿雨犹甜。酸风著水味如盐。凭尽天涯阑槛。

西江月

为柱环作移居图，次坡老韵。

绿曳藤花绕屋，红酣海日生凉。水蘋风起叶鸣廊。遥想逸情云上。卜宅稚川堪画，忘机坡老何妨。著书炳烛夜生光。远水菰蒲弥望。

渔家傲

盂兰会世已绝迹，南中犹盛行，诵经以度拓荒叔伯之魂魄，感而赋之，用范希文韵。

① 戴老精禅学，近日译注《临济录》。

入眼凡花安足异。呼春鸟略窥人意。偏是纸灰吹不起。棕树里。暖烟斜日门深闭。　·一落炎洲身万里。雨风栉沐宁非计。剩与老僧温十地。醒且寐。黄金铸出沧桑泪。

贺新郎

和稼轩有寄

久客思归矣。鼓潇湘，天风海雨，赏音能几。弹到更深花睡去，自笑干卿底事。看人世镇杂悲喜。不怪江山供妩媚。问江山笔底非耶是。峰懵懂，水疑似。　白鸥欲下眠沙里。任光阴、客中抛掷，酿愁滋味。念念恒流随瀑转，会勘虚空妙理。回首又、西山云起。总是闲云长蔽日，秖长安不见愁人耳。从我者，更谁子。

水调歌头

东归在即，书物尽打包，随身只"万壑松"一琴而已。中夜不寐，起操搔首问天一曲。自乘桴南海，廿载栖栖，明月入怀，俯仰今昔，爰赋此解，依坡老韵。

此曲几人解，搔首叩旻天。女娲何故多变，抟土自何年。不学敲钟鸣鼓，但以冰弦批拂，指上弄清寒。袅袅绕梁去，余响落花间。　起山鬼，隐雾豹，警愁眠。别无长物，窥户刚见月才圆。欲起湘灵鼓瑟[①]，休作商声变徵，意惬理能全。待乘埃风去，换骨托婵娟。

水调歌头

将去星洲留别龚道运诸子

百年只一霎，珍重在须臾。至人用两致一，寸寸即工夫。尝踏重关万里，

① 余与陈蕾士尝试为琴瑟合奏。

又绕离亭千树，飞隼击平芜。苍山渺无际，平地总长途。　　古今事，争旦夕。费踌躇。藏天下于天下，莫笑愚公愚。定久便知慧出，霜重自然冰至，辛苦待春锄。栏外春如旧，一任子规呼。

齐天乐

槃庵以秉峰师友缄札词翰属题

藟笺几滴沧桑泪，天涯岁华弹指。暗雨疏桐，回风败叶，啼鴂先悲鸣耳。沉蕴故纸。有邻笛招魂，蜀州残字。散帙幽吟，东西南北媵孤寄。　　顽山冬景此际，又荒寒笔底，蒿目还是。念乱伤离，追亡虑往，怆绝兰成心事。啼乌未己。便俯仰山灵，漫惊知己。且宝陈篇，绿窗闲料理。

蝶恋花

题红楼译书图为霍克思作

身世落花春苦护。雨点风痕，纸墨斓斑处。梦里杜鹃君解语。不辞百计留春住。　　异代知音宜细诉。楼外飞花，镇是春归路。笔纵生花谁惜取。随他梦逐天涯去。

浣溪沙

乙卯中秋，虚白斋迎月，观吴宽书卷，次东坡韵二首。

月到中秋例属苏。随风咳唾落云车。还当有里更寻无。　　桂树摘来书胜锦，吴刚斫下字如珠。玉延亭畔想撚须。

中圣迷花梦未苏。酒醒尚不吐茵车。荡胸虚白入空无。　　雨脚风翻休湿兔[1]，赫蹄书老爱累珠。众宾弄影捋吟须。

---

① 刚卸三号风球。

水龙吟

丙辰初夏陟 Puy Mary 绝顶，适慷烈寄示刘海翁红梅之作，属题其画、因次韵。

异乡不见冰梅，乍惊绝峤韶华换。画中萦梦，云端结想，玉峰浮暖。暾日飞丹，坏霞成赭、世间春转。似惚恍初开，回旋万象，笼真气，集双腕。

直上霜岩高处，渺空山，顿开平坦。惠风遥拂，荫松落落，灵溪思泛。去水苍茫，大荒寥朗，众枝珠粲。伫弹毫落纸，远颁横幅，亦区区愿。

选堂诗词续集

钱 序

春阴漠漠，弥月不开。丈室隐几，维摩一榻，如对水墨之画。于斯时也，南海仙人之咳唾，来自九天，则选堂先生之诗词续集也。循诵数四，抵几而兴，无殊得七发之起疾。先生命如前集之例，更为弁言，余奚敢辞。

此续集者，先生退居后之所撰也。历览前修，往往窈窕之哀，驰骛之思，易钟于绮岁，而代谢之感，每积于暮年，情以境迁，境以时易。陈芳一老，夔州后诗，“平淡而山高水深”，“不烦绳削而自合”，胜义遂为双井所拈出，此不足与飞扬跋扈辈言也。今选堂先生此集，亦何独不然。文章成就，斧凿痕尽，而大巧出焉。如是则游戏神通，复奚施而不可。今观续集用杜、韩、

苏诸大家古体之韵者，固足以觇先生法乳所在，而凡前集所澜翻不穷者，续集复奇外出奇。千江一月，掉臂游行，得大自在。求之并世胜流，斯诚绝尘莫蹑者已。

但果谓选堂诗以次韵为能事，则读续集中沉沉夥颐之其他古近体诸篇而知其不然。至其中卓异之作，有如《论书次长春真人青天歌韵》七古大篇，正国内画论家所谓徐渭早年作品说之误，斯已足宝矣。复据道藏元混然子之注，以琴律通书道，抉发其奥秘，更非治学博邃如先生者不能，余子无从措手，自不待言矣。此言其论古卓识，当大笔特书者一也。集中游览之作，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固已诗中有画，而又不域此藩，《总轡》一集日本记行之作，往往咏人境庐主人屐齿所未经者。《九州稿》、《北海道稿》，皆足补人境《日本杂事诗》之阙，宁徒补其事而已。其诗之芬芳玄邃，为秋津绝代江山施以粉黛，使人生“此乡不住住何乡”之感，又岂人境之所能匹乎？此言其游览之作，有关扶桑文献之巨，当大笔特书者二也。其余如《黄石集》之域外诗，《江南春集》之禹域周游诗，读斯集者，自当一一寻其幽绪，挹其古馨者也。

更有进者，《古村词》一帙，以白石空灵瘦劲之笔，状瑞士天外之观，追摄神光，缠绵本事，传掩抑之声，赴坠抗之节，缥缈千生，温凉一念。求之近哲，惟吕碧城《晓珠词》能之。而选堂贺新郎用后村韵者，则岸异可与青兕挹拍，又碧城之所未能为也。

读选堂诗词续集竟，钻味敛襟，倾倒曷极。标举微尚，同彼美之晤言。爰志数言，以酬诿诿，与先生固将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也。

岁在壬申，吴兴钱仲联序于吴趋，时年八十又五

苞俊集

王褒作九怀，其三曰《危俊》，一作《苞俊》。其言曰："陶嘉月兮总驾，搴玉英兮自脩，结荣茝兮逶逝，将去烝兮远游。径岱土兮魏阙，历九曲兮牵牛。聊假日兮相佯，遗光耀兮周流。"余自退居以后，足迹几遍禹域，舟车所至，未废吟哦。友人冯康侯取亭林语为刻一章曰："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行经华岳时，值悬空链断，不获攀陟，无可如何！昌黎犹临崖而号咷，余则尚未识其险也！若岱岭虽登，恨未兴咏，齐鲁青葱，终古未了，以杜公诗在上头，何敢饶舌耶！

记清刘继庄登南岳句云："圣人久不作，岳渎为短气"，然不久遂有船山之出。盖山川荐灵，纵不登昆华，亦有玉英之可采，荣茝之可结。苞俊咀华，是在其人耳。

今存诸篇，亦周流之所历。岂有子渊之光华，聊比翁山之诗外，为前集之续貂，作自脩之朊赘云尔。

辛未秋月，选堂记

论书次青天歌韵

青天歌者，长春真人丘处机之所作也，元混然子王玠道渊尝为之注，

谓其演音三十二句，乃按度人经三十二天运化之道[1]，奇辞奥旨，赖以抉发焉。近年吴中曹澄墓出土署徐渭青天歌，知明人喜诵此诗，故形诸楮墨。徐书狂放，颇异常规，向尝肆笔疾写一遍，儿辈付之装池，长逾三丈。一九七九年春在法南，久疏笔研，惟暇复抚琴，睡足饭饱[2]，重温长春此作，弥有所悟，用广其意以论书。一九八〇年冬，在苏州博物馆获睹原卷，似鸷鸟之乍飞，若崩崖之可怖，洵为上上妙品。而世多议论[3]，窃谓遗迹信足振采，则书者何庸刻舟。操缦之余，复理旧稿，赓和成章。刘海粟告余，其家藏有曹澄画一卷，惜未能一睹也。

墨多墨少均成障，墨饱笔驰参万象。书家定后思无邪，表假表空神同旺。此心得一天与清，笔阵崎岖平不平。会叩诚悬得悬解，此中安处即撄宁。神充力沛锋峻烈，势共郁峰飞澜激，凛凛如鼓风与霆，棱棱潜见水中月。月下何须将笛吹，风吹睿想入希夷。乍连若断都贯串，生气尽逐三光驰。一波一撇含至乐，鼓宫得宫角得角。肥瘦干湿浑相宜，分间毋劳大匠斲。云窗雾阁窈窕音[4]，忽来妩媚挑琴心。风骨翰飞振采处，秾纤眼可无古今。双翮翻飞去羁束，三等何当泯荣辱。自有高秀干青云，待咏舞雩送远曲。离边证妙理当然，管岂有孔琴有弦。以书通律如梦觉，梦醒春晓满洞天。

元王玠《青天歌注》一卷，又收入《玄宗内典》中，及明万历阎鹤洲编《道书全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于一九八九年出版《徐渭》一书，序文称“青天歌是徐渭早年一件作品”。语涉混淆，亟宜订正。

梁武帝答陶弘景书：“少墨浮涩，多墨笨钝。”

柳公权对穆宗云；“心正则笔正。”

梁武称纯骨无媚，退之讥羲之书趁姿媚，唐书谓公权结体劲媚，俱以媚为书之美。

双翮指王次仲化鸟事，见《水经·漯水经》。龚定庵论书有三等。

王混然此歌注云：“离种种边，名曰妙道。岂管真有孔而琴有弦耶？这些消息，可以默会。”此用其语。洞天谓琴曲之《洞天春晓》。

---

① 见《道藏·玉诀类》。

② 四字取东坡《题皋亭帖》。

③ 如误以《青天歌》为徐渭所作，或目为伪物。

④ 昌黎《华山女》句。

戴密微先生挽诗用杜公追酬高蜀州诗韵

九原大雅不可作，杨柳方稊伤殂落。延年美意只空谈，旧交转眼忽成昨。梦成盐柱到区夏，学如山海何开廓。陀邻尼经无量门，总持龙宝费搜略。谢客微言散霏蕤，梵志畅机追劳寞。爱我丹青步云林，誉我句势比秋鹗。泣麟叹凤不堪论，白首他乡空默存。吟句情殷易箦日，怀人家寄西南坤。死生非远理难睹，凡夫妄执生迷奔。微公谁与祛吾惑，挥涕何堪过里门。书契纪纲久散乱，黑白安能定一尊。不闻邻笛增腹痛，摩挲遗帙苦招魂。

1979年于巴黎

公殁前梦至中华化身为盐柱。盐柱事见《圣经》。

公汉名密微。出《支恭明会微密持经记》。

晚岁治大谢及王梵志诗，又辑汉日诗人与僧徒临终诗，均已刊布。

余尝为论元世祖见角端事，角端出《上林赋》，麟之类也。东坡句："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

郭茂基君以潞琴见假，故人高罗佩旧物也。抚之终日，朱弦三叹，作此谢之。偶讽东坡月石风林屏诗，辄依其韵。

故游藷落如晨星，老去嗜琴试鼓灵。殊乡妙手岂易得，空携遥梦寄云屏。郭子持来潞国宝，敛袂一抚几忘形。王泽久竭正声寝，龙池有字可推蓂。当年列品凡三百，藩国好乐比优伶。神交遗物弥足宝，招魂我欲叩沧溟。余音激越堪抖擞，振衣若助屈平醒。三弄不觉日移晷，铿锵韵落太霞庭。自有寒飔澹相应，踌躇古意到湛冥。何人还作风雷引，立懦端为乞春霆。潇湘云水故人远，客窗残夜月清荧。座上知音倘共赏，鸿号外野难为听。[1]

输丁衍庸

圣诞前来法南，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万斯（Vence）访芦莎教堂（Cha-

① 余鼓《塞上鸿》。

pelle du Rosaire)，马蒂斯（Henri Matisse）寻丈画样三幅在焉，绘于砖砌之壁上，纯墨不设色，笔势纵横。欧洲宗教画之尤瑰奇者也。亟驰书与丁衍庸先生，谓公学马蒂斯，若此类画，马蒂斯应学公，公且有过之，不知尝莅此一游否。书未达而君已于是月二十三日谢世。平生未通书札，此为初次，而君竟不及见，悲夫！为诗以哭之。用东坡次王定国南迁韵。

墨可从心如治水，笔不求铦懒加砥。适来海角不知年，思君聊寄一端绮。我书未达君已瞑，三号还仗此双鲤。至人相喻不蕲言，视弃其世如遗履。马家旧迹苦摩挲，欲说与君徒聒耳。笔墨双遣况设色，休较夭桃与秾李。雪个所得一何廉，君尝于斯三洗髓。上神乘光不待光，无何有里真吾里。我早劝君捐故技，自足裁形非取拟。彷徨何必计东西，欲问故乡随脚是。看花走马质已无，运斤谁与证缘起。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见《庄子》。

芦莎教堂手册马蒂斯题辞云："Dans la Chapelle mon but principal ‘eait d’ equiliber une suface de lumier et de couleurs avc un mur plain au dessin noir sur blanc."意谓："在此教堂中，余主要原则以黑白之画样使壁上光与色之平面取得均衡。"

范成大《答澹庵小偈》："故乡随脚是，流浪不知休。"

1979年1月10日于巴黎

答周祖谟

畴日摊书向往深，春风南国豁灵襟。平生浪学蒙相许，珍重钮荒汲古心。

南北相望意独深，尺书和雪洗烦襟。月明千里漫伤别，远隔天涯共此心。

题祝南遗墨

诠宋如笺郑，辨骚已迈刘。微言存《寄托》，身世属离忧。汲古尊黄耇，挂瓢忆白鸥。平生最怅悒，契阔滇池头。

中山大学迁澂江，余受聘，因疾未赴。

余于一九六三年年尝游四刹吉，归途有诗。和坡公至梧示子由韵。十四年后，重临泰京，乡人款遇情谊逾前，而诗坛诸耆宿，于余眷慕尤深，枉赠既夥，感赋奉酬，再叠苏韵。

黎民奔徙自桂湘，禹迹能不包炎方。我昔遥临四刹吉，穷边九壤何茫茫。重来父老情弥重，钟爱使我中心藏。回头十四年间事，饱看松柏参天长。忆昔天历歌回使，黄骊青骍驰相望。温柔敦厚德化远。春秋未作诗岂亡。天畀群公主风雅，要使兹意留遐荒。便能朔译通南讹，十洲行处皆吾乡。

日友白鸟芳郎编《傜人文书》中有《（游）梅山书》，其抄书人董胜利，自言“在广西来泰国”。梅山则在湖南安化县。

元朝天历间，江东罗儆作暹国回使歌，王尚志有和作，见《皇元风雅》后集。

槟城怀康南海四绝示黄晚香

（一）

夏云筛月认前踪，王路仓皇比教宗。莫道婆娑生意尽，移风尚有柳丝松。

（二）

大庇堂前日已斜，吻矶门巷有朱家。可怜北阙三千牍，剩付南天一片霞。

（三）

繁碧依然到户庭，小红花好共谁登。楼台梦后仍高锁，蔓草由来管废兴。

（四）

投止望门历大艰，鹤山留墨在人间。风前忍讽绝交论，畸士徒思秦力山。

题高梧轩图

赵叔雍高梧轩图流落香港，卷尾词流题句累累，均量命再赞一词。坡老赠僧潜诗云：“多生绮语磨不尽。”枨触无端，因次其韵。

霜黄月白画笔清，词家妙句赋流形。开袟琼琚纷满眼，浑同大吕陈元英。独嗟斯人去已远，九京可似庄湛冥。抚卷怀人增叹息，羁栖南服岁峥嵘。鏖诗隔海起废疾，相与磨砻发新硎。窜身密菁蔽天日，琢句往往鬼神惊。时移事比风埃散，龙泉流落在丰城。秋风冢上吹不已，高梧坠叶满空庭。文辞感

激思畴日，故交寥落如晨星。微言徒有知者识，陈迹尤喜时争迎。有才如此岂世出，由来意重泰山轻。多生绮诰销不尽，苏髯最达诗人情。欲以文会天下士，掉臂何意沧海行。松楸万里兴慕久，相寻逝没泣孤惸。人世何能免新故，春华露草悲枯盈。泉流俯镜川阅水，日月逾迈叹于征。题诗不期生掩抑，低吟賸有胆肝倾。

题姚宋画册用前韵为均量

渐江画笔冷且清，向来上智不论形。枯禅流风终不沫，衍派姚祝尤瑰英。临池拂纸生萧槭，端居老屋坐沈冥。绵蛮鸟语春未老，胸中丘壑兀峥嵘。化圆为方多折笔，一峰胎息加砻硎。值月相邀忘世改，与猿同宿不心惊。松风出涧幽韵远，收视无待取倾城。山似波涛多起伏，水于寥廓等门庭。转翠谁人开胜境，鉴古有眼如曙星。画者凝神载营魄，赏者应物不将迎。障道纯情已即惰。游方何计避重轻。因正得奇岂貌似，命意幽深非世情。今看笔墨结涩处，昏鸦数点孤舟行。危桥濯足数飞鸟，千里入望心忧惸。丹青信可涤玄览，含情自昔易为盈。瓜子能镌诸罗汉，尺幅使我咏遐征。绝技于今难再见[1]，披图畴不寸心倾。

登慈思寺塔次杜韵

发迈自岷陇，我行殊未休。顾瞻千里原，莽荡已忘忧。四塞有山河，古迹难尽搜。塔势可撑天，凿险更缒幽。万国争登临，声教东西流。俯窥一气青，濛濛值残秋。汉武拓河西，宛马复可求。西胡断右臂，荐草入吾州。太宗置安西，突厥安足愁。耽耽强邻迩，尚阻昆仑丘。登高感喟生，凌虚足可投。向来论形胜，所贵在人谋。

北邙山

死生本一条，谁为分旦暮。君看昏及晨，漠漠但沉雾。浮世只一梦，倚伏何足数，侯王与蝼蚁，同归一坯土。亭午陟北邙，泥途屡窘步。登山不知山，帝乡在何所。隐隐上清宫，高处劳指顾。周公始宅中，孝文亦邑度。佳气郁充闾，千载尚如故。平原莽无极，厥田何朊朊。累累见高冢，巑岏秋草

---

① 姚宋能于瓜子上绘十八罗汉。

暮，石马卧空林，巍陵叹无主。忆昔临高野，万方同葬处。[①] 森沈列杉桧，凛如风从虎。至大唯无外，异端复归附。死者得安窆，生者如行旅。萧然邙上望，率西至岐下。是蕤而是蓑，百废犹待举。我来自函谷，瘠地多艰苦。思古发幽情，追今奋毛羽。沾溉好山河，引领滂沱雨。

衡岳用退之谒衡山庙韵

丹灵四顾廓然公，敢谓须弥在掌中。下视紫盖如培塿，天柱石廪丧其雄。潮阳太守尝到此，绝顶未登胜难穷。精诚能扫三峰雾，炎方澒洞想高风。黄帝盐传古乐曲，霓裳仿佛神相通。落日亭皋遥望极，清词野鹤唳清空。厚坤万古称赤帝，简书分明陈祝融。马祖庵前哀磨镜，邺疾祠畔思巍宫。一从霜雪交摧折，山花尚放浅深红。于今祠宇空无有，升阶何以明至衷。灵期曩记人莫识，成行松柏徒鞠躬。庙貌诚可比嵩岱，岳渎佳气古今同。我行万里斯仰止，欲觅怀让与韩终。俯临突兀峰千百，征车立可收奇功。来时冥冥羌昼晦，归去云雨兼曈昽。神仙邈矣不可接，何必苦索东海东。

河图：衡山君神姓丹名灵峙。《初学记》载有徐灵期《南岳记》。望山简楚帛书俱见祝融名号。姜夔尝于祝融峰得霓裳古谱。

登祝融峰绝顶

岭似儿孙相率从，凭高喜见九州同。陇岷嵩岱都行遍，更上朱陵第一峰。

盛弘之《荆州记》云："衡山朱陵之灵台。"

云冈绝句

大代兴亡与佛随，籓牙交错究瑰奇，弥失造像穷工巧，想见刘腾炙手时。

卅六藩篱靡一存，由来护法见艰屯。何年凿窟茹茹主，残字剩镌吐谷浑。

涉水清流啮马蹄，山阿塔影与天齐。陵夷象教供凭吊，赢得衰杨拂井泥。

汾阴道中

陇上青青大麦肥，丁村古道已斜晖。我来方值秋风起，不见汾河北雁飞。

---

① 日本高野山有万国公冢。

夔门登舟拨蒙密，观大宋中兴颂摩崖，次简斋游浯溪韵。

字大如斗杂藓碧，舍舟入岬扪赤壁。中兴辞句何庄严，长江至此有正色。滟滪堆已上下通，方舟无复愁人力。即今化险以为夷，万古路难缘此石。渔者休歌巫峡长，玄猿罢哭千山侧。盘涡犹有白鹭眠，独树依然怀忧恻。

老杜句云：“独树花发自分明”。

白帝城

黄昏莫辨瀼东西，赤甲白盐天更低。重讽苍藤古木句，惜无两岸夜猿啼。

承德避暑山庄远眺围墙

车书混一信无俦，来往燕云十六州。想见木兰秋祢罢，武功文治已全收。

“木兰”为汉语弋猎，以习射为八旗传统。入关后尚然，文治武功并重，至乾隆行之，不坠祖训。余在山庄，借《热河志》一检，知嘉庆而后，其事遂废，习于汉化，而清廷亦不振矣。

题烟雨楼六言

杨柳沿堤绿绕，夕阳山背红酣。莫问前朝烟水，断肠塞北江南。

访侯马盟书出土遗址

且看带厉好山河，玉策盟书久不磨。灵秀所钟神物出，古芬畴及此邦多。

永乐宫

咸阳尝见重阳碑，风雨中条谒古祠。阊阖广开无极殿，诸天仙仗朝元时。

中条山二首

何处潺潺见玉溪，春归可复有莺啼。荒原踯躅无人径，宿雨缠绵覆井泥。

李义山故居在芮城附近。

西岳庙前睇古松，芮城谁与觅前踪。日斜聊发逍遥咏，误是寒山半夜钟。

《宋史·儒林传》：邵伯温监西岳庙，徙芮城县。潘阆遁入中条山，题诗钟楼。

运城题壁

寒城来往想颠軨，绾毂关河此建瓴。相去盐池才咫尺，蚩尤无复再扬灵。

旧传关羽大战蚩尤于此，见元杂剧。

盂源候车

雨意客心两郁陶，列车当道敢辞劳。侧身匍匐轮蹄过，恐是平生第一遭。

众客皆受车下之辱，殊觉可哂，因记。

郑州机上

首阳东去不回头，更渡风陵作远游。身寄飞鹏三万里，并州行遍又中州。

时旅行全晋共一阅月。同游者陈教授伟湛。

荐福寺

旧为义净译经处，小雁塔在焉。

唐都双塔著高标，相去慈恩一里遥。膜拜遐方还踵接，象胥译事已冰消。空余行纪传天竺，想见驮经越灞桥。落日古槐人迹少，西风台殿叶萧萧。

大兴善寺

隋阇罗笈多翻经地，次康南海题壁韵。

旧刹青松振坠风，笈多而后更谁雄。千年蝉唱今犹昔，踯躅遗基慕不空。

渭水

长河曲折向东流，莽莽黄沙万里愁。独上寒原天尽处，群山如马竞低头。

炳灵寺

乱峰如栉水如油，截断黄河变浊流，留得维摩第一笔，前秦遗迹足千秋。

莫高窟题壁

辛酉九秋访古莫高赋此。记唐人咏诗有句云："雪岭干青漠，云楼架碧空。重关千传日，旁出四天宫。"古迹灵奇，莫可殚究矣。

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

大同华严寺展出秘笈有雍正本《金光明经》前为宋慈觉大师宗颐序文。记《宋史·艺文志》著录僧宗颐劝孝文，深喜名与之同，或有宿缘，因而赋此。

同名失喜得名僧，代马秋风事远征。托钵华严宝寺畔，何如安化说无生。

悬空寺即景

削壁居然大壑灇，人如飞鸟半悬空。凌霄镌出悬空寺，尽在空濛一气中。

山背为水库。

翠屏山

悬渡从知理不诬，玲珑杰观出虚无。却于冥漠高寒处，悟到阴晴众壑殊。
微径通幽级百层，不空灵处见空灵。野云来去都无迹，萧寺万山一病僧。

恒岳

双脚犹堪蹋九州，桑干河上送中秋。凿空寺古谁镌壁，急雨风来忽满楼。
老去宁无济胜具，收身竟作入山谋。如今五岳都行遍，自笑南归尚黑头。

合肥即事二首

教弩听松俱怆神，浪游忽到逍遥津。泬寥寒薄秋将半，圆月含辉正伫人。

路贯庐江叶坠波，草衰人远淡烟萝。满街微滴梧桐雨，还比黄山雾更多。

始信峰

鸟窠一乘渺遗踪，补隙扶疏三两松。谁劈中天擎片石，攀梯始信是危峰。

题画次倪鸿宝韵

无端误上米家船，铁砚磨穿不羡仙。顽石看人空说法，山公未悔作张颠。

倪元璐原作云："一路秋光照画屏，吾家小阮定神仙，爱君为写韩陵石，今日倪迂即米颠。"

西湖叠坡老昊字韵

连日阴霾，山可望不可见。今晨忽开朗，历历如绘，诗以赞之。

湖山为我供诗稿，淡抹浓妆堪颠倒。湖云来去久朦胧，坐对真同被花恼。四时烟雨各异态，一日可爱在清早。南屏钟声不可闻，断桥残雪春更好。我来恰值梅雨初，落花尽被春风扫。今晨真睹西子姿，无怪坡公思终老。丈夫从来有远志，能与相依惟小草。[①] 湖中无复懵懂山，惜取当前此晴昊。

登严濑钓台再用前韵

两度富春搜画稿，痴翁闻之当绝倒。矶头一顾大江横，公竟渡河公莫恼。台高百丈曷垂缗，无故收身何太早。波光七里无片云。藐姑仙山难媲好。自可窅然丧天下，尧舜粃糠等尘扫。指点江山属斯人，登临我亦不服老。几点微雨沾人衣，但觉劳生徒草草。云雷何故作经纶，绿章还待问苍昊。

① 山谷句："小草有远志，相依托平生。"

食东坡肉三次前韵

茗搜文字肠枯槁，一见肥甘甘拜倒。海南所欠花猪肉，有诗可证公烦恼。岂真见卵求时夜，但觉思蓴计过早。无端人瘦肉偏肥，玉环那及张好好。一啄已令口腹充，再吞难令兴不扫。几辈屡冒先生名，曲米摊香与娱老。不见林婆压酒来，藕丝湔胃殊草草。且语西邻翟秀才，题诗为公诉苍昊。

交河

悲秋不用怅离群，目极荒荒昧谷云。暮霭迷茫天宇阔，碛中赤海已斜曛。

吐鲁番夕宴

酒面随杯泛紫霞，穹庐瀚海各无涯。交河故垒淹黄土，喜种葡萄是汉家。

天山

望七还堪上翠微，征轮蹩躠雨中飞。西王濯足盆安在，九折回车负雪归。

日月山远瞰青海

元祖柴燎迹早陈，荒原互市已无人。古来龙种大蒐地，万顷鲸波漾好看。

《元史·宪宗纪》：四年甲寅，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乃祭天于日月山，颗颗亦作库库诺儿，即青海也。蒙语称日为纳喇，月为萨喇，向来互市于此，详张穆《蒙古游牧记》。

机上望嘉峪关

白日如金极玮煌，连空鬼碛正茫茫，衰杨送客酒泉道，穷塞雄关又一方。

武夷杂咏

千秋嘉会忆鹅湖，吾道从知德不孤。旧构荒坛巢水鹤，当年曾刻六经图。

从江西入闽，经铅山鹅湖书院。清中叶乡人郑之侨宰此县，著有《鹅湖讲学会编》，又刻《六经图》，书俱存。

毛竹流霞赖品题，丹山绿篆满前溪。空中箫鼓何年洞，凄绝名山第一诗。

李义山到此，有诗咏毛竹，山志列为武夷首唱。

上清沦谪久离群，不是巫山亦雨云。怪底柳郎多狡狯，武夷君作云中君。

咏玉女峰。柳永《乐章集》中《巫山一段云》五首，人以其首阕“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即咏其地。

尝从云笈识神仙，至孝弥天营壑船。临水凿龛山半肋，五溪遗俗尚依然。

《朝野佥载》记五溪蛮凿山以葬，弥高者以为至孝。

山腰仙掌一峰悬，竹迳清流素月延。为问山中来往客，何人能忆柳屯田。

中峰寺有柳永遗迹，见嘉靖《建宁志》十九。

悬空一水滴成帘，非雾非烟似撒盐。岩隙人家烹活火，茶香舌本味犹甜。

咏水帘洞。

题伍蠡甫文长卷八段锦小景

近树方摇青，遥山时挂黛，云中自往来，笔尖大无外。①
绿篆荫灵渠，水际凫鸭乱，回车不逢人，日暮中流半。②
小坐听石淙，野行泛萍梗，西山始得游，惜取须臾景。③
潜口隐雾深，但闻哀湍泻，即兴休怅然，相吹有野马。④
兰径记尝游，石我爱其丑，披拂恋长条，徙倚堂前柳。⑤

① 南丹道中。
② 全州野屋。
③ 昆明小景。
④ 潜口。
⑤ 广州兰园。

谁会枯中腴，且验彭泽诗，象外得其醇，六法安所施。[①]
扪壁待追陪，曲折开秋晚，至美须至人，尺幅贮荒远。[②]
指穷于为薪，自是能者得，壁观养廓然，神思关通塞。[③]

奉题中山大学编《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谨次其《寒柳堂诗存》最末一首"题有学集高会堂诗"原韵。此次穗垣高会，自史无前例，亦若有宿缘也。

苦向书丛觅骈枝，古辞今典恰相期。上清沦谪开来学，绝代兰芬系所思。万里西风关运会，廿年南服久栖迟。绸缪胜义空今古，莫道因缘仅一时。

辛酉中秋日过津门，于博物馆得观八大山人"荷上花"长卷，后有水竹村人跋，惊心动魄，把玩无斁，圆月既升，赴陈国符之招，与其家人欢叙，酒后赋此。

荷花十丈对冥搜（荆公句），大地河山一卷收。圆月照人忘主客，茂林深处作中秋。

陪李石根李仲唐诸公，游盩厔楼观，碾药石下作。

同到犹龙地，新来拜古祠。白云传道履，绿树隐仙姿。羽盖今何许，丹砂不可期。空留药臼在，宫羽未差池。

南海神庙浴日亭次坡老韵

丛木蔽空不见天，林疏偶露两三湾。放臣指点扶胥口，迁客神游海上山。万古司南开凤阙，百行制诰识龙颜。咸池咫尺谁晞发，且共回旋日驭间。

东坡碑背有陈献章和韵一首。

澳门普济禅院

院藏今释《丹霞日记》一册，二十八页，盖康熙癸丑，返龙护园，

---

① 圣山树石。
② 陕西壁画。
③ 达摩。

过岭后所记。

舵石遗书不记年，丹霞溟涬极人天。归宗直学无偏正，修竹当门夜草玄。

题陈璇珍画松（一九五九年）

写松谁学张文通，双管齐操破鸿濛；槎枒鳞皴各殊态，肘中虎虎起雄风。毕宏见之心生畏，秃毫挥洒攘无臂，纵横意屡在笔先，素壁须臾郁奇气。二公名迹今则无，空从画记识区区，墨烟浓染幽湿处，虬枝春泽杂秋枯。陈君直往浑无外，种松胸次日高大；精理倘向此中寻，放笔咄嗟风云会。

观敦煌乐舞忆席君臻贯

贺老缠弦世所夸，紫檀捴拨出琵琶；新翻旧谱胡相问，绝塞鸣沙不见家。孤雁忧思生羯鼓，中年哀乐集羌笳；潜研终以身殉古，叹息吾生信有涯。

斯坦因六一七一《水古（鼓）子》宫词有“琵琶捴拨紫檀槽”句。“轮”作“捴”，敦煌写卷如此。乐舞团以余忝居海外顾问，余何敢当，故借用席君所翻曲名《急胡相问》以谢之。庄严所藏《浣溪沙》佚词，起句云：“万里迢亭不见家，一条黄路绝鸣沙。”阮籍《咏怀诗》“孤鸿号外野”，“忧思独伤心”，兹略用其语。曩余曾序席君所著书，一九八六年余著文主张乐、舞、唱三者为一体，君颇韪余说。君力疾研精乐舞意象，锲而不舍，以此知名于世，亦以此夭其天年。庄生谓“以有涯逐无涯，殆已”。惜哉！惜哉！

湘游小草

大雨中登岳阳楼

雨昏青草始微波，万念凭高集鬓皤；日月此中互出没，古今一霎只蹉跎。希文忧乐先天下，屈子行吟带薜萝；盛世不劳洗兵马，倚栏共赏雨滂沱。

君山三首

斑竹世间只一丘，九疑咫尺使人愁；神皇曾令山成赭，转眼威棱复在不？

始皇至君山，遇风大怒，尽赭其山，见《史记·始皇记》。

茶香时自林间出，小艇真从天上来；恨与湘妃悭一面，不甘邅道洞庭回。

《九歌》云："邅吾道兮洞庭。"

三醉归来复举觞，朗吟诗客送斜阳；回头三万六千顷，犹有神光接混茫。

汨罗屈子祠

一江呜咽欲何之，千载共传屈子祠；往日渊潭何处是，金沙堆畔草离离。

宋时金沙堆有庙，见《张孝祥集》。

沿路郊塍尽种茶，朱楼犹是旧人家；莫言故国无知己，九叹能兴万古嗟。

《离骚》结句云："国无人莫吾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千帆日昨自南京来书，适有洞庭之行，报之以诗。

丹青画出古今愁，芳草萋萋镜里游；看尽白蘋皆不是，思君心系木兰舟。

柳毅井

社橘湖阴不复存，传书争说泾川君；甘泉浸透银针美，尽有余香处处闻。

龙宫青女久升遐，丹穴潜通亦是家；谁似元春偏好事，拏舟卅里此烹茶。

陪荣森先生谒其先代长沙相利仓墓，葬品珍玩之奢，足证王符之说。

宋祖临江始建牙，五洲轪地紫云遮；长沙大冢仍浮侈，展墓裔孙意可嘉。

万里云霄万古情，五车书出迈麟经；遗编何得逃秦火，宣室还当问贾生。

《水经注》："南径巴水戍南，流注于江，谓之巴口，又东径轪县故城南，故弦国也。春秋僖五年秋'楚灭弦，弦子奔黄'者也。汉惠帝二年，封长沙相利仓为侯国，城在山之阳，南对五洲也。宋武帝建牙洲上，有紫云荫之，即是洲也。"轪地在江夏郡。

长沙之行，为时虽暂，而历览多方，尤以帛书欣获畅读，归来赋谢熊、陈两馆长。

未能冲暑更登临，禹迹虞陵待远寻。蜀汉江涛开五渚，沅湘篪竹响千岑。巴陵一叶知秋近，郢水孤城掩雾深；快士交情缣帛际，南东行处有知音。

《水经·湘水注》："（君）山东北对编山，山多篪竹。"可以为篪。

周南先生远寄新诗，兼云在三亚日日海泳，健康大进，赋此报之。

珠崖云日岁华新，在远从知更日亲；正合徜徉好风月，鸥波浩荡谁能驯？

附　周南先生原诗

月前赴海南岛休养，日日下海游泳，体力有所恢复，曾有记实一绝云：

镇日南天踏浪行，白沙碧水最关情；风波险处迎头过，卧后涛声一味清。

纽西兰南岛杂诗

美福峡（Milford Sound）三首

水复山重海作门，嘉名第八满乾坤；冰澌积瀑悬千仞，大匠书成屋漏痕。
沿洄巨壑雾迷离，叠巘后先出愈奇；谢客能来应拊掌，惊淙扑面夕阳时。
巫山云雨已情牵，圆峤方壶事渺然；南极可逢北海若，兹山只合住神仙。

V. Kipling 称为世界第八奇景。

"谢客"指谢灵运，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诗："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灇。"灇与潨同。《诗·毛苌传》："潨，水会也。"

疑惑峡（Doubt Sound）

在美福峡以南，其 Halls Arm 山水尤著名，恨未能往游，先以诗咏之。

覆雨翻云海上风，是谁凿破此鸿濛；犹疑神女挥神笔，描就迷宫堕雾中。

题坎德伯利平原

莽莽高原日欲斜，平分地角与天涯；众枝迓死成冰磴，如此河山那是家？

纽西兰诗人 James K. Baxter 有过 Haast Pass 警句云：For plants accept their death like stones... Or the pure glacier blaze that melts... This earth was never ours.

Te-kapo 湖

一碧湛然水浸天，诸峰天外复联绵；天人合一宜亲证，晚席还堪作昼眠。

毛利语te-kapo 为晚席之地。

基督城 AVON 河

顿觉天南地脉殊，山如奔马树成图；我来河畔知秋至，簇簇万花已载途。

Hagley 公园

真令饥眼眩西东，古木千章靡一同；垂柳毵毵松谡谡，几曾赐爵效秦封。

女皇镇

华灯璀璨尽风情，不负崎岖万里行；欲起坡公同游赏，南溟亦有女王城。

黄州东十五里永安城俗称女王城，与 Queens Town 同名。

Mt. Cook 道中

豆花[1]五色分外娇，游戏人间不惮遥；拂晓旅途重抖擞，西行何惧雪齐腰。

① 指 Lupin 羽扇豆。

Kawaran 河沿途早期华人淘金遗址

峥嵘石壁俯江濆，流水涓涓远近闻；往日淘金烦讨论，先民遗迹至今存。

雄心峰（Mount Aspiring）为南岛最高处，送夕阳至昧谷西尽头（Catches the last of the Sun）夸父追日犹未及此也。既为作图更题句。

群山万壑走龙蛇，夷夏三苗自一家；真宰安排渺一粟，此身真等恒河沙。

又作

昔年曾到恒河头，漱石人人更枕流；何似此邦无罣碍，白云千载长悠悠。

印度人终生唯一希望，能投身恒河一澡，可望解脱，其心仍有所罣碍也。纽西兰古波西尼亚人称之为Te-Waka-a-Mari，指毛利人独木舟(canoe)；其棹歌者，则称之为 Aotearoa，义为 Land of the Long White Cloud，谓白云之乡。

皇后城白杨（Aspen）宾馆信宿将去，悄然成咏。

窗外三峰削不成，万家灯火女皇京；凄迷难了流连意，萧瑟顿增今古情。静极犹疑非世有，悲深谁得拯群生；他年待约陶弘景，重上灵山觅太清。

白杨宾馆写所见景物率题

异域无须论主宾，寥天著一荆蛮民[①]；移来三两倪迂树，荇藻湖边作好春。

芑俊集补遗

赠赵大钝兼题其诗集

澹泊陶家不设门，萧然江海赋停云；多君吟句如翻水，老我寻章敢主文。野圃能娱藜苋腹，书坛会起鹳鹅军。相看明日又挥手，遥忆草玄向夜分。

---

① 余作画每自署名曰“今荆蛮民”。

客中輓赵少昂

踯躅（山石榴也）千层付日斜，东风燕麦怅天涯；它时忍过婵嫣室，愁绝赵昌四季花。

钱塘江观潮

饱听潮声一霎那，乾坤滚滚此扬波；春风仍有安澜意，白浪如山脚下过。

金陵流连，饱览宝物，最后得见《勘书图》，二苏兄弟、王晋卿题跋皆在焉，喜赋。

砖镌搔背溯南齐，挑耳还惊满宋题；连日摩挲双至宝，墨缘长愿此幽栖。

深圳关山月美术馆题壁

汉阳画派接荆关，今古尽驱入笔端。力健有余成宿构，最宜妆点好江山。

题画和查梅壑

玄宰毫端若可呼，九天云水入模糊。壶公待约方壶起，缩地共成泼墨图。

题巨幅墨荷

雨盖碧弥天，一望秋无际；一叶一如来，顿有西来意。风月只娱人，且作花前醉；画笔待平章，人间总游戏。

自题画展二首

百思能断可通神，日长菩提拟卧轮。画笔狂来偏似弩，旧山万仞梦中新。
旧调新弹不合时，春风著物更含姿。供人拊掌知何用，伴我苍茫自咏诗。

《澄心画展》自题二首

已知不了可通神，悟到菩提只近邻；画笔狂来如发弩，旧山万仞梦中亲。
自画自书不合时，春风著物竞合姿，飘然欲置青霄外，坐对苍茫自咏诗。

张彦远论画忌谨细，曾谓“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李义山句云“狂来笔力如牛弩”，以喻画更佳。

一九九九年八月廿二日（农历七月十二日）自郑州返港，遭飓风停泊长沙，滞留黄花机场二日，口占四首。

无端五度到长沙，前路云山不见家；未信骤风真作祟，初秋今夜宿黄花。①

花园才见卜“来艰”，信是人间行路难；且占明朝归去也，满天风雨小楼寒。

在安阳参加甲骨学百年大会之后至考古工作站看甲骨，“来艰”为卜辞习语。

覆地翻天有死亡，传来恶耗太荒唐；招魂飓母惊伯有，直把机场作道场。

阴错阴差是此行，山颠海沸阻归程；百年祸福时相倚，掷笔还须问贾生。

题张大千书札卷

笔阵传芒角，诗心久郁陶；人夸四立壁，世重九方皋。真挚归宏放，滑稽出颖毫；从心不逾矩，造化属吾曹。

张髯每自言：“富可敌国，贫无立锥。”观诸札，所言盖实录，非卮言也。

《潮剧志》为题　绝句三首

梨园事往自堪夸，一帙丽情纪岁华。鳄渚风谣随去水，教坊依旧唱桃花。

《苏六娘·桃花过渡》载日本保存之《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

哄堂摘耳闻啰哩，待溯鄮峰粉蝶儿。正字菱花南戏在，三更听唱水心词。

凤堂出土宣德六年九月《金钗记》，剧本封底小楷写“奉神禳谢弟子廖仲”及“宣德七年六月在胜寺梨园置立”。伴出品有元吉安路胡东可作铜镜。为国内现有最早南戏写本。清初曹寅讥闽乐唱啰哩嗹为蛇语，其实宋代南戏已极普遍，如史浩《鄮峰真隐漫录》之粉蝶儿，叶适《水心

① 卜辞称飓为大掫风。

即事》云："听啪三更哩啰论。"温州民间之流行此类和声，足见其与南戏关系之早，非始于闽乐也。

轻三重六咏弦诗，拍板来源未易知。斟酌半音成律准，由来丝竹是宗师。

北宋王禹偁《小畜集》有《拍板谣》一诗，未见人征引。其句云："律吕与我数自齐，丝竹望我为宗师。"所谓"我"即拍板自称。由此诗可知南音拍板渊源之远，故为指出。

往岁主纂《潮州志》，特创戏剧、音乐二门，为前志所未有，恨未能成稿。今观连裕斌先生寄来《潮剧志》，群公殚十载之功力，成此伟构，有关潮州剧目、脚色、身段、机构、舞台艺术，巨细各事，网罗殆尽，纲举目张，要言不烦。李万利歌册，虽板片早毁，幸海内外尚有残存者，犹得加以胪列，存其什一，俾剧目足以征存。潮剧声华所被，远及雷州、海南，域外更无论矣。此书记载详确，足为信史，用赋绝句三首，以赞其事。

甲戌嘉平元月

赠茅家琦教授

日志勤苴补，未辞擘绩劳。群贤皆敛手，垂老尚焚膏。证伪航头传，稽疑切玉刀。平生耽考史，兴味属我曹。

上诗奉赠茅家琦教授。平生史学三友，郭廷以、简又文与君，皆治太平天国史，君尤后起劲军，精审卓绝。曾自题句"了犹未了，以不了了之"。兹借张彦远语："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更进一解，书以贻君，聊博一笑。

访宝镜湾岩画

夹道蕉林迓远人，参天呵壁尚嶙峋；长桥千里通南北，大地云山一片春。归路烟波接混茫，飞虹天际闪孤光；千年岩画谁疏凿，又欲回车问夕阳。

千禧年5月4日

敦煌学百年盛会

老去弥知考信艰，重䲡待问三危山；百年事业藏经洞，光焰长留天地间。

《穆天子传》："重䲡民之先，三苗氏之□。"

重到鸣沙山

北寺能容百丈佛，西关曾贡双头鸡；情牵栏外千丝柳，不怕鸣沙没马蹄。

月支人入贡，见《拾遗记》。

三清宫展读书鸿遗作

石窟巍峨手泽新，黄云千里莽无垠；开图謦欬如相接，忍向流沙忆故人。

龙藏寺碑

书风遒劲变奇邪，下启欧虞合一家；结习由来关世变，毗尼觉道自无涯。
孝仙别体事可稽，校文亦复起然疑；蚩尤行里犹堪见，执玉万方忆盛时。

王虚舟谓此碑书法遒劲，开唐室之治，渐归于正。欧公谓有虞褚之体，实通时达变之言。"毗尼觉道"为碑中赞句。

造寺者王孝仙，即《周书》及《北史》之王杰子孝仙，说见沈涛《常山贞石志》。碑上缺字，王昶、陆增祥多未辨认。以上海书画社影印清初拓本勘之，14页有云："称臣妾者遍于十方，弗（异）蚩尤之乱；（执玉）帛者尽于万国，无陷防风之祸。""蚩尤"二字，清晰可辨。"帛"上宜补"执玉"二字，庶可通读。

李思训碑

蒲城尝欲觅旧碑，花木逢春动绮思；自有兰亭风范在，且从欹侧出嵚奇。
向来倾倒得吴兴，稍以纡徐见性灵；那比麓山追峭折，俗人学死愧未能。

是碑在陕西蒲城县，其书影响赵孟頫至巨。解缙谓："北海书如楼台映日，花木逢春。"效北海者，易流入佻巧，彼固自谓"似我者俗，学我

者死”也。

自题濠镜画展三首

岭外风流孰起予，玉堂雅聚惜须臾；不于巧密伤情思，旷代但推卫协图。

平生与赵少昂合作画多逾五十。

耳剽心悟启幽襟，浓秀初成出重深；苑柳栖梧如宿构，劲毫天付敌云林。

张彦远以“重”、“深”二字称许王维，颇道出南宗神趣。

也曾自署荆蛮民，出入群书若有神；我谢东皇多指点，滔滔江汉独相亲。

余自署曰“今荆蛮民”，向于楚事探索最力，首提出“楚文化”一词，研讨战国楚帛画。

题雪中嵩岳

荥河温洛尽尧封，久阅苍桑有古松；犹喜少林能作健，群山负雪已成翁。

题东岳图

齐鲁青青欲际天，阴阳燮理亦徒然；筛云顶上群仙聚，画笔新来比巨然。

题远浦归帆图

远浦春归晚，轻帆日上迟；出山云懵懂，掠水燕差池。渡口行人少，豁头浪语低；茫茫江海阔，前路复何之。

题古木竹石图

石门作石籀如松，会得人天感遂通；书画向来一鼻孔，此中关纽古今同。

题骏骥图

良马已不羁，神骏驰空阔，何须待伯乐，自足追风日。

总謦集

日本记行诗序

饶选堂先生生于韩公驱鳄之乡，习于高固萃羊之地，涉猎中外，博晓古今。通考贞人，遍录词籍，论敦煌之描画，攻荆楚之缯书。性智而仁，乐彼山水，法喜歌佛国之古城，粉墙咏美洲之新港，大荒海外，无不印踪。讽咏可追坡老，写景何啻石湖。浮磬铿锵，瑞士黑湖之什；明珠璀粲，法南白岳之诗。今兹敝校幸得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聘请讲学。讲学之余，历游邦域，良晨佳景，辄有篇章。南抵樱峦，赤熛喷火；北临鄂海，青女流冰。雾岛日浴，阿寒晚泛，探洞天于秋吉，窥削壁于层云。若夫东海旧邦，颇存遐迹；中州文物，多赍精华。考金印于南津[1]，睹蟒袍于北海，丹波市得翻五山之疏，明日香欲听二弦之琴。高野词林，日田功过，存亡犹俨，持敬不忘。稚子故宫，吊让王于宇治，鉴真遗像，思度海于平城。或遇奇观，乍怀高士，风情溢于笺牍，颂赞见于笔毫。凡游日本山水所作，都共百首，裒而存之，曰《总謦集》。选堂先生命余作序，余谢不能，辞之未得，聊摅缘起，以弁卷端云尔。

庚申（1980年）孟秋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清水茂谨序

① 博多旧称那津。

总犕集小引

余数莅京都，此次为时虽暂而篇制最夥。自四月杪至八月中浣，讲课之余，朋侪盍簪，不废吟咏。而历览山川，放浪江海。中间南涉九州，北至网走，临橿原之都，诵万叶之诗，怀古情深，往往流连，不忍遽去。最后登高野之山，寻遍照发挥性灵之遗迹，御影堂间，神人仿佛，若有存者。离洛前夕，发箧得诗可百首，厘为一帙。心尚抖擞，愧波澜非老成，水也泓澄，不怀珠而川媚，风流尊俎，纵归去复难忘，斟酌古今，破客中之岑寂。

乡人大埔何如璋于光绪三年使日，著《使东杂咏》。时黄遵宪充其参赞，亦作《日本杂事诗》，传诵中外。惟九州、北海道事多未详，拙制可补其不逮云。

1980 年 8 月 15 日饶宗颐识

京畿稿

初至京都，五月十日夕，即席和清水茂教授枉赠之什。

缁尘京洛镇难忘，西顾东征[①]愧面墙。屡客鬓丝空胜雪，久疏琴瑟不成章。狂言似我醒兼醉，绮句多君老更香。何日相携萧寺去，天阙象纬月如霜。[②]

附　原作　　清水茂

珠海深情那可忘，西京望火画悬墙。[③] 开蒙稍识诗词趣，闻奏难忘琴瑟章。竹湿湘坟考残简，花薰佛迹逐余香。高谈风发精神健，未觉多年添鬓霜。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七日，京都桃园亭即席，奉和清水教授叠前韵饯别之什。

蒙庄道术贵相忘，水月涵空始出墙。日照林间仍隐秀，风行水上自成章。惭无大巧心余拙，屡诵新篇齿久香。小别暂游休费泪，秋枫初见挂吴霜。

---

① 来洛前留法京旬日。

② 1961 年君在港相从讨论，尝同宿大屿山宝莲寺。

③ 1964 年同登山，观火烧之大文字。公作画见贶。

附　原作　　　　清水茂

捕鱼荃网岂宜忘，道佛弟兄何阋墙。开辟混元斯有字，化融玄妙始含章。[1] 论文娓娓倾晨莽，打坐惺惺爇夕香。好洗缁尘别离泪，索居今后几星霜。

酒后偶成示座上群公

六十衰翁鬓未丝，酒阑往往赋新诗。百篇总謦敢言志，为谢故人订后期。

万叶集试译四首

太和之间，环万山兮。香具之巅，峻及天兮。登临望极，瞻故国兮。原野茫茫，炊烟扬兮。湖海腾波，鸥争翔兮。岛国丰熙，兹惟大和之里兮。[2]

春去而夏还兮，白纻之衣亦已干兮，于天香具之山兮。[3]

秋之徂兮，龙田之山兮飞雁纷纷。爰居爰处兮，镇思君。

百济、野之荻兮，叶茁新枝。春归有待兮，可闻莺啼。

高野山

未敢游山辄慕仙，登高慧海叹无边。一千六百年来事，八叶莲台总宛然。[4]

八月十三夕盂兰盆节

自京都陟高野山，参与万灯会，步至奥之院。此事行之千载，虽暴风疾雨弗替。不计东西，无论敌我，咸可营冢于是，五轮共转，四海一家，弥见法海无量，涵负天地，非他教可比也。

提灯烧烛妙高峰，风雨人天共庇踪。千树挺然标直节，不分南北尽朝宗。

---

① 两句檃括讲学要旨。

② 舒明天皇作。

③ 持统天皇作。

④ 弘法大师有《游山慕仙》诗五百三十言。

空海大师《万灯会愿文》其句云：无明之他，忽归自明，本觉之自，乍夺他身。无尽庄严，放大日之慧光，刹尘智印，发朗月之定照。六大所遍，五智所含，排欣虚沈，流水游林，惣是我四恩，同共入一觉。天长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宿福智院

释静慈圆出示所书空海大师句以赠林君弘作，余和诗立成，时疏雨点滴，诗成而雨亦止。大师原句云："禅林独坐草堂晓，三宝之声闻一鸟，一鸟有声人有心，声心云水俱了了。"

深林晏坐忘昏晓。万籁寂处无啼鸟。疏雨数滴洗秋来，高山一望青未了。

题金刚峰寺。寺中巨风所摧古树，树轮得六百五十岁。

惊风时复撼伽蓝，云护峥嵘若吐含，漫引铁轮为作带，蟾乌遍照海犹涵。①

高野山灵宝馆展出《文馆词林》

原有二卷：一为宝寿院藏，一为泠然院藏，题（唐高宗）仪凤二年五月十日，书手吕神福写，皆有嵯峨院印。纸背为天台僧千观撰《法华相对抄》。

笔如登善更题名，雕板曾劳董绥经。镇库兹山推二宝，正书争说金光明。②

与静慈圆宏作共饮，以高野山豆腐下酒，即咏二首。

酒面生微涡，会心在不语。盎中有本山，清凉满灵府。

心海无波澜，湛然起圆照。相看阮籍徒，不必苏门啸。

---

① 弘法师《胜道历山水莹玄珠碑》序句。

② 本山所藏又有《金光明最胜王经》。

吉川善之教授挽诗。用杜公耒阳阻水方田驿韵

将老失知音，重见嗟已渺。风流未销歇，有子称贤绍。我来一何迟，瞻依空华表。风雨伤无及，瓣香自少小。公学无津涯，茫羊叹浩渁。逢迎惭薄劣，契阔增心悄。珠池昔倡和，吟句动清矫。披襟未白头，意气满绿醥。江海今怅望，涕泪落旌旐。卅载笺杜深，工力真龙扰。已敌晓征钱，岂比陔余赵。修文天不慭，一篑功讵少。巫峡初赋归，绝笔方田沼。

王梵志讲论会，酒次赠入矢义高

且从醉里识真如，毕卓泉明非我徒。倒袜法从梵志起，卷云诗近寒山无。[①] 笑谈高义驱今古，出入辨章泯主奴。忽欲逃禅心似矢，举杯还向客频呼。[②]

赠南画会河野秋村

如过竹林寺，共参画里禅。出墙桃自媚，穿屋笋犹鲜。山海流观遍，乾坤管领先。喜逢九十叟，相对说人天。

住岩仓三缘寺，雨后见月。用渔洋秋柳韵

山城缺月欲钩魂，一夜松风撼竹门。醉里心仍生灭境，雨余屐满藓苔痕。驱愁不去难成赋，阖户暂安老此村。口业玄珠空自剖，背时且待素心论。

谢神田贻《画禅室随笔讲义》。用东坡赠南禅师韵

十载违德辉，证寐靡所遣。置身尘网间，南北任萍转。朋旧伤蕭落，陈篇委箧衍。万派仰灵光，禅室密可卷，喜公鬓返黑，鹤长龟不喘。海岳佈真言，容台语三反。笑谈欣有合，乐事仍作茧。指窍最圆通，说偈不妨浅。

论书赠西川宁兼柬青山杉雨。叠前韵

南北谁分宗，方圆恣意遣。藏锋墨有痕，一波或数转。悬针溯盟书，商榷待吾衍。死中可得活，放处足舒卷。书道理宜然，气贯不须喘。公已肱三

① 渔洋举白杨偈“出谷白云风卷回”为警句。

② 诗中嵌其姓名。

折，我似崖初反。喜得礼伽蓝，未敢辞足茧。山河大地间，还证深中浅。

庚申五月十七日，醍醐寺东方学会上讲殷易卦。贝塚茂树教授主其事。三叠前韵

阴阳不孤生，空有仗双遣。醍醐有至味，妙语须一转。坤乾难搜讨，极数稽大衍。日者岐山下，契龟出薤卷。眼花字如蚊，骇汗已气喘。目击倘道存，卦名堪三反。夏雨生波澜，春蚕方在茧，荷沼好题诗，菰蒲冒清浅。

屡陪小川、入矢、清水诸教授，至天理图书馆观善本书。用东坡密州于字韵

登高喜得随大夫，同归万汇总殊途。奇书弋猎事至劬，摩挲邺架撚吟须。十驾难追千里驹。此邦盍簪盛文儒。冲融世业名德俱，随处体认理非无。譬从玄圃到方壶，但夸万卷吾友于。牛场鼠坻无乃迂，青灯坟典纷墨朱。六十方自知头颅，山中早已嗤其愚。

菊池英夫邀往北海道作十日游，戏摭地名为诗谢之。

昔诵知北游，北海多嘉名。扫迹梦寐求，幽讨苦未能。为谢菊池君，示我以日程。白老更青函，支笏连太清。荡胸生层云，峡中灵怪迎。雾多布广泉，丹顶鹤夜惊。网走澄潭下，山阿寒可登。春来大雪消，草木已留萌。银钏路如诗，一一足缘情。厚岸试呼风，会当叩云荆。

读三浦梅园集，和其枕肱亭韵。

玄关深处有玄关，谁把十玄缩两间。三语枕肱贫亦乐，九州行脚倦知还。天机活泼无如水，思路郁纡只对山。日月星辰皆灿烂，由来理胜自心闲。[①]

赠东京波多野太郎

朗照开茅塞，谦光减刹尘。不堪霜满鬓，长是墨磨人。绝国輶轩语，深杯浩荡春。粤风欣有托，偏共木鱼亲。

---

① 三语指梅园所著《玄语》、《赘语》、《敢语》。梅园略参西学，构成其深邃思想，路径极似方以智。

将重访飞鸟寺，听二弦琴未果。

枯木岂无情，兴亡几弹指，指上生两仪，心在秋声里。

泠泠正须听，待访此灵琐，冰炭置回肠，何当泯人我。

唐招提寺瞻谒鉴真大师坐像，时仪仗方从北京返洛。

一钵东征去，回头望齐州，千年归故里，中道长悠悠。

众叶正青时，万方瞻大德，寸泪不须弹，池荷如眼碧。[1]

飞鸟集重洋，压舟舟欲没。此心何泓澄，不动看皓月。[2]

行四羯磨法，持此不坏身，慧泉流不竭，谁及广陵人。[3]

猊座绕宝香，如参卢行者，出海露须弥，象教被天下。

赤山禅院与藤枝晃同游，怀慈觉大师。

旧是登州地，留书赤浦回。猿随林影尽，秋入峡声哀。翻叶鸣禽变，移舟对马来。莫琊如在望，风送晚云开。

圆仁《行纪》云："船往登州赤山浦，见留书云：专在赤山相待，回日时午，从赤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东行……十日，平明向东，遥见对马嶋。"

附　和作　　　　清水茂

万叶富情思，人心能直指。今编乐府诗，可入吴歌里。[4]

素女半琴丝，犹嫌哀细琐。减余才两弦，呼起未生我。[5]

附　和作　　　　清水茂

为法过三海，传灯粟散州，端庄施戒律，千载入禅悠。[6]

---

① 芭蕉翁题句云："愿以此嫩叶揩去大师之眼泪。"

② 师于越州浦梦次一洋，纯见飞鸟集于舟背。

③ 师原籍广陵江阳县。

④ 《万叶集》。

⑤ 二弦琴。

⑥ 以下和唐招提寺。

慈眼愍群生，失明弥耀德，真如照寂心，必见澄池碧。
飓母起波涛，常闻使船没，晁卿定羡师，得照家乡月。[①]
寂静莲池里，塔婆藏现身，香烟思故国，岂不与尊容。
斯人尚俨然，普救迷途者。信女化长龙，拈香归膝下。

题五山僧所著书五首

横行一世得人憎，法雨山川与荐灵。少室寒添应息恨，虎关门下有传灯。[②]

谩斩春风露电驰，终南翠色媚幽姿。含香百鸟花齐放，珍重岷峨笔一枝。[③]

绝海飘然驾远涛，径山全室共游遨。吟成海上风云稳，弥信殿前恩宠高。[④]

虎山龙水讵寻常，无尽梅花兴味长。三沐三薰黄太史，惜无人识《帐中香》。[⑤]

《四河入海》说丛脞，蕉雨平添余滴多。万里抄来《天下白》，五山几辈礼东坡。[⑥]

宇治川咏古

桐原寥落草连空，御宇依然列岛宫。菟道不堪寻往迹，繁花长自泣春红。
让国真堪比叔齐，候人三度听鹃啼。春风自拂无情水，助得阿兄泪涨堤。
鹿阪池边水尚温，钟情偏是发长媛。明宫百岁升龙后，坐使鷦鹩定一尊。
乘舟二子忽操戈，击楫中流唤奈何。碧水至今呜咽去，沧桑无改夕阳多。

桥姬社

佳人底事怅离群，玉笛频吹海上闻。滕向三间供御食，山城风土足

---

① 《晁卿歌》：“云仰首望长天，疑是来时月，升至奈良三笠山。”（李芒译）

② 一山一宁《语录》。其座化偈言“横行一世，佛祖吞气”。“寒添少室齐腰恨”，为其雪夜诗句。

③ 雪村友梅《岷峨集》。其廿四岁蜀狱中偈，有“电光影里斩春风”句。

④ 绝海中津《蕉坚集》。来华谒明太祖洪武赠诗。

⑤ 漆桶万里著《帐中香》一书，共数十册，笺黄工力，度越青神矣。稿本藏天理大学。万里自撰诗集名《梅花无尽藏》。

⑥ 笑云清三编《四河入海集》，网罗扶桑诸家注苏，汉土之所未睹。就中《天下白》一编，亦万里之作。

消魂。[1]

宇治道中遇雨

饲鹢门外绿岩稠，西望长安隔九州。万叶风吹秋似梦，一江雨集屋如舟。山连黄檗分灯统，水带青萝豁旅眸。聊欲烹茶寻一憩，云津雾海共悠悠。

附　和作

清水茂

夏日城南人不稠，山河犹是古罗州。登师（登道）旧碣迎骚客，善老[2]新铭送钓舟。隐隐远雷频震耳，纷纷骤雨忽遮眸。洁身恭跪桐原庙，想见避尘心自悠。

风雨归途又作

疾雨回风不肯回，滔滔急水满江限。茗园七美犹辜负，驹影蹄声何日来。[3]

与清水同游秋芳洞杂咏

镵刻鸿濛作极奇，广庭空隙结琉璃。急流竞下陈千血，谁信穷幽某在斯。

平地顿生百顷田，松茸苞柿故依然。蓬莱咫尺人能到，御殿同登梅雨天。

天教妙手切南瓜，削壁能开顷刻花。最讶空泷波不起，无声万瀑更堪夸。

须弥山外溜猿猱，蚁穴中含万古愁。试向黄金台下憩，屹然砥柱在中流。

岩窟王边千叠敷，谁从地狱悟真如。荒凉赛过河源路，缤缅[4]何堪入画图。

秋风海国久忘归，况拾遗芳冷翠微。黝洞深藏无量寿，娱人不必是清晖。

附　和作

清水茂

远访水源探穷奇，小溪沿路响玻璃。丛林尽处望仙洞，福地谁移竟在斯。

罗汉无言种福田，观音抱子故嫣然。蓬莱富士须弥岳，三教合成壶里天。

---

① 宇治桥上有三之间。

② 吉川善之先生。

③ 七茗园今废，惟万福寺前有《驹の蹄影碑》。

④ 岩名。

常叹浮世邵陵瓜，造化能开铁树花。海月自来瀛里物，上泷神变岂虚夸。
五行山下石头猱，三藏不来无解愁。谁想穿通脱龙窟，青天踏气渡沙流。
滴溜周墙路上敷，洞中无雨亦濡如。百町田地千条伞，那用东坡笠屐图。
刘阮淹留不肯归，桃源日月运行微。天梯千尺才攀出，山野荒凉满夕晖。

九州稿

太宰府三首

榎寺凄凉一梦中，御儿香帐拂灵风。江枫夜雨归魂处，合唱怨歌泪点红。①

关心民瘼动繁忧，逐客伤春易白头。来去刈萱关上路，秋风吹叶尽离愁。

何处飞梅忘却春，东风吹得柳条新。名园樟老今犹昔，塍与追傩继古人。

机上望九十九岛。用朱子白鹤诗韵

众岛星罗渺不群，飞鸾夕照亦成文。飘然自有归栖处，漫逐层霄一段云。

博多海畔。用杜甫兜率寺韵

临流思大德②，高树望云门。觅句随波得，检诗著袜翻。坟窥地岳古，庙拜香椎尊。白石青松路，还凭海作园。

吊万叶作家大伴旅人二首

大野山头雾尚浓，芦城衰柳又秋风。菖蒲池畔清吟地，年去岁来歌哭中。③

征战居然灭隼人，修文端不愧名臣。炎方万里始良路，不见梅花作好春。④

志贺岛

山如奔鸟树如潮，海上羁魂不可招。麋鹿已随征战尽，江干庙祀有

---

① 菅原公配榎寺，有“落泪百千行，万事皆如梦”句，哀怨动人。
② 圆仁辈皆自此泛海。
③ 筑紫作。
④ 鹿儿岛作。养老四年，旅人灭隼人族，今有墓在岛上。

渔樵。[1]

隔岸还闻击楫声，登高凭此俯重瀛。若教万叶诗人在，合咏松矶道路平。

蒙古冢

劳师夸十万，遗骨海山限。野日荒荒白，松风谡谡哀。德王手植在，蜀客首重来。应记樊南语，穷兵是祸胎。

玖磨川。用东坡放鱼韵

谁凿灵渠向大块，扶摇直是抟风背。缒地如嵌青玉簪，经天似绕黄河带。车奔夸父欲逐日，浪细鱼儿真可脍。乍动离魂混南北，岂同易水论琐碎。[2] 不是当年讨熊袭，那许如今钓蛟濑。生世畴容逃尘网，几辈能来超象外。徒将句作水龙吟，更喜秋与风涛会。畅游坡老扣两舷，道术相忘渺江海。[3]

樱岛火山

将离大隅之顷，岛忽喷火，层烟浓雾，团团如叠盖，惟原子爆可比拟焉，叹为奇观，因赋。

岂比陆浑火，真同原子云。中流淹地轴，元气逼天门。岛尽东南坼，波徒日夜奔。朝晖旋作霭，屹立镇乾坤。

小城车中作四首，拟寒山子，寄入矢义高。

天山不顶天，小城何曾小。涧水滔滔来，浓雾迷清晓。

冒雨入曲渊，濛濛三数里。高岭多威仪，周道直如矢。

口吟寒山诗，至味犹在口。尚欲参诗禅，诗心如中酒。

多久市上来，停车无多久。雨余草青青，喜见陌头柳。

冒雨访楠本旧居

流水潺潺绕敝庐，苍松翠竹立修途。风鸣正学开天地，针尾明伦正步趋。

---

① “志贺”义为鹿。

② 《齐己诗》：“翻思易水上，细碎动离魂。”

③ 此川为日本三大川之一，与冈村繁、林慎之助教授同游。玖磨峡旧是野人熊袭盘踞之地。

自是山端兼水硕[1]，由来理一必分殊。庭前手植梅千树，不读人间非圣书。[2]

长崎骤雨，满地横流，自茂木至富冈，舟已断航。及过玉名，以车涉水。戏作示三富刘君。

连江寒雨入肥前，海角汪洋水拍天。几度纡回始及岸，乱流还把车为船。

八代

蜃楼不可见，宿雨尚连绵。海上不知火，人间奈久泉。近场通鹤木，远霭接云仙。漫负登临兴，狂歌舟出前。[3]

加多藤绝顶俯瞰虾野高原

三十六桥屈曲间，鸟飞易到却难还。一车不惮截流去，千里东来为此山。

雾岛道中，冈村喜其景幽绝，云不愿归去。因赋。

入峡幽林可避秦，淡烟如梦了无尘。温泉日浴两三遍，但愿长为雾岛人。

韩岳温泉

兹山竟韩姓，退之岂尝临。看云忘作客，观池不动心。[4] 欲语葛仙翁，丹砂不用寻。硫汞已满地，龙虎在高岑。仙人不可见，来往成古今。

自阿苏山越草千里，至九重山麓，宿濑之本高原旅舍。

山火遥连白云乡，峰分五岳列屏疆。中岳巍然居中央，四岳环拱辰宿张。外轮山势更崛强，其中盆地忽开扬。如抉云汉分天章，已讶厚坤入括囊。又似牧马争服箱，山形变化吁难量。山巅青草千里长，远与天际共苍苍。草原一望何茫茫，草低无梦驱群羊，云飞如絮满衣裳。我已乘风在帝旁，燮理昏晓割阴阳。谁擎白日昭回光，倒却咸池于扶桑。鸟飞随云争翱翔，安得与之两相忘。大九州外更何方，待呼邹衍叩端详。人力胜天语非诳，便能此处凿洪荒。

---

① 指昆仲。

② 室悬诗句云“肯读人间非圣书”。

③ 俗有“舟出浮”之目。

④ 山麓为不动池。

与冈村繁同访广濑淡窗旧居，观其遗著。

咸宜遗学待宣扬，踯躅文翁旧讲堂。万卷诗书宜子弟，敬天一脉接昭阳。[①]

柴扉早起及霜晨，君汲川流我拾薪。[②] 绝业一生功过簿[③]，秋风巷陌想高人。

北海道稿

定山溪

神僧能辟此灵溪，真见眼高手不低。闲对盘涡清见底，西风门巷草萋萋。

黑岳

黑岳巍然北海尊，峰峰新拓一乾坤。河山带厉今犹古，碧水灵峦天下闻。[④]

小函锦系泷

劈斧披麻此一奇，堆红叠绿满岩碕。飞泷雾下悬千尺，想见人天合一时。[⑤]

大函

远来山背曝秋阳，静听滩声十里长。峡里风云多变化，此乡不住住何乡。

地狱谷

层云最喜见晴云，急涧潺湲处处闻。迎面偏为地狱谷，浓烟分瞑作黄昏。

出层云峡

山如焦尾水犹温，涵盖尽知气象尊。回顾银河神削壁，一车如梦出夔门。

---

① 得龟井师承。

② 用其名句。

③ 指其《万善簿》。

④ 层云峡原名灵山碧水峡。

⑤ 此泷与天人峡、羽民泷齐名。

美幌市

萧条飞雨浥车尘，千里逢迎草树新。闻说前朝开拓事，此州才住百毛人。①

网走湖客舍

曾是囚人地，深萦旅客情。重湖环雾渺，远水接秋晴。长路通斜里，昔游忆洞庭。滨茄红共赏，门外看潮生。

能取湖边草，秋晚尽变绛色，如染湘妃之泪，因赋。

谁种珊瑚草，翻成玛瑙池。秋来红似火，夏至碧无涯。梦绕洛妃远，泪随湘女滋。沧洲宜放马，一一好题诗。

能取岬在穷海尽处，灯塔下远眺，重雾不散，莫辨远近。

冒寒来此看浮沤，漠漠长空一海鸥。决眥能临飞鸟背，扫氛须仗大刀头。山围地角终难尽，水到天涯更自由。便欲登临望乡国，白云隔岸是神州。

流冰

报道今秋特早寒，流澌千里急如滩。寻常逭暑休沐地，白浪如山不可攀。

网走古塚

土屋还如蒙古包，六十年久没蓬蒿。一朝发塚人争赏，古事半坡可比高。

虾夷蟒袍，仿自满洲，陈列资料馆内。

虾酋爱著蟒龙袍，望古此邦增郁陶。肃慎当年贡楛矢，女真声教越洪涛。

自原生花园海岸，遥望雾中知床半岛。

知床遥睇海连空，断壁千寻宿雾濛。不及望乡台上望，思从海客五湖中。②

---

① 明治时此间居民仅有虾夷百人。

② 知床岛上，有五湖及望乡台。

藻琴湖

草号珊瑚浪作琴，涛声地籁孰知音。五弦无复能挥者，目送飞鸿隐雾深。[①]

涛沸湖

割海分成壑百渊，北滨带雨湿花莛。我来自恨先秋到，只见芦蒿不见枫。

大雾中陟美幌岬

谁向娲皇拾石来，高原筑此歌风台。濛濛千里青如染，沈雾无由拨得开。

屈斜路

沿湖百里尽苍松，始觉郭熙写未工。宿雨乍晴秋日暗，万山都在薄寒中。

摩周湖虾夷称为神之湖

笼烟如雾半模糊，湖水催人作画图。神笔信非尘世有，回头晚霭入看无。

琉璜山

昔闻陆浑火，今见琉璜山。迷雾失山腰，沸水流潺潺。髡枝经火燃，木立无欢颜。回顾皆平湖，青翠出云鬟。荣枯咫尺异，相去十里间。自是神所施，安能叩其端。大块频噫气，谁削此层峦。独往苍茫外，鸟倦不知还。

球藻

寒藻沦漪舞似球，千年冷落托灵湫。毛人只作玄冥拜，说与冰夷可解愁。[②]

阿寒湖中晚泛

双桨摇秋送夕阳，涵虚无浪似浮湘。南人北地初为客，最爱娱心在水乡。[③]

---

① 虾夷乐器，有五弦琴，别创新调。

② 虾夷目球藻为湖精。冰夷即冯夷。

③ 菊池君摇橹，余于舟中作画稿。

立秋日阿寒湖畔作

阿寒原不冷，青沼自含温。岭挂未消雪，夷招没顶魂。树多风不死，波细縠成纹。微有萧寥意，秋声袅袅闻。[1]

题松浦武四郎《虾夷日志》及舆图手稿

蛮雨溟烟不计年，奇书使我不成眠。雌雄两岳青如昔，何意能来渌水边。[2]

好山不必问何州，凿空奥区百卷收。省识舆图蚊脚细，惊人妙笔出遐陬。

山水有灵识知己，登高能赋属大夫。牢落平生余日志，焉知此外尽穷途。

此翁自署作虾仙，地尽毛夷别有天。霞客比君输一著，未能穷发漱温泉。

附　原作

东依西托十余年，驰（弛）担匆匆才稳眠。肃慎风涛流鬼雨，今宵残梦落何边。[3]

---

① 虾夷原呼阿寒曰シタカう，义为暖地。“风不死”似指トド松。湖上相传有夷仆，钟情酋长之女，自沉湖底。

② 此首和其原韵。

③ 见其《北虾夷馀志》，他处文字略异。松浦手稿，部分藏北海道大学图书馆。

黄石集

往岁自美赴加，历游大峡谷、黄石公园诸胜。沿途湖光隐秀，山合水沓，应接不暇，辄纪之以诗，都为一帙。刘彦和称"山水方滋"，斯之谓也。因取黄石二诗列首，以名吾集。而喜其山水之佳，但惜无人为之兴咏！川涂皋壤，哀乐之来，吾乌能御？故不能无作。此戋戋者，夸饰文藻，非同圯上之言兵；石濑回溪，待邀谢客以登席。故家乔木，或比拟不于伦；异国烟霞，庶联类以通感。忧伤之采，足为断肠之花，依黯之情，待入无声之画。是为引。

宗颐识

黄石公园

巨壑居然列四门，畴令造化起氤氲。奔轮叱驭增心悸，去水回肠秪目存。木死风生春尚在，天荒地老谷仍温。慧深到此骨惊否？留与畸人仔细论。

芝加哥 H. Metz 女士著书附会其事。

青瓷盆地

地薄如瓷世罕齐，紫烟晨夕出青泥。层冰终古生余凛，去去虞渊日又西。

主人（Kingman）道中横渡沙漠

峭壁低昂孰削成，一车驰骤不知程。黑山缺月今何世，大漠无垠信太平。

大峡谷

赤嶂连霄一片红，巨灵手自辟鸿蒙。俯临无地昆仑小，七圣自应迷去踪。[①]

虎踞龙蟠势有余，何年天坠此穹庐。华原突兀难加点，鬼面皴成总不如。

Mather Point 小憩

刚从至大窥无外，愈叹吾生苦有涯。陵谷千年终不改，松阴入画且为家。

Hoover Dam

四塞山河水一方，临流只惜迫昏黄。人间无数离堆险，自有神功接混茫。

洛森矶

殊方又见汉宫秋[②]，宛似还乡人事稠。处处盘飧兼味美，去来胡越总同舟。

将游黄石公园，梁锲斋则往路易士湖，口占二首赠别

荒丘黄石自多姿，只恨奚囊减猎奇。莫道朔风兼雨雪，满湖芳草正离离。

冰壶寒碧共襟期，羡尔游踪每唱随。雪岭廿年频入梦，湖山无恙待君诗。

牛仔城二首

急流涌出老人河，依旧长桥瞰逝波，犊子城中演法久，散花聊媲病维摩。[③]

人间万事一嫣然，开辟要冲百六年。花落花开今似昔，重来共尔酌甘泉。

Calgry 原为苏格兰语，义训清泉（Clean Spring Water）此地俗名

---

① 谷中地名有孔子、孟子、毗湿奴等号。

② 好莱坞有 Chinese Theater。

③ 门人吴铭森在此执教十年。

Cow Town，华侨称为牛仔城，开埠已近一百六十年矣。

狼溪

怪石嶙峋不可名，狼溪此去几多程，修途万里添诗料，忙煞车中老步兵。

甘草关为美加交界

轻车已过万重山，未听鸡鸣已夜阑，此地美名甘草（Sweet Grass）口，西征载得片云还。

柏克莱秦简日书会议赋示李学勤

密树高标觅路难，小桥逝水自潺潺。钽荒代有才人出，虎观龙文已不看。

调时列梦几潜夫[①]，楚塚频惊出异书。物论由来齐不得，且从濠上数游鱼。

Pandle 山

两峰陡立与天齐，湖水涟漪绿浸堤。赤岬白盐差可拟，何如杜老在瀼西。

雨中路薏丝（路易士）湖三首

稠林密雨蔽长空，重到翻疑是梦中。垂老廿年真电抹，群山戴雪亦成翁。

沈雾欺人作诡姿，山花识我杂然疑。流云天际分仍合，如诵清空白石词。

行处幽篁不见天，被离春草更堪怜。少留刹那神仙窟，雪白山青花欲然。

重到此湖，方知湖名西文原为女性，更赋一绝。

曩岁尝寻神女峰，弥天云雨识蚕丛。湖光淡沲胜西子，油壁香车喜再逢。

车中即事

大木万株据急流，苍山衔雪敞平畴。老翁自笑如新妇，闭置车中强说愁。

文章独爱翻波澜，漫写惊湍笔已残。迎面千峰苦不语，临江有竹报平安。

环湖无际尽拖蓝，雪影澄波月印潭。浓雾含诗诗似梦，眼中云物尽江南。

---

① 会上论王符者三人。

晓起望湖外诸山，仿佛湘漓景色，因赋。

车中掠影似浮舟，螺髻玉簪一望收。近水人家芦荻美，云间灯火是何州。
联峰移步即殊形，狡狯天挥画笔灵。山水方滋庄老退，回头烟树正冥冥。
冈峦绵亘似衡湘，独立苍茫水一方。拂晓万山皆本色，何须淡抹更浓妆。
黛痕千里断还连，阳朔未堪共比肩。雾里好山馋老眼，石湖应为罢诗篇。

车中作画

树态山容变愈奇，倾危林莜杂熊罴。生绡愿假大山笔，役使群仙招隐辞。

冰川

小雪先从积水寒，坚冰千里已漫漫。数峰清苦宵来雨，商略黄昏石上滩。
参差林影异桃溪，残雪数州没众堤。天外无山非玉垒，云中有谷即天脐。

沿溪

车如钝马客成逋，无数山同大小孤，一水饮人通南北，可容濯足向平湖。

和锲斋三首

宾芙

风光尽在野蔷薇，万玉枝头一片绯。最是恼人微雨后，未秋双燕故飞飞。

瘦西湖

薄游湖水涉津涯，弱柳依依集晚鸦。叠石嶙峋谁省识，最怜清瘦似黄花。

又和蘋莲湖，恨未同往穷林壑之美

十老千峰迥出群，时人只识黄山云。同来未尽山川胜，画笔镂冰尚待君。[①]

① 山谷句云：“镂冰文章费工巧。”

江南春集

一九八五年春，梁锲斋有邓蔚、超山赏梅之约，程十发复为安排浙东之游，遂遍历会稽、天台、雁荡诸胜，得诗一卷，聊记行踪云。

西郊宾馆喜诵锲翁催花之什

峭寒穿屋懒题诗，花讯浅深更孰知。缺月如钩春意动，西郊好是未眠诗。

昨夜东风与索诗，夭桃拂槛竞含姿。凭谁为报春消息，嫩柳依人亦展眉。

又作示程十发

先生晨赋催花诗，花不能言自生姿。今年江南春苦晚，北来只惜花开迟。一江水暖多凫鸭，两行新柳初垂丝。虽有繁枝插晴昊，不见檀心映玉池。五十年间真电抹，裁剪冰绡费吟髭。好买胭脂试匀注，同行况有老画师。明朝邓尉骑驴去，飞笺说与春风知。

昆山亭林公园

九州原巘久流连，屡谒攒宫不计年。七十老翁何所冀，空纾利病托陈编。

刘过墓

风雨渡江意无前，寒花为子尚嫣然。我来三绕龙洲墓，斗酒何人共拍肩。①

---

① 龙洲《沁园春》语。

邓尉候梅。用东坡和秦太虚梅花韵

温风一夜苏万槁，先放数枝堪绝倒，居然香雪春无数，我诗幸未被花恼。偶见横斜水清浅，只道逋仙来太早，正须立马待黄昏，太湖处处皆晴好。不惜迟春去复来，造物欲人兴不扫，窑上对花未忍回，移根何如此终老。诗人结习苦难捐，花外行吟空草草，君看好事宋商丘，还留片石悬苍昊。[1]

蟠螭山石壁

虚谷憨山去不还，孤根蟠结石垣间。片帆安稳波千顷，七十二峰薮上山。

山阴道上和锲翁

为爱名山入剡来，沈沈迷雾晓初开。敢将纸上倪迂柳，换取江头何逊梅。

放鹤亭

瘦枝千唤始含苞，独鹤还思下九皋。商略黄昏湖外雨，题襟兴味属吾曹。

青藤书屋

被酒随车过小溪，榴花老屋足幽栖。葡萄堪作明珠卖，穷巷几人驻马蹄。

禹陵。用坡老游涂山韵

此穴非涂山，飞甍起天半。其鱼事已往，乘樏休重叹。过家三不入，万古归一粲。俗传生石纽，嵩阙还郊裸。圣者能任劳，吐哺有周旦。来朝只乌鹊，相随凫鸭乱。地灵不爱宝，丘珑出圭瓒。兹山类覆瓿，万卉方烂漫。忆当会计初，侯伯奔骇汗。致功须忘身，一诚即彼岸。

会稽山

忆望刳儿坪，初识山川首。今骑天柱背，规模空九有。亘古扬州镇，戮力唐虞后。刊旅致沟洫，导山始壶口。发石得真文，伊谁辨蝌蚪。落落宛委山，壁立干云岫。阳明洞天广，龙瑞出培塿。朝暮南北风，若耶溪上吼。郑公今何在，随处见樵叟。凄迷具区远，莽荡杂林薮。坐临鸥鸟没，日落千帆走。鉴湖

---

[1] “香雪”二字为宋荦题。

近可掬，饮人如中酒。缅怀风流客，贺老骨已朽。去去将安归，城阛空搔首。

宋李宗谔著《龙瑞观禹穴阳明洞天图经》现存《道藏》鞠字号，颇详会稽山事迹。

禹庙

蕙櫋销烬帐随烟，羽庙休令费纸钱。惟后刊山通九牧，万邦膜拜尚依然。

唐狄仁杰禁淫祀，除项羽庙，惟会稽禹庙存焉。事见《朝野佥载》。

兰亭三首柬青山翁

俱老人书兴未阑，流觞曲水尚潺潺。旧传鹤观剡川地，笔塚高于天柱山。

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右军在剡川有金庭观、白鹤观二庄，有秃笔塚、墨池并在。

过江颠狈未休兵，十纸沧胥想伯英。老姥何须多愠色，如今五字抵长城。

《晋书·羲之传》：庾翼与彼书云："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亡失。"又记为蕺山老姥书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

依旧崇丘集茂林，江干还欲盍朋簪。登楼四面谁堪语，惟有青山共此心。

羲之友契许迈，以桓山近人，四面藩之，登楼与语，以此为乐。

过新昌

福地何年委草莱，三辰顶对即天台。崔嵬陵谷须奇节，自悔云端入觐来。

《会稽志》载：司马悔桥在新昌县东南四十里。旧传司马承祯隐天台山，被召而悔，因以为名。[1]

① 详道藏本《天台山志》。

石城山大佛

慧地遗碑不可寻，扪霄巨像出嵚崟。何来神力山堪锯，自有精诚杵作针。负地撑天千嶂木，呼风噫气六朝音。低徊天监宏规在，那管行云变古今。

《高僧传·僧护传》：“本会稽剡人，居石城山隐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数十余丈……于是擎鲈发誓，愿搏山镌造十丈石佛，敬拟弥勒千尺之容。北齐建武中，初就雕剪，顷之遘疾而亡。后有沙门僧淑纂袭遗志，未获成；遂至梁天监六年，敕遣僧祐律师专任像事，以天监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卷十三）。俗传僧淑用稻绳锯开石岩，遗址尚存。”

又《僧祐传》：“祐为性巧思，能自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尽仪则（卷十一）。”

梁刘勰（僧名慧地）撰《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文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六。

天台宾馆遣兴

钟声不可闻，旅人总早起。丛林疑布阵，横亘可十里。此中结危构，有路平如砥。不惜千里来，岂期遇仙子。刘阮骨亦朽，逝者同去水。虚室今生白，共谁说止止。未敢师康乐，贞观丘壑美，更不效兴公，作赋夸纨绮。新诗浑漫与，脱手不移晷。平生独往愿，利名同一屣。群公且登临，山中不论齿。何以遗细君，寄诗烦黄耳。

国清寺隋梅

不用画师貌喜神，一株杈植二千春。此花阅世真如史，那许寻常折赠人。

赤城山

万转千岩掩赤城，寻仙此处只初程。云霓明灭非难到，凄绝寒泉日夜声。

方广寺

接竹传波石作梯，山阴欲往苦难跻。当年界道今仍昔，不见天鸡向我啼。

《高僧传·竺道猷传》："于赤城山搏石作梯，接竹传水，禅宗造者十有余人。王羲之闻而欲往。猷于太元末，卒于山室。"

石梁飞瀑为天台胜处

启奇示兆费幽寻，犹有飞流出远林。海客谈瀛空呓语，霞标终古见天心。

孙绰《天台山赋》："理无隐而不彰，启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孔灵符《会稽记》："飞流洒散，冬夏不竭。"李白《梦游天姥吟》："天台四万八千丈"，语涉夸诞。

智者大师禅院

直上天台百八重，万松如海走蟠龙。何人得似吾师智，遗蜕层城缥缈峰。

《续高僧·智颢传》"卒于天台山大石像前，为开皇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

访唐梁肃撰智者大师修禅道场碑，碑在天台山华顶峰绝顶塔院，以道远不克至怅赋。

补阙完碑出草莱，巍然一石压天台。几时华顶重攀陟，为吊遗踪认劫灰。

唐右补阙梁肃是碑，建于元和间，台州刺史徐放书。文载《唐文粹》卷六十一，及《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东友神田喜一郎先生著《梁肃年谱》云："此碑年代不明，姑列于建中二年，以碑中有自大师没一百八十余载上推。"又谓"《全唐文》作一百九十"，"九"字误，按碑立于元和间，则不当从《文粹》作八十，他时能获拓本。再订正之。

临海道中，怀故法国戴密微教授。用大谢庐陵王墓下韵

戴教授治谢康乐诗，译述至当。年七十余时，尝申请赴华，作上虞、永嘉之游而不果，终生引为憾事。君殁已近十年。余顷自杭州来雁荡，所经多是谢诗山水之乡，感君此事，用志腹痛之戚。

傍午发天台，密林遍十方。日昃过临海，冻雨洒重冈。眷言怀安道，悲恺热中肠。峨峨天姥岑，修竹晚生凉。平生耽谢诗，池草讽不忘。南山往北山，引领冀远行。思从七里滩，遵海挹遗芳。斋志终莫遂，抚卷徒增伤。人事有代谢，时义每相妨。德音去已遥，日就且月将。我来斤竹涧，念子恸无常。缅邈江海辽，崎岖征尘扬。虞渊凄寒冰，感旧不成章。

大谢有《登临海峤初发疆中》诗。李善注引谢氏《游名山志》："桂林顶远则嵊尖疆中。"余车往天台，必经嵊县。大谢有《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斤竹涧旧传在此雁荡灵岩下。

黄岩

手破黄柑嚼愈甘，居然乡味有同谙。凄迷野色堤头柳，扶梦和烟下浙南。

虎头山

海畔奇山似虎头，是谁手擘镇高丘。江山无处不争美，闭置车中且纵眸。

雁荡即事二首

真宰偏留此奥区，移形咫尺即成图。急皴淡墨难传妙，鬼脸乱云总不如。

娲皇锺得态何奇，虎视龙飞各合宜。雾里诸峰皆湿笔，画家从此悟华滋。

双珠谷

绝壁天留巨壑瀧，从来积健始为雄。悬空千丈明珠滴，上代何人此豢龙。

半月天峭壁

石罅斜窥半月天，悬泉终日但潺然。谷音谁解无哀乐，且听仙禽奏管弦。

小龙湫

欲洗人间万斛愁，振衣漱石小龙湫。峻流不为岩阿曲，犹挟风雷占上游。

观音阁

合掌双峰一线天，凿龛全仗祖师禅。飞甍直上三千尺，步履依稀太古前。

龙西镇和锲翁

荡上青蹊踏紫泥，随阳去雁任东西。奇峰处处如刀剪，割出春云与嶂齐。

攀登显胜门绝顶

显胜峰头手自扪，含羞瀑上望中原。平生壮观君知否，（借观堂句）曾跻雁山第一门。

和锲翁雁顶生朝

最艰危处且逍遥，觅句丰干兴自饶。济胜随君忘远近，万峰如蕊度花朝。

别雁荡山

峨峨雁荡峰，奇秀信天剖。传闻阿罗汉，伐木临巨薮。其下有双潭，龙湫入户牖。贯休经行处，晏坐弹指久。周邠作山图，嗟叹出坡叟。顷者历览来，温台落吾手。苍崖何巉绝，扪壁骏奔走。俯视中折瀑，如柳生在肘。远近诸奇观，一一略指觏。向来不解饮，对山屡举酒。作诗谢山灵，友于意良厚。别去雨濛濛，停车三回首。

晚唐僧贯休，为《罗汉诺讵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晏坐雨濛濛”句。梅圣俞有《和孙侔雁荡诗》，东坡有《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七律，此皆谢军书所未载。

高枧道中

晨兴言过杨梅关，叠嶂连天无雁还。百里梯田将绿绕，一车看遍浙东山。

登天一阁

失喜观书到羽陵，榜题体势尚龙腾。芸香千仞凤皇下，松径万方宾客登。山水有灵开卷轴，云烟过眼类风灯。剡藤栗尾敢题句，茧足山中久服膺。[1]

喜见山谷狂草竹枝长卷真迹，叹观止矣。

百行狂草化龙蛇，淇艳湘累自一家。黄菊华颠犹气岸，竹枝佳句是桃花。

---

① 时自雁荡来鄞。

山谷跋刘梦得竹枝歌，推为元和间独步。其隽句有“山桃红花满上头，山上层层桃李花”等语。

题嘉兴吴孟晖编《淮海长短句》

东行万里有情风，天与娉婷似梦中。芳草危亭多少恨，嘉兴一帙意何穷。

阁藏此书，向所未闻。曩著《词籍考》未能著录，其前有茅承德正德辛巳序。故记之。

天童寺。次东坡道场山韵

松风稷稷满山麓，天遣金童开灵谷。我行方从雁荡回，十方云水看不足。山中雾海何漫漫，剡川因山自屈盘。到此心欲空潭影，清磬松风落急湍。山翁在山偶一出，心知王气接宸席。万里归来重结茅，布水台前多手植。我今奔走历云鬟，扣门参拜万松间。山深寺古不可测，入山何故随出山。山间气候变昏旦，饱尝山蔬酣饮半，我心无住闻晨钟，如听朱弦音三叹。

望四明山

日月星辰众洞通，人间何处觅韩终。行藏岂为蓴鲈脍，回首剡溪一梦中。[1]

超山有唐宋梅各一株

超山青眼逾天台，的皪寒花待客来。词笔春风谁及我，一旬看遍宋唐梅。

白堤夜步

休向湖边问结庐，平林烟水共模糊，漫从花港观鱼处，戏写夜山入梦图。[2]

波光寒色此何辰，弦月无端却避人，天遣寻诗三两辈，白堤占尽一湖春。

---

① 道家谓：其洞可通日月星辰。谓之四明。

② 高房山有《夜山图》。

古村词

一九七九年四月，漫游瑞士，经 Altdorf，越重峦叠嶂，至 Lugano 而入意大利。沿途所至，有词记之。德语 Altdorf 义为古村，故命曰《古村词》。法诗人蓝波（Arthur Rimbaud）尝于此地遇大风雪，徒步逾阿尔卑斯山。[1] 蓝波是时已废诗，将事远役，以追求东方之秘，其心情沉重，可于《醉舟》一诗见之，与余心境之轻松迥别。风景不殊，而东西异趣，亦事之无可如何者也。选堂漫记。

湘月

Lucerne mille 长木桥建于一一〇八年，桥上古藻绘瑰丽可观，雨夕流连，有感而作。

湖山迎面，只烟笼一角，顿成凄丽。回首诸峰和梦失，梦里苍茫何世。廿四桥边，半堤青草，秀茁春前地。冥冥月冷，消魂别有滋味。　才见鸂鶒一双，绵绵细雨，两两眠沙际。楚水湘云何处是，飘荡吾生如寄。剪雪为诗，揉春作酒，可了平生事。寂寞池馆，高花尽吐香未。

① 见 Enid Starkie: *Arthur Rimbaud*，283 页，引其 1878 年 11 月 17 日家书。

澹黄柳

Avenches小城（罗马时代之Aventicum）建于Helvetii古都废址，用白石韵。

春风何事，吹入铜驼陌。怀古我心重恻恻。一片寒山凝绿，到处初阳似相识。　草偃寂。牛羊下来食。恣游赏，古坛宅。看乔柯尽掩平芜色。垂柳舒眉。废池蓄泪，长伴湖云共碧。

惜红衣

登Murten旧垒，一四七六年之役，歼人八千，湖水尽赤。用白石韵。

萩萩声悲，孤蓬自振，旧时风力。如血骄阳，涵虚烘天碧。女墙百雉，且踯躅、城头诗客。凄寂。岸竹野花，冷漪鱼龙息。　度阡越陌。酒旗飏处，幽肴正芬藉。车书早共远国。混南北。最爱水边湖外，汗漫云山同历。更休问、娉婷江柳，断肠春色。

暗香

Zurich（苏黎世）隐士客馆湖畔天鹅，和白石。

湖滘月色。照冰心一片，谁来吹笛。挂眼千林，青翠经霜不堪摘。谢客频惊节往，休负却、江山画笔。且共赏，槛外沧洲，寒气压床席。　乡国。苦岑寂。念叠巘来时，雪满山积。露枝泫泣。梦里江关空遥忆。只结念、霄汉上，双鹜起、水同天碧。纵写得尺缣也，难为换得。

台城路

题龚半千千岩万壑巨幅，Rietberg博物馆藏，上有罗天池长跋。和

定庵秣陵卧钟韵。野遗盖金陵遗民也。

天池题字依稀在，叶丹木黄秋死。浓墨长皴，千岩万壑，尽作深山黑地。[①] 夜光鬼气。看白日沈晖，杜鹃声里。难觅东君，奈何移与西风置。
兴亡已付弹指。纵范山模水，难表身世。且看人间，崔嵬陵阙，孰如画中萧寺。霸图往矣。只一片嵯峨，树攒云起。物色摇心，赖重山叵水。[②]

鹊桥仙

积雨迷蒙，山容忽见忽隐，用定公韵。

昨宵初见，浑如梦见，扶起翠鬟无力。靓妆雪后倍惺松，雾掩带羞才一瞥。　　云中不见，甚时重见，负此嫩寒佳节。两三灯火促归程，可容收拾书裙褶。

点绛唇

雨雪霏微，Luzern 湖畔觅旅舍不得，和白石。

寒雨连江，关心爱人迷离去。诸天凄苦。梦湿昆仑雨。　　雪岭黄昏，难贳诗人住。波如许。情深意古。处处春花舞。[③]

一丛花

Reuss 河晓发阻雨，和张先均。

重峦莽莽望何穷。只是晓烟浓。湖云袭我裙裾乱，更东去、飞雨空濛。鸿爪欲留，车尘不断，何处觅行踪。　　眼看融雪泪溶溶。天上此情通。浪

① 王建诗："夜色深山算驿程，三回黑地听泉声。"
② 《文心雕龙》云："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③ 龚鼎孳《题剧楼》联句："五万春花如梦里，曾睡昆仑。"

游好在无人识，喜招得、冷月帘栊。赖有征轺，凭高临远，且与乘长风。[①]

探春慢

古村道中和白石，法诗人蓝波尝自此冒雪步行过岭。

危磴青萦，回渊绿绕，天宽顿开平野。雪后风寒，湖边波暖，车上看山走马。云拥奇峰起，打行稿、蓝波能写。峡哀水泻飞澜，凿山浑似神话。行遍天涯未老，看跨海倚天，长剑谁把。涧碧花明，霜黄枝缟，烂漫满山姚冶。翳翳桑榆日，又照我、征衣车下。喜有吴姬，同来压酒清夜。[②]

虞美人

Luino 为巨湖（Lago maggiore）环绕，湖面宽大，落日如鎏金。时刚十六夕。雨后月出，奈旅舍客满，废然它适。和东坡。

平湖最是东南美。夕照红千里。趁闲容我看山来。自笑难专一壑久低徊。片帆婀娜春波上。不闻桃根唱。好风远送遄归时。负却满天圆月浸琉璃。

一萼红

与郭茂基徘徊日内瓦活水公园。婆娑黎巴嫩松下，和白石。

镇浓阴。看亭亭华盖，垂露不须簪。雪暗天低，云纡径远，微霰与日同沈。问谁负、髯龙至此，漫引路、高干好栖禽。鸾倚何年，鹤飞不去，共道春临。　　似尔寥天孤植，有朝宗众岳，万壑归心。摩顶情殷，标崖意耿，满湖寒色相寻。便长往、山林逸兴，只何人、能送买山金。待共携来绿绮，弹到更深。

---

① 郭茂基君驱车载余镇日。

② 同游者苏州汪君立颖。

贺新郎

立颖从余等自 Lugano 入意大利，初无此计划也。沿途茂林丛莽，风物毕异。夜宿 Bedero valcuvia 村峰顶，旅舍名 Le Ruota，厥意为轮。时值复活节之夕，戏赋，用刘克庄韵。

何必由斯路。算无端、天意安排，任他分付。回首两崖修竹翠，断壁王尊可驭。更添得、山如卧虎。已判两间分表里，漫驱车、谈笑追夸父。齐一变，至于鲁。　　众峰罗列如蹲兔。试凭高、齐州几点，谁人知否。喜见村民宵秉烛，信是人间净土。问抟土、何年能做。我谓女娲休胆怯，趁新生、重与造夫妇。轮又转，逐尘去。

但丁神曲 Canto Ⅲ，开首凡三用“Per me si va”句，（英译 Through me the way）兹以“由斯路”翻之。是夕村民乡中主教执烛游行，所供香案凡十三处。

减兰

复活节后三日将离棉兰（Milano），清晨再莅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得见 Leonardo de Vinci 之《最后晚餐》壁画，喜赋。一九四三年教堂被炸，画幸无恙。

粉墙历劫。上天呵护休重砌。褪色模糊。远顾还同著笔初。　　传神手势。当筵还我惺惺地。小立思惟。门外莺花已乱飞。

1979 年 5 月初稿，时在法京

聊复集

昔赵德麟名其词曰《聊复集》。余十载以来，久已废词，偶因事著笔，亦不存稿，朋侪钞示，仅此十阕而已，聊复存之，以殿吾集；俪文一篇附于末，以见余近年论词体之见解云。

辛未八月，选堂识

八声甘州

日本吉川幸次郎博士游美归，招饮其家，喜有魏晋人风味，清言忘倦，不知日之将夕也。赋此奉赠。

望瀛洲、万里溘氛埃。天外乍归来。看长城五字，千军横扫，思挟风雷。传诵尚书定本，何止校书才。挹袂追山井，抗手芸台。[1]　十载小园慵赋，似嵇康锻窟，仲蔚蒿莱。算人间乐事，万卷一身埋。漫高歌；谈玄玉麈，便他乡；相聚且衔杯。归来晚；萧萧暗柳，月上苍苔。[2]

---

① 日本山井鼎著《七经孟子考》文，开阮元校勘记之先。君重校《尚书正义》，尤脍炙人口。

② 1956 年京都作。

一萼红

今岁（一九八〇年）严寒，北山杉里，五月中旬，樱花犹盛开，是地为川端康成文学家旧游赏处，丰碑墨迹，辉映花间。彭泽周伉俪招游，流连竟日，花下谱此，次白石韵。

绿成阴。尽参天杉树，蒙密似垂簪。远籁回音，遥泷击节，微闻切响飞沈。看无数、丹枫变色，柳拂处、枝上变鸣禽。木末风生、池边雷起，谩共登临。　　无限痴情幽思，幻白云千里，出岫何心。落寞古都，凄凉新碣，胜缘自费追寻。更谁簇、八重香瓣，拥万花、映日袅黄金。但觉山川不老，莫道春深。

碑上川端自书古韵抄雨夜稻妻二女故事。

川端自书"山川不老"四字。

1980年5月11日作

声声慢

夏瞿禅先生挽章，次玉田回杭韵。记一九八〇年冬，访翁于燕京朝阳楼，穷巷深辙，尊酒言欢。翁誓不还杭。体逾壮健，而神志昏瞀，前事都不省忆。晚岁喜言白石合肥词事，举止亦类白石意度，今绝响矣。

马塍花谢，秦望山空，真成玉老田荒。惜取朝晖，风煦不暖垂杨。待寻飘髯隐处，剩依稀、巷陌斜阳。故人渺，泣分山断碧，玉笥苍凉。　　唤起梦中双桨，奈神昏体壮，负却诗囊。月冷千山，深灯写泪枯江。苔枝老来结伴，共著书、微补疏狂。恨未了、望余杭，不算故乡。

翁北京居处曰朝阳楼，详《月轮山词论集》前言。

翁题越南白毫子《鼓枻词》有"唤起玉田商梦境，深灯写泪欲枯江"之句。

白石鬲溪梅令“木兰双桨梦中云”。

念奴娇

七里濑严子钓台，与曹锦炎、何琳仪等同登，历七百余级始造其颠。次坡老韵。

垂纶千尺，问高处钓得，沧浪何物。拨棹禅僧吟赏了，静扫芦花面壁。浩渺长空，迷离去浪，万古风兼雪。地灵川媚，来游都是人杰。　　微径不闻渔歌，急滩寒日，助我幽情发。漠漠寥天山雨滴，满眼烟云明灭。林木有情，岩阿如昔，几辈尝晞发。扬帆归去，倚栏还拾江月。

唐船子和尚《拨棹子》句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三十余年坐钓台”，似尝到此地。

钓台之西即谢皋羽西台恸哭之所，谢著《晞发集》。

千秋岁

寿唐圭璋八十五

云谣荐寿。日月文章走。汴宋事，夸人口。两朝篇翰盛，并出钩沈手。花草后。似公结集诚稀有。　　册载神交久。儒雅尊耆旧。五岭外，空翘首。晤言缘未惬，祝嘏随年又。但愿取、长江浩荡倾春酒。

满江红

全国古琴拍谱会雅集扬州珍园，分袂之顷，谢雷巢作水龙吟赠别，赋答。

水木清华，算赢得、湖山未瘦。春渐老，平山堂外，烟光依旧。人到中年耽佚乐，川连平野添神秀。看江山，元雅竞扬芬，琴丝奏。　　南雁落，樵歌又。朝飞雉，出纤手。谩写入悲丝，临歧时候。云拥关河堪送老，人归

城郭空搔首。笑平生、何事马蹄间，闻折柳。

孝苹弹墨子悲丝古调。

附　水龙吟　珍园留别　　　　谢孝苹

携来绿绮云和，过江裙屐多如鲫。虹桥路上，梅花岭侧，莺飞燕集。蕙草迎风，朱池凝翠，歌台声歇。但停骖借问，座中嵇阮，更谁是，烟霞客。　玄鹤飞来就榻，响迸泉，崩雷裂石。犹龙老子，停针淑女，九霄竞翮。拈出阳春，西楼月满，情怀何极。奈江云易散，只应归去，诉阳关笛。

水调歌头

自西域归，得谢孝苹词、赋答，兼讯京中琴友。

恨少幽并气，更作雪山行。故人千里相望，玉树倚风清。踏遍流沙鬼碛[1]，赢得霜尘满面，依旧太瘦生。三度全羊宴，冠盖拟神京。　高昌壁，余磊块，意难平。谁抱雷琴到此，添个胡笳声。[2] 远睇苍茫云海，都道关山月好，不尽古今情。处处坎儿井，聊可濯吾缨。

霓裳中序第一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一日，沪上音乐团有唐乐传声之会，倚此解题赠，依白石韵。

融峰遥望极。虚谱旧辞取次得。多少国工合力。听危柱哀弦，艳歌濩索。吟商补隙。萃九州、瀛府词客。欣同赏，满堂清响，古怨凝秋色。　空寂。流泉萦壁。恁缱绻，丝簧似织。摩挲凤笙字迹。井水递声，杨柳依陌。雅音从未息。叠鼓动；霜天涵碧。绕梁处；羽宫相犯，鬲指更吹侧。

---

① 王延德使高昌经鬼魅碛。
② 惜无人弹大小十八拍，塞外不免灭色矣。

浣溪沙

题画

向夕群山袖上云，萧疏亭树映湖濆。倪家笔法与谁论。　　落雁遥沙如旧识，倚楼长笛最先闻。蒹葭寒水且逡巡。

菩萨蛮

心远翁属题其漫游宇内之古稀集，值予将有天山之行，为制此曲子，以词代序。翁嗜词若渴，偷声减字，或亦翁之所许乎？

春衫雨湿苏堤暮。记尝杖屦随君去。临海欲观涛。圣门云日高。　　老为盘谷序。心赏停云句。八极入清游。相望西海头。

浣溪沙

题兆汉影靖词曲论集

屡泛扁舟戏九围。廿年一梦未应非。柳昏花暝认依稀。　　犹啮春痕留蠹简，欲分秋色上罗衣。销凝且共立斜晖。

风入松

题马国权补订急就章偏旁歌译注

笔精点画最关心。声价重鸡林。欲从急就论家法，溯汉兴、还待钩沈。亥豕鲁鱼能却，龙僵虎踣齐喑。　　个中真草耐追寻。未悔作书淫。神游戈碟流沙际，独依依、堕简尘深。墙壁颠张狂素，人间共宝南针。

高阳台

雨湿芜城，鸦翻遥浦，倦游远客惊心。千里兵尘，野风腥入罗衾。玉箫难续繁华梦，倚危亭、迢递层阴。雁讯沉。叶警征魂，风起骚吟。　江山如此故交渺，又楼高天迥，节往秋深。平楚寒烟，尽多乡思枫林。铜驼荆棘知何世，舞吴钩、岂独伤今。意难任。霜落萧晨，休去登临。

此弱冠抗战时羁旅念乱之篇，友人录示，聊存少作之一斑云，选堂识。

鹊踏枝

久闷龙宫谁破壁。末劫魔深，旷古迷空色。字字宝光生咫尺。护持自赖神明力。　欲礼空王多种德。阅尽沧桑，剩有幽香溢。墨渖零笺须爱惜。弥天法雨添悲恻。

上调寄鹊踏枝，为利荣森题吴荷屋旧藏唐人写经。其中世尊向维摩诘至同于虚空一节，盖录鸠摩罗什译《维摩诘说经》卷下阿閦佛品十二也。

此卷写奘师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五初分真善友品第四十五之三。欠开首“佛言善现如是”如是以下约一百五十余字。自余整卷具全。其中别字如瞉卵，颇罕见。是经敦煌石窟所出残卷多至不可偻指。此品同卷者英伦有斯坦因六四六八号，巴黎有伯希和二五二〇号，北京有冈字八十六号，合兹得四卷。世字不避太宗讳，疑初译出不久所录大千谓为晚唐人书，恐未必然也。乙丑皋月选堂识。

念奴娇

自题书画集。沈寐叟言：通元嘉山水一关，自有解脱月在，语出华严行愿品，窃取其意。

万峰如睡，看人世污染，竟成何物。幸有灵犀堪照彻；静对图书满壁。石不能言，花非解语，惆怅东栏雪。江山呈秀，待论书海英杰。　细说画

里阳秋，心源了悟，兴自清秋发。想像荒烟榛莽处，妙笔飞鸿明灭。骑省纵横，文通破墨，冥契通穷发。好山好水，胸中解脱寒月。

朱子论徐铉字学云："骑省纵横放逸，无毫发姿媚意态。"王世贞则云："其前摹峄山碑，仅得其状，求所谓残雪滴溜鸿鹄群游之妙，徒想像于荒烟榛草间，重以增慨。"按大徐"自谓得师于天人之际"，余何敢望徐公，惟得思于此，有庶几之意耳。

水调歌头

张锡厚自北京来书，告任老于去岁十二月十三日谢世，记七〇年代余在星洲君屡贻书讨论，谓将以用韵为曲子断代，余复札深不谓然，媵以《敦煌曲》一书，君终放弃是说，一九八〇年冬，余过维扬，与曾宪通至扬州师院趋候起居，荏苒十载，遂成隔世。君秉性倔强，坎坷一生，勇于排外，与余争论，竟成敦煌学一段公案，非始料所及也。君力学不懈，老而弥笃，讥诃当代，虽被视为学风偏颇，然于曲学揄扬之功，终不可没，以词挽之，兼以自讪云。

臣质更谁继，俯仰起悲风。无穷天地纯美，行处任西东。蛮触纷争偏好，耳眼聪明各照，一笑漫相通。执"伴小娘"本，甘蹈虚空。　运斤斲，垩漫鼻，立从容。但伤夫子既逝，无与语鸿蒙。何有生前身后，赢得琢肝鉥胃，牖下老雕虫。痴绝吾生事，失计将毋同。壬申元宵后二日。

水调歌头

题春雷琴图卷

尤物喜得所，宝绘复成图。蜀声自喜峻急，古意满皇都。看取霜毫点染，何似冰弦披拂，下指尽工夫。还与炷梅魄，旷世许为徒。　翻旧格，终止息，渺愁予。浑忘老之已至，唯以味清腴。谁与好弹三涧，只惜相违万里，珍重玉山炉。寄语王夫子，莫笑嵇生迂。

记耶律湛然诗云："呼童炷梅魂，索我春雷琴"喜此物之无恙。珉中万里莅港，出示春雷图卷，且云世襄兄必欲余题句，以附骥尾，为赋水调歌头。癸酉中秋日选堂。

念奴娇

万县舟中中秋不见月，江面尽黑因赋用张祥韵。

峡云迢递，洗中秋，雨洗群山无色。光怪鬼门刚过了，倍觉浮生如叶。勘破天人，同归茐漠，黑夜心澄澈。月华安在，妙境更谁共说。　　只惜羁旅年年，高寒玉宇，冷浸千堆雪。雾锁长川猿散尽，渺渺修途空阔。万县非遥，重山已通，暂作舟中究。江流日夜，今宵休问河夕。

感皇恩

挽邓恭三教授，用稼轩"闻朱晦庵即世"韵。公三笺辛词，足与青兕同垂不朽矣。此词有疑其中六字经后人妄增，公力证其真。余记建阳考亭，曾论此词，惜公未及见也。

六卷稼轩词，摩挲到老。欲向声诗悟原道。江河不废，说尽百年悲笑。白圭三复久，情偏好。　　海国初逢，秋风皂帽。史界开疆绩非少。补天西北，且讽元嘉草草。休弹忆故人，悲难了。

金缕曲

题沈之瑜遗稿《甲骨文讲疏》。余与君共发起编《甲骨文通检》，今书垂成，而君墓木已拱。深喜建华能继志述事，君亦可以无憾矣。

洹水难终闷。现宝鼎、山川吐策，玄龟呈瑞。一自三朡俘献了，便人成汤盛世。看王亥、雕镵奇字。崛起罗王兴绝学，更周原、锲刻多瑰丽。导引者，知谁子。　　多君专志武丁事。见远流，端详著记，略区同异。向壁虚词庶可免，经艺本根同系。犹记得、沪滨联辔。绿酣黄花屡尽兴。每念君，

抚卷漫屑涕。斯文在，欣有继。

水龙吟

挽壮綦翁谢稚柳，兼题其莫高窟画卷，用东坡杨花韵。

俄然百丈崩松，云间忽报长星坠。遗编谁手，无人不羡，化工巧思。上士丹青、都头粉本，千年扃闭。忆西征万里。飘萧窟柳、还几度、秋风起。

不惜壁灰销残，惜曹衣稠叠难缀。江山妙手，奈何忍共、春红雹碎。玉麈谈玄，青灯煮字，湓随流水。恐寥洛行间，沧桑鬓外，有故交泪。

君随张髯西行，著《敦煌艺术叙录》，壁画开山之作也。曾为余绘莫高窟图卷，自题有“香柳绿”之句。余于英京写卷，检得押衙董保德《兰若修功德记》，中云：“手迹及于僧瑶（繇），于曹氏。”即郭若虚云“曹体稠叠”者。

临江仙　挽谢孝苹琴友

忆昔维扬同畅饮，君弹墨子悲丝。山河邈若忽凄其。无端呻吟语，化作断肠词。　　回首曩游余一梦，么弦独抚堪悲。梅庵琴脉耐寻思。四邻尊旧谱，余响满天涯。

余于扬州琴会报告曾于高罗佩处见山东旧谱，为梅庵所本，君即致函莱顿马大任，影得原书，申论其曲折，梅庵谱渊源，遂大白于世。

减字浣溪沙　李新魁教授挽章

君致力韵书，循览殆遍，极深研几，世共推服。余论梵书多篇，君深嘉许，反覆讨论，力张吾军。尚有剩义欲求教于君，不意宿疾缠绵，兰摧玉折如是之速也！屑涕为词，以纾余悲。

欲接清言除梦归，素书犹是惜人非，梵天谁与定从违。　　茂草无端销夏绿，深灯何处认宵辉，怀贤思旧一沾衣。

木兰花令　挽周一良

数日前，任继老邀君与季老及余共饭，君以疾悭一晤，不意竟成永诀。张玉田悼王碧山谓“长歌之哀，过于痛哭”，寄此以抒余悲。

北图新约悲疏阔，遽报山颓添哽咽。初逢忆似梦中人，四十五年真电抹。[1]　知音何处今难觅，不信芳菲从此歇。相贻一卷永别离，泪坠燕山湖底月。

夜飞鹊　再题杨式挺《新编岭南考古论集》

绸缪岭南事，稽古年年。峡稻粒依然。西樵踯躅贝丘地，拔牙证俗开先。低徊牛围墓葬，更杏（开封）花河畔、鹿尾村前。象岗废畹，起嵯峨、南越新阡。　无数新知收获，足锄经订史，苴缀陈编。犹记尉陀逾岭、上书求女，为卒补毡。兰珠余韵，抚铜弩，意极缠绵。愿从君问故，花间量屐，酒后摊笺。

尉陀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见《淮南列传》。“蛮王女兰珠精制弩。尉陀遣子赘其家。”见《粤志》。近时香港重要发见有拔牙颈骨，足证其先氏必为古越人。

和白石小重山令

四川刘长东既得博士学位，邮赠新刊鲍渌饮手校张奕枢本《姜夔长短句》，因次第一首红梅韵报之，兼简项楚教授。

折字微高掀笛时。故人相望远，隔重漪。人间莫乐新相知。封题误，竟换宝书归。　漫道俊游非。无边芳草路，柳依依。涛戕挥罢翠禽啼。嘤鸣处，占得最高枝。

[1] 1956年始识君于巴黎，把臂论交。

玉楼春　题方召麐画

神仙合向高原住，黄土人家隐沈雾。儿童三五竞成邻，水尾山腰涉成趣。画来稚拙人争慕。江湖列国纷无数。偶为湍濑能娱人，墨渖神驱风雨怖。

酷相思

懊道人李觯尝书陈迦陵词，荥阳车中默诵之，戏和其句。

古往今来征战路，更千里、桑榆树。算眼底、雄关纷可数。虎牢也、知何处。轘辕也、知何处。　　长河渺渺公无渡。休更作、温韦语。指宋苑、梁园谁信据。秋水也、随云去。秋雁也、随人去。

减字木兰花　题奥地利明刊《荔枝记》

《荔枝记》第十七出唱“连柳浪、柳浪连”，即刘文龙戏文之“哩连罗、连哩连”。

吴头楚尾。咫尺泉潮通一苇。也似《金钗》，连柳和腔唱自佳。　　传来院本。风月棚前工说诨。镜里风流。分得人间一段愁。

一剪梅　自题荷展画集

荷叶田田水底天，看惯桑田。洗却尘缘，肯随秾艳共争妍。风也翛然，雨也恬然。　　雨过风生动水莲。笔下云烟、花外神仙，画中寻梦总无边。摊破云笺、题破涛笺。

浣溪沙　题赠岭南艺术会画展

妆点江山兴未阑，佳时俊侣共周旋。隔山一脉此薪传。　　继武前修工赋彩，自多意态擅当年。画堂春暖好流连。

念奴娇　再至金陵用陈同甫韵

龙蟠虎踞，佳丽地、岂比寻常游赏。看郁苍苍，更寂寞、沈雾诸陵相傍。

江阔天长，冶城新柳，依旧神京样。祠堂乔木[1]，池边时闻清唱。　　来去学海浮槎，地灵人杰，自作千秋想。形胜山川今迈古，登览未应惆怅。燕子不来，石头无恙，信美生悲壮。六朝风采，更饶盛事还往。

附　念奴娇　至金陵　　　　陈亮

江南春色、算来是多少胜迹清赏。妖冶廉纤，只做得、飞鸟向人偎傍。地辟天开，精神朗慧，到底还京样。人家小语，一声声近清唱。　　因念旧日山城，个人如画，已做中州想。邓禹笑人无限也，冷落不堪惆怅。秋水双明，高山一弄，著我止悲壮。南徐好住，片帆有分来往。

水龙吟

珞珈山楚简之会，蓬父先生先有诗。余以不克赴荆门，别筵之顷，依东坡韵，谱此阕辞行。座上有任继愈、庞朴、陈国灿、郭齐勇诸君子。时己卯重阳前一日也。

自无创见惊人，休论故纸争雄处。穷泉启椟，苍天雨粟，兴会标举。黄鹄依然，朱甍宾至，八方译语。看滔滔江汉，煌煌勋业，驰玉轪、逐鸾驭。　　树复青青如此，笑游踪、宛如飘絮。天涯尊酒，故人高蹰，心期同许。风雨重阳，黄花对客，清吟箕踞。且忘机白首，明朝翠霭，又征骖去。

陈同甫词有“大家创见成惊人”及“故纸里是争雄处”，戏拈其语。

点绛唇

发箧得钱槐聚曩岁往复书，伤逝怀人，因题其后。

早岁清狂，人间万事供抵掌。老来孤往，賸有名山想。　　四海攸同，神诣穷修广。今无两。绵思遗响。寂寞伤心赏。

---

① 黄昏谒颜鲁公祠。

公治学，求中外矩矱之所同，上下捋撫，神明所照，时现慧光，恨无人可以继轨矣。

虞美人　赠南京蒋赞初伉俪

蒋山长伴秦淮碧，书报长相忆。胸中山水意居先，最是六朝风采羡当年。南徐好住思明发，可奈非玄发。古砖待见出墙阴，莫遣千年奇货久消沉。

乳燕飞　寄题当阳玉泉寺铁塔地宫

去郢频回首。问金轮，何薶舍利，圣辉多久。铁塔祥光屡变紫，形胜江涵地负。且认取，山川神秀。我向祖庭尝顶礼，趁秋风，一荐东皇酒。挥智刃，穷高厚。　　灵心可复洽群有。看智师，胜幡还在，法流长牖。宝树枝低木叶下，仿佛云霓左右。说湘汉，头陀称首。对此堵波阅今古，拥地宫，日月堪同寿。招楚魄，共厮守。

千禧年中秋后一日

满江红。自题画集次稼轩江行韵

满目江山，燕归晚、似曾相识。树如此、梦难到处，海南海北。画里话头堪俯拾，白山几折谢公屐。问图中，谁是倚声人，登楼客。　　看吴楚，东南坼。丹青事，荆关敌。纵扶摇千里，依然陈迹。痴骨妍皮都换了，飘萧赢得头斑白。笑世间，人我浑相忘，空今昔。

千秋岁

题四川李哲良所著《奇人李卓吾》。来书云：取不正不邪、亦真亦幻为文体，因以词代序，自成一格。

畸人安在，欲买恐无价。消愤懑，余悲吒。空遭诸圣忌，更惹狂夫骂。皆梦也，未应见卵求时夜。　　进道知颠倒，行远先低亚。依般若，问幻化。

不辨成与亏，畴识真中假。书如画。一篇难觅知音者。

2001 年 5 月

西江月　题蓝山三姊妹峰图

月姊提携岩岫，晴岚旁礴三峰。抬头赫日尚当中。帝所何由入梦。
目送行云去水，滔滔依旧流东。洪鲈天地识穷通。只手看谁抟控。

附　题饶选堂诗词集

程千帆

硕学罕俦，妙才无对。高情踵谢，奡力追韩。胜缘夙具，游屐遍于瀛寰，微尚足征，灵襟布诸篇什，固已度越前修，导先来叶。敬题数语，聊志钦迟。辛未初终，程千帆读遍。

摘自程千帆《闲堂诗文合钞》

附　词学理论综考序

词之为物，合声文形文情文三者而为一。句之抑扬长短，音之清浊亢坠，调谱以之形成，有其定格，故音乐性亦最高，其他韵文，无可与比拟者。若其炼字琢句，六丁难致其工，被质纬文，七襄亦逊其采。清空之气，流转于字里行间，真挚之情，无害乎粗头乱服。句兼对偶，辞极绵丽，盖合骈散之职能，华夏文体演进，至此而遂臻极致焉。又况一调一体，少之十六字，多者二百四十文（莺啼序）。增减摊破，不离其宗；钩勒腾挪，出人意表。用笔既提顿承转，结拍复水尽云生。或淡语而以浓句收，或艳情而以幽景结。忽张忽弛，愈朴愈真；曲终人散，江上峰青，尤情文之不可及者也。夫词调创制，非深谙音律罔能奏功。能自度曲者固希，然步武嗣响者则至易。盖依式填辞，只呈著句之美，而无构调之劳，事半而功倍；人以填词拘于格局为难，实则格局已定，不必兼营，非难而实为其易也。词中三昧，尤在托体高浑，眇尽比兴。试摅寄托于片言，譬投水乳于一瓿。作者诚能意内而言外，读者自可据显以知幽。玉葱层剥，微窥内蕴之心；珠帘半卷，且觅归来之燕。空中传恨，更谁定厥是非；表里相宣，聊假类以自达。渊乎词旨，归趣罕求，

词体之尊，理原于此，文辞之变，斯其极矣。[1]

曩在星洲，梁生荣基，久暱于余，每见必谈词，以为至乐。发孤愤于游仙，寄凄迷于咏物。索明珠于牡蛎，事等病梅；通款曲乎瑶琴，愁生多角。[2]究倚声之眇理，瘁而成文；感雅蒜而先花，情欣有托。顷者出示多年积蕴《综考》宏篇，诚由嗜好之偏，弥知持之有故。淋漓痛快，足为初学之津梁；截断众流，穷尽声家之正变。雕虫何益，只惜吾生之有涯；野云孤飞，早悟去留之无迹。是为序。

辛未饶宗颐于香港梨俱室，时年七十有五

附　新诗一首

安哥窟哀歌

一只喝醉的船
正朝向着帝门岛驶去，
那里据说是巴比伦洪水时代
沉沦不去所剩下来的陆地。
好像蜻蜓围聚在舢板上，
流浪者在偷生的罅隙里
找到瞬息的恬静。
带着苦笑地各个人拿起筷子
去度量他们刚尝过的辛酸。
他们喘息才定。
面对着苍白的旻天，
不敢向司罗盘的舵手
叩问他未来不可思议的命运。
月影沉没在昏瞶无明的大海，
乌云吹来片片黑暗，

---

① 余有《词榻赋》，对“词心”颇多刻画。
② 歌德言愁是 Das Vieleck。

在做他“尚寐无吪”的噩梦。
周遭像差点把人煮熟了的蒸笼，
拖着一条渺无际涯的如火长流，
一躺下便入睡了。

在无限与有限之间，
在羯磨与达摩之间，
在呼吁与缄默之间，
在骚动与宁静之间，
在颂赞与诅咒之间，
生命只是一团
焚烧而无止境的焦炭，
躯体只是一袭
破旧有待于抛弃的烂衣。
拖着辫子的藤蔓代表神像
托着不计年月的胡子。
正拥抱古庙的门扉死缠不放，

为无情的岁月
注射了一点“历史心灵”的慰藉，
门外的翁仲残骸在树阴下
尚镂刻着古代战争的恐怖，
挂在荆棘上未干的露珠，
谁人能够证明，
它是前朝宫女的泪痕。

离枯旱愈近的灌溉愈难，
对争斗愈强的尘劫愈甚；
去现代愈接近的，
其摧毁愈易，
执权柄愈坚牢的，
其崩溃愈快。

天已被割裂而织成
九宫格式的网罗，
心已不能更吐出
“干粪橛”式的话句。
湿婆的监视下无法阻止
甃壁上细菌的蔓延。
可怜的朝圣者，
捧着理想的骷髅，
活像被牵着鼻子的骆驼，
他们以亿兆人的血肉，
换得一句阿门（amen），
一堆泥土。

平生不写新诗，行箧只有这一首。林真曾为录出刊布。兹附于卷末，聊备一格云。

后记、附录目录

后　记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之构思，肇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得廖烈智先生巨资勷助，工作得以进行，又得曾宪通教授延揽粤中及中外文史名宿，主持编审文稿，经多次集会商讨，联络出版事宜，隆情渥谊，殊深铭感。惜因种种原因未能成事。至二千禧年底，余在台北“中研院”主讲，与新文丰出版社高本钊董事长言及此事，蒙其一诺，由新文丰出版社担承付梓，因重订文稿，厘为十四卷，都二十册，更得港台两地学术界人士，与乎文、史、哲、艺术诸专家学者，负责担任编校工作，迄今有成，因记朋侪爱护鼓励热情及相助之经过始末，聊以表我谢忱。

2003 年 10 月

选堂记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附　录*

For the collected works of professor Jao Tsung-i

There is a scholarly ideal of being both versed in all a culture's major textual traditions and in command of its arts. Broad erudition of this sort-what the Analects calls "learning broadened with culture and tied together with the rites" -seems to be nearly as ancient as literature and art itself. Perhaps such great erudition is rarer today than in the past and perhaps we should mourn its loss, but I suspect it has always been as rare as it has been admirable, and I would prefer to celebrate the example before us. Who can doubt that Professor Jao Tsung-i is such a scholar? Having admired his calligraphy and read his poetry we know that he is a man of the arts. Having learned from his studies of the Classics, of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of literature we know he is a man of great erudition.

If erudition has had its admirers it has also had its critics. Some would see breadth as fragmentation, would see the arts as frivolous; would doubt that the erudite man could ever have "one strand running through it all", would suspect that his talent is not grounded in virtue. And yet there is great virtue here, running through all the many works, supporting the multiplicity of tal-

* 以学者姓氏英文字母拼音作排名次序。

ents. It is the virtue of demonstrating to us all that culture exists in the particular, the historical, and the rhetorical. In a world where globalization prompts some to predict the end of history, we are enlightened by a scholarly vision that expands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from the local history of Chaozhou to Dunhuang manuscripts, from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o Buddhism, with such eloquence and probity. If culture will still matter in the ages to come, then Professor Jao's reputation will be secure, and these few words can neither detract from it or add to it.

Peter K. Bol,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Chairma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Hommage au Professeur Jao Tsung-i
à l'occasion de la publication
de ses oeuvres complètes

C'est un grand événement que la publication des oeuvres complètes du Professeur Jao Tsung-i, le plus éminent des grands sinologues chinois. Sa bibliographie est immense, tant en ouvrages qu'en articles divers dans les plus grandes revues sinologiques de Hong Kong, Taiwan, Singapour, Pékin, etc. Elle porte sur presque tous les domaines des études classiques de la Chine: littérature, religions, philosophie, histoire, épigraphie, paléographie, beaux-arts… On lui doit des travaux neufs et originaux dans tous ces domaines et spécialement sur les 楚辞, le 文心雕龙, l'histoire de la musique chantée et instrumentale, les inscriptions des Yin,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les inscriptions funéraires des Tang et des Song, l'histoire de l'art... Il est luimême poète, peintre et calligraphe renommé, joueur de 古琴. En 1992, sa bibliographie comptait déjà 41 livres et 319 articles.

Néà潮安, il est l'homme le plus célèbre de sa région natale, sur laquelle portaient déjà ses premiers travaux. Passionné par toutes les découvertes récentes, d'une curiosité inlassable qui s'étend jusqu'à l'Inde védique et au monde assyrien, ce grand savant qui possède unevaste si culture reste étonnamment jeune. Il nous est particulièrement cher à nous Français qui avons

eu l'avantage de le recevoir en France plusieurs années à plusieurs reprises, Il y était l'ami intime de notre grand professeur 戴密微. Il a reçu en 1962 le prix Stanislas Julien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à Paris et, plus récemment, le titre de Docteur honoris causa de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Sec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 de Paris. Mais il a aussi été invité dans bien d'autres pays d'Europe, en Inde et aux Etats-Unis. Sa renommée est internationale et trés grande en Chine continentale, à Taiwan, Hong Kong et Singapour.

Dès sa jeunesse, le Professeur Rao était déjà si brillant 杰出 qu'il a été invité par 顾颉刚 à collaborer à larevue 禹贡. Il a été Président du département d'histoire de littérature de l'Université Nanhua, Maître de Conférence à l'Université britanique de Hong Kong, Professeur et Président du Département de littérature de l'Université de Singapour, Professeur asscoié à l'Université de Yale, Docteur de l'Université britanique de Hong Kong (titre reçu en présence du Gouverneur), Docteur honoris causa de l'Université chinois de Hong Kong.

Nous nous réjouissons tous de pouvior avoir bientôt accès à l'ensemble de ses oeuvres et nous lui souhaitons longue vie.

Prof. Jacques Gernet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Paris

Forward

A Western 汉学家 contemplating the life-work of Professor Jao Tsung-i must, like 河泊 gazing out at the Eastern Sea, feel a sense of awe at its sheer extent, encompassing as it does not only the products of a seemingly boundless erudition, but those also of a master-calligrapher, a talented painter and a writer of elegant and accomplished verse. I treasure an example of the latter as one of my most cherished possessions: a landscape and poem he sent me on the occasion of my abandoning my professorship in order to concentrate my meagre talents on a work of translation. Few Western scholars on hearing such news of an acquaintance, however generous their reaction and even if they had the time and inclination to do so, would be capable of expressing their feelings in so creative and artistic a manner, few could requite a friend's invitation to a holiday with two volumes of delectable verse as Professor Jao did when the great French scholar Paul Demiéville lured him from scholarly researches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to sample the Alpine scenery of his native Switzerland. In the Mont Blanc Collection (白山集), which appears in the fourteenth and last volume of this series, each poem, as an added refinement, uses the rhymes employed in the poems of the fifth-century mountain-lover 谢灵运. From our world of 'fields' and specializations we Westerners must look back to an earlier age for examples of learning coupled with such exuberant versatil-

ity. We call one so endowed a 'Renaissance man'.

Is it the lingering survival of an ancient tradition, comparable to the one that Europeans lost with the abandonment of universal Latin, that has made possible the peculiarly Chinese genius of a scholar like 饶选堂. Is it the fast-decaying sovereignty of the writing-brush that can account for the characteristically Chinese mixture of scholarship, poetry and art? Such questions are misleading if they seem to suggest the survivor of a moribund culture when they concern a scholar whose range and reputation are international and who keeps very much abreast of the times.

In 1949 or '50, when I was a student in Peking to whom 'Jao Tsung-i' was only a name, I first read his 楚辞地理考. Nearly fifty years later, by which time I had already met Professor Jao two or three times in Paris and Oxford, I had the pleasure of renewing acquaintance with him in Hong Kong. In the course of conversation I made admiring reference to his identification in that early work of 伯庸 with the 楚 ancestor 祝融, which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I now felt sure must be correct. His answer was a courteous but well-merited reproof. 'We cannot,' said Professor Jao, 'write anything more about 楚辞 until the huge amount of new material now being discovered has been digested.' There spoke a very young old man, far more up-to-date than many a scholar twenty years his junior!

David Hawkes (霍克思)
Oxford University
12th October 2002

汉学者

二十世纪前半之代表汉学者可屈指王观堂先生（1877—1927），而后半者应当举饶选堂先生（1917—）。

比观堂先生活动限于东亚，选堂先生讲学远及印度、法京、美国等，寿又近倍，宜矣其业绩丰富多彩，更为学艺并茂！公刊十四卷全集，一定鼓舞世界汉学进展。

日本　池田温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创价大学文学部教授

2002年4月2日

学坛佳话

饶宗颐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及海外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他的论著方面极广，文章散见于许多刊物上，而且越来越多，收集不易，限制了学人对饶先生学术造诣的了解。

现在，新文丰出版公司即将出版饶先生的文集，这真是学坛佳话，世界各地的学人会热烈欢迎，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世界各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阙，而是必须随时应用新观点，使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摸索新方法，只有这样，学术研究这一条长河才能流动不息，永远奔流向前。

饶先生治学方面之广，应用材料之博，提出问题之新颖，论证方法之细致，这些都是我们应当从他的学术论著中学习的。

季羡林
北京大学前副校长
北京大学教授

世纪礼物

饶宗颐先生是一位有传统国学家的广博，又是具有现代汉学家精专的大学者，早已为学术界所熟知与钦仰。如今他亲自编订的文集即将出版，全集共包括十四大类，辉煌巨著，必将受到国内外汉学家的热烈欢迎，也是他给予学术界的世纪礼物。

Yih-Yuan Li（李亦园）
President，CCK Foundation
Member，Academia Sinica

Traces young scholars can follow

When I was a graduate student over thirty years ago at Yale, I was studying the poetry of Han Yu. I read many articles, but found very little in modern scholarship that stirred my interest. Then I noticed in a Japanese journal Chūgoku bungaku ho an essay by a Chinese scholar named Jao Tsung-i, discussing the rhetoric of Han Yu's "South Mountains" 南山诗, I was very excited by this discovery, because it was precisely the kind of article that I needed to guide me. Being very young then, I did not know much about Jao Tsung-i, but I guessed that since he had published in a Japanese journal, he must be in Japan. When I received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to go study in Japan for the following year, I thought that I might get to meet Professor Jao. Then, however, I discovered that the year I was scheduled to go to Japan, Jao Tsung-i was going to come to Yale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By the time I returned from Japan, Jao Tsung-i had gone, but the traces of his learning and generosity remained in my fellow students.

For many years it continued likes that, not on the level of physical travels, but on the level of travels in scholarship. When I seriously began the study of Chuci, I discovered Jao Tsung-i's bibliography there to guide my reading. When I set out to study Song ci, Jao Tsung-i's scholarship was there. Wherever I went, I found the traces of Jao Tsung-i there. His works

were always learned, intelligent, and inspiring.

I followed the traces of the scholar as best I could and finally caught up with the person himself only a few years ago. Now we will have his Complete Works so that younger scholars can follow Professor Jao's traces more easily and gain benefit from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hola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half century.

Stephen Owen
James Bryant Conant University Professor
Harvard University

Men soaked in the classics of Wen, Shi, Zhe

In my lifetime, I have met three men who captured for me the spirit of the transitional Chinese scholar, men soaked in the classics of wen, shi, zhe (language, history and ideas) who sought to relate them to rapid changes in the world of knowledge. Ch'ien Mu absorbed many trends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men and ideas but, when he wrote, was uncompromisingly rooted in 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past. Yang Lien-sheng confronted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used their rhetoric and methodology to elucidate key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throughout its history. In between the two, moving deliberatel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harnessing each in turn to enhance the other was Jao Tsung-i whose collection this preface addresses.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is includes the best of his work across a very wide range of the humanities spectrum.

Jao Tsung-i's work in ancient history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me when I was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Singapore. A few years later, I was privileged to meet him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Jeunes Sinologues Conference in Paris in 1956. It was a memorable gathering. This was so not only because I witnessed the meeting of two classical traditions of China and Europe on such a scale. It was so also because the scholars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were represented as modern, and men like Jao Tsung-i were seen as symbols of an older learning now located on the periphery,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gathering taught me an unforgettable lesson about political transi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scholarship. Several years later, I met Professor Jao again, this time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is reputation as a prodigy was enhanced for all of us at the time by the energy he put into gathering rapidly all sources in Chinese about Singapore and the region. In this way, he gave a great boost to local scholarship.

A dozen more books by him were published before I met him again, writings all in the finest tradition of using philolog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methods to express a holistic view of the Chinese past. I was by then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was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celebration of his 70th birthday. It was a memorable occasion that was highlighted by an exhibition of hi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a collection that truly impressed me. I had, just before the exhibition, been re-introduced to a fine selection of his historical writings, published in Shanghai with an excellent preface by Ji Xianlin of Peking University, but had not been fully aware of his skills with the brush that would have been worthy of a full-time artist. His calligraphy was exceptional and I did not hesitate to tell him so.

The historical selection, the Shixue lunzhu xuan, was also notable for the range of subjects he was able to cover. It seemed that there was not a major topic of interest that did not arouse his curiosity and lead him to pursue its historical origins. And, knowing that he was faced with a growing number of texts and documents, whether found in rare collections or newly uncovered by archaeologists, it was enlightening to see him track them down and place them all in his sights. During my ten years in Hong Kong, I saw him continue his work without pause, continually dazzling his friends and students with his virtuoso performances in public. I just missed his 80th birthday celebrations when I left Hong Kong in 1996, but received reports about the accolades he received when the time came. My only thought each time I heard the news was how much he deserved every one of them. They reminded me that Jao Tsung-i is truly the xuezhe (the "learner") that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exhorted

"the best and brightest" in old China to seek to be. He embodies this idea of xue (learning) at a time of transition. Like Ch'ien Mu and Yang Lien-sheng, he stands in my eyes as someone who has taken in new knowledge and methods only to enrich a spirit of learning that is ultimately timeless.

Prof. Wang Gungwu
Director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2th March 2002


ISBN 978-7-300-10904-6
9 787300 109046 >
全套定价：2800.00 元
（共 14 卷 20 册）

ISBN 978-7-300-10904-6/K・365